

閩中會館志

癸未二月
卷一

地110
942
114
部



郭序

同年生李石芝民部撰閩中會館志成以質於余且命爲之序嗟乎余少小即從先文安官京師今老矣猶梗泛人海數十年間世運盛衰之嬗俗情厚薄之殊一一在吾心目吾將何言哉抑吾又烏忍無言哉憶數齡時每正月十三夕福州老館放烟火十五夕福州新館放燈鄉人會飲於燕譽榕蔭之堂先公輒挈余往一堂談笑皆作鄉音雍雍如也稍長侍先公爲擊鉢之集月必三至榕蔭堂時兩館新修庭有雙稚松每行吟其下社詩評甲乙以蠟炬爲標擢官生子或有家慶者供之余所得恒多周松孫丈顧而笑之曰韶韶就取蓋招招舟子之轉音也又嘗爲律集乘元夕張燈集唱燭影幢幢中聲發金石至夜午始休是日詩題爲活溪中興頌余有句云身歷艱巖爛國故老餘撰述答君恩及今思之一若爲此生寫照者嗣陳玉蒼丈購得新館東偏隙地建南北兩廳稍蒔花木鉢集移於是間余猶數至先公初轉京卿於制得乘赤緹帷車林廉孫丈賦官馬句云換得雕輪紅似錦主人昨日進頭銜若有妒羨陳木庵年丈以選官來都居新館携一僮甚俊徐花農庶子見而稱之高郁離丈戲嘲以詩僅憶其兩句云令公晚福衣香羨庶子春

閩中會館志

郭序

華禁鬱嚴老輩風流忘形跌宕有如此者端陽後五日爲先王父按察公生日先公恒假新館爲介壽之堂余自勝衣至通籍咸侍竊見鄉人爲翰詹臺諫部曹以至羽林期門之屬莫不衣冠來祝及夕置酒觴之衆復來集談讌盡歡二十餘年間如一日也今豈可復得哉先公篤於桑梓光緒中兩修郡館一建省館皆與葉鐸人陳兩蒼諸丈悉心區畫今新館額即鐸人丈所書鄉先輩墨蹟舊張於榕蔭堂者亦由是時購致國變初兩館春叙未廢余弗及至而先公每集必與且與陳弢蒼卓芝南兩丈籌維館事始終不懈然不爲鄉里少年所容棄養前一月與鄉人集議省館事論不合歸猶耿耿未幾遂患心痛余以是啣悲茹恨誓不復與聞鄉事是時所謂兩館者旣爲鄉人雜居讌叙久輟省館亦爲春明女學借踞曩昔朝官從容吟讌之地殆不可復至矣比與鄉人君子結篤社每談館事輒用慨然石芝因有閩中會館志之輯惜其登朝稍晚於故事識焉弗詳然得此以爲後來考覈整理之資且推及郡邑諸館咸有可徵其有裨於鄉者亦鉅矣論者輒咨嗟於館事措手之難余以爲無難也亦別之以公私而已果爲公耶雖得罪於人何恤若其爲私則無論私於己私於人其爲害公則一欲事事而見好人人而取悅勢必有所

不能強爲見好，強爲取悅，則阿之者一二，毀之者且千百，將不至於疑謗交乘，以焦爛其
身不止。先輩之居鄉處事，不如是也。余誠不欲與聞鄉事，然猶望鄉之君子，有出而從事
整理者，因舉先輩之敦鄉匡俗者，筆之，使後之人，知世運盛衰之嬗，俗情厚薄之殊。庶幾
緣流泝源，知所返焉。則吾言爲不虛矣。異日者，吾輩復得如承平故事，歲時會飲於燕譽
榕蔭之堂，余雖衰髦，猶願扶杖，從諸君子後，相與銜杯一笑也。壬午首夏，遜圃老迂郭則
澧

方序

李子石芝作閩中會館志既成屬序於余余惟人情每忽於所近耳目之前習焉不察事至則瞠目無以應者比比也余自入京師迭居福州老館新館人有舉兩館之故實與沿革問者余促然不能荅微獨余爲然也即齒尊於余而居京較久者問之亦促然無以荅非齒德並尊熟於掌故如陳太傅師郭文安年丈叩之而能應者蓋寡何也文獻無徵故也余於此重有慨焉自民初七八年間辱諸鄉老推舉司福建省館事維時國事草創地方與中央多有聯繫事未易決者大之如外交財政及地方政治小之如商賈行旅凡吾鄉人有所願望而必經中央准駁者皆以余爲樞轂而地方當路亦羣就余余曰噫此非佳事也余將爲犧矣已而膚受之愬求全之毀果屬至不解於是有所指指余有所目目余有所刺譏罵詈亦羣集於余余請於鄉老允余去歷七八次亦皆不能得最後乃以實情告郭文安公卓巴園兩年丈丈知余志決爲言於諸鄉老余乃得脫迄今思之此皆各館內情諸鄉人皆習焉不察故偶有鄉事之來往往與館事相糾結如果有若李子所著者公之於鄉人則各館之來去明即吾鄉之舉措亦可推而定何至齟齬交注若向之所

閩中會館志

方序

爲哉或曰此子之私見耳館事與鄉事何與而曰有書在則可以已爭不亦慎乎余唯唯笑而謝之然甚願後之人之處鄉事者勿以余爲前車而爲或人所竊笑也壬午清和之月年愚弟方兆鼈書

吳序

壬午春，余隨合肥王公，釐整故都各省會館，同寅激於鄉義，多自任調查，閩縣李石芝秘書，報竣最早，且詳，又以公暇，走筆輯閩中會館志，逾月而書成，其同鄉耆彥，既紛爲之序，合肥王公，亦張之以詞，蓋信乎不朽之盛業也。余獨慨世變日亟，所謂士大夫者，日以浮夸之言，相市相聒，不知所以爲事，更不暇自事其事，若石芝者，可謂知所事，而風薄俗矣。中華民國三十一年歲次壬午夏至前一日，吳甌拜撰。

陳序

石芝同年撰閩中會館志將付刊屬序於予予祖貫金陵既舉於閩乃隸閩籍甲辰捷南宮入都廷試鄉人之司結局者嘖有煩言賴張師貞午婉爲之解輸金修館事乃得釋故予之於閩也淺於閩中會館事尤不能詳將何詞以附於諸君子之後雖然甲辰來京即解裝於福州新館庚戌辛亥間吾閩創設法政學堂於福建會館以予總司其事嗣後又曾一司福建會館計政鄉人固不以其舊籍之異也有所歧視旅京三十餘年與諸鄉人先輩日相往來其密邇或有勝於他之鄉人者則予之於閩固不宜有所自外也乃爲之言曰會館之設始自明代或曰會館或曰試館蓋平時則以聚鄉人聯舊誼大比之歲則爲鄉中試子來京假館之所恤寒峻而啓後進也猶憶甲辰蒞京時福州兩館俱爲鄉人仕京者所棲止張師貞午方司館事告於衆曰京曹官平時居此可也遇有試期當先以讓試子明日朝官俱遷去蓋當時館政嚴肅人皆知所以自處故一言之效如此鼎革以還國家之政令旣弛推之一鄉亦復如是因爲己利者有之藉以爲政爭者有之擾攘紛紜莫可究詰於是館政館章遂破壞陵夷而不可收拾當時所謂聚鄉人聯舊誼恤寒

閩中會館志

陳序

峻啓後進之微意蕩然盡矣夫欲國之治也必自鄉始禮曰君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吾國治鄉之法一業有一業之規約一族有一族之規約一鄉有一鄉之規約在外之會館亦其一也規約明則事無不舉規約不明則事無由行吾閩會館多肇自明代其後望坡尙書舍宅爲福州新館梁蔭林中丞又擴而充之代有修葺至於今不替他郡邑之會館沿革各有不同吾意必皆有規約以爲當時之法守後賢之遵循者石芝同年其亦有意於爬梳而整理之乎聚鄉人聯舊誼恤寒峻啓後進將於是乎在而王道之由鄉以推及於國者亦將於是乎在若夫舊日之文章典物一時之盛衰興廢茲編所志及諸君子所序言之已詳固無待於予之辭贅也壬午五月古閩陳宗蕃作於北京之傑然室

薛序

壬辰公車，余與鄭君稚辛、周君松孫、鍾君贊周，共卸裝福州新館。時鄉人之官京僚者，裁數十家，大都環宣南坊巷而居。晨夕過從，以新館爲其中區，視南下窪老館爲便。是時郭文安公、陳玉蒼尙書，皆在郎署。公車納卷旅費等事，率二公爲之計畫，意慇懃如也。甲午戊戌，到京稍晚，兩館人滿，乃僦居高陞店蓮華寺。然新館之數數往來，猶前日也。壬寅來京，引見，復寓其中，則與曾君筱丹偕，而孫幼毅、陳伯南二太守亦同時分發，連床歡聚者累月。于時擊鉢吟社，榕陰堂中，月凡數集，余亦得參其盛。分省後，別諸先輩，忽忽將十稔。辛亥因公入都，則陳文忠林文直郭文安高益子數公皆居顯職。閩士此時爲盛，顧造謁談次，皆若有私憂竊嘆，不能自已者。未數月而武昌之變作矣。民國九年，余始挈眷入都，則境象大變，鄉人之旅京者，十數倍於曩時，品流不一，分誼因之疏遜，蓋時勢使然，非人情之有厚薄也。幸陳郭諸老主持風雅，設詩社于車子營省館，月凡三集。逢三集必二三十人，歲首燈社多至五六十人。如是者垂二十年，泊政府南遷，社侶漸減，文安捐館，文忠亦倮然老矣。同人移詩社於其家，而會館幾無人過問。近數年來，則匾額爲薪，器具散失，昔時觴詠

閩中會館志

薛序

之地，空無所有，如廢寺然，噫，可慨已。今歲李君石芝以合肥王公之命，遍查閩館，既歲事，則因其蒐訪所得，成閩中會館志。李君亦有心人哉。竊謂會館之盛衰，關於科舉者爲遠因，關於詩社者爲近因，二者皆不可復，而欲修舉廢墜，釐別弊端，憂憂乎其難哉。雖然，吾願鄉人共勉之。壬午五月同縣薛肇基識，時年七十有六。

程序

京師之有會館，肇自有明，其始專爲便於公車而設，爲士子會試之用，故稱會館。自清季科舉停罷，遂專爲鄉人旅京者雜居之地，其制已稍異於前矣。同年李石芝景銘，以其所著閩中會館志，徵序於余。時王逸塘同年，兼督內務，石芝爲之記室，蓋奉署令而作者。逸塘之儒雅，石芝之文采，均非時流所及，推爲必傳之作。竊謂會館之設，各省皆然，不獨閩省有之，其最著者，如宣外大街之江西會館，虎坊橋之湖廣會館，北半截胡同之江蘇會館，南橫街之廣州會館，其地皆偏處南城一隅，蓋當時風氣使然也。不寧惟是，燕京自遼金建都以後，迄今已千年，民國肇興以後，政府南遷，其間遞嬗之迹，如城垣之改築，故宮之開放，街巷之更名，苟失於記載，後人或莫明其興廢之由，憶甲辰至汴梁會試，欲訪宋故宮遺跡，僅存大殿一座，土人稱之爲龍亭，四面皆葦塘，泥濘不可近，考汴京自高宗南渡後，金人尙徙都之，何以殘破至此，莫悉其故，深以爲恨，往續明史，至太祖定鼎南京後，即命太子標巡撫陝西，蓋太祖雄材大畧，意欲恢復漢唐故都，未幾太子病卒，議始作罷，後成祖靖難師起，遷都北平，遂命姚廣孝建北京，已非太祖之意，今海內分崩，時移勢異，

閩中會館志

程序

說者謂距海稍近之地，均不宜於建都，後有英雄復起，或竟紹明祖未盡之志，未可知也。今內署幕僚中，不乏熟習掌故之士，何不廣爲搜集，分門別類，輯成燕京沿革志一書，使日下舊聞考，不能專美於前，即或政府，因百廢待興，無暇及此，石芝亦可於公餘之暇，仿春明夢餘錄，或夢梁錄之例，隨筆記錄，舉凡商賈之盛衰，風俗之變革，無不記載，鉅細靡遺，定名爲故都見聞志，使後之考古者，有所依據，以資憑弔，亦一不朽之盛業也。石芝勉乎哉，因睹其所著閩中會館志，心有所感，聯想及之，識者當不河漢斯言也乎。壬午孟夏，閩縣程樹德序。

同年程君郁庭，病瘖者數年，且手顫不能書，百事俱廢，始尙能觀書，今則瞑目竟日，枯坐如禪，蓋郁庭著書數百萬言，因勞而致此也。頃聞余有閩中會館志之作，喜而允序之，口述者如蟲語，指畫者如蚓行，唯其女舜英世講，能以意摹神追，勉成此文，且勗勵備至，滋可感也。

景銘附識

陳序

李君石芝前與余在高商教授邇來又奉職內署日夕澹桓每以文字就商畧余平生以誠接物故知無不言亦自忘其固陋也頃以閩中會館志見示余讀而善之夫志之大原蓋出於爾雅史遷曰書班固曰志蔡邕曰意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殊體例則一也餘史皆承班書亦謂之志江淹受詔修齊史先作十表以為史之最難無出於志范蔚宗造後漢見宋書范蔚宋傳十志未成劉昭以司馬彪八志補之則志之難亦可概見矣其次莫如表故鄭樵做表為譜改志曰畧而通志通考又列故事一門何也故事為國家之掌故所以備正史表志之取材也掌故之書劉秩政典杜佑通典尚矣二書並做其周官六典其次有漢唐宋會要明清謂之會典漢唐儀制之屬劉知幾謂書志多效禮經則書志表志非遠於掌故者不能為也方志宜詳因革文獻章實齋已論辨之矣至閩中會館志一言沿改遠者無慮三百多年近者亦二百餘年如福州老館漳州會館汀州會館邵武會館安溪會館福清會館等皆建於明季年月遐長二曰人物葉文忠向李文貞地光蔡文恭新三相國陳望坡尚書樞部黃叶菴中翰陳鴻亭商人段潭波皆捨宅為館高義可彰會館志與方

閩中會館志

陳序

志不可同日而語無惑於古今人物表幽州人物志之例也三為記載如黃漳浦年譜道陳左海文集壽歸田瑣記梁章邨廬日記郭會皆有關於閩中會館之記載可取者取之可約者約之庶免煩文費辭之弊屬者屋食之費屋食猶言房租也奚啻倍蓰或視會館為私藏者有之或竊取而鬻于人者亦有之宣南之延平舊館殷鑑不遠則閩中會館志有用之作也志乎志乎其會館之左券乎

七閩陳登澥拜識

鄭序

同治丙寅先母林太夫人挈兄姊及余乘泰西颿船航海來京時先君官水部假寓粉房琉璃街蒲陽會館丁卯秋母夫人見背余年六歲移居椿樹頭條龍溪會館之對門王氏伯姊亦賃宅東隣民國十三年甲子余有宣南雜詩若干首相距蓋五十有三年矣詩曰長街少小住琉璃頗記阿嬭口授詩今日驅車門外路天邊風月北風吹又云龍溪館裏聚鄉親阿姊南來亦比鄰只有太邱今太傅能言同治七年春毀庵太傅戊辰館選亦寓館中余少不省記太傅嘗爲余言之按蒲陽會館今在賈家胡同舊館已久廢志稱高家寨者或爲琉璃街內一隅之地名歟李石芝先生頃以所輯閩中會館志藁見示讀竟若有不勝感觸者漫書數行於後未足爲典要也壬午夏四月孝樞識時年八十有二

閩中會館志目錄

省館

福建會館（即全閩會館）

府館

福州會館

福州新館

漳州會館（即東館）

漳州西館

泉州會館

延平會館

延邵會館

建寧會館

閩中會館志

目錄

邵武郡館

汀州會館（即北館）

汀州會館（即南館）

州館

龍巖會館

永春會館

縣館

龍溪會館

晉江邑館

仙谿會館

漳浦會館

同安會館

安溪會館

福清會館
莆陽會館

閩中會館志

目錄

二

閩中會館志凡例

一本編仿越中先賢傳之例，定名曰閩中會館志。除福寧會館議而未建，漳州外館僅存虛名，又臺灣會館劃還臺灣鄉人自行管理外，光緒二十年甲午起委託福建會館代管，民國二十六年後由臺灣鄉人收回自管。共計二十二館。

一本編仍沿前清地方制度，分爲省館、府館、州館、縣館四級。蓋鼎革後，雖廢府州，而北京郡館、邑館之名尙在，故仍之。

一閩中會館多創自明代，最遠者爲正德年間，年代既久，文獻難徵，此次編輯，存者錄之，亡者闕之，蓋亦夏五郭公之意。

一本編每館之內分爲沿革、古蹟、規約、文詞、古物、事實、軼聞、遺事七門，逐一紀載，其變通古來志書之例者，不得已也。

一本編所引書籍，必載作者姓名，所述軼聞，必詳傳者姓氏，蓋以紀實。
一自著手編輯，歷時五月，匆促成書，疎漏不免，容俟補訂，閱者諒之。

附 整理閩中會館管見

省館

一 福建會館 該館原定章程分理事監事兩會，尙稱完備，可仍其舊，惟前院借與春明女子中學，未立契約，且無期限，應由理監會與該校商訂，所有借用書籍器具，亦應附單證明，尙有借用房屋未修者，尤應商催該校速修，以免兩相觀望，致有坍塌之虞，又該館收入，如有盈餘，應將大廳布置懸掛王可莊修撰陳玉蒼尙書像片，以資誌念。

府館

二 福州會館 該館前因開同鄉大會不便，故館事止由董事一人管理，今時局已定，應仿照福建會館之例，設理事監事若干人，公選同鄉京官，及在京多年耆宿，分任館務，並應將駐館者及長班借用之科名題版，照舊懸掛，至燕譽堂及各院神龕，應隨時拂除塵垢，勿任駐館者以物障蔽，林文恭所書麥飯亭匾額，現存何處，亦應確查，至元宵煙火能否恢復，以傳韻事，則可視時局與經費爲斟酌也。

三 福州新館 該館亦應仿照福建會館之例，設立理監會，照前條辦理，神龕亦宜整潔，最近接電太

閩中會館志

多，恐有危險，宜商駐館者，分擔換綫經費，不敷由公款補助之。

四 漳州東館 現租與王化吉開設煤廠，其人已故，應由西館董事另換契約，以清手續，如能訂有期限，俟限滿時，得有力者捐助，收回修理，以保存明代舊業，尤爲盛事。

五 漳州西館 該館董事止有一人，應多約同鄉一二人，共同管理，其存留之澂懷八友圖題詠石刻，最爲寶貴，現由鄉人借作皮物之用，恐日久不免磨損散失，應將原石設法排列，並印揚若干份，分遺福建同鄉，以闡揚文化，表彰先烈，大門匾額，速即懸掛。

六 泉州會館 該館管理規則，尙稱完備，唯已故之理事王大亨，應即公選補充，其租與三順店房屋，未解決者，應從速了結，前院廂房已坍塌者，應設法修理，殘碑僅存六十餘字，尤宜妥爲保存。

七 延平會館 該館董事與延邵會館之董事，同長住天津，館務不免廢弛，應由該董事另委托代理人，或另舉董事，以便負責管理。

八 延邵會館 該館董事，應照前條辦理，原有戲臺神龕匾額楹聯，如能重新修復，更爲佳事，紙商雖租住其中，應時加清潔，以重衛生。

九 建寧會館 前院嵌壁之碑碣，應設法保存，勿任風雨剝蝕，塵穢堆積，後院神龕亦宜時加修整，奎星樓，宜以時啟閉，修明祀典，勿任荒廢。

十 邵武會館 該館董事止有一人，應多約同鄉一二人，共同管理。所有楹帖宜加意保存，已遺失者，設法修復。所遺邵武館志一本，前後任董事，必須交代，不可遺失。至義地爲外籍人租用，尙有糾紛者，應以合理方法，與之商議，以保產權。前院租與他省人者，應將隔牆打通，以免久被侵佔。

十一 汀州北館 該館管理規則，尙稱完備。唯旅萃堂匾額，係明代故物，雖經遺失，應設法補製，仍懸堂中。佛像楹聯，俱應修整。又碑載慶雲巷房屋，是否尙存，應由董事確查。敦讓堂匾額，亦宜修復。

十二 汀州南館 該館空房尙多，應設法修理，以免荒廢。前門出租他人，鄉人出入後門，亦有喧賓奪主之嫌，亦應設法恢復。

州館

十三 龍巖會館 該館止有董事一人，應多約同鄉一二人，共同管理。龍巖館新錄暨舊錄，俱宜加意保存。遇有前後任董事交代，一併移交。

十四 永春會館 該館現由董事五人管理，尙無流弊。前院空地，可設法添蓋房屋。唯據原董事稱，館契由伊父帶回永春，似可函商，另鈔一份，寄京存查。

縣館

十五 龍溪會館 該館董事止有一人，應多約同鄉一二人，共同管理。該館原供創館人黃可潤先生，

閩中會館志

二

陳鶴邨先生及曹安峯先生神位，均已無存，似應依舊供奉，以示報本之意。

十六 晉江邑館 該館原歸泉州會館之執行委員監理委員兼管，唯據長班云，大雨時房屋不免滲漏，應即從速修理。

十七 仙谿會館 該館董事現有一人代理，應多約同鄉一二人，共同管理。所有收入應將房屋修整，勿任損壞。

十八 漳浦會館 該館亦歸漳州西館董事兼管，應速解決館租問題，並將匾額從速修理，以復舊觀。

十九 同安會館 該館亦歸泉州會館兼理，唯壁龕內石碣已經遺失一塊，現存者，應加意保存。

二十 安溪會館 該館亦歸泉州會館兼管，樓上原供李文貞公神牌，今已無存，應設法恢復。蓋是館爲文貞賜第之一隅，且又捐第創館，後人尤當永誌之。

二十一 福清會館 該館止有董事一人，且不在京，應另約同鄉一二人，共同管理。至神龕原供葉文忠神位，應將竹屏撤去，照舊供奉，以昭慎重。

二十二 莆陽會館 該館止有董事一人，應多約同鄉一二人，共同管理。景賢堂匾額題識，字已模糊，應即重鈎，以存舊蹟。神龕亦宜加以清潔，敬虔供奉。

以上區區愚見，草率貢獻，如承主館者採納，不勝欣幸之至。景銘附識。

閩中會館志

合肥王揖唐審定

省館

福建會館

沿革 福建會館坐落宣武門大街南頭大門臨街今爲春明女子中學後門臨車子營門牌六十四號門前用方磚刻福建會館四字與臨街之前門匾額同爲陳文忠寶琛於宣統元年應召來京時所書司館事者民國初沿清例有直年有幹事直年公推鄉老充任幹事由直年公推以福州及上下府各一二人充之民國二十六年改理監制報明社會局立案理事十一人監事七人候補者各三人詳見規約門該館故爲財盛館俗稱財神館王可莊修撰仁堪購定時限於後院僅屋十數楹大廳即財神舊殿兩廂正面舊爲戲臺後拆去改建南屋七間爲同鄉三品以上大員行臺東廂南首爲大門直達宣武門大街爲一甬道外建牌樓一座署曰福建會館光緒廿八年各省競立學校助行憲政於是商部陳玉蒼侍郎暨就甬道南北收買破敗民房拓地十餘畝就南北兩列建屋三層前一層爲治公之所後兩層爲講舍南列後即會館對牆後爲房三間北列之北別爲平屋十餘間正門就前牌樓仿城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堞式上有平臺一座門前署曰京師閩學堂計用銀二萬餘金皆由陳侍郎募自各省同鄉官並函請閩督由關餘項下酌量補助更有不足再由京結局提款成之公請江杏邨侍御春霖爲監督繼則周松孫比部景濤又次則張治如太史琴任之宣統初費絀學徒寥寥同鄉留學回國者如林仲樞太史志烜等議就南列三層創宣南法政專門學校其時執教鞭者爲林宰平部郎志鈞程毓亭太史樹德方策六員外兆醫陳雪滄部員海超虞伯延部員熙正陳易園布衣遵統及景銘等十餘人校爲夜課燈火瑩瑩師生各挾書至固極一時之盛也其北列三層仍爲中學於是分後院爲會館前院爲學堂中間隔一短垣上樹鐵欄民國後學校停辦京官不挈眷者皆就學堂居夷講舍爲居室几榻爐鼎分屋各炊識者憂之其時適因豫省學堂災同鄉亟議擇人承租久而未決延至洪憲元年三月一日乃由省館董事黃樹榮伯樵方策六兆醫陳永鑫與首善醫院方石珊院長擊議定租約如下一界址除後進全福會館留作同鄉公用不租外凡屬本堂房屋概在此次租約之內二租金議定全年大洋二千元先交租後住屋其租金係按年一次全繳不得延欠零交醫院每年由租金內扣大洋二百元作爲修理費所有本堂房屋月修歲修均歸醫院自理三本堂房屋係約明租作首善醫院及其附設與醫院同等機關之用不得分賃他人四租期約定至少三年（自洪憲元年三月一日起租）三年內醫院不得退租省館不得索回不租滿三年後如醫院決計退租或省館索回不租均須先四個月正



式通知，但省館收回後，三年內，無論何人，不得用本堂房屋，再作醫院，五本堂房屋，由省館開單繪圖，與醫院雙方交接後，許由醫院添設，不許大加拆卸，退租時，省館按單與圖，向醫院點收，如有拆毀不全，應由醫院照原式修竣交還，六本租約，謄寫二份，省館由董事簽字蓋章，醫院由總理人簽字蓋章，其年月日處，蓋用省館及醫院圖記，以一份交省館，一份交醫院，各執為據，自此約實行後，於是學堂改為醫院，而京師閩學堂刻碑之額，仍存，不過以首善醫院匾額蔽之而已，居數歲，墻之圯者，屋之墜者，皆復新，此皆醫院之力，然同鄉學界中人，又有議恢復學堂者，直年力與磋商，乃賃大醬坊房屋，開辦春明女子中學，劃醫院租金大部分補助之，又閱歲，乃與方石珊院長磋商，遷移醫院於司法部街北口外，而會館借與春明女子中學，初前院賃為醫院，後院仍為會館，復於西南角建屋三楹，會館司事者居之，大廳全座，則為鄉人游讌之地，而詩社為最盛，詩社者，詩鐘之社也，於是有榕社，有餘社，皆以朔望，或休沐日行之，榕社尙典白底，餘社尙白戰，每集輒四五十人，泊春明移入，因時局關係，詩社亦零落，今則後院十數楹，亦為學校借用，然同鄉如有議事，仍可就會館原址開會，民國十一年八月間，因制憲及改組同鄉會，並福建善後三事，新舊兩派，頗生齟齬，舊派以鄉之耆宿為代表，新派以學生為代表，舊派謂官紳不宜干涉地方之事，新派謂宜自定本省憲法，公選省長，舊派謂會館仍舊維持，新派謂宜改組同鄉會，接收會館財產，不宜聽一二人把持，若福建善後之事，則發生於王徐之驅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一一

李，蓋其時黎黃陂當局，李鼎新承梅為海軍總長，閩之鄉人也，李培之督軍兼省長，厚基為王永泉許崇智所不容，王徐合力驅李，而徐樹錚乘機加入，建國延平，通電全國，斥現政府為非法，自稱統領，率師南下，省城岌岌可危，舊派為維持地方治安計，擬請政府任命薩鼎銘鎮冰為福建善後督辦，以陳兆鏘黃培松會辦軍務，此李承梅意，而同鄉舊派所贊同者，新派主軍民分治，應由同鄉公舉省長，卒於十月七日，閣議以薩鎮冰會辦福建軍務，十六日又命薩為福建省長，十一月九日李厚基電告二師兵變，已退居鼓浪嶼，俟漳廈肅清後，再圖恢復省城，政府乃復命劉冠雄字子英為福建鎮撫使，此皆舊派之規畫，為新派所不容也，延至民國十四年元旦，復在福建會館，討議省長人選，同時並討論本省賑災辦法，先是福建沿海一帶，颶風為災，船舶飄流，無數漁民，生計斷絕，而長江一帶，有患水災者，北京乃有華洋賑災委員會之設，由海關附加稅款，按各省災情輕重，酌量分配，閩省約可得二十萬金，然須以災情之照片為憑，而風災一過，渺無蹤跡，且被災當時，雖有拔木翻船之慘，事隔數月，追攝何從，卒以同鄉會議之請求，及列席委員會同鄉黃厚誠潘午之諒解，免提證明，如數助賑，最後賑款，寄交民政廳長蔡鳳機查收，酌量配給，是為福建會館，對於鄉閩最努力之一事，不意民國二十六年，北屋二間，竟因學生宿舍失慎，遂兆焚如，春明無力修理，二十七年理事會，始議決將巡捕廳館產出售，得價八百元，以六百元補助春明，而春明自措七百元，始得將被焚之二間，及破壞之二十餘間，一

併修復，維持至今云。

古蹟 邠廬日記云，福建會館，舊爲財神館，乃盛伯熙祭酒別業。光緒初，王可莊修撰，購爲省館。茲有當詳考者，財神館非財神廟，盛祭酒別業，非其故宅。蓋北京財神廟，在廣寧門外，天咫偶聞曼殊震云。廣寧門外財神廟，報賽最盛，正月二日九日十七日，傾城往祀，商賈及勾欄尤夥，廟貌巍煥，甲於京師。廟祝更神其說，借神前紙錠懷歸，俟得財十倍酬神，故信從者益多，而廟祝之利甚溥。以是知京師士女，敬信財神者多，徧地均有供奉財神之所。此所謂財神館者，在宣武門外，當初或係私人祀神之館。因有戲臺林石之勝，故歸盛伯熙爲別業。盛素好士，廣第宅，天咫偶聞云，光緒五年，已卯科，山東鄉試第一名鄭杲文出，傳京師，當是時宗室盛昱，爲國子監祭酒，好士，宅百餘間，有池樹竹石之勝，凡四方春秋之士，與京宦，多借居焉。杲雅奇於祭酒，居逾十年，又云怡府書散落人間，當時得之最多，而最精者，以盛伯熙祭酒爲首，蓋居在內城，得之較易，而又具搜羅之力，故收藏甲於諸家。祭酒爲肅府宗室敬文莊公之孫，世家三代，家擅園池之勝，好士，爲士大夫之冠，門多賓客，於館於殯，以此終身。春明人士，皆艷稱之。燕京燼餘錄云，（潤普著）盛祭酒宅，在裱褙胡同路南，盛公諱昱字伯熙，光緒丁丑翰林，官國子監祭酒，尙風雅，精鑒賞，收藏最富，遂於考古之學。光緒戊戌，以時政日非，告職家居，己亥卒，是知祭酒之故宅在城內裱褙胡同，而此城外之別業，不過十數楹，以好士故，亦恒爲春秋試子停驂之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三二

所，可莊以光緒三年丁丑，臚傳第一，與祭酒同年，往來至密，盛讓別業爲福建全省會館，必在其時。郭文安會所，與王修撰有郎舅之誼，知之較詳，故邠廬所記，必確。院有高槐，亦百餘年物，廳前有拜石，方形，叩之聲鏗然，又有一圓形者，高三尺，蓋舊殿前之爐座云。

規約 福建會館，於民國二十六年夏，學界以前任幹事翁山寄孝廉鳴璉，管理館事多年，收支迄無報告，乃由數人發起，召集同鄉懇談會，在中央公園來今雨軒開會，每人釀金一元，亦稱一元會，於是議定福建旅平同鄉公會章程，報明北平特別市政府社會局立案，當於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十七日，由社會局批云。

福建旅平同鄉公會

二十六年七月六日呈一件，呈報成立，送組織章程理事監事名單，請鑒核備案由。

呈件均悉，查該會所定組織章程，大致尙無不合，應准備案，仰再造送會員名冊，以備查考爲要件。存此批。時任社會局長者，爲雷嗣尙，茲將章程錄後。

福建旅平同鄉公會章程

第一章 總綱

第一條 本會以聯絡鄉誼，增進公益爲宗旨。

第二條 本會定名為福建旅平同鄉會。
第三條 凡屬福建旅平同鄉，經本會登記者，為本會會員。
第四條 本會會址暫設宣武門外車子營六十四號福建會館。

第二章 組織

第一節 會員大會

第五條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機關。
第六條 會員大會每年春季開會一次，由理事會召集之。
但因特別事故，經會員二十人以上之提議，或監事會之請求，或理事會認有召集會員臨時大會之必要者，得召集之。

第二節 理事會

第七條 會員大會議決事項，交理事會執行之。

第三節 理事會

第八條 本會事務理事會執行。
第九條 理事會人數定為十一人，候補理事三人，由會員大會，用連記名投票法選舉之。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四

第十條 理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十一條 理事會於必要時，得就會員中聘請顧問。

第十二條 理事會每年應製年度會務報告書，經監事會簽署，報告於會員大會。

第四節 監事會

第十三條 監事會，監察本會事務。

第十四條 監事人數，定為七人，候補監事三人，由會員大會，用連記名投票法，選舉之。

第十五條 監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三章 會員義務與權利

第十六條 會員應服從會員大會之決議。

第十七條 會員年滿十八歲者有選舉權。

第十八條 會員年滿二十歲在本市居住二年以上，有左列資格之一者，得被選為理監事。
教授 教員 律師 醫師 工程師 會計師 文學家 藝術家 公務員 新聞記者 及農工商從業員

第四章 經費

第十九條 本會常年經費，以左列收入充之。

一本會財產之收益 二特別之募集

第二十條 本會遇有特別事件，需用巨款時，經會員大會之議決，得向同鄉募捐。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本會因事務之需要，得雇用書記一人，由理事會選任之。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會員大會修正之。

第二十三條 本章程，自經會員大會議決，並呈准主管官署後施行。

由是按照本章程，選出理事監事如左，報明社會局批准有案。

理事 謝道仁 物塵 年五一 閩侯人 張我軍 以字行 年三六 南靖人

葉乃毅 怡庵 年四四 閩侯人 鄧萃英 芝園 年五〇 閩侯人

陳器 猷丁 年五四 閩侯人 唐壽 年三六 閩侯人

林耕宇 年四六 晉江人 李宜琛 年三〇 建甌人

方光景 行維 年五〇 閩侯人 葉在臺 乃頌 年四一 閩侯人

林鼎士 年四五 閩侯人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候補理事 吳冠英 年三七 同安人 董元亮 季友 年七七 閩侯人

劉恪臣 年四五 閩侯人

監事 蒲志中 子雅 年五八 閩侯人 李兆年 潛卿 年五八 建甌人

王冷齋 年四四 閩侯人 方兆鬻 策六 年六四 閩侯人

林畏菴 年四二 閩侯人 梁志琴 年五一 閩侯人

力舒東 年五一 永泰人

候補監事 吳幼丞 年三五 閩侯人 鄭天挺 年五四 閩侯人

詹辱生 年四五 閩侯人

文詞 福建會館大廳，舊為榕社餘社消寒吟集之所，如遇元宵，則開燈社，茲考甲子燈社齒錄，共五十六人，其姓名如左。

陳戮庵寶琛 卓芝南孝復 郭春楡曾所 陳息庵壽彭 周熙民登曝 林怡三頤

陳富侯憲弼 薛淑周肇基 葉可三駿琛 李宓菴兆蓉 蘇望青恩培 俞海珊懷貞

高耕愚稔 林梅南振先 何壽芬啓椿 林辛奮泉 鄭榮城鼎纓 陳陀庵元凱

鄭邁芽掄 童佑蒼詠 林行陀柏棠 王叔沂尙曾 唐汀鏡潯波 林子有葆恒

陳伯南保棠 余辛枚叙功 陳徵宇懋鼎 史友梅恪 尤和賡君颺 茅貢儒乃燿
 鄭藕生宣綸 林向其欣榮 余鶴友燮梅 張楚楠汝翹 葉筱楠在鎔 黃默園懋謙
 黃簣孫慶瀾 方策六兆鼈 蒲子雅志中 陳幼旭燦華 黃峯仙穰 郭筱麓則澤
 李次貢景瑩 林季武步隨 黃閻生枝欣 周穆孫葆燮 郭組南則豫 劉孟純子達
 張雲蔚大猷 陳能羣應羣 陳南曾蘊 陳宇青吉廬 黃秋岳濬 陳佛耶鏘
 陳伯東承震 王君坦孝平

其命題由陳設庵師傅擬定几杖中興禮耕桑海內心十字爲字眼几耕第二唱佳句云 檀几篇存
 丹麓筆耦耕堂署牧齋居烏几歸心臣甫句 鍵耕急口老坡心 輟耕誰復知鴻鵠 斬几人胡宥蝮蛇 墜
 几山光如展畫 催耕鳥語自成春 杖桑第三唱佳句云 江上杖兮生甚直 畝間桑者意何閒 新鏤
 杖鳩供祝噫 自劉桑蠹學治生 橋上杖聲魚婢覺 隴頭桑蔭雉媒驕 甘露杖憐方竹毀 漁陽桑不附枝
 生 中海第四唱佳句云 二叟橋中間對奕 一僧茶海妙成詩 新詞圓海春燈謎 精槩瑩中世綵堂
 明月可中誰說法 萬人如海獨藏身 百輩此中容亦頗 萬人如海隱何妨 興內市五唱佳句云 蔡
 譜荔珍興化紫 李吟花向內家香 顏守帖爭興道會 爪耶詩詠內家香 元刊通鑑興文本 普楷黃庭內
 景經 寶章密國興陵裔 團扇官奴內史家 禮心第六唱佳句云 逃亡那得君心照 疏放還應客禮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六

容誤字批把書禮帖 禳災鷓鴣懺心經 猿同日暮鄉心切 鷓尚君臣舊禮尊 符離軍敗談心學 高密書
 奇寫禮堂 此民國十三年甲子元宵事也 至民國十五年丙寅元月 仍集福建會館 爲餘社消寒吟集
 其齒錄如左

周熙民 林怡山 林倚蓬 林梅南 何壽芬 陳伯南 林辛奮 余辛梅 尤和賡 林行陀
 童佑萱 王叔沂 黃峯仙 方策六 余鶴友 林幼雁 周穆孫 林仲樞 陳巖孫 蒲子雅
 黃考周 李次貢 陳寄今 陳能羣 鄭景坡 陳雲蔚 虞伯嚴 方行維 陳南曾 陳吉廬
 郭組南 葉乃毅 陳伯東 陳劍宇 陳逸韓

此集僅三十五人 視甲子已減二分之一 然迄今而死者半 離者半 留京者僅黃峯仙 方策六 蒲子雅
 三人 當時以淡菜生寒日 銀燈點舊紗爲眼字 溪銀第三唱佳句云 皺皮淡墨描松障 按拍銀箏
 唱柘枝 慣作銀鈎誇讀篆 偶思淡食學持齋 星同淡月相爭耀 風捲銀河似倒流 一線銀濤鷗外艇 半
 規淡月鴈邊砧 菜燈第四唱佳句云 荒田種菜全家色 名府張燈百姓膏 晚收哇菜歸陰窖 遠見
 村燈轉小橋 怕對孤燈招友宿 爲耽齋菜就僧餐 明年葦菜知何處 我佛蓮燈及大千 生點第五唱
 佳句云 江樹萬鴉生暝色 江天一鴈點秋光 亂離家室生全幾 漫漶詩書點檢難 荒驛蛛絲生客榻
 虛廊螢火照人衣 毫殘枉說生花夢 金盡癡思點石方 寒舊第六唱佳句云 黃花籬下同寒土 明

月天涯是舊交，圍爐充飽分寒具。入座聯歡舉舊醅，社酒尙期如舊集。客衣好趁未寒裁，家落門庭無舊燕。國危臺省盡寒蟬。日紗第七唱佳句云：人世百忙過白日，皇天一念鑿烏紗。空憂世局亡無日，一例人情薄似紗。蜃氣樓臺消海日，鼉山燈火薰宮紗。吏法酷於三伏日，人情薄似六銖紗。此爲福建會館詩鐘絕盛之時，翌歲民軍抵京，政府南遷，吟社消歇，而張燈故事，遂成夢幻。

館之老槐瘦石，大抵爲盛祭酒別業舊物。辛亥冬宣南法政學堂停辦，槐石尙存。方策六部郎於鼎革時，挈眷南旋，在舟中有追別宣南諸子詩，蓋即有懷福建會館作也。詩云：鄉德曾陪射策年，菁莪樂育踵羣賢。再來草木驚殘劫，此去江湖敢養仙。病後轉多朋從意，夢中時詠退閒篇。庭前槐與廳前石，一度追思一惘然。首二句指陳尙書言，蓋甲辰殿試尙書拜讀卷大臣之命。先期則每日到福州二館，督同試子練習大卷。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 福建會館匾額 陳太傅書，漆地，先是牌樓上所刻者，爲張貞午侍御元奇書，癸甲兩科來京應試者，猶及見，尋已廢。

二 京師閩學堂刻額 卓巴園觀察孝復書，迨改懸春明女子中學匾後，刻碑已爲所掩。
 三 書籍 原爲會館所有，借與閩學堂，又由閩學堂轉借春明女子中學，今據春明所開示，及會館所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查知者，分別如左。

甲春明所開示者

皇朝詞林典故	十六函	魏	書	二函	宋	史	二函
元	一函	明	史	十函	皇朝道咸同光奏議	四函	
三通考輯要	三函	欽定儀禮義疏	四函	欽定禮記義疏	四函		
欽定周官義疏	二函	紫緋館試帖	一函				

乙會館所查知者 就會館理事會所保管篋衍中各種收據檢查而得者如左

大英百科全書	三十二册	缺	四書集注	二十七本	有	皇朝經解	四函
藝學全書	六函	春秋傳說彙纂	二函	四書人物類典串珠	四函		
王靖毅公年譜	十函	救荒補遺	二本	易經	一函		
數學	二十本	代數	三本	算學	一本		
博物	二本	理化示教	一本	文法	二本		
中東戰紀	三本	奏定章程	七本	閩學堂章程	一本		
各國交涉公法	十五本	通典	一函	通志	一函		

朔方備乘 一函 說文解字 一函 綱鑑 一函
春秋大事記 二十本 董氏學 四本 新學偽經 四本
禮記 六本 左傳文緯 十二本 校邨廬抗義 二本

又文獻通考一部爲黃伯樵借用大抵尙未收回

四儀器標本洋鼓 是乃由閩學堂自置借與春明者附識如左。

儀器 物理儀器全副不全

標本 礦物標本四盒 不全 地圖三卷

洋鼓 大洋鼓 一個 小洋鼓 四個 洋號 八把 風琴 一架

五模型 是亦由閩學堂自置。六年十月一日借與首善醫院。嗣醫院他徙交還後。又借與春明。附錄如左。

人體模型 一個 帶方玻璃櫃 咽喉模型 一個 耳模型 一個

六條幅 理事會所保存墨榻八幅。卽宋朝奉郎尙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騎都尉蘇軾撰書之表忠觀碑。蓋張貞午侍御捐贈者。此外尙有李星冶巡按兆珍草書四幅。不可復覩矣。七器具 除衆所素知之紅木公座八張。茶几四張。借與春明外。其餘分借各處。就理事會篋衍中借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八

據可查者。不嫌繁瑣。附錄如左。

一有柳校長借據者 大方台棹一 書棹十 黑板一 講棹十 長燈二 講椅五

一有春明學校借據者 長評議棹二 大玻璃櫃二 大杉木櫥二 黑板三 書架一 五屈棹一 講椅二十四 講棹十五 二屈棹十四 大橢圓棹一 小橢圓棹一 床板三十二

板燈二十三 書箱一 掛鐘二 打鐘一 鏡一

此外有爲林琴南紆首善醫院恒善社所分借者。大概前二者已收回。轉借於春明。後一者。已否收回。則有待理事會之考查。分誌於左。

一有林琴南借據者 小燈三十六 小燈三十二 又小棹十 長燈六 黑板一 又小棹十

五 長燈五 小燈一 黑板一 又棹十四 長燈六 此爲民國七年戊午分四次借用者。

一有首善醫院借據者 鐵櫃一 冰鐵水槽二 講台一 玻璃櫃二 二屈棹二十一 小紅

棹子二十四 板條椅子七 黑板二 冰箱一 又書棹八 板條椅九十一 雙屈棹三十

講台一 黑板二 木鐵水槽一 冰箱一

一有恒善社借據者 講棹三 黑板一 又破書架一 長椅四 破床一 又大小床板二十

八 長棹十 櫃一 飯架三 二人燈十一 板燈十六 黑板三 長板燈三 二屈棹二

書棹八 大算盤一 鞋架一 大門板一 講椅六 小茶棹一 以上分三次借交平民學校用者

以上器具除爲閩學堂所置者外其餘器具多爲長樂李星冶巡按兆珍所捐助或由會館自行購置所有條幅及紅木椅棹原陳設於會館大廳內窗明几淨舊爲榕社餘社消寒吟集之所民國甲子迄丙寅吟事極盛甲子燈社陳太傅主壇坵丙寅元月又有餘社消寒吟集時太傅詣天津行在故由周熙民觀察登臨主之社約云定正月初二日在車子營福建會館齊集自後吟事稍停郭筱麓太史則遷來京詩社迺移就其家而會館吟事成絕響故器具全由春明借用而大廳四椽枯立有如廢寺此非僅吟壇之變易實亦關館運之興衰

事實 福建會館最初租與首善醫院既而收回借與春明學校然尙限於一部分至後春明欲併會館大廳而借之鄉人嘖有煩言相繼而館產增租之事及限制同鄉租住出售館產之事紛起爭議鄉人多不明真相茲從

理事會篋衍中檢出四函一爲方策六兆鼈致同鄉會函謂春明借用會館大廳不可行也一爲蒲子雅志中致同鄉會函謂春明借用大廳不可行而鐵門館產理宜加租也一爲劉恪臣友勳致同鄉會函謂產業不賃同鄉未甚公允似宜覆議也一爲黃運樞致同鄉會函謂巡捕廳房屋願以相當之價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九

認購也之四者俱與福建會館有關分誌如左

一方函 同鄉理事會諸君聯鑒昨奉大函敬承本午會議本擬趨談適因有事未克往聆大教滋歎弟去年被舉已於中央公園開會時提出口頭辭職不獲允准仍復掛名彌用愧悚今日議程內有學校借用大廳一案此事歷史甚長十餘年前學校已有此意鄧芝園兄曾數度相商其時同鄉諸老輩尙在皆以會館學校宜有界限且借用之義有永久者有暫時者學校借用當屬永久性質如後此同鄉有事不能收回必招擬議是以終弟在事之日此議未成其後學校尙有提此議弟與李石芝兄在子雅兄府上曾起爭議子雅兄當能憶及今又提及此事弟意凡在同鄉皆須爲會館留一地步例如同鄉會既經成立亦須有一辦公地址如果盡歸學校應用則學校不過多一地而會館欲謀一集會之所且不可得爲學校爲會館計殊非相與有成之道且學校北屋被焚學校未能賠修而反由會館售產爲之修理此在會館已屬情至義盡學校得北屋盡毀展布何用再借會館地址此案論情論理皆無允許借用之理由又今日係同鄉理事會開會鄙意會中既有執行委員宜簡不宜數簡則人知尊重數則反招輕藐蓋開會之案必係事在兩可之間而後始徵集衆意以此案論則愚昧之見以爲一望即知其無斟酌之餘地儘可由執行會覆函拒絕今乃欲以開會決定萬一有未知歷史竟允借用將來同鄉反對將誰執其咎故弟意此次會議係不應召集而召

集之者，倘竟可決是案，則召集者當負完全責任。本此意見，弟謹先行向會中辭去現職，以後一切館務，皆不敢干預，務望俯鑒顯愚，不加罪責，即予另舉替人，以免兩懸。至為公便。至此函務希予存案，以表弟因事納忠之意，且免以後鄉人，以事前不言見責也。統候公決，不盡懷悽，弟方兆鼐拜上。九月四日早。此民國二十七年事。

理事會卒議決，借與春明女中，亦未允方君辭職。

一蒲函 旅京同鄉公會理事諸公鑒，今日理事會議，鄙人因事赴釣魚台，恐不及與會。春明女中，借會屋為校室一案，查會館為鄉人歲時聚集之所，義至深遠，若悉借與女校，是名存而實亡。昨晤同鄉多人，對此案有極端反對者，是女校借屋之請，自應拒絕。從學校方面說話，教員住校，應從嚴格。近聞有教員眷口，悉住校內者，校長且不可，況教員者乎。此節應與女校當局，即日革除之。至於鐵門房屋加租問題，會中支出不敷，原租價過低，自可酌加。鄙見如是，尚希公決為幸。蒲志中拜啓。九月四日。

一劉函 逕啟者，查貴會上月間，開會議決，案內有此後關於福建同鄉會之產業，不賃與福建同鄉居住之議決案。羣公明見，何敢妄測高深，祇以勳亦福建同鄉一份子，鄙意對於此節，似當時未加縝密考慮，應有覆議之必要。緣福建同鄉會，自以福建同鄉為主體，則同鄉會之產業，亦應儘先租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十

賃與同鄉居住。方昭公允，不過所有承租手續，為照例辦理，以免損及公益。茲查東直門南小街二十七號房屋，係同鄉會產業，關閉已逾年。據看屋王姓稱，梁已住七個餘月之久。現南北屋滲漏不堪，滿目荒涼，勢將傾圮。既不賃與同鄉人，又不貼招標，更何從有外省人承租。長此因循，此屋非至於全部倒塌，即永遠歸看屋人居住。同鄉既不能享居住之權利，同鄉會亦不得絲毫之租金。且不久恐將變成一片瓦礫場所。是同鄉會中，有此產業，幾等於無。揆之情理，似欠平允。是以不揣冒昧，爰將意見所及，上達清聽，應請尅日開會，乞將此案覆議，以資修改，而保公益。無任盼禱。此致旅京福建同鄉理事會諸先生公鑒。

候補監事劉友勳提出，八月十三日

一黃函 敬啟者，查巡捕廳胡同門牌十四號房屋，約於民國十二年春購置。前院屬貴會館管業，後院則歸敝處所。有該屋先嚴手初亦置作福寧會館之用。共走一門，各別出租。十餘年來，時換租戶。現內外俱成大雜院，失於管理，致房屋日就破壞。在目前情況之下，此項房產，非歸一主，則修繕與租售方面，俱感難以解決。倘再揆延，雙方更見損失。曾為此事，向貴會館理事鄧之園謝掬塵李潛卿三先生言及，希望開會議一歸一管業辦法，藉資整理。至於房價一節，因年久折舊，雙方都未便照原價脫售。如貴會館有意接受後院房屋，則敝處願即以一千八百元售與，否則會館方面，倘要

出脫前院，敝亦可以七百元承買，因前後院房屋間數有多少，質料有灰與瓦之不同，故價格自要懸殊也。用特叙函，敬向貴會館徵求意見，如獲見之實施，洵亦公私兩便之解決辦法也。如何仍候見覆，爲荷。此敬上福建會館理事委員會諸公。

黃運樞拜啓 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

巡捕廳房屋，卒由理事會議決，以八百元出售，就得價內，以二百元留用外，其餘六百元撥補春明，作爲被焚修理之費用。聞當時被焚者，僅兩間，而因救火被踐損壞者，約二十餘間。春明修理，共用一千三百餘元。除會館撥補六百元外，尙自措七百元，是以現在事實言之，會館全部均借與春明中學，唯留兩楹爲長班住眷之用。其中有南院六間多場壞，現亦由春明代爲修理。但春明借用會館及書籍器具，尙未立有字據，似應補訂，另立年限，以完手續。至該館收支，由向理事會委託陳獻丁器管理，每月可收館產租九十四元。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三則，分述如左。

一夏蔚如孝廉，仁虎舊京瑣記云：堂會演戲，多在宣外財神館、鐵門文昌館。至光緒甲午後，則湖廣館、廣州新館、全浙會館繼起，而江西館尤爲後進。率爲士大夫團拜譙集之所。以此紀載觀之，是財神館當時本爲堂會演戲之所，非專屬於閩人。他省人亦可借用之。鄭稚辛孝廉，亦云同光間常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十一

至該館觀劇，閩浙督撫新到任者，出京時，閩之同鄉京官恒借此演劇餞之，成爲定例。光緒初年，始改作福建會館，是王可莊殿撰之所倡也。

二前述題額及捐贈條幅之張貞午侍御，以翰林任監察御史，因喜言事，出爲太守，官至巡按使。生前有知稼軒詩集，其自序云：丁未由湘度遼，因索閱詩稿者衆，先將蘭台洞庭遼東三集付印，以餉同好。壬子南歸，益以遼東續集、津門集，並前官翰林時刪存數十首，重付手民。丙戌以前，少作可存者，尠盡從割愛。此後如能抽身引退，當求吾所好，以詩人終矣。此民國二年三月事。其友人陳石遺孝廉，又爲之序云：君常既刊其詩數年，復哀後所得者，總而刊之，問叙於蘇堪，蘇堪請以屬余。余適自都歸里，遇蘇堪海上，蘇堪語余：君常又督促甚亟，乃言曰：君常文字，皆學蘇者也。長公之詩，自南宋風行，靡然於金、元、明中熄，清而復熾，二百餘年中，大人先生殆無不濡染及之者。大略才富者喜其排募，趣博者領其興會，卽學焉不至，亦盤硬而不入於生澀，流走而不落於淺俗，視從事香、山、山谷、后山者，受病較尠，故爲之者衆。張廣雅論詩，揚蘇斥黃，略謂黃吐語多搓牙，無平直，三反難曉，讀之便胸臆如佩玉瓊琚，舍車而行荆棘，又如佳茶，可嚼而不可食。子瞻與齊名，則坦蕩殊雕飾，受黨禍爲枉，亦可見大人先生之性情。樂廣博而惡艱深，於山谷且然，況於東野、谷山之倫乎？吾鄉人之常爲詩者，余識葉損軒最先，次蘇堪，次毀庵，又次乃君常。而君常所常與爲詩者，毀庵與余外，則有

葉肖韓陳徵宇之數子者。身世皆略如其詩。損軒少喜樊榭。繼爲後村放翁誠齋。夔屈微官。以終。差相似矣。蘇堪原本大謝。浸淫柳州。參以東野荆公。余嘗謂達官而足山林氣者。莫如荆公。大謝柳州。抑無論矣。毀庵意在學韓。實似荆公。於韓專學清雋一路。肖韓徵宇。則雅學后山。獨君常才華馳騫。自喜。中年以後。時時歛就幽竄。然終與坡公爲近。其間有憂愁牢落。託於莊騷之旨者。亦坡公之憂愁牢落也。近作清適益上。遂足以感召憂患。中夜徬徨。良久而乃釋。君之於詩。亦尙爲張廣雅所謂坦蕩者。勿過求爲幽憂哉。此癸丑穀雨節所作。嗚呼觀此序。可以知君詩。亦可以知君之遭際。及其爲人矣。

三本館既爲王可莊殿撰仁堪所創建。則飲水思源。可莊之行誼。及其先德之仕歷。必有爲鄉人所欲知者。茲將清史循吏傳附錄如左。

傳云。王仁堪。福建閩縣人。祖慶雲。工部尙書。自有傳。仁堪同治十三年。由舉人考取內閣中書。光緒三年。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五年十二月。充武英殿協修官。時中國與俄羅斯更定條約。俄人索我伊犁。要求無厭。出使大臣崇厚。專擅畫諾。未奉旨。遽還京。仁堪偕翰林院修撰曹鴻勳。編修黃國瑾等二十四人。疏劾之。略云。臣等伏念崇厚所定條約。墮俄人之狡謀。背朝廷之明訓。萬難議允。薄海同聲。預議諸臣。定能見及。顧今日之事。不難於內持正論。而難於外折敵謀。臣等以爲欲折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十一

敵謀。必自正使臣之罪。始咸豐間。耆英擅由天津折回。我文宗顯皇帝。赫然震怒。將耆英鎖解來京。立賜自盡。今崇厚冒昧定盟。倉卒歸國。貽憂君父。卸責同僚。核其罪狀。浮於耆英百倍。若繩以大清律例。實非議處所能蔽辜。而談洋務者。動曰。萬國公法。臣等卽請以公法言之。查公約準廢一條。謂臣執全權。君必準議而行。又云。若有違訓越權。君不必準等語。崇厚舉屢次廷寄。置若罔聞。傾心附敵。擅訂多款。是爲違訓。論伊犁而闌及松花江。是爲越權。誠數其違訓越權之罪。明正典刑。內足以申國法。外足以折敵謀。在此舉也。若畏首畏尾。因俄使虛詞恫喝。輒思委婉停留。是已成不得不從之勢。雖發言盈廷。仍與不會議等。甚可恥也。昔法國與日耳曼約。在西班牙都。分讓國土。紳士概不允準。其約遂廢。臣等忝塵朝籍。衆論僉同。卽與外國紳士不允之例相合。應請將臣等公疏。飭下大學士等。一併會議。將崇厚立肆市朝。以彰宸斷。而更前約。並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卽據萬國公法所載各條。與俄人反覆辨論。無畏事。無失辭。必能收轉圜之效。而無開釁之虞矣。六年提督山西學政。到任首諭諸生以三事。曰。遠罪以自重。曰。讀書以自奮。曰。改過以自克。又條列最要之政六。曰。減社錢以建義學。曰。籌經費以修書院。曰。去棚費以汰積弊。曰。免差徭以尊學校。曰。重歲貢以勸來學。曰。戒鴉片以作士氣。皆手定程式。移書巡撫。以次酌行。而於鴉片之禁。尤所銳意。定諸生互結之法。立一年革除之限。有違禁吸食者。校官籍其名以聞。或匿不舉。則嚴檄責之。又專疏請改

歲貢輪選班次其略曰恭查欽定學政全書康熙二十六年議準直省歲貢咨部補授訓導是訓導一缺本爲歲貢正班自軍興以來保舉既寬捐例尤廣吏部選法不能不多分班次以期周徧而歲貢輪選正班遂至有名無實甚非所以恤寒清揚幽滯也夫學僅受事巴蜀化其僻陋校官復徭武威趨於儒雅自來激揚之用端賴顯拔之權應請飭下吏部酌增歲貢輪選班次其有選到之員查係病故者遺缺仍以下名歲貢坐選不得以過班論總使一年一省之中歲貢選得教職者實有數員庶一命得邀稽古之榮四海咸識崇儒之意故事文武生員三年歲考臨場不到者即行斥革山西承大旱之後諸生流離病故多有未經報學依例除名者仁堪奏請破格開復略謂該故生等本無恒產慘值奇荒溝壑填委於生前衣頂追禭於身後無洛中之鄭俠爲繪流亡致地下之方干重遭擯棄心既有所不忍法尤有所未安詔如所請八年丁父憂回籍十年服闋充廂紅旗官學管學官十一年充貴州鄉試副考官差旋充國史館協修官十二年九月充本衙門撰文十二月保留管學官一次十三年命在上書房行走旋充會典館纂修官十四年京察一等六月充江南鄉試副考官十一月充武英殿纂修官十二月復保留管學官一次是月太和門災上有遇災修省之諭仁堪偕翰林院修撰曹鴻勛等疏云本月十六日太和門災十七日恭讀上諭仰見皇太后皇上寅畏天威遇災修省之至意臣等竊維應天以實不以文太和門爲正朝之門明歲慶典駢蕃臨朝受賀適

當其地伏念天人感應之理著於聖經備於諸史明示警戒斷非無因非有實政應天必不能弭此災異溯自琉球滅越南失緬甸亡倭謀朝鮮以伺我東英擾衛藏以窺我西法擴商務覬覦滇粵俄增戰艦現造鐵路自彼德堡直達琿春逼我東三省羽翼盡翦將及腹心外患浸深財力窮盡天下臣民深望朝廷此時慈後懲前勵精圖治乃仰窺朝政若以爲已治已安臣下希風相率粉飾治具紀綱廢弛中外愉嬉泄泄悠悠成爲錮習自去冬河決不塞蕩析流亡不啻億萬今年江淮苦旱每縣飢民率數十萬夏秋之間京師地震大風拔木近畿山傾水溢推壓漂沒斃人無算盛京大水被災者十三廳州縣南中紳民繪圖募賑慘不忍聞今又值太和門之災官民奔走悚動震駭臣等備員禁近目擊涕零中夜旁皇不能自默謹舉時政數端首宜修革者爲皇太后皇上披瀝陳之一請罷土木本年二月初一日奉諭旨擬修頤和園以備慈輿臨幸大慶祝嘏之所此誠我皇上不匱之孝思也臣等謂孝以養志爲大皇太后愛民之心率土普天同深欽仰故庀材鳩工之費指明不動正款夫出之筭庫則有正款雜款之分至朝廷責之外省督撫督撫取之各項厘徵竭蹶以應雖非動用地丁之正供終是侵消小民之膏血在計臣可執未動正款之說以告朝廷在朝廷何能執不動正款之說以謝天下曩在咸豐間髮亂之始各省開捐動盈數百萬近者海軍報效班次視昔日爲倍優捐數視昔日爲倍減雖參革廢員起以特旨雖永不叙用予以開復不惜蕩棄一切名器以

爲鼓勵，乃兩載以來，湊集捐款，不過數十萬金，則生計之窮，物力之艱，已可概見。若不及時停止，竭澤而漁，豈堪設想。臣等以爲頤和園雖極壯麗，在皇太后所處，不過一室之間，所覽不過一山一水之勝。若因此而民生愈蹙，皇太后雖日居勝地，未必不戚然不歡也。若罷此而民力稍紓，皇太后雖高拱法宮，未必不欣然色喜也。况值非常之災，罷不急之務，非惟聖慈所必許，抑亦臣民所同諒。伏願聖明，將此項工程停止，並請自今以往，垂念政治，力節游觀，庶恭儉爲心，而孝思亦大矣。一請求直言。夫今日言官，非盡無封事也，或一官之守，或一事之微，未嘗不問蒙嘉納。至用人行政之大，朝廷得失之原，深求其故者，在言事中，本不數覲，乃偶有指陳，輒蒙諭旨切責，或斥其干進退之大權，或罪其蹈攻訐之惡習，公義未伸，先坐循私之咎，千古箝制言路，莫此爲甚。夫上以實求，未必下不以名應，未有上以名求，而下能以實應者。蓋言者一人，觀望朝廷聽言之風旨，不一其人，於數疏之中，擇其一疏，於數條之中，擇其一條，大抵只取易從，聊塞衆望，則雖堯旌在前，舜鐸在後，決不能破忌諱之私，伸敢言之氣。夫從古有拒諫之朝，斷無禁止建言之詔，而言路通塞，較然異轍，納言之誠，僞，不可欺也。昔宋臣司馬光謂梁高祖拒賀琛之諫，詰主名，問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詞，切責之言，誰敢復進。卒至大謀顛錯，而不知其言，可爲深痛。竊維求言之道，與其過疾，不若過寬，伏望特下明詔，開誠布公，求直言敢諫之士，勤攻政闕，博采民瘼，苟可採擇，立見施行，如此數年，然後

士氣振，下情通，內治可成，而外患可攘也。一請停鐵路。天津到通鐵路，傳聞即日興辦，近畿一帶，民情洶懼。夫外國設鐵路，以通遠方，中國設鐵路，以迫禁近。外國鐵路，利外貨之運，中國鐵路，恃南漕之貼脚，其名則同，其實迥異。曩日偶有夷患，主和議者，輒謂距海太近，戰無把握，今乃引近於數十里之內，臣等百思，不得其說。若謂有警之日，去一鐵轍，火輪便不能行，萬一近津一段，彼奪隘而去其轍，將奈之何。至運貨起見，津門至京，兩日程耳，鐵路則兩時至通，由通至京，仍須半日。南來貨物，爭先一日，將何爲耶。夫舟車失業之民，或可別謀生理，沿途墳墓，無故蕩遷，有主者子孫銜沒齒之悲，無主者，魂魄抱暴骸之痛，畿疆咫尺，聚數百萬呼籲之靈，天心仁愛，漠不一聞，臣等知其必不然也。若謂鐵路已鑄，難於中止，擬請改設德州濟甯，以通南北河運，蓋運河南北，不連洋人馬頭，我可獨專其利，海上有事，我可藉之以通南漕，且即由河身墊路，無傷挖墳墓之慘，此容或可試辦者。夫治痿痺之疾，必求通其壅滯，今乃自扼咽喉，以爲得計，其利害之機，不辨而可決矣。以上三者，第就臣等愚見所及，冀荷允行，至禁旅之偷惰，火政之廢弛，亦宜嚴加整飭，是日卯正之時，貞度門之火，實已就熄，乃激筒太少，兵丁未齊，以致又復延燒，至午正以後，各營激筒雖到，不獨各處備火鐵鑊滴水無存，而窳敗之器，可以施放者，亦屬寥寥，大小臣工，萬分焦灼，事無統攝，呼應不靈，調神機營半日之久，始陸續零星而至，其漫無紀律情形，盈廷萬目，實所共覩，設有緩急，深可寒心，幸賴民

問水會到齊，努力撲救，已邀聖明洞鑒。夫偷惰廢弛之由，積非一日，原不能專責現任各官，然紀綱蕩廢，視爲故然，彌爲可慮。應如何查照向章，實力整頓之處，並請裁酌施行。十五年正月，大婚禮成，奉詔旨加五品銜，並以恭辦大婚事宜，奏保以應陞之缺，儘先陞用。五月，充廣東鄉試副考官。十二月，充會典館繪圖處幫總纂。十六年十月，充總纂官。十一月，吏部覆帶引見，奉旨記名，以道府用。尋授江蘇鎮江府知府。明年三月到官，不五日而有丹陽教堂之案。中國自道光間，弛西人傳教之禁，積數十年，教堂布滿郡縣，且有兼育嬰者。蹤跡詭秘，丹陽教堂之燬，當數日前，西人遷什物器具於舟，若將他往。邑人疑而覘之，主者弗納，遂繞堂後，入其桑園，沙土浮鬆，踢見孩尸，無算，駭而呼觀者如堵，徧索堂內，無一活嬰，怒而火之。仁堪聞報，馳驗，果得孩尸七十有奇，又一匣藏頭骨三具，乃訊取教士教民及鄰右供詞，上之總督劉坤一，請專疏入告，略曰：既名爲天主堂，卽不應有死孩骨，既曰兼育嬰局，更不應無活嬰兒。且教堂兼辦育嬰，雖各省間有此案，而徧查歷年所換條約，傳教條下，並無準外國人在中國育嬰之約。該教士等，既於約外兼辦育嬰，復不遵光緒十五年兩廣總督奏行章程，使地方官得司稽審，禍由自召，我起無辭，尸跡俱存，民喑可畏，請於結案之時，曲貸愚民之罪，以安衆心，別給撫卹之資，以謝彼族，庶不致積憤日甚，爲禍愈深。實於民教，兩有裨益。當事踴其言，未發，會緝獲邵庚、張四、洪陸達海等，擬罪軍徒有差，猶謂事前先有謠言，揭帖，張懸丹陽城市。

定期燒堂，實爲此案首犯，主名未得，末由懲奸，並坐知縣查文清，以撤任留緝，仁堪力爭之曰：未獲首犯之語，自我先開其端，則此後彼族之要求，更慮難於結案。且鄉愚何知，將以爲國法所存，專以教堂爲重，民惑莫解，則造言匪黨，更慮易於煽亂，是曲宥該縣者，弛法至微，而預杜流弊者，保全甚大。又言懲奸之法，宜分別游民居民，以爲謠言揭帖，上自武昌，下迄申浦，此種無稽之語，斷不能無翼而飛，且設立教堂，俱歷年所，斷無各處居民，不約而同，咸與爲難之理。是游民者，傳謠言者也，造言與教堂爲難，預設激憤之地，陰遂搶掠之謀，此等匪徒，宜置重典，居民者，聽謠言者也，因聽致疑，因疑致憤，雖曰不安本分，究屬情有可原，於是行保甲於郡治，及所屬縣，皆主斯議，嚴拿外至奸匪，而於本地頑愚，則曲加諭勸，使無受惑。太平洲者，分隸鎮江之丹徒、丹陽、揚州之江都、常州之武進、通州之泰興，當四郡五縣之交，尤萑苻藪也，創行鄉團，設局員領其事，手定規條，親董督之，丹陽之案既結，西人屢移書督撫，保護教堂，又因稟請奏定保護律例，曰：丹陽教堂，訛言未靖，忝膺郡寄，鎮戢未能，慚疚無地，伏念民教所以不安，中外所以猜間，與夫偶有搆釁，自上朝廷，下及官吏，之所以棘手，其弊皆由於律法未定之故。查和約保護教堂條下，只言從嚴懲辦，並無若何懲辦明文，故每出一役，使臣任意要挾，動且索增條款，上下騷動，靡所折衷，頃聞駐法使臣，有另請教皇，專設教堂領事之議，而法國之保護如故，將來政出多門，更難措理，宜及此時，奏請諭旨，明諭駐法使臣，會同

教皇與各國公議，與其添設管理教案之人，不若明定保護教堂之律，將焚燬教堂，作何賠償，殺傷教士，作何論抵，以及尋常口角鬥毆等項，定明律法，彼此永遵，夫法以禁於未然，律以防其不備，地方有司，所最宜保護者，莫如本官衙署，然而毀署戕官之案，間亦有之，似萬一不備之事，不必諱言，而各國公法之條，必先議定，約其利益，厥有數端，未事之先，彼此公議之時，似無中國獨自受虧之理，即使議賠議抵立法，或有所偏，而所言賠抵之法，必在本條之中，斷不致增索他款，牽動全局，且就法定案，更不致有兵船恫喝之說，此其爲利一，各教堂拜堂內，器具估價若干，上海本有保險之數，而不準，中國官吏稽審者，由未定例故也，若明定賠律，一切先照保險之例存案，縱使賠償，亦不致漫無查考，此其爲利二，教案只和約之一端，保護教堂，又只教案之一端，若明定律法，偶有聚衆焚毀之事，上之朝廷，朝廷曰按律懲辦，下之有司，有司曰照例懲辦，尺一具存，數言可決，自不致羽書芻牛，皇然莫知所措，縱使出入之際，各有爭執，要先可憑之例，以爲爭執，視漫無挾持者，其難易奚啻倍蓰，比者大河口商務一案，洋人終就撫者，律定故也，此其爲利三，而其利之最大者，莫若除上下之疑，息奸民之口，夫故殺人者，放火，故燒官民房屋者，律中本有明條，焉有施之洋人，轉可輕縱之理，今以律法未定之故，而愚民無知，但使事關洋務，議抵議償，便復譁然，以爲朝廷畏懼外夷，官長袒庇彼族，而狡焉思逞之輩，得遂緣之以激動善良，積疑既深，闕然一決，其患有非二三有司

所能調護者，若能先定律法，以明示天下，方其滋事之時，已自識其所犯之罪，將來執法定案，受法者不能曰冤，亂法者不能曰憤，人心定，訛言自息，其有裨於大局者，實非淺鮮，時長江上下會匪，扇動洋人梅生，交通匪首李洪，爲購軍火事，覺郡民驚擾，仁堪既親出巡防，申旦不寐，民獲安枕，又以英領事坐梅生罪，止監禁九月，輕縱巨奸，違中國律，復上書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論之，詞極剴切，尋有洋人忻愛珩，持簿籍來謁，稱欲捐建中外義學，並刊沿途地方官銜名捐款，仁堪審其詐，密偵得狀，並詰無游歷護照，商之關道，送其會核辦，遂稟請兩江總督，移交各國總領事，令具章程，自後凡無業洋人，既無護照，卽屬流氓，倘私至各處，爲非滋事，經地方官查出後，亦照中國百姓科罪，庶足清厘游匪，善全邦交，郡城之西，毗連通商馬頭，誘拐子女之案，竊發無時，捕治得實，立置之法，又兼有狡黠之尤，恃虎而冠者，爲之助，結黨朋比，滋擾市廛，飭丹徒縣設悔過，所以禁錮之，衆皆改行，商賈以安，駐防官兵，不相能，密達當事，拘其無賴懲之，兵民咸服，郡有善堂五，曰育嬰，曰恤癯，曰普仁，曰救生，曰留養，積久弊生，爲更定規制，諸廢畢興，窮民多所全濟，仁堪嘗以民爲邦本，親民之官，當知民之利病，乃減從巡行，險阻窮僻，靡不周覽，謂岡隴阡陌，水來無源，易遭旱苦，慨然以設渠塘，備荒自任，顧念官款無可請，又不欲勸捐，以擾民，乃馳書遠道，乞諸親舊，而自輸俸錢，以興事，富商感愧，爭自投納，得錢三萬餘緡，十八年春，率邑人謹愿習勞者，度地高下，開塘二千三百有奇，溝渠開

壩以百計，積數十日，因勞得疾，猶強起視事，不輟。入夏果大旱，飛蝗蔽天，力疾督捕於野，病幾殆，猶據牀作捕蝗議，日召丹徒知縣王芝蘭於榻前，相誥誡，馳書隣屬，告以兜圍之法，以災狀詳請大府，入告，得旨截漕爲賑，又激勸紳商，捐資相助，於是出查戶口，分大小極貧次貧，焚香告天，自誓不欺，以儆其下，放賑之日，密審司事，無敢侵蝕疏濫者，全活至二十餘萬衆，歡聲若雷，民有無資養牛，將售諸屠肆者，假與官錢，使求留牧，以備春咩，名曰牛賑，仁堪又念古有工賑之政，乃擇丁壯，大治水道，以廣充是年春未竟之舉，時已隆冬，蒙冒霜雪，周履勸視，日數十里，手足皸裂，不以爲疲，四鄉父老，忘爲長官，至婦孺亦爭赴事，計所開河，若分隸丹徒丹陽之太平港，丹徒之沙腰河，丹陽之練湖，越瀆，蕭河，香草，簡瀆之屬，凡二十有五，其餘支溝別渠，亦二百三十有奇，皆引大江及連河水，使深入以溉民田，其過峽則築壩以禦之，其有畜洩兼資者，建水門以時啓閉，又鑿塘四千六百，以畜高原之水，自東之西，百有餘里，水利畢舉，地有積高，不宜禾豆者，爲購桑榆松柏之屬，給民種植，又苦難徧，買荒山十餘頃，僱工佈種，俾民足材木之用，金壇溧陽，同被旱而災區狹於徒陽，亦量發倉穀賑之，取溧陽絲捐款，修其縣城，以工代賑，金壇薛埠，舊有閘，引水溉田，可數萬畝，歲久湮廢，集錢二千緡，使復之，慮不足，假以其縣官錢，並手書告縣，他日當自償之，十九年春，續舉徒陽春賑，一如前法，賑餘得銀四萬兩，發商生息，爲積穀資，以備不虞，收還丹徒民所借牛賑錢，師古社倉遺意，創立

社錢，按區分儲生息，爲民間歲修溝洫，廣立義塾之用，使城董掌收，區董司發，互相箝制，以遏弊源，郡治西北郭，有瀦水之區，曰荷花蕩，因其地立船塢，使行舟得避風忌涉江之險，皆郡中未有之利也，先是郡西鄉，百餘年來，士勉讀書，民多頑蠢，仁堪捐廉設塾，延師教督之，顏曰榛思文社，後遂多入泮者，其他各區，分立義塾，教忠教孝，懇懇不倦，城西十里，有中冷泉，舊在江中，沙漲泉移，仁堪搜剔得之，建亭其上，試士金壇，閩士子兩立，建屋庇之，郡城無學舍，諸生散處，乃出私錢，益以賑餘之息，於府廨前，卜地構屋數十椽，曰南遷學舍，爲治經講學之所，工未竣，七月調蘇州府，屬代者終其事，郡有寶晉書院，肄業膏火，取給洲田，積久疲玩，款絀且廢，仁堪厘剔弊蠹，整頓租息，盡復舊課，士林頌之，其寓教於養，多此類，受代之日，士民遮道乞留，明日有鄉民五人，泣於府署外，丹徒令王芝蘭過，詢之，曰：若有冤欲訴耶？曰：否，聞賢父母去郡，故痛心耳，芝蘭給之曰：此暫去，不兩月復至矣，五人者，收涕歡笑去，仁堪到蘇，即病泄瀉，猶力疾入謝，清積案，未兩月，結七百餘起，十月舉冬防，子夜出巡，中寒卒，耗至鎮，士廢業，商罷市，野輟咩，無不歔歔流涕者，王芝蘭上書總督劉坤一，謂仁堪天性樂易，一以至誠接人，不以崖岸自高，而遇事持正，不可干以私，鎮江數年以來，教案沸騰，哥匪四起，蝗旱頻仍，小民窮無聊賴，時勢盤錯，勢如亂絲，而卒安然無恙者，仁堪力爲多，既受代，蒞蘇後，猶以善後之政，若公田，若社錢，若學校，時時函告芝蘭，以相教勉，歿之後二日，猶得其手書，言金壇

薛埠開一役，期於必成，以畢吾志。其拳拳民生，至死不忘，概可想見。鎮江在籍紳士韓弼元等二十五人，亦狀仁堪政績，呈請督臣奏乞宣付史館。二十年三月，劉坤一偕江蘇巡撫奎俊，據實上聞。其略曰：已故調補蘇州府前任鎮江府知府王仁堪，早列清華，出典劇郡，其守鎮江也，以豈弟之心，行仁義之政，無急功，無近名，其治獄平法，似于定國，發奸摘伏，似趙廣漢，講求水利，似召信臣，至振恤災黎，則富弼之青州也，振興文教，則文翁之巴蜀也，以實心行實政，視民事如家事，於民生休戚，風俗盛衰，靡不夙夜勤求，一以扶植善類，培養元氣爲己任。卓然有古循吏風，卒之心力殫竭，甫移調任，即奪天年，臣等遽失良佐，同爲太息。茲據該紳士韓弼元等，臚陳該故員政績，遺愛在民，均屬信而有徵，並非空言譽美，合無仰懇天恩，準將該員服官政績，宣付國史館立傳，以彰循吏，而順輿情。奉上諭：劉坤一奏已故知府政績卓著，請宣付史館一摺，據稱已故蘇州府知府王仁堪，前在鎮江府任內，折獄懲奸，講求水利，賑恤災黎，振興文教，以實心行實政，卓然有古循吏風，據紳士韓弼元等，臚陳該故員政績事實，合詞籲請等語，王仁堪於地方一切要務，實心經理，遺愛在民，加恩着準其宣付史館立傳，以表循良，而昭激勸。欽此。仁堪卒年四十有六，未竟其用，時論惜之，及其卒也，陳太傅有文祭之。

文云：嗚呼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小成大受，惟器是因，才贏命絀，匪理可申，忠厚家風，載在姻黨，性德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十八

汪洋，納流容壤，廷對大魁，君才茲昉，入侍胄筵，出持使蕩，江海一麾，玉堂惘惘，專澤方州，名伸志枉，遽止於斯，精靈安在，鄉里之秀，邦家之良，高歌青眼，老矣誰望，陳辭荐醴，視天茫茫，嗚呼哀哉，尙饗，是文爲陳寶璐代筆，見藝蘭室文存，辭極悱惻，動人，修撰之祖，曰慶雲，諡文勤，入清史大臣傳，茲亦附錄之。

傳云：王慶雲，福建閩縣人，道光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二年散館，授編修，十四年充廣西鄉試正考官，十七年提督貴州學政，二十六年充文淵閣校理，二十七年五月大考一等，陞侍講學士，旋充日講起居注官，七月轉侍讀學士，九月充武會試副考官，二十九年遷通政使司副使，三十年文宗顯皇帝御極，疏陳時務四條，一曰通言路，一曰省例案，一曰寬民力，一曰重國計，其重國計一條，略言：今正供歲額四千四百萬，歲出在四千萬以下，而道光二十一年，實徵止三千八百餘萬，邇來實徵止二千八百萬，夫旱潦事之偶然，而歲歲輪流請緩，鹽課歲額七百四十餘萬，實徵常不及五百萬，生齒日繁，而銷鹽日絀，南河之費，嘉慶時止一百餘萬，邇來遞增至三百五六十萬，入少出多，置之不問，思爲一切苟且之計，何如取自有之財，詳悉講求，地丁何以歲歲請緩，鹽課何以處處細銷，河江何以年年報險，必得弊之所在，而革除之，戶部政務繁重，滿漢尙書侍郎，須時時入署，乃可共濟，而責成功，奏入，上聽之，時命中外大臣，保舉人才，禮部侍郎曾國藩，以慶雲應詔，三月

擢詹事府詹事，復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二月，稽察右翼羅學，充文淵閣直閣事。旋署順天府府尹。咸豐元年五月，陞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務。仍署府尹。尋偕直隸總督訥爾經額，議覆內務府奏令莊頭增租，佃戶勒限退地，實關繫畿輔民生疾苦，恭錄乾隆二十八年，停設莊頭，嘉慶五年，戶部奏禁增租奪佃例案，請敕內務府詳查原租，不得任意取盈。從之。七月，充順天鄉試監臨。尋偕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祁雋藻等會奏江寧蘇州安徽三藩司例應入撥各款，延未造報。自道光三年起，至本年八月止，共有一千五十九款，共銀九百三十六萬。亟應予限，分別清釐。請旨嚴飭遵辦。以裕經費。允行。又奏陳節流各款，一嚴覈各省上下兩忙，分別藩司功過。一各省存贖款項，按年抵撥。一外省驛站留支贖款，提存司庫。一嚴查外任交代，以杜新虧。一甲米復放本色，以節庫支。一緞疋庫見存物料，分別應抵應停。一裁馬改步，以務軍實。皆取國家自有之財，而理之。果能實力奉行，積久自收成效。下所司議行。十月，充武會試較射大臣。十二月，命偕江蘇布政使聯英，馳往山西，會同巡撫兆那蘇圖，查辦事件。二年正月，奏言河東商累，一在鹽本貴。一在浮費鉅。一在運腳重。從前鹽每石價三五十兩，見貴至百三四十兩。河東鹽行三省，例規幾及歲課之半。官吏罔恤商艱，且陸運腳費定價不容加增。相率攙沙短秤，民食愈艱。商民交困。今欲輕鹽本，必先定池價。革浮費，必先行票法。減運腳，必先分口岸。將緝私之法，分寓其中。大要在留商改票。先課後鹽。鹽池滷氣濃厚，總敷歲

額，價貴不在缺產，而在走私。見擬定價，不許居奇售私。官爲懲辦，覈減錠票銷價。總期成本減輕，則價平而商鹽足。例規永遠示禁，每票徵辦公銀七分，不准需索分毫。將陝引並本省引，與河南會興鎮，設三路口岸，各行各票。鹽到口岸，然後發販銷售商人。自運亦聽其便。攙沙短秤者，嚴究統計。鹽價規例，運腳歲可裁省銀七十餘萬兩。儘有贏餘，不至紛紛告退。間有歇業者，運商歸併坐商，頂充二者無人。運商按籤勻辦，不准再有舉商流弊。並附陳新章十四條。下部議行。三月，兼署戶部右侍郎。先是閩浙總督李芝昌等奏，閩鹺疲累，仍懇展緩。勻代額課。六月，慶雲偕祁雋藻等，疏言閩鹽引何以積銷何以滯，私鹽充斥爲之也。緝私力則銷暢，奚憚加斤。閩鹽本何以重，利何以輕。浮費繁重爲之也。浮費裁，則本輕。何至虧折。至稱全綱受病，由淮鹽價賤。江販絕迹。致光建滯銷。非暫停勻代不能挽救。不知運途近，則本輕價輕。遠則本重價重。淮鹽之賤，實由浮費大裁。若較運途，則自淮達江，至建昌等屬，向之千里者，今不能減而九百里。閩省無論行票與否，計本覈價。浮費盡裁。光建接壤江西，仍愈淮南之鞭長莫及。安見江販之不復行。若變通既無從措手，額課漸見短虧。奚藉整頓虛名，轉損實用。且稱停勻代課，六萬餘兩。派認續倒課二萬餘兩。不思五年之後，勻代起徵。倒課仍納。前停者四萬五千。後徵者八萬九千。朝三暮四，誠恐無此辦法。原奏所稱窒碍四條，均各省變通成法。應請敕下該督等，痛湔積習，另籌良法。如所議行。七月，充順天鄉試監臨。八月，偕祁雋藻等奏

言江南賦甲他省，全在認真稽覈。凡應徵應緩，界畫不至侵欺，乃該省蠲習，每將災熟錢糧，遞年牽混，巧避處分，致正供日絀。查江南額徵共五百二十九萬，道光十六年，查豁前欠五百六十三萬，約計十年，蠲免一年之額，二十六年，查豁二十年以前民欠，一千一十萬，約計十年，已蠲兩年，及本年查豁該省三十年以前，未完一千三百八十六萬，是十年租賦，幾至蠲免三年，偏災原難豫定，而約計十年比較，今昔原不懸殊，蠲緩年多一年，無怪度支日困。一日，該省歷年報災，將上年熟田未完，混入次年緩徵，有初參而無二參，年年遞緩，一遇覃恩，全數蠲免，趨避愈巧，短絀愈多，况熟田民無不完之理，即偶有帶欠，何至豁免數百鉅萬，侵挪情弊，顯然請敕下該督撫，所有熟田未完，不准混入次年緩徵，如所請行。是月充實錄館副總裁，十月充武彞試較射大臣，三年正月，偕祁雋藻等議覆季芝昌、閩鹽課短商疲，疏言該督等，但稱辦理之難，而未籌補救之法，應令該督撫切實講求，或再於就場徵課，按包抽稅二條，擇一可行之策，另議具奏。該督前奏光建受病，因於淮鹽減價，江販絕迹，見據署湖廣總督張亮基奏報，逆匪滋擾，淮鹽不到，請借粵引濟楚，經部駁准在案。九江防剿吃緊，淮鹽未到，正可仿照借銷，以閩贛補淮額。二月，又議覆江西巡撫張芾請撥粵鹽濟銷，疏言江西借撥粵鹽之案，前明江西總制陳南金、南贛巡撫王守仁，因兵餉不敷，將粵鹽設廠抽稅，佐軍，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辦者，法至善也。今該撫請撥粵鹽濟銷，即師其意，自宜速籌遵辦。四

月又疏陳滇黔銅本鉛本，除抵扣外，歲各不敷一百十萬兩上下，尙需協撥，而地居遙遠，餉鞘經過各省，因兵差截留，協撥不前，擬令於提鎮駐紮重兵之處，籌鑄制錢，附近水次，添鑄大錢，船運四川兩湖易銀，楚蜀以所易大錢，搭餉滇黔，以易回銀兩配支，准民間交納地丁稅課，以使流通。又奏言新疆南北兩路，駐兵四萬，歲需經費百三四十萬，擬定垂及百年，爲數萬萬，勢有不能不變通者。軍興數載，籌款維艱，再事因循，後難爲繼，防兵之費，不費於防所，費於沿邊，防兵之疲，不疲於無能，疲於不久，擬自本年爲始，停調陝省官兵換防，其喀什噶爾等八城，設防即由伊犁烏魯木齊綠營酌撥，准於滿營通融調撥，一律定爲五年更換，可節省經費數十萬。五月，又奏粵賊滋事以來，徵調兵逾十萬，轉戰時歷三年，其中有從徵者，有遣撤者，有戰歿病故潰逃者，兵已缺而餉猶存，請敕各督撫查明存營出省兵數，各路帶兵大臣，查明在營兵數，奏報，由部臣磨對乘除，可知缺額。六月，又議覆張亮基以湖廣借銷鄰引，官鹽價貴，請飭四川兩廣，覈實刪減，疏言借運鄰鹽，權宜補救，本重價貴，由於外費浮冒，應令川廣大加裁汰，兩湖按連腳費，亦令樽節支銷。又奏官鹽價昂，由官吏巧立名色冒銷，以致末大於本，即使覈減，亦僅足敵私，於准課絲毫無補。曷若化私爲官，立廠抽稅，凡川粵鹽斤到楚，許民販鬻，不必官運，祇須扼要設關，或稅本色，或納折色，十取一二，稅後給照放行，由各該省權宜辦理，併飭川粵督撫，招販運赴鄰封，減半完課，外費不得派攤，以輕成本。又議覆江西

巡撫張芾奏招商給照，借運浙鹽閩鹽，疏言：准鹽中梗，課款無著，應如所請，試辦。至買鹽銷鹽照內，註定某縣，恐有守候居奇之弊，不若買鹽，但註省分，銷鹽但註府分，應令妥籌咨覆。該省既銷鄰省有課之鹽，復完本岸無引之課，誠恐本重，難以敵私，私販即行闖入，擬令設廠抽稅，又議覆兩江總督怡良奏准綱奏銷，俟軍務告竣疏言：准引口岸，雖間有賊氛，而場產仍舊，莫若設廠抽稅，准綱弊在課重法繁，抽稅輕則漏稅少，而化私爲官，立法簡則犯法少，而化梟爲良，請敕該督責成運司，移駐通泰適中之地，迅即籌辦，均允行。七月充順天鄉試監臨，十月充武鄉試較射大臣，十一月疏請將山東河南河道歸兩巡撫管理，河防裁東河河督，南河河庫道缺，並兩河廳員，盡行裁汰，責成營員經理，修防南河歲工，不得過百萬，東河不得過七八十萬，並請裁漕督缺，將盤製攢運事宜，歸南河總督兼管，其僉弁造冊派單，兌運各事宜，改歸有漕巡撫糧道分任，淮安改設專鎮，管轄漕標弁兵，彈壓水手，命下王大臣等議奏，是月授陝西巡撫，十二月捐助軍餉，下部優敘，四年二月，粵匪竄擾河南陝西，潼關朝邑韓城郃陽等處，戒嚴慶雲督兵防禦，並勸諭紳民製軍械，修村堡，挑濠壘，募勇設防，尋奏請將紳民捐項，照籌餉例獎敘，允之。四月奏前赴潼關，會同提督豐紳將軍扎拉芬，相機防堵，略言潼關背河面山，夙稱天險，風陵渡爲水路咽喉，金陡關爲陸路鎖鑰，與潼關犄角，擬撥兵分駐，設砲防守，並於潼關西四十里之盤頭鎮，添卡駐兵，使聲勢相接，請調甘肅兵千名，以補防

兵之缺，得旨嘉獎，尋由潼關赴商南親勘隘口，五月奏言潼關迤南，過山即雒南縣境，雒南南與商州東南與商南接壤，寸步皆山，惟正東之雞頭關，東出箭桿嶺，與河南盧氏縣山路可通，東北百二十里之盧靈關，界隸盧氏靈寶兩縣，西入商雒，北走潼關，皆有間道，盧靈見已駐兵防守，復於雞頭關設卡，飭紳民練勇防守，以爲潼關屏蔽，商南南接楚疆，東連豫境，縣南要隘，曰梳洗樓，曰新廟，其總口在青山縣，東要隘曰界牌，曰黑漆河，其總口在富水關，擬於梳洗樓專立一營，於青山富水關結兩大營，以備堵剿，報聞，尋又奏遵飭豐紳帶兵二千，前往襄陽，略言襄樊水陸交會，必須厚集兵力，則宛鄧自安，而商雒亦資其屏蔽，並以武昌失陷，請將湖北省垣，暫移襄陽，至襄陽應需軍餉，陝省恐獨力難支，應由山西四川督撫協力籌濟襄樊，保全大局，又疏陳關中豐稔，請停倉糧出易，並查道倉存糧十二萬，見值防堵吃緊，暫行存留，以備緩急，又奏請各路糧臺，銀糧兼支，略言行軍首重芻糧，未有專恃錢銀，以充軍食者，近例徵兵，不支粟米，月支銀四兩五錢，令其自行買食，糧臺有銀錢而無糧草，昔之軍餉一萬，今增四五萬之數，行營買食，價昂，今之兵丁，領到百錢，不敵三二十錢之用，皆自不支粟米，始以各省無從設措之銀，供各路不可限量之餉，仰食數千里外，萬一餉匱，立形渙散，請敕各糧臺，仿照舊例，銀糧兼支，或動項採買，或就地捐輸，或碾動鄰省倉穀，協濟，務使兵食足，斯兵心固，兵心固，斯兵氣揚，則餉不虛糜，人皆自奮矣，上嘉納焉，下軍機大臣等議行，十月

以湖北襄河股匪盡滅，襄陽解嚴，奏請裁減潼關防兵，留兵一千，由扎拉芬督操，俟直隸連鎮山東高唐等處肅清，再遣歸伍，允之。十二月奏陝省刀匪結匪，覈法行兇之案，擬將軍流罪名，加等定擬，徒犯毋庸解配，以大鍊鎖繫巨石，五年杖罪，鎖繫三年，限滿自新，族鄰保釋，務消磨頑梗之氣，庶匪徒歛迹，以安善良。又奏陝省行銷河東引鹽，改爲官運官銷，仍見窒碍，擬將陝課，照乾隆年間攤徵舊案，以咸豐五年爲始，隨同地丁開徵，不准外加絲毫。下部議行。旋調山西巡撫，五年三月，因山西省城防務稍鬆，奏請裁撤練勇，酌留兩鎮兵防守，並撤遼州和順防兵，以節糜費，旨如所請。又奏潞鹽行銷山陝河南，陝河課改歸地丁攤徵，患在鹽多，晉省苦於價貴，擬將陝引勻銷晉省，三百七十名，以輕成本，晉引則就地遠近，公平定價，飭各屬暢滯，許其通融領運，惟河南官運，已覺暢行，擬兼行民運，以廣招徠，並附陳章程十四條，下部議行。六月以陽城縣匪徒，趙連城，抗糧拒官，飭冀寧道瑞昌太原鎮總兵瑞格，擒之，並獲李聚泰王法國等，均治如律。九月奏晉省私鹽，惟吉蘭泰花馬池鹽，侵灌最甚，查照嘉慶十七年，禁止水運，以杜來源，請將汾州通判，移駐磴口鎮，量移營汛，酌添河快巡船，並准審理詞訟，責令彈壓巡緝，從之。六年二月，奏山西州縣，間有刑件代驗生傷者，役賤人微，難保不輕重情殊，非慎重人命之道，請飭部添議州縣，輒令刑件代驗生傷處分專條，下部議行。著爲令。五月奏陝課攤入地丁，復形窒礙，請仿照河南招販，兼行民運，略言陝省課地丁，輸納不前。

閩中會館志

福建會館

二十一

惟有仿照河南會興鎮章程，於河東河西，擇地設立總局，委員稽查，過河截角後，各家自招民販，隨處散銷，毋許留難需索，在陝不分引地，不定例價，與布帛菽粟，同爲流通，運無定人，自不能抬價，銷無定人，自不能抬價，銷無定地，自無可居奇，允行。又奏言軍興以來，各軍營以銀出納，官兵以銀易錢，買糧果使歲豐銀足，何便如之。今用兵省分，賦稅不全，仰給鄰省完善之區，正供不足，佐以捐輸，皆非久計，而擾民之政，更不可行之多事之秋。本年安徽亢旱，汀寧飛蝗，當此穀貴錢荒，以銀易錢，以錢易糧，損折大半，往時兵飢，得銀可飽，恐此後得銀，亦不可飽，況銀且不可常繼，非兼籌並運，何以濟兵食，而安軍心。若由州縣碾動倉穀解餉，兼運制錢，舟楫可通，宜無不便，運錢運米，雖似迂談，而兵丁得米得錢，均霑實惠，如所請行。十一月奏晉省前明三邊烽火，達於太原，郡縣率民築堡自衛，一縣十餘堡，至百數十堡，星羅棋布，爲他省所無。今惟雲中代朔，堡寨相連，省南各屬，則多殘缺，不知無事時之堡寨，即有事時之堅壁，早爲繕完，事半功倍，且晉俗有足嘉者，一堡一寨，必有社廟，必有規約，董以紳耆，猶有三老嗇夫，助官爲治之意，擬告諭各屬，勸修堡寨，定社規，責成紳耆，董率立義學，化導少壯遊惰，合祭賽，以聯其情，相守望，以齊其力，小村附入大村，大里帶管小里，零戶資糧，寄頓堡寨，有事則聚守，無事則散居，寓堅壁清野之法於無形，衛民之計，無便於此，上躓之。又以河南南陽一帶，向多捻匪，復值上年旱蝗民飢，請諭該省，發倉籌賑，俾飢民不爲土匪勾脅，以救災。

弭患、嗣擒匪游勇、竄擾南陽府、陷內鄉、圍淅川、延及魯山、縣界連山西、慶雲密陳邊防機宜、省南沿邊、略分三路、東路以潞澤營參將總巡、澤州都司爲之副、西路以蒲州副將總巡、運城都司爲之副、中路平垣營遊擊、駐茅津渡、北巡風門口、南巡會興鎮、使聲勢聯絡、報聞、七年六月、陞四川總督、八月入覲、十二月貴州思南府教匪倡亂、府城失守、慶雲檄候補直隸州知州李漸鴻、副將鄒鸞章、防守西秀、堵扼龔灘、請飭駐兵貴州鎮遠之川北鎮總兵蔣玉龍、繞出思南之北、規復郡城、聯絡西秀邊境、八年正月、奏貴州桐梓匪徒、窺伺川境、請撤回調赴湖北之雲南宣威州兵、交重慶鎮總兵阜陞管帶、會同重慶府知府李莊、防堵綦江南川一帶、其西秀防務、責成李漸鴻鄒鸞章、各就兵力所及、移會鄰團、以剿爲防、勿使逼處窺伺、又奏川省向多囑匪、盜劫案、甲他省、見飭各屬行保甲、禁包庇、勒限查拿、逸犯半載以來、擒斬徐捷沅等九十一名、盜風漸戢、四月奏西陽州毗連黔楚、苗疆省垣、鞭長莫及、前署知州凌樹棠、因楚氛不靖、捐設屯田、仿照湖南鳳凰廳成案、於城鄉要隘、分設屯兵、計丁授田、農隙操演、其常操者、給月餉、揀弁管帶、建營房、置器械、寓兵於農、分布城鄉、與營汛分駐操防、屯弁兵丁、歸川東道統轄、免其徵調境外、川省幅員遼闊、沿邊州縣、如有能仿照舉行者、均請量予獎敘、七月奏川省差役、每於奉票緝案、傳證起贓、輒糾多人持械、搜掠、名曰掃通、甚有教賊誣報、因而掃通者、其迹與強盜無殊、其情較強盜更重、擬請從嚴照強盜定律、凡得財者不分首從

皆斬、同行助惡之犯、照強盜新章問擬、情節重者、加梟、兵丁有犯、照差役擬斷、均下部議行、九月以黔匪焚掠、漸近綦南、派防兵出境剿復層巒山、攻克各洞、進攻飛梯巖、賊巢、救出難民婦女數百、會西秀防兵、亦豫約黔兵出境夾擊、西秀兵先遇賊敗之、窮追四十餘里、至胡家坪、賊勢窮蹙、而黔兵迄未來會、李漸鴻凌樹棠、遇伏陣亡、慶雲檄綿州知州毛震壽往援、攻克胡家坪賊巢、擒賊首胡二黑斬之、九年正月、奏川省驛站夫馬、不敷、借資民力、請禁伴送、土司之員弁、刁難需索、出師帶兵官、縱容所部、行兇者、以軍法從事、允行、二月兼署成都將軍、四月調兩廣總督、因病乞假、一月、九日行抵湖北漢陽府、以病劇奏請開缺、允之、又奏言宋臣韓琦范仲淹、同上禦戍四策、以和好爲機宜、以戰守爲實事、臣思能戰而後守可固、能守而後和可久、防備之具、弛之甚易、張之甚難、上嘉其老謀、成算、諭令病痊、卽行來京、十一年七月、以捐輸京餉、下部優敘、十月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命卽來京供職、十二月疏陳病體未痊、未能卽時就道、旋擢工部尙書、同治元年正月、奏言洋煙流毒甚烈、官員士子、武弁兵丁、所關尤重、請旨嚴禁、犯者予限一年、戒革、上嘉其切中竅要、如所議行、三月卒、遺疏入、諭曰、工部尙書王慶雲、服官中外、懋著勤勞、由翰林洊陞兩廣總督、因病開缺、調理、嗣以求才孔亟、降旨徵召、特授都察院左都御史、旋陞工部尙書、方期迅速來京、重資倚畀、乃於起程之前一日、猝因痰疾、溘逝、遺章披覽、悼惜殊深、王慶雲著照尙書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

典該衙門察例具奏，尋賜祭葬，予諡文勤。三年入祀山西名宦祠。孫仁堪，光緒三年一甲一名進士。蘇州府知府，循吏有傳。仁東舉人內閣中書，浙江候補同知。

文勤之豐功偉烈，具見前傳。嘗聞吾師陳文忠云：道咸間，官京朝者，以曾文正之提倡，各專一門，自爲研究，冀儲國用。文勤精國計掌故，因有石渠餘紀之作。首紀節儉，示清初入關，尊尙樸質，所以享國長久也。政餘之暇，不廢翰墨，嘗書一聯，懸於觀我生齋，以自勵，句云：忙裏靜功應莫放，閒時雜慮更難防。此蓋依康節先生詩意，演此二語，其自持之意可知矣。又喜習二王書法，嘗臨縮影蘭亭石刻，惟妙惟肖。其曾孫孝綺，以之附刊於荆花館遺詩中。孝綺者，王殿撰之遺腹孤也。既爲其父刊蘇州遺書，西清王氏族譜，又爲其曾祖刊荆花館遺詩，郭筱麓提學則撰序之云：詩也者，性情之律呂也。公篤於彝倫，厚於師友，荆花館者，曩與公弟聯牀之所，老猶惓惓不忘，彥超乃承遺意，以名其集。彥超能紹箕裘，殿撰克繩祖武，不特能繼西清之業，實亦可爲吾鄉之光。吾嘗謂全閩會館，以辦學言，當勿忘陳蘇坂之功，以創館言，當永憶王西清之澤也。

閩中會館志

府館

福州會館（即福州老館）

沿革 福州會館，坐落南下窪二號，今稱福州館街。董事潘子雅志中任之，以虎坊橋有新館，故俗稱福州老館。邴廬日記云：故老傳聞謂前明會館，本在東城某巷，爲八旗沒收，乃別購下窪地，又傳洪文襄承購在京時，輒就館謙客，各有所贈，文襄所購洪莊，即在金魚池旁，疑下窪老館，亦文襄所購者。按金魚池，原名魚藻池，金元時代，本爲繁盛之區，明末風景猶昔，天咫偶聞云：魚藻池，俗名金魚池，在天壇之北，金章宗曾幸之，有瑤池殿久廢，明人帝京景物略稱池陰一帶，園亭甚多，故王橫雲詩：有花底張雲幔，風光滿碧汀，一杯同洛禊，曲水即蘭亭之句。金魚池旁，有洪莊，即所謂洪文襄園也。又云金臺書院，本洪文襄園，施公世綸，尹京兆，謀欲建書院，商之於洪後人某，不允，而施必欲得之，乃爲之聞於朝，云：洪氏願施此園爲義學，聖祖嘉之，御書廣育羣才額，賜之。洪氏乃不敢爭，洪氏既已捨洪莊爲義學，則其購下窪爲會館，當不相先後，意者，其必在捨莊之前，無非慕魚藻池風景，退食之暇，便於釣遊，猶之李文正之愛西涯，蓋明末清初，風尚如此，王漁洋有句云：記來劇飲暮春天，絡馬青絲白玉鞭，卻倚迴廊望珠箔，吳歌趙舞爲君妍，當日金魚池景象，猶可想象得之。下窪去此不遠，其置館也，誰曰不宜。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又聞老館爲葉文忠向高故宅，然文忠爲福清本籍，福清館現在福州老館側，是文忠故宅，或即福清館，而非老館，當以郭文安所記，由文襄購置者爲確。道咸以後，當經幾次修理，最後光緒十七年辛卯，又經陳玉蒼侍御修理一次，見陳玉蒼年譜。

古蹟 會館大門外，有皇都煙景，福地人文一聯，因鄉人每元夕於此放煙火，下窪煙火，遂爲宣南相傳之一景。葉臺山福清館，即在其側。以上見邴廬日記或曰館建於明代，與福清館同時創置，故館中楹聯，多由葉文忠向高撰句。葉爲福清人，萬曆癸未庶吉士，三十五年五月，授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三十八年十二月，晉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四十一年十一月，晉少保，兼太子太保，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四十二年，晉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尙書，建極殿大學士，四十二年，晉少師，兼太子太師，告歸，泰昌元年召，天啓元年六月，晉中極殿大學士，四年致仕，九年卒，贈太師，相業如此之盛，在萬歷時，汀州裴淡泉尙書應章，尙在東城建汀州會館，則文忠代福州在南城建館，亦未可知。今考大門一聯，實書皇都春景，福地人文，邴廬日記，誤春景爲烟景者，實因元夕煙火故事，尙印人心目中，韻事消沈，此景不可復覩。唯福清會館，尙與福州老館，衡宇相望，郭筱麓則提學，所著竹軒撫錄云：承平時，京曹同鄉貫，或同舉進士舉人者，每歲首，必衣冠會飲，謂之團拜，其謙聚恒於各會館，笙歌選日，車馬如雲，夜深恒有燈劇，將曉乃散，極觴春之盛焉。是風明以前已然，朝野類要謂：諸處士同鄉曲，并同路者，其在朝相聚作

會曰鄉會。若同榜及第聚會，則曰同年會。是宋時已通行之矣。其曰團拜者，亦昉於宋。紫陽朱子語錄云：團拜須打圈拜。若分行對拜，則有拜不及處。是知團拜即打圈之義。以同鄉同榜人數較多，故云。余來京稍晚，然猶及見團拜之盛。及燈劇之會，今則此制廢止，將三十年矣。

福州老館後之義園，遺有石碑一、墓碣一，已爲煤商贅作石階用。碑碣翻置，幾無可考。陳守廉知之，乃雇工豎立，有字可稽，如左。

一石碑 候選直隸州知州，加二級，薩知遇，捐修本館墜地，用銀三百六十兩，墻用整磚，長四十八丈五尺，高六尺，寬一尺二寸，墳一百七十三個。

乾隆四十七年，孟秋穀旦，同郡公立。

一墓碣 福建福州府侯官縣，長河境內左一方土地分下，生長人氏，顯考薛公，諱士英大人之墓。

道光壬辰年七月二十日，辰時壽終，壽六十三歲，壬寅年重立。

規約 欲考福州老館管理會館章程，因年久遺失，前託友覓得，擬訂福州老館新館章程，附錄如左。

擬訂福州老館新館章程

第一條 本章程適用之範圍，以福州老館新館爲限。

第二條 本章程成立，兩館舊章，皆作無效。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一一

第三條 兩館財產，及一切所有物，爲旅京福建同鄉之有公職務者，之公共管有物，均須重新登錄簿冊，永遠保存。所有器具，各房釘一木牌，將件數書明牌上，不論何人，不得私擅侵佔，及挪出館外。

第四條 兩館併設值年三人以上，保管契據，計劃重要事務，並依警廳管理會館規則第二條，兩館合設掌館正副董事各二人，擔負一切管理之責任。

第五條 值年由同鄉開會公推，董事由值年公舉充之。

第六條 值年董事，均屬義務，被選者，非有特別得難擔任之理由，不得辭職。

第七條 值年董事，以一年爲期，期滿再行推舉，但得連任。

第八條 值年董事、理事，除隨時到館查察一切事宜外，每三個月，同會集一次，六個月，將出入經費印刷報單，分告同鄉。期滿應將本年度所有簿冊，與其應移交之銀物契據等項，分別造冊，於下屆推舉時，當衆交代，接替之人。

第九條 老館東院之西廂，新館前院之榕蔭堂，及東院內南北廳，照舊章，劃爲同鄉尋常會集之公所，不論何人，不拘久暫，不得居住，及爲其他之事務所。

第十條 兩館各院堂屋，或舊有神龕，或關於公共門戶出入之處，不得居住。

第十一條 兩館門房及大廚房均歸館役住守看管，但不准客留閒雜人等。

第十二條 除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所列處所，其餘房屋有左列之資格之福州同鄉，得於到京時暫住。

應中央考試者。

投考中央各學校之學生。

因本省地方公益來京請願者。

經中央任命人員。

第十三條 住館者，以左列之日期為限，逾期未出京者，自行另覓住所。

前條第一、二兩款者，住至揭曉後三十日為止。

前條第三款者，住至所事完結後二十日為止。

前條第四款者，住至到差後三十日為止。

第十四條 住館者，到館之次日，與離館之前一二日，均須開列姓名，責成館役知會董事。

第十五條 住館者，於警廳管理規則第七條至第十條，均應慎遵外，其有左列行為之一者，董事得照該規則第九條勸止，或禁止之，其有不服時，亦得照第十條辦理。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三

違背本章程第九十條、第十二條各規定者。

於非指定廚房之處所，安設爐灶。

住居女眷。

破壞館章。

第十六條 兩館仍舊僱用館役各一名，其應慎遵警廳管理規則第十二條之規定外，所應供役之事件列左。

看守前後門戶及館內器物。

督率更夫小工，供應一切呼喚，洒掃庭院，伺候賓客出入，及其他應傳達之事宜，料理公共。

燈火茶水。

預備廚房，包辦全館伙食。

本條之規定，館役如有偷懶違悞，輕則罰扣工食，重則革退。

第十七條 館役除准其住居女眷外，如有犯第十五條各項之行為，悉照該條辦理。

第十八條 兩館常年經費，除原有業租外，均由旅京同鄉現有公職務者擔任之。

第十九條 凡國慶期日兩館均應懸掛國旗以伸公祝。

第二十條 每年正月開春叙會一次。

第二十一條 義園祭掃仍照舊行之。

第二十二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以隨時公議修改。

附則一條

現住兩館之同鄉諸君，除有本章程第十二條所載之資格者外，不論有無女眷，均限四年

月 日即陰歷五月一日，一律搬離。

文詞 福州會館之文詞，有可紀者四：一曰燈聯，二曰墓聯，三曰忠骸記，四曰楹聯，茲分述之。

一燈聯 梁蓮隣中丞章鉅著楹聯叢話卷五云：福州會館燈聯，自國初以來，相承不斷，其事最著，為他郡所無。西城官民士女來觀者，喧闐街巷，直徹夜分。本館人則飲燕盡歡，都忘其為他鄉異客，所製燈聯，合前後衆手為之，皆流麗可喜，傳誦於時，今錄其佳者如左。

撒荔須分海東樹 百五春歸三五月 玉京風月原無價

看花都向日南坊 九重天散萬重花 銀闕樓臺共此春

寶燭看龍啣萬戶笙歌無禁夜 列樹燦銀花壁月珠星迸作九天麗藻

香塵隨馬度九衢烟月太平人 首時調玉燭南油西漆蔚成五夜祥雲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四

社火憶鄉風海駕鰲山萬盞燈毬爭買夜 此地笙歌恰當韋曲城南去天尺五

粉團仍密讌風和鶴唳三更春箭正傳觴 吾儕觴詠猶是越王臺畔明月三分

碧海無波總買來簫鼓千場魚龍百戲

金臺不夜看裝出琉璃世界錦繡天街

元宵烟火，不過應時點綴，逢場作戲，而鄉之人士，藉此鈎心鬪巧，編為燈聯，照耀通宵，飲讌為樂，想見太平景象，故事相傳者，將三百年，鼎革後，及吾輩而廢止，追仰前徽，能無慚赧。

二墓聯 楹聯叢話卷十二云：有以義園求劉先生金門撰聯者，先生集四書云：逝者如斯夫，掩之誠是也，確切不移，吾鄉福州會館屋後，有野地一區，自前明即立義園，每春秋兩祭，同鄉之在京師者，咸集，聞鄉老言，舊有小亭，前明葉文忠有聯云：滿眼蓬蒿游子淚，一盂麥飯故鄉情，悽惋動人，自余入京師，則亭久圯，聯亦不存矣，由此觀之，福州會館，或建於前明，至洪文襄復光大之，否則義園在前，建館在後，梁中丞入京時，在嘉道間，亭已圯，聯亦無存，則現今蔡家樓義園前之板聯，為後補無疑，且板聯上句書滿目蓬蒿孤客淚，與叢話所載游子句不同，蓋流傳已久，不免誤書。

三忠骸記 民國十二年九月，鄉人陳伯材梁提議，將館後遺骸，用小楷運閩安葬，以符昔人所謂得歸桑梓即蓬萊之意，時可者半，否者亦半，陳曰：下窪地低濕，一逢夏雨，即被湮沒，決計檢骸，衆亦不

拂其意掘地得一忠骸，高逾九尺，異於常人，並於墓傍得一碑，中曰武德將軍顯如，曾先生墓。右曰公諱德，閩侯官縣人，庚子年卒。左曰於通州癸卯年二月二十五日葬。碑文原書二十五字由是陳梁爲之記曰。

曾將軍諱德，字顯如，古閩侯官縣人，卒於通州，葬於宣南下窪。福州老館義園叢塚，中華民國十二年，恒善社於是園檢骨數百具，裝入小櫓，俾異地羈魂，各遂首邱。一日檢及將軍骨，修偉逾常人，棺內殉葬刀一柄，土花斑駁，棺外敷武馬骨一堆，殆將軍生前所與叱咤風雲，逐北陷陣之神駿歟。碑一文曰武德將軍顯如先生之墓，殆明季之忠烈耶。恒善社因對忠骨敬攝此影，以供欽仰。彼時檢骨包工爲和順木廠工未竣，僱小工二人看守，俱魯籍，宿園內麥飯亭。一日夜半，睡眠朦朧，見一人身軀魁梧，長髯過腹，前行上麥飯亭，後隨千餘人，長髯者對衆云：年來恒善社代表陳伯材、春秋致祭吾儕，茲又將歸骨故鄉，殊爲難得，語畢倏然而滅。看夜小工駭極，蒙被蜷縮，不敢少動。天甫黎明，踉蹌遁，旋爲工頭追回，詢何故，述如上。同夜包工主人亦夢長髯偉人，告之云：慎爾檢骨，怠忽則令汝曹頭悉生角。包工主人翌早上麥飯亭，叩頭如搗蒜，禱告敬謹將事者再，噫！此曾將軍之英靈也歟。越百年，猶凜凜有生氣，浩然正氣，其與宇宙長存也歟。中華民國十二年某日，陳梁謹記。

陳伯材云：顯夢之翌日，即得武德將軍忠骸，謹慎將事，故大小骨均無缺，觀其軀幹高偉，當是明代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五

人，至今在三百年以上，記云：百年猶凜凜有生氣，似有錯誤，此骨後亦運閩，葬羅星塔南山義園。伯材僅拍小照留念，存其子敬所。今伯材已作古人，其子住館，出示此圖，並麥飯亭各匾聯小影，故得知其詳。武德將軍既葬此地，則會館創自明季，亦一証也。與將軍遺骸同時發見者，有將軍遺劍一，今亦存敬所。將軍遺骸小照旁，並攝入此劍。按明中葉以後，京畿凡有三次戰役，一爲嘉靖三十年，韃靼入塞，二爲崇禎初年，清兵圍北京，三爲崇禎十年，清兵入直魯，武德將軍歿於通州，當爲嘉靖時事，蓋其時閩多將材，防邊曾調閩兵也。

四楹聯 福州會館附屬之義園，在紅土店蔡家樓與龍泉寺附近。福州義園四字匾額猶存，無年月款識。看園人梅姓，居此數代，據云：此匾甚舊，旁識中華民國三年秋月重修，蓋三年修築園垣時，一併修理者，旁懸一木板楹聯云：滿目蓬蒿孤客淚，一盂麥飯故鄉情。梅云：此即由老館移置者。然詢諸伯材子敬云：原聯失所在，此乃後鈎者。姑留古跡。林文恭天齡所書之麥飯亭匾，詢諸梅姓云：不見久矣。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福州會館匾額 北京會館匾額多正楷，唯本館大門前福州會館四字，作八分書，無年月款識，俗稱福州老館，其匾仍書福州會館。

二延釐 長方掛版用篆文書

三燕譽 詩大雅韓奕篇云慶既令居韓姑燕譽蓋謂得所居止而歡譙可以豫樂也故取以顏堂廬日記云館中燕譽堂爲承平謙集之所京曹散直後每就此談憩夕陽西下簪裾來會或擊篋限韻作擊鉢折枝之娛陳緘齋同年言少時猶及見盛事同光以後寓公雜選庭宇荒穢非復舊觀然上元燈火猶相沿故事陳緘齋名與同光緒庚辰翰林與郭文安春試同年其時國家正中興辛亥後燈火已停燕譽堂如故初意燕譽堂匾額必如榕蔭堂之例橫書三字此乃特制祇書燕譽二字(白地黑書)無年月款識堂中煙薰煤障黝黝無色咫尺不見人視邴廬所記更不如前

四抱柱聯一 句云蓬瀛地隔三千水 韋杜居鄰尺五天 右款云乾隆辛亥孟夏左款云里人鄭際唐書今懸中院廊前鄭亦閩中名士停雲閣詩話云眠雨亭在城北福建通志稱乾隆戊寅諸生鄭培構課子際熙字大純一字浩波際唐字大章號其門乾隆乙丑進士官內閣中書讀書其中際唐有西湖竹枝詞云(見西湖志)雉堞參差聳麗譙年年流影入湖遙果然八百年當盛人物新來也自饒郭璣拓子城曰八百年後此地 春水湖深處流白沙細石漾寒洲謝家宅子今何處指點荒林擊釣舟謝坪事宅青篴舊在湖上人隔綠楊陰里語秧歌太古音但得桑麻成樂土輸他窩子但銷金杭州西湖土人呼爲銷金窩鄭之習襟瀟灑可想見其人矣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六

五抱柱聯二 句云 萬里海天臣子 一堂桑梓弟兄 右款云葉文忠公撰句左款云後學陳若霖書今懸東院廊前或云上元燈夕其紗燈上亦書此十二字故用紅地白字有及見之者並誌之以上兩聯爲駐館漆商張經圖捐修仍用紅地白字煥然一新觸人心目張亦有心人哉

六麥飯亭聯匾 老館後院原有義塚塚前一亭名麥飯亭亭上又懸汝也來三字一小匾故此亭亦稱爲汝也來亭相傳旁有兩聯民國十二年遷骸時陳太傅及林琴南孝廉紆均蒞祭止見一聯云滿目蓬蒿孤客淚一盂麥飯故鄉情又一聯則已遺失乃由陳太傅口述云寄語往來人莫爲功名拋骨肉傷心邱塚地得球桑梓即蓬萊相傳均爲葉文忠撰句惟麥飯亭三字大匾爲林文恭天齡書此同治年事至民國四年桃月此匾重修一次旋經鄉人陳伯材梁將兩聯楷書連同原匾拍一小照爲識今藏其子敬所麥飯亭及汝也來兩匾遍覓無踪

七持石 館中藏有二石或以擣衣或以代枕習焉不察然光澤渾潤質如漢玉詢諸館丁曰此卽所謂持石一重二百四十斤一重三百六十斤蓋武舉武進士來京者常以此練力習強因飭館丁加意保存

八科名題版 福建終清之世祇有文狀元三人吳魯爲晉江人其題版懸泉州郡館及晉江邑館福州老館宜有林鴻年王仁堪兩匾然初次往查林存而王已遺失詰之長班始云鄉人藉以覆甌卒

令長班復懸原處。此外尚有題版三十餘事。除燕譽堂高懸者外。餘則多被駐館者卸下。或以皮物。或以代榻。茲就可以考見。並將高懸者。放下鈔錄。分爲大字題版。小字題版。述之如左。

一 大字題版 大字題版。可紀者如左。

嘉慶己巳科榜眼廖鴻荃。

道光庚子恩科南元陳景亮。

道光丙申恩科狀元林鴻年。

道光丙申恩科榜眼何冠英。

同治癸亥科朝元楊仲愈。

同治辛未科武狀元丁錦堂。

光緒丙子恩科武狀元宋鴻圖。

光緒丁丑科文狀元王仁堪。

光緒丁丑科武探花林培基。

光緒壬辰科朝元方家樹。

光緒戊戌科武探花蘇克敦。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七

光緒乙未科文武會元陳海梅潘濤。

一小字題版 大抵自順治。至道光止。福州所屬鄉會試之題版。均懸老館。咸豐至光緒。則懸新館。所惜。癸甲兩科。鄉會試題名。均未上版。人事先已廢息。國運不免凌夷。自是科舉廢。而清社墟矣。原懸老館者。版多污垢。不完。擇可辨者。識之如左。

順治二年乙酉科鄉試。

林起龍 福清順天中式。

順治三年丙戌科會試。

林起龍 福清。

順治五年戊子科鄉試。

方開鐸 侯官	蔡廷詔 福清	周駿聲 閩縣	林雲文 福清	周 炎 福州	陳 堦 古田
張可仰 侯官	姜日廣 侯官	陳志藩 福州	鄧天士 侯官	黃志馨 長樂	蕭 震 侯官
黃貞吉 侯官	林元春 侯官	陳世任 福州	林文輝 侯官	倪 斌 閩縣	陳超祚 古田
蔣 宣 侯官	謝 果 閩縣	曾孟擢 閩縣	羅 綺 閩縣	林宗徵 閩縣	陳自塔 閩縣
嚴宗望 閩縣	李長英 長樂	黃□□ 福州	林雲銘 閩縣	陳 慶 福清	陳元勛 侯官

陳輝祖 閩縣

順治六年己丑科會試

林雲京 福州 施起元 福州 柯慶昌 長樂 何其智 福清 倪斌 閩縣

順治八年辛卯科鄉試

陳聖泰 侯官 吳駿 侯官 廖劍光 侯官 王若義 侯官 鄭楷 閩縣 謝兆璠

薛遜奇 福清 陳普 長樂 陳祥麟 連江 林子蘭 長樂 趙沂 閩縣 游明卿 福清

甘晉錫 福州 余光辰 閩縣 □□□ 陳丹蓋 侯官 林實炳 福清 謝拔俊 福清

陳士鸞 福州 林時應 福州 林榮芬 侯官 邱中謙 長樂 □□□ 閩縣 曾聰 福州

官子宣 閩縣 魏汝槐 福清 陳丹 閩縣 葉矯然 閩縣 陳暉 閩縣 陳輝 福清

鄭羽侯 閩縣 金鏡 閩縣 倪康年 福州 蔣嗣康 福州 曾人高 閩縣 嚴卓 福清

林啓旦 閩縣 張翼飛 閩縣 陳子達

順治九年壬辰科會試

方開鐸 侯官 金鏡 閩縣 陳子達 閩縣 薛漢 侯官 蕭震 侯官 鄭羽侯 閩縣

邵伯 閩縣 陳震 福清 葉矯然 閩縣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順治十一年甲午科鄉試

邱元通 林儀鳳 侯官 游雲鵬 永福 黃彩 閩縣 □□□ 鄭之業 福州

陳漢良 福清 嚴登庸 侯官 鄭□□ 福州 王此達 閩縣改 魏國琛 福清 余胤永 古田

王國恩 永福 陳藝衡 福州 何琛 閩縣 莊振徽 侯官 何徵蘭 福州 曾應銓 閩縣

鄭正誠 侯官 翁周鼎 福州 余之堯 閩縣 林志 閩縣 陳翰 長樂 吳猶興 福州

毛獻球 閩縣 方來 閩縣 林笙 閩縣 高子翼 閩縣 陳登邦 福州 林堪 閩縣

龔卿座 福州 翁翼 福州 高輝色 長樂 鄭觀吉 閩縣 王安世 福清 曾大升 侯官

馮璣 長樂 謝登玄 福州 陳立敏 福清 陳愈 福州

順治十二年乙未科會試

鄭觀吉 閩縣 蔣宣 閩縣 林文輝 侯官 陳聖泰 侯官 鄭章 閩縣 王若義 閩縣

張可立 錄作廂 黃旗

順治十四年丁酉科鄉試

郭爲瑛 福安 陳鏡白 閩縣 王士元 福州 □有澍 長樂 □國□ 閩縣 崔秉鏡 寧德

薛之椿 福清 張溢 連江 □□□ 周皓 閩清 陳九皋 長樂 高龍光 長樂

倪庚先 侯官 周 紳福州 鄭開極 侯官 葉正灝 閩縣 張瑞俊 永福 王汝欽 閩清
陳 緯福州 陳殿元 連江 余元會 福清 陳玉驥 福州 徐允登 福州 游 龍福寧
羅兼 侯官 鄭 畿古田 黃文煒 福州 張國威 侯官 曹師參 福寧 葉有挺 壽寧
順治十五年戊戌科會試

林雲銘 閩縣 官于宣 閩縣 高子翼 閩縣 林儀鳳 侯官 程應辰 長樂
順治十六年己亥科會試

高龍光 長樂 趙 沂閩縣
順治十七年庚子科鄉試

吳道來 侯官 林長存 羅源 林 逸福州 鄧 受福州 李廷 閩縣 高 國閩縣
陳堯若 連江 趙子才 福州 陳台斗 古田 鄭 梅福州 陳念祖 閩縣 魏 煥福清
張 綴福州 高書升 長樂 王裕昌 福清 西中式
黃德駿 黃仁俊 福州 王裕昌 福清 西中式
順治十八年辛丑科會試

鄭開極 侯官 邱允迴 連江 林長存 羅源 張翼 王裕昌 福清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康熙二年癸卯科鄉試

何如荅 連江 鄭之駿 閩縣 林 樹 李 樞 侯官 陳九綬 連江
薛彭年 福清 張觀光 閩縣 楊日升 侯官 林汝霖 福寧 林紫翔 福州 鄧肇祉 閩縣
魁宇 陳鴻洞 寧德 何 瀛福州 陳志周 福州 夏 晉 福清 順天中式

康熙三年甲辰科會試

郭福瑛 高 鄭應侯 福清 魏 煥福清

康熙五年丙午科鄉試

王 培閩縣 王天工 福清 施 澤福州 楊 紳侯官 林 奕閩縣 盧復吉 侯官
何 集福清 陳登禧 侯官 林仲達 長樂 林蘭蒂 福州 陳瀉潢 閩縣 陳名蟠 福寧
周冕文 林士龍 長樂 薛翺高 福州 李 靜閩縣 邵 基 歐 金
黃 玠閩縣

康熙六年丁未科會試

侯官

康熙八年己酉科鄉試

缺名因題版被鄉人移作木砧不能辨識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科鄉試

林 昂	<small>侯官解元</small>	陳嘉璧	<small>福州</small>	馬玉麟	<small>閩縣</small>	陳秉勤	<small>侯官</small>	陳士鎬	<small>侯官</small>	余祖蔭	<small>福州清平籍</small>
張 煒	<small>侯官</small>	陳霞翥	<small>福州</small>	葉日燦	<small>古田</small>	鄭三才	<small>侯官</small>	黃慎徽	<small>羅源</small>	趙 潤	<small>閩縣</small>
丁文籌	<small>侯官</small>	郭 基	<small>福州</small>	劉兆基	<small>閩縣</small>	林世盛	<small>閩縣</small>	林正泰		黃 獻	<small>侯官</small>
陳舜任	<small>侯官石</small>	鄭 炎	<small>福州</small>	孫發曾	<small>壽寧</small>	陳 傑	<small>連江</small>	趙建中	<small>福州</small>	郭傳世	<small>福州</small>
葉自崧	<small>壽寧</small>										

康熙四十九年己丑科會試

邵言綸 閩縣 鄭純禮 長樂 林 縉 閩縣

康熙五十年辛卯科鄉試

莊 寬		朱 璋		林士秀	<small>福州</small>	陳 範	<small>長樂</small>	趙願敏		何 然	<small>福州</small>
何奕奇	<small>福州清</small>	李 葵	<small>福州</small>	薩學天	<small>福州</small>	游 燭	<small>福寧</small>	林正炳	<small>福州清</small>	王爾濟	<small>閩縣</small>
陳士騰	<small>建寧本籍福州清</small>	郭 美	<small>閩縣</small>	陳芳濂	<small>寧德</small>	洪 渭	<small>侯官</small>	口大鵬	<small>建安本籍閩縣</small>	葛大梁	<small>福州</small>
趙亨聰	<small>閩縣</small>	卓 昂	<small>古田</small>	王邦佐	<small>閩縣</small>	陳朝相	<small>閩縣</small>	楊延珪	<small>福州</small>	謝 琛	<small>福州</small>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十

李若泌 侯官 邱時義 連江 陳國柱 福州 許 均 閩縣順天中式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科會試

林 估 林 昂 侯官 何騰三 閩縣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恩科鄉試

陳治滋	<small>閩縣</small>	方增文	<small>福州清</small>	岳 建	<small>建寧本籍福州清</small>	楊鳳彩	<small>福州</small>	何陳宮	<small>侯官</small>	嘉鍾秀	<small>福州</small>
黃承祐	<small>古田</small>	郭 雍	<small>福州清</small>	謝儼之	<small>侯官</small>	周紹龍	<small>侯官</small>	林靜仁	<small>福州清</small>	陳世瑄	<small>侯官本姓林</small>
陳方楷	<small>閩縣</small>	陳 鳳	<small>閩縣</small>	林士宏	<small>閩縣</small>	陳 揆	<small>福寧</small>	張雷光	<small>閩縣</small>	余希哲	<small>古田</small>
林洪音	<small>福州清</small>	孫宣仁	<small>福州清</small>	陳日進	<small>侯官</small>	謝首原	<small>長樂</small>	李國華	<small>福州清</small>		

康熙五十三年癸巳恩科會試

陳治滋 長樂 趙 洵 閩縣 鄭三才 侯官 陳士鎬 侯官

康熙五十二年甲午科鄉試

鄭斯震	<small>長樂</small>	張夢拓	<small>福州</small>	吳瀾達	<small>福州清</small>	吳文煥	<small>長樂</small>	劉敬與	<small>福州清</small>	江 績	<small>福州清</small>
王逢吉	<small>福州清</small>	鄭 基	<small>福州</small>	章廷簡	<small>連江</small>	余希晟	<small>古田</small>	林即騰	<small>福寧</small>	張元銳	<small>侯官</small>
陳聖裔	<small>侯官</small>	莊振鼎	<small>福州</small>	陳有祐	<small>古田</small>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科會試

朱璋 閩縣 陳憲周 閩縣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科鄉試

葛柱升 侯官 李開葉

陳帝簡 福州

薛履 侯官

莊容 福清

謝昂 閩縣

鄭方坤 歐寧本 籍閩縣 蔣上彥 閩縣

潘宜孝 福州

薛楷 侯官

陳漢 閩縣

蔣迪 福州

潘捷元 閩縣 薛士中 閩縣

陳衣德 閩縣

藍青 福州

蔣運 侯官

何瀚 福州

游紹安 廖鳳翽 侯官

黃恭 永福

洪培

劉聖振 閩縣

葉積沂 福清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科會試

許均 閩縣 張夢拓

張煒 侯官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科會試

謝道承 閩縣 解元 林章煥 侯官

張應渭 閩縣

鄭炳 福州

許國 閩縣

劉繼倫 寧化本 籍閩縣

何彬 南平本 籍福清 方侗 福州

魏夢燭 古田

薛士衡

鄧光國 侯官

陳金柱 福州

康熙六十年辛丑科會試

吳文煥 長樂 榜眼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雍正元年癸卯科鄉試

缺 其可辨識者僅餘三名如左

鄭鵬 趙開輝 福州 葉聖柄 閩縣

雍正元年癸卯科會試

周紹口 侯官 游紹安 福州

林口口

鄭方坤

餘缺

雍正二年甲辰科鄉試

吳筠 餘闕

雍正二年甲辰科會試

林口口 餘闕

雍正七年己酉科鄉試

林贊龍 福州 林瑞泉

陳朝礎

陳顯揚

陳國策

林元德

江楠 長樂 翁懷忠 福清

陳琦 長樂

陳正立 侯官

吳應運 閩縣

鄭殿捷 福清

徐國楫 侯官 榜姓王 陳光明 長樂 榜姓何

林聚星 侯官

林世賢 福清

嚴聖泰 歐寧本 籍福清

李廷誌 長清 榜姓陳

卓道異 侯官 改名道翼 游有策

張金遠 閩縣

雍正八年庚戌科會試

吳應運 吳履泰 侯官 李時憲 閩縣 陳世賢 福州 林瓊 長樂 陳霖 閩縣

乾隆六年辛酉科鄉試

嚴重 福清 郭植 古田 陳劍 吳林寬 福清 鄧浩 福清 何鵬程 閩縣
葛聖朝 福州 薛裕連 福清 盧澍 福州 吳元龍 連江 陳棠 侯官 鄭兆亨 閩縣
陳鳳池 閩縣 陳藻 福州寄 林京 閩縣 陳士樞 長樂 葛廷元 侯官 林長仁 侯官
汪文宮 福清 吳鵬南 連江 林成吉 福清 羅正春 侯官 陳瀾 長樂 林飛鴻 閩縣
□□ 詔 閩縣 江日昂 閩縣本 李選 閩縣 魏成三 福州 □□ 讚 連江 林恭範 福清
林之翰 閩縣 李翼運 閩縣

乾隆七年壬戌科會試

郭植 古田 葉標元 古田 吳鵬南 連江 卓道異 侯官 林京 閩縣 黃守儼 閩縣
鍾林樹 侯官 陳善 福清 鄭學政 羅源 施萬春 福清

乾隆九年甲子科鄉試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王階升 王熙 程天樞 福清榜 謝人驥 侯官 葛光祖 閩縣 韓純侯

李良筠 福清 楊方壽 連江 李□華 閩縣 □□ 鍾 侯官 林捷春 侯官 蔣潤燦 侯官

孫讓 連江 吳志縮 連江 吳志颺 連江 陳鳳舉 連江 □步青 閩縣 □朝屏 閩縣

劉經文 侯官 洪□□ 閩縣 □純基 閩縣 胡錫爵 福清 危□梅 福清 陳暹 閩縣

□思聰 侯官 □逢禧 閩縣 方鼎成 閩縣 謝際泰 福州 林在滄 侯官 吳應昇 連江

章春泰 連江 周英恭 福州 林恭箴 福清 薛潮 閩縣 翁晟 侯官寄 吳樹稷 連江

張甄陶 閩縣順天中式 林天澍 福清 何恩齊 侯官 陳廷對 閩縣 林從直 侯官

乾隆十年乙丑科會試

張甄陶 閩縣 盧澍 福清 廖淮 閩縣 林瑞泉 福清 林天澍 福清

乾隆十二年丁卯科鄉試

黃元吉 侯官 蔣廷璟 侯官 黃金聲 侯官 翁□□ 徐作梅 古田 劉□□ 侯官
陳天經 侯官 黃惠 陳學泗 連江 張繩武 侯官 柯瓊 長樂 張捷春
鄭文 侯官 高題望 福清原籍建安 薩登尹 侯官 黃□藏 周應陽 連江 謝文若 福州
楊璉 閩縣 黃□□ 葉觀國 閩縣 何瑋 福清寄 莊上昌 侯官 邵□□

林人槐 侯官 翁禮光 侯官 張南輝 侯官 趙舜年

乾隆十三年戊辰科會試

謝 璈 閩縣 楊方壽 連江 吳志綰 連江

乾隆十五年庚午科鄉試

鍾兆相 侯官 鄭天策 閩縣 鄭念榮 侯官 吳士奇 侯官 李元通 閩縣 程朝進 福州

王陽開 永福 林守鹿 閩縣 林翼猷 長清 危興樞 霞浦 齊 潮 福建 李筠華 侯官

何大任 福清 □國任 福州 嚴華國 閩縣 薛宸翰 閩縣 陳光輝 長樂 □□□

□□□ 陳榮榕 侯官 張文郁 永福 鄭朝爵 閩縣 郭汝聲 閩縣 陳朝麟 侯官

何□炳 □□□ 龔一發 福州 楊有光 閩縣河

乾隆十六年辛未科會試

□□□ □□□ 黃元吉 侯官 張繩武 侯官 陳榮榕 侯官

自十七年至三十四年均闕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恩科鄉試

張道讚 侯官 張明三 侯官 林必遇 長樂 林開瓊 福州 陳春波 福州 傅待詔 福清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鄭洛英 閩縣 林 芳 閩縣 黃慶雲 寧德 胡紹暉 連江 陳應龍 林其宴 閩縣

林世武 閩縣 劉永標 長樂 姚宗元 楊芳春 閩縣 陳兆輝 長樂 陳奎元 福安

李基堃 寧德 吳志綱 連江 李法程 福州 孫鍾源 廖 炳 侯官 林光興 福州

郭延筠 閩縣順天中式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恩科會試

胡紹繹 連江 林澍蕃 侯官 李光雲 閩縣 龔景瀚 福州 楊春芳 閩縣 林其宴 閩縣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鄉試

倪元寬 福清 陳天春 福州 劉逢聖 福州 張亮采 閩縣 陳騰蛟 何大鵬 侯官

許懿善 閩縣 葛玉春 閩縣 胡紹光 王青箱 福州 林兆寬 連江 游 藝 長樂

陳九叙 郭文鈺 福清 張興賡 閩縣 郭之芳 閩縣 陳□□ 林瑞鳳 福清

陳興仕 連江 林鳳翔 齊 弼 福州 余位躬 侯官 任振聲 盧 遂

鄭兆元 侯官 孫鍾鰲 連江 彭正觀 霞浦 吳宗周 連江 唐廷參 閩縣 黃芳銘 福寧

何森林 閩縣 王 柄 閩縣 李蓮舫 閩縣 黃世楷 古田

乾隆三十七年甲午科鄉試

張 舫 侯官 張夢龍 福州 林上魁 長樂 楊金華 福州 魏 瑛 侯官 陳開運 福州
陳筆鋒 長樂 黃廷梶 林邦寧 侯官 何西泰 林蔚然 閩縣 王家奮 福州
陳有會 閩縣 郭 榕 古田 李德樹 閩縣 陳日憲 連江 黃元裳 連江 陳兆蓮
林上春 閩縣 林 英 閩縣 陳霞蔚 閩縣 陳承烈 連江 鄭文震 閩縣 陳登龍 閩縣
謝廷芳 長樂 張海門 福州

乾隆四十年乙未科會試

梁上國 長樂 盧 遂 侯官 陳筆鋒 長樂 名學穎 鄭爲綱 侯官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鄉試

阮芳潮 寧德 趙士泉 閩縣 蔣觀賓 福州 薛朝標 侯官 陳增慶 閩縣 吳玉麟 閩縣
邱玉山 長樂 張國猷 福清 劉書田 閩縣 林慕雲 侯官 陳 煊 閩縣 林 瑛 侯官
林元炳 閩縣 鄭際乾 福州 李學蓮 長樂 葉觀鳳 侯官 林春芳 連江 陳奇鎧 長樂
葛長信 閩縣 李 瑛 福州 袁 濤 閩縣 王 衡 侯官 李宗雲 閩縣 陳清言 侯官
陳天漢 長樂 謝瓊宴 福清 魏德範 閩縣 鄭褒光 閩縣 何恒鎮 侯官 陳大春 古田
陳捷登 長樂 張 鈿 侯官 林大繩 福州 熊夢占 連江 鄧培風 侯官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科會試

張念祖 福州 何西泰 侯官 張明三 侯官 何恒鎮 侯官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恩科鄉試

張經邦 閩縣 鄭光策 侯官 李 葵 福安 林兆泰 閩縣 官 崇 侯官 李崢嶸 福州
陳皎玉 長樂 鄭振圖 侯官 鄭 韶 侯官 何 煥 侯官 陳佐慶 侯官 龔景沆 閩縣
鄭大坤 侯官 鄭 超 侯官 陳建勳 閩縣 鄭兆文 長樂 董 讖 侯官 游光纘 霞浦
林安國 長樂 楊廷尙 連江 姜飛鵬 侯官 林一桂 侯官 方士哲 閩縣 何岐鳳 閩縣
鄭 淡 閩縣 謝龍章 閩縣 陳文華 侯官 葉維蕃 閩縣 林倫煜 閩縣 許作霖 侯官
何若梅 侯官 張鳳翔 連江 鄭文霽 閩縣 章朝棻 連江 張廷梓 福清 張廷楠 福清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恩科會試
鄭光策 侯官 陳有會 閩縣 游光纘 霞浦 陳春波 福州 章朝棻 連江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科鄉試

陳從潮 福安 黃 楠 福州 郭 顯 閩縣 薩龍光 福州 陳日煜 古田 張倬雲 侯官
劉 潤 閩縣 鄭紹書 侯官 陳崧嶽 侯官 邱如衡 福州 陳光漢 閩縣 薛鳳翔 永福

劉國柱 閩縣 黃光濤 連江 謝庭蓉 侯官 周建拔 閩縣 鄭良鎮 長樂 吳清華 閩縣
黃金鑑 侯官 游天衢 福州 吳家駒 侯官 張人龍 福州 劉宗泰 長樂 葉樹滋 福清
王家賓 福鼎順天中式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科會試

金章 閩縣 齊弼 福州 薛朝標 侯官 張人龍 福州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鄉試

游光繹 霞浦 許作屏 福州 謝春蘭 福州 李鳴珂 侯官 鄭猷 閩縣 陳鑑開 侯官
陳朝溥 長樂 陳彪 福州 林鳴岡 侯官 陳柱中 侯官 黃家璣 連江 江有本 閩縣
陳春雷 福州 戴原 閩縣 徐開猷 閩縣 陳大煜 侯官 楊道南 閩縣 李扶南 閩縣
鄭爲多 連江 張翼舉 福清 黃世發 閩縣 王廷槐 霞浦 黃克恭 閩縣 王心蘭 侯官
王世芳 福寧 吳麟炳 連江 劉士棻 福州 陳檳仕 福州 許鼎亨 侯官 林春瓊 福州
葉觀潮 閩縣 葉春揚 閩縣 張拱宸 侯官 阮超 福州 鄒宗典 閩縣 陳穎棠 侯官
葛尙恭 侯官 陳鯉青 連江 葉奮蛟 侯官

乾隆四十年九年甲辰科會試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十五

陳霞蔚 閩縣 陳大春 古田 江有本 閩縣 以下闕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科鄉試

魏樹口 陳朝錦 徐鳳飛 黃錫祚 黃琨 高超
楊際華 蔡廷鈞 王家璜 郭階山 鄭瑞麒 莊重
林廷豪 林起元 劉光楓 黃其鐸 侯官 吳聯口 黃步初 閩縣
黃超 侯官 胡雲韶 洪尙欽 洪尙欽 洪尙欽
王以銘 侯官 陳志魁 郭春華 侯官 魏來鏞 錢起口
陳芳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會試

林士斌 陳功 葉殿銘 林筠 閩縣
石朝棟 侯官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恩科鄉試

鄭春波 林朝光 陳壇 甘霖
李文 蔣鎔 王燮 餘闕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恩科會試

葉敏昌

黃□□

趙□□

嘉慶二十五年庚辰鄉試

高翔

林士俊

林星□

餘字模糊不可辨識

道光元年辛巳恩科鄉試

陳松年

潘江

陳祚應

余纘元

高金榜

林世裕

齊城侯官

王義梓

魏□嵐

盧春年

陳龍光

陳兆霖

黃拱

魏鳳祥

鄭大如福州

陳□蕃

吳寶華

道光二年壬午恩科會試

郭彬圖

許冠□

林振榮

道光二年壬午恩科鄉試

鄧光瑜

□廷鈞

周人龍

施全

陳善

許冠城

何森林

餘闕

道光三年癸未科會試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李彥□

沈達恩

王有樹

林彭年

□□□

餘闕

九神像及鐵五供 館內中院祀葉文忠夫婦塑像高二尺餘文忠夫人穿霞帔繡鞋可見明朝婦女仍尚纏足侍從兩列男女各一西院燕譽堂後三楹祀長樂城隍神位東院即景福堂祀福德尊神即俗所稱土地公鐵五供存中院者四存西院者四存東院者五亦多為僑寓者借用神如有靈不其恫乎郭筱麓提學則漢竹軒撫錄云京師有都城隍各行省府縣皆有城隍沿前明也按禮記天子大蠟八其七為水庸水即隍也庸即城也而易所謂城復於隍者已有其名特不以名神耳至北史梁大都督侯瑱等舟師至慕容儼禱於城中城隍神若有神助遂破之隋書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是為城隍名神之始唐初惟吳越有之未列祀典見李陽水縉雲縣城隍記厥後張曲江有祭洪州城隍文杜牧有祭城隍祈雨文杜甫亦有十年遇父老幾日賽城隍之句則各州郡皆有之矣五代錢鏐重修墻隍神廟碑為梁時作蓋避朱全忠父嫌名宋史范旺守城死邑人為設像城隍以祭又張南軒治桂林令毀土地祠曰此神不經自有城隍在或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也然載在祀典是城隍之列祀典始於宋陸放翁寧德縣城隍記謂唐以來郡縣皆祭城隍者猶私祭也夷堅志載鄱陽城隍誕辰士女多集廟下又滑世昌所居應被火而城隍救之朱琮妾以妻妬自刎為祟朱請閩皂山道士牒付城隍廟拘禁則其時城隍之祀已如今制

且著靈異矣。明太祖初封京師城隍爲帝，餘爲王公侯不等。洪武三年始去封號，曰某府縣城隍之神。今因之，南中城隍生日，道府官依故事往拜，以平行禮，而州縣有疑獄，禱於神，往往獲破。余記之於洞靈小志者，非一事也。由是觀之，城隍於科舉無關，亦於會館無與，誠所謂不經之典也。福州老館，不祀府城隍，而獨祀長樂縣城隍，以李星冶巡按兆珍故。詳見後然福建各會館祀城隍者多，非福州老館已也，其何所取義，誠不得其解矣。

十景福堂匾 是匾仍懸福德尊神龕前，龕爲民國辛未重修。商人陳景祿敬獻，每歲元宵烟火，即在景福堂前燃放。福德尊神，即土地神也。夫會館何以祀土地神乎？趙耘崧翼所著陔餘叢考云：今翰林院及吏部所祀土地神，相傳爲唐之韓昌黎，不知其所始。按夷堅志湖州烏鎮普靜寺，本沈約父墓，約官於朝堂，每歲一歸祭掃，其反也。梁武帝輒遣昭明太子遠迎之，約不自安，遂遷葬其父於金陵，而捨墓爲普靜寺，故寺僧祭約爲土地神。又宋史徐應鑣傳臨安太學，本岳飛故宅，故飛爲太學土地神。今翰林吏部之祀昌黎，蓋亦倣此。然則世之相傳爲土地神者，一曰韓昌黎，一曰沈約，皆以文名著也。一曰岳武穆，又以武功著也。會館之祀土地神，無非希冀鄉之後進，文通而武達也。較諸供奉城隍，微有意義。

十一字畫 福州老館藏有葉文忠向高對聯，郭蘭石太史向先對聯，梁荳隣中丞章鉅條幅，趙毅士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十七

在田小中堂王侯圖即猴圖等，詢諸董事蒲志中云：此數事不見久矣，似爲福建會館借用，然詢諸福建會館，則云已還老館，今存蒲許僅有林文忠則徐一聯，陳守廉云王侯圖最佳。

按郭蘭石、梁荳鄰、林文忠均以工書名，三者國史均有傳，郭傳稱向先博學善屬文，有集若干卷。

傳云：郭尙先字蘭石，福建莆田人，嘉慶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八年充鄉試正考官，二十一年充雲南鄉試正考官，二十四年廣東鄉試副考官，道光八年奉命提督四川學政，十二年充山東鄉試正考官，歷充國史館文穎館治河方略，大清一統志明鑑纂修官，文淵閣校理，累官贊善洗馬侍讀，侍講，學士，擢光祿寺卿，轉大理寺，卒年四十八，尙先博學善屬文，與林則徐交莫逆，在翰林時相與研究輿地象緯及經世有用之學，尤熟於鄭樵通志，館大學士盧蔭溥家甚推重之，工書法，嘗爲仁宗所賞識，四方求書者無虛日，高麗日本爭相購致，然非其人不推許，有以厚資爲其父乞銘者，拒不與，既又挽權要來，仍不與，丁艱歸，值莆田大饑，勸富民出粟平糶，人咸曰郭太史活我，督學四川，裁陋規正文體，士論翕服，總督鄂山稱其洞達治體，有大臣才識，自蜀還召見，宣宗褒其操守廉潔，辦事精細，及卒，諭尙書白鎔曰：郭尙先學問人品俱好，性狷介，不苟取，典試粵東，榜前，有同鄉持鉅金爲贄，來謁者，峻拒之，所著有進奉文一卷，經筵講義一卷，增默菴文集八卷，詩集二卷，芳堅館書帖題跋二卷，使蜀日記二卷。

閩縣林琴南孝廉紆曾代人序其增款菴遺集。

文云詩之有性情境地猶山水之各擅其勝滄海曠渺不能疾其不爲瀟湘洞庭也秦岱雄深不能疾其不爲武彞匡廬也漢之曹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六子成就各雄於一代之間不相沿襲以成家即就一代之人言之亦意境各別凡侈言宗派收合徒黨流極未有不衰者也身爲齊產屈天下胥齊言身爲楚產屈天下胥楚言此勢所必不能至者耳天下人之聰明安能以我之格律齊一之格律者用以範性情之具非謂格律即性情也性情境地近乎建安既發之詩不期然其爲建安性情境地近乎開元大歷既發之詩不期然其爲開元大歷若篤嗜西江則亦無碍其爲西江而已時彥務以西江立派雖一時之後生小子咸爲蹇澀之音有力者既爲之倡而亂頭蠹服亦自目爲天趣以冒西江矣識者即私病其渺昧然宗派既立亦強名之爲澀體吾未見其能欺天下也陳後山之詩猶寒潭瘦月光景清絕性情稍弗近者即弗能入妄庸者乃極意張大之力闢李杜惟此是宗然則菴蒲菴可加乎太牢之上矣閩中文人在嘉道間亦爲詩清麗芊綿自適其適於分門別類之說未敢有犯文孫子安明經以集見屬顧余困於吏事不常爲詩尤不欲爲蹇澀之音以苦神思特喜先生詩境閒適不因人爲體因本所見書以歸之

梁傳稱章鉅明白安詳爲其一生政績之所自出。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十八

傳云梁章鉅福建長樂人嘉慶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四年散館改禮部主事二十三年四月充軍機章京九月以失察禮部頒發科場條例文字譌誤降一級留任道光元年二月補官十月遷員外郎二年二月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閏三月授湖北荊州府知府三年擢江蘇淮海道五年擢山東按察使六年二月上諭兩江總督琦善以河道總督責任綦重前召見按察使梁章鉅明白安詳曾任淮海道三年於河工能否虛衷辦理妥協着據實察看覆奏旋奏稱章鉅循分自守於河工機要無所建白不敢保其必能勝任十二月調江西按察使尋遷江蘇布政使八年濬吳松江工竣兩江總督蔣攸銛保奏下部議叙九年十月護理巡撫十一月偕總督蔣攸銛奏請濬安東縣民便一帆兩河修復寶應縣通湖閘十年請挑武進縣孟瀆得勝澡港三河語具攸銛傳十二月四日復護理巡撫時英吉利船大小各一約百餘人出浙洋駛至江蘇羊山洋面章鉅以聞諭令安速驅逐斷不容任其停泊滋事又奏江蘇各屬被水揚州府境酌動鹽義倉穀散濟吳區米價驟昂兵丁月餉不敷分別請借銀米並借給淮安衛丁民田籽糧上元等六縣毗連吳區麥收歉薄請將新賦舊欠展緩均如所請六月因病陳請開缺十五年病痊授甘肅布政使十六年正月調直隸布政使四月擢廣西巡撫先是太僕寺少卿馮贊勳劾奏廣西宣化縣知縣楊行時濫刑斃命敕禮部尙書恩銘等查辦嗣經訊明楊時行免議既定讞馮贊勳復將責斃各犯姓名月日開單呈奏適章鉅

在京上命抵任後密查十一月奏言對覈卷宗並無抽換消滅之弊其答訊取供及發保病故日期相距自一二十日至數月不等皆係應責之人而實無杖斃之事楊時行官聲素好以除暴安良爲事重懲賊匪嚴束書差不准紳士干預工事以致欣望懷恨謗議由此而興論曰梁章鉅查明民人馮大學開場誘賭經楊行時訪獲口稱伊姪見居京職求全顏面該員仍照例責懲毫無瞻徇可稱不畏疆禦甚屬難得着該撫察其才具遇有應陞之缺酌量保奏梁章鉅甫經陞任於交查之案悉心體訪使賢能之員不至屈抑甚屬可嘉着加恩交部議叙至馮贊勳兩次陳奏輕信族人無據之詞意圖報復似此紳士挾制地方官其風斷不可長着嚴加議處十二月奏言粵西近年劫案叠聞臣與各屬講求保甲之法平樂府知府張楠稟稱保甲之法斷不可行該處地瘠民貧詰以保甲不免胥動浮言伏思保甲之法各省通行該府作此疾視斯民之語實屬狂妄請將張楠送部引見從之時御史李紹昉奏廣西西隆州等處與雲貴毗連匪徒叢集請確查懲辦並調撥員弁額設兵役改移建置肅清盜藪下章鉅議尋奏三省毗連地界此時並無匪徒竄匿惟西隆州僻在邊遠地接滇黔自宜加意巡緝西隆之古漳汛與雲南所屬剝隘相距二百餘里舊設有巖環卡僅有兵二名今議於隆林營添撥兵丁並撥本州壯丁各數名歸永靜汛弁管轄其與黔省接壤地方間有汛兵數十名應在適中之壠江渡汛村添置卡房亦由隆林營及本州添撥兵壯與滇黔兩省會議每月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十九

朔望會哨又思恩府之百色地方爲滇黔運餉大路所屬陽萬土州西通剝隘亦係通衢向有邏村汛員弁而相距一百七十里之法村僅有卡兵二名今以邏村汛外委一員移駐法村由鎮標撥兵陽萬州撥士兵歸邏村汛管轄如所議行十七年四月借總督鄧廷楨奏言平樂梧州兩府毗連廣東湖南盜匪潛蹤前奏准移撥員弁增設巡兵各一百餘名即於裁汰額內照數撥給俟五年後察看情形應否裁撤自道光十一年起至今已閱五年添駐弁兵請仍留巡緝報聞初給事中陳功奏驛站積弊稱上屆越南貢使入關每站用夫至五千名並有搭差搭貢各名目附載者利其便安私帶者資其津貼沿途不勝擾累上命章鉅於本年使臣入關之時酌定護送各官應用人夫數目妥送嚴查不得稍有浮冒十二月奏廣西鄉試每科均於至公堂前後及龍門內派兵弁巡緝兵役遂於場外設局領費代爲一切傳遞之事並有槍手冒入帳房代作文字種種弊竇即由此而生見在訪查既確將帳房暨兵役一併裁撤棘闈高處概行封禁衆論翕然爲數十年所未有誠恐此後復興必應奏明在案得旨嗣後即着查照此次章程辦理十八年正月奏校閱省垣營伍情形論將所稱連珠弓箭滴水鳥槍製造式樣施放之法繪圖貼說以進閏四月劾泗城府知府禮祿潯州府通判孫慧朗分別改簡勒休有差十月奏廣西寶桂局設立鼓鑄舊以錢一千作銀一兩搭放兵餉今銀七錢易錢一千每兩虧銀三錢春贍備操之用不免支絀若錢價愈賤不但兵食有妨即民間完

納錢糧以錢易銀虧折不少請暫停鼓鑄以裕民食平市價奏入從之十一月奏廣西鴉片來自廣東全在梧州潯州兩關口查拿認真潯州自飭查後獲犯已多而梧州甚屬寥寥率以寬限日期爲請辦理實屬遲緩知府劉錫方請旨摘去頂帶仍責令拿獲大起煙販自贖十九年二月以查拿鴉片烟見獲成數及辦理情形入奏並請獎拿煙出力之文武各員允之先是御史郭柏蔭奏廣西等省番舶不通之處本地民人私種罌粟熬煉成土國計民生兩受其害章鉅遵旨覆奏廣西煙販本稀第與雲南貴州交界而有栽種罌粟刮漿熬煙之事先已嚴飭徧禁隨地剷除莠民不無側目而良心無不歡迎究之良多莠少似此轉機不難期之一二年必當奏效四月拿獲栽種罌粟匪犯請將從前未經確查之道府各員議處並自請失察之咎部議章鉅降級留任有旨寬免八月奏奸民唯利是視難免將來復種罌粟必須議立查禁章程罌粟一年可種兩次每屆冬初先由道府頒發嚴禁告示令各府廳州縣仿照保甲戶給門牌註明並無栽種煎熬販賣之人取具十家連環保結查保鄰壻長隨時稽察如十家內有違例私種或租與客民栽種首告給獎知情不首併究該管官親往巡查或委員抽查總詣申報不實嚴參得旨實力奉行除弊務盡二十年三月諭曰有人奏廣西湖南兩省有傳習邪教煉丹運氣其傳授之書則有性命主旨暨妄注大學愚民被誘者不少廣西之平樂柳州傳習尤衆地方官每因別無逆蹟總未深究根由恐傳染日深易致滋蔓著梁章鉅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一二十

飭屬查明起意者立予嚴懲悔過者寬其既往尋奏稱訪得道士韓禮文等傳習大乘教聽從湖南人雷雨田等拜師念經審明定擬報聞十一月奏煙案人犯衆多先行咨請解配以免擁擠允之又請展鴉片治罪限期得旨令出唯行斷不爲莠言所惑所請不准行二十年正月遵旨覆奏給事中朱成烈所稱安南軋船實利海防英人見即胆落前林則徐在任曾經仿製是船制廣東已得其詳英人所恃船堅砲利惟能仰擊平擊不能近擊俯擊軋船專擊船底可備火攻之策上命靖逆將軍奕山等訪察製造三月奏英人擾廣東梧州與之接壤難保不竄入西境請出省防堵以安民心閩三月調江蘇巡撫八月英人擾浙洋復陷定海上以江蘇寶山上海等處緊要命偕提督陳化成度地勢籌布置十月諭章鉅嚴防進口商船以杜漢奸奏言上海各船有南洋北洋之分北洋沙船有印照查驗南洋閩粵各船歸行戶守管不能濫行出入仍於查驗後放行以安商旅得旨英人詭計多端往往賄買漢奸爲其所用務須嚴飭員弁詳細盤查驗放以杜奸蹤英人連陷鎮海寧波特商將軍奕經赴浙防剿諭章鉅籌畫建設糧臺之所章鉅建議於蘇州設立總局奉旨准行旋因偕奕經及浙江巡撫劉鈞珂奏請於蘇州杭州各立總局再設分局支應復下章鉅等悉心酌議嗣偕奕經等會奏蘇州省垣應設糧臺總局得旨現在大兵進剿必須籌畫兩省地勢情形方爲妥善所有軍裝器械必待浙省行取不免緩不濟急着照所議浙省設前路糧臺蘇省設後路糧臺以後應用

各物，仍由兩局分辦。至江蘇製辦一切，將來軍需告竣，仍歸浙省一併覈銷，以免牽混。而昭劃一月，奏緩徵各屬被水地漕蘆課，撥錢賑濟。又偕總督朱鑑，奏賑恤江寧省城被水民戶。又言泰州分局屬鹽場被淹，請緩徵，均如所請。十二月，自陳患病乞罷，允之。二十九年卒。子逢辰，江蘇候補同知。丁辰，內閣中書。恭辰，浙江温州府知府。

梁非僅以政績見也，且尤富於著述。惜其所集，有存有不存者。茲按謝枚如山長課餘續錄所載，其可紀者，曰玉臺新詠定本十卷，跋云：長樂梁章鉅，著玉臺新詠一書，人有定論。梁氏定本校勘，尙爲精密，置之案頭，足爲吟諷之助。曰東南嶠外詩鈔初集，唐十二卷，跋云：長樂梁章鉅編，卷首書唐詩卷一，無序目，想當更有首卷，不可見矣。其體例仿列朝詩集，及明詩綜，首詳其人仕履，旁采詩話雜記，條理明晰。此本先爲楊雪滄所得，後歸於予，寫手清整，似當時將以付梓，簽及題名，皆中丞手筆。曰東南嶠外詩鈔，宋三十卷，跋曰：亦梁中丞著，自題三十卷，然自二十八卷以下，未分卷數，中丞於詩文鈔，屢屢言之，蓋生平得意之作。然文鈔既絕少，傳本矣。詩鈔亦止得唐宋兩朝，尙不及注韓居之賅，備注韓居之選全閩詩也。延萬虞臣中書爲職志，中書禮家宿學，文喜博瞻，所作小傳，多可補掌故。郭兼秋得其書，遂本之，勒爲明全閩詩傳，頗言萬氏考訂未精，然特其小小耳，未足訾其全書也。詳予所作全閩詩傳序文，人好相輕，自古然矣。曰閩川詩話一卷，跋云：予舊跋云：從市肆堆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二十一

中，搜得梁章鉅中丞詩話稿一本，零星蠹爛，首尾不相屬，卷三二字尙在，亦不知其若干卷，因多遺聞逸事，假歸命小史保存之。中丞收藏極富，著述殷阜，其專及閩中者，如東南嶠外文鈔，予未得見。詩鈔見亦不全，其付梓與否，問其家亦莫能詳。近浙江書局所刻二思堂叢書，有閩閩秀詩話四卷，想與此卷相連屬，而此卷又何以不刻也。梁中丞之著述，賴謝氏之表彰，所可傳者僅如此，而其泯沒無傳者多矣。嗚呼！一生僂心嘔血，筆之於書，未刻者無論矣，已刻者蠹蝕鼠耗，堆積於冷攤中，不遇有心人，誰能擷其芳馨哉！謝枚如過浦城詩云：祖詠門庭已草萊，舫齋梁鴻賃廡幾池臺。齒鄰中丞干戈蕭瑟才華盡，夢筆山前賦別來。蓋中丞曾與修浦城縣志，追念前塵，不覺言之悲愴也。

林傳載則徐，由翰林洊歷外省，無不盡忠爲國。

傳云：林則徐，侯官人。嘉慶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九年，散館授編修。二十一年，充江西鄉試副考官。二十四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閏四月，充雲南鄉試正考官。二十五年二月，轉江南道監察御史。時河南儀封南岸工程未竣，則徐以料販囤積居奇，奏請飭地方大吏嚴密查封，平價收買，以濟工需。下所司議行。先是海盜張寶投誠後，累官至副將。至是復擢總兵，則徐恐其矯蹇不可制，疏劾之。上聽其言。四月，京察一等，復帶領引見，記名以道府用。尋授浙江杭嘉湖道。道光元年，聞父病引疾歸。二年，授江蘇淮海道。未赴任，署浙江鹽運使。三年，遷江蘇按察使。四年正月，署布政使。八

月丁母憂。五年奉旨赴河南督修隄工。工竣仍回籍。六年四月，命署兩淮鹽運使。以疾辭。十月服闋。七年五月，授陝西按察使。署布政使。旋陞江寧布政使。十月丁父憂。十年正月服闋。六月授湖北布政使。十一月調河南布政使。十一年七月，調江寧布政使。時江蘇水災，咨糴河南米麥，則徐委員赴商邱、劉家口及陳州光州採辦。由河淮運達江境，順道親往督辦。並於淮揚一路，勸災籌賑。十月擢河東河總督。十二年正月，疏言運河挑工已完六分，惟沿隄出土之路，因泥漿換撤，逐條凍積。名曰泥龍，尙未除淨。日積日多，挑運更爲費事。一經春雨，更恐衝入河心。見飭工員挑完一股，即起淨一股泥龍。其已挑未淨之處，官差夫頭，量予懲責。上是之。二月擢江蘇巡撫。未卽赴任。三月奏言，稽料爲河工第一弊端。其門塚灘塚底廠及併塚戴帽各名目，非抽拔拆視，難知底裏。見將南北十五廳各塚查明，抗敵者察治，並請裁山東河通判。得旨：向來河臣查驗料塚，從未有如此認真者。六月抵巡撫任。疏言江蘇錢穀最爲繁重，而漕務痼疾已深。整頓錢漕，先懲已甚。清釐倉庫，尤貴截流。當執法者，不敢以姑息啟玩心。當設法者，不敢以拘牽碍全局。報聞，時議裁汰冗員。八月則徐偕兩江總督陶澍奏裁江寧鎮江府照磨、揚州府檢校、華亭縣主簿、金壇縣湖谿司巡檢。又偕南河總督張井奏裁丹徒如皋二縣縣丞。儀徵清江開閘官均允行。閏九月，以南河盜決官隄，首犯陳端，日久未獲，降五級留任。先是則徐在江寧藩司任內，以各屬水災，建議倡捐查賑，資送留養，收孩瘞棺，捐衣勸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二十一

糶、養佃典牛、借籽種、禁燒鍋。十二條。經陶澍以聞。至是事竣。偕陶澍奏請獎勵捐輸出力各官紳。允之。十二月，密陳藩臬道府考語。疏言察吏莫先於自察。必將各屬大小政務，逐一求盡於心。然後舉以驗屬員之盡心與否。若大吏之心，先未貫徹於此事之始終，又何從察其情僞。臣惟恃此，不敢不盡之心。事事與屬員求其實際。謹將司道府之立心行事，人品官聲，略具梗概以聞。初則徐任按察使時，奉旨綜辦三江水利。以憂去任。經陶澍奏明孟瀆劉河，分年籌辦。十四年孟瀆工竣。六月則徐以劉河近日淤墊更甚，奏請接行動辦。從之。七月奏言江蘇錢漕，倍於他省。其中有緩有急，有舊有新，勢難一律清解。與其漫無區別，徒令剗肉補瘡，莫若專嚴於提新，而暫緩於補舊。新款果能全解，是州縣無新虧，而舊欠亦可漸冀彌補。得旨：竭力爲之。八月奏江蘇各沙洲，前經召佃收租，充水利經費。惟其中有書院善堂公款，及民戶承買之業，請自道光八年新例以前報部有案者，遵照舊案一律准買執業。其未經報部及例後所報者，發還原價，概行歸公，以示限制。而杜效尤。下部議行。是年秋間，江蘇各府或江湖盛漲，廬畝被淹，或暘雨愆期，收成積歉。九月蘇松等屬，續遭風雨，木棉穀粒均有受傷。委員勘實，奏請蠲賑。格於廷議。復上疏曰：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錢糧最重。道光三年水災以來，歲無上稔。民力益見拮据。今歲秋禾，節節受傷。甚至發芽霉爛。每畝比之上年，少收五六斗。民間積歉已久，蓋藏本極空虛。當此秋成之際，糧價日昂。來歲青黃未接，不知更當何如。小民

日食無資，而欲強其完納，即追呼敲撲，亦有時而窮。前此漕船缺米，州縣尚非買補，近且累中加累，不但無墊米之銀，更恐無可買之米，且鄰省亦連被偏災，布疋絲紬，銷售稀少，權子母者，無可牟之利，任筋力者，無可趁之工，故此大雖係勸不成災，而困苦情形，實與全災無異，觀此景象，時時恐滋事端，倘通盤籌劃，有可暫紓民力之處，總求恩出自上，多寬一分追呼，即培一分元氣，疏入報可，十一月，以陳端就擒伏誅，借陶澍奏保出力人員，十五年正月，奏鎮江所屬丹徒丹陽連河，爲江浙漕船要道，見屆大挑之年，請計段興工，均允之，十一月，署兩江總督，十六年二月，回巡撫任，七月復署兩江總督，入覲，十七年正月，擢湖廣總督，時荆襄歲苦水患，則徐抵任後，修築隄工，躬自監視，七月奏籌襄陽等屬鹽務糾私章程，如所議行，尋以江南河庫道李湘蘆，因庫款不清，褫職，則徐坐前任江蘇巡撫時，注考不實，降四級留任，九月前任總督訥爾經額，奏武岡州滋事首逆藍正擢，已被鄉勇毆斃，則徐遵旨研究，亦以毆斃屬實覆奏，上責其隨同附和，遷就了事，降五級留任，十八年二月，借湖南巡撫錢寶琛奏籌辰沅道屬苗疆屯防各事宜，下部議行，又疏陳整頓鹽務，略言貧民挑運售私，其近川近粵近滇之處，與兩淮場竈皆遠，而鄰鹽一蹴即至，成本既輕，售價自賤，且鄰省鹽課皆輕，淮綱獨重，即彼此同一官鹽，亦必彼盈此縮，況以無課之私販，紛紛侵灌，其勢更不能相敵，見在剴諭紳民，日用飲食，何在不可節省，獨於食鹽，計較貴賤，犯法食私，紳衿革功名，平民受滿杖，明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利害者，當不至如是之愚，且湖廣錢漕最輕，若鹽課復背官食私，天良何在，嗣後責成紳衿，大戶及鄉團牌保，在禁食私犯者，公同送究，其挑賣之窮民，許改充肩販，由官鹽店給票，赴鄉賣完繳價，再從前襄陽宜昌衡州三處，奏明官運商鹽，減價售賣，以敵鄰私，歷辦並無成效，且一種奸販轉賣減價之賤鹽，以灌旺銷之引地，藉寇資盜，無異剝肉補瘡，應將此三處，不令減價，以杜流弊，四月奏請湖南提督，常駐辰州府，扼要彈壓，均允之，閏四月，湖南撫標右營遊擊馬辰失察，家人及弁兵舞弊，事覺，則徐坐曾經保奏，降四級留任，九月奏各州縣水旱偏災，奉恩旨贍黃，祇能開載若干村莊，其地名不能一一全叙，難保吏胥無高下其手，衿民亦或狡稱蠲免，紛紛訐訟，請將應蠲應緩應遞緩之頃畝細冊，由各州縣另行繕榜，隨同贍黃，徧貼曉諭，並責成該管道府稽察，毋許隱匿，上嘉其所見精細，允行，先是鴻臚寺卿黃爵滋，疏請嚴禁鴉片，以塞漏卮，吸食者，治以死罪，命下，中外各大臣議奏，則徐奏言，鴉片流毒已甚，非難於革癮，而難於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况行法在一年以後，議法在一年以前，轉移之機，正繫諸此，必直省諸臣，共矢一心，極力挽回，以期永絕澆風，此法乃不爲贅設，遂擬章程六條，一收繳煙具，以絕饑根，一各省於定議後出示，分一年爲四限，遞加罪名，以免觀望，一加重開館興販，及製造煙具罪名，勒限自首，以截其流，一失察處分，先嚴於所近，一著令地保甲長，查起煙土煙膏煙具，庇匿者罪同正犯，一豫講審斷之法，以杜流弊，因繕

呈戒煙經驗藥方數種，尋奏湖南湖北，率獲烟販，並收繳烟土烟膏煙具情形，上甚嘉之。十一月入覲，賜紫禁城騎馬，命頒欽差大臣關防，馳往廣東，查辦海口事件。水師咸歸節制。十九年三月，借總督鄧廷楨等奏查辦躉船二十二隻，起獲煙土二萬二百八十三箱，請酌給茶葉大黃，以示體恤。得旨所辦可嘉之至。該商畏罪自首，情尚可原，免其治罪，酌賞之處，著照所議。則徐下部優敘。四月奏英人夾帶鴉片，請照化外有犯之例，人即正法，貨物入官，議一專條，並酌予限期。上命軍機大臣等議行。新例既定，則徐請先傳檄英吉利國王，諭以利害，擬稿呈覽頒發。又遵查海口，排練礮台情形。奏言廣東中路海口，以虎門為咽喉，進口七里一山，屹立海中，曰橫檔，其前有巨石，曰飯籬排，又其前小山，曰下橫檔，海道至此分二支，右多暗沙，左以武山為岸，山水下深，英船必由之路，海面僅三百餘丈，鎖以鐵練，承以木排，復建礮台，俯臨排練，就令英船堅固，衝斷鐵練，尚有一層阻截，羈絆多時，台礮乘之，必成灰燼。報聞，時通商之國以十數，俱遵具並無夾帶鴉片切結，惟英吉利持兩端。七月英領事義律，率船五隻，以索食為名，犯尖沙嘴，則徐檄參將賴恩爵，禦之九龍山，碎其雙桅大船，英船紛集，礮彈如雨，我軍以網紗障船，就旁施礮，斃敵多名，接仗踰五時，英人死傷益衆，遂巡遁。八月復檄守備黃琮等，偵英船於潭仔洋面，承英人方開礮，亟擲火斗火罐，焚其船，敗走之。義律因潛赴澳門，倩他國人遞說帖，求轉圜，則徐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機剿撫。諭曰：既有此番舉動，若再示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以柔弱，則大不可，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誠卿等畏意，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時御史步際桐奏謂責英出結，徒開含混之路，則徐覆言：外人最重然諾，彼愈不肯出結，愈見其結之可靠，亦愈不能不向其飭取，臣不敢存趨易避難之見，致負委任。尋義律經則徐檄諭，雖自稱悔罪，稟請逐船搜查，勒限驅回空躉，仍觀望圖免其結。九月復乘間糾兵船滋擾，水師提督關天培，敗之穿鼻洋，遂竄泊尖沙嘴，則徐以其北有山梁，曰官涌，可以俯而攻也，令深溝固壘以待之。英人果六犯官涌，皆受懲創，然猶逗遛外洋，則徐疏其反復情形，上以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諭令停止貿易，暴其罪狀，驅逐出口。則徐復請敕下福建浙江江蘇各督撫，嚴防海口，如所請行。先是三月，則徐調兩江總督，未即赴任。十二月，調兩廣總督，奏請移高廉道駐澳門，並撥練水師，以資控馭。尤之，尋順天府府尹曾望顏奏請無論何國，概絕通商，大小漁船，概禁出洋，以斷接濟。則徐遵議，奏言自斷英人貿易後，他國洋商喜此盈而彼絀，當以夷制夷，使相間相睽，若概與之絕，轉恐聯為一氣，且廣東民人，多以海為生，若概禁出洋，則勢不可以終日，擬令漁人出洋，止許帶一日之糧，庶少接濟。下軍機大臣議行。時英人被逐，寄棧外洋，勾引漁船蟹戶，誘以重利，希圖接濟銷售。二十年正月，則徐定計，以毒攻毒，令關天培密裝礮船，雇漁蟹各戶，教以出洋埋伏，候夜深順風，揚火焚燬。附英舟，匪船二十三隻，延燒英舟及海灘蓬寮，自是漢奸膽懾，英船接濟幾斷。四月奏尖沙嘴為英船經由寄泊之區，又為粵省東赴

惠潮北趨閩浙要道，請與官涌兩處各建礮台，俾聲勢聯絡，如所請行。五月再焚英船於磨刀外洋，延燒匪艇十一隻，蓬寮九座，尋謀知英人新來兵船，遊駛外洋，請飭沿海各省嚴備，嗣探英船揚帆東向，因奏言夷情詭譎，凡事矯飾虛張，若徑赴天津，求通貿易，所陳或尚恭順，仍懇優以懷柔之禮，敕查嘉慶二十一年成案，將其遞詞人由內河護送至粵，藉可散其瓜牙。六月英人改犯浙江，陷定海，掠寧波，則徐上疏，自請治罪，並密陳夷務不能中止，英人所憾在粵，而滋擾於浙，雖變動若出意外，其窮蹙實在意中，惟其虛憍性成，愈窮蹙時，愈欲顯其桀驁，試其恫喝，甚且別生秘計，冀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行，仍必帖然俛伏，第恐議者以爲內地船礮，非外人之敵，與其曠日持久，不如設法羈縻，抑知夷性無厭，得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無已時，勢必他國紛紛效尤，不可不慮，因請戴罪赴浙，隨營自效，英人旋復構釁於粵，則徐調集米艇火船，築墩置礮，於蓮花峯下，爲關前山障蔽，又以安南軋船，專擊船底，英人所憚，遣人求式仿造，以備火攻。七月親駐虎門督師，水路夾擊，轟傷英船，沈其三三板數隻，獲礮彈大小二百有奇。八月再敗之龍穴洲，英人惶亂不能拒，僅放空礮，他船來援，我軍轟斷其蓬索，不得進，遂乘潮南竄，二役斃敵無算，官兵受微傷僅數人，捷奏未至，九月諭曰：自查辦以來，內而奸人犯法，不能淨盡，外而輿販來源，不能斷絕，甚至本年福建等省紛紛徵調，糜餉勞師，皆林則徐辦理不善之所致，著交部嚴加議處，即來京聽候部議。此次英人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一十五

各處投遞稟帖，訴稱冤抑，朕洞悉各情，斷不爲其所動，惟該督以特派大員，辦理總無實濟，轉致別生事端，誤國病民，莫此爲甚，是以特加懲處，並非因該英人稟訴遽予嚴懲也。尋部議革職，命仍折回廣東，以備查問，則徐既獲罪，琦善代之。十二月琦善奏英人要求情形，上覽奏震怒，所請廈門福州通商，及給還煙價，均不准行，飛調四川湖南貴州兵，赴廣東，諭琦善督同則徐，妥爲辦理。二十一年三月，賞四品卿銜，命赴浙江鎮海軍營，協辦事務，則徐至浙，與兩江總督裕謙、浙江巡撫劉韻珂，籌辦海防，節次擒獲海盜正法，杜絕接濟，嚴堵要隘，英不得逞。五月復革去卿銜，遣戍伊犁。七月河決開封，則徐道中奉旨，免戍，襄辦東河河工。時大學士王鼎奉命總理河務，以則徐熟悉情形，深資得力，入奏得旨，即督飭工員趕辦。二十二年工竣，仍遣戍。二十四年，伊犁將軍布彥泰奏請飭則徐勘辦開墾事宜，則徐親歷庫車阿克蘇烏什和闐喀什噶爾葉爾羌及伊拉里克塔爾納沁等處，酌給回人耕種，並請改屯兵，爲操防，均如議行。二十五年九月，命回京，以四五品京堂候補。十一月，賞三品頂帶，署陝甘總督。十二月行抵甘州，會野番肆劫，飭鎮防護馬廠，并仿洋礮法，改製大礮，推輪運放，士氣爭奮。二十六年三月，授陝西巡撫，仍暫留甘肅，偕陝甘總督布彥泰等，辦理番案。六月剿番族番僧於黑錯寺，復追掃果岔匪巢，殲擒殆盡，得旨調度有方，下部優敘。十一月因病奏請開缺，得旨賞假三月。二十七年，陞雲貴總督，時雲南漢回互鬥，垂十數年，焚殺幾無虛日，則徐抵雲南，適

回民丁燦廷赴京，疊控保山縣漢民沈振達，串謀誣害，劫教無辜，經地方官提犯鞠訊，漢民遂糾衆奪犯，燬官署，劫獄囚，搜殺回戶，拆爛滄江橋，道路以梗，永昌鎮道帶兵往擒，漢民遂拒捕，二十八年，則徐督兵赴剿，途次聞趙州之彌渡，有客回勾結土匪滋事，遂就近移兵剿之，破其柵，殲匪數百，並撫恤受害良民，趙州底定，保山民聞風懾服，縛犯迎師，則徐按其罪重者百數十人，立誅以徇，復乘勢搜捕，永昌順寧雲川姚州，歷年拒捕戕官諸匪千餘名，實諸法，奏入，旨加太子太保銜，並賞戴花翎，二十九年五月，騰越廳卡外野夷滋擾，則徐檄總兵拴住，迤西道王發越，率明光隘土守備左大雄，剿平之，上嘉其遠振軍威，又安邊地，六月因病請假，七月復奏請開缺，允之，三十年五月，大學士潘世恩，尙書孫瑞珍，杜受田，應文宗顯皇帝，登極求賢詔，均首以則徐薦，命速來京聽候簡用，九月以廣西洪秀全稔亂，諭曰：朕憐懷南服，民生一日不安，朕心一日不忍，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疊次宣召，尙未來京，著卽作爲欽差大臣，頒給關防，馳赴廣西會剿，林則徐受皇考簡任深恩，前在雲南辦理漢回軍務，迅速肅事，朕所夙知，著卽星馳就道，蕩平群醜，綏靖巖疆，毋違朕命，十月命署廣西巡撫，十一月，行次廣東潮州，病卒，諭曰：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由翰林洊歷外任，疊蒙皇考簡膺疆寄，宣力有年，上年剿辦雲南保山匪徒，調度有方，渥荷恩施，賞加太子太保銜，並賞戴花翎，旋因病請假回籍，朕御極之初，知林則徐平素辦事認真，不避嫌怨，疊經降旨，宣召來京，嗣因廣西匪徒滋

事，特授爲欽差大臣，頒給關防，令其速赴軍營剿辦，前據馳奏，已由本籍起程，方冀迅掃邊氛，以綏南服，茲據徐繼畬馳奏，該大臣沿途勞頓，舊疾復發，於廣東潮州途次溘逝，念其力疾從公，歿於王事，覽奏殊深悼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傅，照總督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編修林汝舟，文生林聰彝，文童林拱樞，著俟服闋後，由吏部帶領引見，候朕施恩，尋賜祭葬，予諡文忠，咸豐元年，雲南巡撫張亮基，請以則徐入祀雲南名宦祠，二年陝西巡撫張祥河，奏請於陝西省城，爲則徐建立專祠，均允行，同治四年，入祀江蘇名宦祠，子汝舟，翰林院編修，聰彝，浙江候補道，拱樞，江南道御史。

文忠遺事，見於方策六五朝闕史者甚詳，闕史云：林文忠公微時，家甚貧，父賓谷先生，郡庠生，有三男八女，長春生早世，次文忠公，每日與弟霽霖，隨賓谷先生赴塾，夜則女執女紅，男習書課，一燈微照，各勤其業，嘗以韭豆度歲，迨文忠捷鄉闈，家用稍贍，時佐房師，將樂縣蔣令幕，有賀年駢儷文，爲張蘭渚中丞師，誠所激賞，蔣入謁，張曰：君幕有名手，可讓我否，蔣曰：諾，令文忠入張幕，相得其歡，會春闈屆，張助以二百金，遂捷南宮，先是張命文忠擬賀年表，三易稿而後定，張誇於衆幕曰：此君德業，將來在吾輩上，張好佛，嘗乞文忠書金剛經，書法率更，至後歸文忠家，鴉片事起，文忠戍伊犁，行篋無一錢，質屋以行，長子汝舟官翰林，例不得從，聰彝，拱樞，二公子隨侍，抵玉門關，關吏苦之，文忠

不以爲意。伊犛將軍富，頗優禮文忠，建屋居之。不半年，奉勅辦伊犛屯墾命。陳太傅嘗賦詩云：讀公奏議修公傳，晚與編詩誠性情。功罪信心休問世，死生爲國獨全名。盟鷗渤海機寧息，養虎天山翼已成。尙有典型勤下拜，蒼生淚更向誰傾。泊賜環日，拜三四品堂。命來京陛見，行至關，關吏恭甚，趨程至入關第一縣，假館於縣令。時欲借住皇華館令曰：非大差不允，乃就廟住。是夜奉廷寄，林則徐署陝甘總督，令惶恐問計於幕。幕曰：速飾考棚書楹聯。曰：鶴鳴在陰其子和，鴻飛遵渚我公歸。令躬請文忠駐行館，文忠見聯大悅。蓋是時，汝舟亦馳謁公所也。之三者，在嘉道時，政績文章，早已彪炳海內，而書法之工，特其餘事，然得者均珍爲拱璧。會館之留其墨寶，以示後昆宜也。惜乎後之人不知愛惜，散佚者多，豈不惜哉。

事實 該館創自明末，視新館較早。中東西三院，大房四十五間，小房四間，椅棹均由陳玉蒼尙書璧捐置，以堅樸爲上。今多爲住館者借用，而住館之人，盡閩籍，尙無糾紛輾轉，惟匾額散亂，庭宇荒蕪，神龕塵封，堂屋煙障，非復昔時氣象。然稍加整飭，當不甚難。後院通義塚，原有一門，今義塚他移，改租煤鋪，竟以一墻隔之。日久必被人侵佔，謂此地並非館有，別館以此輿訟者多。司館者亟宜注意。蔡家樓義塚，雖已滿塞，而會館與閩商公購之沙礪門外義園，尙有餘地，鄉人可免暴露之虞。該館現住二十八戶，共一百十三人，每月館產租金，可收二百零九元，藉供老館，及新館費用，有贏無絀。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二十七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二十三則，分述如左。

一 櫟下周亮工櫟園閩小記云：明武宗時，閩僉憲林公文纘，赴京謁補，舟抵潯河，適武宗巡幸至，突入舫，文纘俯伏船頭，上鞭指之曰：汝何從知隨入舟時？文纘家口咸匿船下，止一婢抱纘六歲兒，立艙中。上問曰：此何人？纘奏曰：臣子，上抱置膝曰：相好，當與朕爲子。纘奏曰：恐臣子無福，上又指婢曰：仍命此女抱携之。時護蹕人至，踉蹌促去。兒入宮，思父母，日夜啼，百計誘之，終弗止。文纘亦入都，與素識大璫，謀欲出兒，璫乘機奏曰：此兒誠薄福，啼既弗止，不如舍之。且收留乞養，祖宗有禁，上曰：林某，汝作說客耶？如再啼，當棄之水。璫懼，亟與文纘謀，覓善泅者伏河側，兒啼不止，上果棄之河中，泅者故拉兒入水，伺上回，急出之，兒僵矣。文纘抱哭不已，久之始甦。文纘補官嶺南，携兒去，不久又休致歸，杜門課子，二十一歲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名璧。世宗出武宗朝宮人，前婢亦在列，婢無歸，問閩紳姓名，人謂須至福州會館，詢乃得。婢至館，問有林紳否？時璧適在廡，以爲詢己也，急出應，及見婢，曰：非公，我所詢者老年人，問何名？曰：林文纘。璧大驚，曰：此我父也。汝何從知之？婢語之故，璧又問曰：所抱之子何名？婢言乳名，並所生時月。璧泣曰：我也。遂與婢抱首哭，養之廡中，携歸鄉。文纘見之，亦泣，從其志，奉佛茹素，終其天年。文纘至九十五歲，無疾而歿，璧性伉直，與時不合，屢官屢蹶，文纘與分宜爲同年，璧體父志，終不附分宜，官亦止僉憲，居無一椽，家於祠堂，小童共炊爨，亦世之所僅。

見者廉介詳於郡志。公曾孫惠州太守崇孚，面語予如此。櫟園得聞其語於璧之曾孫，則其事之確可知。此時所謂福州會館者，非今南下窪之福州老館，乃郭文安所謂在東城之福州會館，亦即八旗未沒收以前之福州會館也。可見各省之設會館，在明武宗世宗時，早已有之。林璧已成進士，仍寓館中，則會館非僅爲試子暫居之地，且可爲官紳僑寓之所。璧聞婢語，遂抱首哭，養之寓中，是同寓於福州會館，則明代舊制，會館可以住女眷，亦可推知矣。璧父子不附權貴，居京則寓會館，歸鄉則家祠堂，此守廉介家風，不唯一郡之光，抑亦一館之榮也。

二前述古物中，大字題版，列嘉慶己巳科榜眼之廖鴻荃，字鉦夫，世有隱德，故傳至鴻荃五兄弟，均登科而成進士。入詞垣者三：鴻荃之兄曰鴻翔，嘉慶戊寅鴻禧，道光乙酉鴻苞，嘉慶丁丑鴻藻，嘉慶己巳鴻荃與鴻藻同榜。即世所稱五子登科者。嗚呼盛矣！鉦夫之祖名昂，字持仁，其來孫毓英述傳云：公諱昂，字持仁，由東關外遷居城內正一行宮，官把總，勅授武信騎尉，精騎射，習射者常盈門，性慷慨喜施與，娶王夫人，有同心，嘗歲闌携數斗米，載馬背上，步行送至某親事家，其家見米至，驚曰：我家昨夕已受廖媪關恤，今日何又蒙惠？公詢知王夫人，已前給薪米，卒與之。蓋某親事家貧，王夫人見公歲入不豐，自典釵珥贈之，俾得卒歲。公性剛直，忤上官落職懼禍，及避地延津，子九歲尋親，事詳陸峯公傳。以孫貴，贈光祿大夫，工部尚書。陸峯者，持仁之子，而鉦夫之父也。九歲尋親，鄉里欽之，故福建通志采入。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二十八

孝義本傳，傳云：廖岡陵，字陸峯，父昂，官把總，以剛直忤上官落職，懼禍及，思避去。時岡陵甫九歲，泣告諸父執爲營護，事白而父已去，不知所之。乃白母往尋，裹糧出郭門，遍歷郡縣，久之相遇於永安旅次，奉以歸。隣里聚觀，皆感歎，有泣下者。母好施與，苦家貧，岡陵置篋於室，實錢其中，置則密益之，戒家人勿以問。長姊嫁延平，母思念之，陰遣川資，勸其遷居省城，姊與妹皆早寡，母憐之，遂與同居。月給薪米，撫其孤成立，俗多停葬，岡陵通堪輿家言，有力者勸之葬，無力者助以資，舊習漸革，出門恒佩小夾袋，遇道途遺棄字紙，雖汗穢親檢貯歸而焚之，日以爲常，食不兼味，布衣徒行，而賴以舉火者數十家。年七十八卒，子鴻翔，嘉慶戊寅舉人，廣東知縣。鴻禧，道光乙酉舉人，鴻苞，嘉慶丁丑進士，揚州府知府。鴻藻，鴻荃，嘉慶己巳同榜進士，鴻藻江西督糧道，鴻荃工部尚書，岡陵累封至光祿大夫。道光七年，大吏題奏，准入祀孝義祠，持仁與陸峯，皆因武職，無所表見，然二者均好施與，恤貧乏，是所謂六行俱全者，故忠厚傳家，及身未大顯，而一二傳之後，乃有賢子孫者出，而發揚光大之。况陸峯先生，通堪輿家言，有力者勸之葬，無力者助以資，此皆根本之事，古人澤及枯骨，不是過也。其後之必昌也無疑。陸峯玄孫毓英述陸峯家傳云：公初諱晉，改諱岡陵，字陸峯，號東山，小字夢陽，妣王夫人，夢吞太陽誕公，腹猶熱，遂字曰夢陽，父爲百夫長，以剛直忤上官落職，懼禍未息，避居延郡，公甫九歲，泣告諸父執爲營護，事得解，而公去無耗，乃白母王夫人，請簪珥數事作資斧，隻身赴

上游舟主見其少辭之，涕泣陳請，舟中人憫其孝，爲言主者，乃允載往，沿途蹤跡，備嘗艱苦，卒之永安，有老父指引客邸中，父子相遇，牽衣雪涕，悲動行人，乃奉父歸里，永之人爲樹碣邱側，曰廖孝子九歲尋親處，道光十年，大府上其事於朝，旌獎孝義，事見通志，父卒後，渡臺爲邑吏，有盜籍，皆海濱良民，被誣陷者，公燔其籍，以失火告，全活甚夥，歸爲福建巖署吏，歲入稍豐，遷居北後街老屋，生子六皆貴，卒年七十八歲，贈光祿大夫，妣朱一品夫人，與公同年卒，皆無疾壽終，鈺夫乃陸峯先生之第六子也，從曾孫毓英述其家傳。

傳云，公諱鴻荃，榜名金城，字斯和，號鈺夫，光祿公第六子，生而體弱，九歲方入塾，過目成誦，塾師疑爲宿讀，弱冠領嘉慶甲子鄉薦，越五載，已捷南宮，廷對一甲二名，賜進士及第，授編修，道光元年，典試陝西，旋連丁內外艱，主講廈門玉屏書院，服闋入都供職，洊升工部尙書，二十二年，南河漫口，奉旨兼署南河總督，時舊黃河自桃北蕭莊至雲梯關海口淤塞，有議改河道者，公以築堤費鉅，且諸路河水爲黃河占據，勢將阻遏，旁趨爲患益烈，力主堵築漫口，挽黃歸故之法，民甚便之，二十三年秋，河決中牟，公與大宗伯麟梅谷先生共事，公駐西壩，麟駐東壩，分工辦理，二十四年二月，引河啟放通暢，計日合龍，大工可歲，乃朔風暴起，黃水陡漲，蟄失東壩五占，會奏請罪，或勸以西壩未失爲解者，笑謝之，奉旨解職，三十年，叩送梓宮，得旨以四品京堂候補，咸豐元年，補太常寺卿，三年實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二十九

錄告成，蒙恩賞還尙書銜，致仕歸里後，粵匪蹂躪上下游，公會同官紳，籌辦團練保甲，省垣恃以無恐，大府上其事，奉旨賞戴花翎，同治三年，重宴鹿鳴，禮部題請，賞加太子少保銜，卒年八十有一，欽賜祭葬，予諡文恪，余少常聞廖榜眼之稱，或曰廖尙書，相傳咸豐初年，省垣擬行鐵錢，並發鐵錢票，商人不悅，羣請尙書諫止，當道尙書不欲干謁公門，衆以椅舉之出，蓋擁而行，並毀壞酒罈數十，一庭如池，蓋尙書體胖短小，而嗜飲也，尙書長兄曰鴻翔，字應祥，又字斯雲，號耐亭，諸弟皆從受業，督課綦嚴，以教品績學相勗，均掇巍科，膺顯仕，無忝厥職，皆鴻翔力也，舉嘉慶戊寅鄉闈，時諸弟居詞垣者三人，入都相見，歡若平生，性孝友，胸次灑落，淡於進取，己卯會試報罷後，大挑屆期，始再至京，得一等需次廣東，檄署石城縣，未赴任以疾卒，年五十有九，尙書四兄曰鴻苞，號竹臣，少穎異，善讀書，工書法，筆姿險勁，逼肖率更，年甫弱冠，與鈺夫同舉嘉慶甲子鄉闈，兄弟同榜，鄉里榮之，丁丑成進士，授庶常，時儀卿、鈺夫兩弟均在詞垣，風雨聯床，唱酬樂甚，有世綵堂同館賦鈔詩鈔之刻，散館授四川雲陽縣，丁內外艱回籍，服闋，改授江蘇陽湖縣，升太湖同知，湖中多盜藪，鴻苞寬嚴並濟，盜皆斂迹，居恒敦士習，恤民隱，不輕受詞，以廉靜爲理，有古循吏風，上官器重其才，調署揚州府知府，卒於官，年五十有六，尙書五兄曰鴻藻，字應祉，又字斯嘉，號儀卿，幼善屬文，弱冠領嘉慶戊午鄉薦，己巳成進士，與兄竹臣、弟鈺夫同館翰林，有廖家三鳳之目，典試吳蜀，得士稱盛，外簡江西督糧道。

乃南中腹缺，公潔已奉公，鴻藻革除耗羨，解組歸田，不異寒素，與里中耆舊，楊雪萊林少穆諸先生，棋酒往來，怡然終老，性嗜靜，終日危坐廳事，無倦容，嘗著奕戒四章，大旨言藉此習靜養生，力去克伐怨欲之心而已，卒年七十二歲。

凡此者，皆鴻翔曾孫毓英之所述也，所惜者，鴻禧榜名鴻猷，行誼無可考耳。

鴻翔又有孫曰駿，字心源，號醉叟，駿之子名毓英，字德培，又號笠樵，心源卒，笠樵代父乞墓誌於長樂謝章鉅。

誌云：廖生毓英，從余遊有年，丙申冬，余詣生家，題其尊甫心源先生木主，禮成，生之孺慕仍未衰，復請銘墓，余何能辭，廖氏世有隱德，其先遷汀支祖諱花，振飢活人無算，得吉壤曰田鷄浮塘，地在水田中，隆起一石穴，穴僅容棺，後子孫蕃衍閩粵間，永定田段鄉族尤巨，康熙間，諱君弼者，徙居福州，君弼三世孫，諱岡陵，九歲尋親，卒得父歸，精青鳥術，於城北得地葬父，日月浸波心，墓前圓池如鏡，地靈萃焉，未幾五子以科甲顯，再傳長門中，以陰德世其家者，是為心源先生，先生少年理舉業，俛得復失，棄而習賈，為人筮鹽筴者，近二十年，出入絲毫不苟，中遭蜚語，離東梓盤查藏鹽，有贏無絀，嘗赴近鄰夜談，歸失巨貲，先生喟然曰：失財命也，然心迹不明，人其謂我何，則大索舍中，贖強半在，林僕橐，林異縣人，有煙癖，外債纍纍，先生慮有他變，給資斧夜遣歸里，出己資彌其缺，又嘗司賬小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三十

輪舟渡海，颶風作，中流一估舟覆矣，急命司舵者往拯，免葬魚腹者六七人，中一人以餘資謝，揮卻之，生平樂易近情，廣坐聚談，時雜諧語，而嫉惡嚴，面斥不少恕，其天性質直又如此，先生諱駿，心源其號也，以丙申二月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一，配黃恭人，先一月卒，春秋六十有八，子男二，女三，孫男三，長嗣毓英，以是年子月，葬父母於城北二鳳山之陽，廖氏青鳥術，至是已不傳，閩清人蕭某，精是術，為定穴，曰來鳳安巢，二鳳山脈，由雪峰蜿蜒而下，至是穴，作迴顧形，鬱葱佳氣，於焉凝結，是殆天所以昌廖氏，而特安是巢歟，銘曰：鳳之來兮，迴翔而反顧，鳳之巢兮，宅幽而勢阻，以安以固，以昌其後嗣。

毓英官京畿，得賢內助，蓋閩中望族，劉齊衢之孫女也，不止好書工楷，而佐施濟，全活饑寒不少，故京畿部民，至今德之，及其卒也，潘耀如太史，炳年為之傳。

傳曰：恭人姓劉氏，閩望族也，祖齊衢，道光辛丑進士，四川榮縣知縣，父學鑒，山東鹽大使，恭人嫻靜好讀書，尤善小楷，年二十四，歸同邑廖立樵，立樵貧，諸生以授徒資事畜，窘甚，恭人奉舅姑，能以色養，舅姑喜謂人曰：吾得新婦，幾自忘其老且貧也，恭人生為富家女，觀衣美食，自幼已然，及嫁，荆布粗糲安之若素，時立樵屢躓場屋，篝燈挾冊讀，達丙夜，恭人以女紅自課，刀尺之聲，恒與佔畢相和，生丈夫子三，長能同，次能衍，次能申，恭人課以識字習楷，寒暑無間，今則長者，卒業京師大學，獎舉

人內閣中書，留學歐西，次三，均學有成績矣。乙未冬，姑病兩月餘，恭人侍湯藥，晝夜不離側，泊立樵連丁內外艱，恭人侍疾累月，又助治喪禮，勞瘁逾度，遂得痰嗽疾，漸成癆瘵，癸卯扶病，隨宦京畿，甲辰立樵權懷柔篆，懷柔近古北口，地苦寒，嗽益劇，是冬病幾殆，至春稍瘳，乙巳立樵移寶坻，恭人督婢媪，製絮衣褲百十襲，屬立樵冬時行部，察號寒者予之，天暑，獄囚病渴，水漿藥餌，每告立樵，必精必周，或值鞠囚，聞呼號聲，則愀然不樂，其天性惻怛類如此。丙午冬，舊病復作，丁未二月，歿於寶坻官廨，年四十有八，以立樵官封恭人，立樵自恭人之歿，無意於仕宦，未幾即引疾歸，辛亥壬子間，閩人士結詩社，余與立樵每數日輒一集，立樵則出其悼亡詩冊相示，余爲題一長句，復出其配劉恭人行略，乞作家傳，余辭弗獲，作此傳歸之，以塞其悲。立樵名毓英，侯官縣人，光緒癸卯進士，官順天府，宛平知縣。

鴻翔又有曾孫，名鳴韶者，字德盛，號韻石，光緒己丑恩科舉人，乙未進士，工部主事，余來京時，常與往來，後改官浙江東陽縣知縣，鴻翔玄孫，名琇崑者，字旭人，附生能詩，郭篋麓太史律集中人也。

三前述古物中，大字題版，列道光庚子恩科南元之陳景亮，字弼夫，即望坡尙書哲嗣，陳文忠寶琛之祖，其政績亦有足述者，蓋其家學淵源有自矣，津門客話載，陳弼夫任陝糧道時，爭龔令補缺事云，張詩齡中丞祥河，最敬重先生持正，有縣令林某者，自稱有賄累，而求中丞調劑一缺，中丞曰諾，嗣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三十一

有涇陽縣缺出，中丞語先生，欲以林某補是缺，先生曰，大人忘之乎，今題升直隸州之長安縣某令，及調補長安之涇陽縣某令，皆卓異人員也，尙有一卓異之員，自應先儘其調補涇陽，中丞問爲誰，曰龔衡齡是也，雖然係道之同鄉，時署而彼應得之缺，不可因同鄉故避嫌而不言也，中丞矍然曰，陳君言是，龔令，衡齡，號任臣，壬辰舉人，辛丑進士也，涇陽爲商旅所萃地，故多青樓倡舊，每一戶月納五千錢於官，龔令至，曰，是與象艾緞而分其纏頭者何異，立罷之，即此一事，亦可見先生所舉得人已，衡齡爲龔天齡弟，此事載於津門客話，侯官高穎生孝廉，向瀛附識云，書成於布政擢任滇藩，引疾歸里之後，當在辛酉年，次年壬戌，刑部（指何秋濤光澤人，蓋津門客話，何所著也）即下世，名書之義，殆因布政，居京宦魯最久，濟南沾上，見聞接近，幕賓僚屬，有口皆碑，託客話者，明公言也，此亦不過以意度之，惜書無原序，不足窺其究竟。

弼夫雖居閩闕之家，而頗尙氣義，與相結契者，皆傾吐肝膽，披摺情懷，張亨甫有長歌贈之云，見謝

偶錄與君相懽餘十載，京華故舊幾人在，醉後常同慷慨歌，莫嗟萬事浮雲改，憶昔君家尙書公，在

官雅與何武同，獨知宏獎天下士，開閣每有前賢風，是時我來滄海東，高談痛飲意氣雄，故鄉老輩

許與鄭，萊山光祿與公往往惜我窮，我因兄病去京國，一年三度馳南北，短壺含沙遠射人，謠詠誰

知緣酒食，許公鄭公共太息，公出片言謂我直，此後與君始相識，長記秋風報罷時，君來破寺爲我

悲人生得意衆所趨，人生失意親所嗤。感君愧君何有辭，忘身急友義視茲。明年我去天之涯，兩年再來公欲歸。公歸不歸，素衣丹旆痛哭在路歧。寄書慰君亦隕涕，何以報君貧且卑。卑棲中原更五嶺，三山復見如俄頃。是時許公已騎箕，鄭公猶喜封圻領。嗚呼鄭公今亦亡，長安對君每悲哽。尙書在日君如玉，四姓小侯接車轂。鄉里兒童接後塵，華筵送酒爭相逐。今來退值賓客稀，自愛掩關種修竹。看君前後有如此，使我蒼涼歎華屋。春風吹水花又開，蘆溝柳絮何徘徊。化爲浮萍無根莖，千里萬里去不回。西望太行高崔嵬，東望薊邱鬱黃埃。何處走馬黃金臺，與君一飲傾百杯。海棠郭外飛紅雨，見我當年坐綠苔。酒人悠悠安在哉，爲君話鄭復憶李。蘭屏比部雲麓都轉戊子春皆同觀海棠於三官堂崇敬花時愴何已，送我臨行剩畫圖。約我重來隔生死，視我真爲一代人。嗚呼此意亦何比，天涯海角痛招魂。古誼相逢宜更敦，韋平繼世尋常事。不朽何如忠孝存，昨夜雲中聽歸鴈。我兄君弟來何晏，四海無如骨肉歡。一身久凜弓繒患，腰橫長劍對摩挲。時俗紛紛將奈何，歎逝更添思舊賦。關河滿目斜陽多，亨甫思伯子堂詩集未存此稿，故附錄之。以見昔賢風義之篤也。景亮有子曰承裘，字子良，師傅父也。六子均登科，世稱之爲福人。其卒也，謝枚如山長章擬曾志其墓。

志云：閩省會巨室以百數，而螺洲陳氏爲之最。陳氏之發名成業，亦以百數，而子良封君爲之最。公諱承裘，子良字也。春秋六十有九，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丙子日加丑，考終於螺洲里第，上自薦紳，下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三十一

連岷庶莫不同聲太息，曰：福人逝矣。其家世則刑部尙書望坡司寇之孫，雲南布政使弼夫方伯之子，行居長，配林夫人，知書，善相其夫。子七，寶琛前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寶璠戶部郎中，寶璐庶吉士，改刑部主事，皆以進士起家。寶琦寶璣寶璜，相繼爲舉人。寶瑀，餘六子無不登科者。女三，適同縣舉人劉濂，淡水候選知府林爾康，侯官舉人高向瀛，孫十三，孫女十二，長孫懋鼎，官中書。庚寅從其父寶璠，叔父寶璣，同捷春闈，同任京職。懋乾懋豫，俱縣學附生，而孫女婿林炳章，亦於前科入翰林。公皆及身親見之，嗚呼盛矣。其仕履，則出應童子試，即受知於長洲彭文敬相國，由廩生領辛亥鄉荐，壬子成進士，以主事用，分刑部浙江司行走。公慨然曰：吾今可以行吾志矣。遂不出，閩撫通州徐清惠侍郎，以畿輔饑徵輸，公倡議採洋米蠲其稅，事集而民弗病，以海運功，加四品銜。又以前後捐餉移獎，加員外郎銜，賞戴花翎，候選郎中。又以粵匪陷漳州，省城戒嚴，督南鄉團練功，加二級。誥授中憲大夫，又以寶琛官加二級。誥封光祿大夫，公復慨然曰：吾雖階顯秩，固溫溫無所試也。其問學則岐嶷濡染，既諳朝章國故，而又從宦四方，盡交賢豪長者。若何子貞、吳子苾、江龍門、諸名宿，莫不上下議論，相與傾倒。天性愛才好善，雖岷隸一行可風，贊歎不絕口。騷人俠客，琴工畫師，繡黃方技，無不容接，獨不喜工於心計者。在關中好集古金石書畫，晚亦不留意，所爲詩詞，任其散失，守沖履約，翼翼乎恭銘抑戒之思乎。予嘗隨公釀飲，輒舉鄉先正遺事，以資欣賞，公尤能道其

曲折聞者瞠目播舌，公一笑置之，而亦不自明其所涉獵也。且夫公之所專心致志，而求其必赴者，多在根本性情之地。公生時，尙書按獄楚北，風雪中，成皇帝解所御元狐馬褂以賜，家書亦至，遂以咳名小字曰楚恩。然則公之初生，卽與家國相關，其祖命之矣。少長，母鄭夫人寢疾，公不解衣者再期，藥弗效，乃剖臂肉雜藥中，亦弗效，益割右股投之，仍弗效，哀毀柴立，遂併事母之誠。一意以事父，朝夕在左右，及方伯自滇藩引疾歸，謂公曰：吾年甫艾，無需於汝，汝通籍已十稔，當出供職，公志在終養，又未忍明言，乃遷延行期，委蛇於膝下者，前後垂四十年。於時諸母熙熙，諸弟怡怡，公與林夫人推和助順於其間，方伯顧而樂之，而公之視無形，聽無聲之心稍慰矣。尙書方伯雖再世，臚仕而皆以清白遺子孫，公爲家督，性又好施濟，食指千計，交際往來雜選，既不能富，又不敢貧，支拄之苦，有甚於寒素，急則稱貸以應，而窶人子望公如歲，出載途，入候門，鴈行迭進，不罄其囊不止，而公無所芥蓋於其中，其高情曠識，又如此。迨長君督學江西，視師南洋，祿入稍豐，債負始減，而公之約己澤人如故也。予中年後，知君漸深，公亦不以同流合污視我，竊綜公之生平，少無子弟之過，長無鄉曲之謗，老無得失之患，百爲歸於厚，生安歿甯，容容多福，而赫赫不爲名也。明年二月，葬古嵐山，偕林夫人合附舅姑之兆，禮也。銘曰：惟古陰鷲，五福難觀，禕而陳公，承先啓後，忠孝堂構，禮義輻輳，詩書乎馳驟，科名乎授受，任卹勿卹，若乳穀，象賢之賢，譬弓穀，修人達天，得天厚，佳氣鬱葱，彌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三十三

崗阜

四前述古物中，大字題版，列道光丙申恩科狀元之林鴻年，字勿邨，以修撰官至雲南巡撫，與林文忠則徐齊名，而與郭遠堂中丞柏蔭交尤篤，郭有寄懷林勿邨同年詩云：見石泉集客愁如夢付征鴻，百感縈迴一紙中，朋輩凋零半爲鬼，兒童婚嫁各稱翁，輾塵騎馬從頭憶，落月懷人此夜同，徑欲謁君滄海上，潮鷄聲裏躡天風，罷官後，掌蠶峯書院，二十餘年，頗多造就，第六子希村，爲名孝廉，希村子名文者，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也，勿邨著有自怡草一書，謝枚如山長書其後云：勿邨表叔，少受業於吾祖，與吾父同筆硯，端嚴幼學，無間昕夕，先祖妣何太恭人，屢稱之，長從陳竹士先生游，先生吾祖之密友也，門徒甚盛，而獨深器許，章鋌幼善病，年十一始受書，日侍先祖側，先祖則詔以爲人，及爲學之道，輒慨然曰：是昔者吾之所以教子若甥也，既而章鋌學爲文，所見時時與世異趨，或怪之，私袖其文，質之竹士先生，先生則大喜，書其後曰：槃槃大才，此筆可以著書，先祖聞之弗善也，顧曰：噫，此故人獎誘後進之盛心也，小子其敢以爲能，章鋌惶悚，請益，先祖乃言曰：時文者，時爲貴，顧適用之謂時，非詭隨之謂時，存濟時之心，講救時之學，爲應時之文，荀子曰：法後王，其時文之謂乎，典謨之文，從字順，盤詰之佞，屈聳牙，維其時也，不必是古薄今，亦不容驚今蔑古，歸王胡董西江五家，宜興六子，當其時，則皆時文也，然豈近日揣摩滅裂之所爲哉，蓋有本焉，小子識之，噫，此昔者吾之

所以教子若甥也。其後章鉉好博涉於時文，終無所得。顧時念吾祖言，則顏汗然亦無可質證者。今讀自怡草，不禁恍然曰：是非吾祖所謂爲時文而有其本者耶？夫文至於撥科甲，入翰苑，則久有定價矣。况其去取甲乙之者，又吾先人，與其時諸老先輩，小子何人，敢捧土以益泰山哉？第念竹士先生，久已溘逝，而吾祖吾父之棄養，遠者三十年，近亦二十年，曾幾何時，風氣頓異，抱此鄙吝，泊然無所依歸。維吾表叔，爲魯靈光，方以師道爲世模楷，老成典型，不在是乎？而章鉉開卷俯仰，尤有家學淵源之思焉。章鉉竊私謂：人品之高下，不關窮達，文章之是非，亦不在得失。坐是困頓名場數十載，今長者不以爲不才，而誘之使言，母亦有相信於語言文字之外者乎？雖然，章鉉則何敢言文，更何敢言吾長者之文耶？光緒丁丑八月，表姪謝章鉉跋。勿邨詩文鮮見，唯有題石泉集。郭遠堂中丞著詩云：卅年北燕條南鴻，回首名場各夢中。眼尙能青惟望子，頭雖未白已成翁。鄉山獨自歸鞭早，宦海誰人舞綵同。卻爲彗星跨雲際，浩歌我亦恍臨風。蓋自言其早歲退居，頭猶未白也。遠堂中丞與勿邨交最篤，時有唱和，且有同年之誼，故其入都也，曾送以詩云：雪中飛入掌中杯，一曲驪歌別思催。珠海萬家詩早繡，玉堂十載首重迴。臣心清白盟初地，時事玄黃鍊大材。定有經綸開草昧，爲君珍重箴雲雷。故山息轍共盤桓，酒榼詩囊轉寡歡。太息人情如蜀道，况逢物貴過長安。精神銷耗憂勞積，身世牽纏出處難。一語送君還自慰，傷離無益且加餐。在山泉是出山泉，回首名場二十年，不敢嚇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三十四

人爭腐鼠，只應噤口學寒蟬。知交磊落三生石，故物蕭條一領氈。舊雨京華憑問訊，莫言憔悴已霜顛。酬庸繡豸喜新頒，大纛高牙指顧間。吾輩行藏原分定，斯民痛癢總心關。是非公論平情案，筆墨餘波一例刪。此卽臨歧繞朝策，願言攻玉附他山。蓋是時勿邨以按察入京引見，勿邨以詩送其行也。

五前述古物中大字題版，列同治癸亥科朝元楊仲愈，字子恂，風流跌宕，文名藉甚。沈文肅辦馬江船政，嘗以數十萬金，遣其之滬購械，彼乃在滬開裙釵會，每一妓來，贈以繡裙一，金釵一，一月間，數十萬金竟盡。文肅欲參劾之，以詩謝罪，事乃已。其壽葉恂予太史大焯母邱太夫人八十大慶，句云：六子宮袍慈母線，萬家燈火玉堂春。蓋葉母六子登科，恂予且入詞林，而母壽適逢元宵佳節也。楊有憶故里西湖同杜穎叔作云：西禪寺裏離支熟，宛在堂前菱葉青。萬里扁舟歸不得，草堂舊約負山靈。楊蓋結納海內賢豪，名動公卿，不歸故里久矣。郭穀齋按察式昌與之交篤，迭有唱和。郭著說雲樓詩草，有秋日感懷，和楊子恂作云：忽忽西風又一年，空山回首思蒼然。不知泛梗終何著，但見秋花已可憐。遠道苦心愁日暮，疏櫓寒色入霜天。鬢絲無限蹉跎感，都在吟邊與酒邊。新愁似草未能刪，恨事如雲去又還。舊雨不來嗟歲暮，夕陽無限笑人間。天低蘆荻蒼茫外，秋在關河慘淡間。眼看垂楊憔悴盡，一回離別一回攀。登臨無處不相思，今日深知宋玉悲。竟有生人羨襄楚，忍教風露犯

菱枝、江湖水闊魚鱗薄，道路天寒鳳鳥飢，愁抱孤琴向明月，夕煙黯黯獨吟遲，海內塵氛萬事哀，平生壯志委蒿萊，獨憐悽愴江潭意，并入風騷筆底來，閨月黃楊偏遇厄，晚花白菊最遲開，蕭齋賸有寒梅在，共約窮冬一舉杯，又有烟雨樓憶楊子恂云，酒罷江樓夕照殘，鴈聲又過暮雲端，望君祇隔吳淞月，煙水新秋碧樹寒，及其卒後，有感舊八首之一云，年少讀書常有淚，詩成無語不驚人，分明天與神仙骨，卻爲青蓮作後身，蓋爲楊子恂觀察作也，其生前倡和之樂，及其身後推許之至，讀此可想見其爲神仙中人也。

六前述古物中大字題版，列光緒丙子科武狀元宋鴻圖，丁丑科文狀元王仁堪，多有逸事可述者，宋爲福州南港江口人，素業農，丙子夏，其妻正携鋤掘泥，爲取鰕易米計，捷報至鄉，妻棄鋤歸，賀者盈門，羣拜狀元夫人裙下，蓋閩俗，鄉婦赤足，穿短襪，長不及膝也，翌年王仁堪得文狀元，鄉人以館運隆盛，乃將燕譽堂前之南屋拆卸，易搭戲臺，爲兩狀元稱賀，然京中雖極盛一時，而光緒丙丁間，閩省洪水爲災，爲道光甲辰後所未見，王修撰夫人林氏，適回里，登城發粟，民心始定，修撰之本傳，及其祖文勤之本傳，已詳福建會館內，茲專述其逸事焉，修撰在光緒初年，亦清流黨之一，以敢言不獲居中，放鎮江府知府，甫到任，即遇民教不睦，游勇滋事，飛蝗入境，惄然憂之，乃售字助賑，盛暑不停，以此得疝氣，旋調蘇州，路過滬濱，時上海花榜狀元陸筱寶，爲四大金剛之一，已適人，而妹繼其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三十五

業，修撰偕同鄉王輯亭、李廉炎、陳季輝等，輒讌飲其間，陸妹請留靴爲念，有人以告江蘇巡撫奎樂峰，後意欲中傷之，奎笑曰：風流太守率如此，不久即到任，府署有木蘭堂，暇則與幕僚暢談，然遇冬防緊急，輒自出巡，有日赴福觀察謙，觀劇畢，回署疾發，卒不救，周太夫人及林夫人均在側，而時醫高霞九，則挾麝香帶以卸責，蓋先是無錫縣令吳觀樂，嘗製贈，而久未用，忽用之而襲寒，竟卒，林夫人有孕，距臨蓐僅五日，而遺腹孤彥超生，張南皮聞喪，告人曰：將曷以慰其母妻，奎撫聞耗，頓足曰：吾誤之矣，言之淚下，翌年樞方回閩，吳郁生輓修撰云：君適安歸，令天下士林短氣，我來已晚，聞吳中赤子悲號，蓋吳於甲午放差，乞假甫旋里，張文襄輓云：繼林勿邨爲閩省大魁，江海一塵，政績早超前輩上，後陳恪勤作蘇州太守，滄浪入畫，聲名雅與昔賢齊，梁文忠鼎芬輓云：香花士女，送君彈指間，吳地淒涼萬事了，風雪江天，是我斷腸處，焦巖搖落一身存，蓋文忠被議後，隱居金焦間，常住海西庵，庵僅茹素，間日輒過鎮江府署，與林貽書、開馨、太史、沈愛蒼、瑜慶、撫部等，爲山水詩酒之遊，過門大嚼而去，如是者三年，貽書爲林錫三師傅，天爵子錫三以編修入直上書房，既又充宏德殿行走，時時以不稱其官爲慮，後再任江蘇學政，未幾卒官，謝枚如詞話載其新竹，調寄滿庭芳云：暖坼泥痕，嫩連苔色，雨聲纔作瀟瀟，無人庭院，獨立丰標，恰好二分宜水，不禁得露泣烟銷，平安否，報書何處，問訊到東橋，飄蕭看鳳尾，纔扶欲起，已定還搖，且長祝東君，放使干霄，不負前年醉日，綠窗

下樽酒頻澆，薰風早，檀欒三徑，待爾洗炎歊。又有題賭茶山莊集，調寄百字令云：有才如許，算古人，抗手蘇辛姜史，獨把性真，抒妙語，嚼墨淋漓滿紙，身世飄零，朋歡聚散，俯仰多悲喜，一尊看劍，眼中誰是知己，肯說射虎屠龍，少年豪氣，今日銷磨矣。漫向風騷尋墜緒，端合名山位置，道上衣塵，齋頭灑淚，曾是銷魂地，有心人也。伯輿當爲情死，君眞作者，只嘲風弄月，酒邊餘技，甘向宣城低首拜，屈指才人有幾，著履風流，賭棋手段，都是君家事，行藏難定，閉門聊作長計，况乃烽火天涯，哀絲豪竹，行樂爲佳耳，一笑紅塵勞刮目，把臂狂歌而起，無恙青衫，有情綠鬢，等是憐顛顛，讀完詞卷，還君盈把愁淚，師傳三子，貽書原名開馥，婿於王，客修撰幕時，尙未第，後改名開馨，聯捷成進士，修撰由鎮調蘇，貽書北上，文忠之漢，聞喪來哭奠，昔賢友誼之殷可知也，修撰生前，有風流太守之稱，何肖雅觀察，剛德跋公集云：憶丙寅，余與忍齋，客游鷺江，忍齋酒座有詩曰：憂樂斯民百感并，樽前絲竹且陶情，願傾四海合歡酒，且學文山前半生，回京時，設庵意頗不然，余辯之曰：此即魏徵願爲良臣，不爲忠臣之意，文山後半生不祥孰甚，有何可學，年少豪放，亦無意中作謔耳，誰知此詩後竟成讖，痛何如也，王輯亭孝廉炎云：可莊得力內助者多，林夫人善磨墨，家藏古墨多，而調製非夫人莫屬，鄉士子應朝殿試者，輒向求墨，資訓四弟景莖，壽林夫人八十大壽云：鄉居足樂安螺寄，朝士猶能說磨煤，蓋指此也，其五十壽文，則陳太傅序之情文竝茂，琅琅可誦，序云：余以同治七年入都，壻於王

氏，妻弟可莊亦新婚，比屋居，是時外舅姑甫逾四十，吾父母年相若，宅心篤厚，理家勤樸，亦相似，余長可莊一歲，意氣文字交相下，益相得也，王陳之交舊矣，文勤公廷對，吾曾祖與讀卷，吾祖又師文勤公，吾祖督陝儲，文勤公適撫陝，故吾家與外舅交最稔，至是外舅喜余與可莊兄弟習，復熟聞螺州山水之勝，時時厲書吾父，約卜鄰，且屬釀村秫，儲以歸老，及今思之，猶昨日事也，可莊提學山右之明年，余亦有西江之役，自是不復見國門，可莊既歸，葬吾外舅，就余於南昌，至瑞州而別，又五年試粵，假歸，宿余滄趣樓，復申前約，欲買地先種樹，余笑謂君方嚮用，忍言退耶，又四年，可莊以憂憤言事，不得居中，乃盡瘁爲循吏，吳之吏民，爭購歸其喪，淑人因得奉病姑旋，喪葬既畢，以其贏買宅一區，田數畝，家於余居之左，蓋自吾外舅舉念以來，將三十年，及淑人之身，而始成之也，淑人自爲婦，以迄爲母，率處約境，故尤尙於勤，先後舉十一男，而存其七，長孝繩已抱孫，幼者方離襁褓，孝繩賢且才，自以世臣，懼弗任繼述，汲汲於古今中外之故，蘄爲有用，而以其暇兼及農圃之事，所居窗外，即水田，秔秫秀翠，染衣袂，歲云秋矣，淑人日坐堂廡，帥諸婦治寒服，課臧獲打稻簸穀，村之疾苦貧窶者，乞藥丐錢，集聒其側，若不知其膺二千石之封誥者，然王氏遷閩十傳，至文勤公，而貧而興其家，至吾外舅又貧，而昌其後，今可莊未竟厥施，復遺子以貧，而淑人又恪守舅姑之家法，以日訓其子婦，無論知與不知，皆決王氏之必再振，洲之中，吾陳以外，若吳若林，皆族姓數千人，淑人又多

男自茲以往不及百年，不且並三姓而四耶。固可於淑人券之矣。今歲淑人五十，余夫婦亦五十矣。孝繩以文請余，一星以來，憂患瀕仍，一無可意，惟喜見親串中有賢子弟，况如孝繩者哉。則益惘然於前後悲歡離合之致，拉雜書之，以誌淑人相居吾村之由，益以見吾兩家之睦誼，用詔後來，其有當於淑人之意耶。時光緒二十三年九月，賜進士出身，前內閣學士，陳寶琛拜撰，是序祇詳兩家姻連之好，而於修撰治鎮治蘇之政績不詳，蓋世所周知者，教案牛賑等，已詳史傳，毋庸贅述。古人之詩中有畫，此即文中有畫也。如所謂釀村秫，儲以歸老，及秀翠染衣袂，乞藥丐錢，集聒其側者，非耶。修撰一生爲循吏，清而且廉，其座師黃漱蘭侍郎體芳，輓句所謂廉吏可爲乎，祇餘身後圖書，與兩郡清風，付與兒輩，老夫亦耄矣，剩有病中涕淚，隨長江流水，瀉向君前數句，可以盡君之平生矣。七前述古物中大字題版，列光緒壬辰科，南元之方家樹，字雨亭，由翰林改官，令浙江桐鄉，有政績，林琴南孝廉紓，曾爲之志墓，閩中之仕浙有聲者，郭穀齋，林迪臣，林伯穎，董桂友外，當以方家樹爲最。蓋方開風氣之先，而能爲浙士務實學通時務也。

志云：浙江桐鄉有循吏曰方公，諱家樹，字雨亭，閩之侯官人。光緒壬辰進士，廷試第一，入翰林，改官兵部，以選得桐鄉縣，知縣。桐鄉再躪於赭寇，逾五十年，元氣粗復，民仍敦樸，無復開敏。公至，集桐士於桐溪書院，試以論策，更建白社書院於屠鎮，凡去縣遠不能至者，皆令就白社學。未甚年，士乃稍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三十七

稍獵略古籍，通曉時事。公日延接其秀異者，禮之。又恒微服出行郊郭間，問民疾苦。時方患盜，則出資募丁壯，徼巡城中，盜警以息。明年調秀水，送者空城邑。既到官，榜於縣門曰：凡負枉欲愬之長官者，自署狀至，勿緣吏役，日再蒞堂皇，受而聽之。遂清舊牘數百，鄰邑父兄爭越境來愬，公慰遣之，咸涕泣以去。秀民多業蠶，蠶失飼而疫，公立蠶學分館於邑中，驗蠶並絲業復昌。邑之北門有淫祠，一區，秀民造謠，謂神能福禍人，捐金錢者，踵屬於道。公率數騎至而平之，徹其香火，即其地立塘灣學舍，課士。又創立蒙學，苦無資，則牒上大府，請重稅鴉片，以資學。議者大譁，公弗爲動。卒行之。又明年，得檄歸桐鄉，北方新用兵，西鄰責歲幣，急則取之民間。吏因緣爲奸利，公臚其弊，上之大府。大府稱可，頒之七十二州令。一一如方侯言。秋薦飢，盜發近邑，而所謂青幫紅幫者，爲患尤烈。公大出資，更募丁壯，即江上刺取賊蹤，已得賊渠。公揚言將縛赴會城聽鞠，已乃即所劫掠地，殲三渠，杙其頭曰：是賊渠，曾剽取吾民者，既以法盡之，協從敢仍渠所爲者，得無赦。邏偵既密，盜舟過桐江，輒獲。雖遠必招取主者，歸其贓。公聽斷神，老病荏弱者，咸令坐聽，勿踴。處外人有禮，哀讞定，教民亦無敢挾外人持短長。一邑稱平。公少負才望，既通籍，始講經濟之學。甲午上書皇帝，言遼瀋根本之地，不宜委敵，不報。既改官，遂參依將軍，軍於塞外，爲將軍籌建鐵路，以西法練健兒備邊，均以財細格不行。行者第闢圍禁之地，縱民耕耨而已。光緒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官，年四十六歲。公與余壬午同年，出

長白侍郎寶公門，余好譏言，遇事輒責公，公夷然未嘗有忤，語人曰：張弼余部郎，謂我友畏盧者，當忍其峭峻，故遇事益下余。庚子余客杭州貧甚，公謂高媿室曰：畏盧困，當以五百金餉畏盧，媿室曰：畏盧方責君嚴，餉之且謂公重汗之矣。公沒，媿室舉以語余，嗚呼！余一嚮處公包容中，乃不之覺，五百金何足言，所難者累折而不吾絕耳。公弟家澁家泌，屢以銘徵余，余把筆輒恐不能書，今媿室又亡矣，吾將銘媿室，不能不先銘公。公大父某，父有詩，均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子三長和留學美州，以助學務，叙勞得知府，次某，又次某，女三，長適某某，次幼未字，公於光緒某年某月某日，已前葬于某山，余今爲補其銘曰：不鈞微而止其好，不取寵而安其官，振飢而熨寒，豪莫敢趨，而讜胥莫敢面而謾，焦心苦思，外罷內殫，永息於茲，松杉千盤，隱德滋遠，嗣續足觀，繼方之後，而掄元者，爲大字題版所列，光緒乙未科會元之陳海梅，是科武會元爲潘壽，蓋文武兩會元，均出閩中，亦科名一佳話。海梅字香雪，是科題爲主忠信，末二比文甚佳，闌前夢天榜開，有名陳每每者，故易己名爲海梅，又取鄧尉梅花繁盛，有御書香雪海故蹟，又自易其字曰香雪，子名培錕，字韻珊，戊戌翰林，海梅於是科補殿，以知縣用，此郭筱麓太史云然。

八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順治丙戌科會試中式之林起龍，及戊戌科會試中式之林雲銘，辛丑科會試中式之鄭開極，均有逸事可述，林於清史有傳。

傳云：林起龍，順天大興人，順治三年進士，授吏科給事中，疏請嚴禁白蓮、大成、混元、無爲等邪教，務絕根株，俾閭閻勿惑聽聞，又以守令得人，則教養行而下向化，請以招流亡、墾荒蕪、巡阡陌、勸樹藝、稽戶口、均賦稅、輕徭役、除盜賊、抑豪強、懲衙蠹、賑災患、濟孤寡、修濬溝池、平治橋梁、興舉學校、十五事考其最殿，而大吏以時訪察，俱如所奏行。四年正月，劾山東巡撫丁文盛庸劣無能，致盜賊充斥，因薦大理寺卿王永吉可代，文盛下部議，以起龍徇情薦舉，降二級外用，尋坐誣劾登州道楊雲鶴贓款，擬革職，世祖章皇帝親政，覽前奏，以起龍因彈劾不實罷廢，尙非品行玷缺者比，詔來京候旨，十年十二月復原官，時軍旅數出，需餉孔繁，未暇講求積貯，而八旗禁兵所得月餉，僅堪糊口，起龍請敕司計諸臣，悉心籌畫，先實京倉，以及近輔，各省倉儲，務使水旱有備，調發裕如，又言昔年兵在盛京，無餉而富，今在京師，有餉而貧，揆之時地迥異，法制尙宜更定，凡駐守征行，所需馬匹草束，軍裝戎器，悉動官帑，估值分給，俾籌備有資，無致拮据，疏入，上諭吏部曰：滿洲兵，建功最多，資生無策，十年以來，章奏未有言及此者，林起龍所奏，思慮周詳，條畫有緒，實心爲國，忠誠可嘉，嗣後有關政治民生利害興革者，言官俱宜直陳無隱，如果有裨政事，朕不靳懋賞，諭部議叙，以五品京堂用，起龍懇留任，得旨加銜，仍原職，十一年轉刑科，加大理寺寺丞銜，疏陳州縣官媚事上司，耗費不貲，狀乞嚴飭禁革，並請遣廉能大臣，巡行各省，體察情形，延訪利弊，疏皆稱旨，飭部議行，復疏劾總河楊

方輿用賄署官，侵尅工料，不塞決口，致河北盡遭淹沒。工部尙書劉昌，不行糾劾，乃議令督撫詳勘九河故道，稽延日時，冀爲方輿掩罪。事下王大臣訊鞫，起龍與方輿昌面質無實，坐杖流。上特宥之，改降三級調用。旋補光祿寺署正。明年諭吏部，列科道因言降革者以奏，起龍得授大理寺丞。三年，洊擢右通政大理寺卿。工部侍郎。十五年，調戶部左侍郎。總督倉場。明年三月，加太子太保。七月，考滿蔭子入監。八月，請更定綠旗兵制，使兵馬器械無虛額，訓練行伍非具文，留有用之兵，裁無實之費，取材技於武科，責管養於總帥，章下所司議行。十七年，加太子太保。兵部尙書銜，巡撫鳳陽。先是立懲貪例，官吏犯贓，照輕重科罪，不許納贖。至是起龍請仍舊章，收贖充餉。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從所請。諭曰：立法止貪，今因濟餉而貸法，如民生何？所奏俱不准。仍前例行。聖祖仁皇帝嗣統，授起龍漕運總督。康熙元年，疏請豁免東海遷居民所遺地糧，報可。又疏濬涇河閘，淮城迤南運河七十餘里，直達射陽湖，近海田廬免患。下部知之。五年，上言：漕運倚於河防，濟寧暨臨清一帶，勢雖建瓴，泉湖蓄洩，隄閘鱗次，請飭有司修築，俾無廢缺淺阻。又疏禁運丁，毋得病民。運弁毋得病丁。條議以上，請旨頒行。時江南浙江省，蘇松常嘉湖等府，穀賤，白糧折徵，舊額浮於市價，請改徵本色。上並納其言。初起龍奏禁運丁，多携貨物，遲滯漕運，令沿途監司，節次稽察，儀徵瓜洲，責之總漕，及漕儲道。淮安責之淮安道，濟寧責之總河及濟寧道，天津責之倉場，及催漕分司，以專責成。會裁漕儲道。

糧艘至儀徵瓜洲，起龍不復委員稽察。至濟寧運丁，有額外携貨者，事覺，總河盧崇峻具疏舉報。部臣令起龍咨送盤驗，不實諸職名。起龍以道員既裁，申覆。六年四月，御史張志尹糾其不自引罪，巧言支飾。上命起龍回奏。起龍謝溺職，乞賜罷斥。下部議，坐失察，命降三級休致，以疾卒於家。

按傳謂其爲順天大興人，然福州老館題名版額，則謂其爲福清人。順天中式，蓋林原籍福清。應順天北闈中式後，聯捷成進士，始入大興籍。即此區區版額，亦可補史傳之遺。林雲銘，字西仲，曾注莊子，名曰莊子因。又選唐宋八大家，加以注批，名曰古文析義。自康乾迄今，幾於家有其書，人無不讀。劉獻廷繼莊廣陽雜記，載其故事云：林西仲爲徽司理，沈冗家居，耿精忠之變，不屈，繫獄兩載。丙辰九月，復閩得釋。西仲於乙卯二月，夢頭落几上，已而飛去。至丙寅八月，忽夢頭復歸，而王師於次月復閩。新安迴龍寺僧，嘗爲西仲塑小像，彼時頭亦自墮失去。踰年方得之鼠穴中，用漆黏合，宛有頭痕可驗。其斷續年月，與夢彷彿相符，幻異極矣。噫，然則林西仲其爲迴龍寺塑佛之後身歟？與賭碁山莊詞話所載相同。詞話云：閩縣林西仲，以議論古文得名，亦能詞。有吳山鷓音菩薩蠻守歲云：譙樓只聽三更鼓，今年便把明年補。總是一宵分，遂成兩歲人。通宵臨鏡好細看，如何老看去不爭。多爭多能奈何念，如嬌詠愁云：問愁何物記當初，那里和伊相識。慣認眉尖尋舊路，誤我花朝月夕，向壁搔頭。蘭干倚徧，倦眼慵春色。平蕪大地，一齊擊皺如尺。正苦自，苦頻催，無端萬緒，牽我腸應直。戶

掩黃昏剛就枕，惡夢更番突入，斥去還來，除非拌飲，醉死華胥國，酒多晨困，又將前病添劇，耿逆作亂，要西仲降，不應，囚之三年，初入獄，夢頭飛去，既出獄，復夢頭飛歸，妻蔡氏步仙捷，通經籍，與同患難，後寓錢塘家焉，女瑛玲，適閩縣諸生鄭郊，皆能詞，林氏一門風雅，伉儷與同患難，尤爲世所難能，即言其政績亦殊有可觀者，仁和王暉丹麓，撰今世說云，林西仲，出理徽州時，有府吏專寵稔惡，林廉得其蹟，逮至欲杖斃之，吏呼曰，小人罪固當死，但以不能改過遷善，賞恨泉下耳，遂釋之，後吏以善稱於時，及林罷去，泣於道左曰，非君之嚴，我竟以爲惡生，非公之寬，我竟以爲惡死，聞者咸異其言，又云，雲銘理徽九載，多異政，奉裁歸里，著作益饒，吳方漣侍御，見所註莊子，因嘆爲標旨清殊，迥絕群議，然則林之政績，豈尋常者所可同日語哉，鄭開極，清史雖無傳，然曾見於陳恭甫所著之東越儒林傳。

傳云，鄭開極，字肇修，侯官人，順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康熙八年，主雲南鄉試，三十年，以諭德督學浙江，教諸生先行誼，而後文章，嘗編定黃道周九經解，行爲人平易，義有不可毅然形於詞色，人敬憚之，假歸鍵戶，四十年，當事罕覲其面，建宗祠，置祭田，以厚宗族，五十二年赴闕祝嘏，賜予加等，五十八年八十重宴鹿鳴，鄉閭誇爲盛事，卒祀浙江西湖名宦祠。

又考福州濬湖事略，稱康熙六年，開極與陳丹赤、高宮等，呈請當道請復西湖，見西則鄭固有功於湖志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福州水利者也。

九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順治辛卯科鄉試中式之陳丹赤，順治乙未科會試中式之蔣宣，均以忠孝著，國史雖無傳，而福建通志曾載丹赤不肯獻城，耿逆寧以身殉兵刃事，志云：

陳丹赤，字獻之，閩縣人，順治八年舉人，授四川重慶推官，擢刑部主事，遷員外郎，以兵部郎中，出爲浙江僉事，分巡溫處道，康熙十三年，平陽叛將司定猷，通耿賊，兵逼瑞安，温州副將楊春芳，忽撤兵去，城中官弁多通賊，丹赤固守南門，誓與城存亡，先是總兵祖宏勳與賊通，陳甲仗於城東，集文武官議事，欲以兵脅丹赤，既至，兵皆露刃，夾階立，宏勳曰，無兵無食，將何以守，丹赤曰，援兵前鋒已集五千，何言無兵，餉儲可給六月，何言無食，宏勳語塞，賊黨出耿逆書，誘獻城，丹赤怒罵，祖宏勳，知不可奪，日千總高魁，持斧擁丹赤出，兵刃交下，死年四十有六歲，疏聞，贈通政使，賜祭葬，諡忠毅，又考蔣宣，母老，乞養廬墓終身，尤爲世人所難，福建通志紀其事。

志云，蔣宣，字子陸，侯官人，順治十二年進士，授樂平知縣，以母老乞歸養，十三年海寇攻城，宣分守西門，賊平，錄功擢知高郵州，辭不赴，母卒，依坐廬哀慕終身，有問田集，丹赤有立孫曰登龍，以舉人大挑知縣，尤能敷化邊陲，竟有陳青天之稱，陳恭甫大史爲列於東越文苑後傳。

傳曰，陳登龍，字壽朋，號秋坪，其先金陵人也，明季始遷閩中，高祖丹赤，舉順治十年鄉試，歷官浙江

溫處道，耿逆變殉難，諡忠毅。曾祖一夔，以難蔭授夔州知府。登龍七歲而孤，母黃氏食貧，以剪綵爲生。撫登龍與一弟二妹以立。登龍勤苦力學，博涉典籍，爲文宏富，尤長於詩古文辭，旁及琴棋書畫。年二十六補縣諸生。乾隆三十九年，舉於鄉，累上公車，未第。大挑一等，分發四川，試用知縣。署大全州，即前大金川地也。歸化新，未立學，生徒附雅州。登龍捐廉俸，請於大府，奉准設學。每試八名，移蘆山縣學訓導，改設於此。創文廟，重建和川書院，以訓士子。豪奪孀婦田，登龍勘斷明確，豪不能欺。歸田於婦，囚袁某處決。子穉無所歸，登龍收養之，終其身。人稱陳青天。立生祠祀之。學使歲試文章場，弊覺，付提調治之。登龍啼噓不忍，察其悔也。白學使竟釋之。旣是童科試入學，尋登賢書，膺民社矣。四川邪教滋事，總督勒保，雅好文翰，或荐登龍。登龍慮殺口僥倖却之。嘉慶元年，覈難蔭世襲恩騎尉。登龍弟登爵，未成名讓之。調青神縣，委署裏塘同知。裏塘本古三危地，卽唐之吐蕃也。地甚寒，不生五穀，人多剽悍。設土司以領之。歲時來賀，性多欲。登龍知其意，輒加惠與。土司死，子幼，其妻代攝。他族欲爭之。登龍訪於衆，廉其情，竟立其子。人人稱誦。調雅安州，部推遷安陸府同知。赴任稽遲，詣京師候選。授建昌捕盜同知。差委買鉛，丁內艱歸。囊橐蕭然，授徒自給。杜門守困。絕州縣刺謁。與諸生詩畫自娛。年七十四卒。著出塞錄一卷，裏塘志略二卷，蜀水考二卷，大全州聞見記二卷，讀禮餘篇二卷，詩集十四卷，雜著四卷。陳丹赤報國捐軀，克昌厥後。蔣宣終身廬墓，著作等身。此豈僅科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四十一

第之榮，實可爲鄉國生色。

十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順治壬辰科會試中式之金鏡，字陟三。順治辛卯舉人，以罹耿變，謫奉天。其遭際至艱，各家紀載，鮮有傳其事者。唯蒲子雅志中，曾得其子文瀾小象，象已脫落，而勞之辨一傳，叙金君孝友行狀頗詳。錄之亦足增閩中一故實。傳謂金爲侯官人，而題版謂金爲閩縣人，蓋閩侯同在省垣，彼此固可通籍也。

傳云，金文瀾者，閩之侯官人也。號紫霧，諱濂，行五。先世爲閩望族，父諱鏡，字陟三。余甲辰科，邀夫子知遇，得蒙房荐。夫子順治壬辰進士，由行人歷部曹，任浙江督學，任滿回籍。罹耿變，謫奉天。斯時文瀾年甫十六，其嫡母郭宜人無出，繼母林孺人，生長兄澄，三兄澄，庶母陳氏，生次兄潮，六弟泳梅生。四兄漢，而文瀾亦庶出也。母釐江陳氏，生文瀾一人。八齡而出繼胞叔子美公，爲子美公承重。服叔祖母喪三年，及被籍，諸親友念金氏一門北上，文瀾幼，莫任家事，欲以文瀾代。次兄海門竄，而免陳孺人北行。文瀾念吾得事吾父，且全吾母，上安祖宗爲孝子，爲悌弟，在此舉矣。遂挺身代。閩中當事交口稱賢。迨後甲子秋，海門果鄉薦，辛未成進士。人中秘，族黨親知，塞北京華，咸以文瀾爲重。文瀾生母陳孺人者，最賢慧，事上接下，罔不肅雍。然常多病，當文瀾往北侍父，諄諄訓義，割愛魂銷。遂拜禮空王，長齋繡佛。夫子至瀋陽，尙多門生故吏，音饋不衰。一門俱在，不稱寂寞。而陳孺子然一身，舉目

淒涼。文瀾在遼年長，而念母倍篤。塞外秋高，南飛征雁，杳杳白雲，茫茫瀚海，音書無路，言念及此，令人淚下。乙丑歲，夫子易簀瀋陽，文瀾以一身肩重任，囊空若洗，毀容骨立，衣衾中禮，棺槨從儉，上事諸母，外理臧獲，無不曲當，而奉天當事及燕臺諸公，至今嘖嘖不置。嗚呼！文瀾盡人間之苦境，歷天壤之坎坷，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海門携眷北上，而文瀾生母與其室林氏得附偕行，文瀾來京，相會於天津舟次，遂止於京。在余之署左，余起居問候，一如骨肉。凡閱三載，文瀾復出塞，往來省親。甲戌秋，文瀾舉長子於京，文瀾貧甚，余不佞與鄭山公、鄭幾亭、韓慕廬、許時庵、顧懿樸諸公稍佐其家。乙亥春，余省親給假，蒙皇上諭旨，遂偕文瀾眷屬南返。至秋，文瀾復單身北上，舟渡黃河，颶風幾溺，聞空中神呼孝子聲，賴得身免。仲冬方入燕，未出關，奉旨得捐贖，文瀾聞報，奔走京師，求助同年世好，余亦首倡。文瀾晝夜焦勞，秦庭血盡，三叩於總憲之轅，得沐聖恩，骸骨歸故里。文瀾匍匐從事，由京出塞，自奉天扶柩至閩，嗚呼！我夫子當謫之時，猶望生還，誰知旋里之際，竟歸雙楸，此亦極宇宙之悲傷也。嗟夫！文瀾代兄而兄志遂，孝父而父骸歸，痛生母之苦，而得侍養天年，歸諸母於家，而得各安其養，以身入成均，一官半組可也，即未然，悠悠十畝，鷄豚以供甘旨，經史以課兒曹，亦無不可也。而文瀾以三喪未封，馬鬣辛卯春，又自閩達浙，告余曰：先人未葬，如子職何？窮途求策於君，遂言家事，淒然淚下。余曰：是舉也，余當任之，以連年仕路崎嶇，家居待命，師德未終，中情抱疚，然非千金莫

了此事，不佞爲之倡首，以及世好，麥舟有助，爰望同人，事未幾，而文瀾之生母得疾矣，無何而凶訃疊至矣。文瀾此時已不欲生，違計其死，耿耿余懷，又爲中止。嗚呼！余在夫子門牆，歷歷目擊夫子之待辨也，猶如子也，辨之待夫子也，一如父也，苟可得爲者，莫不竭蹶以赴，然髦矣，念文瀾年已半百，從此而往，天相其人，遠大貽謀，自能遂志，然而苦矣。文瀾於書無所不讀，於學無所不精，少慕孫吳，晚逃佛老，善奇門太乙之精，喜天文劍術之奧，遇朋友則肝胆淋漓，遇意氣則心胸冰雪，無卑卑之度，鮮瑣瑣之行，素交友之最莫逆者，有鄭山公、許時菴、鄭幾亭、陳省齋、黃叔威、羽士、吳全陽諸公，當知余言非阿所好也。嗚呼！孝親悌弟，不避艱辛，孝之始也，侍母終天，孝之終也，不以諸兄爲待，而營先人得歸泉壤，孝之畢也。嗚呼！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不發其身，必發其子孫，孝之理也。然惜余老矣，朝不謀夕，蒙聖恩以原職待命田間，追念我夫子生平，在京在浙，儀型如在目前，往往在同年世好之中，未嘗不感慨傷懷，有志未逮。今甲午秋，文瀾來浙，值余添孫之候，余謂文瀾曰：君半世之流離患難，唯余知之深，今君服闋，而余起居異常，不如向日，余尙未填溝壑，爲世兄傳其行藏，他日足徵我二人之知己，異於他人也。謹將文瀾之大概告之人，謂爲文瀾之傳也可，謂爲金孝子之小傳亦無不可。爰爲之傳。康熙歲次甲午八月後四日，通家世弟石門勞之辨，頓首拜題。

題跋於此傳者數十家，茲擇要錄之云：碧海黃塵事有無，翩然遼鶴返清都，人生是處皆成幻，合把

雲烟寄畫圖，書連屋宇樹連雲。舊業藏山玉尺聞，玉尺山在好向吟臺理新詠。西鄰風月要平分，爲文瀾年學兄題於都下之警露軒林佶。秋風遼海哭文章，歸去匡床插古香。今日披圖見仙骨，可憐猶帶玉門霜。奉文老世學長兄正，弟許遇，孝友足千古。行年甫七旬，圖傳辛卯歲，萍遇甲寅春。短鬢青青改，方瞳炯炯神。情疏朱紱遠，興寄紫芝新。高潔陶元亮，風流賀季真。人稱鷓鴣子，自號葛天民。瑞氣輝南極，靈根託大椿。七還精化炁，九轉雪成銀。期羨同行侶，義皇以上人。爲言遼海事，勝問武陵津。甲寅春仲，寓三山會館，得識文翁金五先生，披圖命咏，不慚譎陋，謹呈百字爲壽。山陰晚學，陳時夏拜題。束髮聞標概，趨陪近渭陽。（幾庭舅氏，亟稱先生孝友大節幼學即稔聞）爲嗟純孝久，因省懿蹤詳。冰雪關山苦，鬚眉翰墨香。披圖見真性，帶草意何長。青園林枝春，拜題按勞之辨。傳金文瀾，不啻爲其父陟三先生立傳也。陟三遭遇，與陳省齋同，省齋得李文貞之救援，聖祖免其一死，陟三與省齋同謫，天不與年，竟卒戍所，而其子奔走萬里，負骸歸葬，其困頓屯蹇，極人世之至艱，勞君知之至深，故其述之也至切，不唯文瀾孝友之懷可以風世，而勞君師生之誼，生死如一，求諸近代，亦豈易覯哉。

十一前所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順治甲午科鄉試中式之蕭震，字鳴霆，一字長源，侯官人，世有所謂蕭御史傳者，稱其爲順治九年進士，由大名府推官，行取山西道御史，假歸再以原官召未至，丁父艱。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四十二

服闋而耿逆變作，震與高天爵等投簡親至軍前，約爲內應，事洩遁出南城，耿使人促殺於板橋上，眷屬四十七人同殉於宅後池中，著有蟄庵集、道山紀略。雍正四年入祀褒忠祠，蘭修庵消夏錄謂震宅在西峰里，以上俱見西湖志

十二前所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康熙壬辰會試中式之林佶，戊戌會試中式之許均，癸卯鄉試中式之陳治滋，此爲閩縣人又有康熙五十二年會試中式之陳治滋乃長樂人與此異皆以文學蜚聲海內林佶清史有傳

傳云，佶字吉人，康熙五十一年特賜進士，授內閣中書，佶工於楷法，亦善篆隸，文師汪琬，詩師陳廷敬，王士禎，琬之堯峯文鈔，廷敬之午亭文編，士禎之精華錄，皆其手書付雕，廷敬士禎之集，皆刻於名位烜耀之時，而琬集則繕寫於身後，故世以此稱之。

相傳，佶家多藏書，徐乾學，銀通志堂經解，朱彝尊，選明詩綜，皆就傳鈔，著有樸學齋集，烏石山志云，佶字吉人，號鹿原，侯官人，受文於長洲汪琬，以拔貢入成均，受詩於新城王士禎，時王鴻緒修明史，延佶與萬斯同，互任編輯，康熙三十八年舉人，以楷法精工，入直武英殿，鈔寫御集，五十一年特賜進士，佶名在第一，官內閣中書，家多藏書，有樸學齋詩十卷，文一卷，小記一卷，其焦山古鼎甘泉宮瓦詩各一卷，列入昭代叢書，乾隆福建通志云，佶有北阡草廬，在馬園山中有藤澗，佶自記烏石山志云，西園在城西南，在順治間，歸孫氏，康熙間林州守遜居之，子侗佶讀書於此，名曰荔水莊，閩雜

記云。中歲閩書家。最著稱者。宋莆田。鄭樵。林寔外。如方漸富。文閣。方千寶。三餘齋。亦有名。明則侯官徐興公。汗竹齋。宛羽樓。晉江黃俞邵。千頃堂。皆有書目行世。國朝則有林吉人。李鹿山。何述善。鄭昌英。陳蘭鄰。劉免爲。諸家。近若梁芷鄰。陳恭甫。何郊海。聞所藏皆十餘萬卷。信既藏書富。而又工文學。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曾選其甘泉宮瓦歌云。甘泉漢宮遺古瓦。何年棄擲荒隴下。泥沙埋沒風雨剝。誰人物色求諸野。阿兄游宦西入秦。嗜奇好古搜沈淪。西京文字傳絕少。何意長生四字完。形神自注文曰周圍一尺有二寸。水清翡翠光鮮新。非篆非隸含古意。不瑯不琢歸元淳。歐陽集古見未到。劉敞博雅誰探真。二千餘年復寶重。轉憶飛廉太乙俱成塵。當塗銅雀非儕偶。歷十四朝真可久。寶氣逾晦逾光明。肯讓漳河片瓦傳不朽。又遊武夷登一覽亭云。吾閩武夷山。乃是昇真文化之洞天。中間溪流有九曲。三十六峯階折相排映。我家去山七百里。適然神往已十年。雖未扶藜臨澗谷。早有清夢來騰騫。今冬適經雙溪口。舟子西指思迴船。興高踴躍決探勝。四日逕到仙宮前。凌晨登筏。沂霜瀨。山容面面堪沿緣。幔亭巍峨聳雲際。玉女秀出清而妍。虹橋千載駕陡削。接筇一線梯鈎連。嫣然花竹藏別塢。小九曲內宜安禪。隱屏精舍昔講學。曾且與處羅羣賢。雍雍絃誦倡權曲。會心微妙超言詮。盤遊六曲望不極。有亭天半憑空懸。虛無縹渺往欲斷。猿鳥絕跡惟雲烟。捨舟輕身陟危蹊。聽徹水樂鳴濺濺。仙船天路落不落。誰弄狡獪疑彭篋。險艱歷盡到奇絕。天遊古觀山之巔。亭

稱一覽小閩越。抉眚遠睇無涯邊。此時不知身在何處。便思脫遺人世。同飛仙。丹山碧水如此勝。恨不早拍洪厓肩。會當買山旁雲壑。盡載羣籍來摩編。山靈愛山亦愛我。定應招我棄官賦。就歸來篇。讀此詩者。則估之幽情逸韻可見矣。估有子曰洙雲。名正青。字蒼崖。亦以詩名。著有瓣香堂集。鈔傳世。謝枚如。章銜。曾序之云。閩稱海濱鄒魯者。數百年山水奇以秀。於星度屬牛女之墟。文風蔚然特盛。顧好樸學。而不善爲名。出一詩文示人。輒訥訥而發赤。故後生見聞寡陋。不知學。或眈於古。則譁然目以怪若癡。而其子弟。亦不敢以表章前哲爲盛事。噫。此所以相率而趨於喬宇鬼瑣也。可勝嘆哉。余成童時。聞先進人。皆有著述。而皆不得見。幸得見者。率殘破首尾不相屬。此瓣香堂集。亦其一也。是集假之友人劉筠川。筠川得之烏麓程氏。爲侯官林吉人哲嗣。洙雲所作。吉人於汪鈍翁陳午亭爲高弟。洙雲耳濡目染。故其文頗進退有法。而不合者。十之二三耳。乃其生也。名不入中原壇坫。死未數十年。而鄉黨無有舉其姓氏者。豈其才誠不如夫世之赫赫有聲譽者哉。觀者亦可以知其故矣。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余因以意區別其關掌故。而步趨古人者。凡若干首。鈔爲一卷。並錄其原目於前。而附鈔目於後。以備考云。嗟夫三代以下。唯患不好名。歆於名斯奮於學矣。一無所動於中而成者。吾雖不敢謂三代以下無斯人也。然而難矣。且夫果有其學。即好名亦何損哉。吾願吾閩之人思之。道光丙午年。十月既望。謝章銜敬誌。謝君既序其鈔集。又雜錄其遺事云。吉人著述

有義法。洙雲傳其學，留心文獻，熟掌故。著榕海舊聞、榕海詩話若干卷，願其書多散佚不傳。付梓者，只小海場志。蓋洙雲爲小海場鹽大使時所纂也。偏隅僻陋，無可記述。若其文集，所以稱瓣香堂者，因瓣香堂建在烏石山，蓋曾子固守福州時，曾於烏石築道山亭。吉人欲於其處築堂，取陳后山生平一瓣香，敬爲會南豐句，名之曰瓣香。甫趣工而吉人歿，堂實未成也。洙雲欲繼先志，亦終無力，因取以名集，以志不忘。近人乃於其地築之，仍名曰瓣香，奉會文定，而以吉人之主配焉。見謝枚如洙雲既卒，謝枚如又爲之別傳。蓋洙雲不自爲名，而謝公唯恐其名之不彰，用意厚矣。別傳云：林正青，字洙雲，侯官人。祖直隸開州知州遜，父內閣中書信，信從長洲汪琬，澤州陳廷敬遊。著述有義法、正青傳其學，留心文獻，熟掌故。著榕海舊聞、榕海詩話，凡若干卷，願其書多散佚不傳。雍正十一年，簡兩淮鹽政官，初正青以貢生充兵部行走，至是出爲小海場大使。小海窮僻凋敝，任者率以官爲傳舍，且非職不敢與民事。正青至，則召父老而揖之曰：惟皇帝惠養下民，惟大吏勤宣德意，百姓其勿自菲薄，相予以藻繪昇平，乃葺衙署，修道途，立社田社學，事舉民不知費，奸宄惕伏，一年而政成。民愛之，稱爲林菩薩。正青曰：未也。有地無志，是人有頭而無耳目，即心思之靈奚寄？有志而成於外人，是痛癢而倩摩搔，徒勞而無當肯綮。然余之力萃焉，良法不可忘，因條其利病，勒爲書以詔來者。既而母年老，乞終養去。民立祠爲主以祀，且作歌：春秋侑食，歌曰：柳花飛兮，使君歸兮，願使君如柳花。

兮，下吾民之家兮，神兮來兮，歌莫哀兮。其得民心如此，正青少與其鄉謝道承、黃任、陳治滋、游紹安友善，既歸而任紹安尚在。正青乃治館舍爲陶舫，暇日置酒相唱和，曰：太平老人會，年若干歲卒，著瓣香堂詩文集。妻鄭氏，左諭德開極女，有賢德。在官署聞決囚聲，輒引被蒙首念佛號云：章鋌曰：儀封張清恪公，撫閩時，治鰲峰館舍，延諸生校五子書。先生與漳浦蔡文勤公稱高足，既文勤歿，歷中外，寵冠人臣，而先生獨躋躋以小官終，亦可嘆已。然而今之道小海場者，其民嘖嘖述林使君不置，信乎！士之不自菲薄者，於物皆有濟也。

林信，又有一子名在峨，字涪雲，又字心香，著有林氏硯史凡十卷，一至三，皆同里名家，而余田生句京兆、黃莘田任大令爲最多，四至六，則家藏，自祖父及其兄弟，卷七，則自宋及國初諸名人，八至十，則古今體唱和詩，及題跋，真可謂琳琅滿目，極墨海之大觀矣。以上見謝枚如課餘偶錄，難兄難弟，無愧家風，蓋其得力於吉人之教者深。吉人博極羣書，而於鄉先正中，有可傳者，無不推揚備至。其題跋謝在杭擊澗手鈔、謝幼槃文集。宋臨川謝云：信生十餘歲時，得讀先生五雜俎一書，其羅籠名物，錯綜天地，真曠若發矇，晚復盡窺先生諸刻，浩如淼如，未易究其涯涘也。曩與先生同時者，經濟推崇相董先生、淵博推能始曹先生，先生與之頡頏，而會集其長，蓋三百年來，吾鄉先正中，一振奇君子也。世運而往，典型凋謝，何幸得覩遺墨於烏衣舊巷中，王氏通天帖，不得專美於前耳。此乾隆甲子臘月事。

也。見謝枚如課餘續錄迨後有名林樾亭者，喬蔭亦吉人之裔，謝枚如山長，課餘偶錄曾云：樾亭先生精禮學，著三禮、陳數求義若干卷，行於時，其雜著亦具有條理，予從友人葉與端處得其稿本三，因撥拾其可備掌故、資辨證者，錄爲二卷，名之曰樾亭雜纂，錄成而序之。

序云：吾閩有望族者數十家，林氏其一也。林氏之以風雅著述顯者，先生之家其首也。同人先生有來齋金石考，吉人先生有樸學齋集，洙雲先生有瓣香堂集，心香先生有硯史，莫不炳然以古自任，而先生於其家爲尤著。先生少即以文章見，與龔海峰、鄭有美等十人，結爲讀書社，時有後十才子之目。蓋勝國洪永時，林鴻高、棟輩稱閩中十才子故也。聞其暇日，置酒高會，海峰首序，而有美、及先生以次坐，偶發一論，樹一義，問難者，率瞠目矐眙，不知所由來，既各得其當，而無所用辨，則又大悅以去。故凡有負重疑解者，輒曰：往問讀書社中人，嗚呼盛矣！以此知友朋講習之功，爲不可少也。雖然近十數年來，先生之家，頗中落，余時時從故書肆，見洙雲心香兩先生遺稿，而先生所述作，又輒被大力者，篡取以去，且登諸梨棗，而掩爲己有，嗟夫！人誰不欲著書以傳後，乃零落若此，可嘆矣。然而有好古者出，而表章之，以視夫槁項黃馘而無所傳者，其可貴又何如也。然而士則貴自立已，是書中所述蕭長源事，及閩變諸考，皆海濱文獻所關，其他論說，亦多確鑿不易，世有知者，余言非諛也。先生所著，尙有炳燭錄、誌星算也，論書隨筆考、六書辨俗字也，三家詩遺說、輯齊魯韓之故也，皆

藏於家，與端者，先生之彌甥也。將次第傳錄之，以俟刊布云。道光丙午九月，長樂後學謝章鉞序。由此觀之，林氏累傳，以讀書博學爲鄉里倡，二百餘年來，同人吉人兩先生之名，不絕於耳，蓋其由來久矣。許均亦以詩名，均即明許彥之後，清許友之孫，許遇之次子，三代均入清史文苑傳。

傳云：許友初名宰，字有介，福建侯官人。諸生，善畫工書，詩尤孤曠高迥，錢謙益嘗錄其詩入吾炙集。王士禛朱彝尊並稱之。倪元璐晚慕米芾爲人，構米友堂祀之。著有米友堂集。子遇，遇字不棄，歲貢生。知河南陳留縣事，調江蘇長洲，仕有惠政，公餘禮士唱酬，吟詠不輟。卒於官。少授詩於王士禛，七絕尤善長，亦工畫松竹梅石，有紫籐花庵詩鈔。遇子鼎均，俱能詩。鼎字伯調，雍正元年舉人，官浙江遂昌知縣，有少少集、刺桐城紀遊，均字叔調。康熙五十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吏部主事，性嚴正，勇於任事，擢禮部郎中，有玉琴書屋詩鈔。閩中以詩世其家者，咸曰許氏也。西湖志載：許均偶過湖上，一詩云：離棕南北滯歸期，十載飄零鬢已絲。今日春明湖上路，依稀風景太康時。志列許均於袁敬烈之後，謂爲明代人，蓋有誤也。

陳治滋，閩縣人，世傳其能詩，有西湖款乃曲云：水漲平堤竹箬衣，衡波鈎出鱸魚肥。只緣耽唱漁家傲，驚起鷓鴣兩兩飛。東西島嶼小瀟澗，彷彿吳儂大小雷。殘月曉風誰作伴，一杯時屬水仙陪。見西湖志文藝皆名句也。

十三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康熙丁酉科鄉試中式之李開葉雍正癸卯科會試中式之鄭方坤皆以詩詞名其見於西湖志有可考者李開葉夜泊洪山橋云挂席秋江好停橈正晚晴沙寒無鴈跡橋古有松聲雲態山光動波容野氣清水天人不隔海月夢深生西湖志又郡城西湖重濬鄧尉人招遊次韻云嚶嚶好信報湖西新柳條成綠滿隄水面烟空花萬點枝頭風定鳥雙棲結廬身世藏春塢抱甕生涯繞屋畦便有漁人來問訊不須重訪武陵溪西湖志鄭方坤西湖懷古調寄賀新涼云林外西風射憶當年金戈鐵騎爭王奪霸復道縱橫三十里一片珠囊繡瓦綺縠環而侍者急鼓短簫樂遊曲奉新詞滿寫香羅帕重開宴長春夜而今事去如奔馬似楚臺梁園趙苑蕩無存也莽莽川原何處問寂寞江城潮打賸樵牧歌吟其下喚醒迷離龍帳夢聽晨鐘隱隱傳蓮社銅仙淚浩盈把鄭於清史有傳

傳云鄭方坤字則厚福建建安人雍正元年進士知直隸邯鄲縣舉卓異擢知景州調河間同知遷山東登州府知府時禁人口出海抵奉天而未入籍者悉勒還本土方坤言於大吏以爲司牧者但當嚴奸宄之防不得閉其謀生之路遂奏請弛禁調武定府歲大饑方坤請移登萊穀八萬石濟之且請發帑銀截留武定等縣漕米五萬石以備賑大吏入告上從之無何兗州饑調方坤治之釋貧民之奪富室穀而誣爲盜者百餘人旋以足病自免方坤記誦廣博其詩下筆不休有凌厲一切之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四十七

概尤力攻嚴羽詩不關學之非故雖好馳騁不甚規規於法然才華既富有真意以驅之自非塗飾者所及又雜采前人說部中說經之文爲經稗凡易書詩春秋各一卷三禮共一卷四書共一卷以多摭諸說部中故名稗言猶正史外別有稗官其書薈萃衆說部居州分論者謂其於考覈之功深爲有裨他著有補口代詩話十卷全閩詩話十二卷國朝詩鈔小傳二卷嶺海叢編共百卷蔗尾詩集十五卷文集二卷方坤與兄方城友于最篤競爽齊名有邵埭齋倡和集方城字則望雍正十一年進士官四川新繁知縣有惠政以蜀閩磨勘罷官大吏延主講錦江書院未幾卒所自著曰行炙集

方坤又號荔鄉荔鄉又有兄名方域字石幢者猶子天錦名有鄰皆以詩詞名賭基山莊詞話稱荔鄉與兄石幢方域猶子有鄰天錦以時文雄長閩中稱三鄭而荔鄉詩古文辭頗不愧方家其詞則見賞於蔣鉛山大抵佳處卻有後村別調風味采桑子云漢皇重色思傾國長短纖穠玉白花紅塗抹都爲悅己容天寒有女依修竹鏡暗芙蓉月冷簾櫳獨處炮媽恰伴儂又云生平怕讀登樓賦不謂兒童便爾飄蓬佳節多於馬上逢誰知行路難如此寄廡憐鴻彈鋏歌馮冷炙殘杯到處同浣溪紗秋闈夜坐圖云落葉蕭蕭月鑒帷塞鴻一夜盡南飛檀郎何事獨歸遲且自孤燈挑永夕從渠小玉睡多時綠窗對影靜支頤清平樂秋江泣別圖云蕭其森矣臨水悲哉氣浪打孤蓬篙拔起不許

征人再倚，連絲別淚熒熒，歸期縱訂奚憑，恨不身為檣燕，隨郎直上巴陵。金縷曲寒漏云，海水涼銀箭，聽天街瑟瑟不絕，千門盡掩，無數啼鴉爭弔月，迸出悲絲急管，更臚膊輪音相亂，驛橋村春齊唱和，一聲聲打入愁心坎，夢不到華胥館，此情此夜誰能遣，最憐渠孤燈逆旅，深閨小膽，坐擁繡衾寒似鐵，一串鮫珠著臉，捱不過五更三點，惟有玉釵冠上挂，揭流蘇，軟玉籠香暖，喃喃語，尙嫌短，又步韻題朱雲亭大令桐莊詞云，檀板當窗挂，溯從來偷聲減字，源流騷雅，周柳辛蘇音響歇，誰更鑿空補罅，算都只寄人籬下，心折桐莊詞一卷，是紅鹽白紵烏絲畫，歌宛轉，幾晨夜，寥寥此調誰彈也，細評量，聲同金擲，字均綠價，清比嬌鶯啼恰恰，圓似露荷珠瀉，又五色雨絲飛灑，穠郁芊眠，白石境，嘆悠悠，孰是知音者，將進酒，與君話，傳聞荔鄉子天錡，博學而不慧，嘗曉出歸，而不知其家，問鄰人曰，君識鄭某所居乎，過市或嚼銅敷泥爲證，天錡以爲真也，典衣以數百錢，買歸其癡厚率如此，然十三經註疏，背誦不遺一字，并能舉某句在某卷，某簡某行，初其婦翁某，見其善讀，謂當成大器，以女歸焉，天錡亦謂宰相當用讀書人，以此愈益自負，而其婦卒鬱鬱死，天錡輓之曰，不作今生宰相，願爲來世夫妻，天錡後以縣學生終，其遺事，至今猶藉藉人口，荔鄉一門風正，婦女皆嫺吟詠，由是觀之，李鄭兩家，文采風流，在國初閩中，亦屬有數人物矣。

十四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乾隆甲子科，中式之林從直，父名衡，父子均入陳恭甫太史東越文苑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四十八

後傳，蓋皆博涉載籍，善詩古文詞者也。

傳云，林衡，初名璣，字義孺，福州閩縣學生，幼孤，事母孝，尙氣節，勇於爲義，縣令某，善撻諸生，衡憤其冤，率庠士慟哭孔子廟廷，籲大吏求理，坐除名，後受知於學使者沈涵，重入縣學，改名衡，衡博涉載籍，善詩古文詞及書法，康熙癸未甲申間，與郡守顧焯，都督李涵，同郡陳祖虞，林豫吉，藍漣，李馥等，四十餘人，結詩社於平遠臺，合爲平遠社鑱之，年六十三卒，有草廬詩集，文集，全宋詩注，鳴書小品，竹窗筆記，博古錄，凡百七十卷，子從直，字白雲，乾隆九年舉人，亦能詩。

十五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乾隆乙丑科，會試聯捷之張甄陶，丁卯鄉試中式之葉觀國，一則講明正學，一則揚摧風雅，均有足述者，張字希周，號惕庵，福清人，鶴徵錄誤廩生試未用，後舉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出爲廣東高要知縣，著四書翼注，論文學海堂經解，從政實錄，見賭集張於清史有傳。

傳云，張甄陶，福建福清人，性嗜學，巡撫王恕，學政周學健，以甄陶爲學士，貢成均，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試罷，大學士朱軾，侍郎方苞，李紱，荐充纂修三禮官，甄陶辭，而從苞問學，得於詞館讀書，取永樂大典二萬卷，徧觀之，至廢寢食，十年成進士，時方許直言極諫，甄陶對策，因詳陳時務，略謂開邊外屯田，以養八旗餘丁，猶勝貸金於府，改捐監條款，以充地方公費，猶勝積粟於倉，請以州縣佐與

州縣並選。以疏通舉班。而陞巡檢之秩。比縣佐以處選用縣佐之貢生。則三途並用。選法疏通。其言深切。大臣或不敢進呈。乃置二甲。選翰林院庶吉士。十三年散館。授編修。旋改授廣東鶴山縣知縣。調香山新會高要揭陽諸縣。皆劇邑也。所至疆田疇。修隄圩。弛墾戶。蠲蠅之禁。馭澳夷。毀淫祠。定常田。建書院。調孤貧。實社倉。理鹽筴。策荒政。雪冤獄。詰盜賊。塞潰隄。凡有舉措。必熟計事勢。使無拂逆於民。而民陰被其福。方甄陶之補外也。人咸惜之。甄陶讀其實政錄。喟然嘆曰。視國如其家。視民如其身。視官事如其日用飲食。以天下爲己任者。不當如是耶。在嶺南作學實政錄。丁憂。服除。起補雲南昆明縣知縣。坐事免。巡撫劉藻。善遇之。延主五華書院。藻總督兩省。移主貴州貴山書院。復上言。甄陶教士有成效。賞加國子監司業銜。甄陶居五華貴山。前後將十六年。訓士如子弟。尹壯圖。錢澧等。皆其弟子。晚歸主講鰲峰書院。以經義教閩士。於是咸通漢唐註疏之學。書院創自張伯行。而蔡世遠爲之長。繼之者。惟甄陶。與通政使林枝春。講明正學。嚴憚有法。論者謂不啻世遠主講時也。同邑人孟超然。稱甄陶淹洽。似王伯厚。而切於世務。慷慨似陳同甫。而根極理要。雖不竟其用。卓然可傳於後無疑也。居滇南時。著正學堂經解。周易傳義拾遺十二卷。詩經朱傳拾遺十八卷。禮記陳氏集說。刪補四十七卷。春秋三傳定說。五十卷。松翠堂文集。三十卷。蓋繼張文恪蔡文勤之後。而倡言正學者也。鶴徵後錄云。張甄陶字希周。號惕庵。閩縣人。此蓋廩生。由福建巡撫廬倬薦舉。乾隆乙丑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四十九

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出知廣東高要縣。著有讀書翼註。又云惕庵博綜羣籍。考核精詳。翼註一書。能條貫衆說。而以己意折衷之。在免園冊中。最爲有根據之學。令高要以廉明著聲。詞科掌錄云。張希周。總角即肄業鰲峰書院。潛心經義。九易寒暑。巡撫奉天盧公。學使奉新周公。皆有國士之日。丁巳始來京補試。謂補試博學宏詞詞科餘話云。希周館於予同年柴舍人宅。距予廬不數武。朝夕過從。投分甚密。情性溫粹。才亦縱橫。留京師未即去。由此觀之。張甄陶蓋才德兼優之君子。非僅以文藝見長也。甄陶卒。葬於福州銅盤山。孟瓶庵考功超然爲之誌墓。

誌云。公諱甄陶。字希周。一字惕庵。閩縣人。以拔貢舉甲子順天鄉試。乙丑成進士。授編修。尋以知縣用。在粵歷任。鶴山香山新會高要揭陽。以憂歸。起補雲南昆明縣。罷去。爲院長於滇之五華。黔之貴山者。十餘年。歸里主鰲峰。所著有松翠堂文集。惕庵雜錄。公卒於乾隆庚子秋。年六十有八。以乾隆丙午夏五月。葬於福州北關外之銅盤山。以上見西湖志

同時有葉觀國者。以翰林再直上書房。十一掌文衡。年老乞歸。日以詩酒自娛。初冬邀朱明經和琢。林文學擊天泛舟湖上。云。空水渺無際。悠然清我心。綠簑漁艇小。黃葉寺門深。騷體元推楚。朱湖詩家首數林。歸橈霽薄醉。暮色起成陰。又春暮友人招遊西湖云。琉璃千頃瀟微風。畫航飄然碾碧空。杖履詩春三日共。林泉話舊一尊同。笙歌漫憶前王樂。詞賦長誇曩哲工。醉去逍遙塵壑外。何須枕

穎較雌雄。又以西湖命題云。綠陰翠浪雨晴宜。灩澦瞿塘想象時。本辛幼安稼軒詞中語何限俊游湖上客。高吟誰繼幼安詞。小維摩室筆記。載明吳兆有榕城小妓奇歌。皆用歌中語。頗傳誦。葉毅庵先生詠奇奇云。門前潮水阻東西。幾樹花開小院迷。記否雙槐橋下女。鴉鬟十二髮初齊。合潮橋一名雙槐橋。葉以詩歌名世。猶是晉安風雅之遺。卒葬興聖坑。大興朱珪為之誌墓。

誌云。觀國字家光。一字毅庵。先世由福清徙居閩縣。乾隆辛未進士。授編修。歷典河南湖北湖南雲南鄉試。督學雲南廣西安徽。歷官詹事府少詹事。充日講起居注官。入直上書房。召入重華宮賜宴和詩。年七十以足疾乞歸。卒年七十有三。有綠筠書屋詩鈔。以上見西湖志葉有七子。二早卒。餘五子皆登科。其第四子曰申萬。陳恭甫壽祺曾誌其墓。

誌云。君葉氏諱申萬。字維千。一字芷汀。世居閩之福清。順治間遷郡城。始為閩縣人。考詹事。毅庵先生植躬廉正。再直上書房。三任學政。五主鄉試。兩為同考官。一為武會試總裁。晚乃舉七子。曰吾歷掌文衡。所曲成士不勝數。後世子孫。當有興者。既而諸公子各擢科名。而君與同懷弟小庚郡丞。伯子芸卿太守。十數年間。相繼登黃甲。躋玉堂。人咸以為清德之報也。君乾隆六十年舉於鄉。嘉慶十年成進士。授翰林檢討。十六年典試湖南。即詹事前持節地。楚人榮之。得士為盛。捷南宮者十餘人。補山東道。監察御史。轉掌山西道。尋掌京畿道。兼巡街道。判訟牘。勸市塵。必躬親之。不假手胥吏。諫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五十

草輒自焚。故世謬得聞。所知者。十九年。閩中東城。駐防兵。白晝持刃殺民於市。獄久懸。君以實疏聞。奉旨逮問。始獲首犯。寘之法。旗民由是帖然。二十一年。閩藩伯李使君。被訐獄興。先發難者。貪吏某也。而讞不及。君劾之。某竟罷斥。尋自斃。網無漏焉。二十三年。授廣西慶遠府知府。捐廉獨修城垣。質肆違禁取息。鹺買重秤收鹽。數十年莫有問者。君至皆裁抑。至道光二年。擢高廉兵備道。高屬沙田易苦旱。君禱雨輒應。郡人請建亭於城東。觀山。顏之曰則喜。修高州府志。以紀地事。建梅坡書院。增諸生額百餘人。捐金二千。付博電兩場。權子錢。助膏火。自是科目踵接。吳川林芾南殿撰。遂魁天下。蓋粵東自番禺相國後。八十餘年。再盛於斯也。初君所生母曾太恭人。為小庚郡丞。奉以之滇。比君宦嶺西。南迎至官舍。娛侍十餘年。代至。將護送暹羅。貢使入都。丁內艱歸。既葬。君哀毀既深。羸削患舌塞。復得仲子刑部。惡耗。猝中風疾卒。十一年四月二十三也。春秋五十有九。屬纊前一日。猶貽書太守。勗之勵廉隅。資表率。然則君之家法清白可知已。君性嚴重。動必以禮。雖盛暑居閤室。衣冠肅然。屏謝交游。友恭獨篤。自奉澹泊無它好。公餘手一篇。輒至夜分。所著有餐英集八卷。配何恭人。先卒。繼配馮恭人。子四。敬昌即太守也。嘉慶二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改主事。軍機章京。洊擢至吏部。考功郎中。掌文選司印。出知松江府。斌昌。刑部奉天司主事。先卒。敕昌幼殤。皆何恭人出。臚昌。馮恭人出。女子子五。長早逝。次適秀水知縣陳徵芝之仲子。延詮。次字編。修林春溥之叔子。懋熊。餘未字。

孫二人敬昌生雲滋，斌昌生源滋，女孫三。以十二年六月九日葬某地。太守先期來請銘，壽祺於詹事，有門下淵源之誼，嘗與君同社論文，又與郡丞有連，又夙從諸昆季游，習知君謹狀而銘之曰：石林文宗，匠成士類，七子惡惡，彪怒者季，世嬗雕龍，木天清秘，出領銅符，政平訟治，毀豈性滅，哀令神悴，北堂茹悲，西河銜淚，實此哲人，終焉長寐，吉有駿崇，繩是綬笏。

申萬有同懷弟曰申薌，卽小庚太守是也。謝枚如詞話稱其擅詞學，著有詞存詞譜等書，有金縷曲詠落花云：命莫如花薄，歎年年一番春盡，一番飄泊，辜負東皇栽培意，生受封家惡劇，況更有許多做作，飛上錦茵能有幾，但吹來落溷真無著，回首視，孰清濁，紅嬌紫姹何如昨，想都因未除結習，俗緣難卻，琪樹瓊花神仙品，一染紅塵便錯，空悵望，蓬瀛樓閣，此別鈞天成小謫，也有人，說道人間樂，身世事，查難託，時太守由翰林改縣，故不無玉堂天上之感，陳恭甫太史有題其所輯本事詞五絕句云：花紅玉白助春嬌，風月無邊暖紫簫，身是江南賀梅子，畫樓芳酒易魂銷，風雲氣不敵情多，每悵桓伊喚奈何，莫怪曉風楊柳岸，紅牙祇按女郎歌，花庵閨秀幾名家，綺語多生艷齒牙，一笑東風湖上句，阿師也復惜桃花，傳聞舉舉與師師，才子由來屬掃眉，芳草沅湘無限思，楚騷哀艷阿誰知，口唐本事踵虹亭，詞苑叢談照汗青，拈出石林新本調，碧天花雨自泠泠，申薌又字培根，陳恭甫太史有葉培根明府申薌二樂圖序，序云：培根明府父子談遷，弟昆軼轍，一門通雅，累世清華，曩從輦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五十一

下，曾繪斯圖，把卷持杯，題云二樂，夫謝淪此中，惟宜飲酒，買達好學，問事不休，呼明月於青天，掛古人於黃卷，酸鹹殊嗜，肺腑生香，以斯云樂，可與終始，君方由詞垣，出宰遠徼，碧鷄金馬，同王褒萬里之行，吉日良辰，奉班惠東征之賦，或有簿書倥偬，學殘蕭疎，疲役茶然，此事遂廢，然而文翁化俗，必授七經，孔公治事，惟醒一日，則黼藻道德，醞釀中和，糟粕皆聖賢，纒紉亦肴饌，同民所好，於我何傷，祖道之先，錄別有作，余緣持服，未敢賡酬，嬾駒在門，風雨遂遯，識之簡末，以永寤思，他日洱海蒼山，畫諾坐嘯，一觴一咏，亦吏亦仙，雖不忘彭澤羲皇之思，抑未減元龍湖海之氣乎，葉氏簪纓鼎盛，科第蟬聯，當其年老乞休，湖山吟咏，鄉人望之，固儼若神仙中人也，故老相傳，葉觀國之父，自福清甫江入閩，以一扁擔隨身，販布爲業，家貧甚，卒歲之日，思投身萬壽橋，以葬魚腹，禱諸水神曰：吾擲扁擔先入水，沈者吾隨之死，豎者吾生，擲之扁擔果豎立不沈，乃絕死念，後數年，娶閩婦，生子即觀國，今爲閩中望族，故世稱之爲扁擔葉，此方策六員外兆鼇云然。

十六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乾隆庚午科會試，中式之鄭光策，號憲方，謝枚如山長，述其遺事至詳，課餘續錄云：鄭憲方先生，初名天策，以避鄉先達名，改光策，一字瓊河，閩縣人，梁芷鄰章鉅中丞之妻父也，乾隆己亥鄉荐第二，聯捷成進士，不獲館選，退候吏銓，仍下帷攻苦，如下士，中年病足，瀕死而復生，因自號蘇年，絕意仕進，以授徒養母爲事，主講鰲峰，勤於訓迪，人才奮興，桐城汪稼門，高陽

李石渠二中丞，皆欽仰之，謂不減蔡文勤風矩也。梁中丞曰：余以子壻爲受業弟子，熟聞先生誨人宗旨，以立志爲主，謂志定而後教有所施，又不欲人急於著述，謂古聖賢之學，大抵先求諸身，既修諸身，即推以濟於世，隨其小大淺深，要必由己以及人，至萬不得已，始獨善其身，思有所傳於後，故孔孟著書，皆屬晚年道不行後事，先生之持論如此，故雖窮年矻矻，迄無成書，僅存詩古文十餘帙，亦未編定，自題爲西霞叢稿而已。嘉慶己丑，余爲輯西霞文鈔上下卷，付友人梓行，其詩鈔及儷體文鈔，則已編而未梓云。予素仰慕讀書社中人，而未得其詳，他書亦未道及。茲於西霞文鈔上卷，見林樾亭六十壽序，蓋先生代鄭存敦作者，於社事頗得梗概，喜而錄之，然猶惜二十八人之姓氏行誼，及其著作存亡，家世衰盛，不可盡知也。鄭憲芳先生，代鄭存敦作林樾亭六十壽序。

序云：讀書社會課，凡二十有八人，余年最長，而吾家蘇年爲最少，社之興，由於樾亭兄弟，及春園、海峰、長川、崇達諸君，均以府試爲今副相朱師所賞，因命聯爲文會，且名以讀書，志所曷也。嗣諸君又各招其親知及時髦，有聲於庠序者，社日以大，最後得蘇年，適足二十八人之數，而社事遂成，其後亦遂無踵入者，方社之初建也，諸君皆里中豪俊，博學健文，以讀書相切劘，里中人聞社名之夸也，或相與竊笑之，諸君不以爲意，聚則各出所讀，往復質正，當其辨論叢起，如泉湧河決，雲興而霧霏，縱橫不可端倪，時或清言雅談，霏如桂屑，又或爬梳結滯，發古人之覆，渙然冰釋，使人意消，興至，則

劈箋命筆，角詩鬥文，以敏贍相誇謔，就中性情所近，或好宋儒，言性命之學，或好求今世之務，或耽考訂訓詁，及金石文字，又或旁及二氏，如斯明，有美，允默，皆有逃禪之癖，而述善，則尤喜導引吐納，家言，儒林文苑之間，雜以仙佛，命儔嘯侶，不名一格焉。而樾亭、長川、春園、文甫、述聖、維揚、含耀，皆善酒，爲大戶，九山書屏，秋坪，弱中，蘇年，雖不健飲，而飲興甚豪，每花晨月夕，登山臨水，賦詩命酌，油油如也，或諸父母爲壽之辰，則必洗爵稱觴，因而聯袂接席，暢談醉飲，往往星河既斜，鷄鳴露晞，不忍遽散，迴數二十年前景光，猶歷歷在目，一時友朋意氣之樂，可謂美哉。自乾隆乙酉之歲，樾亭兄弟，與同社得鄉舉者，凡五人焉。戊子，則斯志兄弟，與海峯得三人焉。繼是或一二人，或三四人，各得科第以去，其間離合聚散不常，然公車歸則必聚，聚則文宴如故，丁酉、戊戌、己亥之間，文會猶盛，憶余與蘇年、維穎兄弟，同舉於鄉時，樾亭、春園、海峯，皆在籍，所不得終見者，香海太史一人而已。乃自己亥後，踪跡遂漸散矣。及今十餘年來，作賦天上，修文地下，同社中將及半焉，而其存者，亦復宦游四方，隴蜀燕越，大江之東西，晨星秋葉，萍飄梗錯，即匏繫閩邦，如余與崇達、長川諸君，亦劍水漳溪，遙遙相望，屈指里中，共存維芳、維穎、蘇年三人，嗟乎，搏沙放手，一散難聚，尺波電謝，駒隙不留，不獨余已邁老，卽年最少如蘇年者，亦已鬢髮星星，容顏非昔，每讀魏文帝與吳季重書，悵日月之不居，念知交之零落，殊愴然難爲懷也。舊臘蘇年來書云：樾亭明歲年六十矣，其子弟欲徵同社之文，以

爲壽以長則莫如大兄者。宜爲文。余緬維榭亭壽辰在元夕。春酒既芳。燈月燦映。爲壽最便。願曩者同社逮事祖父母者。衆矣。而友朋之壽略焉。今則存者無幾。而年皆已老。萬里故人。白頭健在。不可忘也。夫以榭亭性情之坦夷。德度之寬廣。其壽固宜。今爲吏有能聲。有廉名。而所著述。又已有成書行世。其才與學。皆足以自壽。而無待余言。而余所感念者。則在友朋聚散之迹。聞榭亭去秋被檄公門。出使西藏。歷五印度之國。經雪山風洞之險。回首閩雲。海天阻絕。得無有離鄉益遠之思乎。然西藏爲佛天所居。菩提之樹。娑羅之果。貝多之葉。龍庭鷲嶺之文。皆可以釋煩解厄。增益吉祥。其他聞見瑰奇。更足以佐讀書所未逮。願榭亭一視遠邇。強飯康身。他日建廳歸來。余雖衰老。尙冀與同社諸君。讀榭亭所紀之詩文。以擴耳目。然則榭亭此行。何必非爲吾社讀書增重哉。故人無多。自今以往。願各自愛。既書以復蘇年。遂次之以寄榭亭。侑一觴焉。是爲序。林榭亭六十壽序代鄭存敦作

夫壽序小事也。然亦可見友朋交誼之篤。及鄉里學風之盛。鄭憲方代序之文。其所關豈鮮淺哉。按憲芳原名元策。乾隆己亥科。鄉試中式第二名。俗所謂亞魁者是。先是乾隆庚午科。鄉試中式之第二名。亦名元策。故憲方以與先達同名也。特改名爲元策。然福州老館之小字題版內。無論庚午己亥。仍皆書作元策。但庚午之鄭元策。作閩縣人。己亥之鄭元策。作侯官人。今課餘偶錄。謂己亥之鄭元策。爲閩縣人。殆失其所考歟。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五十二

十七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乾隆庚午科鄉試中式之龔一發。辛卯科會試中式之龔景瀚。乙未科會試中式之梁上國。皆閩中望族。清史有傳者。略紀如下。龔一發。爲其裕之孫。嶸之子。有子景瀚。均有傳。

傳云。龔其裕。字容溪。福建閩縣人。由生員投効江西軍營。積功獎通判。康熙六年。補瑞州府通判。十三年。逆藩耿精忠。據閩叛。擾及江西。疊陷眞州。吉安各府。其裕率鄉兵。爲大軍嚮導。克上高。新昌。旋擢吉安府知府。時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督軍駐螺子山。其裕野處。供餉無缺乏。民間子女。陷賊中。爲軍前俘獲者。爲請命將軍。全活無算。戰場遺骸。捐資埋瘞之。十五年。緣事。鐫級調用。尋捐復原官。十八年。補河南懷慶府知府。郡有順利渠。引濟水入城。通舟便民。日久淤廢。其裕甫下車。詢之。父老。即濬復之。嗣以山陝不靖。軍中馬匹。多牧於懷。民驚擾欲避。其裕走告軍中。請身任供億。勿累民。軍校有攘民鷄者。重懲之。兵民遂相安。二十一年。陞兩淮鹽運使。革除積蠹。離政釐然。二十二年。以挂誤褫職。二十四年。欽差大臣湯斌。白其誣。河道總督。于成龍。調赴河工。其裕以疾辭。二十七年。卒於家。入祀江西。瑞州。吉安。河南。懷慶。各府。名宦祠。子嶸。孫一發。曾孫景瀚。嶸字岱生。少隨父其裕之瑞州任。值耿逆煽亂。其裕練勇。爲大兵嚮導。嶸亦隨軍効力。嗣捐知縣。康熙十八年。補浙江餘杭縣知縣。力除宿弊。葺城垣。修文廟。創義學。除雜徭。開渠築隄。尤長讞鞫。民有殺僕。而瘞之者。截其足棄

道旁以虎傷報，嶸疑之，環視所居側，有寺，寺園內隙土有新迹，掘之，餘屍在焉，按得謀殺狀，論如律。旋舉卓異，二十七年陞直隸趙州知州，趙有支河久塞，嶸使濬之，灌田數百頃，民獲其利，會有山陵之役，擇能者隨扈，嶸奉檄往，召對稱旨，三十年授江蘇松江府知府，松爲財賦區，地廣事繁，嶸治之有法，鉅細咸理，三十三年以保舉廉吏，送部引見，尋署江蘇糧儲道，三十六年調直隸保定府知府，三十七年丁父憂，特旨令奪情視事，兩次隨扈，雄縣霸州均賜克食，二十九年擢陝西甘山道，地近邊塞，民俗鄙陋，嶸創立書院教之，人始知學，四十年臨鞏，荒且疫，飢民絡繹，流入河西，嶸賑糶兼施，病者加致醫藥，是年丁母憂，嶸恐復奪情，亟奔喪歸，旋有旨慰留，上官代爲陳請，始獲終制，四十五年服闋入都，迎駕於密雲途次，上嘉獎之，四十六年授江西廣饒九南道，嶸以五聖邪祠最爲風俗人心害，撤之，增修書院，復宋臣范仲淹祠，設育嬰堂，百廢具舉，時萬年縣匪徒煽亂，從者有百人，嶸單騎往諭，罪其魁，亂遂息，累署按察使，五十七年以疾歸，五十八年卒，入祀江西饒州府名宦祠，一發字天礪，乾隆十五年舉人，十七年以知縣揀發河南，歷署宜陽密縣知縣，發奸摘伏，有神明稱，能使豪強悔悟，樂爲善良，十八年補林縣知縣，引泉源溉田，濬水惠諸渠，民不苦旱，縣有兄弟爭產，挾母訟，一發坐其母於庭，爲譬解之，兄弟感泣，扶母歸，請無竟訟，二十二年調虞城縣，適歸德府水溢，虞罹患尤鉅，一發覈戶口，清囚繫，去奸蠹，禁盜賊，難民以安，修惠民永便諸河，以工代賑，飢民持畚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五十四

鍾者相望，一發曰循河干，與共勞苦，力作倍勤，捐資修縣城，葺橋梁，毀三教堂，爲義學，創建書院，給書生廩餼，身爲之師，時江南山東有蝗，虞介其中，獨不入境，二十九年以病去官，三十年病痊引見，以知縣發直隸候補，旋丁母憂，三十四年服闋，歷署平山元城等縣，尋補高陽縣，三十六年陞雲南鎮南州知府，三十八年卒於官，入祀河南虞城縣名宦祠，景瀚字惟廣，一字海壽，乾隆三十六年進士，以知縣歸部銓選，四十九年選甘肅靖遠縣知縣，旋署中衛縣，清厘獄訟，案無留牘，縣有七星渠，淤塞，常苦旱，景瀚爲築壩，遏水入渠，濬常樂鎮靜諸渠，重葺減水各厓，溉田凡三十餘畝，民享其利，五十二年調平涼縣，縣有書院傾圮，景瀚出資新之，親爲講學，增驛站車馬，罷民充鹽商，俾無累，歷署靜寧固原二州知州，固原漢回雜處，時構釁，景瀚密探諸堡，誅積賊，息謠言，境內大治，旋署循化廳同知，五十五年舉卓異，五十九年陞陝西邠州知州，未赴任，值川楚教匪肆擾，陝甘總督宜綿調赴軍營，越境剿賊於湖北鄖西克之，旋隨大軍赴陝，疊破賊巢，陝境肅清，嘉慶元年，命以知府用，先換頂戴，二年由陝赴川，屢著戰功，賞戴花翎，旋授甘肅慶陽府知府，三年調蘭州府知府，時流賊蠡起，景瀚隨營充左翼長，籌畫軍事，作堅壁清野議，上之，略言邪匪滋事以來，蔓延四省，輾轉兩年，處處有賊，處處需兵，負固則經年累月不能克，奔竄則過都越郡不能禦，議者惟以兵少爲辭，於是調鄰省增新民募鄉勇，不知其無益而反有害也，國朝經制之兵，本屬有限，而腹地尤少，其重兵

所在非番回錯雜之區，則形勢要害之地，一調不已，而至再，再調不已，而至三，備禦空虛，奸民因而肆志，則無事之區，又將滋事，即如四川湖北之兵，皆以全赴苗疆，邪教遂乘機四起，豈非明效大驗乎？此調兵之害也。倉卒募兵，但取充數，非市井無賴之人，即窮苦無聊之輩，紀律不習，技藝不精，心志不齊，膽氣不壯，遇賊惟有紛然鳥獸散耳。此增兵之害也。鄉勇守護鄉里，本可得力，若以從征，則非所願，無室家妻子田廬墳墓之足繫其心也。平居未受涓滴之恩，臨難責以身命之報，於勢既有所難能，而爲之長者，素與平等，本無上下之分，予以虛名，強相鈐制，於心又有所不服，加恩則玩而驕，執法則紛而散，欲約束而整齊之，難矣。其藉此爲利，浮開勇數，冒領錢糧者，又無論也。至於馳而臨陣，未習戰鬥，疑則易驚，各爲步趨，紛則易斷，即或誘之以重賞，鼓之以大義，而有勇無剛，能暫而不能久，闕然而進，亦闕然而退耳。此鄉勇之害也。且兵勇多，則糧餉廣，糧餉廣，則轉運難，國家帑藏充盈，殺賊安民，雖千萬在所不計，而民間之疲於轉輸，困於差徭者，不知凡幾矣。文報有站，糧運有臺，軍營之移徙，使節之往來，其夫馬不能不資於民力，近地不足，調之遠處，州縣雖官爲給價，而格於例案，所給豈能敷用？每縣夫數百名，馬數十匹，道途之費，守候之費，津貼之費，司事者口舌之費，皆派之里下，不肖生監，又從而乾沒之，爲日既久，民力竭矣。官吏但顧考成，一切以軍法從事，科歛督責，民不堪命，事變滋起，或遇水旱之災，將何以處之？况乎將領不能約束兵丁，所過甚於盜賊，鄉

勇從而效尤，激之生變，是所憂者，不獨在邪匪也。然使有濟於事，僥倖成萬一之功，亦不必過爲疑慮。而自去年以來，其情形大概可見矣。四省之山，層崖峭壁，立如城寨者，所在多有，其上有田有水，賊若據之，非數萬之衆，不能攻取，然周圍百餘里，或數十里，終未能環而圍之也。即竭力仰攻，士卒傷損過半，幸而得之，賊已乘間，率衆他徙矣。雖窮日夜之力以追之，而其勢常不相及。蓋賊因糧於民，無地非民，即無地非糧，官民之糧，必須轉運，賊竄無定向，亦無定期，糧臺豈能豫設，夫馬豈能豫增，倉卒移營，糧必遲誤，此一難也。賊皆輕身，登降便捷，而我軍，鳥槍，弓箭，火藥，鉛彈，身所佩帶，不下二三十斤，行走不易，此二難也。賊皆本地之人，慣於山行，婦人孺子，亦趨捷若飛，而我兵如陝甘等處，壯健有餘，輕捷不足，登山半日，汗流氣喘，未遇賊而先困矣。此三難也。賊隨時隨地，可以休息，而我兵，行必按隊，止必安營，掘壕樹柵，守卡站牆，日夜不得安歇，此四難也。賊常飽而我兵常飢，賊常逸而我兵常勞，勝負之勢已分矣。幸而勝之，所殺者，賊之後隊數百人，或其疾病老弱不能行者耳。其道逆不可得也。賊之詭計，又分布數人於左右十餘里中，四面放火，使我兵疑畏，不敢遽進，及至探明，而賊蹤已遠矣。此尾追所以常不及也。於是有謂宜繞道前進，迎頭截殺者，究之亦係空言，無實濟也。前後夾擊，則左右分驅，東西並攻，則南北各竄，山澗重疊，道路紛歧，處處可通，題題是道，安所得十餘萬之兵，一一追而擊之，即令四面兜圍，而賊聚而衝，我散而守，十餘萬之兵，分布於周

圍數百里之內，其勢既分，其力亦薄，賊以全力，矢死衝突，未有不潰圍而出者，故賊之往來，可以自如。我之進退，反不能自主，賊合而我兵不得不分，賊分而我兵遂不能復合，焚掠裹脅，賊愈殺而愈多，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剿則無以爲守，守則無以爲剿，城池既在在堪虞，將領唯斤斤自保，今日之賊，無論非今日之兵所能剿除，卽或額兵全來，新兵已練，而使之追逐千里之遙，奔馳半月之久，力疲氣沮，其勢又爲今兵之續，賊勢益張，兵氣益餒，日延一日，事尤不可問矣。然則爲今之計，將奈何？曰：賊未至巴州，而巴州之民先走，賊未至通江，而通江之城已空，守土之官，雖欲効死勿去，其誰與守？此無他，民心無所恃也。故必先安民，然後能殺賊，民志固，則賊勢衰，使之無所裹脅，多一民卽少一賊矣。民居奠，則賊食絕，使之無所擄掠，民有一日之糧，卽賊少一日之食矣。爲今之計，必行堅壁清野之法，責成地方官，巡行鄉邑，曉諭居民，團練壯丁，建立堡寨，使百姓自相保聚，併小村入大村，移平處就險處，深溝高壘，積穀練兵，移百姓所有積聚，實於其中，賊未至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賊既至，則閉柵登陴，相與爲守，民有所恃而無恐，自不至於逃亡，別選精銳之兵，二三千名，以牽制賊勢，不與爭鋒，但尾其後，賊攻則救，賊退則追，使之進不得戰，退無所食，不過旬餘，非潰則死耳。不戰而屈人，策之上者也。其要必先選擇良吏，一省之中，賢而能者，道府豈無數人，將令豈無二十餘人，其奔走趨事，明白勤幹之佐貳，豈無數十人，今川省賊所往來，川東唯夔州一府，達州一州，川

北惟保寧順慶二府而已，陝西惟興安一府，商州一州，河南惟南陽一府，湖北惟荊州宜昌施南襄陽鄖陽五府而已，所屬牧令，賢者留之，不肖者易之，每處各派佐雜數人，分任其事，以一道府董局事，輔以正佐數員，講明利弊，議定章程，總其大綱，其餘道府，分路經理稽查，不過三月，可以畢事，其次則相度形勢，天成之險，如大成寨，太平寨者，加卑因高，使之可守，移附近居民於其中，先藏積穀，貧者宜貸其資，芳屋草棚，聽其自便，其故居仍留勿毀，賊未至時，仍可照常安樂也。其村莊市鎮，人烟湊集，如臨江市普安場者，隨其所居，因山臨水，爲築城堡，外挖深壕，務令高廣，民居零星在外者，移入之，甑石木料匠役之費，皆給於官，惟丁夫取於民，貧者量給口糧，以代賑卹，其次則選擇頭人，山上之寨，平地之堡，人戶既多，一切事宜，需人經理，擇其身家殷實，品行端方，明白曉事者，或紳監，或者民，舉爲寨長，堡長，給以頂戴，予以鈐記，使總一寨一堡之事，其清查戶口，董視工程，經營錢糧，稽查出入，訓練壯丁，修飭守備，別擇數人，爲之副，各就所長，分任其事，以專責成，其次則清查保甲，戶口繁多，奸良莫辨，外至者，疑其爲間諜也，卽久居者，亦慮其有匪黨也，行保甲之法，十家聯保，互出甘結，始准移居，匪類送官究治，其蹤迹可疑，而無確據者，另附冊尾，聽其別居自便，毋得濶入，以滋後累，其餘良民，悉使團聚，家有幾人，大小幾口，所操何業，田土若干，詳註冊內，以便稽覈，其次則訓練壯丁，每戶抽壯丁一人，或二三人，編爲部伍，鳥槍刀矛，各習一技，官爲給價，製備器械，每一堡

寨擇營中千總或外委一員兵三四名使之教導勤加訓練有事則登陴守禦自保鄉里毋令出征惟本州縣有警或鄰堡告急許其以半救援其次則積儲糧穀堡寨之中建倉數間富家囤戶有糧難以盡移者官給銀悉行收買入倉無者買於鄰近各鄉官兵經過即以此糧供支賊至閉寨壯丁守陴按名給糧毋令家食其饑寡孤獨貧乏殘疾及家稍充而實無糧者准其照冊分別賑借賊平之後即爲本鄉社倉分儲常平一遇災歉亦可就近賑糶其次則籌度經費所有築堡挖壕建倉買糧置備軍械一切守禦器具及搭棚蓋屋之費銀皆官給交堡寨長司其出入惟倉糧之數主於官賑借供支官爲報銷其餘銀均攤於堡寨居民所有田地分爲十年或八年隨地丁徵還如此者有十利焉川省無土著之民五方雜處其性輕於去就故一聞警報輒四散奔逃民心疑懼則千里無堅城矣今堡寨聯立聲勢聯絡民居既安民志自定父母妻子團聚一家無流離死亡之憂並不慮爲賊逼脅陷於邪黨可以保全良民潛消賊勢利一糧皆藏於堡寨之內所餘村落店館皆空屋耳賊即千里焚掠無所得食若攻圍堡寨則丁壯自護身家其守必力又有鄰堡之救援官兵之策應其力必不能攻陷狂奔十餘日非潰而四散則展轉於溝瀆之內矣區區首惡何難就擒可以制奔竄之賊利二據險之賊不能不下山掠食今民皆團聚糧不露處秋冬之交野無青草附近已無所掠遠出則近山之堡寨皆得邀而擊之其勢又不敢出坐困月餘積糧既竭終亦歸於死亡逃散而

已可以制負固之賊利三州縣之有鄉村如樹之有枝葉枝葉傷則本根無所庇鄉村皆爲賊所蹂躪其城郭之亡者僅矣今四面皆有堡寨障蔽擁護賊必不敢徑犯城郭有急則環而救之賊將腹背受敵况官兵又乘其後乎可以保障州縣利四堡寨遠者相距數十里近者十餘里官兵經過就近供支糧臺可以不設官無轉運之費民無輓輸之勞至文報往來無須兵勇保護即於堡寨之在大路者安設夫馬遞送可以省臺站之費利五每省挑選精兵三千賊合亦合賊分亦分牽制其後使之不得攻陷城堡足矣其餘悉令歸伍所省鹽糧猶其小者也兵少則差徭亦省民受無窮之利而營伍不至空虛亦無虞更生他變利六守陴壯丁惟賊至時給以數日口糧耳無按月之鹽糧無安家之銀兩也其費較招募鄉勇所省何啻天淵而愛護鄉里朝夕相見猶有古者守望相助之意可以情法維繫之不若募勇從征日久習於凶暴怯公戰而喜殺掠釀爲將來無窮之隱憂利七保伍時相糾察而堡寨之長又從而稽查之則奸宄無容身之地其桀驁不馴如囑囑者亦懾而不敢肆可以漸化爲良民利八邪教蔓延爲日既久伏而未動者正不乏人今淑慝既分居不相雜冥頑者苟潛入於賊黨可以一併殲除其愧悔者必安居故業可以保全身命絕後患之萌開自新之路利九規模既定守而勿失遠近一體上下同心如網之在綱有條不紊如身之使臂無令不從無事之時按籍而稽瞭如也有事之時畫地而守井如也一勞永逸數世賴之利十然而愚者可與樂

成難與圖始。因循目前，畏難苟安。此議一出，必有沮之者。一則曰：騷擾反以累民也。夫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賊匪所過，焚燒房屋，殺戮人民，擄掠婦女，其慘極矣。民雖至愚，亦必明於利害。所全者大，即小有騷擾，猶當毅然爲之。况保其身家，全其積聚，順其情之所樂，何累之有。若云奉行不善，則官吏之過，當易其人，不當廢此法。如戰場失利，豈以偶無良將，而遂永不用兵乎。一則曰：迂緩不切於事也。夫欲速則不達，自去歲以來，各省所行，何一不速，何一有效。事固有不急急於目前，而收功於異日者。及今爲之，未爲晚也。行之一縣，可保一縣；行之一府，可保一府。同時並舉，不過三月，賊在羅網之內矣。是速莫速於此也。舍此以圖，其果有旦夕奏效，操券而得之策乎。一則慮其費大也。夫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苟能平賊，即多費亦所不惜。今州縣大者，不過堡寨數十處，小者十餘處。一省所辦者，不過三四十州縣耳。衷多益寡，合計每省不過用銀一百萬而已。後此即無所費，較之養兵、養鄉勇，每月需銀百萬兩，而無所底止者，其費何如。且如買糧爲費較鉅，而糧分儲於堡寨，何異儲於州縣之倉。今各州縣豈能不採買乎。其餘借項，分年帶徵歸款，是不獨省費，且並無所費矣。一則畏其煩難也。夫天下無難成之事，患無任事之人。今自道府，下至堡寨之長，總理者有人，分任者有人，勞瘁不辭，纖悉具舉，何慮其煩難。且通江、巴州、儀隴，賊所蹂躪之失業難民，豈能不爲撫恤。清查戶口，修理房屋，弔生恤死，賑乏周貧，其煩難何止十倍於此。與其補救於已然之後，何如豫備於未

事之先，是數說者，皆不足以難之。然則今日急務，莫有先於此者矣。安民即所以殺賊，懼賊而逃，猶可言也。兵愈增則差愈重，用兵愈久，則擾累愈多。數月之後，恐民見賊至，將不逃而與之合矣。今不早爲，後悔無及矣。嗣是被兵各省，仿其法行之，民獲自保，賊無所逞，成效大著。五年赴蘭州府任，七年送部引見，卒於京。十一年，命以景瀚堅壁清野議，編入皇清文穎，尋入祀甘肅蘭州府名宦祠，福建省城鄉賢祠。

景瀚者，世所稱海峯先生者，其讀書之所，爲雙驂亭。故其後人名易圖者，亦以雙驂圖，名其別墅。龔於正傳外，逸事頗多。謝枚如刑部課餘偶錄云：予年十七八，從師於三牧坊董氏，中庭一高樓甚宏敞，前俯小池，環池林立十數石，有樹二株，其一已萎。旁人曰：此龔海峯先生下帷之所，所謂雙驂亭也。雙驂亭前後稿並述海峯惡淫祀，是時省會五帝廟，大興，五帝廟者，依託古經之五天帝，且謂其司瘟疫，於是祀者衆且虔，官爲厲禁，而巫祝之流，乃退奉其像於夾室，而立漢前將軍主於前殿。海峯每出遊過之，視其像之小者，則投之溷廁，罪隱之地，像巨則折其首，携歸置池石上，積久，石上之五帝首級纍纍焉。凡茶鑪酒鼎，以及虎子圍板，皆度於其首上，或諷其慢神，輒一笑置之。海峯日出遊，迨晨則歸，家用一奚童，知其將歸也，則抱書數套，茶一壺，薑一碟，臘燭數枝，置之樓上。長几，海峯歸，更衣畢，則登樓，其童下樓自睡。中夜則聞樓上繙書及微吟聲，迨曉往，則書皆開套散列，茶薑燭

亦無餘者。夜夜如是。盛暑嚴寒不間也。海峰在讀書社中爲眉目。其長長於論事。多盜。實用堅壁清野一議。嘉慶四年。奉旨飭行其法。七年而賊平。詔以其議。載入皇清文頌傳。天語煌煌。固不待下士之揄揚矣。其詩則性情肫摯。尤得風雅之源。芭川嘗謂予海峰詩集有舊刻。較之近刻。澹靜齋詩鈔。微有不同。然舊刻自佳。近刻乃海峰身後。其子以厚幣。延林香谿。昌彝爲之勘定。香谿自以所見。臆爲點竄耳。然予雖聞是言。未及細校。未知其審也。但讀近刻澹靜齋諸種。於邨風說。尤所欽佩。其說詩。誠得孟子以意逆志之旨。又得朱子涵泳白文之法。於無文字處。尤有會心。讀詩者所當奉爲圭臬也。至其自著詩文。則合文人學人而一之。無間然矣。芭川又言。海峯惡淫祀。即異日中衛去妖之先聲也。大抵學人堅定之心地。與文人磊落之胸襟。其光明足與陰陽合撰。而邪慝每爲之懾伏。此海神所以避灌壇令。而鱷魚不敢抗潮陽刺史也。鄭憲方西霞文鈔曰。中衛有深谷。妖物憑焉。常輿電害民稼。歷任祀稍不謹。輒致殃。海峰禱於土神。率吏士操強弓毒礮。刻日驅之。先期一日。風雨有聲。近村地皆震裂。蠱傳妖已徙去。今集中有淺淺子一詩。卽其事也。錄之其言明且清矣。平涼府之北。距城七十里。兩山夾一溝。地名淺淺子。周迴百頃餘。其中皆積水。傳聞廿年前。峽口山初圯。壅水匯深潭。幽暗不見底。是夕潭有聲。一夜吼不止。從茲長怪物。聚族居於是。每當夏雷鳴。輒有妖雲起。白氣布空中。散漫及遠邇。大雹如盤盂。小雹如桃李。高禾皆摧折。弱植亦披靡。可憐終歲勞。徒灑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五十九

一日涕。租稅既無出。衣食更何以。去年害尤烈。人畜或傷死。至今東北鄰。十室九如洗。始余聞是言。頗疑非常理。風雷各有司。降禍豈在彼。休咎驗庶徵。感召唯人耳。令也實不德。勿徒舉神鬼。及茲訪輿論。兼復考書史。歷歷皆有徵。衆說如一軌。曰余忝民牧。此事深足耻。德化既未能。力驅安可已。作文告城隍。縷縷陳原委。首言民困窮。此曰宜安救。中言天子聖。法不容奸宄。終言神聰明。捍禦民所恃。猶恐隔幽明。或未達意旨。三日齋戒浴。六往勤拜跪。五月初八。告祠薦牲醴。屬屬如有聞。彷彿具鞭弭。清晨集吏民。移檄調兵士。大礮問長槍。強弓兼毒矢。成敗逆不計。殃咎甘如醴。誓將活萬民。義不顧一己。行行至中途。父老環跪俟。請官且回車。怪物已他徙。昨宵潭有聲。聲與前相似。狂風忽大作。眯目不容視。滾滾向東南。陰若有驅使。聞言不敢信。輕騎至涯涘。四山氣若喪。一水清如泚。因令具春鍾。聊復開山嘴。十年鑿不通。頃刻流若駛。始信神有靈。民言或不詭。歸來已數月。寸衷交懼喜。聞雷心一動。望禩步履跂。今茲麥足收。野積如櫛比。秋成知可期。徵神不及此。妖患庶永除。明神長降祉。識此告吾民。毋忘春秋祀。淺淺子紀事詩又云。海峰嘗誨人曰。讀書所以開拓器識性情。器識宏。性情正。則文章自真。不以雕琢剽竊爲能。詩與文無二道也。此數語先生文章之本。亦即先生政事之本也。貴在求其真耳。真則以氣率志。事無不成。藝無不精矣。學者念之。龔景瀚政治學術。可述者如此。四傳。至易圖。字霽人。官至湖南布政使。罷官後。吟嘯里門。耽懷泉石。過烏麓雙驂圖者。無不流連。

勝蹟，眷念其前徽，卒之日，謝枚如山長，爲志其墓云。

志云：閩龔氏，以循良，顯名天下。近者，山東巡撫丁寶楨，具其四世政績，請付史館立傳，得旨報可。曰：兩淮鹽運使，其裕曰：江西饒九南道，嶸曰：雲南鎮南州知州，一發曰：甘肅蘭州府知府，景瀚，就中蘭州最有聲，則公之高祖也。其得載國史者，則以公署濟南府時，序功辭勇號，求大吏代奏而允行也。靖亂先吏治，公之意蓋遠矣。公諱易圖，字靄仁，曾祖諱式毅，安徽壽州知州，祖諱福康，湖南靖州知州，父諱耀孫，候選主事，誥封光祿大夫，母邱太夫人，兄弟四人，公居長，逾冠由庶吉士改官知縣，選雲南縣，是時英夷寇天津，捻匪充斥，行至汴，毛旭初侍郎，方督師，奏留差遣，公遂從軍，以截勦劉添祥功，加知府銜，駐軍歸德，部議軍務省分人員，不准留營，奉旨遣回本任，侍郎以公帶勇出力，咨部，公遂率六十騎，從侍郎守杞縣，僧邸殲賊於尉氏，公乃隨軍攻金樓，百日破之，斬女酋姚邵氏，而部議復促赴滇，奉旨以知府留滇補用，公既行，將入滇，適上諭湖南巡撫毛鴻賓，舉知兵人員，赴東助剿，毛公舉三人應詔，公與焉，而張石卿、張子青、閻丹初，諸大帥，以公英年曉事，皆欲得公，朝廷亦微知之，奉旨開雲南縣本缺，賞戴花翎，仍准留營差遣，並交東撫隨時察看，蓋異數也。閻中丞檄公入節署，以吏事相切劘，中丞謂欲強兵，必先富國，欲富國，必先安民，欲安民，必先察吏，孜孜焉日求循吏，皆與公之素意合，公亦盡言無隱，政事大舉，歲終，中丞以公爲東省不可少之員，應否回滇，抑留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東補用，請旨，奉特旨龔易圖，以知府留東補用，以資得力，是在同治三年，自是而後，髮逆，汶沆，邱元才，捻逆，張總愚，任柱，牛老洪等，糾匪十餘萬，由豫竄東，裹脅日益衆，僧邸戰死，諸帥皆無功，公磨盾枕戈，殆無寧晷，朝旨，遣提督劉銘傳援東，命曾滌生相國，爲欽差大臣，中丞自將至兗，以公總營務，時朝旨主守黃河，公以運河爲東省門戶，議守運法，相國欲調公歸其幕，中丞爭之，密荐於朝，得記名，公議東平濱黃運兩河，宜設大營，扼要害，時運河涸，諸軍營壘未立，中丞付令箭，委公視師，賊數千騎趨河岸，公擊卻之，西竄豫，相國議築河壩，公請自任，相國壯其言，責三閱月成工，自漵口至濟寧，二百餘里，公率二十八營，司其役，如期而畢，賊復至，攻開河，中丞檄公督師，公率十餘騎夜至，賊方西擊圩，公由東入圩，軍歡噪，賊以爲大軍之至也，遂退，旦日，公率從騎渡河視地勢，爲設營計，賊萬餘，布陣於西，相距二三百步，不敢逼，遂入湖口，與副榜曹正榜，燃礮擊賊，賊退，公令斷堤築壘，使正榜守之，賊攻袁口，公趨赴備嚴，賊不得隙，遂竄皖，事稍定，公返東平，中丞疾，丁稚璜方伯權篆，遂實授公補東昌守，仍兼營務，以扼守運河功，奉旨以道員加運使銜，丁中丞過東昌，命總河北事，計東昌本屬外，泰安之東阿，兗之壽張，陽穀，曹之濮范，朝觀，濟南之平禹，德齊，及臨清之夏武邱，凡捕匪事，均隸焉，捻匪竄入東，公馳至張秋，賊已由戴廟，突入東阿，中丞斬戴廟守將，朱萬美，戴廟，東阿，距張秋，皆十餘里，賊蹤及河岸，公率副將黃兆昇禦賊，賊沿南岸東趨，公飭遊擊楊長林，率舟師東

下，一擊於魚山，再擊於灤口，三擊於齊河，公又約河北紳士，集民團，一夜得數百萬人，自張秋抵齊東，三百餘里，無隙地，公奉嚴旨，如有一人渡河，即以軍法從事，賴公兢業，得無隕越，賊入青萊，中丞率諸軍躡之，朝命李少荃協揆，視師，率淮皖各營，至濟寧，議與東軍分守膠萊河，張秋以西，至濮范，公主之，議甫定，而直境梟匪蠢動，梟匪多臨清館陶人，公前輒令候補知縣耿光裕密捕得其曹，實諸法，餘匪逃直境，有王五者，勾煽鹽梟楊三，聚馬賊數百，乘捻過運，民心震懼起事，官兵輕敵而敗，勢愈猖獗，然賊中以吳丕基、馬清和為最驍悍，公駐館陶，賊來詐降，公令其入見，擒吳馬斬之，整兵而出，笑曰：「二凶去，賊無能為矣。」官兵追之，急竄德州，恩縣，公先遣黃兆昇邀之於苦水舖，復調守備石魁陞馬隊與之合，賊至解鞍欲息，我軍夜突入其寨，殺斃殆盡，餘賊潰入夏津，夏津令郝植恭先得公檄，調民團扼其去路，公臨前敵殲之，梟匪平，捻匪自出膠萊河，其勢衰，而諸首逆竄散，相繼擒賊，擒匪亦平，公念河北瘡痍未復，請於中丞往撫之，至德州，謁李相國，得軍餘米數萬石，命賑被兵之家，不足，復請於中丞發省儲米以濟，民乃安，七年以滅梟匪功，得旨以道員遇缺儘先題奏，七月調補濟南府知府，十二月又以肅清捻匪功，奉旨補道員後，加布政使銜，九年，中丞薦舉東省賢能，守令劉公第一，奉旨，龔易圖才具政績，俱有可觀，實為東省出色人員，深堪嘉獎，著丁寶楨飭令該員勉為循良，勿得始勤終怠，公捧讀感泣，請咨入都引見，隨擢登青萊兵備道，兼東海關監督，議設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六十一

育嬰堂、郵婆所，又立兼善堂，為貧民施粥、施藥、施種牛痘、施棺、施寒衣，今上登極，詔中外籌議海防，公上防海芻論八篇，李相國親蒞煙臺，與英使威妥瑪議滇人殺馬嘉理事，兵船來者十三國，公內撫外防，終役無害，俸滿入都，召見，詢東事甚悉，公請假修墓，抵閩大水，督撫留辦賑務，捐萬金為倡，東撫奏催回任，未至，擢江蘇按察使，數月丁外艱，服闋，補廣東按察使，逾年，授雲南布政使，未行，調廣東布政使，移調湖南布政使，數月，以前粵藩任內事被議，落職，後以順直水災，賑棉衣三萬襲，奉旨開復原銜，公罷官後，太夫人尚在蘇州，公頻年往省，既丁母憂，不久亦得末疾，遷延不起，春秋五十有九，附葬中房雙峯山，贈光祿之壘，夫人劉氏，子五，晉義、銘義、鴻義、植義，同義，或議叙職官，或在庠，昔蘭州歷官精通兵謀，公亦以書生殺賊，蘭州所著澹靜齋諸書，宇內傳誦，公亦撰谷盈子並詩稿十六集，後先相望，非所謂克繩祖武者耶？予與公之先大夫，世好也，公子晉義，肅衣冠來徵銘，二三戚友，迭為先容，予不敢以老病固辭，因撮要書之，若其詳，則有公之自著年譜在，弗贅也，銘曰：其才卓犖，其氣英，出手有字，胸有兵，長城屹立，登萊青，河清海晏，民不驚，循良之裔，宜簪纓，雄心未已，哀九京，稼軒後身，無乃真，梁上國亦入清史列傳。

傳云：梁上國字斯儀，福建長樂人，少為大興朱珪所賞識，入讀書社，乾隆四十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習國書，散館，改除，大學士于敏中，惜其才，奏請留館學習，尋以憂歸，五十五年，再散館，授編

修嘉慶二年轉御史六年巡視濟寧漕務七年遷給事中復除內閣侍讀學士九年遷太常寺少卿復遷奉天府丞十二年內遷詹事府少詹事稽察覺羅官學十四年以前失察通倉盜米望吏議十五年復補內閣侍讀學士十八年擢太僕寺少卿是秋奉命督學廣西十九年晉太常寺少卿二十年卒於官年六十八上國通經知時務凡當世之急務鄉里之利病旁咨博訪多所建白時楚蜀用兵疏言六事曰正罪名以申國法尙謀議以籌勝算設統帥以一兵權添士卒以壯軍威杜冒濫以收實用安招撫以淨賊根上覽奏趣令更立法紀軍政始肅閩南奸民結黨通兵役號天地會蔓延他郡肆抄掠有司匿不聞復疏請敕大吏密察掩捕獲其渠餘黨解散一方遂安臺灣噶瑪蘭居淡水廳之北屢爲海賊蔡牽朱濆所覬覦上國疏請收撫其地上令督撫議尋見施行惟巡視南城時以所轄六門郭外遼闊多歧徑奸慝易溷因請分村落定坊戶以便稽察汰冗役設鄉約以資講論參用保甲法而通變之吏議格不行後十餘年逆賊林清構煽營窟適在近郊時服其先見生平賢直好學不蹈脂韋好面規人過治經不苟同於人古文尙書自閩若璩疏證出同時毛奇齡冤詞朱鶴齡埤傳仍以孔安國傳爲真本自後學者尊信閩氏無異詞上國著古文尙書條辨八卷力攻閩氏惟語多嫉激世鮮好之大興翁方綱序其書謂古文諸篇皆聖賢之言有裨於人國有資於學者不宜輕議閩氏多嫉激語故梁子亦嫉激以敵之此非梁子之過閩氏之過也然上國之學不盡同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六十二

於奇齡有駁毛氏大學證文一卷他著又有數目通典十卷閩海人文五卷山左山右遼瀋粵西遊記四卷九山詩文集十二卷陳恭甫太史壽祺並爲之志墓

志云太常梁公既卒之明年丙子九月將窆於福州西郭外祭酒嶺之陽其孤來請銘且曰將託是以獻史館壽祺乃謹系其世次諱官叙而銘之

叙曰公席十餘世逢掖之澤爵久而光篤生賢儁少爲學使者紀文達公所賞顏其堂曰書香世業迨入翰林習國書散館當改除金壇于相國惜其才請仍留庶吉士故公於國書最明鄉後輩經公講畫皆掇高等既丁內難尋以父疾乞養居里十二年而後還朝當是時公有景弟五人侍奉非不足而公獨不忍貪祿以違其親可謂孝矣公質直好學不蹈脂韋不設戟級與人交必信面規人過而人不怨自陟臺垣歷宮詹所建白多詳至方楚蜀用兵累年詔臺臣極陳得失公上疏言平賊六事曰正罪名以申國法尙謀議以籌勝算設統帥以一兵權添士卒以壯軍威杜冒濫以收實用安招撫以淨賊根上覽疏動容趣令更立法紀悉如公所畫軍政由是始肅卒所以剪除芽蘖保大定功自公發其謀也閩南奸民結鄰通兵役號曰天地會蔓延他郡肆抄掠有司匿不聞公從鄉人訪得其實疏請飭大吏密察掩捕獲其渠餘鄰解散一方賴以安巡視南城以爲所轄六門郭外遼闊多歧徑奸慝易溷因請分村落定坊戶以便稽察汰冗役設鄉約以資講論參用保甲法而通變之

格吏議不果行，後十餘年，逆賊林清構煽營窟，適在近郊，乃服公之先見，比於曲突徙薪焉。巡視漕務，釐積痼，革陋規，桎僕隸，復濬引河，施遏壩，運道以利，勘泉於盛暑中，奔馳數百里，雖疾不輟，上聞嘉悅之，稽察旗學，條上四事，曰專教習，則偷曠除，立多師，則迪導廣，增學額，則勞來周，修費舍，則規撫整，其他落落大者，若請續修大清會典，收撫臺灣山後噶嗎蘭，皆見施舉，裨國家大計，公之事君忠而能謀如此，所交鄉鄰諸君子，及輦下賢士大夫，每從之博咨當世急務，與桑梓利病，汲汲以濟時爲心，故不爲矯激沽直之行，而讜論未嘗不見納於明聖也。公分校鄉會試，得士多知名，今東河總督九江李公鴻賓，其顯也，服官四十年，廉約如韋布，顏所居曰四知，爲政黜浮，勤考校，剔弊習，試期輒終日，冠服坐堂皇，夜分少假寐，或兀坐待旦，無倦容，有謂公自苦者，而公卒忘身盡瘁以歿，嗚呼哀哉！壽祺於公爲後進，又與公諸從子交習，見公生平，無嗜好，持躬接物，一出於禮，蓋優爲鄉人士式，公逝而典型不可復覩矣。嗚呼哀哉！公所著有駁閩氏古文尙書疏證五卷，駁毛氏大學證文一卷，進御詩賦一卷，山左遊記一卷，遼瀋遊記一卷，粵西遊記一卷，詩文集十餘卷，又國朝閩海人文五卷，數目通典十餘卷，未完書，系曰公姓梁氏，諱上國，字斯儀，一字九山，其先福州長樂人，國初徙居省治，十五世皆爲郡縣諸生，曾祖澄瀚，祖邦柱，考劍華，並贈通議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妣林氏，贈淑人，公於次四，未弱冠補縣諸生，乾隆三十三年，與仲兄同舉於鄉，四十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六十二

館，仍留學習，四十四年冬，丁母憂，歸服闋，以父疾乞養，尋丁外艱，九十五年，再散館，授編修，分纂國史，五十七年八月，分校鄉試，得士林芬等十三人，嘉慶二年，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六年分校會試，得士冉永淦等十七人，是秋充會典提調，巡視濟寧漕務，七年秋遷工科給事中，冬除內閣侍讀學士，九年夏除太常寺少卿，秋拜奉天府丞，兼提督學政，十二年內遷詹事府少詹事，稽察覺羅官學，十四年奉命祭告北嶽河瀆，及歷代陵寢，是冬，以前失察通倉盜米，罷吏議，十五年冬，補授內閣侍讀學士，十八年夏，擢太僕寺少卿，秋八月提督廣西學政，晉太僕寺卿，十九年晉太常寺卿，明年夏五月二十八日，以勞卒於慶遠試院，春秋六十有八，娶許淑人，山西聞喜縣知縣崇楷女，子三，雲銑乙卯科舉人，雲鏞附貢生，雲鏞太學生，女子子三，婚姻皆名門，孫三，堯辰，靖辰，拱辰，銘曰：性之溫，德有隅，志之潔，行有樞，學之篤，刊皮膚，言之忠，安槃孟，好正直，天所孚，發文章，帝所愉，古醇聽，執其符，身可滅，道不渝，名山岩岩，謚自前儒，此吾九山先生之系廬。

謝枚如山長課餘續錄，謂上國有三男三女，其季子蘭笙，雲鏞廣文最知名，次女蓉函，韻書詩筆足，以函蓋閩秀太常拜奉天府丞，子女隨任，蓉函復又隨其夫許明經，濂客承德，兩次出塞，得江山之助多，今合錄一二，亦文獻之所必及也。廣文有天花丈室詩集，久未付梓，其子靖辰携以屬予，予爲編定六卷，附生紅館詩詞一卷，則其繼室侯官周蕊芳所作也，有序載賭碁山莊文，又續廣文集中。

有臘底園梅初開，蓉函許姊有詩次東坡和秦太虛梅花韻，命同作云：頽顏半若霜條槁，忽見新梅爲傾倒，吟腸久澀俗慮填，索笑翻愁被花惱。今冬少雨土膏涸，番信來春復不早。原注明年正月四日立春還爭淑氣先，影疎愈覺仙姿好，汝南阿姊工詠絮，百戰騷壇筆橫掃，滿收玉粟貯錦囊，逸韻眞追素心老。原注閩秀許素心吾姊祖姑行也著疎影樓集行陽春一曲本難工酸寒自愧蟲吟草惟應高世記其贈先慈許淑人詩有飢嚼梅花當玉粟句陽春一曲本難工，酸寒自愧蟲吟草，惟應高誦瓊瑤章，代牒催花向晴昊，憶予初交劉芭川時，一日芭川手一詩箋，題曰：荔支香，謂予曰：此吾鄉閩秀、梁蓉函爲諸生捉刀之作，恭甫先師訪而得之，決其必傳，子以爲何如，其詩曰：荔支香，驛路長，嶺南貢使趨上陽，十里一置五里堠，七日七夜飛時忙，長生殿上南薰涼，纍纍虬卵傾瑤筐，顛坑仆谷那復計，喜及蟠桃筵上供新嘗，荔支來，妃子笑，玉骨冰肌朗相照，仙果眞開頃刻花，樂章恰進清平調，吁嗟乎，側生餘毒流瓠犀，豈知瘡痂先黔黎，紅塵影斷迷烽火，霓羽歌殘咽鼓鼙，沈香亭北春風冷，黎樹墳邊秋雨淒，方家紅，陳家紫，絕品楓亭世無比，徵求幸不到閩南，共有官茶門充篋，甯陽有女淑且美，閑吟團扇長門裏，不用明珠慰寂寥，詎因口腹煩鄉里，區區恩寵奚足論，要識河洲風化始，君不見當時愛梅高調致自佳，何曾遣進羅浮花，予讀之失色，自愧身爲男子也，近讀浙江書局所刻二思堂叢書，則茵鄰中丞、閩川詩話四卷，卷首有蓉函序，此詩已錄卷中，且所錄不止此一詩，梁氏亦不止蓉函一人，或謂閩秀詩話皆出蓉函手筆，讓善於其兄，未可知也，予又得廣文日記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六十四

簿兩殘本，按日作記，分早晨、上午、下午、夜間，所讀之書，所行之事，歷歷在目，字畫謹飭，想其無邪僻之行，惰慢之愆，若再擴以見聞，質疑辨難，悉入焉，此即著述之底本也，予每勸學子效而爲之，而人多畏難，則忽近圖遠，因循浮慕誤之也。聞蓉函有靜安吟草上國曾孫名履將字洛觀爲茂才時人極機警而有至性出筆秀削宜於倚聲年未三十而卒有木南山館詞一卷謝枚如山長擬序而刻之魏子安秀仁梁禮堂鳴謙皆有序子安有云一鱗一爪一聲一淚鷺鳥盤空天有蒼涼之色哀蟬乍警時多凌厲之音讀者可以知其詞境矣南柯子春日用禮堂韻云簾捲霏霏雨苔勻漠漠煙柴門春水暮雲天獨對落花無雨立階前薄醉初欺臉微吟欲聳肩鷓鴣聲裏路三千不道東風吹夢忽經年聲聲慢雙江樓聞琵琶有感云鸞絲減綠燭淚燒銀酒醒人倚雕欄切切淒淒乍疑雨過江干幾度傷春傷別剩香塵澆在青衫愁絕處欲歌難終曲記又無端一語一絃一咽莫珠簾風露十指禁寒江月無聲開窗一白漫漫昨夢紅燈深處第三橋過第三間問是夜携朱笙同譜花南見賭莊初按龔梁爲閩中望族初值兵亂輾轉戎行後以主知別歷中外均以民事爲重凡所設施皆能通經知時務於民生有益國本有關故其積之厚者其後乃昌閩之龔人易圖布政卽景瀚之後也長樂之梁芷鄰章鉅中丞卽上國之後也文章政事代有其人此豈偶然也哉

十八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乾隆庚寅年恩科鄉試中式之鄭洛英，字耆仲，以詩名，陳恭甫太史曾

以之附傳於張騰蛟傳後，蓋亦足增文苑之光也。

傳云，鄭洛英，字耆仲，一字西廬，侯官人，亦大興朱筠及太傅珪所拔，少喜爲詩，質本魯，以專且久，遂穎敏，嘗與客飲，酣日昃，爲人遠巡，成百韻詩，餘景猶未沒，博涉史傳，能鼓琴，書畫騎射，困諸生久，乾隆三十五年，舉於鄉，洛英性俊爽，銳氣，然素羸，家貧遇塞，常惴惴然，恐業之不成，名不得立，而身將殞也，閒遊邵武，郡人徐時作，爲餒其詩二十二卷，皆四十以前作，無何竟卒，洛英從建寧朱仕琇游，仕琇稱其詩至者，蒼鬱孤清，得古人神理，論者謂洛英才格，於虞集高啓爲近，惜不假以年，而卒其業也，有耻虛齋前集，後集，外集，外鈔。

十九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乾隆丁酉科鄉試，中式之薛朝標，性孝友，辛丑成進士，閩志曾列之於孝義傳。

傳云，薛朝標，字信龍，乾隆辛丑進士，以母老未赴部銓，母歿後，援例授員外郎，五十三年，大學士，福安康督閩浙，開通河渠，命朝標董其事，數月而竣，後巡撫汪志伊蒞閩，修城垣，亦以朝標董之，時南台港流淤塞，居民多佔地造屋，致碍行舟，父老議開鑿，朝標令先清地界，適已有廬數楹，侵舊址，召土匠毀之，而後令民折毀，至今港岸平闊，船泊無碍，朝標之力也，時又修萬安萬壽二橋，兩役並興，不形竭蹶，生平急人之急，甚於己私，戚屬某貧而寡，遺孤甫二齡，姑將奪其志，朝標周恤十餘年，克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全其志，先墓傍有某氏子，欲遷其先十餘柩，而鬻其地者，贈以金，使封其墓，族戚有婚嫁喪葬，不能舉者，咸贊助之，子嘉穎，嘉慶丁卯舉人，河南衛輝府封邱縣知縣，河南鄉試同考官，著有易詩書三經精華，行世，纂修呂新吾先生全集，爲有清一代大儒。

二十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乾隆己亥恩科鄉試，中式之林一桂，陳恭甫太史，壽祺，撰東越儒林後傳，曾於官獻瑤傳附載之。

傳云，林一桂字鈍邨，乾隆四十四年，舉於鄉，嗜學，老而不衰，尤好周官，自王與之訂義外，博蒐漢唐以來，迄本朝諸通儒所論著，涉周官者，條比件繫，手纂爲長編百冊，復刪繁掇要，爲讀周禮私記，數十卷，甫卒業而歿，年八十餘。

一桂蓋篤學人也，而尤專於禮書，謝枚如課餘續錄，曾載其遺事二則，一云，殖社同人中，閩縣林鈍邨，一桂廣文，侯官謝甸男，震孝廉，甌寧萬虞亭世美中書，俱精禮學，鈍邨有長編，甸男有案語，虞亭有萬氏禮箋，近所刻甸男禮案，出於後人掇拾，非其至也，予過建寧，雜詩云，鈍邨貫穿徹三千，大謝身居俎豆邊，一樣飄零付塵土，容臺誰數萬家箋，聞鈍邨長編，近百卷，曾錄副就正恭甫，恭甫卒，鈍邨亦卒，後此本爲林香谿昌彛教諭所得，香谿紬繹推擴，遂成三禮通釋，獻書得官，外言藉藉，予未之審也，鈍邨有孫，香雨，景忠志節士也，每談忠孝大義，抑揚頓挫，奕奕有神，素就提鎮幕館，習於武

健歸家或告以此事，忿然作色，欲鳴之官，衆阻之不爲動，與予亦初交也。予語之曰：凡注書者，非爲名也，欲其說之行於世也。今書雖見竊，而說則已行，度之先哲之靈，不其慰乎？且刊刻祖集，子孫職也。今有代君爲子孫，又何恠乎？以說則已行，以職則有人代，君若一笑置之，則大度之名，遠近交傳，一舉三善，何樂如之？且古來如此等，悉數難終，後來亦無不敗露，子姑待之，君不語，其意似以爲然。時在座，尙有數人，羣然和之，事遂寢。嗟夫！前人綽有才學，恐其名之不立，往往著書，託之古者，如張霸百兩篇，僞古文尙書之類是也。後人才學素歉，則剽竊陳篇，竄易名字，自向郭注莊以來，層見疊出，一一大老倡於前，而無知餘子，從而效之，不獨眞僞雜揉，而風氣不古，亦足釀人心之憂也。香雨著國朝忠義私淑錄初編，凡十五卷，草稿已備，未及校錄，孫慕韓，葆琦余之表弟也，嘗語余，鈍村曾孫女適許氏，許女適林氏，卽林廷弼起鵝茂才之母，爲余之八舅祖母，而慕韓之外祖母也。幼時嘗聞其述林一桂，於嘉慶二十四年，以硃書楷書通鑑輯覽一部，連同三禮長編之稿，交與曾孫女，後流傳入林家，爲香谿昌彝所得，香谿卽林起鵝之先人也。香谿將三禮長編，改爲三禮通義，進呈時，由林文忠則徐夫人書楷，得教諭，後傳通鑑輯覽，及三禮長編原稿，俱燬於火。林家至今，深爲惋惜。此之所述，與謝氏所紀，及何梅生孝廉振俗所語余者，正同。又一則云：閩川詩話云：林侗叔，錫孝廉，鈍村之子，能讀父書，而有狂名，受業於鄭蘇年師，痛加裁抑，稍知斂戢，嘗計偕入都，途中口號云：兩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六十六

雪空山一蹇驢，自携名刺走青徐。求人昏暮都無悔，悔昔無錢要讀書。則猶是狂奴故態也。未知是香雨之先人否？予老友周廣和先輩，蒼士嘉璧之孫，精於醫，能讀靈素諸書，立方多用仲景，其祖制藝大師，門下極盛，故廣和習於文人，多聞遺事云：鈍村兩子，皆善醫，廣和所從受業也。

按林昌彝，爲沈文肅，葆楨之師，文肅十七歲，從其學，爲制藝，昌彝夢見文肅名，在天榜第二名，己名在八十二名，及鄉闈榜發，昌彝中八十三名，捷報先至，歡喜若狂，文肅曰：一第何足貴，而師喜如是，少頃，文肅中第三名，捷報亦至，昌彝賀之，文肅已睡起穿襪，止得其一，而遺其一，徧覓不得，昌彝窺見之，告之曰：兩襪穿一足矣，一第何足貴，竟忘情如是耶？簪花日，解元暴卒，沈果列第二，林果列八十二，夢兆之靈，有如是者，此丁莪池之子，畏起震舍人所云者。

二十一 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乾隆辛丑科會試，中式之齊弼，字蘭皋，爲知縣，有廉惠稱，以子貴，封奉政大夫，其行誼亦有可紀者，故陳恭甫太史，壽祺，爲之志墓。

志云：余友中憲大夫齊君，奉諱歸自河南，卜葬厥考奉政公有日，以狀乞壽祺爲銘，壽祺雅爲中憲所善，頃居里，習奉奉政公之光儀，而公又嘗與先大父贈大夫遊，交世以篤，不獲辭，按狀，公諱弼，一字蘭皋，其先自唐末入閩，世爲侯官人，考璋，縣學生，教授於鄉，四十年，有子四人，公爲長，幼穎異，未弱冠，縣試冠其曹，舉乾隆三十六年鄉試，大興朱文正公分校會試，得公卷賞之，力薦不獲，雋，文正

由是知公四十六年成進士。久之，選授湖南醴陵縣知縣，廉節慈惠，勤於獄，充五十九年鄉試同考官，得士謝世琛等七人，調署辰州通判，苗人不靖，調赴鎮寧軍營，撫小鳳凰營難夷，收其戎器，深入阻險，大帥檄鞠被掠者，他吏多欲邀功，誣爲奸民，駢戮，率以此得善除，公攘臂與爭，所全活以百數，曰：吾非圖陰功，但持此不忘殺人之心，以對天地鬼神耳。君子是以知公之仁，施於後昆，大而遠也。大計卓異，丁外艱歸，服闋，終養母黃太夫人，居十有七年，太夫人耄耋康強，閭黨稱慕之，撫孤姪如子，養寡妹終其身，少極貧，無憂色，及家少豐，而食不兼味，衣不華飾，嘗述前言，訓子弟曰：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造物，留有餘不盡之福，以待兒孫，其志行如此，中憲少負才望，以詞臣使海外，不辱君命，典劇郡有聲，天寵三錫，皆公之教也。嘉慶二十年二月十日，疾終里第，春秋六十有三，嗚呼！公之歸田也，齒未及艾，其乞養也，太夫人亦年未及籍，迺遽勇退，以樂其樂，此豈世俗富貴利達之說所得侵其中者耶？仕雖未竟其用，然學行足以善其躬，祿養足以榮其親，名位足以張其後，書所謂攸好德則錫之福者，信乎當之，而無憾焉矣。公以子貴，累封奉政大夫，室許夫人，同邑山西聞喜縣知縣崇楷女，累封宜人，子二銀，卽中憲，許夫人出，嘉慶六年進士，翰林院編修，日講起居注官，記名御史，賜一品服，充冊封琉球正使，京察一等，河南府知府，舉卓異，雖工叙績，卽選道員，娶許恭人，廣東祿豐縣知縣懿善女，卽許夫人之姪也，鯨筮周氏，出廩膳生，候選訓導，娶薛氏，女女子五，許夫人

出者二，筵葛氏出者三，婿曰舉人梁雲鏡，國學生陳麟書，餘或許字或幼，孫六人，祥慶附貢生，娶郭氏，刑部員外郎，仁圖女，次祥桐，祥庚，祥兆，祥齡，祥松，女孫五，公卒之年，十二月二十有二日，葬南郭外，齊安梅湖山之陽，禮也，銘曰：求忠於孝，大有善話，公全令名，獨履其泰，寒民撫夷，勤勞課最，進不貪榮，退不易介，世祿千鍾，南陔自戒，事親之樂，孰此爲大，門閭旣高，自天錫賚，終焉林泉，脫彼埃壘，梅湖之藏，雲翳霞蔚，卜云其吉，繩繩猷佩。

蘭皋，以未艾之年，勇退養親，與陳恭甫太史有同志，故太史樂爲之誌墓，其所謂事親之樂，莫此爲大者，非恭甫不能有是文，亦非齊蘭皋所能當之，而無愧也。

二十二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嘉慶丙子科鄉試，中式之郭階山，道光癸未科會試，中式之李彥彬，原匾彥字下雖闕文然其科第之隆，吟咏之盛，亦爲閩中所羨稱者，階山有五子，俱得科甲，五子中，惟郭柏蔭有傳，而柏蔭與其弟柏蒼，俱以詩名。

傳云：郭柏蔭，福建侯官人，道光十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三年散館，授編修，十六年記名以御史用，十七年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十八年轉掌山西道，十九年巡視西城，轉京畿道，二十年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六月轉掌京畿道，遷刑科給事中，稽查戶部銀庫，尋授甘肅甘涼道，柏蔭任御史時，海事漸起，條奏臺灣情形，請勤撫字，嚴番界，覈倉庫，察偷渡，防兵丁頂冒，戒人命盜案消彌，又

奏懲泉漳二府械鬥，禁洋烟入閩省海口，並內地栽種罌粟，均得旨飭議施行。二十三年七月，銀庫虧短事發，柏蔭查庫時，未及覺察，有旨革職。十二月，庫款賠補完竣，以主事用。咸豐三年，在籍會辦本省團練，克廈門，賞四品頂戴，以員外郎選用。七年，以延平防勦功，陞郎中。九年，團練事竣，賞加三品銜，並戴花翎。同治元年，引見，奉旨交欽差大臣，會同藩軍營差委。二年三月，授江蘇蘇州常鎮太糧儲道。十二月，擢江蘇按察使，以蘇州克復，辦理善後，尤爲出力，賞二品頂戴。五年四月，陞江蘇布政使，並護理江蘇巡撫。時中外臣工，有請減江浙浮糧之奏，奉旨允准。柏蔭議請，覈減蘇松太三屬漕額三分之一，常鎮二屬，十分之一，又以太倉州及鎮洋縣境之劉河，歲久失修，疏請借款挑濬，於均需水利州縣，按畝攤徵歸款，又請蠲緩被兵各屬，民欠漕糧，均如所議行。六年二月，擢廣西巡撫，未赴任，調撫湖北，仍留署江蘇巡撫。先是江浙界間，有小船，攜帶火器，在太湖一帶打捕水鳥，名曰槍船，後漸相聚爲匪，有卜小二父子，聚黨橫行，勦捕未獲。柏蔭會同浙江巡撫馬新貽，飭員擒獲之，及悍黨四十餘人，賞之法，永禁槍船名目，令另改船隻，驗烙編號，設立牌甲，約束稽察，民以安謐。六年十二月，奉敕赴湖北巡撫任，尋署湖廣總督。時值各省遣散營勇，會匪蕭朝義潛約其黨，分佈黃梅、武穴、龍坪，各水次，阻截散勇，倡令從逆。柏蔭飭將弁迎擊，擒獲多名，朝義圖竄河南，追及之草鞋店，其黨殺之以降。上嘉其辦理安速，又勦平京山教匪，吳世英，斬水教匪，馮和義，沔陽教匪，劉維義。

等七年，疏言湖北武漢等等，向爲水陸通衢，人情浮動，而漢口一鎮，舟車輻輳，華洋雜處，散勇遊匪，往往厠匿其間，既無生理可安，復無恒業可守，飢寒所逼，必至流爲盜竊，且每遇鄂省撤營之際，卽布散謠言，勾結入會拜盟，乘機挾制，疊經查拿懲辦，此風少息，然欲圖久安長治，必先求正本清源，是以臣等會商，在於武漢襄樊地方，設遣勇總局，專派委員經理，一面出示曉諭，並通飭各屬州縣，稽察保甲，凡有在鄂散勇，均令赴局報名，由局雇船，委員押送回籍，酌量道里，給予川資，庶幾無業之徒，均可早歸鄉里，而五方雜處之地，不致容納流亡。又言淮南鹽引，向以楚岸爲大宗，自粵逆踞擾長江，梗阻運道，當事者議以淮北票私，暫濟民食，江皖克復以後，北私駕輕就熟，浸灌漸多，而淮南商販，銷售甚滯，亟應截止淮北私販，雖北私堵後，鄂省每月少數千緡課錢，然與其抽收零星，任鄰私之充斥，何如規復引地，冀官引之疏通。請自本年六月爲始，嚴禁淮北票私，卽將前設抽課之處，一概裁除，又襄鄖德三府，前此兼銷灘鹽，亦一律禁止，原設抽課各卡，一體裁撤。八年，卸署總督，回巡撫任，時夏秋多雨，湖湘之水，下注武漢各屬，隄垸潰決，田廬盡淹沒，柏蔭遴員分帶錢米，往沔陽、嘉魚、黃梅、孝感、四州縣，分別賑恤。武昌、監利、廣濟三縣，酌量安撫，嗣以節屆秋分，水仍未退，因疏言鄂省武昌、漢陽、黃州、安陸、荊州等府屬州縣，非濱臨江漢，卽附近湖河，或修長隄以爲保障，或築子垸以固田廬，無如地勢低窪，頻苦水潦，本年雨暘失時，又值湖南大水，建瓴而下，川水襄水，同時

併漲以致隄垸多潰田禾沈沒廬舍被淹小民蕩析離居殊堪憫惻業撥款備穀委員分散各邑暫作急撫一面在武漢城外搭蓋草棚分設粥廠陸續撥用官捐銀兩又動碾倉穀六千石安置外來災民棲止就食並分飭被水各州縣設法平糶立粥廠以濟飢黎滿撥水退迅速補種雜糧菜蔬稍資餬口詎節逾秋分水仍未退補種失時小民欲歸無所待哺情殷臣查業已成災約十州縣若俟水落勘齊再行覈辦勢必緩不濟急且轉瞬秋盡冬來飢寒交逼難保不羣聚爲匪是賑撫不能不急爲請帑也至有隄州縣歷年冬修按畝集費已極艱難矧值大水成災謀生無術若不預爲一併籌畫各隄斷難修復來年水仍汎濫與國賦民生皆有所損是隄工又不能不急爲籌辦也兩事分辦約需銀五六十萬兩當茲庫藏支絀再四籌思擬將有隄未成災者僅准借款修隄已成災者以工代賑其老弱婦女及無隄州縣概行酌發賑濟似此撙節辦理亦非三十萬兩不敷仰懇天恩俯念災黎待救急切准將應解京餉之司庫地丁暨江漢關六成洋稅各撥銀十萬兩並在本省貨釐鹽釐項下各撥銀五萬兩則工賑兩有所濟疏入上悉從之九年閏十月復署湖廣總督十年湖南會匪糾黨連陷益陽龍陽二縣柏蔭飛飭岳州鎮派船赴澧州防守又飭宜昌鎮及荆宜水師分股稽察並咨湖北提督郭松林駐軍荊州相機進剿得旨布置尙爲周妥惟楚鄂會匪實繁有徒恐到處勾通暗中響應必須乘其初起就地殲除方免蔓延爲患常德近接鄂疆當嚴飭派出各營實力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六十九

堵遏毋令匪蹤侵軼荊州地方險要並著會商郭松林嚴密布置常德兵力甚單如該處情形吃緊該提督自應出境進兵協力助剿但須兼顧荊州防務不可稍有疏虞是在該督等酌度事機妥籌進止既而該匪回竄桃花江一帶官軍分路進剿悉斬首要各逆地方肅清旋即署總督任十二年十一月湖北各屬被水復奏請蠲緩新舊錢糧有差得旨允行十二月以病奏請開缺允之光緒十年正月卒遺疏入諭曰前湖北巡撫郭柏蔭由翰林院編修洊擢封圻歷任廣西湖廣等省整頓地方著有政績嗣因病准其開缺回籍調理茲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著照巡撫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尋賜祭葬

柏蔭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乞休距其卒也歸隱十年日爲湖山之遊有西湖冶春詞云湖船雙槳盪相騰寒綠萍開水上勝認取謝家舊池館桃花猶作晚霞蒸其弟柏蒼亦多游湖之作五月五日西湖贈林漣云不是貪歌舞言來此地游青山都在水白眼獨登舟相對神如月微吟意帶秋何時聽招隱聊與木虛儔又盪舟湖上云烏柏纔紅綠蓼肥水邊鳧雁傍城飛漁謳散後菱歌起打槳煙中緩緩歸又西湖贈非衣子云歸鷗堤畔一揚舠盃酒年來醉未醒短鬢已同湖上白羣山猶向眼中青雨過歸鷺明能見風定哀蟬緩可聽孤樹蕭疎時獨倚任他菱芡滿前汀柏蔭柏蒼俱有詩集見侯官郭氏全集彙刊內柏蔭有子名式昌林琴南孝廉曾代人爲之志墓

志云郭氏自唐汾陽忠武王孫嵩咸通中入閩居福清之澤朗鄉再遷遂籍侯官至教諭階三公族始大教諭五子皆登科其次曰柏蔭最賢而貴出嗣教諭之弟世厚公以翰林歷官江蘇廣西湖北巡撫署湖廣總督國史有傳中丞公子六公次長諱式昌號毅齋廉素通瞻早歲屬文婉有辭況十六入邑庠逾年食廩餼然即遠慕勳效留意牋牒既用軍功得知府始舉於鄉再罷春官試乃官浙湘鄉蔣果敏公方以勛誠撫粵檄公佐戎幕濱海客民倡亂既受創而強者負固不下公單騎即賊中撫慰乃投械爭出款於軍前果敏上其功賜花翎遂權肇慶府事賞拔鄭公紹忠於罪籍中後卒爲名將果敏求治急所屬咸莫便其私督府瑞文莊病之公進規果敏恒以官胡交驩爲言然果敏終以直去文莊知公溫裕常調和兩府間遣客道意留公自佐公不可戊辰歸浙權温州府事再權湖州旋移台州台州黃金滿者盜俠也椎埋攻剽廢亂郡中恒依山阻隘恣爲醜圖官軍累趣莫勝浙中大震而臺諫論列至伍之黃巢方臘斥爲雄渠公單車至治進台之父兄叩以賊蹤所自知客兵多爲賊調急檄趣移軍內屯別募土著使人自爲守復以嚴法繩蠹吏蠲斥苛歛與民休息金滿奸狡恒以官吏貪酷狀扇其徒類至是知無倖遂歸誠於彭剛直公剛直許之偕浙撫飛章入告公請諸剛直令隸長江水師剛直檄公往簡其衆賊中知公至液人獲飲公左右疑有毒肘公勿進公若弗省者盡之賊大感動遂受令果出隸長江軍台事始大定甲申丁中丞公憂去任服闋到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七十

浙歷權杭州金華府事癸巳以大臣明保引見奉旨仍發原省遇缺即補並交軍機處存記其冬題補台州府知府甲午海運北上護理糧道旋省檄權處州未至道更湖州丙申復歸台州於是公蒞湖三蒞台再矣台固盜藪舍斬刈無術公獨靜鎮無擾盜亦不作台人稱曰郭佛戊戌復以疆臣薦晉道員庚子義和團起衢州奸民亦煽動既殺教士殲及禪弱復劫取縣官叢粟洞腹背戕其二子尸次外人大闕將勒兵搗杭城是時東南方立互保之約劉忠誠公自金陵馳書問狀大吏始取爲亂者刑鞠於府治然外人責首惡急衢人益潛煽不已大府謂公夙望移公爲金衢嚴道鎮之公得檄親故咸止公公曰人臣舍難事弗任孰宜任其難者卒往諭士民令安堵釋其株連者懸金購魁率不旬日果得盜外人責言始息公前以籌餉功加二品頂戴中丞任公臚公政績入告得旨升缺後加頭品頂戴甲辰冬奏署按察使時公患脾洩甫愈歲暮冒風雪登程既受事理公牘接僚佐未嘗休息告公子侍郎曾所等將解官卜宅吳閩顧卒以積勞成疾遂不起下略

式昌有子曰曾所陳太傅爲之志墓

志云公諱曾所號春榆一號匏庵晚稱遜叟自其本生曾祖光祿公曰階三者由舉人官教諭親見五子科第遂爲吾閩望族祖柏蔭道光壬辰進士官至湖北巡撫署湖廣總督國史有傳父式昌咸豐己未舉人浙江金衢嚴道署按察使妣陳夫人贈一品夫人公光緒庚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散

館用主事、分禮部、隸儀制司、與修會典、癸巳充軍機章京、洊升郎中、三次京察一等、擢內閣侍讀學士、轉太常少卿、遷光祿卿、兩宮西狩、馳赴行在、授通政使、兼政務處提調、回鑾後、三攝侍郎、而樞直如故、駸駸嚮用矣、以憂去、服闋、授郵傳部左丞、旋署右侍郎、復調禮左、逾年除禮右、宣統三年、改禮部、爲典禮院、授副學院學士、旋署學院學士、遜政詔下、朝列星散、獨完所守、以授代者、公蓋始終爲禮官、中兼掌制、星一終耳、初公在部、以端慤有文、爲李文正所知、故在政府多所諮度、榮文忠、聞諸文正、亦雅重公、拳禍亟、得與東南疆帥、往復策畫、而互保之約以成、時有請殺某某大吏、及派義和團檢搜官宅者、亦以公言而止、畫一服制議起、同官將改漢從滿、張文厚爭之、久不決、公再至部、援據經史、手草千數百言、議始定、滿漢同服三年喪、著爲制、黃黎洲、顧亭林、王船山、三儒從祀之議、肇於數十年前、趙御史啟霖、復彙爲請、部議先徵衆論、或主專准顧氏、覆奏上、公特疏力陳、宜並從祀、乃報可、宣統初政、特詔褒謚、徐尙書用儀、立尙書山、許侍郎景澄、聯閣學元、袁太常昶、從公請也、張文襄嘗語人、百年來、禮官能舉其職者、郭某一人而已、性澹退、立朝無所援繫、當光緒中葉、揣大亂將作、自以世臣、不忍去、見同巷龐光祿鴻文、引疾歸、署所居曰媿龐、既又署曰再媿、媿無所獻替也、其起復還朝、疏陳五事、有曰、挽積習、則揭請求餽遺之弊、歸責於樞近、兩宮動容、而嫉者益甚、久之始以資深貳春卿、時新學方興、已有排斥禮教者、故公在官、常以維持人紀、爲汲汲也、

公故充 實錄館副總裁、解官後、治書如故、既復奉命勸修 德宗本紀、書成、賞頭品頂戴、實錄尊藏、 皇史宬竣事、加太子少保銜、大婚禮成、晉太子太保銜、七十生辰、拜 御書聯扁、及珍物之賜、常以報恩無日、怒然中傷、播遷以來、仍歲時朝謁、雖扶疾無間、戊辰六月、裕陵、定東陵之變、上變服設位、朝夕祭奠、公亟奔問、隨班行禮、歸益憤鬱不自憐、十一月己酉、日加未、覺心痛、遽卒、春秋七十有四、遺疏上、詔贈太子太保、賞陀羅經被、派貝子奠醴、予諡文安、賜祭葬如例、公內行肫篤、待親舊、有終始、與人樂易、而不爲苟同、人有一善、必盛譽揚、及操衡鑒、則又甚精審、癸卯典山東試、庚戌主舉貢會考、皆得士、 殿廷試事、必與閱卷、衆重楷書、公務取實學、公故博洽多識、辛亥後、感時懷舊、一寓於詩、既成亥既集、繼以徂年集、並雲萍籠稿、合刻爲匏廬詩存、凡九卷、讀之可以知公之所存矣、其未梓者、有讀杜札記、樓居偶錄各一卷、邨廬日記、若干卷、配馮夫人、繼配王夫人、子四、則灃、光緒癸卯進士、由編修、簡授浙江溫處道、署提學使、養剛、北洋大學畢業、翰林院庶吉士、則濟、二品廕生、民政部主事、則漢、殤、女五、劉子達、朱焜、黃孝平、其婿也、一殤、一未字、孫八人、可銑、北京大學畢業、理科學士、可詠、可誠、可詮、俱肄業大學、可譚、殤、可諒、可誦、孫女六、則灃兄弟、將卜吉、扶榭歸葬於福州西門外、天則山之陽、乞爲埋幽之文、予再出與公同朝、不自意相知愛至二十年、既序公詩、復誄公喪、今又及銘公墓、公有知、不滋爲予悲耶、銘曰

郭氏之先出於汾陽唐咸通中始籍閩疆千有餘載益熾以昌惟肅致雍禮爲家坊天子命公本條作獻用貳秩宗上下時憲公亦毅然思張國維援禽入人首篤倫彝一方潰隄萬塗蕩軌踧跡交橫冕裳裂毀禮原止亂既亂曷止箠敵鹹多銜哀至死死有不泯忠肝古心儻化靈氣畢滌陰霧報國寸丹幽明不隔我銘公阡魂兮永宅

李彥彬字蘭屏弟曰彥章字蘭卿世有二難之稱而蘭屏功力較健素與建寧張亨甫際亮莫逆詩酒往來忘形久矣一日忽肅衣冠抱其稿詣亨甫再拜求其去取樂善忘己近人不易觀也歿後家中落集竟未刊且頗多散失如以上見謝枚如謝餘偶錄故謝枚如惜其寸鱗片甲特於偶錄載蘭屏太湖竹枝詞十首之二謂其足考遺事云八尺銀魚出網心西山共記翠華臨至今不怕風波惡携有上皇舊賜金聖祖巡幸西山漁戶將姓賈大魚賜白翠峯寺前春水新釣洲洲外魚鱗鱗六桅還是移家樣不見西施愁煞人六桅船相傳爲范大夫移家舊製翠峰寺其舊居也又傳入五湖時遇風泊於釣洲今洲上有題字又附錄女史林芳蕤詩則其祖母也山陰知縣其茂女贈江蘇按察使李開楚室詩云西風颯颯透窗紗黃葉紛紛落晚霞自是青蛾愛高潔別將秋色傲春華黃課讀寒宵裏風燈雨漏沈亦知非婦職藉慰旅人心占香生小院風來後花放疎鐘月上時茉莉其內子湘蘋寄詩四首云雲外青山一萬層半肩琴劍護行騰憐君驢背衝寒去二月黃河尙有冰眉稿吟痕夢易迷紫桐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花老院門西君今此去平江路先向粧樓問舊樓李氏累代能詩而閩閣亦工吟咏蓋不能讓許氏專美於前矣蘭屏之弟蘭卿都轉亦有志士也謝枚如詞話續云侯官林文忠公勳業文章彪炳海內所著政書及畿輔水利議荷戈記程等編近已次第刊行雲左山房詩文集尙存於家公與同邑李蘭卿彥章都轉同志平日切磋皆相期以古名臣都轉任施恩太守時爲政私淑陽明官聲大起惜天不永年未竟厥施其亦有幸有不幸矣李氏兄弟無愧二難謝氏屢述之蓋於佩紱之中不盡惋惜之意也彥章尤喜吟事道光壬辰八月曾偕楊慶琛雪椒曾元海元澄在西湖修禊林文忠題其湖西秋禊圖云不到西湖今二年展君圖畫思悠然琉璃十頃浸寒碧梅柳橋西初放船蒼蒼林木磊磊石鱗鱗雉堞啣田忽如坐我高閣上琴歌酒賦同流連憶昨經營疏濬始自漑泉源決菰草刮磨塵垢鏡生光散盡流雲月無滓荷亭清曠桂齋涼岸曠看山頻隱几曹徐韵事共誰繼可惜諸君未歸里我亦輕帆湖上發俄與故園松菊別回舟南下漢江波躍馬東看岱郊雪王程屢易歸夢疏那計青山分半笏豈知剪燭姑蘇臺鄉思無端又飛越圖中五人我盡識各有新詩記遊迹此亦人間鴻爪泥卽今聚散成疇昔李侯朝京駕轅輓更爲作歌歌主客小滄浪水暮生寒何似湖西秋禊夕蘭卿復自題云詩人例入西湖社六百年來久未聆今日綠筠船上坐勝他主客寫蘭亭二七曾聞舉水嬉翻新禊事幾人知此間秋禊臨池意真似西峰寫景時晚荷新桂一時開恰趁花時

出郭來，秋色向人相遠近。小孤山後有樓臺，湖頭月月盛壺觴。近局闌珊徑漸荒，一坐風流無俗客。捲簾秋暑也清涼，桑谿曲水坐青蕪。石畫園林雅集俱，兼占春秋佳日好。今年遊禊第三圖，紅樹青山舊放船。秋來相望隔風烟，澄瀾閣上登高地。夢隔黃花又一年，莫怪勾留意又遲。勞勞催畫更催詩，相親不但家鄉水。如此湖山忍別離，西湖志又載其兄蘭屏。三月六日，高雨農招遊西湖云。贈處頻聞古義該，登臨又費酒尊開。閉門書史常時熟，出郭湖山有約來。三徑羊求非漫與，一家坡穎漫相推。承贈文以蘇爲比與君澹對談時境，盡掃千峰紫翠堆。載酒堂詩集，又載臨水山莊。在浦裏，臨水山莊李彥章丙舍。李彥彬，有山莊別弟詩云：先塋臨水麓，形勝岡巒全。我昔營壽藏，行購屋數椽。詩家李白山，世德崇公阡。茲晨此辭墓，愁雲結遙天。憲司勵清白，無力營福田。惟當約早歸，抽簪當盛年。又其弟彥章題臨水山廬詩云：三年不出門，千秋日猶積。矧作宦遊人，能無百憂迫。落木感秋霜，棠梨痛寒食。異地同歲時，淒戀何能釋。清者山中泉，堅者山中石。善守清與堅，庶幾保先澤。西湖志又載李彥彬湖上懷古云：駐泊熊兵戍，南湖此路通。石梁枕平陸，野廟傍神叢。往蹟蓮池水，清秋柿葉風。田廬兼并後，懷古暮雲中。澄瀾高閣古，舊近郡西園。崇構知誰徙，危樓僅此存。亭臺花外寺，稻蟹水邊村。吾憶趙丞相，無因酌一尊。西湖湖寺路，當日水晶宮。貌座今仍壯，龍舟事已空。林亭高倚郭，鐘碧遠隨風。芳草埋銅輦，江山恨不窮。興廢千秋感，荷亭換桂齋。琴尊前代迹，花竹此湖西。水樹看新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七十二

築，祠門話舊題。芙蓉零落畫，秋碧弄鳧鷖。惆悵西湖社，詩人近亦稀。獨來玩烟水，行復愛松扉。笛語漁鷗晚，衣香畫舫歸。秋山多紫翠，中有片雲飛。湖勝連北郭，畎隴繞平章。隴畝黃千頃，陂塘綠一蒿。何人憶樊紀，無廟薦嚴高。吾欲修靈祀，香蘋侑濁醪。歸路田歌裏，怡然快此遊。城闌收晚市，燈火畫涼秋。金斗何年堰，朱欄近水樓。吾廬知漸近，門巷綠陰稠。四十悲華髮，抽簪願未償。出遊虞醉尉，漫仕託潛郎。愁與湖山別，饒他裙屐狂。小園勝圖畫，莫負此林塘。西湖志又載其兩絕句云：一爲陸萊臧，題西湖畫卷云：不將杭穎住歐蘇，歸去輕裝只畫圖。料得綠荷紅荔地，夢中還愛小西湖。一爲憶西湖時客興安云：澄瀾閣下荔支紅，夢想玻璃十頃風。秀石吟餘增悵惘，故山煙雨正濛濛。李氏以昆弟軾轍之才，占湖山吟詠之樂，其餘風逸韻，至今猶膾炙人口也，不亦宜乎。

二十三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嘉慶戊寅科鄉試中式之王燮，字梅林，子名有齡，浙江巡撫殉難，諡壯愍，均有遺事足述者。梅林失怙，家貧甚，授徒里中，植學自立，以養母。嘉慶丁卯，受學使葉筠潭知以經古冠軍，補弟子員，文名藉甚。葉學使察知其孝弟力學，庚午以優行貢成均，辛未受麟耀山觀察聘，司記室。丙子入明公山方伯幕，戊寅中本省鄉試，第三十六名舉人。顏中丞檢方撫閩，深器重之。閩地歲貢荔支，糜費擾民，梅林請於顏，陳奏得旨免貢，永著爲例。閩人德之。庚辰館於直隸，顏總督、顏卸篆，繼之者爲蔣協揆，故語聞梅林在幕甚喜，仍延請焉。甲申，以母喪歸里，受福建陸路提督

馬軍門濟勝聘丙戌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雲南未幾署曲靖府同知甫三月調署新平縣旋歷署景東昆明蒙自各廳縣補河陽縣升署騰越廳同知題升巧家同知委運京銅無誤以知府儘先選用壬寅署順寧府知府調麗江府甫卸篆奉委管理四川瀘州銅店事務鄰居不戒於火延及寓居舊藏卷帙自撰詩文集焚燬殆盡道光二十九年任瀘州差次升授甘肅平涼府知府因病請開缺行李祇襪被一衣箭文具數事而已其子有齡遣孫喬雲迎養六月二十八日抵吳門十一日病劇即棄世停喪西湖靈隱寺以上見年譜初梅林之令昆明也有簽稿何姓即伏法兩江總督何桂清之父時有齡方垂髫讀書署中桂清亦伴讀聰穎異常十五歲所作舉業老成不能更一字欲謀試而無籍乃謀之昆明紳士占籍就試竟入泮食餼鄉舉聯捷成進士入翰林年甫十八未幾躋顯要任封疆亦僅三十餘也咸豐九年何爲江督有齡亦由捐納鹽大使洊升至江蘇布政司皆何力也當杭城之初陷也巡撫羅遵殿殉難廷議難其人何卽荐王可勝任摺初上文宗硃批連書王有齡王有齡王有齡九字不置可否摺再上批云爾但知王有齡耳摺三上言王如負委任請治臣濫保之罪於是始簡爲巡撫杭城再陷竟城亡與亡可謂不負舉主然舉主竟不若也漢陽陶新柏在何幕治摺奏事後嘗言之以上見清代野史記載余以此質諸梅林孫名炎字輯亭者謂何桂清號根雲其父實稿案五朝關史稱其爲州吏非也蓋書吏係世襲職甚卑稿案承上啓下可出入內眷何某係隨梅林公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七十四

有年自縣而州而府均隨任梅林公見何子聰慧令隨壯愍公同塾讀書後卽由梅林公考取送省試入泮卽聯捷春秋闈入詞林督學浙江時代壯愍公掄揚於當道已擢官至臬司嗣何督兩江壯愍公升轉江蘇藩司咸豐庚申巡撫羅遵殿殉難諡忠愍壯愍公以蘇藩會辦軍務令降將張國樑收復浙江籌餉給械並授以圍杭形勢指示一切機宜不久浙江卽克復朝廷以其功高無異戮力行間也故卽有浙撫之命五朝關史謂其受命於庚申三月似卽其時按年譜三月十九日奉旨署浙江巡撫正相符然會左以其納粟出身不轉瞬卽膺疆寄頓不謂然辛酉再被圍困守者七十餘日草根樹皮俱盡宰軍馬繼之猶日守城堞裂帛嚙指血作求援書會左不應最後以血書告家人曰無幸矣祇有城亡俱亡今血書尙存長房守城日望救兵目腫刺以針血去乃能遠望辛酉十一月二十八日糧絕城陷李忠王秀成入城搜尸不在撫署乃於中軍衙門得之五朝關史謂在署盡節者誤也李秀成以禮殮衷穿紅綢衣外加公服關史記忠王脫已服殮之蓋太平天國衣尙紅在滬啓棺時祇見紅衣在裏故疑爲秀成自穿服棺蓄水銀令同鄉劉齊昂運滬同運者尙有戰死將軍瑞昌被難學政張有壬兩棺先是曾文正有疑於壯愍公未代請卹及壬戌三月樞發滬啓視見脅下疤痕宛在幼會割肉療親且面目如生始證實殉難乃得請卹然亦僅得騎都尉襲職並無難蔭其致疑原因蓋受何桂清影響何於金陵告陷時逃天寧寺爲僧後被逮付法時人以與何同學行必相類不知何爲江督壯愍

公方撫浙，見南京圍急，有以書勸何，必以身殉國。何覆云：如老父在堂，何壯愍公曰：而父即余父，並預贖五百金，而何卒不從。是壯愍公早已以身許國矣。事白，沈桂芬輓云：直道猶存，未許浮詞議。巡遠，民心不死，至今遺愛在蘇杭。闕史誤爲馮桂芬靈輜回閩，觀者塞途，均傳爲玻璃之柩，實灌水銀焉耳。喪葬既畢，議訂年譜，丐李次青元度主筆。李欲得其家藏落水蘭亭，及鴈足燈，兩事爲酬，而未果。於是曾光斗爲立一稿，遲延八十餘載，至去歲，已始由其孫炎付刊初壯愍殉難時，秀成書其和曰：王忠臣之柩，率軍士羅拜，當王守城時，太平軍以箭矢繫書勸降，王報一矢，勸其解圍，卒以援絕殉難。生前自營壽墳，作聯云：身後附先塋，他年全受全歸。冀得重泉，仍怙恃，眼前培寸土，異日可封可樹。爲留餘地到兒孫。輯亭所述如此，卒果全受全歸。黃泉之下，無愧先人矣。壯愍清史有傳。

傳云：王有齡，字雪軒，福建侯官人。道光中，捐納浙江鹽大使，改知縣。歷慈谿、定海、鄞、仁和，皆有聲。以勞晉秩知府。咸豐五年，授杭州知府。巡撫何桂清器其幹略，迭署鹽運使、按察使。擢雲南糧儲道，仍留浙治防。桂清總督兩江，奏調赴上海，議通商稅則。七年，擢江蘇按察使，遷布政使。有齡長於理財，桂清素信之深，一切倚畀，益得發舒。事皆專斷，巡撫受成而已。十年，粵匪陷杭州，將以擊動江南全局，故援兵至，賊即不戰而走。桂清推功於有齡，遂擢浙江巡撫。詔趣率兵速赴，會辦軍務。及善後事宜，而賊已回撲江南大營，和春等軍潰。常州、蘇州相繼陷，進逼嘉興。提督張玉良迎擊敗績，杭州戒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七十五

嚴，有齡率閩兵屯北新關外，遣撫標兵要賊於賣魚橋，夾擊敗之。賊乃卻，設捐輸局，奏請派在籍前左副都御史王履謙、前漕運總督邵燦督同辦理。賊衆十餘萬，由徽州入浙，陷嚴州，合嘉興、廣德兩路，分撲省城。有齡偕將軍瑞昌調兵迎擊，走之，圍得解。復餘杭，加頭品頂戴。尋復嚴州。十一年，復江山、常山、富陽、遂安、海寧、臨安等縣。賊擾太湖、東山，總兵王之敬戰失利。至夏，賊復陷江山、常山、長興、金華、遂昌、松陽、處州、永康、義烏，革職留任。張玉良扼要隘，爲諸軍應援。兵先潰，賊勢益橫。檄諸將往援，無應者。處州鎮總兵文瑞率江西援兵三千，有齡待之素厚，乃自請行。進駐金華孝順街，聞蘭谿兵敗，遽潰退守浦江。賊躡之，檄師往援，半途復潰。浦江嚴州相繼陷，總兵劉季三、副將劉芳貴戰死於富陽。諸將見賊多走，不任戰，惟要索軍食。富民捐輸已倦，而有司持之急，於是團練大臣王履謙、劾有齡虐捐，遇事多齟齬。上疏互訐。十月，蕭山、諸暨及紹興府皆陷，餉源遂絕。時援軍多不足恃，有齡復奏用李元度爲按察使，募湘勇八千入浙，至龍游，阻不得前。賊酋李秀成悉衆圍杭州，副將楊金榜敗死。張玉良攻克羅木營賊壘，亦中飛礮死。城中奪氣，且食盡，飢民死者枕藉。十一月，賊梯城入，兵潰。有齡服毒不死，縊於閣秀城。見者爲具棺殮焉。事聞，言官顏宗儀、高延祐、朱潮先後疏劾，勒捐歛怨。下曾國藩按奏，言有齡在浙，官紳不和，不能馭兵，以致僨事，仍以糧盡援絕，見危授命，大節無虧。詔依例賜卹，諡壯愍。入祀昭忠祠。浙江、福建建專祠，同殉者學政張錫庚、提督饒廷選、總兵文

瑞署布政使，麟趾按察使，寧曾綸督糧道，暹福仁知縣，吳保豐，錫庚廷選，文瑞並自有傳，論曰：粵匪自陷岳州，勢不可遏，及犯武昌，援兵雖至，無能為力，安慶倉猝，籌防益無措手矣。武昌凡三陷，湖北兵不可用，曾國藩言之痛切。杭州初陷，由於無兵，後則蘇常已失，唇亡齒寒，蘇州素倚江南大軍為屏蔽，大軍潰，則勢難倖全。常大淳、蔣文慶、陶恩培、羅遵殿、徐有壬諸人，皆不失為承平良吏，短於應變，或因受事於己危，莫能挽救。王有齡，素負才略，以培克失人心，措施亦未盡當焉。吉爾杭阿，治兵有法，克上海為全功，朝廷倚以規復鎮江，使非中道而殞，必有成效，其建樹非諸人所可同語也。按史傳叙其初官慈谿，有聲，故由府道累秩至浙江巡撫，其政績固已膾炙人口矣。王文勤慶雲，曾題其慈湖種花圖，以送別云：兩世論交共紀羣，長安臘鼓此逢君，點蒼山遠飛鴻少，又向江東送暮雲。數載趨庭洱海東，循良治譜是家風，更兼孝友承慈訓，腕血曾沾藥鼎紅。明府尊慈太夫人曾制為立傳，卓俗由來要好官，甬東聞說已安瀾，白金日比朱提貴，撫字催科信兩難。西興東渡入勾餘，近海峯巒似畫圖，紅到桃花青到柳，春陰直接關侯湖，與壯愍同時殉節者，尚有饒梅臣軍門，莊二庵運使二人，故郭遠堂中丞，柏蔭題饒梅臣軍門遺照有句云：中丞歸櫬浮東海。謂王壯都轉遺骸瘞武林，謂莊二庵運使同里同官同殉節，三忠名字鑄黃金，壯愍有五子，長喬雲襲職騎都尉，次卿雲，三見三威豐已未同榜舉人，壯愍猶及見，翌年始殉難，見三原名吉雲，以夢見天榜中第三名，故易名見三。

閩中會館志

福州會館

七十六

閩有黃兼三者，世多混之，卿雲子名炎，字輯亭，光緒癸巳舉人，八十年前未刊之壯愍年譜，卒於辛巳秋月成之。

閩中會館志

癸未二月
卷三

地110
9420
2

新

14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沿革 福州新館坐落虎坊橋西北實爲騾馬市大街三十五號董事蒲志中任之以與南下窪老館別稱新館大門扁額顏曰福州新館光緒末葉葉鐸人觀察大遼陳玉蒼尙書鑒建議重修是扁即鐸人所書重修後鄉人恒集榕蔭堂爲擊鉢吟月必三集乙未丙申間葉尙書韓侍御在琦復倡律集分題歸詠聚倡是堂每歲上元夕張燈會飲二層院兩槐即是時所種邨廬日記郭文安云館之東偏拓地添建南北廳事略規洋式時平齋倡荔香吟社每數日必集於此初僅粗具盤餐而庖人善烹調鄉人士亦時就此讌客外省京僚因亦假座福州館名廚遂藉藉一時宴會無虛日至辛亥國變方止此辛丑回鑾後事時平齋由建昌府丁憂起復來京候簡平齋爲何剛德部郎字又號省雅初在京官吏部輒與郭文安葉鐸人鄒子瑜叔璋諸太史詩酒往來至是館丁在館西關室設肆沽酒名曰福山堂而宴客者恒借座於館即榕蔭堂也後爲徐花農侍郎琪逋負酒債竟至歇業其廚師王姓與長班同宗郭筱麓太史則遷竹軒撫錄云近世鄉人旅居會飲及鄉會試舉子寄居之所曰會館由鄉人官京朝者共置之或由先達捨宅如全浙會館爲趙恒夫給諫故宅福州新館爲陳望坡尙書故宅其例甚夥按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會館始於兩漢後漢書史弼傳弼受誣事當棄市前孝廉魏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賄於侯覽又漢書朱買臣傳買臣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拜太守出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不視買臣曰郡邸者即今會館其時州郡舉賢孝及公車徵者俱借計吏入京師處於郡邸今之應禮部試者大抵沿稱計偕由此紀載觀之會館發源至早或謂始於宋明者非也所謂守邸者即今長班之謂買臣徵時常寄食於長班出賣郡邸猶今之出賣會館但彼爲公今爲私耳撫錄謂福州新館爲陳望坡尙書故宅蓋得自庭訓其言自確余以甲辰通籍始來京但知光緒癸甲兩科試子到京最盛時司館事者爲張貞午侍御元奇張卽以參劾某貝子狎名妓謝珊珊被擯出守時論惜之者也先是庚子後南妓北來營香巢者以陳桂芳謝珊珊賽金花爲最謝初住李鐵拐斜街簫管之聲達旦後乃出入王公之門無禁某貝子與某相國之子俱曠之張侍御參奏人乃奉驅逐出境之諭五城御史索諸門逃匿孫觀察家卒嫁之前後駐館者輒讌談此事貞午能詩自號薑齋年六十續刻知稼軒以示郭文安曾所郭報以詩云詩人享大耋唐稱韋白宋陸揚君詩瓣香在玉局亦復奄有諸家長少年樂事那可數尙憶踏月宣南坊朝官閒暇恣嘯咏攤箋刻燭夜未央一麾去江海三節還故鄉轉頭四十年間事浮雲一別成滄桑曩讀洞庭遼東集宦遊歷歷詩具詳風流從政古所羨想見畫戟凝清香春明邂逅疑隔世吟興未減當年狂袖中又出新詩本令我熟復神飛揚芙蓉出水去雕飾驂騑歷塊皆康莊

馬工枚速復兼擅，郊寒島瘦安敢望。王風委蔓草，迹熄詩幾亡。夢中麟篆有天授，非君大雅誰扶將。富何必作八州督，貴何必坐中書堂。但乞江山風月長無恙，盡收三才萬象歸吟囊。桃紅柳綠重三好時節，陳芳國裏歲把酒壽詩王。貞午詩字俱學蘇，詩中所謂朝官閒暇恣嘯咏，攤箋刻燭夜未央者，蓋即指福州新館榕蔭堂擊鉢吟言。因新館在虎坊橋，故有踏月宜南之語。及其卒也，郭文安爲之誌墓，故瓠庵臚草載有薈齋墓誌刊成，自題草薈後云：斷硯磨穿筆亦乾，懷君已作古人看。公車連壁登蓬苑。兼謂諫草傳鈔稱鐵冠，行狀不應遺治譜，雄才豈止壓騷壇。迴思病榻悲涼語，來日焉知十倍難。君諫垣以劾權貴得名，出守湖外尤多善政，惜家狀太疏略，無從援輯。晚歲所加不合，則時勢爲之也。貞午丁憂回閩，曾掌鳳池鼈峯書院，余曾受業其門。師卒後，向其子字孝吉者，索遺稿，云避兵天津時，破籠盡付焚如，故諫草無一存者。郭文安謂家狀太略，無從援輯者，良有以也。

建議修館之陳玉蒼尙書，未入清史列傳，唯望崑堂奏稿內附，其待刊稿。

文云：陳璧字玉蒼，福建閩縣人。光緒三年進士，授內閣中書，先後典試湖北、貴州，遷宗人府主事，選禮部員外郎，改御史，旋管街道，疏溝渠，平道路，衆稱便。丁母憂，歸創蒼霞精舍，以實學課士，服闋起故官。二十六年，命巡視中城，拳匪亂作，奏請立團練，力主勦匪，兼護民教，全活甚衆。兵匪滋擾，輒執而杖之，不爲屈。一日營兵肆劫，方按問，董軍數十人，破柵入，縱槍彈及公案，嚴詰主者，立正法二人。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聯軍既入，官吏盡走，獨衣冠乘馬出巡，手繕示諭安民，密書請全權大臣李鴻章入京。時聯軍劃地分守，越問民事，乃挺身出與抗議，美兵官首來謁，言聯軍議定，不取中國寸土，請同商綏靖地面辦法，各國繼之，遂得逐漸收回自治。設總理公所，聯軍統帥瓦德西派參贊裴克尊漢，並每國統兵官一人，日赴總理公所，與地方官商民政，全權大臣咨步軍統領，順天府尹，三署同集，自十月朔始，八十餘日不輟。三署推璧主其事，先商定許我會銜出示，列大清年號，不用陽曆，嗣允我自出示，每張示，觀者雷動，始知我國力尙存也。擢署順天府丞，二十七年遷太僕寺少卿，全權大臣奏留會辦五城事宜，議成，聯軍陸續歸，充接收五城地面專員，德營駐琉璃廠廢寮，既去，即奏請設立五城中學堂，京師有官立中學，始此。擢順天府尹，首裁吏胥，設立善後派辦處，遴員分課辦事，積蠹一清。京師錢商五百十一家，經亂存者，止三十餘家，濫發錢票，時倒閉爲民害，嚴定限制，立五家聯保之法，其弊漸革。當商欠戶部借款百萬，不敢續開，貧民苦之，奏定分年量繳，遂次第復業。創順天中學農工學堂，及各屬小學，改金臺書院爲校士館，開辦工藝局，興工業，設織紡局，教女工，訪旌殉難士婦，以崇忠節。亂後興舉，時論翕然稱之。兩宮回鑾，召見，頗嘉勉，命充政務處總辦，西陵園寢，被兵蹂躪，特派爲估修大臣，正陽門燬於拳匪，並命估修，皆工堅而費省。二十九年，新設商部，授侍郎，規定官制，訂商律，興商會，保僑民，整土貨，皆次第行。三十一年，轉戶部侍郎，璧初充財政處提調，佐戶部開

辦天津造幣總廠。大清銀行於國法久有研究。時各省設銅元局。二十二處。出數過多。市面充斥。命赴各省考察。留辦七局。餘均停止。訂善後辦法。如規定成色。統一鑄模等。均爲幣制統一要圖。三十年。擢郵傳部尚書。兼參預政務大臣。規畫路電航郵四政大綱。路款向儲外國銀行。設交通銀行。定議分儲。收電報歸國有。擴設蒙藏邊省諸綫。減報費。京漢鐵路。初假比款興修。議收回。保主權。卽以餘利。建京張鐵路。又議郵政改隸部管。事垂就而被議。壁精核任勞怨。勤餘職事。最爲孝欽。皇太后所倚畀。每有劾奏。輒出以示。且加慰勉。衆尤忌之。逮兩宮升遐。朝局一變。御史謝遠涵。劾以濫用私人。糜費公款。及借款折扣。命大學士那桐。孫家鼐查辦。復奏言。該尚書才優於德。辦事操切。不恤人言。交吏部議革職。罷官後。仍居京師。於西城關蘇園。日以時花種蔬。課孫誦讀爲事。修刊族譜。捐產立義莊。贍本族。戊辰年卒。年七十有七。善番禺葉譽虎恭紳手筆也。

古蹟 福州新館。爲陳望坡尚書若霖故宅。邨廬日記云。尚書告歸。捨宅爲館。望坡爲陳文忠寶琛曾祖。官至刑部尚書。陳徵宇參議。繼卽爲尚書元孫。題榕蔭堂雅集圖云。松棟孫枝不中椽。敢誇文采步前賢。春明耆舊晨星在。能話尚書捨宅年。蓋亦當時擊鉢之作。尚書逸事。曾見於清史大觀。雖係私家著述。然皆實政實事。可補史書之缺。其言曰。陳望坡尚書若霖。世居閩縣螺洲。別歷中外數十年。皆以樸誠結主知。以仁恕孚人望。嘗語人曰。吾儕生當盛世。循分供職。有何奇才異能。惟能以人事君。則收效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自遠。又曰吾儕治獄。不能唯明。遑云克允。惟念唐虞之世。以舜堯爲君。以皋陶爲刑官。而一則曰罪疑唯輕。再則曰寧失不經。則其不敢自信可知。而寬嚴之間。必有道矣。當陳臬楚北時。勸辦秋讞。以失出十五案。爲部臣指駁。奏入。上謂陳若霖刑部老手。何至失出十五案之多。坐降四品頂戴。拔去花翎。或有以此誚公者。公曰。此我平生第一心安理得事。君何尤焉。長刑部日。尤以汲引人才爲務。鼓舞作興。無人不樂爲之用者。當時刑曹中推能手。其外任司道。掌封圻。錚錚有聲者。皆出公夾袋中。又公早歲困於童試。至二十八歲。乃決意輟業爲商。結伴同往蘇州。販布。已登舟矣。螺洲鉅城三十里。舟至洪山橋。必小泊。卽省城之馬頭。過此則長行矣。值連日大風。不能解纜。忽岸上急足至。則爲公遞家信。云昨學轅牌示。卽於日內趕辦科試。囑公速回應試。公笑曰。此所謂蛇足也。漠不爲意。同伴皆促之回。亦不動。乃數人掖之上岸。將行李拋置路旁。時風已轉。徑揚帆去。公不得已。怏怏入城。旬日間遂入泮。是爲乾隆丙午科。九月舉行鄉試。次年三月。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刑部。甫補缺。卽丁憂歸。家居八年。始出其淡於榮進如此。公貌簡口訥。不喜趨承。在刑部時。唯日坐司堂。理牘。堂官從不識其面。公亦不求人知。時和坤初伏法。其僕劉禿者。已擬遠戍。故事凡遣犯。由提舉官。點交差役。解往順天府衙門。發配。司官弗與聞。是日適公當月。念此係重犯。親身押往。索取順天府收文。施有科道參奏遣犯劉禿。聲勢尙赫。臨行夾路餞筵。擁擠不絕。以致發配三日。尙未出京。上震怒。立召刑部各堂官。斥以所司何事。各堂

官嚟無以對，磕頭出，即聯騎入署，立傳各司官詰之。司官亦皆茫然，時公方質買入司堂，問何事喧嚷，有老書吏告之，故且請公上堂。時堂官查出是日當月之員，已厲色相待，見公至，大聲曰：汝於某日當月乎？曰：然。曰：劉禿之事發矣，汝尚不知乎？曰：頃適知之，但咎在順天府，與本部何干？與當月者又何干？劉禿於某日出禁，司官即是日親身押交順天府衙門，並立取本日收到印文爲據，尙何懼乎？因就懷中出一紙呈上，各堂官皆駭然曰：是不難覆奏矣。事遂解，望坡尙書自改官刑部後，出爲臬司，旋即內用，洊升至刑部尙書，身負天下之重望，其捨宅爲會館也，尤係鄉人之思。道光間梁葆鄰中丞，又推擴之，光緒辛卯，陳玉蒼尙書修理一次，庚子兵燹後，又重新焉。其鳩工庀材，則得李秀瑜敏芬力，軒舉鈞兩部郎之力，李由度支部郎中簡放，殺虎口監督，力古田人，精岐黃術，以舉人被徵爲商部主事，升至郎中，以各省大吏薦，診德宗疾，恐啟罪西宮，故乞退，託名醫隱，閩雜記云：閩中芥藍菜，四五月下種，初生葉如高齒，而平扁，淡青色，藍高數寸，秋杪春初，莖中復生細梗，抽葉上尖下圓，碧色光潤，閩人皆以爲蔬，俗呼橄欖菜，聲之誤也。京師故無此菜，軒舉攜種北來，傳播四郊，近北人亦嗜此，軒舉多材藝，晚年既以醫隱，故世之人亦以醫隱稱之。林琴南孝廉紆有壽力醫隱六十文。

文云：醫隱年六十，與石遺同庚，其生也，又同在四月，余既以文壽石遺，遂並壽醫隱，迴思壯年投契，今日鬢鬢蒼魄，泚筆爲文，不能無感於涵元舊事也。涵元者，瀛臺寢殿，崇陵駐蹕地也。醫隱奉東朝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四

懿旨，拜覲於樂壽堂診脈，著方大稱旨，賜羹賜錦段，賜克食，寵賚隆渥，一日趨近輦道，崇陵駕至，醫隱歛避不及，長跪道側，崇陵曰：力鈞若供奉禁中，朕知若之深於醫也。醫隱頓首謝，越月，手勅召，力鈞既朝，涵元殿力請屏藥，勿御調衛，得宜，聖躬當日健，稍陳服食數事，既退，值東朝之賜立止，巨璫相見，悉反恒狀，供奉三月，引疾歸，遂絕朝請，則日治田於南苑矣。國變後，與余同寓析津，出所錄崇陵硃書脈案一卷，言外皆含幽鬱之氣，彼此愴喟，醫隱珍秘此卷，不以示人也。崇陵大漸頤和苑，貂璫待遇侍醫，尤傲兀叱咤無人理，醫隱獨於七年前，見機引退，蟄伏弗出，其幸有六十之年，智者自全其生也。醫隱本爲閩之芹溪人，近姬巖村，而村人年皆八十以外，光緒季年，尙諄諄問林則徐健否，真不知有漢，無論魏晉者也。醫隱既長於衛生，其家世又皆高壽，果能冥機慎道，廓其胸臆，則耄耋非難致矣。余賣畫長安，佐以賣文，蕭然一老布衣，無冀於人，固也。醫隱曾官四品，其究也，竟賣醫自活，得食之道，乃與余埒，而又皆老健，則牛馬未盡之光陰，均可晒矣。

郭文安亦有題醫隱廬圖詩

見廬詩存卷二

云：花市街南下一廬，到頭萬事見幾先，華胥夢短人間世，苦

記經營斷手年，壯遊破浪憶乘風，誰念郎潛老寓公，不隱山林隱城市，青囊聊試濟人功，歲歲園陵展謁還，畫師著意寫蕭間，霜紅龕裏汀芒喚，惟有甯人契傅山，自注云：君以醫供奉內廷，出處本末具詳，畏廬撰序，此圖亦其所繪，畏廬每歲謁崇陵，有亭林之風，其第四章曰：抱蔓黃臺嘆再三，房州

事往忍重談。冬郎亦有金鑾記。故篋摩挲尙淚含。醫隱雖居京曹。上自公卿。下至布衣。無不樂與之交。西太后召見時。嘗諭之云。汝之閩音官話。在陳壁張亨嘉之間。侍德宗疾。稍瘳。西太后詢太監云。近爲皇上診者誰。太監以力鈞對。太后曰。力鈞尙在人間耶。太監以告。故退志益決。之數子者。皆於福州新館有功。故備考其生平。以告駐館者。冀其無忘先輩創造之艱也。

規約 擬訂福州老館新館章程。久已遺失。茲託友覓得。已詳福州老館規約中。不贅述。

文詞 福州新館文詞可紀者六。一爲楹聯。二爲擊鉢吟集選句。三爲鄉海藏詩句。四爲再媿軒記。五爲律集序文。六爲律集選句。分述如左。

一楹聯 梁莛隣楹聯叢話卷五云。京師福州會館之燕譽堂。有舊聯云。萬里海天臣子。一堂桑梓弟兄。是前明福清葉文忠公所撰。余於嘉慶丙子。與同郡諸君子。又創構福州新館。在虎坊橋之東。規制愈寬。人文愈盛。同郡諸君子。合撰楹聯。益蔚爲巨觀。今錄其佳者如左云。海嶠星從天上聚。長安春占日南多。又云。浴海煙開鷺背月。看花人步鳳城霞。又云。鳳窟麟洲通御氣。黃蕉丹荔憶鄉風。又云。冠蓋仍循鄉酒序。笙歌先醉社公觴。又云。室因新拓來今雨。人比分躔聚德星。又云。朱櫻紅杏開新宴。丹荔黃橙話故鄉。又云。三山佳氣瞻鰲背。九陌香塵駐馬蹄。又云。看花卻趁春三月。視草同依尺五天。又云。家園魚笋評鄉味。人海鶯花洽古春。又云。珂里雲開三島麗。金壺花發九衢春。又云。竹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五

箭聲華當代。選梅花消息。故人來。又云。佳日春秋來鶴蓋。深宵吟誦似鼇峰。又集句云。同人於門。羣賢畢至。適子之館。吉事有祥。當光緒中葉。兩館重修時。凡此諸聯。皆補製紗燈。由同鄉各家剪紙爲字。於上元張之。燈影幢幢。恒至五夜。考郭文安郎廬日記。謂福州新館。爲陳望坡尙書故宅。而梁莛隣則謂與同郡諸君子。於嘉慶丙子創構。丙子蓋嘉慶二十三年。去今已一百二十六年矣。望坡尙書。在梁中丞前。觀楹聯有室。因新拓來今雨句。似是舊爲望坡故宅。屋宇尙隘。及梁中丞蒞京。始與同郡諸君子。合力改創。而擴大之也。果爾。則梁郭二說俱可存。並無抵觸。前無可考。今姑以福州新館創始。斷爲嘉慶丙子二十三年也。

二擊鉢吟集選句 榕蔭堂舊有擊鉢吟集。林碩田茂才蔚章。書麓中。曾檢得第九集。蓋自庚寅迄甲午。五年間。京宦在都門所吟咏者。月三四會。會三四題。題數十首。與會者。有春榆。愛蒼。鐸人。肖韓。乃謹。幼滄。肖雅。梅貞。次玉。珍午。子瑜。南雲。贊虞。迪臣。少萊。辛仲。子治。伯雙。耀如。韻庵。奮曾。挺生。獻恭。禎臣。成熙。玉蒼。二十六人。郭春榆主壇坫。少萊。南雲。子治。皆郭家人物。爲詩壇健將。此五年間。所刊刻者。爲第九集。辛卯重修榕蔭堂落成。陳玉蒼尙書有句云。吉日慶詩慶落成。縱非壯麗亦高閣。綠榕重展年光好。吹徧春風帝里晴。又詩律云。風格三唐扶大雅。詞章兩漢見先型。空山鍾皓先提倡。無數門徒受戒聽。賈胡云。來航萬國赴東南。美利胡人不厭談。防海防邊皆後著。周官爭得理財諳。陳

尚書長於政治，不以詩名，然得此亦可見其一鱗半爪也。此外又有可錄者，林梅貞觀察景賢，穀城黃石云：石隱何煩姓字傳，授書夜半意拳拳。漢家宗社如磐穩，便是神仙出劫年。宜男草云：宜家之子賦天桃，苦爲微蘭索夢勞。合寫張仙圖一幅，春風再拜薦谿毛。紙薦云：一紙身輕枉自傷，羽毛假汝便相羊。居人掌握君休矣，幾輩饑鴛已飽騰。李貓云：孱君如鼠太無能，宰相翻蒙鼠將稱。但醉薄荷無醒日，眼看鸚鵡一朝興。田千秋夢白頭翁云：分明高廟有神憑，欲白奇冤託夢徵。孝惠無年如意慘，不堪多事到孫曾。醉翁亭云：幾輩名山唱導游，慣從勝迹飾風流。危亭無恙前賢去，此地猶迎太守騶。娘子軍云：唐家受命仗奇男，公主能軍亦快談。試較漢高豐沛起，後車祇益魯元慙。澶淵盟云：萬騎胡奴下拜甘，六師親駐大河南。倘乘此舉燕雲渡，豈有徽欽北狩慙。

三鄭海藏詩句 戊戌秋七月，鄭孝胥解元蘇載來京，預備召見，曾住福州新館，即以新館爲題，有詩云：新館雙松裁似人，宵來風雨長精神。十年不踏春城土，膽與寒廳作主賓。庚寅後不應春試乙未及今再入都皆以秋來三載江湖百不堪，病槐相見轉鬢鬢。欲知閱世安心法，須向空庭老宿參。又有一首題云：九日虎坊橋新館獨坐偶成。前一日乞假得允詩云：九日宣南書閉門，幽花相對更無言。殘秋去國人如醉，晚照橫窗雀自喧。坐覺宮廷成怨府，仍愁江海有羈魂。孤臣淚眼摩還暗，爭忍登高望帝闈。蘇載所以自號海藏者，蓋改元後居滬上，取蘇公萬人如海一身藏之意。戊戌召見時，雖見朝政日非，尙懷澄清天下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六

之意，及以岑西林之薦，擢充龍州軍務督辦，稍展其志。又自請裁撤，授以別官，亦不樂就。國變後，常思恢復清室，時流露於詩賦題句間，有詩云：願爲伍胥眼，更向城門抉。苟生誠可弔，囊底智未竭。萬一落吾手，猶得日月揭。又曰：吾儕曷交勉，隔下非善死。再則曰：壯夫迫遲暮，才盡有餘慨。草木競一時，後凋須我輩。再則曰：何年從少康，重來收桑榆。再則曰：殘窗誰待東方白，止有幽人獨倚樓。甲子宣統出宮，蘇載隨侍行在，蒙塵天津，有詩云：手携帝子出虎穴，青史以來無此奇。乙丑孟秋，賃宅依於行在，因名其居曰夜起庵。恒夜半丑時起，賦曰：納舉世於斯夜，繫獨寢乎一室。天沈沈而忽歛，日黯黯而焉入。山峨峨而霾雲，水蕩蕩而暗激。獸何往而潛藏，鳥或歸而戢翼。小人就陰而止，君子向晦而息。夜之象則靜，其德則曠。治萬物爲本體，示造化之恒狀。時維大人觀乎物始，既一氣之消長。羌中夕而蹶起，清明兮在躬。屋漏兮相爾，制乎未發之源。探乎無形之裏，非茲庵之可託。幾何而不爲南溟之徙，未幾移居長春，庭園不廣，有老柳二十餘株，自題庭除得柳廿三株，兩架殘書便有餘。回首海藏五十卷，何年還我舊樓居。此大同元年事，壁間又懸隸書自書橫額云：半朽臨風樹，多情立馬人。開元一株柳，長慶二年春。此白樂天勤政樓西老柳之詩句也。妙在末句，恰合長春二字。此橫額，乃於丙寅二月，即民國十五年春書於天津者，後移長春新居，六年前有此二句，其懷抱可見。且揭此額於長春開元之始，亦云奇矣。事之前定，不尤可信乎。初出關時，唯其子垂侍，過塘沽腹饑，店主人

餉以麥飯一盂，生卵兩個，鹹菜三碟。大同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在紀念席上，睹此物猶淚下。初在天津張園時，挾經史，步至行在進講，風雨無間，每日味爽起，坐夜起庵中，調攝身心，哦詩作字，數十年如一日。所爲詩，初治大謝，兼紹柳州，後學蘇學梅，尤致力於唐之韓致堯、宋之王半山，自少壯至老，曾不少輟。書法雖名滿天下，猶自謂作書久不能進，曾憤然賦詩云：作書無難易，蓋有得之言也。生平習形意太極八段錦拳，四十年無間斷，行走捷速，橫走後退自如。對古聖賢，崇敬孔聖外，尤極重蘇坡公。故書宗蘇體。年值東坡生日，十二月必親自祭奠，有贈李長有詩云：辛苦人間過百年，長生久視轉堪憐。看君來去無牽掛，如此生涯即地仙。序云：直隸玉田縣李長有，年百有八歲，自云道光十一年九月生，到長春七十餘年，眷十三人，僅餘一孫女，一孫，往黑龍江當兵未返，壯歲教拳技，晚以種園賣葫蘆爲業，今則不能自活，依義女李氏以食，步履猶健，聲吐甚亮，齒缺有新生者，唯稍聾。戊寅正月二十六日，以車迎來，問訊良久，贈以金十元，煙一盒，並侑以詩，此蓋蘇戡絕筆也。蘇戡之拳術，行於夜間，即古傳五禽戲之一，所謂鶴法者是，蓋如鶴之展翼屈足，旋轉自如也。有人乞傳此法，則答之曰：俟吾八十以後，嘗謂養生要義，在少食少寢，故日僅食粥三碗，佐以營養之液質菜蔬而已。睡眠僅二十刻，日記無間斷，問亦臧否人物，無所忌憚。日本乃木大將，有願侍陛下於地下之絕命歌，蓋痛明治天皇之崩御，而割腹以殉也。乃木夫人以夫死亦殉焉。蘇戡在青島時，過神社，見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七

大將碑文，以其忠勇義烈可風也，乃就旅舍，執筆遙望日本天空，以弔大將云：性情挾禮義，勃然在一發，百世猶興起，壯哉此賢匹。君臣與夫婦，自盡意何決，似含厭世旨，棄濁自成潔。知君百戰餘，視死遠勝活，功名出至哀，垂老鬱勁烈，苟非斷脛舉，殊負一腔血。平生信詩書，助汝舍生熱，中原今何在，誰復識名節，綱常既淪喪，廉恥遂撕滅，聞風獨酸鼻，感動爲淒絕，低徊通遺篇，夢魂逐豪傑。此辛酉仲冬作也。戊寅十月來京，贈山下司令云：舊都重到暗迴腸，却感元戎禮意長，宮闕湖山千萬戶，城頭指點入斜陽，贈喜多將軍云：杯酒相從展素襟，中原板蕩感何深，新知難得先論舊，曾識龍州殺賊心。蘇戡曾拜皖粵臬司之命不就，辛亥布政湖南，僅十日，即奉召入京議官制，鼎革後，嫉惡共和，凡詩文簡札，只書甲子，袁段羅致不得，甲子爲內務府總管大臣，奉直戰起，乃與陳文忠、張庵、羅振玉、莊士敦等，密籌防衛，未及行，變作，上出居邸，軍警圍守，幾不測，旋就醫德國醫院，芳澤公使迎駐使館，是日大風驟作，黃塵蔽空，乙丑同赴天津，辛未至旅順，壬子三月六日，至湯崗子，三月八日，至長春，九日總國務，三月一日，改元，翌年始罷官，爲林下人，生於咸豐庚申閏三月十日，幼而穎異，四歲叔祖虞臣世恭山長，授以爾雅，能成誦，十三歲舉十三經，壬午舉鄉試第一，曾充沈文肅李文忠幕，詩文爲世所重，海藏樓詩集，已付刊問世。

四再媿軒記 是爲林琴南孝廉紆爲郭春榆侍郎會所而作也，首叙與郭侍郎相見於榕蔭堂，次述

榕蔭堂吟集之盛，最後始詳其以再媿名軒之意，以其與榕蔭堂有關也。故附錄之。記云：光緒辛丑，余始客京師，獲晤今禮部侍郎郭公於榕蔭堂。公門業至盛，風度凝遠，雅有道素，顧一見器余，因數數吟集於是堂之上。越明年壬寅冬，以書抵余，言庚子亂前，與公對宇而居者，光祿龐公也。光祿審京師將亂，豫移病去，公媿之，自署其軒曰媿龐，尋以尊甫毅齋先生，有觀察金衢嚴三州之命，公南下省，親觀察公於三衢，請上疏留養，觀察公不許，旋朝命拜公少宗伯，公自以無所獻替，茲再媿矣。請余以文記其軒，曰再媿軒，嗟夫，身為大臣，而恒自引媿，其心迹必無甚媿者也。方余客越中時，觀察公館於城西之三橋址，春秋佳日，余得以鄉里後進，見邀與觀察公遊於湖上，願觀察公之為人，處困未嘗冒干，臨難不希苟免，其視古大臣無媿也。今侍郎以觀察公之命，更為國家致一日之力，寧便媿耶？宋岳珂為少保之孫，自名所著錄曰媿郊錄，樓宣獻堅正稱於南宋，自名則曰攻媿主人，二公學行文章，炳於宋世，必無所示媿者，意江南一隅，強金壓其北，羣盜時時發於境上，中原淪為異域，兵力單薄，內政不修，而聖湖之瀕，笙歌徹曉，大半均朝士也，二公感憤國仇，又不能明言以息衆譴，因託媿於其書與名耳。嗟夫，二公之媿，其果如是也，則余亦可釋然於侍郎之媿其軒矣。

五律集序文 葉肖韓太史在琦在榕蔭堂創律集，以繼擊鉢吟之後，當時入集者僅十七人，其姓字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八

如左。

葉大道 歸人	曾宗彥 幼滄	郭傳昌 子治	蔡琛 獻臣
黃曾源 石孫	郭曾準 少萊	魏秀琦 挺生	鄭叔忱 辰舟
林鉞 述卿	郭曾程 南雲	葉在琦 肖韓	葉在廷 迺謙
葉在藻 肖文	郭則澤 嘯麓		陳懋鼎 徵字

此為光緒中葉事，迨國步已移，韻事消歇，至郭筱庵太史來京，繼續前徽，乃有蟄園律集之舉，因與榕蔭堂律集合選，統稱為蟄園律集。前後編，其前編即榕蔭堂律集，有黃嚶園總序，有郭筱庵自序，其後編為松喬堂律集，有陳毓仲宗蕃序，其間皆有關榕蔭堂故事，故備錄之。

一黃序 光緒中鄉人官京朝者，有榕蔭堂律集之作，余方里居，不及與也。丙午冬入都，郭匏庵葉稚愔諸公，始續為續集，兼得讀榕蔭堂原本名章，絡繹至今，挂口不能忘。余雖繼聲，竊媿弗逮，同人欲盡上下平三十韻為一集，甄選而續刊之，未及半而稚愔病臥，余亦有西江之行，社事遂輟。迨已酉再入國門，舊侶星散，間或沈泉，每過宣武門之南，輒憶當日聚唱夜歸，甞車輕輓，雪光與車燈相照映，此景猶依依在目，則愈惜囊集之弗終也。國火久移，流寓都下，居止距蟄園密邇，因與蟄雲議振墜緒，其命題拈韻，限期交卷，互評甲乙，一如榕蔭堂之例，而集唱則於蟄園之松喬

堂是時社侶寥落，不復能限鄉籍，然意興甚盛，中經燬燼，嚶嚶弗輟，凡寒暑再易，而三十韻已過，前後兩集相距幾四十載，舉集中數十姓氏，其及與於榕蔭堂前集者，只蟄雲徵宇二人，不與前集而及與丙午續集者，蟄雲徵宇外，亦只補廬及余而已，蟄雲求丙午斷稿不可得，又以榕蔭堂前集鈔版已失，慮終至失傳，乃謀精選後集，合前集選本，綜付剞劂，議甫定，而徵宇補廬先後歸道山，余與蟄雲亦垂垂老矣，比且以饑驅人吳，相望隔南北，欲如昔者望衡對宇，日夕談詩之樂，且不可得，況清時榕蔭之游乎？蟄雲書來謂三十韻之既過，蓋懸願至久，今始獲踐，君爲議倡後集者，又前後兩集皆預名，不可無一言以弁諸編，余不敢辭，顧積感侵尋，捉筆輒不能自制，嗟乎！前集之世何世也？當郡邑清泰，賡唱從容，寧知數十年後，滄海推遷，遂有今日，又焉知滄海推遷而後，猶有踵清塵揚雅緒，如後集諸人者？雖然後集之作，誠爲與前集者所不及知，即其人亦不及見，然其事則普安雅游之續，其人皆貞元朝士之遺，鍼芥不謀而合，銅洛不期而應，雖謂爲靈山香火之緣可也，世變日歧，斯文凋喪，舊人亦零落僅在，卽茲後集，異日恐無復繼唱渭城者，則斯集行世，以永風雅，一髮之傳，烏可不亟亟乎？余客故都日久，於集中人，類有淵源，離逝之感，山邱之悲，固非楮墨所可殫述，蟄雲則雲路扶搖，遽丁桑海，抱持先集，來往兵間，其所以繼承先志者，初豈在挖揚之末，時移世外，蹙蹙屏居，若舍是無以自託，丹徒丁闇公，稱爲如紀有羣，繇有會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九

者，蟄雲固當之無愧，抑豈深知蟄雲者哉？孤兒當室，一星已周，陵谷萬殊，周京益遠，俯仰愴歎，當何如耶？歲在重光大荒，落孟陬之月，黃戀謙序於白下。

二郭序 律集昉於閩，同光間有支社者，李次玉、畚曾兄弟主之，極園林賓讌之盛，社中玉如、巴園、畏廬、石遺諸老，皆當世名儒，談笑忘形，或至互詆，有竹林之遺風焉。光緒甲午乙未間，鄉人官京朝者，始倡爲之，與者十七人，閩縣葉氏居其四，吾家居其五，余甫舞勺，觸所好，亦強效塗抹，先公不之禁，有疵輒爲改削，今集中雪意一律，卽社作，是題以乏佳作從刪，獨余作頗獲諸先輩稱許，故別存之。社之健者，推葉肖韓侍御、陳徵宇參議，時肖韓與其從父鐸人丈，同官翰林，徵宇甫由中書舍人遷主事，自餘官翰詹者五，曹部者二，余與迺通籍，自國鈇之挫，士大夫競言時務，然輦下尙清肅，猶憶元夕集唱燈月中，聲出金石，夜午乃益酣，燭見跋未已，彼時誠不知有人世滄桑事也。會肖韓奉諱歸，吟侶疎而社事中輟，鐸人丈選社稿付梓，曰榕蔭堂律集，蓋虎坊郡館之堂，同人恒集唱於此，未幾，丈出爲雷瓊道，寄板於肆，遭亂散佚，故印行者絕少。近年余與徵宇謀復舉律社於蟄園，既三十餘集，將選稿繼刊，又慮舊集歲久失傳，議並刊之，而別爲前後編，顧徧求舊集不可得，比乃乞陳子用剛於徵宇遺篋檢得之，蓋徵宇亦前卒矣。余手錄一過，遺篇歷歷，若諸老之丰采言笑，接於吾前，孤露餘生，觸緒增痛，集中存者，爲題三十。

序以先後，不以韻。今仍之。手民字畫，間有從別體者，諗爲肖韓手錄之遺。肖韓一世清才，甫轉西臺，遽傷朝露，人生實難，乃不敵紙墨之壽，亦可歎矣。洛陽耆英會一題，非最後之作。編集者殿之，若以券曼齡緜福，顧人事乃有絕相左者。幼滄展丹兩丈之卒，皆不及中壽。與肖韓同慨，展丈甫超擢府丞，方嚮用，世尤嗟惜。同社餘子，多屈志乞外者，類以牧令終。其滯京者，挺生丈，久官駕部，論資京察當一等，爲擬陪者所放，悲憤以卒。鐸丈以京察外簡矣，坐嗜好幾被劾，乞歸乃免。其爲抑塞等耳。獨石孫丈，出守皖魯，有循稱，晚節孤全，年逾八十，於洛社諸賢差近。然位亦不稱，及觀集中詩，乃有成讖者。肖文詠萍云：文章在水春如活，生世無根質易銷。余頗訝其蕭颯，後以庶常與殿直乞假歸娶，儔輩稱羨，乃未散館，遽赴修文之召，則兩語皆先兆也。余通籍後，稍歷外臺，似視肖文爲勝。然躬丁國變，負恩偷息，徒滋罪戾，今老矣，叢殘遮眼，萬感侵逼。先公晚年，嘗以梨洲橫身苦趣自喻，況今之世，尤非廿年前之比耶。集中錄余詠活溪中興頌云：身歷艱巖詳國故，老餘撰述答君恩。亦若爲此生寫照者。余誠恨不得爲肖文，然齟齬年吟諷，無意中出之，展轉而終踐，則數之前定也。是集得失，事之小者。余既徧覓之矣，不得已乃求之於徵宇。徵宇逝，又謀諸用剛，用剛於槐樓遺笥，亦再三檢之，幾絕望矣。卒乃復得，是又安知非數耶。因憶甲辰冬，肖韓起官北來，嘗再舉是集，稿存肖韓許，未及選刊，今不可復覓，僅憶有孟蜀主鴛衾及福橘諸題，苟有數焉。

俾意外得之，以存爲前集乙編，其快幸又當何若。嗟乎，陵谷萬變，一墮而不復整者，天也。吾輩拾補蹉跎，乃徒斤斤於簡編之末，縱復有傳，又奚足重。支社之盛，邈矣。顧安得鞭叱義馭，還我於齟年捧杖時耶。庚辰嘉平雪後，郭則灑錄，識於遯園。

一陳序 陳序爲松喬堂律集而作也，似與榕蔭堂無關。然松喬堂律集實繼榕蔭堂律集而作，且序文中亦涉及郡館之故事，故附錄如左。

吾閩襲晉安風雅之遺，凡所謂折枝擊鉢，以至律集，皆閩人倡之。每集必評甲乙，評定則發唱，蓋取鴻臚唱榜之意。承平時歲晚務閒，競以鑿詩爲樂。里巷間吟聲相接，其在京朝者，或於寓齋，或於郡館，常集必推主司二人上坐，抗聲朗唱，抑揚中節，大集則與會者各自評閱，長筵列坐，更迭遞唱，謂之大唱，亦曰連環唱，故其計詩也，不曰若干集，而曰若干唱，以集必有唱也。余登朝晚，不及與榕蔭堂鉢集律集之盛，然聞先輩言，每郡館集唱，以燭計籌，恒至夜深乃罷。葉鐸人觀魯，周熙民侍御，皆善唱，每唱愈高，唱至前茅，輿酣聲朗，淵淵如出金石，聽者亦爲之忘倦。所謂神明之律呂者歟。比歲蟄雲郭子，倡爲蟄園律社，余始與焉。每集仍用連環唱之法，然同社不皆閩籍，方音既異，唱亦不酣，且無復如鐸人熙民諸老之善唱者。余尤拙訥，強效嚶鳴，如出蚓蟻，因歎風會升降之殊，即求之於聲，且有不相及者，無論詩律矣。蟄雲輯律集後編成，語余曰：君在社久，宜有

一言綴於後。余自諗不文。且蟄雲於律社始末。叙述已詳。余言又奚足贅。乃舉唱詩之有合於古者。引伸其說。曰夫詩者。古之樂歌也。自卿雲擊壤。以迄於三百篇。靡不可被諸管絃。協諸宮徵。春秋時。宴饗樂歌。皆詩也。秦漢以降。去古稍遠。然虞兮大風諸作。猶可以應節而舞。晉書樂志謂王粲等。各造新詩吟詠。神靈贊揚來饗。則詩即樂也。沈約云。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又謂韻與不韻。復有精麤。非唱何以見之。自樂府既興。詩與歌乃漸歧出。於是凡可被管絃。協宮徵者。別屬於樂官。而騷人學士之篇詠。不與焉。至唐以詩取士。始別體爲律。絕句者。亦曰截句。律體之斷章也。其時雲韶諸工。合播弦管者。以樂府爲多。然旗亭賭唱。皆截句。而元白之元和體。至於閩閩下俚。爭傳唱之。意其詩亦必諧於聲律。至南唐北宋。詞與曲乃相繼代興。其於詞曲也。殫究四聲。乃至於陰陽平。而詩之協律與否。非所問也。後來詩人。如王阮亭。其言律可謂細矣。然亦第聲韻之高下而已。體例之正變而已。平仄之轉換。虛實之相稱而已。於是世之言詩律者。以爲詩家之律度在焉。而非律呂之謂。余竊疑其非古。嘗與辛平林子切論之。晚近遷流所極。乃有無韻之詩。且不講平仄者。文教之衰。而世道亦因之而變。滋可慨也。茲集雖未敢比擬前賢。特晉安風雅之遺。鄉先輩所從容揚挖者。陵谷屢遷。餘韻未絕。平陂相乘者。天道之變。盛衰遞嬗者。人事之殊。即茲斯文一綫之留。安知數年或數十年後。不有觀感興起者乎。異日詩學之傳。復趨明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十一

盛。或更如漢魏以前。被管絃而協宮徵。則斯篇其曠矢也。庚辰嘉平。蒞衷陳宗蕃。

六律集選句 此所謂律集選句者。指榕蔭堂律集言。律集之命題。有長春怨。有三垂岡。有鷓鴣聲。有陸放翁釵頭鳳詞本事。有廢寺。有陳思王。有萊吏。有夕陽亭。有東坡生日詞。有蘇子卿胡婦。有天下大師墓。有杜小陵詩史。有山縣。有羅地廟。有費宮人。有鷄臺夢。有花石綱。有顧橫波眉樓。有浯溪中興頌。有鄭公鄉。有萬石君。有李茂貞皇后園。有佛狸祠。有萍。有桃花源。有李易安漱玉詞。有闌干。有花朝。俱於閩事無關。故未選錄。唯鎮海樓一集。多詳閩之典實。特加選錄如左。

兩頭旗鼓拱崔嵬。上指文星接斗魁。海日射之見標準。天風吹不上塵埃。三山景物收如盡。七座城垣脫此胎。南望港門無際處。千枝似筆是船桅。鐸人

底事鯨鯢跋浪來。馬江一劫費人猜。補牢無計恢桑梓。觸目斯樓感草萊。滄海橫流關大局。邨人重建仗羣材。而今挽得狂瀾否。猶利行舟望眼臺。鐸人

城闌百尺鬱崔嵬。蜃氣連天壯觀開。地脈四圍通北嶺。人煙萬井瞰南臺。脚根雲起山如屐。眼底潮回海似杯。欄檻斬新形勢勝。近聞紀石待鄒枚。子治

瀛洲方丈與蓬萊。第一神仙到此開。樓櫓七城依樣造。梯航百級上天來。估船歸港心先識。傑構排空首重回。左右分明旗鼓似。凌霄平遠又登臺。子治

綠榕城郭畫圖開，都尉遺規亦壯哉。寶氣尙埋歐冶劍，雄觀直跨越王臺。半空海氣鯤溟接，萬井人煙雉堞迴。千百年來談福地，三山世界即蓬萊。春榆

如屏山勢劈空來，縱目登臨亦快哉。嶽望鼓旗分兩翼，星躔朱女摘三台。波濤奠定無邊燧，梁棟支撐有大材。誰是斬鯨好身手，安瀾我願祝瀛垓。述卿

井幹矗立極崔嵬，傑構重新氣象恢。作勢山連王墓起，登高客自劍池來。蒼茫南望談防海，慷慨東征想渡臺。當世可無俞厥輩，地靈彪怒倘生才。肖韓

聞諸父老城爲樣，再遇風雷地又灰。幾次大修均稍縮，此時舊制幸重恢。會看三島波濤靜，苦盼全閩氣運回。遙指海東雲隱隱，平蠻大將憶登臺。迺謹

郡從郭璞相形開，城待王恭作樣來。後嶂列屏龍腹據，前峰如几虎頭回。鄉人例合修名蹟，福地傳能脫劫灰。海水不枯樓不毀，萬年俯瞰越王臺。徵宇

馬江滾滾虎門開，十載焚船劫未灰。橫海艨艟終不競，度遼子弟去無回。東來胥母濤聲怒，北向梁妻野哭哀。獨上高樓望旗鼓，地靈應出濟時才。徵宇

城樓郡北極崔嵬，東望茫茫世事哀。歧海今非中國擅，重山古已大藩開。蛇蟠諸澗添潮去，蟻渡千帆避地來。落日憑高占鼓角，安邊誰是出羣才。徵宇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十一

瀛嶠秦年運已開，祖龍多事訪蓬萊。舟中男女遺噍類，門外鯨鯢起禍胎。樓櫓翼然仍舊貫，藩籬撤盡恃人才。請看鑿斷金鷄後，猶賴泉山保越來。徵宇

城北重瞻舊址恢，全閩關鍵鬱崔嵬。平吞越墓餘王氣，高據屏山脫劫灰。龍脈北隨峰勢轉，虎門南逐海潮來。建領此是真形勝，靈傑千秋福地開。肖文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福州新館匾 葉鐸人太史大道書

二延釐 長方木版懸大門裏篆文與老館同

三榕蔭堂匾額 無款識年月當是創館時置榕城隨筆云東越多榕樹因號榕城州以北無此其在江南則冬青之屬也而枝幹柔脆淳熙三山志云福州產榕木河堤官廨多植之治平中張郎中伯玉令通衢編戶潛溝六尺外植榕爲榭歲暮不凋熙寧以來綠陰滿城行者暑不張蓋政和中黃尙書嘗蒔補其闕今安定宜興新河尙無恙東南數里僅存數株矣乾隆福建通志又云宋治平中張伯玉守福州編戶植榕熙寧以來綠陰滿城暑不張蓋程師孟詩云三樓相望杭城隅臨去猶載木萬株試問都人來往處不知曾憶使君無閩雜記又云榕樹有雌雄二種雌者冬杪春初沿幹着子外青內黑每大風紛墜如雨葉亦隨落交夏則新葉已長葉外有苞紅白色茸茸然如牡丹芽苞落

葉茂濃蔭如舊矣。雄者不結子，有長鬚，抽芽落葉，則同雌者，俗又謂結子為水榕，不結子為旱榕，是則閩之有榕，自宋為始。榕之有蔭，亦猶樾之有蔭也。且榕以福州為限，非徧閩中皆有也。以榕蔭名堂，顏於福州新館，不亦宜乎。榕蔭堂之稱，因也，非創也。蓋福州府廨內，故有榕蔭堂三字匾額。西湖志何枚如載，乾隆二十五年，郡守李拔建榕蔭堂，跋云：福州府堂有古榕覆庇其上，若大蓋然，蔽日迎風，夏日坐嘯，受蔭良多，予唯榕之為木，大而無用，然枝葉婆娑，猶蔭十畝，况人為物靈，遭時得志，在一邑則蔭一邑，在一郡則蔭一郡，在天下則蔭天下，偷遊其宇者，不能蔽夏日，而旭冬日，則所傷衆矣，豈榕之不若也哉。因揭之於堂，以自勉。李為郡守，以此自勉，鄉人取其義，以顏新館之堂，其亦互相交勉之意乎。

四天上聖母像，神龕及塑像寶帳仍存。

五鐵鼎鑪，爐供大殿前，鐫陽文，右曰同治甲戌會試，左曰萬年清輪船同人叩獻謝，蓋萬年清為福建馬江船政工廠，初製輪船，第一次護送舉子來津者也。鑪尚存，甲戌為林文直紹年軍機，春捷之科。

六銅磬，光緒三年丁丑科公車同人敬獻，今尙懸神殿前，丁丑為王可莊臚傳第一之科。

七字畫，新館舊藏有林琴南紆孝廉所繪西溪圖，其題跋有：余居西溪久，西溪漁人皆識我云云。林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十三

季武太史步隨猶及見之，今聞為長班子斥以易米矣。相傳又存有趙在田，林則徐兩對聯，今詢諸蒲董事云：唯林則徐聯尙在，林字少穆，侯官人，嘉慶十六年進士，道光八年由江寧布政使，丁父憂歸，濬福州西湖以興水利，歷官至雲貴總督，道光三十年廣西賊起，奉命視師，薨於潮州，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傅，諡文忠，國史有傳，咸豐元年都人士奉其象祀於西湖之桂齋。

八科名題版，正院後院廊上，徧懸春試秋試全閩科名錄，因年久失修，字跡脫落，有全滅者，有半脫者，不可辨識，茲擇其可辨者錄之如左。

咸豐五年己卯科鄉試已字疑有誤

劉懿璜 閩清	吳仲翔 侯官	陳 薌	唐建業 閩縣	陳應麟 長樂
陳 璘	梁膺韶 閩縣	蔣紹年 福州	方 鏞 長樂	唐知源 侯官
邱鴻輝 長樂	鄭紹成 侯官	邱鴻星 長樂	邱 焯 長樂	盧起宗 侯官
鄭 寅 長樂	孫翼隆 侯官	陳翼謀 侯官	馬凌霄 閩縣	陳欽銘 侯官
葛熙春 福清	蔣錫珪 福州	陳鴻濤 福州	陳壽芬 長樂	方 琪 閩縣
李廷燮 福州	黃翼為 閩縣	陳森煊	陳 紀 福州	林 書 侯官

又一版上闕科試年分

劉煥光	林贊年 閩縣	陳械慶 閩縣	林孝佑 福州	鍾啓昌 侯官
王紹熙 侯官	張鍾喬 侯官	邱 炯 長樂	林尹乾 寧德	黃植侯
盛青芝 侯官	陳履仁 侯官	王彝鼎 福清	周 鯨 閩縣	吳榮庚 閩縣
林承芬 侯官	游 燿 羅源	陳雲衢 閩縣	陳心波 侯官	張協愷 閩縣
陳臨泰 閩縣	林鵬年 侯官	盧履昌 閩縣	葉 荃 侯官	曾 鏞 閩縣
薛葆初 侯官	林齊璇 福清	黃鳳翥 閩縣	王星庭 侯官	魏允中 侯官
陳承基 侯官	黃 鏞 閩縣	葉景葵 閩縣	林觀光 侯官	張鑑如 連江
陳慶麟 古田	翁頤昌	施天恩 福清	尤升祺 福州	楊叔弼 閩縣
游春臺 福清	梁守貞 侯官	郭元昌 侯官	廖 驥 閩縣	潘逢禧 閩縣
林昌謨 福州	范福年	張欽銘 閩縣	黃士蒞 羅源	周廷元 閩縣
黃友壯 長樂	梁開碩 長樂	周長庚 侯官	林仰椿 侯官	鄭葆常 福州
梁俊年	葛 華	梁禧年	翁景沆	施鑑槃
黃嵩齡	蕭奇懷	蕭文輝	鄭振香	原崇周
陳 樞	董敬安	曹鍾禧	陳迴瀾	李壽榕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裴 坤	陳光淞	林廷植	陳 謨	林壽年
范涵聲	邵秉經	黃光祥	林義年	陳益清
陳紹劍	林毓曾	沈書年	葉晨暉	陳 增
陳銘楷	陳 椿	葉大煊	陳 誠	
同治二年癸亥恩科會試				
程仰周	吳宣瓊	鄭孝銘	梁欽辰	高臚嶽
陳 翼				
同治三年甲子科順天鄉試				
郭 溶				
同治四年乙丑科會試				
葉文輝	藍向葵	周麟章	鄭守益	鍾大榮
李品亨	葉大同	黃光祥	林調陽	
同治四年補行甲子科鄉試				
楊廷傳	鄭 炳	陳季芳	王樹翰	林 啟

薛崇禧	鄭樅	馬秀荃	陳燮	孟宗湜
葉世勳	陳詮	歐陽駿	董浚明	嚴兆麒
郭守昌	劉涵章	陳與罔	馮鵬翥	林祖蔭
梁傳年	高紀	葉大道	何念慈	劉廷珍
李鴻新	林星慶	李心芬	黃金波	劉勳
林起真	張同	張亨嘉	陳華	林兆禧
林士芳	陳濂	田逢年	劉祖祺	彭景商
郭欽銘	謝章鉉	陳宗濂	陳廉臣	林步瀛
馮榮圖	葉心平	薛菁	孫覲	陳贊乾
潘炳年	劉紫封	陳寶琛	陳培猷	饒新
李祥和	鄭孝瑜	周懿光	曾兆鍾	邵積誠
林文炳	陳慶禧	陳開庚	馬履亨	沈詠彤
王龍光	陳鳴秋	陳薰	江琛	薛藹玉
劉齊潄	陳爲新	王慶霖	涂振新	盧鵬翔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同治六年丁卯科鄉試

王贊元	陳亦瞻	林穗	林紹年	林彌蘇
陳際榮	郭兆槐	張夢鼎	鄭宣承	鄭聲琪
歐陽春	張文濱	李鴻銘	邱敏光	許獻諷
陳祥慶	蔡如鑑	葉晉祺	林仲驥	吳長劍
鄭聲鏘	林壽祺	劉壽椿	葉友梅	林灼三
陳式遵	葉滋琳	周則濂	張秉銓	梁廣辰
林清泰	黃炳燮	林叢桂	劉懿鈔	葉大涵
劉振樞	江淦	林舜璋	劉善曾	邱麟書
李敬存	鄭兆瀛	郭房陵	邱瓊琳	梁天昂
官慶瀛	劉三才	王鑑清	翁景藩	陳禧
周維新	鄭守謨	洪景謨	林冠偉	謝維椿
林元慶	陳廷壽	鄭樹榮	陳鴻鈞	張瀛保
□松青	吳穆	黃世綸	何德溱	鄭尙彬

許莘 林世培 何尙壬 姚緘堂 王肇修
 □□□ 陳一士 葉兆昌 劉鋒 游大羅
 □□□ 蘇人毅 楊維培 董葆同

同治七年戊辰科會試
 □□□ 岑傳霖 陳祥墀 江琛 葉大焯
 □□□ 楊廷傳 嚴兆麒 陳寶琛 王慶霖
 □□□ 邱璜 邵積誠 高紀 林步瀛

林灼三
 同治九年庚午科 年久脫落不可辨識

同治十三年甲戌科會試
 林紹年 郭兆福 餘缺

光緒元年乙亥恩科鄉試
 □□□ 郭會珣 施夔 陳豫
 □□□ 鄭仲和 王耀曾 林懷忠 何璋
 王鼎裔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劉堉 陳琪 林孝翼 陳自新 黃嘉爾
 楊清綬 鄭文禧 林鳴年 李品輝 林履端
 姜□□ 楊兆麟 吳炳修 葉滋春 潘振祥
 陳鍾崧 陳綬恩 陳書 薛宣 陶澍孫
 盧銓 林椿福 何景 何晉德 丁上道
 黃□□ 杜蘭心 陳遜駿 羅崇鼎 史□□
 李珍 林銘傳 薩承鈺 劉□□ 劉忱
 林鳴珂 郭事昌 陳璧 陳廷慶 李世縈
 陳寶琦 徐紹光 黃念祖 鄭虞 姜啟鎔
 陳鴻筠 黃常經 劉汝貞 黃冠元 王驥
 林士菁 □□□ 馮廷誠

光緒二年丙子科鄉試
 □□□ 吳曾祺 林孝純 葉大泳 陳修
 潘紹芳 葉鴻英 曾宗誠 王應三 何剛德

林庭植 陳望林 林孝新 高乃欽 劉茹
黃錦燦 張如翰 餘闕

光緒三年丁丑科會試

吳銘恭 何剛德 王驥 吳穆 餘闕

光緒十四年戊子科鄉試

林鈞天 林毓菁 楊毓麟 李駿斌 蔡琛
林志瑛 蔡書林 陳□□ 高慶元 梁禹甸
黃彥鴻 丁芸 鄭祖庚 林壽昌 游佳元
高向瀛 陳寶璐 池伯煒 俞秉文 □□□
鄭鳳鏘 黃曾源 王維藩 劉□□ □□□
李鑑昌 趙以成 黃大琮 趙繼曾 □□□
林甄殷 謝頌品 王毓菁 □□□ 李仲鄴
陳學裘 陳懷忠 劉晉 林圖南 林齊賢
陳培業 黃寶棟 周壽林 陳芝棗 張朝弼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施登瀛 黃國琛 葉大琨 陳希濂 虞汝鈞
林炳先 林煒焜 何爾瓚 楊梯青 黃守書
陳萬青 林宗堅 薛肇基 宋肇錦 劉成琛
李德馨 薩嘉樂 葉秋成 陳鍾媽 梁禹績
劉其光 林懋和 余祖昭

光緒十五年己丑科會試

郭曾程 邱聿徵 陳曾瀛 薛啟榮 何爾鈞
鄭籟 梁肇榮 陳鳴秋 高涵和 葉大琨
鄭襄 李毓芬 薩嘉樂 劉成傑
光緒十五年己丑恩科鄉試
周景壽 鄧克俊 胡詠琛 劉子才 林師望
林珣 陳永鑫 林徵祥 沈翊清 林葆芬
陳鴻章 藍燦然 劉道南 林振光 葉在鑒
廖鳴韶 王化璋 鄭貞衍 施樞金 林葆章

鄭瓊林

吳弼昌

翁成琪

池仲祐

柯德樹

陳仲謙

餘闕

事實 福州新館，近在通衢，住人最多，幾有人滿之患，據住館人云，屋宇尙無滲漏倒塌，且正在動工修葺中，唯電線日久未換，而因煤油漲價，掛電者多，恐有危險，從前尙保火險，今已停止，亟宜換線，以策安全，館中現住十七戶，共五十三人，每月收館產租金，詳福州老館內，兩館收支蓋統一計算也。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二十二則述之如左

一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某科鄉試中式之郭元昌，同治甲子科鄉試中式之郭守昌等，皆郭階三之孫，階三有五子，柏心道光壬辰舉人、柏蔭道光壬辰舉人、柏蔚道光甲午舉人、柏蒼道光庚子舉人、柏薌咸豐辛亥舉人，世稱五子登科者是，而元昌守昌則其後也，柏蔭號遠堂，子式昌，字穀齋，式昌子曾忻，諡文安，文安子即郭筱麓太史，自遠堂中丞以迄文安，均有詩文集，即所謂侯官郭氏全集彙刊，又題版載同治六年丁卯科鄉試中式之劉三才，素以詩名，亦工填詞，西湖志載其湖上書所見，調寄漁家傲云，料峭晚風吹酒醒，天光倒浸行人影，短鬢蕭疏雙袖冷，凝眸等，斜陽界出澄瀾景，滿地漁翁撐小艇，菜花盡處菱花梗，借問湖山誰管領，會思省，桔槔聲裏田千頃，蓋傑作也。

二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同治乙丑科會試中式之葉大同，庚午科鄉試中式之葉大湜，壬戌科鄉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十八

試中式之葉大湜，戊辰科會試中式之葉大焯，光緒丙子科，鄉試中式之葉大泳，丙戌科會試中式之葉大涵，皆葉雲滋子，雲滋早卒，太夫人邱氏在堂，及見三子捷秋闈，三子捷春闈，故世稱之爲六子科甲，雲滋爲申萬孫，申萬爲觀國子，觀國五子均登科，申葵嘉慶壬戌進士、申靄乾隆乙卯舉人、申苞嘉慶戊申萬進士、申薌嘉慶己進士是也，觀國會十一掌文衡，人均謂其銓衡至公，故積德厚，而後乃大昌，兩代科甲蟬聯，不唯閩省所未有，抑亦海內所未見也，尙有葉大適，葉大琮，葉大莊者，蓋其旁支也，葉氏自署門聯曰，系出石林，世登玉署，誠無愧色，就中文學有聲者，以葉大焯爲最，謝枚如壽其六十序云，閩縣毅庵葉先生，以詞臣疊掌試事，鑑典衡平，造就人才，積福垂裕於其後昆，世世勿替，皆純嘏熾昌，似先公道，越在於今，則恂予學士其最矣，君與予有連，予長房祖姑歸於李，其女爲芸卿，觀察德配，君之祖母也，其子楷，菴孝廉，君之舅祖也，家中落，尊甫惠宇封翁，所以事其舅，而爲之謀者，備至，劉芑川教諭，寄李十郎長歌云，葉子君家甥，憐君憂患摟，推心與置腹，不使呼癸庚者，渭陽念母之情，旁觀爲之氣厚，予與尊甫爲姻表兄弟，故知之頗詳，嘗與同輩贊嘆，以爲不可及，君欽承庭誥，習爲家風，持身接物，一以厚爲歸，戊辰春，與君飲於林錫三督學京寓，錫山立觴，政用同字，自撰句消酒，君即應聲曰，願爲進士不須同，君果於是科登第，以二甲改庶吉士，從此入詞館，掌文衡，克繩祖武，皆兆於此七字，君和平醇謹，即之溫然，與人論事，不可意，微聞太息，未嘗怒罵，即其人不足與

言亦唯阿置之不與忤嘗之粵爲其兄清理官累其後視粵學操守更嚴闈姓弊發牽連學幕中人君本可置身事外不忍自明遂從吏議此其尤不可及矣今年六十哲祠尙韓檢討將爲君稱觴君之及門高才生諸子請曰先生肯爲之文某等有光矣予素欽君溫厚又以諸君之請之殷也勉應之夫生日稱壽於經未有聞然書曰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意者今之所謂具慶堂慶等語皆由於此乎繼之曰自洗腆致用酒夫養親必有酒肉固不必言今獨鄭重之曰洗腆用酒則必肆筵設几廣召賓客得衆人歡心以事其親意者酒誥之所言其即今日子姓稱觴之萌芽乎尙韓之舉合於禮矣且予以八十老人作君壽文文雖不工壽則有餘君素健飲尤當欣然舉觴而一醉也謹序謝公既序其壽矣於其卒也又爲之誌墓雖曰姻婭之親實有聲氣之感觀此益可知葉氏之家世矣志云福清之葉閩著姓前明文忠相國碩德偉望諸君子倚以爲重數十年國朝毅庵宮詹祖籍福清遷會城復以清介受主知再值上書房三視學八典試子七人俱登甲乙科君宮詹之元孫也號大焯師事閩縣舉人薩大文未冠補弟子員己未捷鄉試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辛未授編修甲戌充會試同考官乙亥大考升贊善充實錄總纂官丙子擢洗馬充湖北鄉試正考官旋丁母憂服闋遷左春坊左庶子升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咸安宮總裁壬午典湖南鄉試於闈中拜視學廣東之命未幾以註誤失察去官君之祖布政公娶於李君之祖母我之自出予與君之先大夫慧宇

孝廉爲中表兄弟君家世健飲孝廉尤大量予力與之角孝廉嘻曰子不聞葉家將乎奈何以詩龍壓酒虎也予頗好吟咏故孝廉云然予家既中落多遠遊孝廉亦厭世諸孤皆幼疎闊不相聞久之舊誼無有知者丁丑予入都會試刻試卷予祖姑之孫希村勿村年丈之季子也時寓君所從予索觀且曰君至入門笑曰不知爲戚屬且丈人行今特來謝予亦嘆曰尊甫視我厚每一念及輒心痛非敢外也君聞之悚然卒具禮而退嗟乎敬長者非爲他人不忘其親也由此一念推之則君與人之忠可決矣君視粵學適當闈姓弛禁之初闈姓者賭場重利試場大蠹壟斷紛紜染及學幕君欲自効委幕中人於有司而其中有薩先生之子在君遲回不忍發查辦邸抄至君嘆曰吾負國恩矣卒不自明嗟夫棄官爲友匪獨不死其師矣難哉然予固信之於素也既歸王正誼書院勤於勸迪省會歷年水旱外患相乘當道或以公事相屬君調劑利弊心勞舌敝或虛與委蛇苦不得脫君與陳伯潛閣學同門同年稱莫逆交閣學任事慷慨君輒以柔道濟之閣學時對予言深受君益君卒閣學爲作誄極沈痛嗚呼可感已生平善人氣迎人議論不合未嘗疾言遽色即甚異趣亦難窺其喜怒溫厚和平其天性也夫處人以禮易飲人以和難性情之地明道不計功予於行狀之外多旁及欲表微以爲浮囂者戒耳是隱德也母太夫人邱氏親見六子成名足以踵武宮詹之盛夫人顧氏窻室王氏子三在琦進士記名御史翰林院檢討在昇縣學生在壬出嗣叔父女八郭曾芸黃葆

奇、陳常賢、其婿也。餘在室俱幼。孫二于鑾、于崇、葬北門外董灣子。予心儀君之爲人，在琦固請銘。老病不足於文，道其實銘曰：日慈日儉，日不敢爲天下先。彼龍德之合散，至聖一見而默然。君得其意，克延厥世，用康厥身，再榮之木，隱秀參天。行人下馬，式此墓田。茲有可附陳者，大莊字臨恭，父滋森，字與端，謝枚如山長，與之友善，曾寄贈滋森一詞云：杯酒相逢，算三載生平知己，携手道多情如汝。人間有幾，我聽斯言真欲涕，一腔舊恨誰能理。請君坐，彈鋏爲君歌，君其喜，南飛鵲，東流水，勞勞者，滔滔矣。問剎那世界，英雄誰是，罵世爭先，奉阮籍，憐才不管輪陳起。向當年屈賈說傷心，謊而已。珍重之情，尙不在區區名士，祇今日風聲鶴唳，那堪如是。千古功名爭衛霍，五言文字輸蘇李，棄繻生，當日有終軍，奇男子，釣龍處，高臺毀，樂遊曲，聲未已，看無諸宮闕，煙塵四起，天地生春時，雨後，江山如夢斜陽裏，把酒杯憑弔，越王墳，危欄倚，與端子大莊，字臨恭，謝枚如，獨喜其嗜學有俊才，故有詩贈之云：江南煙水區，吳會文章壑，輒經喪亂餘，頗復傷蕭索，葉子方妙年，矯如雲中鶴，師資倘自求，古人詎不作，鍊才先惜氣，養精貴存鏗，宅靜若天籟，激奮或鬼搏，起滅奪煙雲，丹續森樓閣，肯以獨秀峯，儷彼萬石錯，况乃侍簿書，過庭皆先覺，華國扶其源，衆妙鼓一橐，憑弔六朝山，寓公當不惡，吾衰未足言，大業於子託，又答臨恭云：朋舊多蕭瑟，論交託紀羣，朗懷時見月，真宰欲排雲，苦憶黃金管，應書白練裙，名山忽相望，急雨正紛紛，葉謝兩家，累世交情，而枚如對於臨恭，期許獨深，均流露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二十一

於楮墨吟詠中矣。賭棊山莊餘集又云：往予與葉與端、滋森，意氣相得，其子臨恭大莊尤好我。同治乙丑，予之普過蘇，臨恭聞之，自其父靖江任所，迎予於蘇之天平山，范公祠堂，挽留作十日歡。賦詩臚別，其詩云：十年荷掖持捲卷，床下拜，每譚及讀書，博之使一快，波瀾百川匯，花雨千佛界，玉楮搜毫芒，金屑雜馨欬，矧以葵蕪魂，遽比琳琅薤，退求常未安，恐有所隱誠，大雅無人扶，廟堂品珪玠，百年議作者，吾道一何隘，文人推桐城，競講望溪派，進以魯生醇，偁夫憚子邁，僑札實並生，齊楚識誰敗，可憐績學士，摹範及冠髻，徒聞耀經綬，未必吐沆瀣，崛起司宗盟，先生何狷狎，手持韋馱幢，飛札破諸寨，淮陰國士才，肯伍舞陽噲，不見李將軍，射石羽勿鏃，崑崙教琵琶，必也凡樂汰，先生實謂我，真詣在剛夫，去年別故山，過江一帆挂，虞翻交州來，陸機洛下至，譚藝陳文詞，敵愾撫弓韜，忽聞公西行，十月霜雪屆，叩轅急請見，時在中丞行署，袷不及曬，賓朋盛滿座，未敢一喙置，宵閑方丈清，移燈就閒話，細款言語溫，諦瞻顏色德，蕭條窗前竹，竹氣冷官廨，明晨駕短編，持柬走一介，漁洋楞伽閒，一一訪圖畫，上禮少參祠，並讀法華戒，回首風雨來，湖燈嘯水怪，夜寒少襪被，抵足更把臂，狂談以達旦，二客皆軒睡，歸來贈短章，情深見公意，苑爾譽升堂，勉旃期覆簣，明知公假借，感激欲墜淚，學史今詞宗，錫三造士拔潛閭，舊承北海交，未獲南樓侍，濟美須大賢，扶輪緬前懿，朝射汾水鴻，暮款晉祠駟，飛振耀尊聲，宏獎妙牋記，微生不知狂，妄揣先生志，行開扶風帳，許執江都贊，且以繞室呼。

力障狂濤肆，故鄉思典型，斯文歎無寄，怨啼滋猿鶴，錯起雜塵幘，公平痛之深，慨論非一致，正軌翻奇佞，諸家析同異，謂余理行篋，著述擬編次，是役敢辭勞，分當校文字，其時閩中專治經史實學，書院尙未萌芽，且無人提起，而臨恭後半詩意，便以此一席相期許，可見其讀書知根本，而位置人才之審矣，厥後臨恭繼與端爲靖江令，却有美名，歸福州，寄帑於陽歧江上，與鄉里通緩急，羣情歌頌，居之甚安，一日有書賈，以舊藏十數種來售，予視之皆葉氏物也，驚問之則云，葉家驟落，資產皆以抵債，卽書籍亦皆散失，予爲之泣然，幾至失聲，回念往事，作兩絕句，以寫予哀，曾尋福地樂三餘，穿穴書堆作蠹魚，我羨石林工點勘，大男才調冠吾徒，與端有校書日記十餘卷，臨恭詩筆近韓孟，今父子皆作古人矣。置宅江鄉酒市塵，心清常到古人邊，咸豐初閩大亂，與端遷陽歧江上，獨得安居，然其父子亦相繼出山矣。那知一瞬滄桑夢，不及四鄰架飄零，滿眼前，適伯潛以聽水齋雜憶見示，聽水齋在鼓山國師巖，其詩皆記往來諸朋舊，中有云，損軒來最數，詩最多，損軒卽臨恭也，予嘗謂英俊少年，不患無才，患無識，趨向一舛，終身不能自拔，必至認魔作祖，雖絕口不言功利，而無一念不注於功利，是故知恥之勇可建功，不知恥之勇可敗俗，何則，忘本也，趨時也，知達變而不知守經也，方寸之中，元氣先盡，尙欲其長生久視哉，詩曰，葉枝未有害，本實先撥，此孟子論智所以惡其鑿也，嗟乎，臨恭已矣，予曾謂臨恭，人人不可太聰明，當內斂，此用晦之道也，故臨恭易字爲損軒，嗚乎，今日求如臨恭者，吾未之見也，以此益見謝公與葉氏紀羣之交

誼，有非尋常所可比矣。

三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同治乙丑補行甲子科鄉試中式，戊辰科會試中式，之陳寶琛，卽子良刑部長子，有弟五人，曰寶璫，光緒庚寅進士，曰寶璣，光緒庚寅進士，曰寶琦，光緒乙亥舉人，曰寶璣，光緒癸巳舉人，曰寶璣，光緒甲午舉人，世所稱六子科甲者，可與葉氏媲美聯芳矣，尤難者寶璫，字仲勉，子懋鼎，字徵，解元，與其父及叔寶璣，字叔毅，同於庚寅捷南宮，故其門扁曰，父子叔姪兄弟同榜進士，三人均謁翁常熟相國，嘖嘖稱羨，是年螺江故宅，松產三芝，鄉人有喜色，而寶琛獨竊隱憂，謂極盛難繼也，寶琛字伯潛，又號毀庵，以翰林累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與張南皮相國，同爲清流黨領袖，嘗以午門一案，忤西后旨，畏盧瑣記云，李三順閩人也，年十五六時，孝欽太后，命將物事，賜醇邸七福晉，行及午門，爲護軍所止，檢視盒中何物，三順不聽檢，遂閱閱久之，三順置盒於地，奔奏太后，言守門護軍不聽出，孝欽適病，大怒而哭，慈安來省問狀，孝欽曰，吾病未死，而護軍目中已無我矣，慈安曰，吾必殺此護軍，於是降旨，盡取護軍下獄，刑曹據祖制上陳，言門禁應爾，不宜殺，慈安曰，何名祖制，我死後，非爾祖耶，必殺，於是諫垣爭上疏，言皇帝孝，故治護軍宜嚴，太后慈，應格外加恩，以廣皇仁，以彰聖孝，云云，疏留中三日，始以懿旨赦護軍，杖三順四十，此所謂諫垣上疏者，實有錯誤，蓋卽陳學士之單銜附片也，陳初擬與張南皮會奏，張力阻之，而陳乃改爲附片，晚讀軒雜記方策載其附片云，前因午門護軍毆打

太監事。下刑部、內務府審辦。未幾遂有劉振生擅入宮內之事。當時神武門護軍兵丁斥革。昨者午門案結。朝廷既重科護軍毆打違抗之罪。復諭以門禁理應嚴肅。仍當實力稽查。聖意周詳。曷勝欽服。臣維護軍以稽查門禁爲職。關防內侍出入。律有專條。此次刑部議譴玉琳等。謂其不應於禁門鬪毆。非謂其不應稽查內監也。諭旨從而加重者。謂其不應藐玩謔旨。亦非謂其不應稽查太監也。雖然藐視之罪。成於毆打。毆打之衅。起於稽查。神武門兵丁失查擅入之瘋犯。罪止於斥革。午門兵丁因稽查出門之太監。以致犯宮門忿爭之律。冒違抗謔旨之愆。除名戍邊。罪且不赦。人情孰不顧市恩而遠怨。其於畏禍。亦孰不願避重而就輕。雖諭旨已有不得因玉琳等藐玩獲罪。稍形懈怠之言。而申以具文。先以峻罪。兵丁有何深識。勢必懲於前失。與其以生事獲罪。而上干天怒。不如隱忍寬縱。見好太監。即使事發。亦不過削籍爲民。此後凡遇太監出入。但據口稱奉有中旨。概即放行。再不敢詳細盤查。以別其真僞。是有護軍與無護軍同。有門禁與無門禁同。方今聖主冲齡。海宇多事。秋間道路紛傳。禁中有天棚藏置火藥之事。人心惶惶。此輩宦寺。豈盡馴良。大則如嘉慶間。太監引賊入內之案。小則如乾隆間。偷竊庫銀。遺失陳設。道光間。攜帶違禁器械之案。似不可不深思而遠慮也。不獨此也。本朝宮府肅清。從無如前代太監假竊威權之事。蓋由列聖防馭之嚴。二百年中。但有太監犯罪而從嚴者。斷無因與太監爭執。而反得重譴者。臣愚以爲此案。在皇上之仁孝。不得不

格外嚴辦。以尊懿旨。而皇太后之寬大。必且格外施恩。以抑宦官。今該護軍。既不能邀法外之仁。則太監不知。方將快心滿意。藉此以凌侮護軍。藐視祖制。此後氣燄寢張。往來禁闈。未敢誰何。履霜堅冰。宜防其漸。查內監出入。向須報明景運門。給發門文。各門方放行。謂之報門。臣伏讀高祖純皇帝聖訓。凡官物出門。俱向敬事房景運門。給票照驗。欽此。又律內奉御內侍。但遇出外。各門官須要收留。本人在身。關防牌面。於簿上印記姓名。及牌面字號。明白附寫。前去某處。幹辦何事。其門官與守衛官軍。搜檢沾身。別無夾帶。方許放出。回還一體搜檢。以憑逐月稽考。出外次數。若有不服搜檢者。杖一百。發附近充軍。門官及守衛官吏。失於檢搜者。與犯人同罪。我朝成憲。本極嚴明。擬請旨申明定章。飭下護軍統領等衙門。嗣後仍照舊例報門者。方許放行。應有稽查之實。而無違犯之誤。以重差使。而杜冒混。並請特旨。飭諭內務府。約束太監等。以後均當恪遵定例。益加欽抑。如有驕縱生事。不服稽查者。亦當從嚴懲辦。既以仰符列聖。杜漸防微之至意。亦使天下臣民。知重治兵丁。非爲毆打太監。亦非偏重太監。赴愬之詞。則羣疑釋然。彌彰宸斷之公允。是否有當。伏乞聖鑒。謹奏。又附片云。再旂人銷檔。必其犯姦盜詐僞之大者也。遇赦不赦。必其犯十惡強盜。謀故殺人之事者也。今楸人成傷。情罪本輕。即違制之罪。亦非常赦所不原。且圈禁五年。在覺羅亦爲極重。此案本緣稽查。攔打太監而起。臣恐播之四遠。傳之萬世。不知此事始末。益滋疑義。臣職司記注。有補闕拾遺之責。理

應披瀝上陳，而徘徊數日，行言復止，則以時事方艱，我慈安端裕康慶，昭和莊靜，皇太后，吁食不遑，我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聖躬未豫，不敢以迂濼激烈之詞，干瀆宸嚴，以激成君父之過舉，然再四思維，我皇太后垂簾以來，法祖勤民，虛懷納諫，實千古所僅見，而於制馭宦寺，尤極嚴明，臣幸遇聖明，若竟曠職辜恩，取容緘默，坐使天下後世，執此細故，以擬議盛德，不獨無以對我皇太后，皇上，問心先無以自安，不得已附片密陳，伏乞皇太后鑒臣愚悃，宮中幾暇，深念此案罪名，有無過當，如蒙特降懿旨，格外施恩，使天下臣民，知至愚至賤，荒謬藐法之兵丁，皇上因尊重懿旨，而嚴懲之於前，皇太后因繩家法，防疏懈，而曲宥之於後，則如天之仁，愈足以快人心，而光聖德，昔漢文帝欲誅驚犯乘輿之人，卒從廷尉張釋之罰金之議，又欲將族盜高廟玉環者釋出，執法奏當，文帝與太后言之，卒從廷尉，至今傳為盛德之事，臣徬徨展轉，而卒不敢不言，不忍不言者，豈有惜於二三兵丁之竄流圈禁哉，實願我皇太后，光前毖後，垂休稱於無窮也，臣區區之愚，伏維聖鑒，謹奏，片上越二日，忽傳西太后扶病出視朝，命如刑部原擬李三順，交慎刑司，重責三十棍，此陳學士附片之力，故張南皮戲謂之曰，附片加炮製，自是好片，學士曰，不炮製則成生附耳，學士以此，直聲震京師，然因忤西太后旨，卒以甲申保唐燭徐延旭案，降五級調用，回閩主講鼇峰書院，余及其門，嘗以午案事詢其詳情，學士曰，護軍奉檢查之命者，慈安太后意也，孝欽太后遣太監送物事者，乃往娘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一十二

家，非醇邸也，孝欽太后嘗護軍目中無我，即暗指慈安目中無孝欽也，故慈安急欲殺護軍以自明，在廷者，均祖慈安，議論紛紛，則有之，畏慮瑣記，所謂爭上疏者，無其事也，片上三日，而護軍獲赦者，實學士一人之力也，初學士以己卯鄉試，放甘肅副考官，壬午鄉試，放江西正考官，得士極盛，文風一振，裴建誠詹詹言孫師鄭雄詩史閣筆記引之，曾云，光緒壬午，江西鄉試，正典試，陳君寶琛，以子曰歲寒一章命題，所取皆蒼壁樸老之文，從時墨討生活者，皆擯而不錄，蓋前屆己卯，陳公典試甘肅，題為君子人歟二句，闡墨皆昌明博大之作，揣摩家，爭相摹倣，方謂拔其所好，而不知孫陽相馬，固在牝牡驪黃外也，陳公旋被命督學江西，取枇杷晚翠，桂樹冬榮，八字為聯，懸諸別室，跋尾有願與桂樹共保歲寒之語，其時文酣武嬉，忘為處堂燕雀，獨公憂盛危明之意，在在流露楮墨間，至甘肅試題，尤為許身伊且之先兆，江西學政未滿任，拜會拜南洋軍務之命，因保唐燭徐延旭，吏議降調，伏處海濱，屢薦不起，光宣之交，張文襄入閣，敦促數四，始入覲，簡放山西巡撫，旋蒙特簡，隆以保傅之任，甘盤啓沃，遣大投艱，不幸乘輿播遷，相從於患難者，垂二十年，年登大耋，日進講，惟事會所乘，竟符其志，豈其事有前定乎，此書刊行時，師傅猶生存，及乙亥之歲，以二月一日，舊卒於京邸，長春派濤貝勒奠祭，予諡文忠，贈太師，賞波羅密經被，治喪費五千元，鄭蘇戡孝行輓之云，幾番出塞豈灰心，遼瀋先歸，須臾無死，未睹迴鑾休瞑目，曼殊再起，魂魄猶思，吳子玉佩輓之云，處天下之至難，行乎若

素垂百世而尚論。文如其人。陳石遺衍輓詩云。此痛渾如喪伯兄。卅年前先伯兄卒於卅年前事頓崢嶸春來只爲傷陳迹。到都門今春方期勉來一遊。緣盡居然即啓行。緣盡即行之語。三老合圖天竟斬。四更殘月續他生。自擬今春至都與先生及散原合照一三陳圖十年前余吳門倫許相招隱。穩慰望衡對字情。蘇州有十便先生未應。草草交期五十霜。後始相見不多會合在江鄉。中歲旅食四方。偶旋里避地。乘潮忽報擊舟至。出浴同追繞樹涼。有作必商兼去取。就余兄弟推敲。詩稿千首。屬余刪存。無遊不共。遽滄桑。廉役不從。鼎革後。余尙教授大學者五年。水可堪回憶。爲定六百餘首。原本具在。余久客還鄉。多寓先伯兄許先生。胡晴初。嗣璦。輓詩云。特達先皇早。三朝聆宵柝。聽雨歸人屬對床。常至夜話街。柝數巡。猶未思散。舊德稀。精誠專啟沃。遂學溱單微。東海臣將蹈。西山寇竟圍。老謀仍壯事。破壁扈龍飛。刻骨龍鸞恨。忘身虎豹關。真聞輿輓出。肯乞角巾還。戀闕丹心耿。燒城赤舌殷。始終憑一德。談笑折神姦。薄海清流冠。行園儼值情。護持餘善類。飛動尙平生。克職忠能補。修羅門未平。夢爭王室罷。藏匣劍龍鳴。始復高山迹。頻支絕塞寒。見危虛羽翼。垂死奉心肝。事往趨鸞掖。書來託蠟丸。中原遲未定。衰涕望迴鑾。已分微疴起。旋驚遠耗聞。夢魂猶帝所。哀痛極人羣。頗試奇術術。長思密勿勤。九天恩誼渥。風雨愴斯文。黃嚙園懋謙輓詩云。歲晚滄江臥。桑枯海亦乾。龍歸潛邸日。鳥散擇棲官。珂馬仍霜曉。丹鉛每夜闌。劫餘商位置。天地一甘盤。此局前何有。斯人後更無。螭頭推領袖。鼈極賴撐扶。使祭張文獻。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二十四

魂招屈左徒。存亡關運會。淺語或非諛。挂眼城西路。當時共北來。屋廬從假借。車杖獨追陪。昭示皆常軌。裁成遠散材。病身寧惜淚。慙痛我遲回。更鼓催正晝。沈星樞馬驚。脩門臣戀主。泉路弟逢兄。絕筆何篇屬。遺言許事輕。寸丹收拾去。曠日照銘旌。余弟資訓景。莖輓詩云。孤臣天篤死何由。定爲啣悲藥。罔瘳舉足艱難丁。創局到頭忠愛屬。清流十朝從此無餘燼。九地還應抱百憂。梁壞山頽二月朔。逢辰刻骨與生休。早志澄清百不諧。落花吟罷事尤乖。望殷迴馭虛留命。臥載銘旌算乞骸。齒髮自收疑有意。齒髮自收句。綱常誰託送長埋。料知歸面先靈後。把臂繩庵與偶齋。弟子私憂非一日。何圖真到眼前來。哭親以後無茲痛。感遇多同各自哀。乞序竟成轟薦福。屬稿即病。看花從此罷鳴臺。每歲師看杏花。正詩問字俱陳迹。忍憶同車末一回。人曰同車師初春。賜書來云。度梅叟哀。深化淚人。承笑語親。何事急行天奪魄。縱今歸哭憾終身。黃童書報持心服。持心喪三年。梅叟哀。深化淚人。開何梅叟。便是石腸猶感慟。區區况更受恩頻。長春上諭云。太傅毓慶宮授讀。陳寶琛。志慮忠純。躬行清粹。守堅學邃。冠冕羣倫。受先朝特達之知。由編修洊升內閣學士。會辦南洋防務。謙謨壯略。人望攸歸。回籍後。興學育才。無時不以輔世導民爲念。泊朕嗣服。詔起於家。啟沃冲人。深資宏達。播遷之際。翼護尤勤。朕受命重撫舊邦。三次間關來覲。柴忱惓惓。夷險不渝。蓋爲朕心瘁身勞。歷二十四年如一日。本年三旬萬壽。猶遣其子陳懋復前來祝嘏。詢知近體康強。方冀克享期頤。長承恩禮。昨

聞患病，甫派少保朱益藩就近存問照料。遽聞溘逝，震悼殊深。着派多羅郡王銜貝勒載濤，即日前往奠醴，賜祭一壇，加恩予諡文忠。晉贈太師，賞給陀羅經被，賞銀五千元治喪。用示篤念蓋臣至意。欽此。諭祭晉贈太師，原任太傅陳寶琛，朕維殷后中興，基甘盤之舊學，周王敬勝，懷師尚之陳書，論道於以經邦，乃副公孤之望，鞠躬而期盡瘁，斯垂宇宙之名，允宜矜式乎臣倫。胡不慈遺於穹昊，爾晉贈太師，原任太傅陳寶琛，志行忠恪，學術深純，早謁承明，攬轡抗澄清之志，洊躋綸閣，立朝有譽，諤之風，持玉尺以量才，精衡不昧，出金門而典試，壯略未伸，洛下間居，人知公輔之器，河汾講學，門多將相之材，迨朕臨御之初，爰赴旁求之召，振天秩之宏綱，禮文總訂，闡先皇之聖緒，實錄恭修，將持界以封疆，旋遊掄於師席，時方冲幼，實深資啓沃之功，越在播遷，尤備殫憂勞之慮，既投艱而遺大，所守彌堅，歷履尾而涉冰，臨危無沮，誕膺新命，略慰業忱，志猶切於收京，心每殷於戀闕，嘉謨入告，若前席之親陳，間關屢朝，忘耄期之已及，保艾方蕲於永賴，采芝遽恫乎長徂，賻襚亟頒，宗親往奠，錫之美諡，惟歐陽庶可頡頏，贈以崇官，勝韓琦僅居檢校，雖戀哀榮之典，莫酬輔導之庸，於戲騎箕尾以上昇，列星有燦，望空峒而隕涕，訪道無從，式荐苾芬，庶惟歆饗，醇王誄之曰：歲在旃蒙大淵獻，故贈太師陳文忠公沒於京邸，嗚乎哀哉！風雲上慘，霜露先危，彝章尋典，識武貞之存功，語默追懷，痛觀寧之永逝，輿言茂烈，彌愴凋辰，緬清節於青蒲，葆忠貞於黃羅，遷洛之誥，眷念甘盤，爭王之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二十五

忱、夢縈章傳、膏明茹嘆、木壞興謠、士喪準維、國亡雋宿、昔遂卿續烈、志賜贈之悲、憐國竭誠、實朝倫之涕、彰徽宣美、乃爲誄云、德有九徵、慈遺一老、譽壘堅芳、天胡不弔、翳維世臣、炳靈閩嶠、暉文相承、連翩臺妙、長楊獵館、芝房直廬、雍宏第頌、旁魄論都、鵝波望峻、鸞掖聲敷、敬聞懋對、迭拜清除、玉尺衡文、蘭綺典武、諫草癡牀、輶軒威斧、吁衝清標、商皇鋒距、用勵鴻圖、俄羈鸞羽、峰齋講學、螺江遂初、冬郎秘記、夏郡迂書、聿韜公望、用親民瘼、禮諮綿蕞、詔赴輪蒲、前席宣室、焚稿蕉園、昇專開府、旋豫經筵、千秋金鑑、九澤叢編、嘯咨啟沃、罹逢播遷、宮鼎栖皇、麻鞋行在、凜然三綱、啼其一篋、惟明克夷、辭艱彌泰、每覲胸謙、知存忠愛、蓬山志圖、瓊林溫夢、几杖頌頌、訐謨揚誦、道契樓寧、動爲善棟、洛社頤光、涪溪儲頌、壽考既予、浮休若明、朝服在御、遺章上聞、玉含詔葬、金篋書陳、奄離恒幹、歸然九京、易名之榮、廬陵參伍、爰崇國師、偉茲良傳、貞固表性、休光協矩、宜綴玄旒、永規章甫、嗚呼哀哉、文忠之歿也、朝野上下、莫不哀痛、無非以其蚤歲立朝、清節自許、甲申歸里後、仍以興學育才爲志、甲子以還、負羈絏沾上、習勞忍勩、創千古未有之局、歷人生未嘗之艱、三度出閩、去而復返、旋又衣帶蠟丸、遣子代達、及其彌留之際、呼子懋復名與語、舌彊氣促、不可辨、但云此局何以爲繼、願無一語及家事、嗚呼文忠之志事可知矣、翌年、其甥劉午原、曠業及余、謀於林貽書學使開壽、就釣魚臺賜園、與林文恭、天齡、林文直、紹年、郭文安、會所合祀、稱爲四文祠、每年春丁一祭、烏石講舍之門人、均與

焉。身後已刊者，有滄趣樓詩集，其門人陳散原主事三立爲之序。

序云：滄趣樓詩集十卷，爲吾師陳文忠公。晚近所平定也。公薨逾一歲，孤子懋復等，將授刊，督三立識其端。公早歲官禁近，已慷慨以身許國，勇於言事，章疏凡數十上，動關匡拂朝廷，培養元氣，大計直聲風節，傾天下。初未遑，狂章句，求工於詩也。法蘭西犯邊，詔移公由江西學政，會辦南洋防務，坐微罪被譴，廢居鄉里，竟二十餘年。戡影林壑，繫心君國，盡抱偉略，鬱而不舒，袖手結舌，無可告語，間放之歲月，遂假吟咏自遣。又嘗出遊江南，廣州暨南洋羣島，紀程之作，亦稍多焉。及垂老，召還輔導，冲主，國勢已岌岌不可爲，俄迫禪讓，坐睹淪胥，處維繫綱，紀幹旋運會之地，萬變襲撼，寤寐交瘁，偶就餘閒，寫胸臆，即集中後數卷所得詩是也。公生平遭際如此，顧所爲詩，終始不失溫柔敦厚之教，感物造端，蘊藉縣邈，風度絕世。後山所稱，韻出百家上者，庶幾過之。然而其純忠苦志，幽憂隱痛，類涵溢語言文字之表，百世之下，低徊諷誦，猶可冥接遐契。於孤愚天壤之一人也。時丙子三月，此外尙有奏議若干卷，已刊藏於家。

文忠卒於丙子二月一日，先是乙亥元日，余謁文忠於臨清宮，文忠談生於道光二十八年，母爲尙幹鄉林氏，產於螺江，三歲隨祖父往陝藩任，尙憶有日奉哀詔，宣宗孝靜皇后崩，令文武百官穿孝百日，禁薙髮，不久又令免穿孝，蓋宣宗有三子，均早殤，文忠序四，爲孝全皇后所出，恭王序六，爲孝

靜皇后所出，孝全早崩，故宣宗命文宗視孝靜如慈母，宣宗將賓天，以大位商諸孝靜，孝靜曰：宜令文宗繼統，故文宗惑之，文宗登極，即封孝靜爲皇太后，故孝靜崩時，仍令百官穿孝，嗣聞知孝靜將崩，時文宗入侍孝靜，誤以爲恭王也，瞑目告之曰：吾負汝，令汝終居人下，事爲西太后所聞，故又奪其諡號，令文武百官免全孝，以此西太后頗嫌恭王，然文宗賓天後，端華肅順專權，西太后又重用恭王以制之，宣宗遺令文宗，謂汝六弟能輔汝，汝當善視之，故文宗登極，即令恭王在軍機大臣上學習，此破例也，清制親王不得參政，咸豐庚申，即英法聯軍焚燬圓明園之年，文忠十三歲，是年八月，閩省鎮海樓被火，文忠在蒙泉山館，望見火燄冲天，高樓付諸一炬，蒙泉山館在八旂會館左近，爲文忠族叔別墅，後歸於王，是歲文忠入泮，學使者爲徐壽衡，後以荐舉非人，降五級調用，試題爲夫政也者，蒲廬也，同治乙丑補行甲子正科，文忠十八歲，中式舉人，時左侯督閩，方創正誼書院，林勿邨爲山長，文忠曾與課，戊辰會試，文忠年二十一歲，中式後以翰林用，曾任江西布政，光緒甲申，遇法夷之變，奉命南洋會辦大臣，時年三十七歲，曾以奏參陳湜與曾九帥意見不洽，是年秋丁憂回籍，以唐炯在雲南巡撫任內，戰事不利，奉旨革職，交刑部坐獄，嗣遣戍，不久又復巡撫銜，督辦雲南礦務，先是因張文襄以兩江總督難得適當人才，環顧海內，唯唐爲上選，時唐由四川石綿道調雲南布政使，文忠保其才堪大用，准予專摺奏事，後以法夷之變，張佩綸敗於閩，唐敗於滇，朝士皆

啣張唐甚。於是追求唐原保之人。文忠乃奉交部嚴加議處之諭。邸抄到閩。正值郭遠堂中丞柏蔭點主之日。文忠仍衣冠往賀。座客有見邸抄者。告文忠曰。近來京中消息如何。聞某某有被處分者。文忠曰。吾早知之矣。既有嚴加字樣。當是降五級。吾師徐某有先例也。數年來極力言事。早已預備戍邊。降級調用。亦云幸矣。自是留滯於閩者。十四年。迄戊戌。以張文襄之保。有來京預備召見之諭。行至上海。適聞六君子被難之信。復返閩不出。宣統紀元。醇王用事。復命來京。始免去處分。旋補內閣學士。並授經筵講官。至宣統三年。乃有山西巡撫之命。時擬挈眷偕行。蓋文忠夫人林氏。幼曾隨宦太原。住撫署者二年。故欲重遊故地。不意又留內用。命毓慶宮行走。而武昌事起。復任陸鍾琪。乃遭難。文忠嘗語余云。文宗極重文學之士。曾文正之受知者。以有敬陳聖德一疏也。當宣宗時。江浙人用事。至文宗稍抑之。故翁心存等。均未大用。而端華肅順。乃大行其志。胡曾等中興之將。皆端肅所提挈。端肅實未可厚非也。端肅不贊成垂簾聽政。以爲祖宗有此禁令。然恭王醇王。依附西后之意。曾諷林穎叔壽圖上奏陳請。林懼清議。乃諷令某御史言之。奏入。端肅持不可。而御史被議。恭王見事之無成。頗恨林謀之不力也。文忠於國朝掌故甚爛。故閒居時。均樂與後生小子。津津道之。今則靈光無存。念垂老一身。關史料之句。能毋愴然於懷耶。

四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同治甲子科。鄉試中式之陳鳴秋。與郭守昌。劉勳。張亨嘉。謝章鈺。爲鄉榜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二十七

同年。光緒己丑成進士。庚寅散館。外用爲縣令。有聲。未久卒官。其學行政事。均見於家傳。蓋其同年謝枚如章鈺。爲其子湯奏作。湯奏嘗及謝枚如山長之門。故言之深切而著明也。

傳云。章鈺自道光己酉充副貢。至同治乙丑。補行甲子科。始登正榜。年將五十矣。是榜衆稱爲富通俊。富通俊福州土語也。驟感風寒。身體振動者。則謂之富通俊。未知當作何字。其音相同。可假借耳。蓋榜中人。多殷富子弟。而通達俊發少年。亦復錯列其中。韻菴其一也。韻菴姓陳。諱鳴秋。自桐城遷閩。已歷十餘世。其祖恭三府君。諱鼎銘。道光辛

已舉人。任漳州府學教授。有聲。與其族兄祚康。切磋性理之學。韻庵四歲失母。成童喪父。恭三府君。養之。教之。皆以正道。故韻菴自少至長。無子弟之過。嘗舉府君之教。以教諸子。曰。漢學戒破碎。宋學戒迂腐。又曰。學貴深思。又曰。爲學人勿爲文人。故韻庵生平用力於經史。其他詩文金石繪事醫術。雖皆有名。而未嘗以此自多也。年二十五。恭三卒。服闋。援例國子監。以咸豐己未。得副榜。同治乙丑。補行甲子。得舉人。嘗爲汀州校官。兩試禮部報罷。以祖母老。不欲遠行。游大府幕。治官文書。私自諳練吏術。聲名大起。同輩刮目。己丑大挑一等。用浙江知縣。是科成進士。改庶吉士。庚寅散館。外用選廣東肇慶府廣寧縣。嘆曰。吾懼爲知縣。以其稱職之難也。垂老得此。期盡吾心而已。抵任。見候審所羈囚充斥。前宰未及判。乃先理積案。釋之過半。方議整頓書院。增膏伙。設各鄉義塾。月旦講聖論。未及行。下鄉感暑。以病痢歸。卒於官。時五月二十四日。加寅。春秋六十。丙燾湯奏。以應試留家。長子曾齡侍

疾。君顧之曰：吾居官盡吾心，未盡吾力，天爲之也。知縣難稱職，汝等勿斷書香，勿爲知縣，吾瞑目矣。吾性明敏，人不得欺。一夜吏來，請封過境木排，且即啟封，願入六白金爲壽。君疑之，窮詰不得其顛末。乃速木排午夜行，勿停，停則恐及禍。爲政慈祥，杖勿過百，每杖必問其甘受與否。否則復訊，理細辭窮，無不俯首受責者。鄰封巨盜，三竄於境，捕其一就審。君拾舊詞二紙，以一給之曰：某甲告子謀其家產，今在此曷速供。對曰：甲吾舊也，素相善。君曰：既與若善，若必知其行止貌，曷述之。恐告者之波及汝也。其人遂道窩藏事甚悉，復舉其一示之曰：某乙告子合夥貿易，分財不均，有諸對如前。遂遣役分捕，盜盡獲。方是時觀者如堵牆，始大感，既大驚，終則大服。自是聽訟觀者必大集，抵任及卒，凡三月，百姓相哭失聲，以爲吾邑無福，得此好官也。越明年，新官從邑人請，祠於官舍，與舊宰董君治、龔君紹陵並。吏役或見君衣冠坐堂皇如生前，嗟乎百姓思君死而欲生之，亦足見君之有以久於其心也。元配高宜人，側室張太宜人，子曾齡，國子監生。丙壽光緒乙酉優貢，鑲紅旗官學漢教習。湯奏，甲午舉人，直隸州州同，孫四，遵統國子監生。遵楷，遵寔，遵亮，曾孫永夔，葬某山。坐某向某，論曰：予昔客陝西，有同好數輩，將釀錢爲予捐知縣，有成議矣。予聞之急謝曰：承諸君厚誼，甚感。然以予心性，或塌蹶不得罪於百姓，然必得罪於上司，得罪上司，上司以其罪罪之，我雖失官，猶不失名。吾見吾同鄉之官於此者，上司挾嫌，往往不言其故，而坐以莫須有之謠言，使之無從辯證，無可挽回。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二十八

因以罷官，差事亦不可得。終日仰屋椽以病，以死殉其官。同輩皆默然，抑何與君知縣難稱職之說合也。嗟夫，吏事皆起於州縣，造福易，造禍更易。若今之州縣，不特不能造福，即造福亦非其本心，有使之禍，其禍者而禍無已日矣。予見聞者多矣，嗟夫，吏治之壞，誰爲之耶。湯奏能文，述君事細碎畢備，君雖不欲爲知縣，而竟以知縣顯，嗚呼，命也夫。君可無憾矣。

五、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同治甲子科鄉試中式之劉勳，及何嵩祺，均與謝枚如刑部章銓同年，交誼極篤，常以文字相切磋，詩詞相唱和。其逸事有足述者，勳字贊軒，其讀書處，名窺竹精舍，見課餘續錄。與謝枚如相契甚深，蓋聚紅樹中健將也。謝枚如課餘續錄稱：明人重聲氣，喜結文社。季世幾復二社，且與國運相終始。若閩之鼇峰詩社，則始於鄭少谷、高石門、傅丁戊，繼之者徐幔亭、與公兄弟。曹能始謝在杭也。國朝平遠臺詩社，前則高雲客、兆文學、鄭山園、宗圭、大令、陳偶菴、叔舉、曠兩文學、孫君實、學稼、隱君、許天玉、苾大令、甌香、友處士也。而紀伯紫、毛西河、朱竹垞、諸公皆嘗與游宴焉。略見西河詩話後則林松址、豫吉進士、藍采、飲澗、處士、郭約園、雍孝廉、郭約村、人麟、明經、何上林、錦文學、何北海、瀚大令、李鹿山、韻中丞也。而其時當事藩臬，則四明李公、涵郡守，則四明顧公、焯，咸與倡和。時目爲平遠詩派，與謝古梅、黃莘田、許雪邨、諸公、光祿坊詩派並稱。二派既衰，而讀書社之名大振，讀書社頗零落，而陳恭甫又倡以實學名曰殖社，蓋取不殖將落之義。殖社稍後，鼇峰山坪頂有屋。

曰種蕉山館，郭遠堂中丞兄弟及趙又銘觀察，吳維肅刑部，黃肖巖上舍輩，結爲大社，其時有西湖社，則林穎叔，孫穀庭兩方伯，主其事，又後有南社，則楊子恂太史，龔鸞人方伯，主其事，而予與高文樵、劉贊軒，以詞學倡同人，立聚紅榭，林錫三提學，梁禮堂主政，陳子駒副貢，馬子翊孝廉，皆自南社而來，刻有社集，首集不過五人，次集則十五人，今存者唯予與贊軒耳，閩人謂社曰會，小試之年，大比之歲，立會者無慮數十，小試曰童生會，大比曰科場會，近則此風殆絕響矣，擣蒲飲酒有會，讀書論文轉無會，不獨素業視爲土苴，即時藝亦歸苟且，且吾恐籍談原伯魯之徒，勢將充斥世界矣，其如海濱鄒魯之稱何哉？贊軒工填詞，其爲賭基山莊集題詞，調寄大江東去云：填胸塊磊，把無聊也付偷生減字，幸遇宣城垂法眼，謂我狂言堪喜，地下阿兄，當時斫劍，先兄芑川合巖心香起，名山自在，千秋願勿輕棄，可惜骭髀頭顱，填詞排遣，天莫夢夢醉，辜負治安空痛哭，滿帶長沙之淚，且待他年風雲手鑄，不愧奇男子，效顰如我，描頭畫角而已。鄒著名效顰詞又有詠塵詞云：簾前幾陣狂風，登樓一望迷南北，濛濛驟起，紛紛自擾，斜陽欲黑，舞榭燈昏，妝臺釵冷，模糊春色，遮來難覓，掃來仍聚，染雙鬢，誰人識，無賴青青垂柳，又愁痕雨邊暗織，半黏去馬，半隨流水，銷魂行客，十斛量愁，千重疑夢，青衫淚濕，好拂衣歸去，低徊明鏡把，朱顏惜，水龍吟無錫丁香，粉綴儀采，入聽秋聲，館詞話，疑爲慨時之作，其時粵匪披猖，閩中大警，贊軒非無憂憤之篇，而此詞則實因朝雲在殯，柳枝不來，感逝傷離，所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二十九

遭輒不如意而作，無關時事也，以上見謝枚如詞話續一先是贊軒新構金屋，謝枚如戲簡以詞云：花魂凍，錦衾纔做迷離夢，迷離夢，桃花引蝶，桐花偃鳳，情絲密織無些縫，黃金鑄汝心頭供，心頭供，吟聲乍起，月痕漸重，以上見賭棊山莊酒邊詞枚如與贊軒既有同年之誼，傾挹備至，而贊軒以詩詞擅場，宜其爲聚紅榭之鐵中錚錚者，枚如刑部曾叙其效顰詞，謂贊軒賦質甚美，誠能歎其才不妄用，沈其志不輕發，寄情高遠，而出言期於中道，雖以此名世可也，則其期許爲何如耶？

叙云：近余窮困不得志，閉門謝客，終日不見一人，而贊軒乃時時造吾廬，贊軒才高氣盛，持論恢譎，余怵然不敢與贊軒深談也，既而贊軒招余讀書其家，禮余加敬，而其家亦不以食客相視，余於是得安其身者數年，間或俯仰悻悻，贊軒必命酒爲歡，相與上下其議論，舉凡古今之利病，身世之是非，窮如何固節，達如何行義，卽至一技一藝之末，無不批導及之，奮袖頓足，而贊軒不余忤也，蓋至是余與贊軒乃相視而笑，而莫逆矣，是時贊軒治舉子業，余方撰定舊所作文，贊軒見余詞獨欣喜，乃學詞，而其詞駸駸日上，適錢塘高文樵從惠安來，文樵固善詞，余乃邀宋已舟劉壽之，及文樵與贊軒填詞，數日一聚，指題分咏，今所傳聚紅榭雅集詞者是，其後文樵應官遠出，已舟壽之，各有所事，而贊軒之詞獨裒然成集，嗟乎，是吾贊軒之不凡也，夫天下之事，患其不學，學焉有能而不精者乎，雖然予之期贊軒者，不在詞，卽贊軒自視其才，當不止詞，贊軒年甚少，賦質甚美，處境又甚順，誠

能歛其才不妄用。沈其志不輕發。寄情高遠。而出言期於中道。雖以此名世可也。而區區謂其詞能窺作者已哉。劉氏羣從知余頗衆。而芑川獨厚余。贊軒芑川之弟也。其亦讀芑川之文。繼起而大芑川之業者乎。若余之荒陋。何足道也。

余生也晚。不及見南社聚紅榭之盛。然自戊戌新政勃興。傾向新學。烏石講舍。由陳太傅主持。同學如林。仲樞太史志烜。林宰平部郎志鈞。程毓亭太史樹德。黃嚶園茂材懋謙。陳舜仲宗。方策六部郎兆鼐。陳易園布衣。邇統及余等。曾有崇實講會之結合。來京則就福建會館。創宣南法政學校。旋又改爲篤社。但近磨盤會性質。月必一二集。談論古今。詠諧雜作。而能詩者。則由郭筱麓太史。繼榕蔭堂擊鉢吟。寒之後。別設律集。何嵩祺字伯希。謝枚如過二梅亭有贈詞云。寒花開後香餘幾。江城夕陽猶剩。壓卷春濃。欹池影瘦。芋火一星誰認。曲闌泥印。嘆循陔人遠。請羹難進。回首堯年。孤根冉冉。減雙鬢。齊名非無廉藺。莫紫藤視冷。淒斷芳訊。老輩流風。前身明月。生意婆娑將盡。酒杯休吝。且倚樹吹簫。雪紅成陣。果否南枝煖。多吾未信。

六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同治壬戌科鄉試中式之廖驥。亦廖鈺夫尙書之後。父名松年字茂軒。幼承祖訓。天資穎異。嘗日試三藝。未午已脫稿。年十八以隨任未便童試。納粟太學。九試鄉闈。薦不售。父官江左。歿於任。奉母歸里。二十年。曲意承歡。咸豐七年母年逾七十。忽患暑痢。日夜侍奉牀褥。不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三十

避汗穢。母病增劇。誓以身殉。因亦致疾。委頓中。聞母凶耗。強起料簡後事。引手自搗。呼母不絕聲而逝。蓋母歿之次日也。性貞介。生平不入公門。前中丞呂佺孫。太守莊受祺。皆父門人。蒞閩時。欲見之。卒不往。友愛胞弟三人。每年必延師課讀。有寡姊。前母所出。家貧甥幼。待之逾恒。除夕每出僻巷。周恤貧乏。舊有債券千餘金。詢知無力。即焚棄。同治九年。旌獎孝友。奉旨建坊入祠。以子驥貴。贈奉政大夫刑部主事松年蓋鴻苞之長子。尙書之從子。其子名驥者。即鴻苞之孫。而尙書之姪孫也。驥字積中。號執齋。以儒官奉母。歷任詔安教諭。龍巖學正。訓士有程。不主故常。性至孝。以父殉祖母。哀毀卒。奔走官紳間。求表微。卒得旌獎孝友。光緒庚辰成進士。觀政刑曹。求長假家居。奉母。主講興化擢英書院。臺灣明志書院。歲必一歸省母。及母春秋高。則就省會越山書院。講席。不敢遠出。着有鶴雲精舍詩文集。未行世。卒年七十有一。余年十餘齡。曾應越山書院課試。制藝題爲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余得獎金喜甚。自是受業者十餘年。時執齋山長。住東街巨廈。極破敗。猶是儒素家風。余輒冒風雨。攝屐往投師課卷。僅望門而已。未嘗一見顏色。至今回首。如幻夢耳。

七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同治乙丑補行甲子科鄉試中式之張亨嘉。謝章銓。光緒丙子科鄉試中式之吳曾祺。均以文學着。有遺事足述者。張號變鈞。性至孝。初仕於汴。以平反冤獄。與當道意不合。辭官入京。應試成進士。官至禮部左侍郎。曾任大學堂監督。卒有張侍郎遺集。其門人于幼軒君彥

太史爲之手鈔付印，邑人陳石遺述其行狀至詳。

文云：公諱亨嘉，字燮鈞，一字鐵君，福建侯官人。八九歲讀春秋左氏傳，至齊楚晉各大國交兵處，卽按其山川地望，戲畫爲圖，十餘歲讀史記，亦如之。未冠以縣學生，舉於鄉。歲在同治乙丑，自是困禮部試，幾二十年，用以肆力於學。閩浙總督左公宗棠，創正誼書院，課舉貢爲詩賦四子書文，福建巡撫王公凱泰，創致用堂，課經義治事，公試冠其曹，十常六七。光緒癸未始成進士，改庶吉士，時已用大挑知縣，分發河南，保以同知升用矣。會有王樹汶京控之獄，公先在東河總督梅公啓照，河南巡撫李公鶴年幕中，獄已定讞，二公命公覆訊，公白疑有冤，爭不能得，獄平反，二公奉嚴旨褫職，連承審官數人，公自理於都察院，獨免吏議，遂復與禮部試也。丙戌授編修，命提督湖南學政，試一府治經古場，分經史小學，輿地掌故，兵謀算術，詞賦，二三十門，發題百數十道，治經者分習各經，又分今古文，若詩齊魯韓尙書，歐陽夏侯伏馬，鄭諸家也。一府治試，二三十日，日坐堂皇，傳餐不入，內夜閱卷，往往達曙，名第上下，旣鱗次排比，猶斟酌一二字句，分寸短長，數移置之，不使小有顛倒，委屈，鄉試號舍僅萬有奇，應試者萬七八千人，學使者錄取遺才，府縣學生當十擯其三，太學生當十擯其四，公去取尤兢兢較毫釐矣。校士錄出，士林爭購，以爲命題拔取，以淹貫有特識爲主，其能發揮新學者，薦舉經濟特科，及咨送京師大學堂，爲師範生，在湖南倡捐廉俸，增益校經堂肄業名額，杭州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三十一

舊有藏書樓，亂後書無一存，新而大之，購書七萬卷，刊定士民借閱規條，綜公生平校文，如赴飢渴，愛士如護性命，慎黜落如決獄之恐失入，學問喜博大，而惡苛碎，其遊覽山水，評品書畫，亦然，將之湖南，以書抵衍，極道洞庭衡嶽天下偉觀，江湖曾左，中興偉人，必有人士文章繼起者，夸示之以要其往，桂林陽朔山水，昔人稱奇，公以爲細碎不足喜，喜司馬氏通鑑，首以教人，謂明季國朝諸儒，若黃氏宗義，王氏夫之，顧氏炎武，胡氏渭，顧氏祖禹，顧氏棟高，所著書皆裨實用，爲文章開朗詳盡，不屑屑爲含蓄吞叶，以取姿態，嘗作張文達公之萬神道碑，中述豫軍戰事數千言，翔實地形，以究東西捻就殲之勢，見者皆以爲非公莫爲也。由編修入直南書房，升授國子監司業，遷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升授司經局洗馬，遷翰林院侍講，升授太常寺少卿，遷大理寺少卿，由浙江學政回京，奉旨著仍在南書房行走，並充京師大學堂總監督，補授光祿寺卿，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授兵部右侍郎，調補禮部左侍郎，充玉牒館副總裁，經筵講官，公之爲總監督也，大學堂初立，乃闢講堂學舍，操場，廣生徒至九百人，時耳食東西國學制者，方謂講席當檄委，講師當爲屬吏，公不謂然，走書幣四方，禮聘儒宿，或請至四五不倦，雅護學生，而謫觚肆慢者必繩之，立朝二十餘年，一意孤行，空所依傍，或感觸時事，持論峻切，聞者色變，故舊親戚，宦遊京師四方者，不能爲關說函薦，故不喜者多，近歲改官制，貳列曹者，事至不敢有可否，公貳禮部，核議顧黃王三儒從祀文廟，奏設禮學館，草創

規模有所異同，辨論斷斷，至面發赤不止，戊申歸里，議遵奏案，設存古學堂，手訂章程數十紙，當道任籌款，興辦有日，公入都，有梗其事者，遂中止，公憂舊學，自此淪亡，常以爲憾，癖嗜書畫，收藏多國朝名家大小千百事，宋元人僅百一二，以爲歲月綿邈，非來歷真確者，不敢有也，然數十年廉俸所入，盡於此矣，少孤無昆弟，官京師，湖南浙江，皆奉太夫人偕行，無間溫清，戊戌命出使朝鮮，以親老疏辭，庚子兩宮西行，太夫人年已九十，不能棄，奔行在所，疏陳引咎，兩宮優許之，丁未八月，太夫人享壽期頤，兩宮均錫匾額，及建坊銀兩，其明年二月，丁太夫人憂，十月歸葬，服闋，仍直南書房，體素厚重，冬春多痰，以宣統三年正月二十日，無疾痰湧遽薨，生於道光丁未，享年六十有四，事聞奉上諭，前禮部左侍郎，張亨嘉，由翰林入直南書房，迭掌文衡，洊升卿貳，學問優裕，克勤厥職，茲聞溘逝，軫惜殊深，加恩著照侍郎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子張如直，著以主事用，欽此，娶閩縣王氏，封一品夫人，先公卒，長子如忭，早卒，次即如直，妾鄭氏出，孫戴如忭，出，公薨數月，奉旨給予二品廕生，公官卿貳，例得史館立傳，衍兄事公四十年，知最詳，謹具歷官行事狀，上之禮學館，纂修學部主事，陳衍謹狀，綜其生平，蓋發揮新學，而又維護舊學者也，至平反王樹汶一案，余初未得其詳，民國二十六年赴汴，聞河南人談王思汶之案云，李鶴年爲汴撫，已定讞矣，然綁赴刑場之日，囚車馬驚，逕奔入神隍廟，大呼冤枉，謂非已殺人，實被人賄通，逼令僞供，時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三十一

梅啟照，由河督授河南巡撫，朝旨飭其覆訊，撫藩之幕，恐案平反，全被處分，乃函達該縣維護，蓋王樹汶自供，尙有父在，父可證其非已殺人，幕囑縣以父無可緝告，不意委員甫出城查緝，天大雨，憩村店，遇其父，父訴諸委員，委員據以上陳，冤案卒白，全省官吏受處分，而知縣充軍，變鈞侍郎，即當時承審之一員，事前知其有冤，故辭職入京應試，衆咸服其有先幾，而著德不淺也，方策六兆，醫五朝闕史，述此事尤詳，其大要云，王樹汶，本爲豫境盜魁，朝旨拿辦，早已逃匿，而自供到案之王樹汶，乃從盜執爨者耳，變鈞侍郎以大挑知縣，早入河道總督幕，及朝命梅啟照爲河督，將出京時，晤陳太傅寶琛，陳告之曰，張余之襟兄，有博古稱，可善遇之，是蓋陳岳丈，王子衡所囑託也，梅笑曰，今之求人才宜通今，不在博古，陳曰，講求河政須博古，梅蒞任，善遇張，適王樹汶案起，豫之京官，彈劾李鶴年失人，旨交梅覆審，梅以付張，張如原審定讞，梅心不安，遣知府某入京探消息，先晤陳太傅，陳告之曰，人言籍籍，此案宜慎重，並以函致梅，梅以示張，張乃翻案，辭職入京應試，並赴都察院，遞呈時副憲爲張幼樵，佩綸，在輿前告之曰，爾已到省人員，且於王樹汶案，已定判矣，何爲反覆，張力陳實有疑迹，卒經幼樵斡旋，許入闈，成進士入詞林，故人以爲食德之報也，其同榜之謝枚如，刑部章，挺保守舊學，力擯新學，與張之旨趣不同，然不樂仕進，隱居鄉里，以造士爲己任，卒之日，門人哭之，並乞陳太傅爲之誌墓。

文云。枚如先生之卒。既爲之誄。蓋歎先生抱用世傳世之志。而限於時與地。然而先生之道。固不以之限也。其文章志行。具於書。其教澤被於人。人落其實。固泰山安定之倫。采其英。亦震川遵巖之匹。斯文未喪。先生之抑塞者一時。而昌衍者。無窮期矣。將葬。乃揭其生平學行大略。誌於墓。曰。先生姓謝氏。諱章。字枚如。先生自浙遷閩。福清。再遷長樂。徙居會城。先生以縣學生。中道光己酉副貢。同治甲子舉人。由內閣中書。中光緒丁丑進士。先後友教南北。主同州漳州。白鹿洞書院。晚歸設教。致用堂最久。距卒凡十六年。先生性厚。而氣肅。與人交。肝胆輪囷。尤嚴辭受善。劉芑川教諭。沒數十年。言之猶潛下。校定亡友遺集。必誠必慎。饑軀垂老。有所知貴人。憐欲爲之地。笑謝弗受。嘗言爲學宜通經。爲經宜識字。而自古詩文人元胎。必根於理學。眞理學。不在規行矩步。在以氣節爲歸宿。教學以專家有耻爲的。所爲課業。校藝之程。甚備。親受者皆能言之。自支敝交讖。古文數百年不振。先生躬豪傑之姿。涵而揉之。醞釀磅礴。論者謂閩文至梅崖兩農而盛。先生有梅崖之力。而無其矜。有兩農之養。而無其弱。自成家則。非尋章摘句之徒。所能識也。所著已刻者。賭基山莊文集若干卷。詩集若干卷。酒邊詞若干卷。詞話若干卷。課餘偶錄若干卷。續錄若干卷。圍爐瑣憶。藤陰客贊。各若干卷。稗販雜錄若干卷。其餘未刻者。藏於家。光緒二十九年正月。辛巳卒。年八十四。以其年十一月丙申。葬於城西文林山。配陳恭人。妾卞氏。並前卒。續篋葉氏。子三。續。縣增生。機。女一。適陳培仁。孫壽。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三十三

承孫女二。壽承已冠入庠。贊於粵。道沒。有遺腹孤。道永。九歲矣。以先生卒年六月。殤。逾旬。捨又殤。噫。先生蹭蹬一世。宜昌厥後。豈剝極而復。理固然耶。銘曰。游於身爲狷。志於古爲狂。多於文爲富。樹於教爲強。一世之鬱。百世之光。嗚呼。典型已矣。孰與論道藝而證行藏。

蓋其門人叔毅。即太傅弟所代筆。即此可概見公之生平。公非僅長於詩文。亦工填詞。西湖志錄其湖上書感。調寄疎簾淡月云。垂楊綠處。想夾道笙歌。繁華時節。三十六宮。鏡影釵光明滅。九龍帳底。春風煖。甚人兒丁香偷結。樂遊唱罷。如今贏得尊前嗚咽。算辜三郎豪傑。嘆東甌兵來。啼鴉帶血。弔古登高。擊唾壺屢缺。青山不管興亡事。問斜陽幾經塵劫。梅花老矣。盈盈一水。照人清絕。及其卒也。叔毅又爲文祭之。

文云。嗚呼。鄉愿亂德。爲我害仁。納垢非潔。忘物非敦。辭受大節。出處大倫。師嚴辨之。吾道乃眞。學派喙爭。古文風歇。漢華宋虛。自本形末。惟師之旨。道合業分。經宗許鄭。行準洛閩。既博既積。出乎輪囷。萬夫之氣。六籍之芬。一眞鼓盪。感物無垠。道長半生。交半天下。七渡黃河。三登太華。同州漳州。鹿洞烏麓。著籍千人。積書萬軸。伊蒙寡昧。弱年獲親。一見款款。示以學津。捧手官齋。抗顏故里。何荒不耕。逮茲二紀。嘗論經學。濟濟通儒。觀臨一足。無隙可居。吾哇自關。不在文乎。因數閩文。梅崖始大。自餘作家。無人別裁。我得秘編。一鬱聊曠。廣之崇之。業長汝待。暮年感事。幽憤萬千。滿腔莫灑。覲而一宣。

鴻著自刊，徬徨顧景，餘集哀然，宵燭方炳，孰圖麟筆，遽絕於斯，承諱此日，傷心曩時，不朽者名，無憾者志，此外何知，後死之事，遙傳疾革，意亂心冤，重趼趨視，連呼不聞，心喪有窮，來日何盡，靈鑒在天，庶幾無報，嗚呼哀哉，尙饗。

則其感人之深可見，太傅輓之云，且莫說談經，鄉里獻徵，今已絕，何須嗟用世，古來志士算誰成，蓋枚如自題墓碣，有世莫我用句，而陳太傅亦罷官家居，有同慨也，吳會祺，號翼亭，自朱梅崖以後，閩中以古文稱者，推之爲最，居上海懌園之涵芬樓，盡古今圖籍之藏，舊笈秘文之寶，哀集古文萬餘篇，仿桐城姚惜抱例，分爲十三類，又於一類之中，分爲十餘目，或數十目，定名曰涵芬樓文鈔，書成於宣統二年，有自序，以明其編輯之旨。

序云，余年未弱冠，卽好爲古文辭，愚不自揆，思欲悉取古人之作而縱讀之，每遇意之所喜，卽錄而置之篋衍中，歲月既久，裒然巨帙矣，暇日無事，則出而觀之，儼若數千年間，通人碩士，聚之一室，相與上下其議論，以謂生人之極權，無以易此，或尤之曰，子之爲此，豈真爲學文之道，宜爾，抑等諸耳目玩好之娛而已，余應之曰，固也，抑又有說焉，今夫孔孟之教人，其法可謂至矣，盡矣，而其要必自博始，夫豈不知廣收而無功，不如奮取而自得，繁徵而寡當，不如端守而易工，然卒不以是教人者，勢不可也，夫人必身歷乎五嶽之高，四瀆之廣，與夫宮闕之壯麗，都邑之繁盛，然後退處乎一邱一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三十四

壑之間，偶然談笑之頃，出其所見，其言論風慨，固自不同，至於田夫野老，目不越畦畛之間，足不離戶牖之內，其喬野鄙儻之氣，殆不可一日，而立乎士夫之側，固其中之無有故也，惟夫治古文亦然，上下數千年，其派別之流衍，風氣之變易，靡不瞭然於心，然後深思而得之，以求乎吾性之所近，而從事焉，法其通而去其蔽，存其是而戒其違，其責效也易矣，若夫挾數卷之書，守盈尺之紙，因陋就簡，寶護甚至，雖欲旁通曲證，其道無由，而猶號於人曰，吾精也，吾約也，此爲迂謬之尤者耳，又烏睹所謂精且約矣乎，余旣本此意而爲是書，又慮其所收旣靡，其勢且漫，而無幾也，乃仿桐城姚氏之法，分爲十三類，使各以類相從，又以姚氏之書，綱則具矣，而目未備，乃於一類之中，分爲十餘類，至數十類，熟乎此者，則所見易明，所爲易成，此可決之理也，始余從事於此，苦於家貧，無所得書，日久遷延，旋作旋已，數年以來，寓居滬上懌園，園之左有涵芬樓，爲皮藏古今圖籍之所，舊笈秘文，儲留尙富，余旣驚蹇，無用於世，日以文史自娛，興之所至，恣意漁獵，而是書因得以次第告成，因命之曰，涵芬樓古今文鈔，從其實也，然余之意，固以是爲未足，方求多而未已，而以下之後來者，抑將有俟焉，乃若泛濫不專之咎，以蹈於明哲所譏，固余之所不避也，書旣成，因推明所以爲書之旨，以弁於簡端，時宣統二年正月，侯官吳會祺，翼亭叙於海上懌園，是書出，幾於不脛而走，家有其書，侯官嚴又陵，復稱其上下數千年，所編羅舊文，僅萬首，而釐體別目，竟成藝苑鉅觀，故其序是鈔也，揚言於衆曰，先生

深於文者也。先生誠當之，而無愧矣。

序云：有訊於復者曰：方今世變大異，舊學寢微，家肆右行之書，人詡專門之選，新詞怪義，柴口耳而濫簡編，向所謂聖經賢傳，純粹精深，與夫通人碩儒，窮精斂神，所僅得而幸有者，蓋束閣而爲鼠蠹之居久矣。今夫文章爲物，有爲時所寶貴，嚮新而不克主者矣。安有爲天下所背馳，儼趨尙克有存者乎？先生識之，三十年以往，吾國之古文辭，殆無嗣音者矣。復蹴然應之曰：奚爲其然也？客之爲是憂也，其亦昧於存亡之理已。物之存亡，係其精氣所感，自己莫或致之，方其亡也，雖務存而猶亡，及其存也，若幾亡而仍存，非人之能爲存也，乃人之不能爲不存也。且客以今之時，爲亡古文辭者，無亦以向之時，爲存古文辭者乎？果如是云，則又大謬。夫帖括講章，向之家聯晤而戶揣摩者，其於亡古文辭，乃尤亟耳。然而自宋歷明，以至於今，彼古文辭未嘗亡也，以向之未嘗亡，則後之必有存，固可決也。蓋學之事萬途，而大異存乎術。鶴者何，以得之爲至娛，而外暇外慕，是爲己者也。相欣無窮者也。術者何，假其塗以有求，求得則輒棄，是爲人者也。本非所貴者也。爲帖括，爲院體書，寢假而爲漢人學，爲詩歌，爲韓歐蘇氏之文，樊然不同，而其弋聲稱罔利祿也。一凡皆吾所謂術，而非所謂鶴者。苟術而非鶴，適皆亡吾學。功令之變幾十年矣，而海內學子之所驚趨，亦曰以是新術。於吾之舊鶴最便，其於客之前所稱舍以弋聲稱，罔利祿，又無愛也。夫如是，而客以其向背，爲吾古文辭之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三十五

所係以存亡也，不亦甚遠甚遠矣乎？若夫古之治文辭，而遂至於其極者，可以見已。豈非意有所憤懣，以爲必待是，而後有以自通者歟？非與古爲人，冥然獨往，而不閱世之所向背者歟？非神來會辭，卓若有立，雖無所得，乃以爲至得者歟？夫萬生極殊，而士如有所汲汲，客無謂繼斯以往，而遂絕是者，徒也。則奚爲其如客之前言也哉？邇者，邑子吳先生方上下數千年，所網羅舊文，僅萬首，爲之釐體別目，成藝苑鉅觀，以餉天下之治古文辭，而不必專以爲術者。夫先生深於文者也，客欲徵吾言乎，則請以是編之風行，而卜之。宣統二年正月嚴復序。

八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同治乙丑補行甲子科鄉試中式之潘炳年邵積誠，後皆成進士，入詞林。潘號耀如，爲京官時，與郭文安會所曾同住南半截胡同，故郭有過南半截胡同故居，懷潘耀如丈詩云：趨曹伏案判忙閒，分占東西屋數間。猶見當墟懸酒望，每借結夏款禪關。嘗讀宦味論甌北，似蠹書叢感耳山。豈待虞淵聞笛愴，前塵一筆總勾刪。南半截胡同，去北半截胡同不遠。北半截胡同，舊有廣和居酒肆，所稱潘魚者，即因潘得名也。夏蔚如孝廉仁虎，所著舊京瑣記云：士大夫好集於半截胡同廣和居，張文襄在京提倡最力，其著名者，爲燕山藥，曰潘魚者，出自潘炳年，曰曾魚，創自曾侯，曰吳魚片，始自吳閩生，是皆物以人傳者也。潘之立朝，錚錚有聲者，即光緒甲申參劾張幼樵學士佩綸一疏。見福建新通志略云：馬江敗後，迭接閩信，俱言七月初一日法人遞戰書於揚武管駕張成。

張成達之何如璋，秘不發。初二日，各國領事商人均下船，衆知必戰，入請亟備。張佩綸斥之出，軍火靳不發。嗣洋教習法人邁達，告學生魏瀚，明日開仗。魏瀚畏張佩綸之暴，不敢白。初三早，見法船升火起，旋張佩綸，何如璋甫聞砲聲，即從船局後山潛逃。風聞張佩綸所恃爲奧援之人，私電函致，有閩船可燬，閩廠可燬，豐潤學士必不可死之語。是則張佩綸早存不死之心，無怪乎調度乖謬於先，開戰脫逃於後，敢無忌憚者也。自此疏出，而毀譽參半。其時所謂清流黨者，如邵寶夫、積誠、陳毀庵、寶琛等，俱不謂然。故參摺交左文襄、楊昌濬查辦，而陳嘗代白其冤。邵爲啟元子，啟元曾任安徽合肥縣知縣，李文忠在鄉辦團練時，深得其助力，故李邵兩家交誼至篤。邵曾任四川學政，官至貴州巡撫，繼其後者，卽林贊虞，紹年也。

九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同治丁卯科鄉試中式，甲戌科會試中式，林紹年，字贊虞，又號健齋，由翰林散館，出爲知縣，官至雲貴總督，入爲軍機大臣。此光緒三十三年事。拜命之日，虎坊橋一帶，因修理馳道，宣布戒嚴，禁止交通。然林軍機，是日須往福州新館，回拜同鄉。朱桂莘廳丞，啓鈞聞之，立命解嚴。李秀瑜部郎，具衣冠立榕蔭堂前，語同鄉曰：今日而後，知宰相之尊也。罷官後，曾爲山水之遊，有登岱圖，郭文安題云：碧雲一宿記遊蹤，負土橋山涕滿胸。錯被旁人羨腰腳，萬松頂上策吟筇。猶聞日觀唱天鷄，御帳坪高舉日悽。七十二君休遠溯，壁間新試阜昌題。陳文忠題云：求死不得乃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三十六

出遊，登高望遠，翻百憂，公之於山，蓋亦寄一覽焉。洗萬古愁，閩士恥名重介立，一節老死甘炎州，中原瀕洞十載過，新參忽下徵魚頭。非時星鳳警一喜，招來麾去公休休。我晚還朝接寮列，坐惜往日悲橫流。陵遷谷變古恒有，柱折維絕當誰尤。逝將從公寥廓際，下視蚊蠅蠅蚋相春秋。蓋健齋尙書卒於國變之後，文忠因有求死不得之言。郭陳二人，與之遭際相同，故鄉人奉其遺像，合祀於釣魚臺賜莊，首列林文恭，天齡，次林文直，紹年，三郭文安，會所，四陳文忠，寶琛，稱爲四文祠。林於國史有傳，錄之以供參考。

傳云：林紹年，字贊虞，福建閩縣人。同治十三年進士，以編修歷充會試，順天鄉試同考官。光緒十四年改御史，時慈禧皇太后聽政，久稍倦勤，葺修頤和園，絀於費，會疆吏籌設海軍，經費輸存北洋，陰取以濟。紹年極陳生人疲敝，當以儉化天下，使督撫愛養百姓，若誅求進獻，未足以言忠，虛帑買怨，未足以言智，請卽下詔停輸，還所進奉，得旨嚴飭，旋以憂去。服除，補山西道監察御史，疏嚴門禁，防宦寺交通之漸。十九年陝西考官，以賄得事，涉內監，復疏論之。俄授雲南昭通府知府，地邊瘠難治，土目祿爾恭，橫暴睚眦，殺人莫敢訴，猝捕戮之，狙劫弗及，衆懾而定。期年，劾罷文武吏，不職者五人，舉境肅然。調攝雲南府，甫受事，安寧州盜，戕人於塗，州牧以總督崧蕃怒，緝捕不力，妄繫平民，二十餘人。紹年覆按，疑其枉，謁總督廷爭，至厲聲色，總督檄永昌守，調補雲南。紹年不爲動，卒獲正犯，出

二十餘人者於死。松蕃媿謝，密疏薦紹年可大用。擢迤南道。二十五年授貴州按察使。明年遷雲南布政使。二十八年遷山西布政使。擢雲南巡撫。旋兼署雲貴總督。廣西游匪侵滇邊，遣將擊卻之。招撫入達河村民之陷匪者，以斷賊接濟。益大出兵合勦。滇境即清，乃以全力赴援廣西。而蒙自土匪乘間復發，連陷臨安、石屏。紹年會商總督丁振鐸，檄按察使劉春霖扼通海。廣南軍躡其後，不兩月事平。疏言督撫同城，任事非便，自請裁缺。從之。移撫貴州。而湖北廣東兩巡撫旋亦議裁。印江團首呂志禮、楊鑫不相能，積十餘載相殘殺。紹年至，以兵脅之降，乃擁衆不散。遂案誅之。又平反良民被誣於教士者，不爲外力屈。威惠宣流。紹年默察大勢，非立憲不足以救亡。疏請預定政體以繫人心。不報。三十一年移撫廣西。明年內召以侍郎充軍機大臣兼署郵傳部尙書。授度支部侍郎。仍值軍機。時黑龍江新置巡撫，驟擢道員段芝貴。紹年言芝貴望輕，不稱邊帥任。御史趙啓霖亦劾其進取多蹊徑。大臣按驗不實，褫啓霖職。而芝貴亦由是罷。紹年言御史得風聞言事，啓霖無罪不宜罷。爭之不得。遂稱疾。同列強起之。出爲河南巡撫。減差徭，務與民休息。又以州縣吏警資遠宦，人地不習，無益於杜弊。徒使不肖者藉口積虧，取償任所。請援漢唐故事，免避本籍。部議自縣丞以下，如所請行。益大飭吏治。兩疏糾彈百餘人，得朝貴請託書，輒焚之。曰：寄語諸公勤職，無庸奔競也。調倉場侍郎。宣統元年徙民政部侍郎。時慶親王奕劻握政柄，陝西巡撫恩壽與有連。總督升允劾其贓私，不

報反解職。紹年召對論其事，以爲賞罰不當，則是非不明。退復具疏言之。監國攝政王心善其言，卒嘿嘿無一語。二年充經筵講官，署學部右侍郎。改弼德院顧問大臣。以病請告。卒年六十八。謚文直。子三葆恒舉人，署直隸提學使。

十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光緒乙亥恩科鄉試中式之陳書，字伯初，其弟陳衍，字石遺，俱以文鳴海內。石遺文存，載有故直隸博野縣知縣木庵先生墓志銘。木庵即陳書號。

文云：光緒三十有一年八月十七日，我伯兄木庵先生卒於里居。春秋六十有八。遺命使衍爲志墓之文。哀哉！吾家順治初年，自漳州遷福州。傳至吾兄弟才六世。自吾兄弟四人及其所出以外，無期功總麻袒免之親。世讀書。至吾伯兄年二十，始爲縣學生員。又十餘年始爲副舉人。爲舉人。先君三娶。至吾母王氏始舉伯兄。少通達當世務。以文章名於時。督閩撫閩使者，徐公宗幹、左公宗棠、王公凱奏、丁公曰昌、岑公毓英，皆以爲奇才。丁公薦諸浙江巡撫梅公啟照。年六十有二，始以知縣赴選。得直隸博野。適拳匪之亂起，保定爲拳淵藪。日夜煽動岌岌。博野治無城，署無垣。兄百方鎮撫。有去而攻掠於旁邑者，則不忍其官，相誠以無累之也。各國聯軍入都，四出搜餘匪。責供億，搗柱終年，得無事。以羸病乞休。直隸總督李公鴻章手批稟牘，有正賴保障一方語，不聽去。又二年，乃得歸。心力盡瘁，咯血不止矣。兄少有至性，侍先君談，夜深不忍歸寢。先君見背，初患病，數日遽劇。兄剗股煎藥。

不效，痛父疾非不治，誤於無良醫，乃斂精力於學醫，自是上奉老母，弟妹各三人，教養婚嫁，惟兄是賴，吾母育四男三女，幼勞善病，兄自京師歸不出，調護者十有餘年，喜爲詩，屢棄少作，村居陶江，移居龔氏雙驂園，武陵園，前後與徐副將葆齡、陳給事瑋、劉縣令大受、葉郡丞大莊、劉州牧玉璋、龔布政易圖、陳閣學寶琛遊，具林壑琴尊之樂，歲得詩百十首，母卒，徇沈兵備瑜慶之招，出而遊江寧、池州、淮北、潁州、滁州、蘇州，以至作宰，關河行役，兵火豺虎之交，亦未嘗旬月不爲詩，兄詩天才超逸，胸中不滯於物，故與樂天東坡爲近，中間爲後山放翁誠齋爲陸魯望皮襲美，雅不以空言神韻專事音節，以爲能爲岑參李頎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之所爲者爲然，晚精詩律，圈點老杜山谷全詩，詩境益謹嚴，益閒肆，善說杜詩，常有人人熟讀而莫究其作何語，一經說解，聞者爽然，兄諱書，姓陳氏，字伯初，晚乃自號木庵，曾祖諱相貴，妣吳氏，祖諱起龍，妣王氏，溫氏，父諱用賓，妣俞氏，黃氏，王氏，娶林氏，賢孝無出，先兄卒，又娶李氏，能文詞，聘鄒氏，皆早卒，二子敬舉人，次敏，國學生，皆李氏出，孫二人，寅孫殤，已孫，孫女一人，平生交友，未嘗責望以私，見有不可，雖其寵妾愛子，直言不徇，有責善而無慝怨，故始終親之者多，居陶江時，野叟村童，至於簞戶，問字求醫，乞書畫者，時容接不厭，後隔二十年許，猶有歲時入城，持果蔬饋餉者，所居雖客舍，必焚香掃地，備若世外，遇躑躅貧乏，未嘗有抑鬱之意，云銘曰：

閩詩作者曰可觀，兄之爲之莫之先，一官垂老備險艱，詩中境地坦以寬，吁嗟此室儼考槃，讀此者足見石遺之文，亦足見其樵簞友于之篤，可以爲世風矣，民國初年，閩人以陳書伯初、林旭、歐谷、與林古度、茂之、許友有、介、鄭方城、石幢、鄭方坤、荔鄉、薩玉衡、檀河、謝震、甸男、陳壽祺、恭甫、林則徐、少穆、張際亮、亨甫、林壽圖、穎叔、謝章鈺、枚如、龔易圖、靄仁、葉大莊、臨恭等十四人，增祀於福州西湖宛在堂，合諸原有之十八人，共稱爲三十二先生，蓋沈瑜慶愛者、陳衍、石遺等所提倡也。

十一 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光緒乙亥科鄉試中式之陳璧字玉蒼，福州蘇坂人，其本傳已詳福州新館內，茲將其逸事附述於此，蘇坂成進士後，用內閣中書，年譜載光緒十七年辛卯，倡議重修福州新館，並南下窪老館，自是之後，逾十年，而庚子亂作，時轉官御史，巡視中城，兩宮出狩，聯軍入京，方策六兵部，五朝闕史，曾載其事，然以余所聞者，庚子年，同鄉紛紛避難出京，唯張亨嘉有老母在堂，不便遠離，住爛漫胡同，故同鄉無力避地者，均聚居一處，蘇坂時爲巡城御史，亦未出走，同鄉慮剽掠，故公議招民丁二十名，把守胡同要隘，與湖南會館之鄉人互相呼應，嗣聞洋兵土匪搶米風潮日急，乃思往見德帥瓦德西，以會廣鈞爲譯，議組中外合辦公所，洋兵搶者送總帥辦，土匪搶者送巡城御史辦，每日雙方官員到公所辦公，然須雙方會銜出示，方能安民，而街上紛紛無人敢出走，乃秘刷告示，令福州新館長班，漏夜趕貼，翌辰居民始見告示堂皇，方有懾懼，當時拿獲洋兵

土匪數名立斬臺首示衆。大亂方定，列肆開市矣。兩宮出走時，未有後命，行至中途，始覺留守無人，乃特派慶王留守，中道折回，行至天津，未知京中亂象，正焦慮間，而蘇坂在京，亦聞慶王留守之信，乃大喜，自擬一電，叙其綏靖地方之功，並述中外官員，合組公所始末，以電章示其幕，曾雲需孝廉，毓雋曾曰：大人何時奉諭綏靖地方，又何時奉諭與洋員合組公所，今不可言功，祇可請治專擅之罪，而以功歸諸慶王，方可轉禍爲福，否則危矣。蘇坂從之，果受慶王知遇，而兩宮恩眷日隆，初擬定告示安民，須蓋五城御史之印，而五城出走者四，惟中城有印，乃以縱橫蓋之，作爲五城之印，福州新館長班之出張告示也。遇醉丐阻撓，稍有驚惶，少頃天明，而告示徧街衢，民心乃定，此所謂醉丐者，林琴南孝廉，紆曾於陶然亭鸚鵡家側，爲之立碣作傳，稱醉郭先生墓碣者是。

文云：辛丑之冬，聯軍出京，有扶醉行歌於市者，則京西郭先生雲五也。先生名瑞，產蕩於義和團，憤時政墜，人心謬戾，則一寄於酒，悉團匪之所以發亂京畿者，編爲歌曲，沿道演唱，聽者若堵牆，稱之曰醉郭，御史遣騎斥去之。先生行歌如故，然聽者亦稍稍知團之但能作賊，非果於滅洋也。吳縣彭君翼仲，偉先生所爲，授以通俗之文，俾迪頑蠢，先生得之甚喜，講益力，聲益肆，醉亦益甚，彭君既以事遣戍，先生哭送之良鄉，因而大困，則就養於貧民院，然匪日不頌彭君也。迨彭君歸，而先生疾病語彭君曰：吾患略間行歸矣，是夕先生卒，年六十有九，彭君醴資葬之於此，嗚呼，因匪亂而有今日，而亂乃滋熾，果先生在者，不且更甚耶。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三十九

以上所述，有得諸林賀農太守，福照郭筱麓太史，則遷者，故鄉人至今猶能道之。

十二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光緒丙子科，鄉試中式之曾宗誠，乃閩縣曾暉春之後，曾暉春亦所謂五子登科者，長元基，道光乙未舉人，次元炳，道光己丑進士，又次元海，道光壬午進士，元燮，道光戊戌進士，元澄，道光辛卯舉人，福建全省，以相業言，則漳泉爲盛，洪文襄、李文貞、蔡文恭是也，以文學言，則上府爲盛，朱梅崖、高雨農、何秋濤是也，至以科第言，則以福州爲最，且尤萃於閩侯兩縣，此外所稱五子登科者，尙有安溪李姓兩家，一爲李日煜，子光燠，康熙辛丑進士，光型，雍正癸丑進士，光北，康熙戊子舉人，光燠，雍正癸丑進士，光袁，雍正壬子舉人，一爲李鍾儵，子清載，雍正庚戌進士，清芳，乾隆丙辰進士，清愷，雍正癸卯舉人，清時，乾隆壬戌進士，科名之盛，以五子登科，六子科甲爲最榮，合全國言之，福建最盛，合福建全省言之，福州最盛，是足增福州會館之光輝者矣，以上紀載俱詳朱小汀進士彭壽舊典備徵中

十三前述古物中之小字題版，列光緒戊子鄉試中式之陳寶璐、黃曾源、宋肇鏞、池伯煒，或隱身於著述，或敷政於郡國，或以一第窮愁終其身，而時以吟詠自適，俱有足述者，陳寶璐，字叔毅，爲陳文忠三弟，謝枚如刑部章銜高足弟子，有藝蘭室文存，其妹婿侯官高穎生，孝廉向瀛序之。文云：昔人有言韓昌黎文，但存原道，諫迎佛骨表，進學解，祭十二郎文數篇，盡刪三上時相書，及應

科目時與人書，豈不醇之又醇。此言文貴精，不貴多也。明歸震川績學能文，闇然日章，其才力誠有以矯並世之庸妄巨子。然集中稱壽諛墓，連篇累卷，無關係於世道人心者，何其多也。惟崑山顧亭林，以博學有耻，發揮忠孝文字，宗許鄭，準程朱，粹然儒者之言，開有清一代儒術之盛。道咸以降，士習卑靡，文格隨之。長樂謝枚如先生特起，以顧氏學爲職志，主講吾閩致用書院，十有餘年，友教髦俊，經事分齋，著書滿家。既博且精，酌朱梅崖之閎肆，挹高雨農之靜潔，維持閩學，晚年嫉時風衆勢，號稱救國，務習新奇可喜，議論偏蔽蕪雜。既明辨固距，復與臣言忠，與子言孝，以經正民興爲己任。於亡國亡天下之流極，尤兢兢焉。高足螺江陳叔毅刑部，少秉文誠公三世彞訓，根柢深厚，自治舉業，卽研究儒先義理，取法清真雅正，通籍後，歸養不仕，悉發有用藏書，深思善問，故藝蘭室遺稿，擇言精，樹義粹，通經如送仲氏誘僖公討賊求志之說，則伸大義樂隱如也。用田賦策荒政，體國卹民之規，則定經制重治安也。作賦如武夷溪流，追蹤徽國，盜泉飲水，受戒尼山，則所志所學，希賢希聖也。其代伯兄文忠所擬張文襄墓志銘，則感時懷賢，史筆如生，國故傳信也。其謝先生前後壽序，賭棋山莊全集諸跋，則尊聞行知，守先待後也。其壬子歲致文忠家書兩通，則悲天憫人，卜居懷沙也。元氣深入肝脾，雖寥寥數十篇，豈非韓陵片石，不可磨滅者乎。嗟乎刑部謝世，越兩紀矣，用剛虛谷兄弟，獨於人紀泯沒，神州陸沈之會，抱遺屬序，余老朽寂寞，伏處海濱，何足序刑部之文，毋亦因不

失其親，謂不欺其志者，庶幾不阿所好耶。夫斯集固已合於謝先生真心成言爲文之深旨矣，余又何贅哉。

此文序於戊寅十二月，已可見公生平之學術矣。而其哲嗣用剛孝廉懋豫，又跋文存云：先君自少壯至老，讀書研羣經，治古文辭，歷數十年如一日。顧矜慎著述，有作不輕下筆，偶有所成，亦不盡留稿。棄世後，不孝蒐簡得若干篇，輯錄成帙，弟妹亦各寫存一本。去年兵禍猝發，懋豫適於前歲臘月自里北來，避至天津，此帙之前，在行篋中者，僅而無失，而滬寧踵亂，弟咸所存，及沈氏亡妹所手自錄識之本，亦幸獲在。世變岌岌，亡佚滋懼，會先伯父滄趣樓詩集，及奏議於舊京刊刻，思亦以此繼付梓，用存家集示後人。爰得寫錄一過，林宰平表兄同在津爲審定，編次體例，以寄咸弟滬上，就乞高穎生姑丈爲之序。憶曩昔先伯父家居日，每共先君有所述造，輒邀先君在所居廳事，或就先君所，相與賞析商略。伯父時申紙書，先君手煙器，盤膝相向，坐終日，或繼夜而橐具，付鈔胥，遂錄或更改定字句。歲乙未先祖光祿公喪中，伯父在先君所，相與商榷作行述，並及先祖妣林夫人事略，夜半至，敘述勤約勞苦處，皆噉然哭失聲。先妣及懋豫弟妹等，爲驚詫，此情景猶彷彿在心目，爲尤可感傷也。文賦凡五十三篇，首列辨義解四篇，丁亥戊子間，在致用書院讀書時作，又解策兩篇，戊戌爲先伯父校閱鼇峰書院課藝時擬作，亦彙錄焉。他文皆丁亥以後作，略以類次，而第其先後。

家書兩通，壬子卽世前數月之筆，其後咸弟在舊京，伯父檢原札以畀，去年兵亂，於寧寓失之，尋復得見者，謂宜錄存，賦稿皆前佚，僅存壬辰癸巳間代他人作者兩篇，以附卷末，不沿通例登卷首云。此文作於戊寅十月中間敘述光祿公喪中商榷行述，並及林夫人勤約勞苦情形，夜半失聲哭，具見兄弟孝友之篤，可以砥薄俗，厲澆風，非僅以經術文章稱也。雪橋楊鍾義贊之云：鹿洲俠，安溪儒，梅崖健者，執其樞，三百年來文可數，不論名位君冠古，嗚呼！卽此數言，可以概公之生平矣。公之卒也，陳散原老人三立誌其墓。

誌云：君諱寶璐，字叔毅，姓陳氏。先世明洪武間，自長樂徙閩縣，曾祖刑部尙書諡文誠諱若霖，祖雲南布政使諱景亮，考刑部主事，候選郎中，諱承裘，妣林夫人。君兄弟七人，次居三，長卽吾師毀庵太傅也。太傅早達，聲烈耀海內，久之，君始以光緒戊子科舉人，與次兄及兄子同登庚寅會試榜，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不樂居京師，引歸，一委於學，遂不出，君性篤毅，有湛思閎識，其爲學原本經術，會通漢宋儒者之說，規其大而探其微，無復門戶之習，博極羣籍，搜討日夕不倦，終其身尤務攻古文辭，頗折衷桐城，方姚氏，湘鄉曾氏，詣達神愜，而矜慎纂述，不自表禱，蓋究聖哲之蘊，洞中外之故，歸於淑已，以牖世，隱然若引人心風俗爲己任，無所復讓，當新說方萌芽，卽憂註誤後生，亂天下，辭而闕之，其言絕痛，至今洪水猛獸之禍，果日烈而不可止，嗚呼！郭林宗，顧亭林之遺風，猶未墜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四十一

地，庶幾扶樹道教，遜世無悶，獨立不懼之君子已。君旣家居，謝絕羅致，獲共太傅講學，相切磋，久歷歲紀，及太傅徵入迄國變，出處進退，輒取決君一言，萬里外，太傅嘗語三立曰：叔毅安可及，輔吾德而匡吾過，爲兄弟，且爲畏友也。然君於師友間，復謹事謝先生章鉞，謝先生文學重東南，旣歿，獨代主致用書院，一歲移東，修費贍其家，爲校刊遺書，收恤二孤云。卒於壬子十二月初七日，享年五十有六，娶梁宜人，子懋豫，懋威，癸卯壬寅舉人，懋貴，女六人，壻沈觀平，劉騰業，沈觀冕，王孝綏，孫三人，總，維，緜，君卒，越十年癸亥春二月壬寅，葬君於南鄉馬鞍山祖塋側，太傅命三立銘其幽，謹著列要最，而塞太傅悲，銘曰：文喪運極，孰續孰扶，靄靄大門，挺出魁儒，其學博綜，物象紛敷，秉精執要，千聖督予，引鑒踐履，以黜怪迂，艱卓之業，塗邈魂孤，九有掀覆，道藏友于，開張幽造，爲頑懦模，馬其昶爲之撰家傳。

傳云：君陳氏諱寶璐，字叔毅，先世明永樂間，自長樂徙閩，世爲冠族，曾祖諱若霖，官刑部尙書，諡文誠，文誠生雲南布政使諱景亮，布政生刑部主事諱承裘，刑部七子，今太傅毀庵先生其長也，君次居三，少有器鑒，耽思經籍，取爾雅說文雜治之，爲文不苟，以徇俗，必法於古，光緒十六年，與仲兄寶璿及從子懋鼎，同榜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家門貴盛，獨邈然有湖海林壑之趣，通籍未幾，卽告歸，而太傅亦以閣學家居二十載，兄弟間自爲師友，以文雅道義相劇切，其後太傅年考日高，

望日隆，閱天下才僞多矣。而語及君之學行，未嘗不動容咨賞，謂己所弗逮。會變法議興，益取古今中外之故，研窮其得失。疾時士論學論治之浮薄悍肆者，其人往往負盛名。君獨憂其禍國，微言深論，時一及之，或勸以著書明道。謝未遑也。大府議纂郡志，建存古學堂，最後京師開禮學館，辟召君，皆不應。獨時就謝中書，商證所學。中書長樂老儒，名章鉉，品節高峻。君平生所嚴事者也。主講致用書院，歿而貧甚。君嗣其講席，以束修爲刊其遺集。又育養其孤子女而婚嫁之。其他行誼多類此。宣統三年，遜政詔下，太傅先奉命纂禮書，留京師，遂入內廷授讀。於是南省黨人聞之，頗峻設科條，屬君招隱。君爲書言此局，覷見當有以自處。太傅得書復之曰：自頃以來，日在左右，恩禮優渥，衡義準情，皆無可去。天之安置我者，適如此，則亦順受其正已耳。君讀而悲之，久之復寓書繼論時事，以謂似此國體民德，舉綱常名教，及一切防範之具，一掃空之，而惟利之爭，權之競，其能一日安乎？名不正則言不順，更何文教治理之可談。恨河清難俟耳。俄而卒。壬子冬十二月也。年五十有六。蓋君雖溺志於學，而於世治亂，民生休戚，不須臾忘。豈枯槁一往不返之流哉？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君之謂也。子三人，懋豫、懋威、懋賁。馬其昶曰：予聞君喜藏書，嘗言世苦書浩博，難竟讀，然苟知所擇，則書正無多耳。如呂氏讀詩記，胡氏禹貢錐指，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司馬氏通鑑，及近思錄性理精義等，豈非至簡、諦切實用者。又舉唐律疏義，授時通考，農政全書，及顧

氏音學、梅氏算書，皆中國之絕學，旁逮困學紀聞，亦篤嗜之。予承太傅諉譏，次君家傳，既采其言論之大者，著於篇，乃其評騭書史，亦有不得而略者。太傅惜余未與君接，誦其言爲想見之焉。而其兄寶琛，有哀辭哭之，尤覺悽惋動人。讀之而不生友愛之情者，非人也。

哀辭云：歲在壬子，季冬七日，吾弟叔毅，暴疾經宿，卒於里舍。春秋五十有六，嗚乎哀哉！君治古文辭，垂四十年，博極羣籍，鉤元索隱，而尤肆力於經。顧不輕爲著述，壯歲通籍，見政俗陵替，禍亂將作，遂絕意仕進，舉古今中外之故，窮研互繫，瞭其失得，迨新政興，學風一變，則益懼斯文之就湮，大義之終晦，汲汲聚書，爲抱遺起墜之計。常謂三代之學術治道，至秦一厄，自漢尊經宗孔，迄今二千餘年，雖名存實竄，而終不能舍大經大法，以求其所爲。治運極則變愈大，其間必有守先待後之鉅儒，維持幹運，使不淪一世於禽獸，特難乎其入耳。此君之志也。予家居逾兩紀，與君相師友，蓋將終身。及被徵總纂禮書，君以禮教於世綦重，謂予宜出，期以三年。書成而歸，豈圖書不卒成，予亦不得歸，而君已不及待矣。悲夫！前月寓予書，慨念時事，語至沈痛。於旅滬諸君子集會讀經，心焉躑躅之中，引深寧書所引朱希真避地廣中小盡行云：籐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歷今不頒，憶昔升平淚成陣，我今何異桃源人。落葉爲秋花作春，但恨未能與世隔，時聞喪亂空傷神。謂與村居一年來情景維肖，予時讀之而悲，嗚呼！孰知君即自此訣予哉。赴聞京師，予既不能奔臨其喪，而又痛

君之堅苦湮鬱，阨於時命，不克達其所志也。爲辭以哀之曰：嗚呼叔毅，天實予喪，而遽汝殲，力不敵命，事不獲心，經笥負趨，書種陸沈，汝則已矣。吾何以堪！同懷六人，最汝沈毅，塵垢聲華，孟賊巧僞，道裘文衰，引爲已事，懸的自鞭，知言養氣，腹拄萬卷，不名一編，目營八表，不出一塵，雲沸波駭，陵移谷遷，矚然物外，炳然幾先，新學始芽，羣言蠶雜，予謂中西，寧分勿合，二齋有型，十科可法，奈何自誣，皮毛是襲，至於禮俗，學爲之根，綱常亘古，名法生焉，自壞舊防，嚙障狂瀾，子爲此懼，獨居永歎，桑海須臾，河清無日，孔道非耶，禹疇既汨，問天不應，隱地何術，抱經嗒然，膏盲痼疾，嗚呼叔毅，嚙昔與子，堅臥鄉園，對床聽雨，上樓看雲，我詩子諷，子文我論，庶幾黃髮，共守先芬，豈圖此歡，亦觸天忌，譬彼雙鳥，捉而囚置，愁雲四垂，驚電一掣，注海傾河，有如此淚，嗚呼哀哉，藏書四壁，孰與伏生，一牀坐穿，孰與管寧，心長運短，道遠心傾，後生何望，吾悲曷勝，嗚呼哀哉，仲氏生還，滇池萬里，嗚呼哀哉，齊予暮齒，痛亡慰存，涕淚滿紙，吁嗟叔兮，汝能忍此，嗚呼叔毅，微不贖獻，人亡而琴，臣質死矣，莊言以暗，浩浩長夜，悠悠故林，所期來世，勿渝夙心，嗚呼哀哉。

其同年生黃曾源字石孫，以庚寅進士入翰林擢御史，居諫垣五年，有直聲，出守徽州府知府，郭文安會所贈以詩云：題云送石孫侍 避驄道上笑人忙，笠履蕭然太守裝，拙宦不妨隨轍轉，英鋒還愛善刀藏，諫垣削草歸行篋，郡閣看山便隱囊，但恐聖明思汲直，未容高臥老淮陽，祁門故壘照斜曛。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曾憶湘鄉此駐軍，再造功名郭中令，一生憂樂苑希文，時平坐歎人才乏，法敵尤愁吏道紛，膚寸將爲天下雨，蒼茫黃海看興雲，蓬萊清淺話麻姑，眼底滄桑感喟俱，三舍揮戈良未晚，六州鑄錯可眞愚，次山碑版中興頌，立本丹青職貢圖，擊鉢狂吟懷古什，相思秋水渺江湖，論交十載漸忘形，人海浮蹤信旅萍，假日每爲眞率會，對君猶見老成型，官倉雀鼠良多愧，世議蜩蟬欲厭聽，聞有小桃源避俗，試從地主問圖經，未幾由徽州調山東青州濟南知府，以河防保道員，所至有聲，皖魯郡民，至今德之，國變後，遷居青島，曾以小影寄郭文安，文安答詩云：見瓠庵詩存 圍城昔共困，玉貌猶依稀，在苒二十霜，吾老君亦衰，元黃一翻覆，往事那忍思，開緘忽驚喜，見此古鬚眉，頻年竄海曲，薇蕨未療飢，道義自戰勝，豈在食熊肥，臨淄十萬戶，戶戶口有碑，歡呼我使君，所至便如歸，京洛塵汗人，素衣盡成淄，冥冥天外鴻，側翼何由追，石孫子孝平，蓋郭文安女夫，故石孫七十初度，文安又祝以詩：瓠庵題云石孫觀察 握手金臺又十秋，思君應亦雪盈頭，清時坐惜疏長孺，舊部猶知愛細侯，玉宇瓊樓餘夢想，青鞵布襪恣行游，朱陳晚歲添新契，倘得村居二頃謀，封胡羯末數門材，玉樹庭階著意培，樽酒過從仍北海，笙詩更迭補南陔，廉泉但酌明湖水，瘦木依然故國槐，君晚年別號槐瘦 領略魏城春月語，逢辰且看百花開，既聯朱陳晚歲之歡，復重樽酒過從之約，兩家情契，迥異尋常，及其卒也，吳郁生侍郎爲述其行狀。

文云、公諱曾源字石孫、號立午、晚號槐癯、其先鐵嶺人、國初有諱希宣者、以軍功、官至副都統、駐防福州、其後徙居閩縣、洋嶼鄉、十餘傳至公祖諱恩貴、始以道光丁酉舉于鄉、官新寧縣知縣、有治績、考諱運昌、福建雲霄同知、公生自將家、慷慨負大志、弱齡得黃漳浦先生集讀之、喟然慕其爲人、光緒戊子舉于鄉、庚寅成進士、入翰林、辦理清秘堂事務、撰文處行走、國史館協修、會典館纂修、方略館纂修、功臣館纂修、京察一等、擢監察御史、署禮科給事中、歷掌山東江南四川河南道、督理街道、御史、公以孤童不數年、洊升清要、感激恩遇、思以文章氣節自樹立、座師若翁文恭李文正潘文勤王文敏、李文誠、孫文愨、黃漱蘭侍郎、汪柳門侍郎、皆一時清望、交相引譽、公嘗語人曰、新進者、勿貪功而輕嘗試、老成者、勿畏事而廢綱繆、主外交者、勿瞻循而忘後患、主內政者、勿鋪張而昧終圖、時以爲名言、庚子拳匪變作、當軸者復附和之、稍有異議、禍且不測、君執言侃侃、不爲威怵、所全甚衆、及兩宮西幸、獨留京與諸王公大臣、奔走擘畫、傳遞消息、而籲請回鑾一疏、尤關宗社大計、車駕還京、兩宮即日召見、溫諭垂詢、至爲墮淚、事寧、臣工競言變法、公獨謂宜詳求治理、變法以實不以名、條陳四事、謂法不變則弱、弱必亡、變而不得其道必亂、亂亦亡、變法者、存亡之機、震動恪恭之事、非歡欣鼓舞之事也、疏上、聳動朝列、而禍俱驗于數十年之後、其他尊主權、清治本、懲貪邪、抑奔競、整頓上書房諸疏、尤言人所不敢言、與事後成敗、國之存亡、相印合、居諫垣五年、章數十上、

所彈劾皆一時貪墨、及飾智固寵之輩、直聲凜然、與中江王病山、瀘州高城南、同時有三諫之日、卒以愁直忤權貴、外簡安徽徽州府知府、未幾變法之詔下、廢科舉設議院、國論遂囂然不可復靖、常深曠太息、隱憂禍至之無日、嗣調補山東青州府知府、調濟南府知府、以河防勞績保道員、時國事日非、孑然孤立、而回顧同列、皆新進少年、競相齟齬、公憤時不可爲、稱疾引去、及武昌變作、山左易幟、已先期隱居島上矣、旋遷青州、再徙膠澳、獨居深念、二十年如一日、以丙子十月二十四日卒、春秋七十有九、公剛腸嫉惡、好直言、坦白無城府、推誠接物、初持一心、未嘗有所變易、東海徐蔭軒相國、公座師也、嘗以論拳匪事、面折失歡、及相國死難、公獨於圍城中、走哭其屍、人尤難之、至性敦篤、根於天稟、少丁家難、撫育諸弟、資以成立、嘗謂生平百無一能、惟立志堅定、習知窮悴、往往失諸意中者、得諸意外、雲霄公傾家急難、負官私帑累鉅萬、及公身無擔石儲、資館穀餬口、索逋者、日闕於門、攻苦於學、不懈益奮、卒以發名成業、官京師十年、青鞋布襪、悃悃如學究、持躬廉介、餽遺不入於門、晚遭世變、豁刻自處、流離顛沛、有凜然三軍不可奪之志、古所謂特立君子、其近是歟、配史氏王氏前卒、繼配支氏、丈夫子四人、孝先、王夫人出、孝紓、孝平、孝綽、俱支夫人出、女子子四人、長適泰州、支懋年、四適福山王世植、並早歿、餘待字、孫七人、爲憲、爲爵、爲佶、爲龍、爲倬、爲俊、著有奏議及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予故與公同官京朝、世變後復同避地青島、二十餘年來、親知凋盡、恃有公

望衡過從，稍慰藉於風雨之會。公復久病，溘先朝露，儼然跡迹，不知置身何世。悼公益自念也。爰次其行誼著於篇，庶修邑乘者有所採焉。謹狀。

賜進士出身，署郵傳部大臣，右侍郎，吏部左侍郎，翰林院編修，館愚弟吳郁生，頁首拜讓並填諱生前，陳太傅寶琛有詩贈之云：茶蓼能甘，况蕨薇一麾，坐看刺天飛，去思恰取僑居適，直養可須戰勝肥，銜石初心終不改，向陽短髮且常晞，最難同趣伴，陶翟儼等才名世亦希，晞韻贈石孫，實太傅之自寫，希韻謂其哲嗣公渚，類士參事，公坦孝平，局長皆以年少擅才名也，宋肇鑄字少淇，景銘受業師也，景銘幼就家塾，少淇師，即宿余家，擅制藝，以工虛神得名，性好酒，無酒則食不下咽，夜不甘寢，貌清癯如鶴立，常見其夜半呼燈起，煮酒，酒酣復睡，甲辰別師門，迄民國十二年癸亥已二十年矣，師忽以詩抵都門曰：身世何期值亂離，一邱欲臥苦無資，馮驩自歎為家窘，陶令懸知與世違，米貴家人偏喜飯，壁空一老尚哦詩，京塵冠蓋喧闐地，未識寒氈困頓時，其垂老窮愁之態，可想而知，然讀哦詩一韻，其興致猶復不淺也，池伯煒字滋膺，有弟曰子鏗，俱能詩，故有二難之稱，李蘭屏蘭卿以後，此其選矣，郭傳昌惜齋吟草，有懷池滋膺詩云：徜徉家術樂文壇，角藝逢君得二難，令弟交誼紀羣原累世，宦遊嶺海復同官，催詩勝日敲銅鉢，易簣移時降玉棺，可但中年哀樂感，尋常下淚有孤寒，此蓋感舊四首之一，則其身後之彫零可想矣。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四十五

十四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光緒戊子科鄉試中式之丁芸，字耕鄰，有兄曰菁，字莪池，林穎叔布政壽圖婿也，菁芸兄弟各有才名，然均早卒，芸之卒也，謝枚如山長為之誌墓，辭至哀痛。

志云：予三歲失恃，然猶及見外大父，階庭府君，府君姓丁諱桐，進士官終刑部員外郎，素擅文名，耕鄰之曾祖也，祖隱德不耀，父早卒，節母楊太安人，苦志撫孤，家以不亡，耕鄰諱芸，有兄曰菁，字莪池，二十舉鄉試，十上春官不第，甲午報罷歸，喉疾倉猝中死，先一年耕鄰已病目，至是哀傷感憤，病愈劇，然事稍閒，猶是手不釋卷，筆不停揮，未嘗一日逸也，既而愈悵愈力，汲汲顧影，若不及莪池，方卒哭，而耕鄰遽以失血終，同產手足之情，以身殉之，哀哉，莪池專治進士業，耕鄰尤有意於古作者，相繼溘逝，丁氏之菁華盡矣，蓋十一月十七日也，年三十有六，光緒乙亥丙子間，福州頻年被水，百物蕩然，無以為生，予與莪池同居京師，一日莪池出家書視予，氣直語雄，摹寫水勢，若波濤洶湧之聲，起於紙上，予問書誰作，莪池曰：弟芸也，予曰：難弟哉，異日必以文鳴，逾年予歸，遂招之課孫，丁亥予主致用講席，耕鄰遂從予遊，與之言，無所忤，反覆之欣然相悅以解，考據詞章，皆得大要，性和而介意所不可，雖未見辭色，而人不能奪，深藏而固積，載道之器也，其家高祖曾祖及羣從曾伯叔祖，率有著述，散失銷磨，不成卷帙，耕鄰窮搜密訪，或全篇或零句，有見必錄，予謂之曰：子之所為，一家文獻之所繫也，安得有心人，如子者乎，是時耕鄰方假聚珍板，摹印其曾祖晉史雜詠以行，其餘所排

纂未終而竟舍之去。嗚呼！先靈其能無恫耶？搜其篋，惟爾雅郭注、溯源、古文論語鄭注、輯本、左傳五十凡義證、公羊何注、引漢律考、晉史雜詠注、歷代閩川閩秀詩話、國朝閩川閩秀詩話續編、柏衙詩話、柏衙人物傳成書，尚有閩文選、閩中石刻考、國朝閩畫記、丁氏家集，有可觀齋經說，有可觀齋詩文，未脫稿，雖叢殘，多有關掌故云。耕鄰娶於黃，能相其夫，予及門芸淑之女兒也。耕鄰與芸淑同登戊子科，才學埒並，情好甚篤，其相知而相優者，不盡關戚誼也。芸淑致予書略曰：耕鄰四歲孤露，中年棄世，老母在堂，一子兼祧，生平述作未禱於世，窮士遭際，至斯而酷，然耕鄰雖死，而其心不死也。湮沒不彰，抱恨曷極。維夫子賜之誌銘，彥鴻當磨石書丹，以歸其孤，嗟呼！微芸淑言，予亦思有以塞吾悲。雖然，予文遂足爲耕鄰增重耶？且耕鄰梗概，芸淑數言已備，予能加於芸淑之言之外耶？昔者祥符沈侍郎留閩視學，侍郎予會試房師也，以予掌教，向予求士，予敬舉院中十人，以獻耕鄰。芸淑與焉，並舉其所長曰：兩生年富嗜學，各有成就。丁安詳，黃個儻，乃未及三年，侍郎薨於位，而十人中，周星仲及耕鄰已殉其二。豈天地之欲閉耶？何賢人之多故耶？悲乎！耕鄰之子元，卽所謂兼祧者，年方十六，芸淑謂其讀書有志，似其父，嗟乎！繼起而大其家者，殆在元矣。其葬事芸淑主之，期在明春。在某山之原，嗟乎！骨肉歸於土，死者之事畢矣。予友教四方三十年，門士千計，求如耕鄰之淵默慧照者，蓋亦不可多得。老淚闌干，其能已耶？況其爲外家之望耶？魂魄不可招，吾爲楚音以哀之曰：聖

不輕於用情兮，夫何喪予而祝予，百感叢生於昏晝兮，吾寧有私於吾徒，沉寢忽其蔽空兮，萬怪惶惑，欲嚙厥目，鏤肝鉞腎猶未已兮，哀哉嘔心以爲福，道崑崙而經元圃兮，天門詖蕩，吾將登虎豹怒號，鸞鳳失勢兮，一落千丈，委此峻嶒，疑靈信之傳訛兮，告者聲哀而出涕，戮土伯而刺鬼雄兮，愴就陽之無計，枳棘欣榮以塞道兮，荃蘭獨被乎嚴霜，楹書帷帳慘其何恃兮，崦嵫荏苒乎北堂，謂憂患始於識字兮，豈詩書之有毒，願醉夢以韜吾真兮，曷耿耿而甘局促，路險艱其孤行兮，追哲昆而哭之，彼逢時利器尚不得濟兮，云胡抗心，希古之不顛覆也。

芸之嫂林氏，爲林穎叔女，林穎叔宦晉有聲，世所稱歐齋先生者是，以與當道不合去官，時論惜之，故謝枚如刑部課餘偶錄，紀其事云：光緒丁丑，余入晉，過平定州，屋皆塞土，樹皆無皮，蓋自春逮秋，不雨，草根俱盡，逃荒四散矣。予爲太息不已，旁人曰：此地尙爲完善，過此愈不堪矣。抵太原，晤穎叔，穎叔時爲晉藩，平日善飲，喜談，茲則舉杯若懶，葷菜人口則嘔，問之穎叔，曰：爲祈雨故，余食素逾月矣。坐未久，關外催協餉公文來如雪片，各州縣請賑，請緩征，亦如之。蓋前任不報災逾年矣，穎叔不忍其民，餉不如額，以此被議去官，聞者冤之，其是非自有公論。穎叔故鄉無家業，行至湖北，依所親賃屋以居，數年乃得歸，嘗寄予同年劉燭甫存仁書云：四月得福州所寄書，八月又於穀生處，一日得南劍州三書，詞意勤篤，昔鍾儀楚奏，莊烏越吟，端無所引，情猶獨往，身在羈旅，久闕未報，非敢安

於頑鈍廢禮夏秋沈疴屢染，身世間偶一動念，頭撼手顫，百端縈繞，以千鈞挽寸管，數武外昏闇，同擊腕莫能運，但深託枚如道意，亦未盡抒寫病狀，慮煩憂念，小雪後稍離床榻，思先脫債鄉，漸爲歸計，適有鍾山之聘，復增三百金，新負携維，展轉遂歷殘冬，回憶溽暑中，數十日夜，不交睫，晝惟飲米汁，去死幾何，幸不卽死，而未得遽圖握晤，人事難測，若繼幼帥而委爲異物，倏及春半，閣下又有南劍州之行矣，莫由郵達，四年隔別，其中乖透萬狀，非遠道能周悉也，晨起北風怒號，商牖兀兀，林木響答，不知冬爲誰去，春爲誰來，默數諸君子里門度歲，椒盤酬酢，歡惠暢洽，即庸販賤隸，亦得年糕春餅，招邀隣舊，上元前後，則皆以酒肴楮帛，上祖宗邱塚，愧獨竄身荒城，曠無鄰居之地，傾聽不聞爆竹聲響，不如鄂州寄寓，尙有親串家，歲時慰藉，地方官吏，以講舍爲棲流所，誰來存問，閒有剝啄以閩語過門者，率困頓老下吏，無聊話故鄉，模糊如隔世事，然亦未易多得，所居尙與壻俱，壻又當偕計吏，不聞殷浩徙東陽，送韓康伯誦曹顏遠詩乎，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此情古今人不異也，同產無弟兄，春秋拜掃，以託穀生，亦旣衰老，罕至城市，且墓所去其村落四十里，常懼不能以時往，致芻牧不能毀傷松柏，誰無水源木本之思，而不復我邦族，人生鮮得百年，陶將六十，不以壯盛之時，爲子孫計衣食，偃蹇闇昧，祿俸所入，揮之同瓦礫，末路益厄塞，駝駝，狠忤貴勢，重構譴責，負二三知己昭雪之力，卒不得白，貽天下笑，願望桑榆暮景，徘徊道路，收亡羊補牢之效，雖不達時務，詎疎

謬至此，性之所嗜，惟鑽故紙，向日誦讀，尙不舐滯，歲月益大，胸中省憶，十不存一，展卷再四，仍首尾不能接續，時或失檢，強與人文字酬對，輒損其夜寐，終日眩瞶，以是痛自懲創，如前啟東錄及近輯兩晉六朝事類纂，皆不敢過求甚解，前書戒其著書養心爲務，誠達道知本，閱歷心得之論，久不聞於衆人，柳子厚在貶所，自叙廢病，不堪當世用，年纔三十七耳，不爲子厚之附黨求進，摧傷過甚，年齒半倍，豈復有所觀冀，何帥之薦，格於津要，竊所私幸，今機械之輩，徧布世界，雖道希顏閔，節倖由夷，猶將點之，其中人也，巧伺驟發，甚於蝮蛇蜂螫之肆毒，射工沙蟲之含怒，一旦見有廢員，且部民儼爲大府所專任，豈徒旁掣其肘，往歲船政之役，閣下嘗聞之，枚如且親見之，勞不受功，僅免謗議，事非昔比，千金之璧，已毀人手，更可供齶剝，使成齏粉耶，故不以事不成爲念，而唯以久客不得歸爲戚，書中教以解推之雅，屬諸朋舊，謂居高位享厚祿者耶，鮑叔分金，管仲終以齊霸，魯肅指困，周瑜亦以吳顯，彼誠高義昭著天壤，以事勢揣之，要皆相將之儲，鬼神護惜，有所假手，若人所不佑，求人之濟其困乏，恐無此事，且數子者，相識始於寒微，志節行誼，略相伯仲，非比肩事主，彼升此沈，一龍一蛇之謂，又率年方強富，運際昌明，策其必成，瓌璋不世之績，而非受壓權貴，殘脛敗裂，逼成老醜，當聖上冲幼，無敢伸理時也，然褫官以後，亦有受惠，得少輕逋累，如沈何曾三帥，庶幾古人，沈薨於位，何曾仍膺疆寄，廩食當不自給，此外音問且不至，何則名爵已重，結納皆左，助倖復與罪人往

返不辱則褻無足怪者欲其具緣以贖或贈草堂之資如何可得所處誠萬分窘迫未嘗忘取與之辨苟非其人亦義未可受素所樹立然也語云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聞春巖將軍正月必抵閩東方之人多仁厚或勝於中士士大夫讀詩書長其勢利乎閣下欲爲子弟謀館穀盍就商之鄙人未敢以旅况告矣按穎叔中年以後詩以黃山谷爲宗浸淫於韓孟大抵趨向在江西故以松寥山人爲閩派文則退讓弗遑嘗謂予曰在軍機處久習於官文書知於古文無與此道終當以讓君今讀是書似子厚在柳永間寄人之作學史公得其意而體格氣味雅近六朝高手穎叔雖爲境所迫而其文則大進是固不以幽憤自廢而不與人爭身後名也且穎叔之見棄於世比子厚尤甚子厚急功名後人猶且諒其心穎叔急民瘼是誠何罪固當爲國家愛惜人才耳謝枚如與穎叔交深既惜其遇又載其文穎叔雖不爭身後名而此篇可隨賭棊山莊而不朽矣世但知穎叔工詩不知其亦工於文此篇文情哀艷氣概激昂有如李陵答蘇武書謝稱其文近六朝高手即謂其遠追漢魏不爲過也及林之卒也謝枚如仍爲文志其墓

文云公諱壽圖字穎叔祖元炳乾隆丁酉舉人署江寧督糧同知父士鏐贈君早世母張太夫人苦節撫孤搜破篋殘書授讀嘗風雪中遣君負米寒餓僵踣顛於石折其兩齒至今笑則齟然公穎異力學少卽見知於閩邑侯曹公瑾弱冠舉於鄉成進士觀政工部入軍機處諳練有名聲又以其間

與孫衣言張興鏞王拯相切劘講求有用之書公感歐陽公少孤承母訓署所居曰歐齋壽陽祁文端公爲之書額轉御史是時直省不修吏治閩尤甚公劾罷藩司裕鐸又荐降調浙藩徐宗幹入閩皆允行其餘所言多關重大擢順天府丞遷府尹公以嚴治畿輔帖然出爲陝西布政使漢回方構亂危途也太夫人曰急病讓夷臣職耳速行勿疑公遂託母於所親單騎抵西安適當灞橋兵敗之後縋城入官吏驚爲天降環問計將安出公曰吏事爲戎事根本大吏尤小吏綱領安有吏不治而可治軍者乎故遇猾吏必剪除遇悍將必裁抑回氣漸殺而大亂繼以大災公總荒政設粥廠十餘所四更匹馬隨一二僕役出無定期往無定向吏胥凜之不敢弊百姓遠望馬首輒先奔驩呼曰老林來矣謠曰老林來老林來粥鼎開食無災時公已迎養太夫人太夫人至微病百姓聞之爲禮佛於終南山有亭焉名曰慈壽既而有伊犁參贊聯捷者統兵過境索夫馬逾例數倍百姓泣訴公裁其半參贊大忿謂地方供給不時至以掩其逗遛不前之故秦撫劉蓉上疏力爭朝命兩重臣按之不得根據遂以求治太速御下太嚴入奏有旨降調會楊公岳斌過陝以紳民公稟入告特旨賞給三品頂戴署陝西布政使兼司軍營轉運其後遂命督辦慶陽糧臺兼管慶陽軍務復奉旨改慶陽爲全甘後路糧臺卽在西安督辦以便公養母尋奉仍補陝西布政使之命未幾西征幕府至議出關大舉欲借餉百萬令藩司分派州縣公曰地方初復流亡未安集民力恐不堪急之或虞意外且

藩司屢乞終養，近得請矣，亦恐不能終始其事，事乃中止，然而已拂大帥之意矣。公長不過中人，而明聰機警之氣，溢於大宅，目光炯炯四射，議論應弦赴的，談笑出之，或雜以詼諧，衆口皆廢，人始懾之，繼且忌之。咸同中興以來，部臣之權不逮疆臣，部臣之所不可，疆臣必再三執奏，以求直。國家方倚以集事，亦或曲從之，一意孤行，例案皆不足憑，故當時操大柄者，不暇深知祖制，且亦厭言祖制。公熟於國故，時以率由舊章，相撐拄，主者雖無以難，而積不能平者久矣。故公雖倖免於秦，而遂猝中於晉，太夫人終於陝，公奉柩歸葬，既釋服，丙子春入都補官，歲將終，簡放山西布政使，時山西旱荒歷年矣，不報災，丁丑七月，予過平定，屋無門，樹無皮，草根木蘖俱盡，民皆四散逃荒，至太原，晤公神采大減矣，言語斷續，舉酒不能飲，視其左右長案，文書山積，小半催餉，大半則各郡縣報災請賑，請緩征也。予曰：噫，此皆藩司所應爲事也，即使盡如公意，亦不過循分供職之常，况萬萬掣肘，以身殉之無補也。曷投劾自免而去？公曰：能乎？忍乎？予無以應，不二十日，公以協餉解不及額革職，然稽其籍，則所解已十逾七八矣。公時借帑買米，倉猝未能歸款，晉撫曾忠襄公謂公曰：吾在此使君失官，吾愧之，使君失官，而猶負累，吾更愧之，公自作歸計，官款吾任之，君不得已遂行，送者傾城郭，皆曰：公何行之急也。吾民方爲君謀償逋也，行至湖北，公念故鄉無一椽寸畝，遂依所親，賃屋以居。沈文肅公時爲江督，以鐘山書院迎公主講，閩督何公璟屢勸公歸，然公猶羈縻兩年餘，始得行，嗟

乎，意氣相侔，勢位相陵，宦場常態，固不足深怪，第以賢能者遇之，惋惜慨嘆，愛憎之口紛然矣。賈生雖秀材，固不足以敵絳灌哉，嗟乎其命也夫，其命也夫，公歸與予久坐深言，皆其家庭中事，公以爲既不見用於世，則當治生以自活，於是隨俗就時，不爲矯亢，最後法人入寇，大府奏公爲團練大臣，賞四品頂戴，借虛望以消耗其雄心，皆不足以酬公志也。公之以葬母歸也，次年主致用講席課，曰：公必招予，及劉燭甫刺史，繼論一切，子夜予倦而息，燭甫健，與公酬對，輒至鷄三號，故公家人有謝半臂劉天光之目，嘗一夜公醉而鼾矣，睡夢中忽矍眙大哭，口稱少鶴少鶴者，王通政拯字也，時其凶問初到，通政早失怙，其姊教之成立，公以孤露與己同，結爲深交，予與燭甫淒然，因嘆公之於性情不薄也。近十數年，予疲於書院考校，公亦少出，或累月不相見，公病有日矣，予始聞，遣人走問，公猶自言無害，其夕漏下二十刻逝矣，得壽七十有七，且日予走哭諸寢，長子念虞前已卒官，於直隸，次師尚適偕其弟宗遠，有事於楚北，對客稽顙者，則季子同瀨也。公元配吳夫人，繼娶張夫人，簪室嚴氏，趙氏，子四女，八，梁，佟，年，張，仲，炳，丁，菁，葉，在，廷，趙，時，欄，陳，君，常，陳，伯，吳，其，壻，也，出，處，率，有，名，位，少者未字，孫一慶，孫念虞，師尚，皆及吾門，師尚請志墓，予念公早達久宦，生平熟在人口，且其家乘當備書，故特舉犖犖大者，與其遺文逸事，則精神寄焉，要於不誣而已，公著述宏富，已刻者詩集及啟東錄，餘或燬於火，或尙待編輯，自營生壙於西湖貴安山，手書墓門曰：未知東越歸何傳，爲愛西湖

買此山。昔陳恭甫編修自史館歸，補撰東越儒林文苑二傳，上之。其文詳而潔，公慕之。西湖本水利也，亦備游觀。自宋趙忠定以下，修濬相繼，辛稼軒來閩，有雨中懷趙丞相祠云。詩人例入西湖社，公弱冠與英俊諸君子唱和，合刻西湖社吟稿。嗟乎，宛在堂中，兩朝詩老，俎豆萃於此，而宋李忠定公、國朝林文忠公亦嘗祀湖上。水木清華，煙雨霽之中，固騷魂毅魄，雲車風馬，所往還下上於其間者也。公其樂此乎？公之意量遠矣。予同公受知於上元溫明叔侍郎，予入學，公歲試高等也。戊辰予之陝，就館。先師餞之，謂曰：「穎叔在長安，子舊同郡，可與論學，客邊當不寂寞。」予唯唯。嗟乎！白頭兩弟子，卒皆憔悴江潭終，是則重負師門者矣。悲夫！銘曰：其才函蓋人無衆，厥心精密器無縫。御風上征馬方縱，飛杖敲頭蟲成蛹。吁嗟乎孤山鶴，丹山鳳，生有自來海山夢。公有海山紀夢圖，謂前身為黃鶴山僧。善刀而藏，吾道蕪，削趾適履公心痛。百鍊丹砂化為汞，吁嗟乎長夜心光耿邱隴，嗚呼！生死之交，如林謝者，可以無愧矣。枚如迴念生平，惓惓不忘者，林穎叔、劉燭甫二人。其自記嘗云：予迂拙不善周旋，以是得狂名。穎叔與予年相若，弱冠後交相聞名，而蹤跡極疎。穎叔早達，予年四十餘始與計偕。戊辰下弟，將之陝，就館。明叔先師聞而餞之曰：「穎叔在陝，子舊同郡，相見必相得。」此人可與言學，客中殊不寂寞。蓋穎叔時爲陝藩，亦先師門下士也。予至陝累月後，方與穎叔相知相親厚。旬日未見，則書問重疊，多樸摯之言。有云：得奉手教，並贈古意篇，讀之感涕。少孤貧，無力從師，秉母訓，從破篋檢殘書。

以讀，專務制舉業，冀救寒餓，稍長學爲歌詩，無師承，自覺門徑，既通籍，見中外苟安，禍變將作，乃閉戶思爲經世之學。既又自知見聞孤陋，聞海內賢士大夫之至京師者，皆出而師友之。泛濫酬酢，終無補於心身性命。二十餘年，所得孤介清高，能不隨俗爲轉移，蓋可屈指以數。今之人才，遠不如古，皆由未嘗學問，已大而物小，好諛而惡直，不顧義理之所安，自吾輩視之，龐然大物耳。其中有無於世何補，故苟竊一官，不如歸讀萬卷也。弟自視有膏肓之疾，蓋有支離病骨，不毀而亦銷者，足下宜爲道自重，榮養其天和，以弟視足下聖門之捐者耳。烏乎狂，又云家文忠時，世局未至如此艱鉅，故嘗竊論其身之早歿，亦天所以傳其令名，使再有十年壽，能不蹉跌與否，固不可知。文忠猶能與世圓通，生前已不克終其志，况不才之崎嶇可笑者耶。素暗於自知，而知人頗審，顧如足下者，亦非仕路中人。他日所樹立，則視仕路中人秋風掃籜，而堅柯貞幹獨存也。堂有太夫人，總覺遠游非計，姑待辛未春闈之戰，當決然於進退。弟既歸隱，乃復以隱相招，蓋吾輩自有安身立命處，道處於不窮，天亦安能窮之。不識謂然否。尙有論詩古文書數通，皆可傳篇長未錄。時炯甫令甘肅平羅，聞予游陝，與穎叔莫逆也。作詩一首，存其集，題曰懷歐齋枚如。詩成未寄，自嫌其直盡也。詩曰：我幼交歐齋，枚叟爲同年。聞聲久耳熟，狂名滿我前。尹邢常避面，形跡猶未捐。辛亥始訂交，肝膽金石鏘。捧襪數曹偶，未能或之先。高論渺餘子，氣奇神則全。以此相敬愛，疏越彈朱絃。歐齋官京華，是時我游燕，勞問訪奇士，甘肉情纏。

綿我以枚叟對，任道千秋堅。聞言不可否，口然心不然。前後交二公，前生有夙緣。自我官隴坂，兵戈阻南天。音問久闊絕，家室遭顛連。當食再三歎，患難相熬煎。魂魄既散失，文字如雲烟。騰達亦偶爾，學道迺真詮。歐齋典秦藩，枚叟游汾川。兩美忽然並，璧合而珠聯。謂我言不欺，意得忘蹄筌。作書來告我，同探太華蓮。二公苦相愛，逢人道我賢。豈曰我能賢，篤故心拳拳。衰朽漸退鷗，驚馬難先鞭。况經百挫折，鏗羽惟自憐。辛苦賊中來，崎嶇走窮邊。但願首邱正，冀免溝壑填。生入雁門關，虎口幾垂涎。更生無人理，殘喘聊苟延。秦中重相見，交深禮愈虔。深杯談市月，我亦歸故廬。到家殊草草，徒手說歸田。號咷慟骨肉，血淚盆如泉。痛定還思痛，依然守青氈。勗我勿自苦，飽食而安眠。慎勿傷哀樂，豈賴著書傳。蓋炯甫屢稱予於穎叔，穎叔疑予狂而不敢近耳。此穎叔前書烏乎狂之語之所由來也。顧炯甫未嘗以此語告予，今讀此詩，方知之。嗟乎真狂去中行一問，此何等造詣。予安能狂，予亦安敢狂，即以二君論，穎叔之才華，予固不逮，炯甫之學問，予尤不能幾。第以迂疎樸拙，不合時宜，是則予之狂耳。嗟乎官場中無真功罪，世路上無真是非，古今同慨，付之一笑可也。穎叔之慎於擇交，可法也。炯甫之力持所見，尤可感也。穎叔官京師，名其讀書安硯之所。曰歐齋書陽，祁文端相國書額。初穎叔布政罷官歸里，路過武昌，携數子遊黃鶴樓，樓有善者，善星算，穎叔出諸子于支，告之善者，曰君之蓄積，將墮於季子手，時季子才十餘齡，不信，乃令就塾讀書，輒登樓檢書畫，質於其師，別真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五十一

賈，一夕登樓，紙煤落字堆，遂兆鬱攸之禍。有圖書集成在樓上，推倒書櫥，火乃滅，然生平收藏，已焚燒將盡矣。其三子漢如、宗遠，携詩札册子求題於謝枚如山長，蓋書樓失火之後，檢之灰燼之餘，謝題四絕還之云：讀書曾見敏求記，力挽絳雲起劫灰。比似虞山佳子弟，我披此册萬裴回。馬平文字王少鶴瑞安詩孫琴二妙高吟話昔時，却憶西湖沉醉後。夢中大慟汝何之，述穎老小西湖書院話舊太華削成五千仞，霞舉遊時五十邊。躡躡大嚼蓮花白，細雨南峰三月天。太華石山也。金天宮後有隙土，不及畝，種菘美，謂之蓮花白。留以餉客，霞舉疲極，和麵食之盡。西屏愛我如兄弟，籌筆才人困小官。一別悠悠三十載，誤傳消息到長安。見西屏寄穎老詩。注東坡云：世皆相傳為已死。予無東坡才，與遇而傳訛同之。此詩蓋作於書樓失火之後，枚如既痛故人之云亡，猶念其三子之能愛惜餘燼，所惜者長子念虞早卒耳。次子師尙，好尙風雅，饒有父風，曾有西湖社記一文傳世。文云：西湖社故在荷亭，師尙父及孫穀庭布政主其事，始於道光甲辰。林孫外尙有沈紹九、桐士、周麟章、少絨、薩大滋、樹堂、陳福嘉、朗川、陳崇砥、亦香、陳隅廷、幼農，倡爲之，益以劉端魯、汀凡九人，印有西湖社詩錄，嗣於光緒間，移建詩社於大夢山前，師望爲之記云：光緒辛巳之冬，先君自金陵歸，寓烏石山之蒙泉山館，其左有可遠樓，先君語師尙曰：是西湖社中所謂秋聲館者，是已。社故在西湖之荷亭，亭有屏，余猶及見。先君暨陳幼農、孫穀庭兩先生，初題詩精楷細書，神奕奕然也。前年里人重建宛在堂，因大濬湖，湖上樓閣一新，不及西湖社，予言之於陳君爾履，君幼農先生後人也。君

舅氏薩丈謙丞，有祖塋在大夢山者，多賸地，丈爲樹堂先生令嗣，年七十有三矣，雨中相携登山，度地得橫八丈，其縱不足，則更購他姓地五丈，中爲堂，構詩龕，祀諸先生，左三楹，爲秋聲館，以備賓從，謙集於是湖之旁，遂真有西湖社，惜諸君子之已往矣，社立，在道光甲辰七月，先君與陳朗川亦香，沈桐士、周少紱、樹棠、幼農諸先生倡之，劉丈魯汀、孫丈穀庭相次入社，戊申春，先君北上，社遂罷，湖社詩錄一卷，亦瀕行時所刊，自立社至今，蓋八十有二年，世凡幾變，吾儕猶得買山築室，從容修風雅，不可謂非幸事也，越茲山而東，即先君安靈之地，逝者有知，其不少慰矣乎，乙卯十月，林師尙記，林之此記，非僅修風雅已也，蓋有孝思不匱之意，寓乎其中，穎叔自題墓碣曰：未知東越歸何傳，爲愛西湖買此山，今湖山果屬林氏，不能讓西湖之孤山，專美於前，林之外甥孫丁威起，舍人震，卽我池子，耕鄰姪，研究金石有著述。

十五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光緒己丑恩科鄉試中式之周景濤，字松孫，後以翰林，改官令如皋，郭文安會所送其之官如皋詩云：軒見再魏軒詩草東游曾枉贈瓊琚，墜素翻紅一感歎，人海自寬嗟窘步，宰官雖小幸真除，艱危謬許知心託，盤錯方看試手初，我已蓬廬甘息影，伫聽新政慰離居，哺嘸風流歌舞酣，承平騰仕艷江南，徵求近已民脂罄，撫字誰從治本探，烜赫要津羶附蠟，因循故轍斬從驂，期君終作陶勤肅，循吏名臣傳合參，松孫之任，有強項吏稱，蓋張修撰季直嘗與言事，周判以曲直。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五十二

而不爲所私，張卿之卒去官，內調爲學部主事，光緒末年，曾應詔爲德宗診脉，有日，皇上脉動，周重按之，德宗驚駭，周曰：皇上脉動矣，臣稍重按而已，可勿驚疑，立方出宮門，少頃，哭聲起，謂上已賓天矣，生平對人言之，輒泣然欲涕，其卒也，林琴南孝廉紆以文祭之。

文云：嗚呼有清之羸兮，赤舌燒城陰趨陽，湛兮，讒如沸羹，知滑正而略恬禍兮，方曰侈以爲隆乎，哀我崇陵兮，虞亂而心怛怛，道子昏憤兮，元翰兇獍而沮兵，襄漢燠起兮，烽燧交乎神京，禪臺高兮，秋風起，戍卒叫兮，沸漢水，遂我冲操兮，先生掛冠，蘆臺月明兮，吟聲寒，積哀成瘵兮，軀命日殘，排沓寥而飛精兮，雲漫漫，敬弔生平兮，早孤，卷卷施拔心兮，茹蓼及荼，機燈昏兮，誦聲喁喁，淒風破窗兮，母氏幼，縮銅符而著美效兮，姦桀帖耳而馴伏，奉敕裏行兮，載藥囊，而值宿，過物魚兮，波涼，朝涵元兮，秋肅，王蛇吐舌兮，雄虺耀目，齒巉巉兮，甘人肉，攀龍髯，而無從兮，悲橋山，開訓業而播教章兮，歸清班，胡遭時之多蹇兮，年命因之弗長，過西州而撻門兮，生者用以爲愴，孤螢螢以拜我兮，嗟我老而窮愁，感先生之任屬兮，敢聽人以踐蹂，我子君壻兮，當今此二雛，相暱如弟兄，敢背誓而食言兮，請指九天以爲正，尙饗，其生前郭文安，頗器其人，迭與唱和，瓠盧詩存載有周松孫員外云：肝胆論交每照人，酒狂誰識次公眞，堯肌如腊談垂涕，漢臘難存厭食新，茅屋耦耕虛有約，楓林入夢豈無因，鏡花一瞥都成幻，墜落休論溷與茵，自注云：君宰如皋有循聲，德宗久疾求醫，大吏以君薦，供奉內

廷僅兩閱月，述起居甚悉，並言德宗服食極儉薄，幾於所謂監門之養者，病中猶手不釋卷，余嘗囑其手記一冊，備送史館，因循未就，國變後屢欲身殉，卒佗僚以歿，亦可哀已，再媿軒詩草，有懷松孫同年云，昔人重鄉土，不以官爲家，嗟我今何爲，久繫猶瓠瓜，丙舍願終身，十口滯京華，京華舊雨誰，星散各天涯，別君甫秋初，春物已萌芽，遠方傳輿誦，津津溢齒牙，頗聞公退暇，不廢鬪尖叉，平生嗜後山，導源杜浣花，文學與政事，一貫理靡差，廟堂方渴賢，躍冶皆饒鄒，君如不乞外，平進孰要遮，龍蛇爭起蟄，鸞鳳空在笈，不以彼易此，豈誠作計賒，世運日趨新，衆議紛睚蛙，客子祇畏人，深匿如避窟，緬昔游處歡，取懷無疵瑕，思君鬱誰語，願君餐飯加，何時小雲鄉，鷗鷺共浮槎，緘詩還自晒，布鼓雷門搗，後作悔其乞外之早，前作蓋恨其退隱之遲也。

十六前述古物中小字題版，列光緒己丑恩科鄉試，中式之沈翊清，以名門之後，襲蔭得第，騰達於時，其行誼亦有足述者，謝枚如山長愛其才，曾畫扇贈之，並寄以詩云，沈生名公孫，溫厚擅吾黨，昂然七尺軀，出筆殊蕭爽，尙書少囊橐，人事嗟俯仰，承先苦支持，門戶撐疇曩，入幕備參佐，兼金分國帑，涸鮒輒稍濡，隙駒時恐枉，努力撥叢殘，偷閒倚書幌，萬象紛在旁，下帷謝擾攘，手操織女機，有絲庶成紡，丈夫胸懷寬，不作江湖想，及其卒也，陳叔毅刑部，寶略詳藝蘭室文存蓋爲之誌墓云。

誌云公諱翊清，字丹曾，又字澄齋，贈太子太保，兩江總督，侯官沈文肅公嫡長孫也，光緒元年文肅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五十二

公由船政大臣起督兩江，五年薨於位，其明年家君璋慶毀卒，公年二十，前喪妣，以縣學生襲蔭，上事繼母，下課諸弟，服勤力學，以貧故，從事船政，且讀且養，如是者數年，丁繼母夫人憂，張簣齋學士來閩視師，筦船事，以君名公孫，特薦君委總稽查，歷佐五使，績益勤，學益懋，充戊子優貢，己丑舉於鄉，以鋼甲兵艦，青洲石塢成，累叙道員，入對旨，發往四川，將軍增祺奏留行提調事，用川督檄，閱操日本，差竣命以卿銜，充四川礦商大臣，將軍景星復奏留，改會辦船政，自船政歸疆臣兼管，日以不振，久之建議，南北洋協款，大舉造船，在事乃以重賞約洋匠，既而議變協止，洋匠執前約，自貸資庀材，負債至數十萬，及君受事，已三易主矣，君疏請攬造商船，又請飭沿江沿海各大吏，製兵艦，必闕廠爲積贏完負，漸散遣洋員計，而主者務操切，不與君意同，且中蜚語，奏撤君會辦，會京師練兵王大臣，欲有以任君，君乃去，而入都，充練兵處行走，專管陸軍學務，內官改制，以陸軍部丞參記名，君之從事船政也久，成就製造水師人才衆，又閱操東國，成東遊日記，於兵法學制，言之縷詳，是時陸部新設，當事以君世臣通學，部中事一以委君，君亦發憤，欲以向所未盡者，自見，丁未八月，遂有考查八省旗陸軍學務之役，由晉而秦，而豫，而鄂，而贛，而吳，而齊，而燕，所至按堂聽講，分科校藝，短衣匹馬，馳驟於風雪烈日中，矻矻不少倦，事訖，還報，知君者，方以駸駸大用卜君，而君積勞道病，至之二日，強起奏記部大臣，歸而寢臥七日卒，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五日也，年四十八，嗚呼悲已，君持躬

翊慎與人言勲勳如不及而志氣堅韌不爲苟逸以諸生筭務十餘年被服執業如寒素遇貧交始終有恩誼治家嚴肅諸子各循循規矩中余夙以姻親稔君又同年同學自君之出不見者五稔蓋無日不以文章政事相望於數千里中也以君之志與力與年而遽止於是其命也夫君考附貢生恩賞舉人襲一等輕車都尉贈鑾儀衛經歷以君貴累贈榮祿大夫妣林繼妣陳俱贈一品夫人配林夫人舅女也賢明善助妾梁氏子七觀平優貢直隸知縣觀宸舉人內閣中書記名御史觀展郡廩生隨使比國觀冕郡學生肄業京師大學堂觀恩觀儀縣學生觀恩陸軍畢業留學日本觀儀京師譯學館學生觀笏女三長適禮部侍郎郭曾忻子次字河南巡撫林紹年孫口口孫口人君之卒也部臣奏請照道員軍營立功病故例賜卹贈內閣學士蔭一子知縣予祭葬七月喪歸將以九月二日葬於某城某山觀平觀冕余壻也故余爲之銘銘曰官保之烈悼自兵興考工創物餘事之能卅年政息孰起孰仍額頌公孫孤貧繩武發迹船官焯精戎府夷彼險艱有鞭無阻志力則副胡壽不遐長途輟轡百爾咨嗟尉蔭閣階始終恩制曷以銘之克續其世公天姿英發性情諄厚余甲辰來京猶及見之志謂其短衣匹馬馳驟於風雪烈日中又云持躬翊慎與人言勲勳如不及可謂得公之神知公之性而非可與諛墓之文比矣

十七總上所述福州府屬十縣自順治開科迄光緒停罷科舉凡二百六十餘年其中掇乙科登黃甲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五十四

者不下數千人乃福州老館題名版額自順治至道光所存而可稽者僅八百八十七人福州新館題名版額自咸豐至光緒所存而可稽者僅四百八十五人其餘姓名籍貫半爲風塵剝蝕若存若亡有全泯滅者以所存二者合計凡一千三百八十二人而此一千三百八十二人中其見於史傳府志及私家著述有政績文章經濟學術可紀者不過四十餘人而已昔者歐陽文忠公跋華嶽題名云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十年題名者五百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名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其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難逝者也見隱居通議嗚呼以今視昔相去奚若君子惡沒世而名不稱焉由是觀之士之欲留名於世豈不難哉

十八舊京瑣記云鼎甲妙選平日師友早有定評蓋皆非漫然得之者詩片之目亦昌言無忌者大致以楷樣遍呈師門或世交當道之有閱卷資格者暨出場則書卷中詩之前二句殿試則策之前一行馳馬遍遞不足則朋好代爲遞之至次日閱卷拜下即不及矣光緒三十年甲辰恩科會試來京

殿試者均同聚福州新館。每日羣躡榕蔭堂。練大卷。張貞午侍御。元奇沈愛蒼府尹。瑜慶郭春榆侍
郎會所。陳玉蒼侍郎暨。皆輪流到館。督視練卷。然有讀卷大臣希望者。唯陳玉蒼侍郎。時兩宮。駐蹕
頤和園。殿試之翌日。有讀卷大臣資格者。須先一夕。到園候宣。陳侍郎乃遣力軒舉部員。均以健馬
候於福州新館。各試子。殿試出場。即將策之前一行。填爲詩片。交馬差半夜候門而出。天未明已代
遞。而讀卷大臣之命下。陳侍郎果承欽派。故其門人多數。皆列二甲。所謂門人者。蓋前曾受業於鳳
池書院者也。

十九鄉人陳守廉云。故老傳聞。燕譽堂後三楹。舊爲長樂李星治。兆珍巡按會試時。來京寄寓之所。夢
長樂城隍來賀。故是科即捷南宮。今其中廳。供長樂城隍神位者。即爲此。後星治爲河南項城縣令。
袁項城。頗器重之。故項城爲總統。擢充道尹。旋任安徽巡按使。鄉人林琴南孝廉紆。有詩送其行云。
六年舊治蒞新安。定有人民夾道看。垂老仍然具風骨。一清直欲掬心肝。俗臬易動飛文詆。積弊當
知着手難。得失原無輕重係。勸君沿路且加餐。尋內調。任審計院院長。罷官後歸隱析津。悉以家具
捐助福建會館。蓋以抵喜金也。

郭文安。在津門晤星治。贈以詩云。老翁八十健如孩。三徑年深不翦萊。過市小車邀便走。臨池退筆
積成堆。宦囊半爲窮交罄。笑口時逢好友開。舉世競售椀澤僞。對君疑對古樽罍。星治能作擘窠大

閩中會館志

福州新館

五十五

筆。學王右軍。而得其神似。堆韻非虛譽。開韻尤實錄也。

二十清末學制新科翰林。均住宿太僕寺街進士館。部曹中書。作爲通學。均分駐福州新館。福州老館
中。故癸卯之林季湖步。隨郭筱麓。則澤甲辰之林仲樞。志烜。張治如琴。各太史。均住進士館。而方策
六兆。鼇陳蘊仲宗。蕃。及余等均住福州老館。每遇休沐。或風雨之夕。則駐館者。以車迎接進士館中
人。聚館談。歡謙爲樂。今此景不可復覩矣。

二十一潘在廷。榮陞帝京歲時紀勝云。元宵雜戲。剪絲爲燈懸排。則走馬盤香。蓮花荷葉。龍鳳鼇魚。花
藍盆景。手舉則傘扇。幡幢。關刀月斧。像生人物。擊鼓搖鈴。迎風而轉者。太極鏡光。飛輪八卦。擊拽而
行者。獅象羚羊。驟馬轎輦。固極燈節之盛事也。福州老館。遇元宵燈節。雖不及上述之奇巧。而郭筱
麓太史云。剪紙爲燈。乃吾閩京宦婦女之專長。故一逢上元節近。各家均就鄉先輩所撰名句。用紅
箋剪字。粘貼紗燈。爲春光點綴。今談此事。如話天寶。

二十二帝京歲時紀勝。又云。煙火花炮之製。京師極盡工巧。有錦盒一具。內裝成數齣故事者。人物像
生。翎毛花草。曲盡粧顏之妙。其爆竹有雙響震天雷。陸高三汲浪等名色。其不響不起。盤旋地上者。
曰地老鼠。水中者。曰水老鼠。又有霸王鞭。竹節花。泥箔花。金盆撈月。疊落金錢。種類紛繁。難以悉舉。
然統稱之煙火。福州老館既以煙火著名稱。爲宣南之一景。則上述種種。固爲應有盡有。而最後一

架則於萬珠光閃中垂下兩簾。一曰萬里海天臣子。一曰一堂桑梓弟兄。拍手歡呼。漏已將盡。同鄉
闈眷。各各踏月歸矣。此亦郭筱麓太史所傳聞者。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即東館)

沿革 漳州會館坐落水窖胡同二十四號。初司館事者為韓綬福。其實韓綬福為漳州外館之看守。並非董事。外館在永定門外。即漳州會館之義園。俗稱是館。為漳州東館。以其近在東城。別於煤市街西館。相傳兩館均創始康熙年間。是館或先於西館。何以知之。是館較西館狹隘。故既創西館。乃將東館廢棄。今日且全部出租。為煤廠。祇能視為西館產業。不能以會館論。據西館長班云。道光年間。曾重修一次。嗣查龍岩會館。因其舊錄中所載。乃知漳州西館。創於雍正四年。若東館果先於西館。則康熙之說頗近。然以梁蘆麟中丞所載觀之。則此館又創自明代矣。詳見後軼聞遺事門。

古蹟 一片堆煤之地。并無古蹟可考。惟查該館。向為龍岩人士所共有。詳見龍岩會館錄。至考水窖胡同歷史。亦有足述者。天咫偶聞云。雪池水窖在北海陟山門內。為水窖之冠。御用取給於此。都城內外。如地安門外火神廟後。德勝門外西。阜城門外北。宣武門外西。崇文門外東。朝陽門外南。皆有水窖。以歲十二月藏冰。來歲入伏頒冰。各部院官學皆有之。常以工部司員一人。以數寸之紙。印為小票。為領冰之券。然年久弊生。雖有此票。而給冰絕少。殆不能供一人之需。故亦不復領票。而冰多售於市矣。漳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州東館之地址。為水窖胡同。此即崇文外東之水窖胡同。當時給票頒冰。有類今之米鈔配給證。因查會館古蹟。連類及之。亦足見清朝故事也。

規約 漳州會館。於民國二十四年一月。訂有北平漳州會館章程。茲附錄如左。

北平漳州會館章程

第一章 總則

- 第一條 本館定名為漳州會館。(包括東館西館外館)
- 第二條 漳州屬縣以龍溪、詔安、海澄、漳浦、南靖、平和、雲霄、東山、長泰、華安等縣為限。
- 第三條 本館為漳州所屬各縣旅平諸館友之公共住所。
- 第四條 本館館址設在北平煤市街四十六號。漳州西館。
- 第五條 凡旅平漳州同鄉縣人。不分性別。欲住館者。須向本館委員會文書股登記。俟該股調查後。認為合格者。得享有住館權利。(登記法另定之)
- 第六條 本館以委員長名義。向公安局立案。

第二章 組織及職權

- 第七條 本館採用委員制。設委員會。執行委員。由館友全體大會選出之。

第八條 本館委員會設委員長一人，委員四人（一、文書二、會計三、庶務四、交際）其職務之分配由大會選舉時指定之。

第九條 委員長及委員之職權。

（一）委員長職權

甲 爲館友大會及委員會當然主席。

乙 監理存款、保管租摺契約、及館內一切公用器具。

丙 協同委員、計劃館中一切事項。

丁 代表委員會、執行勸告及懲戒館友。

（二）委員之職權

甲 文書、管理本館一切文件印章、及登記館友事宜。

乙 會計、管理本館一切財政收支事宜、及其賬目。

丙 庶務、辦理本館一切雜務、及採買本館應用器物。

丁 交際、辦理本館一切對內對外交際事宜。

第一〇條 本館最高權力機關、爲館友全體大會。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一一

第一一條 館友大會閉會後、則以執行委員會、爲最高權力機關、管理日常一切事務。

第一二條 委員長有失職時、經館友四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得召集館友全體大會處理之。

第一三條 委員有失職時、經委員長、或館友四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得召集館友全體大會處理之。

第一四條 委員會於每年改選後、須將所有本館財產租摺、契約賬簿圖章等件、移交下屆委員會接管、並將其任期出入款項、列表公佈。

第一五條 本館一切費用、由本館收入開支、但每年必由委員會、向館友大會、通過本年預算案。

第一六條 本館公款、逐月收支盈餘、集有五十元時、由會計會同委員長、寄入股實銀行存儲、其不滿五十元者、彙交郵政儲金局、各存簿爲據、但隨時得保留二十元之現金。

第一七條 本館以清明節、及中元節、爲外館掃塚之期、遇有特別事項、得由委員會臨時召集之。

第一八條 委員、及委員長、概爲義務職。

第三章 選舉及任期

第一九條 委員會每年改選一次、改選委員大會時、由出席館友、用雙記名方式、投票選舉之、當選人以得票數之多寡定之、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法定之、次多數者、爲候補委員。

第二〇條 委員會委員之任期、以一年爲限、於每年改選後、連選者、得連任之。

第二一條 委員會委員，如有因故離職時，由候補委員，依次補充之。

第四章 會期

第二二條 本館每年開館友全體大會二次，於春秋兩季舉行（時間臨時酌定）由委員會召集之，遇有特別事故，或館友三分之一以上請求時，得召集臨時館友全體大會。

第二三條 本館每年開改選委員會大會一次，於秋季大會時舉行。

第二四條 本館館友全體大會，非有館友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不得開會，議決案必經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通過，始生效力。

第二五條 委員會每月開常會一次，日期由文書酌定之，遇有特別事故時，得開臨時會議。

第五章 館友之權利義務

第二六條 館友之權利義務。

(一) 館友之權利

甲 對於本館委員有選舉及被舉權。

乙 對於館務，有提議權及表決權。

丙 對委員會，有質問權。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三

丁 對於本館一切設備，有享受權。

(二) 館友之義務

甲 遵守本館章程及一切議決案。

乙 協助館務進行。

丙 繳納館內應繳費用。

第二七條 未滿十六歲之館友，其權利與義務，與第二十六條同，但對於本館一切會議，無選舉權、被選舉權及議決權。

第六章 住館規則

第二八條 凡非館友，概不得住館。

第二九條 凡館友均可住館，其不願住館者聽之。

第三〇條 凡住館館友，不得有左列十項行為之一，違者委員會得隨時令其出館。

- (1) 賭博
- (2) 宿妓
- (3) 吸鴉片白面及實行注射毒品
- (4) 喧擾
- (5) 毀壞公物
- (6) 妨害公共衛生
- (7) 製造危險物及儲藏違禁品
- (8) 容留逃犯及一切不正當之人
- (9) 破壞本館名義
- (10) 創設機關及營利事業。

第三一條 本館房屋編有號數，按房間之大小，分配人數居住，住房以到館之先後為序，自第一號起，挨次入住，其已住館者，不得乘間搬動。

第三二條 本館各房設有牀鋪椅棹等日用器具，如住館者認為不滿意時，聽其自行購置，但不得動用公款，裱糊房屋，住館者自行負擔。

第三三條 館友住館，每人每月應納電燈自來水電話等費，大洋壹元伍角。

第三四條 館友住館應納各費，於每月頭五日內交清，不得延緩，違者委員會得立即令其出館。

第三五條 館友住館，係依房屋之大小分配人數，如遇有房屋空間時，得暫時通融其單住，但每人最多以一間為限。

第三六條 如館友有至親，或夫婦關係，願與共處者，得由委員會斟酌情形，予與通融，但該館友須負完全責任，且宜於有房屋空間時行之。

第三七條 凡非館友而係閩南同鄉欲住館時，得依互惠規則辦理，（互惠規則由委員會另定之）。

第三八條 本館差役有不稱職時，館友得隨時訓斥之，其情節重大者，應報告委員會處理之。

第三九條 本館設電話機一架，電話費由本館負擔，但接長途電話，其電費則由接話之館友負擔之。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四

第四〇條 本館設自來水一座，水費概由本館負擔。

第四一條 本館設公共廚房一所，不准自起爐灶。

第四二條 本館設公物庫一所，儲藏離平館友遺留雜物。

第四三條 本館循例，每年國曆一月一日，為全體館友團拜聚餐大會，其費用由本館負擔之。

第七章 電燈細則

第四四條 本館電燈，每盞以四十燭光為限，不得任意增加光度，違者委員會立即停止其用電。

第四五條 本館電燈，每晚至十二時停止，不許留電，（如有特別事故，必須留電者，每晚徵收電費貳角）。

第四六條 本館電燈，每月檢查電度時，庶務應在旁監視，如發生偷電及濫用情事，由當事者負責。

第四七條 本細則自公佈日施行，如有未盡善處，得由委員會修改之。

第八章 附則

第四八條 本館如有餘款時，得酌量添置器具，及有價值之報章雜誌，並隨時修理館中之房屋，及庭院。

第四九條 本章程之修改及解釋權，屬於館友全體大會。

第五〇條 本章程自館友全體大會通過日起發生效力。

文詞 館無文詞可考。唯知龍岩舊館錄版向存漳州東館。今已亡矣。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 漳州會館匾額 尙懸大門前。其實內容一煤廠耳。

二 神像 據張我軍云。事變時。空無住人。不得已租與煤廠。乃將神像移置西館。

事實 其中並無長班。且訂租之王化吉。業已物故。現由其弟按月付租二十四元。亦未換立摺據。該館止住王姓一戶。每月館租由西館董事張我軍經收。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一則述之如左。

一 梁藍鄰中丞章鉅著歸田瑣記云。吾鄉各郡在京皆有會館。泉漳兩會館本係合一。鄉誼最睦。自國初洪文襄公承疇入相後。公以南安籍專拜泉館同鄉。而漳館人遂不通謁。彼時泉館人無論京官公車。無不所求輒遂。攸往咸宜。而漳郡大有集枯之感。一日館中人五六輩相與私議曰。洪閣老雖不我顧。究竟不是別鄉人。我輩一概不往修賀。亦於鄉誼有關。今泉郡人皆欣欣向榮。且有慇懃我輩先施者。姑盡吾禮可乎。衆以爲然。遂於次日率同往謁。閩人傳命曰。既係同鄉。亟應請見。但公事實難擺脫。稍暇即當出城謝步耳。越日。即有軍官來報曰。中堂準於明日出城。到漳館天后神座前拈香。於是五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五

六輩者。飭館役潔整神龕。灑掃庭院。具恭以待。屆時又有軍官飛報曰。中堂已出前門矣。漳館時在冰窖胡同。距大街不遠。於是五六輩者皆具衣冠。步出大街肅迎。各於輿前一揖。公在輿中一揖。而輿已飛過。人馬喧騰之際。五六輩者。竭蹶步隨。甫入館門。見公拈香已畢。請諸位登堂。叔話。則見鋪陳燦爛。燈彩輝煌。地廚堆花。茶香撲鼻。皆耳目所未經。公數語寒暄畢。即起登輿。五六輩者。又急出街口肅送。徐步而歸。則依然舊日門庭。適所見者。全無蹤跡。座前兩行蠟燭。一炷藏香而已。於是同人皆惘惘相對。曰。頃莫非一夢否。呼館役詢之。亦曰。我隨諸位往復迎送。且茫不知前後之何以改觀也。既各歸房中。解衣則各臥床中。皆安元寶庫銀一個云。按此龍溪李述堂太守威所述。嗚呼公之幹略。即此可覘其概。蓋實有古今人所不能及者。宜其自惜其身。以不枉其才也。按文襄南安人。後隸漢軍。明萬曆丙辰進士。順治元年。以兵部尙書授秘書院大學士。十年正月。改宏文院大學士。五月。改國史館大學士。十三年。加太傅兼太子太師。十五年。改武英殿大學士。十八年。予告。康熙四年卒。歸田瑣記所載。乃順治元年事。蓋冰窖胡同之漳州東館。創自明代。故文襄自順治元年入閣時。即已有漳州東館。前云文襄出城謝步。則館在城外。文襄第宅在城內。可知。考天咫偶聞云。洪文襄弟在南鑼鼓巷路西門庭儼然。懸有順治乙未科進士第匾。其名則洪汝亨。當是文襄諸子。順治乙未。爲十一年事。出城謝步。爲元年事。其時諸子尙未成進士也。司館者張我軍言。民國二十六年事變時。將神像移入西館。是即指

天后言，豈意累代受封之天上聖母，昔受洪閣老臘燭藏香展拜者，今竟移居他所，而舊館易爲烏銀煉炭之場耶，人事滄桑，良堪喟嘆。

漳州西館

沿革 漳州西館，坐落前門外煤市街四十六號，司館事者張我軍，詢以該館創建年月，祇云創自清初，在東館之後，同治間修理一次，以別於水窖胡同東館，稱漳州西館，嗣因調查龍岩會館，借閱龍岩館舊錄，見其中有龍人與漳人爭執之案，檢查地方廳判詞，始知漳州西館，建於雍正四年，至清末黃菊三將軍培松居後院，手植花木頗多，今春夏之交，古樹參天，紅紫徧地，饒有城市田園之趣，然唯後院爲然，前院污穢，與別館同。

古蹟 館中正廳，舊爲延禧堂，藏有延禧堂憶舊帖石刻，上下兩冊，富春董邦達題箋，刻有延禧堂書畫章一方印，是帖胡爲而作乎，善所書者，皆激懷八友圖題詠也，此石近爲駐館者，借作皮物，置諸閣室，不可辨識，秉燭窺之，乃知爲漳浦蔡葛山相國新而作也，蔡字次明，福建漳浦人，乾隆丙辰傳臚，四十五年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四十八年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五十年予告，五十七年重與鹿鳴榮宴，尋卒，贈太傅，著有輯齋文集，年老告養時，京之士夫榮之，均有題贈，故與上書房八友，合繪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六

一圖，將題句上石，置諸漳州西館延禧堂內，即名曰延禧堂憶舊帖，此至寶也，汪序及各題詠見文詞內，茲附錄清史蔡新傳，以供參考。

傳云，蔡新福建漳浦人，贈尙書太傅，世遠之族子，乾隆元年二甲一名進士，改庶吉士，三年散館，授編修，九年充江西鄉試副考官，十年入直上書房，考試御史第一，辭，對品授侍講，十一年提督河南學政，任滿旋京，奉旨不必在上書房行走，旋諭仍入直，十七年充江西鄉試正考官，擢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九月擢內閣學士，晉工部右侍郎，調刑部右侍郎，十八年，以母老奏請歸省，上許之，賜其母貂皮大緞，假滿仍供職，新陳請終養，時新母未滿八十，且非獨子，格於例，而上尤其請，蓋異數也，是歲冬里居，命爲總師傅，疏辭乞留養，諭之曰：並非令汝卽來供職，原待後日之旨也，二十五年，上五旬萬壽入祝，御書旌其母，二十六年春，駕巡幸江浙，新詣行在，諭以新母年逾八旬，宜早歸，二十九年丁母憂，三十一年服闋，補刑部右侍郎，旋命視學直隸，三十三年，除工部尙書，兼署刑部，三十四年，攝兵部尙書，兼國子監事務，新所居官房火，陳請賠修，賞給官修，三十八年，調禮部尙書，充四庫全書館正總裁，賜紫禁城騎馬，賞澄懷園官房，四十一年，再攝兵部尙書，是年新年，七十，御書武庫耆英，及冠服諸珍物以賜，四十四年，四十五年，並充順天鄉試正考官，轉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四十六年，乞歸修墓，俞允，賜以詩，四十八年，上以新究心根柢，能守家學，錄寄御製君子小人

論雲上於天解，濮議辨，令閱覆旋京，赴熱河，上賜以詩，有曰：年老君臣似老朋。六月授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賜黃扉宿彥扁額。四十九年，充會試正考官，前後充殿試讀卷官凡七次，賜新長子本淑主事，賚玄狐端罩。五十年正月，與千叟宴，賜酒食如意，壽杖諸珍。二月上臨雍講學，新以大學士兼管國子監，坐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二句，賜茶及文綺。先是御製三老五更說，糾蔡謬，獨斷父事兄事，班固白虎通老更各一人之謬。至是御製臨新建辟雍詩曰：蔡新或備伯兄行。註曰：若今之羣臣，孰可當老更之席者？獨大學士蔡新長予四歲，或可居兄事之列。然恐其局趣勿敢當，舉王導對晉元帝之語耳。三月，新乞致仕，奏曰：竊臣海濱下士，遭逢聖明，歷踐清華，屢典文衡，兼司冑監，報未效於涓埃，恩更深於覆幬，洊陟黃扉，實慚非據。臣叩皇上爵祿之榮，亦已至矣。而且蒙養內庭者四十一年，與聞聖訓之精深，飫聆講幄之緒論，雖奉職無狀，猶曲荷成全。臣叨皇上知遇之隆，又已至矣。至於烏憤私情，螻蟻下懼，無不可仰瀆天聽，省親則計其行程，請養則寬以歲月。迨昔歲假滿還朝，猶荷聖慈矜恤，推恩下逮，臣子亦邀曹署之榮。凡天語之褒嘉，賞賚之優渥，皆微臣夢寐所難安，亦筆墨所莫罄。即在廷諸臣見之，無有不代臣感愧者。臣叨皇上愛護矜憐之恩，又如此其至也。凡茲異數殊榮，屈指朝列，罕見比倫。臣刻骨膺肝，曷云能報。若遽圖自便，豈復尙有人心所恨者。犬馬之齒已衰，疾病侵尋，不能自料。臣向有痰喘之證，逢冬動發，春深則漸平復。茲自去冬以來，

日甚一日。元正千叟盛宴，春仲臨雍大典，臣多方調治，惴焉惟懼，不克泐寵光，而襄大禮，幸阻勉從事，不致隕越，以貽玷班聯。此皆皇上至仁大德，覆露群工，非微臣所能計及也。嗣後春寒雨雪，調度失宜，耳聾脚弱，心神恍惚，至於朝端跪起之間，每虞顛仆。雖聖主包容，許人扶掖，而國體所關甚鉅。臣亦何能自安，氣候所臻，實不獲已。因於前月賜對之下，冒昧陳請，懇乞休致。蒙皇上不加督責，憫臣年邁，察臣路遙，猶以臣夏月較好，聽臣酌量行走。臣反覆思維，雖父母顧復之恩，何以踰此。顧臣非敢忘致身大義，以宴安爲懷也，亦非以殆辱爲虞，引古人止足之戒，以自文其私也。誠念綸扉重寄，殿閣崇班，猥以老邁龍鍾之身，據爲持祿養安之計，莫報毫芒，徒慚衾影，實臣所自顧而踟躕者也。因敢再申前請，伏乞皇上解臣職任，俾得一意調攝，歸骸故里。儻蒙皇上如天之庇，稍留瞬息，恭遇八旬大慶之年，尙能扶掖瞻天，代衢巷以祝三多，同華嵩之呼萬歲。犬馬餘生，於願足矣。諭曰：大學士蔡新，老成端謹，品學兼優，由乾隆元年進士，洊陟卿班，典司冑監，簡用綸扉，在上書房行走，爲諸皇子總師傅，朕視其年齒雖增，精神不減，正資倚畀。茲以衰疾，奏請解職，回籍調理，情詞懇切，覽奏深眷於懷。第念伊年近八旬，閩籍又距京路遠，不忍重拂其意，勉從所請，以原官致仕，並晉加太子太師，親製詩章，以寵其行。仍於朕巡幸熱河，啓鑾送駕後，再行束裝，緩程回籍，沿途經過地方官，在二十里以內者，照料護行，俾得安適歸里，怡志林泉，蠲疴頤養，以示朕優眷耆臣至意。五月

賜蔡新還里詩曰。祝八旬期仍赴闕。俞哉嘉予意。肫然又賜送新歸里詩。有曰。不忍言留令歸。及歸言別又依依。賜御書金篋嵌玉如意諸珍。皇上御制送蔡新予告歸漳德詩有曰。八閩鍾碩彥。四輔仰英賢。學統千源導。心通一貫傳。新至閩奏謝。賜詩有曰。嘉卿桑梓堪娛老。憐我旰宵未歇肩。其後屢寄御製文。令新閱看。諭之曰。在朝竟無可言古文者。不可阿好徒頌。五十五年。詣闕祝釐。與宴同樂園。賜詩有曰。八旬幸我身猶健。九望憐卿會膝前。命沿途官。令備船隻肩輿。安頓行程。並賞人浸一斤。次年寄示詩文。賞御製珪璋說。燔圭說。墨刻二卷。御製反蘇軾超然臺記說一篇。諭以發看。作詩文以驗學詣。不必和韻。自是以後。凡遇睿製必寄示。內府書籍石刻。及畫卷文房諸珍品。在廷臣工所得邀賞者。靡不賜賞焉。五十七年。壬子鄉試。新重赴鹿鳴宴。六十年。恭遇高宗純皇帝御極。周甲慶期。諭新年近九十。不必前來。新奏庚申歲。爲上九旬萬壽。冀得詣闕再祝。奉硃批。字字出誠心。我君臣共勉之。若天恩得符所願。實佳話也。時閩省倉庫虧缺。事覺。上責新扶同隱諱。自比寒蟬。無體國公忠之意。令疏覆。新請下部議。上以新大學士。予告回籍。優加恩禮。地方有大吏貪黷事。宜訪實入告。因年老衰頹。無從覺察。免議處。嘉慶元年二月。御史宋澍奏蔡新家信內。有言及洋匪情形。命傳詢新子本俊。本俊奏新原擬具奏。因屆年節。不便早遞。將奏片底稿。寄交本俊。賸真。遇有奏事之便。附入具奏。上亦不之責。並諭新不必稍存畏懼。是年新年九十。御書綠野恒春扁。並壽佛嵌

玉如意蟒緞諸物珍賜之。諭軍機大臣。向新齋摺家人問近狀。賜新子本俊。內閣中書。並以端節伊邇。賞紗扇香錠諸物。用示眷注。是歲發和詩章。凡三四往復。至惜盡。又發看新作數種。四年。新聞高宗純皇帝哀詔。具奏慰。奉御批。具見誠悃。時新北上至省。閩撫汪志伊。奏蔡新奉太上皇帝遺詔。即由漳浦起行到省。接見頗覺委頓。步履甚艱。似難冒暑遠行。勸其暫行回家安養。俟秋涼護送進京。上諭曰。蔡新係予告大學士。聞皇考升遐。即懇請進京。出於至誠。朕已見其忱悃。唯念蔡新年已九旬。不便令其觸熱前來。致滋勞頓。即皇考平日優待蔡新之意。亦必不欲其年高遠涉。至稱秋涼進京。亦可不必。梓宮於九月內。奉移山陵。若秋後起程到京。已在永遠奉安之後。亦不能瞻仰。即各省督撫。並未俱令前來叩謁。況蔡新係致仕老臣乎。皇考在天靈爽。薄海內外。無不照臨。蔡新祇須在彼處虔叩。已足伸其哀悃。無庸僕僕遠來。恩賜新子本俊。一體殿試。以部屬用。是歲十二月。新卒於家。奏聞。諭曰。原任大學士蔡新。人品端正。學問深醇。久任綸扉。兼轄部務。俱能恪恭奉職。而在上書房行走。年分最久。朕及諸昆弟。俱經授讀。懋著勤勞。自予告回籍以後。頤養林泉。年逾九秩。鄉望翕然。茲聞溘逝。實深悼惜。著加恩晉贈太傅。並著巡撫汪志伊。前往代朕奠酒。所有應得卹典。著該衙門察例具奏。任內如有降革處分。俱准其開復。以示朕眷念舊臣。有加無已之至意。新有子四人。並孫行達。著汪志伊擇其有出息者二人。送部引見。謚文端。六年。新孫行達。賜一體殿試。八年。福建巡

撫李殿圖疏稱，新品粹圭璋道光黼黻，具明體達用之鴻猷。本誠意正心之實學，請入祀鄉賢祠。奉旨俞允。子本俊現官刑部郎中，孫行達。由庶吉士散館授工部主事以事革職。新世遠之族子也。世遠亦有傳。蓋康乾之際，閩中相業最盛者，推漳浦爲最。故茲並錄之，以示漳之人焉。

傳云：蔡世遠漳浦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四十九年，請假省親。五十年丁父憂，服闋赴京，以假滿逾期休致。時方纂性理精義，大學士李光地請以世遠分修。上允之。書成回籍，掌教鼇峯書院。雍正元年六月，特召來京，授編修。入直南書房。十一月遷侍講。二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四年五月，授右庶子。十一月遷侍講學士。五年一月，授少詹事。五月擢內閣學士。七月充經筵講官。六年授禮部右侍郎。七年上以福建宜設觀風整俗使，詔世遠偕同籍京員會議。合疏言自海疆平定後，泉漳文武官員，有因功驟擢通顯者，子弟驕悍，無所凜畏。如藍理，身爲大員，縱容子弟害民。聖祖仁皇帝將藍理革職治罪，人心咸知懲創。我皇上澄叙官方，振興民俗，上年學臣程元章奏准泉漳風俗未醇，責成巡道加意整飭。自此益加儆戒，但人有賢愚，或鄙劣薄行，致玷士類。其鄉民又多因忿互爭，種種惡習，雖畏戢一時，未必洗心滌慮。茲奉旨會議，斷不敢隱庇，使良莠不除，貽患鄉里。應請設觀風整俗使一員，防範化導，於風俗人心有益。得旨允行。八年七月，轉左。八月福建總督高其倬奏參世遠長子舉人蔡長漢違例私給船照，上以原疏發世遠閱。世遠疏言：臣家屬八載在京，長子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九

長漢，去冬來京會試，現住京邸。此所給照，係本年五月日期，不知何人所爲。但有臣官銜圖書，非臣族姓，卽臣戚屬，請敕督撫盡法懲治，並請交部嚴鞫。部議以失察族姓家人，降二級調用。十年十二月，特旨復原職。十二年正月卒。十三年九月，皇上御極，諭曰：原任侍郎蔡世遠，學問素優，自雍正元年，在內廷行走，勤勞敬慎，於經義文詞，悉心講究，多所裨益。應加恩以示篤念舊勞之意。部議加贈禮部尙書致祭，諡文勤。乾隆四年，詔入祀賢良祠。所著二希堂集，御製序弁其簡端。四十四年御製懷舊詩稱爲聞之蔡先生。詩曰：先生長鬣峰，陶淑學者衆。奉命訓吾曹，風吟而月弄。雖未預懋勤，八載寒暑共。常云三不朽，德功言並重。立言亦豈易，昌黎語堪誦。氣乃欲其盛，理乃欲其洞。是實爲學力，虛車徒駕。因以書諸紳，未敢妄操縱。德功吾何有，言則企該綜。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用。次子長漢，由廩生保舉優行引見，特授知縣。歷遷松江府知府，江南驛鹽道。乾隆二十六年，授四川按察使。二十七年，特擢兵部右侍郎。二十八年卒。第三子觀瀾，乾隆六年，恩賜舉人。歷江西道監察御史。以陳奏乖方，降二級調用。二十八年，諭曰：蔡觀瀾，係原任禮部侍郎蔡世遠之子。部議降調，需次無期。著加恩以刑部員外郎用，尋補刑部浙江司員外郎。三十一年，告病回籍。五十年卒。第六子長汭，乾隆三十年恩賜舉人。孫本崇，乾隆四十九年恩賜舉人。

規約 適用漳州東館章程

文詞 漳州西館藏有澄懷八友圖題跋石刻，卽世所稱延禧堂憶舊帖。延禧堂卽會館堂名。帖分上下兩卷，蓋爲蔡葛山相國作。澄懷賜園爲侍直諸臣寓所。葛山相國會直上書房，其年老乞休也。同園八友爲詩餞之，以榮其歸，並繪圖爲誌，誠盛事也。此石沈寯者二百有餘年，京師士大夫鮮聞有此帖，或耳熟焉而目未覩。此次竭力探討，始於幽僻處發現漢白玉十四塊，兩面有字，共二十八幅。迺飭文楷齋劉黻鳩工甃椎，始知二塊係殘石，有字者僅十二塊，計二十四幅。茲整飭排比，幸勿散失脫落，分錄如左。

延禧堂憶舊帖上隸書

章曰九齡風度

章曰彥國精神

大字澂懷八友圖

篆文
橫書

章曰廊廟山林

章曰汪由敦印

章曰大司空章

章曰西苑直廬鑒賞印

澄懷園在

圓明園東南隅半里許，館舍數十楹，巖壑蔽虧，陂池演迤，雜樹檜柏榆柳，清陰襲人，稱消暑勝地。世宗憲皇帝恩賜內廷侍直諸臣，分寓其中，由敦以直南書房來寓，至庚午，賜居麗景軒，前後左右。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十

皆諸臣寓直處也。直上書房者八人，而寓焉者居其六。丙子仲夏，有善畫者常子至，乃即園中景，繪八友圖，步而向板橋，奚奴捧書隨者，爲少詹事介休梁確軒，橋之左，竝立俟者，爲學士仁和周藥欄，藥欄素善琴，一童子捧古錦囊，盛素琴一，其所常操者也。緣山溪稍折山麓，縮而嵌山之巔，蒼松數株，落落如離立，兩鬢翁對坐其下，一爲少司馬武進程莘田，鬢多而半白者，爲學士會稽周蘭坡，各拈詩韻，若聯句狀，旁有一人，獨坐樹陰下，執紙筆，欲作書者，則副都御史安州陳月溪云。涼亭前，數童奴展畫卷，一白鬚老人，從旁指點，爲編修金匱張西堂，其屹立諦視者，爲少司農長白觀補亭，補亭與確軒皆不寓園中，然下直輒數至，不異鄰並，最後一人，揮羽扇翩然而來，鬚頭童，挈茶具隨後行，則少司寇漳浦蔡葛山也。之八友者，生不必一地，官不必同階，齒不必相若，顧以遭際盛時，偕直禁近，寅同入，申同出，風雨寒暑未嘗間，至其退食餘間，雍容諧暢，羔羊委蛇之風，金蘭臭味之雅，情愫款洽，八人者無異一人，信仕宦中不可多得之境，其寫而傳之也固宜。圖旣成，以余同居園中，屬爲之記。憶昔居斯園者，南齋諸公而外，若太傅高安朱文端公，相國桐城張文和公，少宗伯漳浦蔡文勤公，大中丞鄞邵公，宗丞荆溪任公，咸以魁壘耆碩，勸講東序，余嘗接其燕間緒論，清風遠度，至今猶想見眉宇，惜當其時未有圖之者，八公繼諸先正後，其爲是圖，意蓋有在矣。異日披閱，指數其道德聞望，卓然輝映，豈徒優游清暇，侈林泉之賞覽，爲詞林美談而已。余雖與諸君分曹殊直，而

清溪秀石間，燈火相照，喜諸公之不余棄也。故不辭而書於卷端，且爲之篆。乾隆二十有一年秋七月既望，休寧汪由敦記。

章曰汪印由敦

章曰青宮太傅之章

章曰蔡新之印

章曰葛山氏

章曰工部尚書

圖三幅連接

邦之彥兮，濟濟多士。總角卅兮，言提其耳。有覺德行，允矣君子。威儀秩秩，古訓是式。令聞令望，以引以翼。織思其居，温恭朝夕。亦集爰止，有紀有堂。自公退食，度其夕陽。考槃在澗，兼葭蒼蒼。山有栲，園有桃。于時處處，及爾同僚。如兄如弟，於焉逍遙。楊柳依依，松柏丸丸。陟則在巘，樂彼之園。燕及朋友，載笑載言。

有卷者阿，白石鑿鑿。以雅以南，式歌式琴。以永今朝，云何不樂。所謂伊人，在彼空谷。我儀圖之，温其如玉。以敖以遊，永矢弗告。夙興夜寐，每懷靡及。示我周行，有倫有脊。作爲此詩，庶幾悅懌。

丙子孟秋下浣，集詩八章，章六句，題澄懷八友圖。

皇三子書

章曰皇三子璿

章曰禮堂

章曰高山流水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結廬在人境，陶淵明。庭際俯喬林，陸韓。山嶂遠重疊，沈休。青翠杳深沈，謝靈運。徙倚窮眺望，江文。遊情無

近尋，范蔚宗。目極盡所討，陸士衡。清氣溢素襟，王僧達。平日上林苑，陸韓。夕息旋直廬，陸士衡。深心託豪素，顏延

年流目翫，鮑參軍。魚肅此塵外，殷仲文。頗迴故人車，陶淵明。相與觀所尚，左太冲。逍遙綜琴書，何敬拂衣

釋塵務，江文通。賞心惟良知，謝靈運。繁華蔭淥渚，張茂先。好鳥鳴高枝，曹子建。和顏既已暢，應德璉。臨眺殊復奇

沈休，徘徊蓬池上，阮嗣宗。何異幽栖時，謝元暉。放情凌霄外，郭景純。高會君子堂，王仲宣。歡娛寫懷抱，陸士衡。豁

達來風涼，劉公幹。領略歸一致，江文通。參差互相望，謝元暉。飄飄若仙步，何敬祖。粲粲翰墨場，謝宜遠

題澄懷八友圖集選句四首

皇四子

再題澄懷八友圖和圃三師韻 並序

葛山先生，義闡經神，心符道筭。徊翔鶴禁，李鄴侯身抱九仙。嘯傲鷺莊，蔣元卿徑惟二仲。爾乃情殷將母，慘製綵於南陔。誼重懷人，寫盍簪於東絹。王右軍之禊事，不廢詠觴。李伯時之畫法，兼圖童騎。追維疇曩，曾綴選言。何圖歲紀之周星，再覩墨林之眞面。絳帷舊學，已殊趨於魏闕。江湖朱邱名藩，更蒿目於山邱華屋。至於廣廈，亦違鬱攸。靈光當煨燼之餘，尊宿有歸存之感。爰慶新韻，聊當長歌。事取乎嘆逝懷賢，義存乎撫今追昔。貌春卿之面目，詰訓猶存。見綺季之衣冠，典型斯在。

羣彥高陽集勝流，日邊賜第等仙舟。地超崑閩三千界，人感星霜十二周。老樹後凋猶繞宅，好山新得恰當樓。披圖今昔成羅預，指點煙霞作臥遊。墻東籬落水南村，問字如親笑語喧。升屋有靈悲宿草，蘭坡藥買山無力滯修門。月溪藤廳選吏屏全徹，莘田壁水譚經席尚溫。確軒三獨坐餘師範在，八友存者唯補亭。維摩方丈屢過存，樂泉先生近養疾。京巖壑嶮飾竹樹森，數間老屋俯清潯。□□入畫重經眼，卷有遺詩更撫心。咸籍九原悲莫作，王叔機雲千古恨難禁。五弟仙莊依舊輸鷗鷺，本莊地並泛荷陰憩柳陰。兒寬經術壓枚臯，鉛槧追隨廿載勞。導水定尊江海左，爲山終仰華嵩高。西園妙繪曾題句，北渚愁心擬反騷。欲就冰壺探雋旨，痿人能起癢能搔。皇四子交合丹青地，傳經固絕倫。爲於耆舊內，直取性情真。文物多師古，他山自有春。翰林逼華蓋，聽履上星辰。著作皆殊列，飄然思不羣。一邱藏曲折，佳氣日氤氳。水淨樓陰直，天清木葉聞。重來休沐地，幽處欲生雲。

集杜二首

皇五子

章曰皇五子

章曰筠亭

身間心遠地偏幽，歸去西園秉燭遊。聞道携壺問奇字，而今人在鳳麟洲。浴沂曾點暮方還，柳絮飛時筍籜斑。一笑相逢未易得，故鄉無此好湖山。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丙子秋七月下泮題澄懷八友圖集東坡

皇六子

章曰皇六子

章曰惺齋

阮倉圖裏盡真仙，日日聯裾入洞天。圖明圖書齋雍正三十年來重讀畫，只君霜鬢自皤然。圖中八皆從之學，今存春來黃鳥好音流，求友情深如外幽。聽到太邱新唱發，奇禽別在一枝頭。圖中山師傳師，倘是閣中令，添箇奇禽喚樹頭。

壬寅暮春 葛山先生屬余補題因和勾山師傅詩韻

皇八子

章曰皇八子印

舊相有遺構，文臣居賜園。每聞嘉樹譽，得乞聖人言。園有康熙御書本不殊風景，端由感歿存。迢遙就傳日，珍重與君論。八友澄懷宴，維時盡老儒。文章仍朴茂，職業未分區。時諸師傳入直，教授無專屬。願我生雖後，崇賢跡暫紆。自確軒至西堂六，祇今瞻碩果。鳩杖又堪扶。補亭先生日以疾不能起，唯矣。我與同庚弟，中天早對牀。十二弟與余同庚，同入書房讀。食常聯席尺，課即共燈光。有傳東門錢，余訓業師秦淵。無兒伯道傷。弟無子蒙恩，以余寥寥詩數卷，爲爾意難忘。余近方編集，緬邈開圖畫。泉先生以事去，弟四子爲之嗣。寥寥詩數卷，爲爾意難忘。余近方編集，緬邈開圖畫。沈吟激性真，各歡今日謙。莫減昔時人，眼底雲煙過。年來結構新，舊室屋有遇。回只應霑御氣，長此奉陽春。

丙申七月十三日

皇十一子補題

章曰皇十一子

章曰樹滋堂印

地通禁闔絕塵喧，下直蓬萊晏語溫。自被隆恩榮左席，遂令勝口口口園。委蛇林壑心情洽，經緯口口口望敦。廿載披圖生感恨，老更三五典型存。星連奎壁御園鄰，貌取神寒天廟珍。廚顧品題宜八友，霽光親炙僅三人。余就傳後僅有堂補亭古松對論枝柯茂，曲沼相看魚鳥親。聽履祇今耆碩健，碧紗輝映望方新。

皇十五子

一章曰皇十五子

一章曰初學

苑墻東畔玉珂亭，散值花間聚德星。蘭契素心猶昨日，輪扶大雅共談經。班聯本是神仙侶，臭味常依草木馨。八友圖中四友在，圖中存者唯月溪聘總教人重舊儀型。

皇長孫

章曰皇長孫印

日月去如駛，堂堂二十年。開圖成想像，滿座盡英賢。才竝周王駿，詩追杜甫仙。典型人望在，依舊步三天。八友中有退居林下有仙遊懷抱洵澄朗，雍容八士儀。名爲當世重，樂協自公時。四美園林具，千秋姓氏垂。展觀珠玉作，學步強追隨。

皇次孫印

丁丑四月，閱澄懷八友圖，因憶八友者，乃上書房督課先生，姓氏爵里，詳汪冢宰記中，其間如確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十三

山梁詹事，補亭觀司馬二公，予未及從之遊，餘六先生，則皆向所晨夕與俱，親承講授者也。憶昔蒙皇上教養之恩，與諸君子同學於上書房，一時英流，胥得接待清光，備聞碩論，樂何如也。迨就居藩邸後，不能時以故業受質，日就澗疎矣。披是圖也，固有根觸予懷，而不能已於言者，遂題長律三章，以志盛事云。

神仙緩步聚蓬瀛，竹榭松軒物外情。互有蘭言霏玉屑，偏從鶴禁訂鸚盟。雲霄品望千秋共，山水襟懷一例清。他日儒林傳盛事，圖中阿堵記分明。偶然看畫偶聯吟，退食何曾綴討尋。檻外塵空誰着面，卷中松老欲論心。蘭亭金石無經術，洛社香山遠禁林。爭似諸公才遇合，主恩特許盍華簪。聖教無私化澤勻，先生杖履亦增春。未嘗疏廣還家日，盡是桓榮稽古人。學侶探懷知蘊藉，畫師佇筆想丰神。講堂自幸曾陪坐，聊假新詩述舊因。

經畬主人拜書

章曰稱心而言

章曰果親王寶

葛山相公先生，以徵懷八友圖屬題，爲賦二百字，徵懷佳池館，列我含暉西，松影侵牆翠，林烟接牖低。余家賜園蒙御題額曰比鄰四十載，芝室絕攀躋。不謂圖畫中，而得相招携。諸公咸俊英，廊廟聲價齊。奎光依鶴禁，天祿分青藜。几席從講授，經義資研稽。向書房舊制惟師傳方可與皇子並几高數規模宏遠矣。

登瀛信足艷，幽隱奚爲兮。於焉退食暇，清賞休歌啼。芳潤燕語洽，金石素心締。重將託繪事，遭遇期堪提。緬邈聚星日，紳笏怡巖谿。蘭亭彼豪邁，西園亦離迷。卷內八友者，三未窺端倪。五老逮臺閣，宜慮無或睽。卷中梁確軒周樂欄周蘭坡三公余雖識其面知其名而皆未嘗接談程莘田相公陳安州尙書觀補亭總憲張西堂總憲與葛山相公則於直次嘗聆教言者今惟葛山相公著如常耳。近唯葛山翁，品望逾雲霓。耆年領百揆，岸然凜壁圭。公餘感舊遊，茹露都淒淒。鑄圖與俱壽，千古留標題。盛世觀盛舉，綴言空測蠡。

癸卯秋抄

恕齋昨

章曰瑤華道人

奮田鄭君家傳

章曰瑤華道人

章曰見素抱樸

君諱元鏞，字蘊席，號奮田。世居龍溪之馬洲村。祖光宜，父一壇，皆不仕。君十二歲喪父，家奇貧，不得已習爲買事。母林，以孝聞。友于諸兄，兄病湯藥必手鬻，與同室而寢。數月無怠焉。馬洲瀕大溪，溪漲室則如舟然。乾隆庚寅大漲，人盡避於山。時君父柩在堂，乃以繩約諸楹，立水中，號泣數晝夜。守之聞者愴惻。母疾革，遺言外之微，懼乏祀。君泣曰：是在兒，乃以田若干，附外祖母粟主於林氏支祖。祠人賢君，益賢君母。君既爲買，貲稍裕，均諸兄弟。無纖豪自豐。次兄早卒，君愛其孤啓祥，逾於己子。啓祥今爲部郎。君教也。族有諸生鴻瑛者，無後。君以己田祀之。白雲巖，朱子釋經地，舊有祠垂廢。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十四

君力復之。海澄諸生柯永，才不偶命。君數拯其困。柯沒，老母弱子，就君謀。君爲釀金立產業，使無餒。君性嚴重，久與處又甚樂易。遇事當爲必爲之，意始愜，無所待勸。有施於人，旋若忘之。未嘗言於人，而人類能言君之德。洎以子貴，覃恩贈五品官，皆謂君祚宜爾。君教宜爾，而又惜君之不及見也。先是馬洲與其巨族隣，甚爲所侮。君徙郡城避之者，巨族內媿，乃稍稍戢。嗟乎！非意相加，盡能以是處之，則何爭之有哉。君配顏宜人，遷謝宜人。子三，開勳歲貢生，開禧甲戌進士，吏部稽勳司員外郎。開陽監生，孫七人，蕃衍雍穆，爲時榮羨云。

論曰：君天姿粹美者也。故其於善，若飢渴於飲食然。尙先與開禧交最深，開禧誠篤人，謂尙先曰：爲先人傳，而飾奇行以市觀聽，是誣親也。開禧誠不忍誣其親，嗚乎！庸行如君，斯以難矣。又必奇行乎哉。文淵閣校理，翰林院編修，知制誥兼修國史教習庶吉士，莆田郭尙先撰并書。

延禧堂憶舊帖下。隸書章曰延禧堂書畫章。

聖明天子崇文儒，英賢濟濟遊石渠。春華秋實各擅譽，銅樓瑤苑偕翔趨。秘書萬卷供收漁，一代高名齊顧廚。委蛇退食聯簪裙，東西列屋華園居。園中之景塵中無，去天尺五疑仙都。西山秀色相縈紆，涓涓流水穿階除。萬柄荷花千柳株，長松修竹青扶疎。厥草蘅杜蘭靡蕪，厥鳥瀟鷗鴛鴦鳧。此中游息談詩書，山林廊廟樂能俱。何人寫此列仙癯，蒼然古色生眉鬚。確軒博雅古爲徒，經史紛綸書

五車、濠梁行樂觀條魚、藥欄高辭媿子虛、囊携三尺焦尾梧、一彈再鼓歌唐虞、周程于思今黃蘇、調源萬斛如貫珠、並坐和汝而唱予、鐘磬迭作鳴笙竽、月軒篤行敦薄夫、筆墨餘事工臨摹、一字何啻千車磔、補亭西堂岱華如、巖巖氣象心匪渝、偶然看畫供清娛、雲煙過眼無牽拘、蔡公名德追公謨、清興亦復耽雲腴、閒來竹塢燒松鱸、素心晨夕長相於、不須更羨仙人閭、我聞瀛洲學士圖、作畫者闔贊者于、流傳至今千載餘、披覽令我欽前模、諸公比肩登雲衢、主聖臣賢心交孚、黼黻盛治聞都俞、直與房杜爭馳驅、此圖珍重同璠璣、吾言有徵良非諛、乾隆丙子嘉平朔日、海寧陳世倌漫題。

章曰陳印世倌

章曰蓮宇

章曰御賜清愛堂

久結金蘭契、同殷翊贊心、勤拳分講席、蕭洒共芳林、煙樹瀛洲景、風篁韶濩音、西園圖雅集、應遜此高深、自顧成荒落、名賢比屋居、月川晴理棹、花塢夜攤書、分袂趨華省、聯吟到直廬、不須論主客、泉石刻簪裾、劉統勳。

章曰劉印統勳

章曰延清

章曰小清涼山房印

鐘鼎山林各爲友、兩欲兼之天所否、誰意清華講學臣、自然勝地落吾手、皇家毓德開東序、慎選名賢相左右、猶於退食畀安便、賜與芳園餘百畝、曲池魚鳥樂主賓、別院燈光照窗牖、穿花禁漏聽分明、結夏香風透菱藕、路旁車馬自喧闐、塵飛不到萬株柳、記得從前我寓居、風光已是廿年久、未著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十五

丹青寫顏面、默數同人在斯某、而今剝啄訪諸君、品畫聽琴事只偶、國有遊觀古不廢、能豁聰明去胸垢、譚經治事意氣生、豈似轅駒局趣走、圖表原非縱逸儔、莫比米顛雅集流不朽、檜門金德瑛觀因題。

章曰金印德瑛

章曰檜門

說經瀾翻梁確軒、字箋句疏蟲魚煩、短童擔載來奔奔、納書口口腹自捫、萬卷讀破周叔大、樂欄一琴百衲居奇貨、流水高山魚雍和、蟹行時聽墻頭過、大言炎炎得兩髻、一濂關一洛、田莘宗派兼、意氣怡宜膠黍黏、戟張相對閒挑籤、名德太邱今安州、月人中坊表壓輩儔、十五科前老狀頭、臨池尙矜八法道、曲堂高揖張入室、西伏鄉源流窺作述、金石遺文羅散失、餘事倪黃評甲乙、嶽峙淵淳觀補亭、文昌雅步月宮身、人師經師均範型、搜圖傍晚雙眼青、善談名理蔡夫子、山百家貫弗窮端委、却詠循陔待旋里、八友關情不能已、此中大雅可澄懷、蜀葵花影同高齋、所居與萬山圖南何爲不我偕、山則有巖水有涯。

丁丑秋葛山同年、將侍養南還、出示此圖、題序富贍、艱於構辭、因仿八仙歌、爲系長句、曰澄懷八友歌、自揣格律較薄、不到占人、而諸公以碩學偉才、可圖可傳、炳耀縑素、則過之遠矣、爰拜手而跋其後、毘陵劉綸。

章曰辛卯劉繪

章曰繩巷

名園休沐地，異數仰先皇。聖明大繼述，儒林選珪璋。講席占麗澤，委蛇詠羔羊。猗歟茲八友，下直紛徜徉。元愷非一揆，俊乂乃同堂。隨物有深意，落落置鄉邦。聯翩集雲路，接武瀛蓬翔。授經趨上苑，衣珮惹天香。禮遇何優渥，意氣羣軒昂。尊疊餘錫賚，歌詠多賡颺。元賢隨所得，精義窮毫芒。道腹露眉宇，天趣流心光。緬昔大君子，聚晤良不常。七賢五君者，或外名教防。麴蘖爲性命，泉石成膏肓。所乏黼黻材，何用噉冠裳。茲焉渾隱見，山林與廟廊。爾復合仕學，茲誦而贊襄。願惟盛明世，相得迺益彰。展卷深企慕，千載揚芬芳。

丁丑春分後六日董邦達題

章曰是達印

章曰簡心

章曰感齋

國家敦崇正，學隆教胄之典。優禮勤業，度越前古。而八友俱以經術修明，受知聖天子，勸講東序，賜居澄懷園，被稽古之榮。又得於休沐之暇，相與俯清泉，蔭嘉樹，兼山水之樂，信乎遭逢之盛。千載一時已，蕙田自丙辰通籍，蒙恩入直南書房，寓居茲園。壬戌之春，復奉上書房之命，棲息於斯者，十有餘年。戊辰歲，奉先人諱，家居還朝，身膺部務，不獲隨諸君子之後。蓋又數載矣，猶憶曩時同事者，則有長白福文端公敏、鄂剛烈公容安、錢唐梁協揆詩正、曲阜黃閣學孫懋、寧化雷副憲鉉、荆溪任宗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十六

丞啓運、南昌涂通政逢震、荷澤劉閣學藻，及圖中之陳副憲息華、蔡少司寇新、張編修泰開，並以勸講在直廬。晨夕追遊，無間寒暑。每自公退食之餘，與諸公於園中，臨流賦詩，竟日忘勸。蕙田嘗作萬園銷夏圖，紀林泉之勝，顧未及請於同直諸公，仿西園雅集之式，寫一長卷，恒以爲闕。今得八友之圖，始快然於諸君子之實獲我心也。若夫先蕙田而入直者，有江陰楊文定公名時，而合河孫文定公嘉淦、長洲沈大宗伯德潛、天台齊少宗伯召南、吳光祿煒，則又在蕙田之後。雖未及同事，皆嘗接其風度，聆其警欵言論，俱惜未有好事傳之者。按斯圖，既以見八友之名德宿望，蔚爲經師，有以上副主知，而風流好事，傳爲藝林嘉話，亦向來所未有也。爰綴數言於卷末，兼繫以詩。

名園依禁地，烟水何渺瀰。細徑縵而曲，疊石瘦且奇。新柳千萬行，垂垂麴塵絲。輞川著色圖，恍惚移於斯。皇家隆教胄，妙選經術師。勸講直東序，陋彼出閣儀。聯翩八君子，晨夕相追隨。溫綸念休沐，共此林園棲。撫琴坐盤磴，試茗浮清漪。散髮或緩步，品畫兼論詩。由來道義合，臭味無差池。山林與鐘鼎，樂事兩得之。我昔厲園中，出入承恩私。委心退食餘，游息恒在茲。當時素心侶，僕指猶堪稽。惜無傳神手，一一圖鬚眉。場來展畫幀，令我意以怡。分明蓬壺上，仿佛鸞鶴姿。諒哉稽古榮，盛事傳無涯。西園暨玉山，雅集奚足希。金匱奏蕙田。

章曰蕙田之印

章曰家世史官

水木清華退食同，直疑樓閣在虛空。地臨海澨兼三島，人異淮南止八公。春滿雲邊天尺五，晝開花好漏丁東。仙源小聚羣仙影，照取鬚眉一鑑中。

東序談經珮屐連，天分靈境坐羣仙。笑看池水知心迹，同祝松身作壽年。晝裏原兼詩爛熳，人間無此地幽偏。好風香帶圖書氣，春在先生杖履邊。南州涂逢震。

章曰逢震

章曰石溪

章曰信天翁

名賢異地共簪裾，舊賜芳園列屋居。泉石從容敦夙好，清緣雅尚寄琴書。講席同趨曉漏嚴，春華秋實美相兼。晝長退食蓬壺裏，取次傳來韻事添。

精廬掩映樹陰森，主客無拘景遞尋。轉覺江鄉一幅好，不知樓閣五雲深。剝啄時容到此間，高風遠度迥難攀。丹青足紀明良盛，鐘鼎山林亦等閒。

錢唐王際華

章曰王際華印

章曰承明日直

廿載辭家學散仙，上仙更在九重天。誰云天上多勞苦，靜對丹青意惘然。文家河南第一流，謂在并篆叙來人地稱清幽，畫師倫是閩中令，添個奇禽呼樹頭。

丁丑維夏望前五日錢塘陳兆崙題

章曰兆崙之印

章曰陳印勾山

章曰史官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十七

高陰柳萬絲，疎籟松千樹。積土若山環，穿池有泉注。峯遮亭已立，水轉橋欲度。軒窗面面佳，觴弈時時趣。是爲澄懷園，下直諸臣寓。今辰一圖之，羣仙適相聚。坐者如鸞停，行者如鶴步。觀者巖電迴，吟者流風遡。抱琴必青桐，揮扇亦白羽。展畫缺畫叉，煎茶備茶具。捧書且未開，執筆又將賦。林中脫帽皆，石畔鈎衣屨。諸仙際昌期，載道守章句。勸講東序深，游心惟竹素。出入蓬與瀛，往來駕與鷲。奉身依喬雲，攬手鳴寶璐。紫霄近聖人，清暇膺殊遇。浹之逾甘滋，被之勝春煦。誌盛同所懷，述恩言莫喻。文章賴久傳，記者汪宮傳。

丁丑七月朔蔣溥拜題

章曰蔣

章曰怡軒

奎壁文昌府，前星台斗躔。光華依紫極，餘照好林泉。虞韻薰風賁，宮商響應聲。囊絃何待鼓，山水發音清。盛際文明世，鴻儒席上珍。盍簪元愷日，皋稷有傳薪。西園邱壑意，廊廟復兼之。貌此非陳迹，千秋湛露斯。奉題激懷園八友圖呈，圖中大司寇，葛山世叔誨定。

周景柱

章曰周景柱

館閣班資賓客行，舊遊彈指廿年強。琴書自足身前適，水石誰爲物好忙。已欲聲華蔑鄒馬，不將官職黜山王。知公定免鄰人感，笛韻無從到苑牆。時吾宗蘭坡樂欄二公皆下世

館侍周煌拜稿

章曰周煌之印

章曰景垣

勝地依山巖，朋遊話昔盟。衆山排戶入，一水及階平。屋古撐松老，樓高受月明。祇今圖畫裏，端直六清卿。往在屠維歲，承恩入禁林。此鄰成小築，散直憩層陰。感激多今雨，招携見古心。春風隨杖履，是處好題襟。

葛山大前輩屬題後學邊繼祖 章曰繼祖

章曰孫文

伊古盍簪慶，所珍在廟廊。履聲聞禁苑，經席接文昌。休暇耽清詠，招尋到賜莊。丹青摹髣髴，展卷識恩光。老輩停鸞表，心儀二十年。前芬誰繼踵，中秘忝隨肩。池館招涼舊，松蘿戀景妍。東榮三獨坐，日喜侍青氈。園中東榮接武者為葛山補亭西堂三先生題卷時三先生俱奉命總領講席故云

乾隆丁亥秋款汪廷瓊

章曰廷瓊圖書

章曰利堅持齋

樓臺高聳五雲邊，水木清華別有天。一代鴻儒聯講席，千秋佳話麗詩篇。榮逾東觀趨承日，景接西園讌集年。我向塵凡誇韻事，曾從畫裡見羣僊。

戊子嘉平月何逢禧拜題

章曰逢禧

章曰念修

駢駢平岡清淺流，到來泛宅當浮舟。譚經重席愛疏廣，賜弟跨坊逾馬周。足可春秋詠佳日，果然西北有高樓。知章舊侶龍眠筆，回首筠廊是夢遊。憶自庚午年即隨家兄住宿賜園後甲戌夏以鈔寫文選於汪文端師麗景軒止兩月今俱推為瓦礫矣 朵殿東邊水竹村，輪蹄交午不聞喧。層官聽鼓晨連騎，速客敲詩夜款門。日晡共嘗春酒熟，天寒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十八

促坐地爐溫，澄懷舊事傳。觀縷爲有靈，光尚歸存。角巾宰木已蕭森，空有紅牆俯碧潯。得地總緣稽古力，幾人能賦遂初心。新巢考卜恩逾重，時廢址恩許鼎建 舊雨暌孤感不禁。幸爲吾曹留碩果，菟裘莫戀五湖陰。才歆執法得蘇臬，公以刑部侍郎視學直隸 市駿旋膺使節勞。紅旆漫言三輔近，絳帷終跋六星高。經過夏屋懷嵇呂，尙論前賢著命騷。先生談性命之學大旨尤在躬行實踐於漢取賈長沙於唐取明發陸宣公於宋取李忠定會以此著論句山師嘆爲千古卓識 邢洛當選土步檐，北望首頻搔。

葛山大前輩屬題後學劉星煒 章曰星煒

章曰甫三

北苑仙林縹緲，西山佳氣繽紛。好在夔龍伴侶，依然瀟鷺爲羣。茶具携來竹外，琴囊展向松間。雅量不衫不履，高談某水某山。藝圃敲詩讀畫，仙曹挹袂拍肩。一時風流相賞，百年典故爭傳。膠流一別如雨，回頭瀛海同探。試問釣鰲凡幾，剛教仙島餘三。八友中四物故一病疾惟武進安州及漳浦三公老健猶昔耳

丙申重九前四日應

葛山年老先生屬並政

竹井老人英廉書時年七十

高齋重選集徐劉，傑直餘閑結勝遊。各有文章傳日下，不同面目總風流。地連禁苑塵氛隔，人住烟霄雨露優。自顧凡身頻卻步，披圖真合羨瀛洲。雅集西園故事傳，散仙那得比天仙。錦鋪鷺渚風蓮

綻練展鷗莊露月懸，車笠要盟情易隔，雲龍追逐跡難聯，何如此地題襟日，較似班僚氣誼偏。

毅庵葉觀國題

章曰葉印觀國

章曰毅庵

昔聞竹溪有六逸，徂徠山畔餐芝朮，又聞洛社多耆英，盍簪未必廬承明，鐘鼎林泉任所寄，一時兩美難交并，先生經術今台斗，名園恰傍宮門柳，澄懷水木清且嘉，妙倩丹青圖八友，八友蓬萊仙，意態何翩翩，侍書洵雷聲，進講明離筵，退直從容盡雄傑，文章議論凌冰雪，聽詩聽畫囊素琴，秋實春華恣採擷，軒軒獨立蕉石間，揮扇携壺興清絕，湛露恩濃閨苑東，天教勝地羅羣公，登瀛學士渺千古，近與賜遊香山九老盛事將母同，四十年來不一瞬，風流似昔霜飛鬢，舊雨西清今幾人，歸然仰止靈光峻，我昔讀書武林飛來峰，蕭蕭梵宇聽疎鐘，藉君題句置邱壑，天香花雨清塵客，今見此圖繪出神仙宅，廟廊猶是烟霞客。

七十一老人仁和周元理拜題

章曰周元理燮堂

章曰黎川居士

右澄懷八友圖，作於乾隆丙子夏仲，時同直尚書房者八人，偕寓於斯，相與晨夕談古今，互酬唱，歷有年所，因命畫師即園爲景，各圖其形而肖之，宮傳汪文端公爲之記，筆墨精妙，文詞茂美，一時自皇子暨當代諸名公碩彥，咸爲詩歌，以記其盛，迄今垂三十年矣，披閱之下，七人者皆謝世無存，即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十九

題詠諸公，亦僅十存三四，愴焉傷懷，不勝今昔之感，乃命工鈎摹而勒之石，以垂永久，叙次悉依題識先後，不侈官階，其遭際之隆，同道得朋之慶，悉見前什，後之攬者，可以觀焉。

乾隆四十年秋九月重陽前一日，漳浦葛山蔡新識併書，時年七十有七。

章曰蔡新

章曰葛山

章曰大學士章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漳州西館匾額 長班云，事變時放下，尙置後院，仍未懸挂。

二丹霞捧日匾額 此匾必上賜蔡葛山相國之額，款書同治辛未仲春公車諸同人重修，今金字尙極輝煌。

事實 現在住館者，均泉郡人，多由張我軍董事介紹，俱有職業，唯每月館收無多，除付長班工資外，須給鄉人津貼四十元，所餘無幾，不能大事修理，我軍云，兩館均有契紙，存銀行保險箱內，該館現住六戶，共二十五人，每月館產收入八十四元。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二則，分述如左。

一相傳漳州西館，舊藏二物，至寶貴，一爲澄懷八友圖題跋石刻，一爲黃漳浦全集木版，今石刻雖存，而書版無可考，然阮儀徵撰隱屏山人傳云，黃忠端公所著經解九種，及榕壇問業，咸已著錄四庫。

經解雖久刊行，其餘遺書文集，散見未及進者尚多。於是壽祺積十餘年蒐訪之力，購得易本象、鄴山講義、駢枝別集、大滌函書及公門人石秋子洪思與莊起儔所撰黃子年譜，又得漳州士人藏本、海澄鄭白麓中書所編公文集三十六卷、詩十四卷，又假得公季子平所編公全集原本，校對補遺數十編，彙成全集，重定目錄，輯爲五十六卷，訂以年譜，謀於總督孫文靖公，刊布之。由是觀之，則漳浦全集刻於閩中，其版自存閩中，似無在京重刻之理。設閩刻以前，北京先已有版，存諸漳州西館，陳左海可令重印，足矣。何必在閩重刊？現司龍巖館之溫公頤云：龍巖故屬漳州，頃頗習漳州歷史，前曾一次寄住漳州西館，但知黃忠端後人，在漳州西館藏有漳浦全集一部，未聞有集版藏館事。然詢諸鄉人方策六部郎兆齋，又云：民國初年，漳浦議員楊搏九鵬，嘗應選入京，住漳州西館，確見黃忠端全集雕板，謂將運回漳浦，策六告以既運回鄉，須設法付印，以廣流傳，楊亦謂然。方並有詩勗之，詩云：戟鬚接健談，老來同契可相參。治安賈誼三長策，流落嵇康七不堪。持論尙餘囊底智，搜遺勿漏井中函。（即指漳浦全集事）平生清望太邱長，謂滄道義鍾期向共擔。謂惺蓋北京藏版，係清初所刻，而左海所刻，乃重刊者也。此版非在館遺失，即由楊運回，後當詳考。現不止此版難得，即漳浦全集，亦不易覓。市上所售者，不過單行本，方並云：經解九種中，以易經解最佳，蓋理數並參也。曩者鄉人陳徵字左丞，懋鼎以專研易學，欲得此易本參考，而不能得云。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二十一

二閩省舊慣，會館可以通住，非必某府人，駐某郡館，某縣人，駐某邑館。蓋視會試年來京人數多寡，及親友與地勢關係，彼此可通住，故同治戊辰，陳太傅寶琛來京，不住福州兩館，時尙未有福建會館而住龍溪會館。孫實仲翼隆及其弟修昉翼恭兩孝廉，於咸豐甲寅偕計吏北上，同其兄毅庭布政翼謀，不住福州兩館，而住煤市街漳州會館。孫氏家譜載：孫翼謀紀其次弟翼隆行述云：翼隆次弟字實仲，號熙農，十齡時與予在廟巷，受讀於連江吳宗長先生，朝往暮歸，日相携手。時道光十四年也。後以童試屢黜，發憤攻苦，幾於刺股燔掌，咸豐五年報捐太學，是秋鄉試中二十七，舉人首篇子溫而厲一節，題文選刻闡墨，主考爲長白景秋坪閣學廉，浙江吳蓉圃編修鳳藻，時修昉翼恭三弟，已於前年壬子科鄉薦計偕北上，與予同寓煤市街漳州會館，異鄉聚首，甚慰旅懷。孫氏三兄弟，均閩縣人，而同聚漳州西館者，以西館距福州新館甚邇，同試鄉人，便往來也。時翼謀已入詞林，宦京久矣，其未設邸舍，與兩弟同借榻會館者，亦厲風雨連牀意，翼謀起家寒賤，而性至孝友，觀其所題先德喜容，則其家世可知。其題大父萬年官名滙淋喜容云：

大父體格軒舉，雖言笑如恆，而儼然有威容。今畫中病篤時所摹，骨相微似，而神氣癯損，未能肖也。辭伍爲醫時，實以醫資生，究不爲錙銖之計，性闊達仗義，所居鹽道前，近市間，有是非口角，見公至，則相呼曰：某叔，述所由求質，公數語即兩釋，素爲鄰里所信服如此。吾父年十五入營，充字識，筆墨

所入頗助家計。於是薪米之籌，使吾父獨肩之。二叔父尋爲南臺閩安鎮稅館所聘，不常家居。四叔父亦覓課蒙塾未得，亦在店行醫。於是大父益不以家計爲意，常杖履往來鄰里間，求醫者踵門。予每知大父所之之處，要之家無僕婢，爨汲洒掃，縫紉浣滌，厠踰一切，內而吾母獨綜其勞。及二叔母羅太宜人歸，吾大父以爲可爲吾母分勞弗逮也。大母以次婦新來，且質弱，愛憐之。大父獨哀吾母之終年勤瘁，盛夏汗浹衣，嚴冬手凍裂，尤不忍。老人常味起，見吾母已入廚下，惻然曰：爾燂湯漸米，趁早滌器浣衣，且顧復呱呱兒，不暇給。吾代爾析薪，吾母生鼎亨三弟時，大父猶及見之。於諸孫中，最憐予，能知讀書，背脊強痛，輒命予握拳輕重按之。背後兩膊間，有一瘡孔，形如臍，予幼時所摩按，至今極不忘者也。曉日初出，晨餐尙未熟，間至麵店，呼一兩土燒酒，六個錢湯麵一碗，僅得軟飽以爲樂。或見吾之啼飢累母也，抱之同往，亦買一碗湯麵與食，予以爲異味。吾母所未嘗及此也。有一日天寒，戀衾嬾起，母恐入塾過遲，促弗應，白諸大父。大父持杖入，予畏責，立起披衣。端午日，聞人競往西湖觀龍舟，姊與吾亦欲觀，大人邀至河干，指一卸載空船，曰：此何足觀者，遂與俱返。蓋甚愛之，未嘗不嚴於督責，而曲爲斂束也。晚年與里閩二三父老，抹紙牌消遣，吾母餐已具，命吾等兄弟速大父歸，偶至忘餐，夜或忘寢，又因空肚，因燒酒胃氣受傷，病三月餘，竟不起。吾母沒後，尤傷感賢孝，不可再得。嘗謂戚友曰：自長婦歸我家，操作勤儉，艱苦備嘗，今略有吃飽飯處，竟爾殂逝，我未見其

享一日之福也。大母初歸時，家住白塔寺，總管前，蓋三世祖苦積數十緡所置產也。地勢低窪，夏雨時行，苦避水潦。誕生二叔父時，洗三即入廚下，外風襲絡，頭項漸成強瘕，俯不能仰，艱苦勤瘁之况，以予所聞，與吾母同。三叔父殤，大母甚痛之。及生四五兩叔父，三世祖猶在堂，母氏歸我先大夫後，能爲姑分勞。大母始稍稍息肩，尋典屋於他姓。三世祖棄養後，賃居鹽道前街，南臨街，爲市膏藥之店。店後小房略容膝，房後一屋，亦僅安臥床，床西立一梯，上通矮樓，爲吾母臥室，床前隔二三步，旁安爐竈，上開方孔，以出爨煙。五叔父十八歲，以足疾不起，即在店後臥室，予猶依稀憶大母拊床揮淚時也。後移居街北之斜對屋，僅多一房間，及燎竈之所而已。五叔父既歿，大母以四叔父齒幼憐之，及二叔母羅氏歸，以次婦新來亦憐之。於諸孫中，最憐予。二叔父所生之弟熙官，三齡痘殤，道光十三年夏，吾母亡，是冬大父又亡。越三年，二叔母又亡。大母常痛悼曰：吾一衰朽婦人，無益於家，何不先就木。戊戌十八年，吾父始以歲入所苦積，典買東街一屋，遷居日。大母喜，轉愴然對予曰：吾恨爾祖爾母之不及見也。是冬予入郡庠，越二年登鄉薦。大母益喜，又愴然曰：吾轉恨爾祖爾母之不及見也。次年夏，予公車報罷歸，大母喜曰：吾家雖貧，向無別離之苦。今爾以弱齡遠行，吾望爾之速歸，不恨爾之不成名也。是冬長孫婦朱氏歸，大母愛之，謂曰：吾已老，爾無姑，宜自珍重。且吾以長孫託爾調護，起居宜謹。癸卯二十三年，長曾孫彥煥，生甫八踰月，朱氏病風濕生癩斑，醫者戒斷乳，大

母慮乳媪之易去留居奇也。又性情血氣之難和平也。有大母之堂弟婦良孀而就養。囑爲善視以漿代乳。未幾四叔父歿。大母命以三弟鼎亨爲後。三弟之生也。四齡而失母。皆大母撫而成之。晚年常有脚氣。時腫時消。謂子孫曰。此老境常病勿藥也。丙午二十六年。癰閉喘促。多方醫治。腫及腹。余時在南台玉融書院。課江氏子。數日一歸。卒之日。清晨甫到家。忽驚喘促不止。二叔父亦在南台聞信歸。大母息已微矣。猶張目視。全家人在側。遂瞑。生平備歷苦况。及小康。以勤率下。黎明卽起。冬衣夏綌。已破裂必補綻。整齊服之。未易一新。先大夫或烹鮮以進。大母均分其甘。曰。婦人要在惜福。暇輒披卷自娛。有妹適浦下陳家。織布爲生。不給於食。堂弟鄭文灼公晚娶。沒後遺寡妻幼子。表親江氏一女。適東門外魏家。營獨無依。冬終年來就食。大母均善視之。如一家。及卒。戚黨有哭出聲者。今圖中眞容蓋六十歲時所畫耳。長孫翼謀謹再述。

其題廣淦喜容云

先大夫魁偉。如大父。晚年尤豐下。性寬厚而語微吃。家無書。常借他處雜藏史閱之。故於史事甚悉。而談古今成敗得失。輒衷諸理。謂漢取秦。唐取隋。名義雖正。而呂氏之禍。實由高祖。武氏之亂。實始太宗。皆長於權略。而短於本原。東漢光武。北宋太祖。推心置腹。保全功臣。其氣象殊遠。宋太祖受杜太后之訓。傳位太宗。社稷至重。固非太宗不能定開創之業。况重以母訓。尤不可以私愛違之。惜太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二二二

宗猜忌。究不得謂太祖仁厚之誤。周公尙不知管叔。太祖焉知太宗哉。明靖難兵起。建文不忍居殺叔父之名。燕王竟敢蹈篡弑之惡。千古祇論心之厚薄。不論事之成敗也。其他論事。大都許厚處。而斥薄處。不孝童試時。檢舊篋。得讀先大夫塾課。理法清正。輒引悟機。私問大母曰。父親何不應科舉。大母歎歎良久。曰。憶某年汝父從福清胡先生。索束修未即送。先生立呵出塾。扣留書案不還。彼時爾曾祖年邁。爾祖募充伍。餉不足供。方待爾父養家口。十五齡。卽入福協右軍都司衙署充字識。武官無幕賓。公牘書札。皆爾父援筆立就。爲官所引重。得以撐持門戶。全家免飢餓者。汝父三寸管之力也。今爲汝具薄束。從師一再試不售。仍從容假以歲月。今昔不同也。居鹽道前街時。母操作炊爨。先大夫出汲。大父業醫。市門晝開夕掩。皆先大夫親其勞。漏二下。支木板數片。藉以草席就睡。起仍撤之。曰。初入右軍都司衙署繕文牘。約午歸一餐。復入署。每值不孝應試日。四鼓起。母具餐。先大夫待不孝出。關鍵門戶。嘗記某年戴崑禾嘉穀太守迎春。觀者塞衢。昇土牛者皆雇游民。執役素無賴。以吾家藥攤礙官路。羣起毀之。大父欲向理論。先大人勸勿較。恐差役藉端欺壓。轉取累也。不孝兄弟幼頑劣。四叔父督責甚嚴。至施夏楚。母不敢言。而心惻然。先大夫曰。愛之莫能勞。非婦女所知也。庚寅辛卯後。始免窮困。稍獲歲時之樂。奉堂上甘旨。與兄弟戚黨輩。有時觴豆爲歡。吾母仍破衣敗絮。藜藿甘之。未嘗有一文私與。戊戌以歲入所積。典買東街住房。吾母已不及見矣。歷受親舊孤苦

之託。爲之經畫其家計。卒扶其子弟成立。其有家室而貧者。必解推周卹。中外翕然稱長者。每歲九月初七日。爲大母稱觴致慶。舅祖文華公作祝聯云。英氣兒孫。祝期頤歲月。老年兄妹。欣壯健精神。席間談當年情事。謂爲吾大母勤儉之食報。吾父仁孝之感召。將來當不止此。公與人言無誑。甚有恩。識與不識咸知名。辛卯歲。大父出遊里間。吾母作飯熟。命次弟鼎堅出尋。方七齡。行失路。輾轉至南下。城甫下。值賣錫者挑擔歸。哭牽之。賣錫者詢知所由。曰。某翁之耶也。帶回後街以告。因得還。乙未歲。鼓樓大街火。延燒及鹽道署兩旗杆。始撲息。時大父柩尙在堂。親黨趨救者舉弗動。有舊交錢木匠某。同粗工八人。奔馳至。協力昇出。都司長白凌公。志性質直。有肝膽。甚見禮遇。後遷游擊。殉廈門。嘆夷之難。吾父嘗與不孝言。凌某之情誼。吾所最不能忘者也。自大父母沒後。以爲先世宗支凋零。同父兄弟。僅有存者。友于之愛。晚而彌篤。撫四叔遺孤。恩如所生。平居訓示子孫。常述先業艱難。而以寬厚爲勗。以福刻爲戒。咸豐壬子。不孝通籍居京都。每奉家諭。曰。汝俸入薄。家口繁重。吾尙不能息肩。汝其一心供職。以遂顯揚。卒之日。三弟以公車在都。過夏。四弟五弟在家侍疾。二弟自沙縣學訓導。乞假趕歸。疾已亟矣。先大夫於道光己亥冬杪。冒雨行三牧場。橋滑失足。折左臂。尋醫痊。甲辰秋。以痛四叔父之亡。病幾殆。服攻下藥漸解。咸豐甲寅。患癰閉。醫者進以利濕清熱之劑。愈後變爲遺溺。時不孝適假暫歸。是冬復入都。方冀外放。得圖迎養。辛酉患下血。三月十五後。失血過多。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二十三

致成燥呃。遂不起。嗚呼。痛哉。男翼謀謹識。

觀此二篇敘述之文。知其祖父習醫。父充營字識。醫能活人。公門亦能行方便。故其積德厚。不發於及身。而發於其子孫也。廣淦有五子。一進士。三舉人。皆能守忠厚家風。此食孝友報也。翼謀字谷亭。又字穀庭。廣淦長子。由附生。中道光庚子恩科舉人。咸豐壬子恩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咸豐己未。恩科河南鄉試副考官。轉御史。出守安徽寧國府知府。調安慶府知府。升兩淮鹽運使。司浙江按察使。司湖南布政使。司加頭品頂戴。卒於光緒己丑。壽六十七歲。三子名葆璿。字幼穀。光緒壬午舉人。內閣中書。充海軍衙門章京。官至奉天交涉司。穀庭罷官後。與鄉人士爲西湖詩社。迭有唱和。然此其餘事耳。蓋實孝友人也。其敘述先德。已見於前。同懷弟興化府學訓導。卒之日。親爲文誌其墓。文云。嗚呼。余於辛未秋。在寧國任。驚聞熙農二弟凶耗。去夏在安慶任。復驚聞壽祝三弟凶耗。自維久宦別鄉土。與兩弟均不得執手一訣。靈然痛心。二弟之卒也。三弟常書來相寬慰。勉予爲循吏。勿以哀感挫念。嗚呼。手書具在。三弟又棄我去耶。今告葬有期矣。家中述三弟遺言。屬兄爲之銘。予不文。顧安得辭。謹按樂安孫氏籍浙江定海。自高祖武信騎尉。諱必克公。以福州城守右軍把總駐防大穆汎。與民有恩。卒日民留葬竹崎後。遂家於閩。三弟諱翼恭。字鼎亨。一字壽祝。又字修昉。曾祖諱大成。贈通奉大夫。妣張太夫人。祖諱蒞林。贈通奉大夫。妣鄭太夫人。考諱廣炳。贈中憲大夫。妣楊太恭

人、本生考諱廣淦、贈通奉大夫、妣蔡太夫人、三弟於同胞五兄弟中、最聰穎、書過目成誦、十歲即通經史、中憲卒時、遺孤翼垣、尙未生、先通奉命爲之嗣、咸豐辛亥府試列前茅、院試冠郡庠、壬子舉於鄉、辛酉考取咸安宮教習、性純孝、四齡失恃、孺泣極悲哀、祖母鄭太夫人携同臥起、鍾愛之、迨鄉舉、鄭太夫人已棄養、每憶撫育景、潸潸淚下、丁巳丁嗣妣楊太恭人艱、毀瘠如所生、辛酉在京丁本生先通奉艱、匍匐奔喪、以科舉誤人、未獲親湯藥、視含歛、終身抱憾、自是功名之念、淡矣、家居篤友、受課諸弟姪書、迄成立不少懈、性直習無城府、樸素恥逐時尙、遇事與戚友言、必懇切詳勉、丙寅司鐸興安、彌加意培士類、正學術、訓諸生如弟姪、月課之外、另立勸學社、擇弟子員之敦品植行者、舉充講長、學長、申報學政、及府、著爲規、課藝則策論文詩、不拘一體、選其尤而潤色之、刊爲兩集、示多士法程、蕭仙人文、由此起、郡舊有朱子祠、倡議修葺、復訪理學鄉前輩、得林艾軒先生、以下十人、設主配祀、又建九子祠、祀朱子之受業傳道者、朔望率諸生行香如禮、嘗云、教官自有學校當盡之責、盡一分心、士習人心、卽受一分益、吾求盡吾心而已、名人墳墓之在郡者、其守冢之後嗣、或遠遷、甚者且式微矣、樵採不扞、行道傷嗟、三弟捐廉集款掃除、復舊、並請縣官出示保護、俾勿荒廢、以旌前哲、勸厚俗、此外如三賢祠、合志祠、林公祠、李長者祠、以及忠義孝悌貞節等祠、均完其傾塌、補其滲漏、次第修整、郡志久零落、自烏白旗亂後、一節之士婦、率皆湮沒不彰、三弟爲徧訪孝友貞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二十四

節各事蹟登記學籍、曰、吾以備補輯、體素弱、時苦痰嗽眩暈、三弟自以爲盡心應爾、幾忘其瘁也、乙亥秋、左脅發一疽、引動喘嗽、甫平復、值丙子春試期近、三弟寓書曰、老親已歿、所長祝健強者、惟伯兄耳、今年姑作計偕、可繞道謀相見、四月間報罷南旋、航海及滬、而舊疾復作、竟不能之皖、遂逕歸疾、亟自知不起、潛然流涕曰、吾此行不獲與伯兄一見、是殆有命耶、索紙筆書云、成人之要、一曰讀書、二曰立品、三曰保身、四曰守家、嗚呼子孫勉之、窮達何常、但有實行實學、慥慥然於日用倫常無缺、便不虛生一世、吾沒之後、殯殮以禮、不可求厚、佛事一切不作、百日後有吉日卽葬之、各自做人、勉旃、分手書畢、付姪輩謹藏、神識湛定、端坐而逝、時光緒丙子年五月三十日辰時也、距生於道光庚寅年閏四月十二日卯時、年四十七、德不享壽、人之云亡、嗚呼傷矣、計至興安、生童數百人、設主附祀、於某司訓祠、有哭失聲者、彼都人士、固不忍失良師、况予手足之感乎、弟室氏鄭、長樂舉人元模公女、先卒、側室氏林、子三、長葆璋、郡庠生、早歿、次彥瑛、彥聯、俱幼、女二、長許、字同里、廣東高廉兵備道蔡公徵藩次子維瓊、次幼、以光緒丁丑年八月二十二日巳時、葬於北關外湯畬山之陽、坐壬向丙、兼子午、銘曰、

家庭孝友、肫然性真、居官稱職、誨士循循、陟岡言懷、浮槎海津、志願莫酬、遽化厥身、嗟予抱疚、羈棲風塵、噩夢忽來、訣別未親、窀穸斯安、俎豆維新、積善餘慶、長啟後人、穀庭有同、祖弟、名綸、譜名翼垣、

余之表姑丈而葆琦葆璐諸兄弟之先人也。葆琦紀其父行述。

文云。嗚呼。我顯考奉政公。卒三十五年。不孝葆琦。乃爲修家乘。而謹識生前之事略。又不幸伯兄彥鈞已逝世。無從詳詢先人之功行。以葆琦十八歲孤。從未隨宦。侍奉之日淺。於外事一無所知。所略知者。家中一二細事而已。先大夫。生於道光甲辰。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大父已先兩月卒。惟大母楊太夫人是依。十四歲丁大母憂。哀毀逾恒。三伯父最愛憐之。撫家益隆。提攜教育。以至於成人。迨三伯父卒。先大夫撫遺孤。彥瑛。彥聯兩兄。及諸姊。一如三伯父當年之撫已者。故終先大夫之身。兩房不分爨而食。中年遊宦江南。以家口衆。不能挈偕行。留吾母主家務。子姪讀書。則年聘碩師以課之。必遇大事。乃偶歸家。葆琦同陳氏姐。每聞父歸。歡呼趨出。牽衣而入。得玩具餅餌。則欣然拊踊。蓋時葆琦不滿十歲。於事無所知。陳氏姐長一歲耳。其後補安徽宿松縣縣丞。在任所多年。丙申因奉差出。迂途回家。葆琦時年十八。雖稍有識知。然歸期甚暫。一日先大夫出散紙。引火燒毀。葆琦見之。驚曰。此債券也。何爲焚之。曰。親友緩急相通。乃常有之事。重信用者必書券。以約期還本。不幸而爽約。力不能從其心也。吾恐後之子孫。或因此而生訟。焚之所以絕後患。每晚葆琦自塾歸。必語以立身爲人之道。而旁及於文藝。旋因程期已迫。搭輪赴申。四月二十九日。卒於旅次。嗚呼痛哉。凶信到家。吾母慟不欲生。又顧念不孝等尙未成立。而三弟彥科。僅十二歲。季弟彥煒。九歲。廖氏妹長彥科。

一歲而已。尤必躬親撫養。勉抑哀感。嗚呼痛哉。自先大夫亡之四年。吾母林宜人卒。又二年陳氏姊廖氏妹亦先後卒。適葆琦自京病歸。乃携科煒兩弟就學京津。而自佐陳京兆於順天。贊理內文案事。又嘗辦學瀋陽。終以自慚淺陋。再游學於日本東京。蓋中間輟學四年矣。民國元年。葆琦以論文受農長宋遜初。陳鐸士兩先生之知。調部承乏薦職。公餘每與婦談當年家中事。憶清時專以制藝取士。不習八股者。直無進身之階。然葆琦好爲古文。有爲葆琦憂者。有從而非笑之者。獨先大夫寄諭獎許。葆琦愈自信。稍有得意之作。卽錄稿郵呈。先大夫一一加墨。耐人吟味。事逾三十年。宛如昨日。因念先大夫不苟徇流俗。刻苦爲文章。曾不能得一第。及作伯兄書。亦略叙及之。伯兄覆書言。先大夫於癸酉丙子兩科。皆房荐不售。科名固有定分。非人力所可幸而致也。平生最感三伯父事之如父。三伯父卒。瑛聯兩弟俱幼。先大夫親身件靈。逾二年。大姊歸蔡維瓊。三伯父所許聘者也。閩俗嫁女尙豐。大姊既孤。先大夫無力籌備。至棄三伯父之遺產。以置辦奩具。常引以爲憾。其後佐大伯父光祿公於江浙間。又歷辦六安牙厘保甲等差。略有積蓄。復爲六姊聘龔銘義。六姊者。三伯父之次女。大伯父又以爲女。然仍家居未曾隨侍。其于歸也。先大夫爲向大伯父索嫁資千金。又自解囊以益之。後復爲彥瑛十四弟娶魏氏。彥聯十六弟娶蔡氏。中間奉委蕪湖某差。適聞彥瑛十四弟病重。辭差歸視。人皆惜之。先大夫獨曰。吾姪病愈。萬事足矣。伯兄來書之言。只盡於此。嗚呼。今伯兄又

亡矣。先大夫性愛石，自宿松歸，囊橐蕭然，惟舟載佳石甚多。吾師林畏廬鐵笛亭瑣記曾紀其事，又載其母事略。

文云：顯繼妣林宜人諱仙和，父杏舫公，母許氏，弟壽慈公，官名廷弼，邑庠生，宜人少孤，六歲隨母依舅鴈洲公於西安，外祖母嘗語葆琦曰：汝母之在西安也，吾母最愛之，雖少日課之讀，後又親授孝經、列女傳、吾母通經史，工駢文，理家之暇，則以文字自娛，又出朱書稿本，通鑑數十冊，曰：此吾外曾祖每日手書，以授吾母之本也。全書正楷字徑不及三分，卷後題嘉慶二十四年，林一桂爲長孫女慧雪書。時年七十有四，光緒丙子，宜人年二十二來歸我，先大夫戊寅生女瓊鑿，踰年生寶琦，甲申生瓊姿，方踰月，法艦闌入馬江，砲聲聞數十里，城中居民遷避殆盡，先大夫遠客未歸，宜人令伯兄彥鈞携姊氏寶琦及琦之乳母，隨諸堂兄避亂馬鞍，而自乳哺少女，督丁壯守家，伯兄先妣出也，年十五矣。寶琦從未離母，欲母偕行，母曰：城中倘有變，家具且盡，吾當守之，幸而亂平，汝曹歸乃有託，吾兒速行，又逾年生寶璐，戊子生寶璋，宜人治家以儉約，後雖收入稍豐，常不使過之，天明而起，促姪上學，分派僮僕洒掃庭院，滌濯器皿，下至竹頭木屑，亦必收而塚之，常曰：天下無廢物，而人不可習惰也。日將午，則入廚下，幫廚娘備飯，御下有恩，故人樂爲之用，有婢數人，長者習針黹，少供呼晷，任奔走。三伯父長媳六嫂早孀，體弱常服燕窩，別有一婢專理之。葆琦讀書難熟，而又善忘，吾母因

規定凡已熟之書，日必分段溫習一徧，周而復始，每晚自手一冊，隨意念章節，最後之一句，令葆琦接續背誦，旋又改念他章之末句，或揀字句類似易錯誤者，間有不熟，必令再讀，諸事既理，乃就燈下記本日收支，雖毫釐亦必詳列，復合數目相符，乃寢。平生最忌賭博，不知有消遣事，得閒則爲姊氏講針指工法，家有芥子園畫譜，鱗毛花卉，均從而摹仿刺繡之。自十二嫂、十四嫂、十六嫂來歸，吾家益盛，十四十六兩嫂雖爲姪婦，日必追隨十二嫂，不曠定省，家事三嫂亦分任之，然宜人仍不自暇逸，數年十六嫂、十四嫂久病，日服犀角白虎湯，二三年乃減，未幾吾父見背，越兩年十二嫂又卒，宜人傷感交併，精神銳減，外祖母憂之，謂葆琦曰：汝母事繁，而又累遭大變，體日益衰，日力轉不如我，汝兄弟不能自立，以慰母心，恐先我死，葆琦聞言盡然欲泣，然終無以慰吾母，悲夫。庚子三月十三日，宜人卒，家人環哭，有老嫗二人，事宜人久，亦哭不能仰，於是家人急爲伯兄續娶劉氏嫂，二嫗懷念宜人，益哀科煒兩弟，謹視保之，起居飲食，匪不周至，即日常工作，亦謹守舊法，蓋欲有以慰宜人在天之靈，而竭其報答之誠也。嗚呼！彼二嫗尙能圖報吾母，不孝葆琦更二嫗不若矣，鮮民之痛，其有極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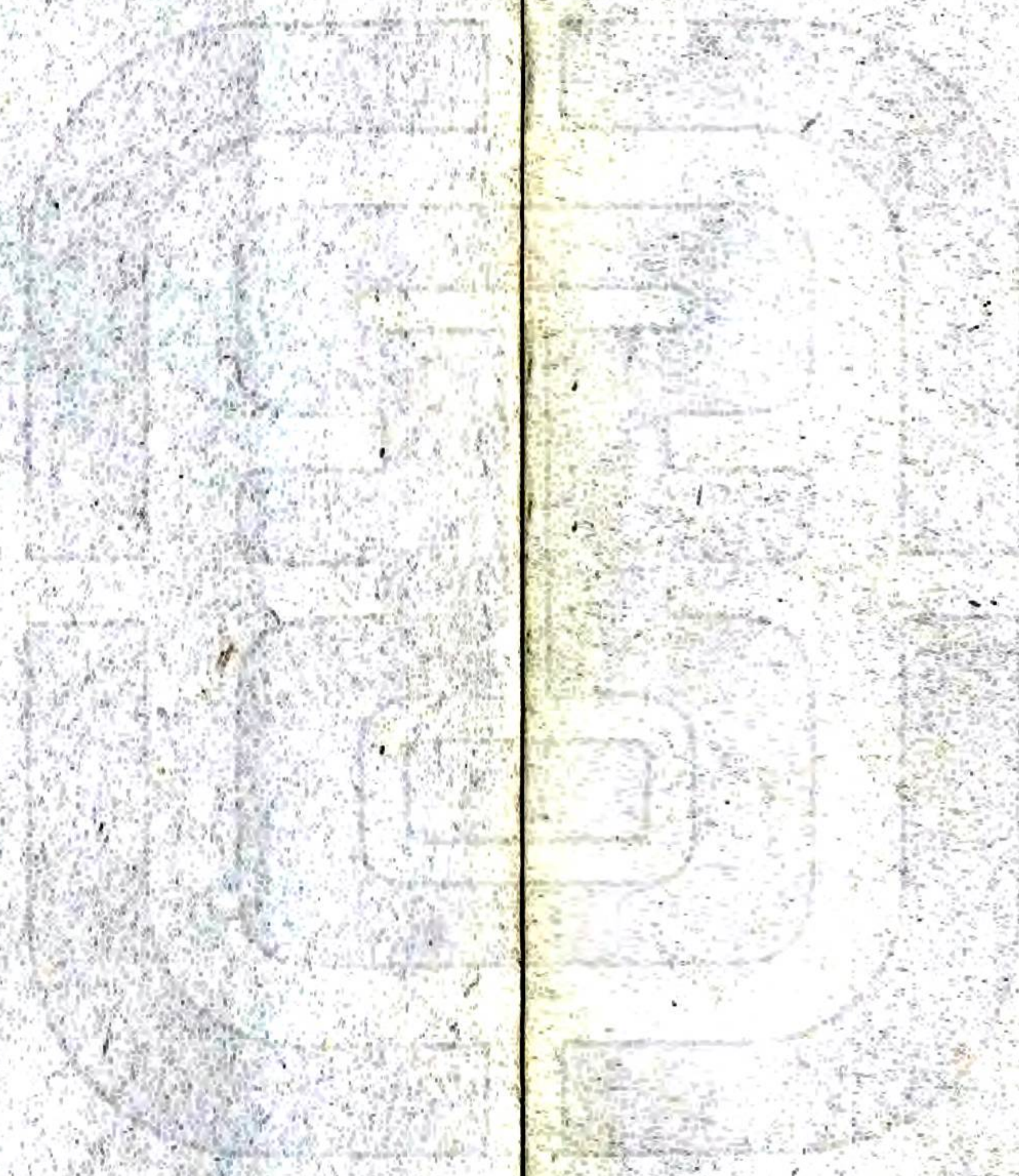
葆琦之外祖母許氏，余之八舅祖母也，素聞吾閩許氏，自明至清爲望族，其家閩秀均擅詞章，名傾公卿，葆琦之外祖母出許氏，殆其流裔歟。余與孫氏有連，故謔其家世至悉，以孫毅庭方伯昆弟三

人均與漳州會館有鴻爪因緣，故因記館事而備述之。

閩中會館志

漳州會館

10
942
3



閩中會館志

癸未二月
卷三

閩中會館誌

泉郡會館



沿革 泉郡會館，坐落後孫公園六號，司館者，為委員制，現充執行委員五人，除王吉丞大亭已故未另舉外，僅餘許其田、陳天錫、鄭如岡、王幼恒四人，許其田住輦兒胡同二十九號，實際館事，皆由陳天錫任之。陳住同安會館，監察委員四人，謝寬南、辜炎瑞、洪超塵、蕭坤裕充之。郡館創建，始於清乾隆九年，鄉先達捐金所購置，詳見王吉丞孝廉郡館記中，然館記但言郡館創建，始於清乾隆九年，鄉先達捐金購置，距今一百八十四年，未詳創館之姓名，而石碑又為風雨剝蝕，無年代姓名可考，茲查同安會館記，乃知泉郡會館，為中翰陳鴻亭從父淑齋兄耻園，於乾隆九年捐三百金為倡，與鄉先生共同建置也。

古蹟 館之前院壁龕，嵌一石碑，為風雨剝蝕，字跡湮滅，唯碑趺有可認之字，其碑文詳文詞門。規約 茲將泉郡會館章程，分列如左。

甲 泉屬各會館章程，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三日修正

一 本館，定名為泉郡會館。

閩中會館誌

泉郡會館

二 本會館，為泉屬各縣旅平同鄉，公共之處所。

三 本章程所稱同鄉，以泉屬各縣旅平同鄉為限，泉屬各縣計包括晉紅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思明金門

四 泉屬各館之館產財政收支及館務等，概歸本館執行委員會，直接辦理。

五 本館設執行委員五人，由大會選出，其職務由各委員互選之。

六 本館設候補委員三人，如執行委員，因事不能於任內再執行職務，向本會辭職，或經監察委員會彈劾生效者，得由候補委員遞補之。

七 本館設監察委員五人，就各屬縣同鄉中，選舉一人充任之。

八 執行委員會，分會計、庶務、文書、交際、保管，其任務如左。

會計 掌本館一切收入支出及租摺等。

庶務 招待來平同鄉，管理本館器具，遇應添置物件，及修葺房屋義地時，均須報告執行委員會，並辦理一切。

文書 擔任來往文件。

交際 擔任對外一切事宜。

保管 保管存摺圖章契據等。

- 九 執行委員會總理本館一切事宜並保管本館所有財產。
- 十 執行委員會之經常會、監察委員得列席。如執行委員有舞弊情事，監察委員會得提出彈劾之。
- 十一 本館委員為名譽職，概不支薪。
- 十二 本館團會，每年二次，在國曆元日、國曆六月間舉行之。
- 十三 本館一切例會，由執行委員會召集之。遇有特別事項，得召集臨時會議。
- 十四 本委員任期一年，每月元日團拜例會改選之，但得連任。
- 十五 委員有事故時，得由該委員就同鄉中推薦一人，經執行委員會之許可，得代其職務。
- 十六 歷屆各委員，應於每年元日團拜時，將其所任事項之經過列表公布。改選時，須將存摺、摺賬簿單據等件物，交下屆委員接管。
- 十七 本館所有公款，應存儲國立銀行，其取款圖章，由保管委員保管，存摺由會計保管，但會計得保有二十元以下之公款。取款時，須經執行委員會通過，始得履行之。
- 十八 凡遇動用公款，在十五元以上時，須經執行委員會通過，每三個月，由會計列表報告監察委員會。

閩中會館志

泉郡會館

一一

- 十九 本館委員如有違法時，得由同鄉四分之一以上，提議召集大會公決。
 - 二十 大會議決事項，須經旅平同鄉過半數之出席，出席同鄉過半數之同意，同數時，決於主席。
 - 二十一 凡帶有家族之同鄉，除家長享有一切權利外，其子女年齡在二十歲以上者，或已結婚者，方得享受選舉權、被選舉權及議決權。
 - 二十二 凡帶有家族之同鄉，除家長享有一切權利外，其子女年齡在二十歲以上者，或已結婚者，方得享受選舉權、被選舉權及議決權。
 - 二十三 住館同鄉，私自添置傢具及裱糊房屋，應由本人負擔，不得動用公款。
 - 二十四 住館細則，由執行委員會另定之。
 - 二十五 本章程自議決之日起施行，如應修改，依第十九條規定。
- 乙 住館細則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六日修正
- 一 凡非泉屬各縣同鄉，不得住館，但僕役不在此限。
 - 二 凡同鄉住館，須向庶務股領取申請書，將姓名籍貫及略歷，照實填報，經執委會審查許可，始得遷入。
 - 三 住房以先後到館為序，不得爭執。

- 四 凡住館內同鄉，不得有左列八項行爲之一，違者，執委會得隨時令其出館。
 - 一 秘密集議，關於擾亂及防害秩序者。
 - 二 製造或儲藏危險物及違禁品。
 - 三 容留匪人嫌疑犯，及一切不正當之人。
 - 四 聚集賭博，跡近開場營業者。
 - 五 糟蹋房舍，及公共物件，踹蹋及破壞後必須賠償。
 - 六 防害公共衛生，及安寧。
 - 七 嫖妓吸鴉片，及其他一切不法行爲。
 - 八 破壞本館名譽。
- 五 住館同鄉，須按月繳納所應繳之費用。
- 六 同鄉住館者，每人以一間爲限，遇有房間空閒時，得暫時通融，但須按間數，繳納每月之館內費用。
- 七 如同鄉有夫婦，或至戚關係，願與共處者，由委員會斟酌情形，予以通融，但該同鄉必須負完全責任，且須遵守本規則之規定。

閩中會館志

泉郡會館

三

- 八 凡同鄉在平，每月所得在一百元以上之收入者，不得住館。
 - 九 本館設有牀棹椅等器具，以便住宿同鄉借用，須填寫借據，交執委會收存，而私自添置傢具及裱糊房屋等，應由本人負擔，不得動用公款。
 - 十 凡住館者，移出時，如有餘下物品，得交還儲藏室內，不得私自鎖閉，阻碍別人住居，如短期內可以搬回者，如一月或二月可向執委聲明，不在此例。
 - 十一 本館差役，有不稱職時，住館者得隨時訓斥之，其情節重大者，應報告執委會處理之，或革除之。
 - 十二 本館設儲藏室一所，儲藏離平同鄉寄留物件。
 - 十三 本規則不限用於泉郡會館，凡泉屬各會館，均須按本規則履行之。
 - 十四 本規則，自議決頒布之日起，施行之。
 - 十五 本規則，如有不詳盡之處，得由執委會修改之。
- 泉郡旅平同鄉調查表，及泉郡旅平同鄉住館申請書，格式從略。
- 文詞 泉郡會館前院壁龕，嵌有碑文，茲將可辨認者，錄之如左。

□□□□□□□□□□同志倡議公建仕

□□□□□□□□□□近典有寶家屋五十
□□□□□□□□□□一千二百四十遂
□□□□□□□□□□先生聚而言曰
□□□□□□□□□□今茲會館之設赴棘
□□□□□□□□□□合醮相將豈復
□□□□□□□□□□不言其緣起莫
□□□□□□□□□□及捐資之數勒
□□□□□□□□□□□□□□公立

此碑無字處，石粉飄零，有如雪片，再三審視，僅存五十六字，然依此可考究者四事。一、此館與自寶姓。二、典價用過一千二百四十緡。三、此館係同志所公建，非個人獨資捐建者。四、此館爲棘園士子駐足之所，並爲旅京同鄉釀飲之場，此爲王吉臣孝廉館記所未詳，故補紀之。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匾額 大門前有泉郡會館四字匾額，字尙完整，款書乾隆丙寅夏月同郡公立，是卽建館時所製立者，保存至今，尙屬不易。

閩中會館志

泉郡會館

四

二科名匾額 有文狀元一匾，卽光緒庚寅吳魯（字肅棠）有探花一匾，卽同治甲戌黃貽楫（字濟川）此卽萬年清輪船初次護送舉子來京之年也，有武狀元一匾，卽黃培松（字菊三）今均存，黃濟川爲晉江人，宗漢子，散館改主事。

三楹聯 後院廊前有一楹聯云，清紫葵羅鍾間氣，蒙存淺達有遺書，題識云此帖舊爲鄉先達所撰，曾書懸於前廳中屏，庚子北京遭兵燹，館中物均遺失，是帖亦無有存，癸卯春入都謁選，思及先達名句，不忍磨滅，因與葉侍御秋汀、楊舍人璞生、張明府碧滄、重鐫茲楹，以仍其舊云，下款云光緒二十九年荔夏廉樞黃爾瀾謹贍，今此聯尙存。

四神牌 館中第三院有一大神龕，內祀各神位如左。

大仙爺神位。

福德正神神位。

大學士李文貞先生神位。

五文昌夫子神位。

泉州府城隍神位。

今神位俱存，住館者以紫呢捲幔圍之，致祭時捲幔上香，祭畢仍垂幔以蔽，較諸福清會館，以竹屏

障蔽者，稍爲得法，但以大仙爺神位與文貞先生光地神位並列，似不合宜。文貞安溪人，著有榕村全集，清初之理學名臣也。世謂中國道統，至有清以帝王名相承繼之者，即指聖祖與文貞言。

五古榆 館之第三院第四院，均有古榆，大逾數圍，均數百年物。

六館誌 該館於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由王大亨許其田王朝端等，合議編有北京福建泉郡會館誌一書，內附各種挿圖，是不能讓邵武館誌、龍巖館錄專美於前矣。茲錄三君之記載如左。

甲福建泉郡會館記 清光緒戊戌，余入都赴春官試，下榻於後孫公園路北泉郡會館，八閱月而歸。維時公車選人，絡繹往來，踵相接也。拳匪亂後，重踏京塵，郡館暨各邑館俱無恙，幸甚。顧科舉廢，而同郡京曹亦寥寥，先後董其事者，爲楊舍人璞生、吳殿撰肅堂。余與二公，雖時相過從，而館事未嘗過問也。鼎革之先，吳公乞休旋里，以館事相屬，固辭不獲，乃逐漸整理。至民國七年，始得卸責，而移交同鄉諸君管理，忽忽二十稔矣。滄桑屢易，人事何常，同鄉許君其田，慮年久之無可考也，擬將郡邑各館宇，攝影製版，以垂久遠。余甚聽其議，夷考郡館之創建，始於乾隆九年，鄉先達捐金所購置，距今一百八十四年，中間陸續建築，屋宇相連，凡四進，均南向，後有曠地，尙可築室而居。郡館之外，南柳巷路東，有晉江邑館，建自何年，今不可考。板章胡同路北，有同安邑館，乾隆二十二年，陳中翰鴻亭，獨資所建，其西爲安溪邑館，乃李文貞大學士賜宅之一小隅，充爲邑人館舍，嗣後累經變

閩中會館志

泉郡會館

五

亂，館丁僞造契券，佔館業爲己有，余邀鄉友，訴諸官，涉訟數年，幾經波折，卒請地方審判廳，強制執行，始得收回。願我邦人君子，共保守之。至若泉郡義地，位於虎坊路南，下窪，明清兩代，迄今大小墳墓，計百餘塚，圍牆以外，有曠地，面臨街道，四至均有石椿爲界，每逢清明及中元節，余必親臨義塚，致祭，並加以視察，惜乎墻垣盡圯，墳首亦強半坍塌，惟冀南北諸公，慨念鄉誼，共襄義舉，合力重修，俾得光舊址而慰幽魂，是余之所厚望也。因率筆而附載於後，以誌不忘，是爲記。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吉丞王大亨記。

續記

查我郡會館，產業無幾，但爲保護產權，以垂久遠計，亟應查明記載，以備後來之稽考。現有西柳樹井路南鋪房兩所，一租與三順客棧，一租與廣聚長染坊，又粉坊琉璃街路東地基一段，租與天錫福織布廠，南柳巷晉江邑館地基一段，租與玉山煤舖，正陽門外煤市街舖房一所，租與從文教成衣舖，此外板章胡同路北住房一所，係租與嚴長清，延壽寺街羊肉胡同住房一所，係租與王琨，（惠安邑館舊址）大馬廟住房一所，係租與劉煥文，以上租金，作爲郡館暨各邑館經常費，及臨時費之需用，歷年報告一切收支存查，此又館中產業之大概情形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王大亨又記。

乙附言 在清乾嘉時代，承平日久，人才輩出，吾泉文物，甲於閩中，郡人北來者，苦無棲息之所，鄉先達公建泉郡會館，及晉江同安安溪諸邑館，郡人始得於七千里外聚處，形影互助，藉聯桑梓之歡，聲氣相求，共慶如歸之樂，厥後各界鄉人至斯，亦得歡然相聚，甚盛舉也，顧旅居鄉人，時行時止，來去無常，而執掌館務者，亦隨時變更，京兆五日，勢所難免，舊都會館林立，產業紛如，在在需人管理，但因年湮代遠，管理乏人，或為居民侵佔，或為館丁竊據，致使先達苦心，將歸泯滅，此則後起者應負之責，理宜共同保守，俾垂久遠，庶不負先賢艱難始之初心，此次竭力整頓，尤望我同人於保守之外，再圖擴張，是大有造於郡人者也，朝端末學後進，建樹毫無，茲值館志觀成，聊貢芻言，以附刊末，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王朝端附言。

丙館務報告（上略）最值得掛慮的事情，就是本館還有一塊義地，在虎坊路南下窪地方，因年代久遠的緣故，四週圍牆，早已損壞，邇來因交通發達，這塊義地，便於無形中，節節地被侵略，如不早加整理，恐怕最近的將來，就會到寸土難保的地步，此為會館同人等，日夜所焦心殫慮，而未能解決的問題，雖曾數度下最大決心，請工程師詳擬圍牆計劃，唯築費須二千多元之巨，一時不克籌集，卒致時日延長，未能興工，但該地為祖先靈居之所，為子孫者，豈忍視其荒廢毀損，為今之計，最好辦法，只有商請在鄉或旅外泉郡熱心僑胞們，慷慨捐助，共成義舉，這不但是咱們同鄉的

閩中會館志

泉郡會館

六

光榮祖先英靈，亦將含笑九泉。

末了本館服務同人等，本過去服務會館的一些心得，還要提出芻議數點，供諸位同鄉們，作改良本會館的參考。

一希望旅平或旅外的泉郡同鄉們，能不時關切咱們北平會館的情形，對於會館裏的帳目，或會務，如有不明了的地方，尤希望能得到善意的糾正和批評，會館裏的一切事情，沒有不公開的。

二希望就住在會館裏的同鄉們，能體諒到會館辦事人的困難，共同維護會館的公物，恪守住館的一切規則，只有如此，會館的秩序，才有法子維持。

三旅平同鄉，對於故鄉的一切事情，是特別關懷的，但苦於無法得悉，很希望故鄉的報章編輯先生們，能慨然惠贈各種期刊，或報紙，使這些寄寓在千里外北國的同鄉們，對於故鄉的情況，有著更深一層的認識。

我們泉郡會館辦事同人等，願在各位同鄉們指導和鞭策之下，盡最大服務的責任，只有這樣才配說對得起祖先創立本館的苦心，和關懷本會館的諸位同鄉先生們的雅意。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一日許其田報告

查上述南下窪義地，在二十六年時，議修圍牆而未果，此次調查執行委員陳天錫，據云，泉郡義地，在

虎坊路者，原有四十畝，後因開闢馬路，徵用一部份，僅餘二十五畝，去歲籌款八千元，將圍牆修竣，在牆內者，計七畝，盡古塚也，其餘二十八畝，現已出租他人，作為蓋屋之用，月收租金一百四十四元。事實：該館凡四院，均有住人，唯第二院廂房三間塌壞，且已露天，尙未修理，據執行委員陳天錫云，現正在籌劃修葺中，因去年修理義園圍牆用去八千元，故今年稍覺支絀，該館第四院後，尙有空地，如有餘款，尙可蓋屋出租。

該館現住十二戶，共五十一人，每月館產收入，共二百八十三元。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一則，述之如左。

一 該館祀五文昌夫子神位，始不解五文昌之歷史，又不解何以稱之爲夫子，而徧查別館，有逕稱文昌君者，或稱文昌帝君，尤覺迷離恍惚，不知究竟，詢諸友人，但云：陰鷺文內，文昌君自言，十七世爲士大夫，無非勸人爲善，意及考吳江陸朗夫，耀所爲文昌祠記，乃知五文昌者，指五鬼言，記云：文昌之祀，儒者不取，而爲之說者，其別有二：一謂文昌天神也，天官書升斗魁戴筐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大宗伯以標燎祠司中司命，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屈原九歌，又有少司命，大司命者是也，一謂文昌人鬼也，在周爲張仲，在漢爲張良，在晉爲涼王呂光，五代爲蜀主孟昶，姚秦之世，又爲越嶺人張惡子，立廟梓潼嶺，唐明王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

閩中會館志

泉州會館

七

順王，宋咸平改封英顯者是也，二說皆出於道士家，元世袁清容始載於符臺集，文昌之祀，遂徧天下，尊之曰帝君，甚而闖入學宮焉，士稍讀書明理，皆灼然知其非禮，往往因爲碑記之文，而昌言排之，至朱檢討竹垞，且爲諧辭以寓譏，竊謂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命，而今之號爲帝君者，蓋司祿也，世之享厚祿者，不皆善文之人，則司祿亦無事於文，才者不必祿，祿者不必其才，帝君進退之權，不已重乎，推原會館供奉文昌之意，或有取於天神，世謂魁星主科名，故會館有建魁星樓者，且各省人才薈萃，莫不冀將相競爽，爲鄉里光榮，固不僅享厚祿顯文名已也，則其祀文昌也固宜，然何以加以五文昌之稱乎，既曰五文昌矣，必指人鬼言，即指張仲、張良、呂光、孟昶、張惡子、五鬼也，會館與此五鬼何涉，而竟奉之若神明，近於不倫不類，此陸朗夫所以目爲非禮也，考厥源流，大抵元代重道教，故文昌之祠徧天下，且及學宮，何論會館，明代及清初，尙沿元之舊習，故亦祀五文昌。

由前之說，五文昌爲人鬼無疑矣，然又有以文昌實爲天神者，梁蔭麟楹聯叢話云：文昌祠之神，道家以爲張仲後身，又以爲梓潼度世，其實今所祀之文昌，則星象也，古祠屬之天神，祠廟徧天下，而列之祀典，則自我朝，嘉慶六年始，儀文與關廟同，而海內私廟之多，亦與關廟等，程春海侍郎恩澤一聯最爲雅切，句云：宇宙大文章，源從孝友，古今名將相，氣作星辰，蓋無一字無來歷也，又云：蘇州文昌宮，聯云：天惟陰鷺下民，止於仁，止於敬，帝乃誕敷文德，作之君，作之師，揚州賀園之西，有梓潼殿，襄平高景

來士論聯云。積忠孝以成神。典桂籍科名。予奮後先。十五國文章司命。舉陰鷲而垂訓。鑒槐區德行。權衡富貴。億萬年造化樞機。又孫文定嘉謚聯云。天開參井文章府。星煥山河孝友師。又郭頻伽摩集句聯云。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文選句下有風雅。上有日星。唐文句亦典重不佻。由是觀之。文昌天神。不僅元明兩代崇祀。即前清亦列祀典。或稱之爲君。或稱之爲夫子。或稱之爲帝君。均有來歷。二者比較。則天神之說。較人鬼爲長。既云。作之君。作之師。又云。星煥山河孝友師。則稱之爲夫子。誰曰不宜。夫既曰天神矣。何以又稱五文昌。考陳左海壽祺福州文昌祠碑記云。今上六年。始命京師立文昌廟於地安門外。因明成化故址。既落成。天子親臨謁。詔下禮部太常寺議祀禮如制。天下所在奉祠咸謹。又云文昌宣德理文。進官賞善。科名之士。歸焉。招威輔主。佐理滅咎。刑法之權統焉。天宗祈年。登穀制祿。財用之源繫焉。故樂汁圖徵。以爲天之五官會府。春秋緯以爲四海之府。守土之官。宜天下之事之者衆也。是執天神之說者。其所謂五文昌。即指天之五官言。天子有祭天之義。故祀文昌亦親臨謁。若以五鬼言。何勞玉駕之親臨乎。會館之祀五文昌。其指天神非人鬼。可以證矣。

閩中會館志

延平郡館

沿革 延平郡館坐落粉坊琉璃街八十四號館長蕭東瀛年老常住天津故館事由學生傅吉齋彰德之子沛興代理然傳亦常往來保定故經營收支均由長班代辦如有餘款俟蕭東瀛來京時再與結算至此館創自何年實無可考惟函查蕭東瀛始知順治壬辰經林潤葵修理一次民國初又經高登鯉議員等修理一次故相傳至今

古蹟 因蕭東瀛所述太簡又函向新京傅吉齋彰德細詢據其函稱舊館創於明代以萬曆年間爲最盛館內有殿閣戲臺酒樓亭榭舊錄中均有圖志匾聯碑文亦不少並有房屋數十間所有捐款姓名及管理章程紀載甚詳乃清初所刊印者現仍存木版數片作爲古蹟耳

規約 待考

文詞 茲因調查延平會館函達天津北閣詢問蕭東瀛先後接其二函亦可爲參考之材料分誌如左
函一云 延邵會館乃是延平邵武產紙之區商人向外經商所集聚之處該館歷史概載諸碑記至楹聯一切既經抄錄則弟不復贅至延平會館是昔年之試館乃先朝士到京會試駐足之所創自

閩中會館志

延平郡館

明季至清順治壬辰年經先輩林潤葵等修復並聞順治門外亦有一處房產乃因道咸間敵郡士風大減故居京士子日少無人照料順治門外一房竟被湮滅現存粉房琉璃街一處民國九年經在京議員高登鯉曹振懋鄧德潛等二十餘人集資修復刻下該館事宜弟因年邁衰弱難以兼顧已委在京學生傅沛興君管理祈就近接洽爲荷鄉弟蕭慶泰復東瀛號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七日按此函到後又函查林潤葵修復之說有何根據高登鯉等二十二人能舉其詳否故又接其第二覆函

函二云 延平試館紀錄曩年高登鯉君手有一冊樸當日聞高君云彼之先祖手抄館錄時記有林潤葵修復一事樸乃商人對於館事未甚留意旋因中央機關南遷在京同鄉亦追隨南下故館事蒙同鄉委樸照管去年傅沛興到京當仍交傅君管理矣民國九年修復之舉乃由在京議員高登鯉鄭元植曹振懋鄧德潛內政部僉事張濤邱功夔傅彭德軍部飛行師劉佐成學生黃恩詳陳大道等二十二人集議修復並由傅彭德號吉齋者監造現傅君供職新京寓新京東四道街一百零三號無妨直與接洽或可較詳也傅沛興君即其長公郎特此奉覆並請公祺鄉弟蕭東瀛手泐按蕭名樸字東瀛又號慶泰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門額 並無匾額，唯在大門牆上，鐫有延平郡館四字。白地黑字
事實 該館館長亦由延邵會館館長蕭東瀛兼充。瀛在天津業紙商，住北閣延邵公所。該館與延邵會館異其性質，延邵會館爲兩邵紙商所建置，延平郡館則爲試子駐京及京員僑寓之所。現在該館出租外省人，足供工資房捐及修理費用。該館現住八戶，共三十七人，每月館租及館產收入，可得一百一十二元。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二則分述如左。

一館之後院，租與煤舖，在煤舖旁，即義園，傳聞此皆明之古塚，約有五六座。

二傳古齋函云，故老相傳，舊館於乾隆年間，曾遭回祿，古蹟蕩然，後雖重建，咸豐年間，又被祝融爲災，於是館之南北基地，被鄰居侵佔蓋屋，約失原有基地三分之二。至宣統元年，將樂縣劉鷹公先生，佐臣到京，則粉房琉璃街中，已無延平會館之影跡，經詳細調查，始知所存館址，全被魏姓侵佔，劉與理論，魏不折服，訴諸法庭，涉訟年餘，始勘立界石，判令魏姓拆屋還地，劉鷹公恢復舊業之功，實堪欽仰。至民國四年，延平人士來京留學者，多因無館可住，乃分居建寧、泉州、汀州、福清各館，商借下榻之地。迨民國八年秋，來京求學者益衆，各館均患人滿，延平同鄉欲覓棲止尤難，彰德知建築新館，不容再緩，乃赴粉房琉璃街視察，僅存館丁所住土房二間，及開設煤舖土房三間，空地雖大。

閩中會館志

延平郡館

二

而塵埃堆積如山，不得已，奔走於高魚門登鯉，劉鷹公、佐臣、鄭翊、周元楨、潘訓、初祖、貽曹、勉、憲、振、懋諸前輩之門，商議建館辦法，乃承高魚門議員召集延平旅京同鄉開會，捐款興修，並委彰德監造。卽於是冬，預購木瓦，民國九年春興工，承各同鄉慷慨捐資，始有今日之會館。然事變後，風流雲散，先後離京，又非復二十年前景象矣。

閩中會館志

延邵會館

沿革 延邵會館坐落崇文門東纓子胡同二十二號。今改稱英子胡同。館事蕭東瀛董之。蕭營紙業。常住天津。館創於清道光十六年九月。蓋延平邵武兩郡紙商。每歲運紙來京。海上得天后靈佑。故集資建館。廣置戲臺。爲謝神演劇聚譙聯歡之所。敦鄉誼即以安神床也。

古蹟 館之大殿祀天后。殿前有石碑。高八尺。兩碑刻一記。分立殿廡兩旁。殿院即爲大戲臺。想當時金碧輝煌。笙歌喧沸。國富民安。誠屬昇平氣象。碑文雖剝落一二字。然模糊尙可辨認。去其汗穢。滌其塵埃。特附錄於文詞門。

規約 待考

文詞 茲將館內碑文附錄如左。

一 都門之東。有吾閩延邵二郡紙商會館。爲祀天后而建也。天后系出吾閩莆田林氏。自曾祖保吉公始居莆之帽嶼。父惟慤公。母王氏。有善行。宋建隆元年三月二十三日。紅光入室。而天后誕焉。誕而穎異。十三歲得元通道士微秘法。越十五年而昇遐。時雍熙四年九月九日也。里人相傳。生前即有

閩中會館志

延邵會館

機上救親。海中拯人。諸異。因號曰通賢靈女。其事近於幻。然性孝而愛人。誠之所至。無感不通。其亦理之有可信歟。抑天之生。神奇不偶。固未可以常理測歟。初帽嶼立廟。屢顯靈異。廟享漸及他郡邑。宋紹興中。始封曰靈惠夫人。紹熙初。曰靈惠妃。元至元中。曰天妃。明因之。亦越我朝。使節渡洋。舟師勦寇。以及糧艘北運。罔不仰資神力。履險若夷。以是康熙二十三年。加封天后。累增徽稱。至三十二字。曰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福佑羣生。誠感咸孚。顯神贊順。垂慈篤祐。安瀾利運。又封后父曰積慶公。后母曰顯慶夫人。詔各省一體春秋致祭。蓋天后之輔相國家大。而國家之崇其典。亦已至矣。延邵二郡紙商。每歲由閩航海。荷神庇。得順抵天津。旣在幷幪之中。宜隆享祀之報。乾隆四年。迺僉謀於崇文門外纓子胡同。合建會館。以祀天后。厥後隨時修葺。兼拓旁楹。然殿止數武。觀瞻未壯。今年復協羣策而廣之。更於左邊增構基址。袤者以正。自始建迄今。統費萬金有奇。用是殿炳日星。廊絢虹蜺。後宇前臺。左館外舍。環以瓊垣。金碧交錯。麟戟煥矣。商人每於歲之冬十月。售紙入都。敬享后。因會飲於一堂。旣答神貺。而鄉誼亦可敦焉。書曰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繼自今。商人各由舊章。計紙出金。以爲敬神演劇會飲之資。其美則公存備館。行之永久。不愆不怠。庶幾長敦鄉誼。而安神床於勿替也。是爲記。賜進士出身。誥授奉直大夫。刑部四川司主事。加一級。里人上官懋本。撰並書。皇清道光十有六年歲次丙申季秋月小浣穀日。福建延平邵武二郡紙商公立。按上官懋本。

光澤人直隸知州。見邵武館志。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神龕 大殿神龕內，供天后神牌，牌列三十二字封號，又一牌書當今皇帝萬歲萬萬歲，位在神牌前，龕前長案，五供俱存。

二海邦仰聖匾 團龍金字，懸大殿前，乾隆四十七年孟春穀旦立，經筵講官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管國子監事務蔡新題，今匾字猶新。

三殿前抱柱楹聯 髹漆金字，句云茶壁藥房環佩九天來，婉孌蕙蒸蘭藉，馨香萬里駐連蜷，字勢飛動，惜無年月款識可考，又一抱柱楹聯，金字脫落，不可辨識。

四安瀾永慶匾 懸在戲臺前，道光十六年丙申季夏穀旦，裕泰號六吉號六合號同獻。

五裕國佑民匾 金字，大清道光十五年九月吉日順邑信生蔡金位敬獻。

六響遏流雲匾 黑漆金字，懸於戲臺正面，無款識年月。

七賞心悅目匾 四字，分懸於戲臺上出將入相兩門。

八戲臺上抱柱楹聯 年久塵障，字不可辨，呼僮猿攀而上，以水滌蕩，始稍呈露，句云疏緩節兮安歌，水肥帆飽恩波遠，陳瑟竽以浩倡，楚尾吳頭利澤長。

閩中會館志

延邵會館

一一

九勅封天上聖母直額 懸大殿簷前。

十延邵會館匾 白漆黑字，尙懸大門外。

十一鐵香爐 鐵香爐亦稱香鼎，埋沒後院空地，僅露一頂，成廢鐵矣。

事實 該館入門後，只存門房三間，爲館丁住所，餘則橫堵一牆，無餘屋，詢館丁種姓，云全部劃租六吉號紙莊，該莊又轉租於永增恒王鏡波，訂限五年，月租五十八元，由六吉每月轉交蕭東瀛董事，蕭常在津，而館事委託崇文門外上頭條十九號六吉號段厚田代理，該館現住一戶共九口，即長班而六吉號不在此內。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一則，述之如左。

一按前述碑文所載天后，系出吾閩，有機上救母，海中拯人，諸靈異，故我朝使節渡洋，舟師剿寇，以及糧艘北運，罔不仰資神力，履險若夷，則延邵兩郡紙商，每年運紙來京，祈求海上平安，其祀天后也宜，且考梁蘆隣中丞楹聯叢話載，乾隆十九年周文恭公煌奉命册封琉球使，舟至姑米洋，遇颶風，蝕礁柁折，時既昏黑，兼大雷雨，帆葉廚棚，吹落殆盡，倏見海面一燈浮來，衆悉呼曰：天后遣救至矣，須臾舟定，同舟二百餘人，舉慶更生，舟進姑米港，謁廟行香，公獻願大能成四字扁，並撰聯云：神爲其盛乎，呼吸回天登彼岸，臣何力之有，忠誠若水證平生，又載張南山題天后宮聯云：大海茫茫，到

無岸無邊，觀於天，天高在上，飄風發發，正可危可懼，後我后，後來其蘇，觀此與所謂海上拯人之意正合，然此沿海設廟供奉則宜，會館爲鄉人駐足之所，胡亦祀之，且不止延邵會館然也，卽別館專爲試子僑寓者，亦各奉祀如禮，豈其如文昌魁星與科名有關者乎，今康熙時褚穫人所著堅瓠七集載天妃籤甚靈云，嘉靖乙酉夏，順天固安高澄，同友周應龍、王仲錦、高進，小試於通州，偶遊天妃廟，見有跪而求籤者，周曰：卽以此決吾儕中否，視之乃第十六籤曰：久困鷄窗下，於今始一鳴，不過三月內，虎榜看聯名，是秋四人果同登，九月往謝，又卜春榜，籤曰：開花雖共日，結果自殊時，寄語乘槎客，危當爲汝持，己丑三人俱登第，仲錦除知州，進除知縣，澄除行人，獨應龍下第，以舉人選太原通判，結果自殊，踰年澄被使琉球，皆以地險爲憂，澄往返安寧，應後二句，卽此可知天后既有占驗科舉之靈，又可力護波濤之險，自明已然矣，則吾閩會館之祀天妃，燧於文昌關聖，不亦宜乎。

閩中會館志

建寧會館

沿革 建寧會館坐落南柳巷五十四號。司管事者為蔡國程。蔡因事忙，委託潘浩代理。潘在警察局任職，即住館中。該館原在粉坊琉璃街下窪南首，因入城較遠，故於康熙年間將舊館出售，購得此館。有舊碑可考，後院正殿祀天后，殿西有樓，曰奎星樓。此則各館所無也。殿前一亭，已坍塌，但餘舊棟數椽，臥地而已。

古蹟 前院壁龕，嵌有重建建寧會館碑記，塵穢堆積，字句模糊，飭館丁灑水去塵，俯躬辨認，稍得端倪。而年月題名剝落過半，幾無可考。然此最關歷史，細心審視，幸得其全，尙脫落數字，為可惜。再過數年，將無從考據矣。茲將原文附錄於文詞門。

規約 民國初年，警察總廳公布有管理會館規則，各館無有存者。唯建寧會館以漆書粉版，懸於神殿。雖歷二十餘年，漆字黯退，不易辨識。然細心審視，尙可得十之八九。茲錄如左。

為出示曉諭事。京師地方，各省設立會館，以備旅京同鄉之居住，計不下數百餘處。近年以來，各省人士之來京者，日見增多，而各館居住之人，亦遂日形複雜，揆厥情形，幾與雜居無異。若不議訂管理規

閩中會館志

建寧會館

一

則，俾各館皆有任事負責之人，不獨影響於地方治安，亦與各館之整理進行，至有關係。茲本廳以維持公安保護公產起見，訂定管理會館規則十六條，業經詳奉內務部批准備案。除分行各區查照外，合亟公布施行。自出示之日起，限一月內，所有在京各會館，應各遵照規則第二條辦理，並將原有館章，來廳稟報備核。其規定在第六條範圍以內者，亦應一併遵照辦理。為此示仰一體周知，切切此示。

第一條 凡在京城建有館舍，用各省及各郡縣名義，為旅京同鄉集合居住之所，均為會館。

第二條 各會館，應由旅京同鄉人員，就在京同鄉中，有正當職業而鄉望素孚者，公舉掌館董事一人，副董事一人，管理之。

第三條 會館董事公舉之法，以用投票，或用公推，可依各該館之習慣辦法辦理，或由同鄉議定之。

第四條 被舉為董事者，應報明警察廳備案。對於該館一切事務，擔負完全責任，並有執行報告調查之權。

第五條 各會館，如無確定之董事，負完全責任者，經警察廳查明時，應逕行管理，或暫予封鎖，俟舉定董事後，再行發還。

第六條 凡公共建築館舍，僅為各地方旅京同鄉集議，或商工團體會議之用者，應舉有正當職業之管理人員，報明警察廳備案，其責任與第五條同。

第七條 各會館本籍之旅京同鄉，欲在會館居住時，須先報告董事，得其許可，方准遷入。

第八條 住館人員之遷移及死亡等事，應由董事責成館役即長班，按照調查戶口章程，隨時報告該管警察署。

第九條 會館董事察知或經人報告，住館人員，有妨礙同住安寧之舉動，及其他過當之行為者，應勸止或禁止之。

第十條 會館董事對於住館人員，有左列各事之一者，應責成館役，報告該管警察署。

- 一 不受第九條之勸止，或禁止者。
- 一 攜帶違禁物品，及槍枝子彈者。
- 一 語言動作形迹可疑者。
- 一 違犯烟賭之禁令者。
- 一 招致娼妓至館住宿，及侑酒彈唱者。
- 一 患傳染病者。
- 一 察知為未發覺之匪人，或犯罪之在逃者。

第十一條 會館館役，遇有第八條第十條之情事，遲延不向董事聲明，報告警察署者，由董事送該

閩中會館志

建寧會館

一一

管警察署，按照第十二條及第十三條處罰，或驅逐更換之。

第十二條 違背本規則第七條者，應由董事報告該管警察署，勒令遷移，照違令罰第二條罰則令

第 條第 項處理。

第十三條 違背本規則第八條者，照違警律第二十四條處罰。

第十四條 違背本規則第十條者，照違令罰第二條，罰則令第一條，第四項處理。

第十五條 會館管理規則，並關於公產公物之保存方法，及執事人數名稱，邀集同鄉議訂，其原有之舊章，與本規則不相抵觸者，俱適用之。

第十六條 本規則自公布之日施行。

惜未詳年月，及警察廳總監姓名。

至民國十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又由市政府，修正北平市公安局，管理會館規則公布施行，其規定如左。

第一條 在本市區內購建館舍，為同鄉集合居住，或工商團體會議之會館，依本規則管理之。

第二條 各會館應公舉董事，或委員，負責管理。

第三條 董事及委員公舉方法，得依各該館習慣辦法，或用投票或用公推。

- 第四條 董事及委員任期均為二年，但得連選連任。
- 第五條 前條規定之公舉人、被舉人，均應呈報公安局核準備案，其被舉人對於該館一切事務，應擔負完全責任，並有執行保管稽查之權。
- 第六條 各會館如無確定之人負責者，經由公安局查明，得代行管理，或暫行封鎖，俟舉定董事或委員後，再予發還。
- 第七條 各會館本籍旅平同鄉，欲在會館居住，須商得董事或委員許可，方准遷入。
- 第八條 住館人之遷移異動死亡等事，均應由董事或委員責成館役（即長班）依照調查戶口章程，隨時報告該管區署。
- 第九條 住館人有妨礙同寓之安寧，或其他過當之行為者，應由董事或委員勸止或禁止之。
- 第十條 董事或委員對於住館人有左列各事之一者，應責成館役，隨時報告該管區署。
- 一 不服第九條之勸止或禁止者。
 - 二 攜帶違禁物品及槍枝子彈者。
 - 三 語言動作形迹可疑者。
 - 四 違犯烟賭等項禁令者。

閩中會館志

建寧會館

三

- 五 招致娼妓到館住宿，侑酒彈唱者。
 - 六 患傳染病者。
 - 七 審知為未發覺之匪人，或犯罪之在逃者。
 - 第十一條 違背本規則第七條者，應由董事或委員報告該管區署，勒令遷移。
 - 第十二條 違背本規則第八條者，應依照警罰法第三十四條處罰。
 - 第十三條 違背本規則第十條者，應查酌各款情形，分別依法核辦。
 - 第十四條 會館館役，遇有第八條、第十條之情事，遲延不向董事或委員聲明，報告該管區署者，應由董事或委員，送由該管區署，按照本規則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分別處罰，或驅逐更換之。
 - 第十五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得隨時呈請修正。
 - 第十六條 本規則自呈奉市政府核准之日施行。
- 以上規則本為各館通行之案，因各館俱已遺失，唯建寧館存有原有規則，故特附錄於此，後又由警察局抄到民國十九年公安局重修之規則，故一併附抄以資參攷焉。

文詞 重建建寧會館碑記文錄之如左。

閩之建州，理學經濟之淵藪也。人文之盛，自宋而明，名儒輩出，名臣代起，蓋昔然矣。國朝以來，撥巍科登仕籍至都中者，駸駸乎後先濟美，而羣聚皆於會館，固鄉里姻朋所相聚，亦即文章政事所相質，匪特作息居停之便而已。其地舊在粉坊琉璃街下窪，南首，康熙乙巳少司寇山公鄭老先生，以舊館入內城頗遠，集金售得北城靈中坊琉璃廠西，十間房，洪姓業，東至本館牆基，南至王宅牆，西臨大街，北至晉江會館牆，乃構斯館，詳載於珉。厥後司寇公旋里，屬籍外戚徐姓守之，暨本館長班張中元代守之，漸不逮昔。雍正己酉地震後，堂庭頽圮，木植瓦石，更無一存，僅留臨街門房五間，公車同池，屢議捐建，不果。乾隆乙丑，余承乏西曹，與朱君南英、傅君雨霖、彭君會友、蕭君爾功、暨弟淵如，目愴顏，各量力捐資，合金一百五十四兩有奇，先葺臨街五間，構內左右廂四間，別售館左王姓地基全片，東至本館牆基，南至賣主牆，西至臨街，北至本館牆，土木之興，既有造端，當竟厥緒，而物力難齊，隨於丁卯秋，余更捐金二百兩，墊金四百兩，俟諸君陸續補所墊，而堂而庭，而房而廂，凡數月告竣，館既成，下車者固得便安，而桑梓之誼於斯敦，切劇之益於斯，□□□□□□同心協力，接踵先達，當年建葺之盛也。近墊項雖漸次補還，而規模狹小，尙思擴而大之，前既待今，□□□□□□繼起者綿綿繩繩，永續前徽於無既云，計初葺館五間，構房四間，續構前堂三間，後堂三間，左右□□□□□□庖廡各一間，其會館題捐規例，器用契券塚墓，悉詳於籍，存諸各邑，以垂久，時乾隆二十年歲次乙亥四月穀旦，誥

閩中會館志

建寧會館

四

授承德郎刑部貴州司主政，前國子監學政，壬申恩科會試同考官，加二級紀錄，□□□城祖德洪題，以此碑考之，可發見史料二事，一今之南柳巷，在康熙時屬於北城靈中坊，一雍正己酉，京師大地震，堂宇竟至頽圮，此爲罕覩事，按續修浦城縣志，政績門，稱祖德洪，字汝範，存義子，見孝義傳乾隆丙辰恩科舉人，選授國子監學正，日程月課，一以清真雅正爲則，改刑部司務，陞廣西司主事，擢江西司員外郎，詳審矜慎，江西有疑獄，擬者誤失入，獨排衆議力爭之，雖稍憊勿恤也，葺建寧會館於都門，俾公車得安行李，將以道府外用，遇事鏘級歸，有弟德源，字汝淵，乾隆辛酉科舉人，選山西長子縣知縣，改授清流縣教諭，坦衷任物，而接士盡禮，士無雋庸馴梗，接其言論，丰采無不敬且愛者，子謙光，字鳴吉，廩貢生，選授福清學訓導，調任鳳山，立規陳矩，以文章品行相切劘，海外士習，爲之不變，祖氏一門兄弟，政績文章，鼎盛一時，而尤注意於會館之事，蓋館創於康熙年間，而浦城縣志，稱其葺建寧會館於都門者，卽經雍正己酉地震後，迄乾隆乙丑，祖德洪先葺臨街五間，以次及於全部也，德洪有姪孫曰之望，字舫齋，官至刑部尚書，陳恭甫太史壽祺，曾志其墓。

文云，刑部尚書，浦城祖公，以嘉慶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卒於京師邸第，年六十，踰年喪歸，又明年九月，將葬某原，其孤瓊林，以狀抵壽祺曰，先君子葬有日，將銘墓而難其人，先君子之存也，語文行，輒亟稱太史，太史則其人也，敢以遺意請銘，壽祺伏考尚書，翊毗兩朝，別歷中外，謨猷政治，載在國

史非鄉鄙所得而私也。顧念公服官三十載，其蕃宣之勤，色養之榮，任恤之仁，澹泊之節，史有不及詳。海內蓋未之或悉，不揭而襮，則使公始終志行，不章其曷可辭，乃爲之誌且銘。誌曰：公在西曹二十年，總辦秋審，持法平，阿文成公尤器之。累偕詔使，讞涉江南江西廣西河南湖南北山東，爲侍郎，勸災畿輔，輸獄濟寧，徐州安慶，履運河，視洪澤湖，驛傳往返，無虛歲。按察山西也，綜覈案牘，條列小民易犯罪名，曰三尺須知錄，刊布於衆，俾民無誤。罹法網，布政湖北也，湖南苗民叛，大吏皆統師出武昌，省治獨公一人坐鎮，並治兩府事，日不暇給，秉燭治官書，常達旦，而白蓮教蠢動，起荆襄，延鄖宜施南，張甚，譌言數作，聞獲賊，或得僞檄於通衢，傳警者屢矣。公靜定不驚，密令防禦要隘，城鄉市鎮，設十家牌，互稽民心，始帖，賊稍侵孝感，尋翦滅，故下游五郡皆安堵。上以爲功，賜花翎，巡撫湖南也，察苗情，規邊備，宣威示信，推賢任能，以永綏廳孤懸，不足控馭，亟陳經久策，請移治所，以制之。在陝西，大兵剿餘孽，公籌軍餉，巡江岸，置鄉勇，恤災黎，夙夜匪懈，如楚藩時，爲尙書半歲，值逆賊突入京城之變，事定，公寢不安，食不甘，旬日間，語言蹇澀，雖蒙恩優容，予休養疾，而公盡瘁之思，未嘗一日自寬也。其以勞定國如此，公之除太常也，高廟數召見，詢家世，及親年甚悉，越日授按察使，當是時，公二親在京師，公入對，高廟謂曰：汝父母未老，山西甚近，可卽迎養，及擢雲南布政使，命既下，復以公親老，調湖北，後三年，丁父憂，軍興，上詔公墨經視事，許持服內廨，且諭曰：此爲軍務需人，

閩中會館志

建寧會館

五

不得已，權宜辦理，非開在任守制例也。後二年，晉貳卿，予假歸葬，當是時，公適以事左遷，不踰旬，而荷矜全，被優渥，非忠盡上契聖心，何以及此。自陝西移撫廣東，公以太夫人在里，請定省許之，太夫人八十之前歲，公豫請侍養，上曰：不必，俟來年冬至後，朝審事畢，可行矣。嘉慶十四年，公至京師，祝釐爲太夫人恭進如意壽佛，上垂問褒嘉，因命公侍宴，賚予有加。公抵家，疏謝云：回賞巨母段匹，諭令衣被恩榮，謂汝母八十三齡，適朕五旬萬壽，期以入都祝嘏，十載重來，勉以歸里奉親，百年長健，蓋紀實也。上批答曰：卿母福壽綿長，實深忻慰，日侍慈闈，誠人間第一樂也。其以孝事君如此，公居家營祠堂，增祀田，輯祖氏遺編，自始遷祖以下三十世，各爲詩歌，系小傳紀之。葉祖無擇龍學文集，以補譜牒，訂鄉賢楊文公等遺書，以存文獻。凡事繫家國，利民俗，皇然亟修廢舉，墮其以義處鄉如此。公恒言先世家業，僅供饘鬻，少應府院試，自家抵郡城，二百七十里，往返皆徒步，故位躋九列，服食車馬，甘儉薄，不葺園廬，不騁遊翫，歸里，出則坐小輿，隘不容肱，其以約持躬如此。公諱之望，字載璜，晚字子久，號舫齋，其先當宋咸平初，有官建州者，家於浦城上湖，遂爲浦城人，世多通顯。曾祖伊娶葉張，祖德洽，再娶皆姚氏，考率英，娶吳氏，三代皆贈榮祿大夫，妣皆贈封夫人，兄弟五人，公次二，娠十二月始生，年十五，補縣學諸生，乾隆四十二年，選拔貢生，舉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刑部主事，旋擢郎中，爲通政司參議，太常寺少卿，各一，按察使一，布政使二，巡撫四，署河東河道

總督一、刑部侍郎三、署戶部工部侍郎各一、刑部尙書一、署工部尙書一、著節制紀聞、洞神錄、乳訓逸名錄、邇言錄、舫齋小言、青鳳子皆山堂、文鈔詩鈔、凡若干卷、元配吳夫人、先公三十八年卒、生女一字內閣中書、金宗邵、刑部尙書光悌之冢子、未嫁、殤、繼配甯夫人、先公三十三年卒、生子瓊林、二品廕生、兵部候補主事、武選司行走、繼配陳夫人、生子桂林、早殤、女二、婿曰內閣中書祝春熙、戶部員外郎吳鼎臣之子、贅、孫旭、孫女三、公葬本邑招賢里、楓處下塢山之陽、銘曰、傳巖之山、上湖之水、炳靈孕奇、黻綬鵲起、躡踵皋蘇、儕良門、鸞屢寄翰屏、終登鉉耳、喉舌在天、云如何悝、嗟茲哲人、棟摧榱圯、公魄則歸、公忱未已、世厥忠勤、將在子孫、

尙書有姪名鶴林、號仙洲、浦城縣志、忠節門、載其殉國事、文云、祖鶴林生員、舫齋尙書胞姪也、又稱鶴林性沈重嚴介、七歲喪母、隨乳保、依伯父湖南巡撫任所、常念母哀泣、尙書雅愛憐之、戊午髮逆告警、人有勸其避匿者、鶴林正色拒曰、余家世受國恩、不能隨當事諸公、殄賊報効、忍偷生乎、置木牌書北闕二字、晝夜焚香號泣、賊至冠帶再拜、仰藥死、長子暉、四子昕、媳徐氏同死、事聞、賞卹雲騎尉世職、

夫祖氏累代簪纓、卒以忠節報國、有光史乘、豈僅如建寧館記所云、閩之建州、爲理學經濟之淵藪已哉、

閩中會館志

建寧會館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 一 建寧會館匾額 懸在大門前、白地黑字
- 二 古槐兩株 在前院堂前、大數圍、濃陰滿庭、蓋數百年舊柯也、
- 三 印契勒石 今在前院壁龕、文云、建寧會館、印契勒石、順天府大興縣、今據 用價契買、遵循納稅事、立賣斷房屋人沈繼煥、今將原買得民人俞大本破爛房屋一所、坐落北城靈中坊、南柳巷路東地方、東至鐵老鸛廟蔣姓屋本宅牆爲界、西至官街本宅牆爲界、北至建寧館牆爲界、南至沈姓屋牆爲界、計正廳瓦房三間、東西廂房四間、門面瓦房三間、共瓦房石上瓦字拾間、又東西廂灰棚四間半、門房及馬房灰棚二間、共灰棚六間半、憑中說合、情愿盡行出賣與福建建寧府朱佩聲、祖、舫、齋、衷、欽、齋、李謙堂、許來亭、蕭芬圃、羅屏山名下、公作建寧會館、聽憑改造、翻蓋、永遠住居管業、三面議定時值斷賣價、足紋銀四百八十兩、中有印字正、其銀當日收足、并無少欠、自賣之日、倘有滿漢親族兄弟姪人等爭競、以及抵補官銀私債、及私賣重典等情、俱係賣房人、與中保一面承當、與買主無涉、恐口無憑、立此賣斷契、永遠存照外、有王成德地基照一紙、俞姓紅契一紙、一併交建寧館買主收執存照、其上手王姓紅契一紙、張姓紅契一紙、係賣主南邊住屋相連、全契不便全繳、仍自己收執、日後不得生端異言、再照、

嘉慶八年閏中有二月口日立賣契人沈繼煥

中保 朱懿亭

葉聖章

其抄印契并契尾一紙買契一紙上手印契一紙執照一紙交趙贊元手藏楊鶴書處老館契券已勒前碑道光十八年八月四日公同立碑

蓋當時司館者一面將契紙託人保存一面勒石為據其處理館產可謂精詳矣今碑字磨滅已難辨識再經風雨剝蝕將成沒字之碑故亟錄之

四 神龕神牌 神龕專供天上聖母神牌書三十二字封號案前五供尚餘三供館丁云每年三月二十三日九月九日仍奉祀典無闕

五 奎星樓神牌 樓門深掩不得上但館丁云三神牌尚在塵封而已
六 募捐牌 建寧會館定有募捐章程書在牌上今牌尚懸正殿內其章程如左

科名

鼎甲二十兩 翰林十六兩 部曹十二兩 中書八兩 知縣十二兩大挑 舉人六兩
貢生四兩 截取勞績部選知縣十六兩

閩中會館志

建寧會館

七

外官

一二品一百兩 三品五十兩 道員三十二兩 知府二十四兩 直隸州知州知縣治中二十兩
運同同知運副鹽提舉通判京府判十二兩 六七八品佐雜八兩 九品未入雜職六兩 教職六兩

京官

一品五十兩 二三品四十兩 四五品京堂二十兩 五品京堂十六兩 六品京官十二兩 七
八品以下京官六兩

武職

一品五十兩 二品四十兩 三品二十四兩 五品十兩 六七品六兩
凡報捐京外官赴部驗看註冊人員闔省公議應交喜金均由印結局報繳
公議每歲團拜章程

現任外官

總督巡撫藩司運司十五兩 臬司道府二十兩 州縣十兩 佐貳六兩
現任京官

學差二十兩 試差十二兩 坐糧廳十兩 京堂官四兩 六七品京官二兩 七品以下京官及在京舉貢候補人員一兩

七 管理會館規則 正殿內尙懸有警察總廳公布管理會館規則該規則書於粉牌上尙未剝落事實該館多出租與外省人幸代理董事潘浩住館中且在警局任事故尙無欠租情事每月收入有一百四十六元足供長班工資及歲修祭祀之用館雖破舊尙無滲漏坍塌該館現住十戶共三十五人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四則分述如左

一 李俊卿孝廉光緒年二十五年甫莅京師晤鄉前輩傅蓮峰部郎嘉年以館事相託並以印契交之且告之云最初建寧會館在下窪南首其匾額四字爲朱文公所書迨舊館置新館而館額仍舊但念南宋時必無在北京建館事北京之有會館者始於明萬歷間果爲文公所書不過建寧人慕文公道義集其字以書館額焉爾福建會館館丁王佩珣云民國初年袁大總統時代初次舉行考詢縣知事閩縣孟瑋棠來應考得第一還鄉時曾以左手鈎摹建寧會館四字載以返里蓋右手顫不能書也則其額書之足重可知然今諦觀四字會館二字頗類文公筆法建寧二字結體太散不似宋格想經幾次鈎摹失其神態矣

閩中會館志

建寧會館

八

二 祖德洪之重修建寧會館碑記云康熙乙巳鄭少司寇集金售得即購北城靈中坊琉璃廠西十間房洪姓業即今之南柳巷若以地勢言之誠有不可解者蓋合內外城言則南柳巷當爲南城何以稱爲北城且今人祇知有南柳巷之地並未聞有靈中坊之名是因未知京師坊巷名稱之遷易及其管轄分割之變化故也明張竹坡僑於嘉靖時著有京師五城胡同集其坊巷之名稱及其管轄多沿元之舊制北城所轄者指北安門至安定德勝門裏並北關而言其中有所謂靈春坊者然非靈中坊也以地勢考之南柳巷當在南城之宣化坊然宣化坊止有柳巷兒永興庵又無所謂南柳巷也東莞張江裁跋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云集中所載坊巷多爲元時所遺唯如明照坊宣化坊等則爲明代所新增至清代則改爲十坊曰中西坊曰中東坊曰朝陽坊曰崇南坊曰東南坊曰正東坊曰關外坊曰宣南坊曰靈中坊曰日南坊已與明制疏矣是則靈中坊南柳巷之名稱俱始於清初然靈中坊南柳巷何以屬北城管轄乎考清制防區分五城者有二種一屬於都察院一屬於坊官衙門多羅定郡王所編金吾事例載五城察院坐落地方云中城察院衙門坐落西江米巷西頭路北南城察院衙門坐落宣武門內東城根路北北城察院衙門坐落前紅井胡同路北東城察院衙門坐落正陽門內西城根路北西城察院衙門坐落高碑胡同路北又載五城坊官衙門坐落地方云中城正指揮衙門在鷓兒胡同路南副指揮衙門在西

珠市口路南、東城正指揮衙門、在花兒市路北、副指揮衙門、在朝陽門外鷄市口二條胡同路北、西城正指揮衙門、在中街北口、副指揮衙門、在阜城門外關廂路南、南城正指揮衙門、在清化寺街路南、副指揮衙門、在永定門外北城、正指揮衙門、在鐵門路東、副指揮衙門、在德勝門外大關路東、靈中坊南柳井、去鐵門不遠、當屬北城正指揮之管轄、故知所謂北城云者、指坊官衙門之所轄言、非指北城之察院衙門也、且可以此推知所分之五城區域、有錯雜相互之用、非逕將內外城之範圍、正劃爲五分區也、不知者以爲今之南柳巷、明明在南城、而胡以北城稱乎、此蓋但知南北之形勢、而不詳清初管轄區分之舊制也、茲因紀建寧會館之舊址、而並及之、

三 閩小記云、世以考亭稱文公、予癸巳陪巡、過建陽、宿麻沙、見晦翁後人所藏家譜、知考亭是黃氏之亭、後從徐存永、得見黃詩、按五李亂、黃端子稜、隨父禮部尚書入閩、見建陽山水秀麗、遂家焉、子稜詩云、青山木笏尙初官、未老金魚是等閒、世上幾多名將相、門前誰有此溪山、市樓晚日紅高下、客艇春波綠往還、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間、歿而葬於三桂里、子稜乃築亭於半山、以望其考、因名曰望考、文公居近其地、因以考亭稱之、夫文公既爲建寧人、建寧人以其居之近考亭也、尙以考亭稱之、則建寧人之建會館也、思以文公之字、顏其館之額、不亦宜乎、余故曰集朱之字、以題額也、

閩中會館志

建寧會館

九

四 建寧會館有奎星樓、此別館所無也、奎星或作魁星、夫魁星於會館何關乎、考南豐劉起潛、隱居通議云、淳熙中殿試進士、有鄧太史者、告周益公、魁星臨蜀、臚傳先一日、又告夕有震雷、魁星自蜀移照吳分、及期、上忽以第一卷、與第二卷互易之、吳人果第一、蜀人第二、當時咸奇驗其言、此事甚神、前輩謂古天官書無魁星之名、今所繪像、又與斗魁不同、使此星即斗魁、安得移照分野、且移照又先以電、尤爲甚異、據鄧之說、魁先臨蜀、而是年蜀人當第一、然則與吳分何與、若此星、亦如日月五星、躔次周轉、必漸次移照、按吳分當南斗、相去一百八十度、何以遽能移照如是之速、皆理之所不可解者也、科目在宇宙間、特小小事耳、事有類於此者尙多、狀元雖貴、然亦人間一時之榮、千載事業、於此何與、而便足以動天象如此、豈文章科名亦天所貴耶、天既貴之、而今又絕之何也、近年有言狀元若在南中、則國家運數將盡者、已而咸淳辛未歲、狀元張鎮芳、乃廣州人也、未幾而國遂亡、然則科名氣數、果有所關、則昔人所謂自有文章司造化、莫將科目待時賢者信矣、夫按魁星照臨之地、即狀元發祥之區、其說創自宋、流傳至元明、故建寧會館、獨設魁星樓、與各館之祀文昌者、其意尤深重、蓋文昌但有關司祿、而魁星且可望掄元、但謂移照何方、狀元即出於何地、其說近於誇誕、唯所謂科名與氣數有關者、揆諸古今、不堪同慨、宋咸淳辛未狀元張鎮芳、出自南方、而國遂亡、光緒甲辰狀元劉春霖、出自北方、故清室既墟、而北方亦因

以多事。此科舉所以成絕調之廣陵散。而建寧會館奎星樓塵封千古。狐狸窟之。不亦可慨乎。

閩中會館志

建寧會館

十

閩中會館志

邵武會館

沿革 邵武會館，坐落正陽門外，東草廠二條胡同，今稱興隆街，一百四十號。司館事者，爲鄆頤孫。該館明萬歷丙午，黃克謙先生創建，並手書嘉會堂匾額，懸於館中，筆勢飛動，樸茂一望而知爲明人法書。歷清一代，保存無失。光緒中葉，館地被黃岡館侵佔，後又收回修葺，自科舉停罷，邵人來京者日少，館事稍形寂莫。民國元年，丁濟生當選入都，與寧李泰協力整理，館務稍復舊觀。歷今又三十年，而舊館之規模尙在也。

古蹟 館爲故荆楚邸，其沿革詳於黃克謙碑誌。黃克謙邵邑人，明萬歷壬戌進士，官至廣東布政司參政，爲購邸建館之始倡者。觀其所撰邵武會館誌，可以證矣。誌見文詞門。

規約 邵武規約有二，一爲鄉先輩公議之館規，一爲新訂管理規則。其鄉人寧李泰曾記其大略云：邵武會館章程，自乾隆時設立以來，既詳且備。是時人文蔚起，駐京者衆，故禮節亦極整肅。咸同兵燹後，文教衰微，甲第頽鮮，館中常駐者，惟何君秋濤、楊君寶臣二前輩。此後虛無人焉。館務多託汀郡同鄉就近經理，所有舊章，除喜金與義園、春秋祭祀外，俱缺而不講。然告朔餼羊，所以存古，衰極必盛，理有

閩中會館志

邵武會館

固然，將來人傑地靈，英才輩出，安知後起者不勝於前人。其守舊章，復古禮，雍雍乎，仍稱一堂之盛事哉。援就舊章之書於版，字跡可辨晰者，錄之以付石印，俾後之覽者，知鄉先輩之禮讓，足爲後起諸賢法。寧李泰編館誌時所記

鄉先輩公議館規列后

計開

- 一入都應禮闈，及赴引驗請分發者，初到館，即往拜本館董事，請其吩咐守館丁，採掃房間，備便床桌椅櫈，鋪設臥榻，安置行李。
- 一入都應禮闈，及赴引驗請分發者，初到館時，本館董事，俟齊到時，設席掃塵，例定素菜數簋，白乾酒數觴，費約二元左右。
- 一入都應禮闈，及赴引驗請分發者，各題芳名於額，並繳喜金若干，喜金多寡之數，另列章程。
- 一凡在館居住諸同鄉，每月朔望，於武帝前燒香致敬，禮畢，即於殿前公同團拜，行三揖禮，以聯鄉誼。
- 一凡在館同鄉，遇春秋二季，致祭義園時，各宜親到義園巡視，並祭先輩塚，回館飲福。
- 一武聖誕辰，由董事預備牲醴致祭，即請在館同鄉飲福。
- 一館中庶務會計，概由公舉正大駐都之京官經理，所有館屋店居租金，除修補館屋，及義園祭費，神

誕祭費、及守館丁、工食外、餘款留存、以爲增置公產、及大修館屋經費。

一館中董理庶務會計者、每年於二月內、將先年收入租金、及支出用費、開具清冊、請衆核算、即將清冊另抄一單、粘於館內、俾衆周知、有無存積、以示大公。

一董理館務者、本應設立辛俸、惟館中出息無多、公議各盡義務、惟每年公俸車費銀四兩、聊爲酬報、一董理館務者、所收租金、當代爲存積、擇可靠殷實鋪戶處生息、以免呆存、董理者、不得挪移虧空。

一守館丁工食、自光緒丁酉年起、經裘君少京手定議、每月工食、一千二百文足錢、庚戌年、經丁君濟生、與衆商議、以館中無甚出息、守館丁甚形苦瘠、議加給工食、足錢八百文、共成每月二千文、癸丑年、又因守館丁劉順年老、難以謀生、又與丁君超五、陸君承箕、酌意格外津貼六八文、後手不得爲例。

一敬神每月香油、定給足錢四百文。

一採掃各處、採帚毛帚等、每季給錢一百文。

一守義園墓丁、每季致祭時、先期屬令割草、春秋二季、各給守墳錢四百文。

一春秋二季、致祭義園、例定買金銀錢紙一千文。

一春秋二季、致祭義園、有同鄉在京者、例定牲醴酒費香蠟錢、一千二百文、如無同鄉在京往祭、僅由

閩中會館志

邵武會館

二

守館丁辦祭、例定牲醴香蠟費五百文。

一正館房屋不得出租、其南院北院房屋、則擇其清白妥當、有家室或舖戶租住、但須與議定、如遇考試年、應試者、須自用時、必當移往他處二三月居住。

一喜金數目列后。

一初次入都應禮闈者、繳本館喜金紋銀四兩、五貢應廷試者同。

一甲榜及第者、繳本館喜金紋銀五兩。

一欽點三鼎甲者、加繳本館喜金紋銀一十兩。

一請分發赴引驗者、佐貳佐雜、各繳本館喜金紋銀五兩、知縣繳喜金銀一十兩、府道繳喜金銀二十兩、藩司繳喜金銀五十兩、臬司繳喜金銀三十兩、督撫繳喜金銀一百兩、京官喜金、與外官等級同。

一喜金到館後、於未出京時、即須請繳、不得帶欠。

一大修館屋、及增置公產、如遇館中公款無存積、請各隨力量大小捐助、不拘成數、以上館規、均屬舊章、內惟守館丁工食一條、則因時更改、乃現時暫定之數。

邵武會館新訂管理規則

- 第一條 本會館原爲邵武府屬四縣人士所建設，名曰邵武會館。
- 第二條 館中公推董事副董事各一人，掌理館中事務。
- 第三條 正副董事均照向章就在京同鄉中公舉之。
- 第四條 館中產業物品均由董事掌管之。
- 第五條 董事掌管館中物產及收益處理之權，但關於不動產之典賣變換，非經公同議決，不得私行處分。其收存款項，除向額支用及必用外，不得濫行開銷。
- 第六條 董事於每年收入支出之額數，須於館中指示之。
- 第七條 董事掌管館中動產不動產及收支款項，須負完全責任。
- 第八條 凡來京邵人，得在會館居住，但須告知董事。
- 第九條 凡住館人員，不得有左列行爲：
- 一 攜帶違禁物品及詭秘之行爲者。
 - 二 吸食鴉片、聚賭及其他不正當之行爲及營業者。
 - 三 招致娼妓到館住宿，或侑酒彈唱者。
- 第十條 有違反前條之規定者，董事得勸戒或禁止之。其不聽制止，得令搬出。如有發現前條第一

閩中會館志

邵武會館

三

項確証行爲者，董事須即報告於警廳。

- 第十一條 凡有傳染病者，不得住館。其現屋館而經傳染者，得令遷居。
- 第十二條 正副董事各盡義務，館中不給薪資，惟每年額支辦公費四元。
- 第十三條 館中人役由董事約束指揮之。
- 第十四條 館中捐金章程另定之。
- 第十五條 本規則有未安事宜，得隨時修改。

附記 本規則於民國四年五月某日，呈報警察廳立案。

邵武會館公訂捐金簡章

第一章

第一節 宗旨

第一條 本館以徵募捐金，維持館務爲宗旨。

第二節 範圍

第二條 凡邵屬四邑同人到京者，不論寄宿館內館外，均應恪守，絕對實行。

第三節 類別

第三條 本章程按輸金之性質，分爲六種。

第二章

第四節 名譽捐

第四條 凡受勳爵者，應捐番二百元以下，一百元以上。

第五條 凡受一等各項獎章者，應捐番一百元。

第六條 凡受三等以上各項獎章者，應捐番六十元。

第七條 凡受五等以上各項獎章者，應捐番三十元。

第八條 凡受七等以上各項獎章者，應捐番十元。

第九條 凡在參政院參政當選者，應捐番三百元。

第十條 凡在國會當選者，應捐番二百元。（候補當選者不在此例）

第三章

第五節 職務捐

第十一條 凡外洋畢業，及國內高等學校畢業，獲有學位者，應納百元以下，二十元以上之捐金，不論何界何項位置，按其所得薪金之多寡，臨時公議，以相當數目捐之。

閩中會館志

邵武會館

四

第四章

第六節 授職捐

第十二條 凡授特任官職者，應捐番五百元。

第十三條 凡授簡任官職者，應捐番三百元。

第十四條 凡授薦任職者，應捐番一百五十元。

第十五條 凡授委任官職者，應捐番五十元以下，十元以上。

以上四條，不論文法軍警各界，凡授職歸班者，即須繳納，存記及見習者，不在此限。

第四章

第七節 畢業捐

第十六條 凡在國立各大學畢業者，均應捐番八元。

第十七條 凡在私立各大學，及專門學校畢業者，均應捐番六元。

第十八條 凡在京，中學校畢業，均應捐番四元。

以上三條，不論軍警法政農工商等校均同。

第十九條 凡在京，女子中學以上各學校畢業，均應捐金四元。

第五章

第八節 應試捐

第二十條 凡入京應高等文官試驗，均應捐番八元。

第二十一條 凡留學外洋，回國初應試，均應捐番六元。

第二十二條 凡入京，初應普通各官及法官試驗，均應捐番五元。

第二十三條 凡入京，初應大學及專門各學校試驗，均應捐番四元。（升學試驗者，不在此例）

第六章

第九節 特別捐

第二十四條 凡在京內外政學軍警工商各界，得有優差者，如遇館內有修繕之宣告，應對於公益

上，盡維持之義務，但金額各隨其志願而定，同人等，須公送匾額褒崇之。

第二十五條 凡工商到京營業，或因他項目的者，應納館捐三元。

第七章

第十節 附則

第二十六條 凡本章如有缺點，或與他項相抵觸者，得以隨時損益改良，但非邵屬四邑同人齊集，

閩中會館志

邵武會館

公共會議，不得擅行變更。

第二十七條 本簡章，以邵屬四邑同人會議決，印入雜誌之日，即為發生効力之期。

第二十八條 本簡章，俟有變更改良，另訂簡章之日，失其効力。

文詞 邵武會館文詞，有可紀者六，一為邵武會館創始碑文，二為義園碑記，三為門聯，四為楹聯，館誌

序，五為寧李泰詩句，及致父老書，六為丁濟生等詩文，分紀如左。

一 邵武會館創始誌碑文

勝國時愚始祖與戎馬從龍起家邵陽，隨沂而南航，遂世閱闕，迨余歷仕，與百兩四十，斟水思源，寧能一日忘故里哉。幸故里諸君子不寶疑係擴字之誤羣兄弟，稱鄉人，得追隨長安道上，歲時宴集，閑疑問詢吾閩八郡會館所在，惟邵陽獨無，僉云：是役也，昔嘗屢議矣，然輟亦屢罷，道旁之譏，遂成畫餅，吾郡亦缺事，疑有錯字余私心謹之，一日略草檄作倡，布告諸君子，咸欣欣樂助，爰歲餘，集千五百緡，市廛焉，市凡三易，乃得今所，則故荆楚邸也，半畝舊宮，人棄我取，然值不甚昂，視其棟，依然可新，於是屬戴君仰川，蕭公少雲，暨諸君子，序鳩工，朝夕拮据，高廳事之前楹，倍加礎，其餘即底葺，晉聖壇壁，飾以丹鉛，濡月已落成，噫嘻，亦已難哉。（下略）按誌末書萬歷歲在丙午，孟夏戊戌，邑人黃克謙頓首撰，誌中又有勒之貞珉，以垂不朽之文，可見當時此誌，已鐫刻上石，丁濟生誌云：嘉會堂外，右

側牆陰有石碑一方，即黃克謙先生手書會館創始誌，今查此碑無存矣。

二義園碑記 嘉會堂外右側牆陰，原有石碑一方，鐫黃克謙先生手書之會館倡始誌，今已無存，已述於上。此外堂左簷隅，尙懸有董志齋先生親書創設義園之紀念木牌，今亦徧查無存，茲從丁誌中，得其記文如左。

捐建邵武合郡義園記

求名筮仕，例必來京，而生死殊方，命數存焉，生者有會館，爲駐足之所，而死者豈聽其旅魂無棲乎？都城各省郡州縣，建有會館，皆有義塚，而我邵獨無，此亦前輩倡會館者，不無遺憾，或有意味後來之籌及也。余自丙戌來京朝考，己丑辛卯兩試禮部，戊戌則引見，赴陝西沔縣任，甲申需次赴補，越丙午仲秋，始得補授直隸容城缺，凡入都五次，目擊死亡者六七人，埋塋賃地，停厝賃寮，甚費周章，而日久躡殘坍塌，勢必暴露，且荒蕪湮滅，不識其處，心爲惻然，爰捐貲置買地址，坐落西城宣南橋六舖，土地廟斜街，火道口斜街，約三畝有零，並建造磚牆門樓，各立石界，內有停寮一欄，則以厝柩，又房三間，爲守塚人居住之所，不惜經營，費用三百三十餘金，非敢希澤及之德，亦聊以釋前輩遺憾，並慰有待之意云爾。乾隆五十一年仲秋吉日，董書誌齋氏謹誌。

三門聯及楹聯 邵武會館原有門聯楹聯佳句，分誌於左。

閩中會館志

邵武會館

六

門聯 丁誌云：館門之側，緣飾以楹聯，右云：珠聯璧合，左云：鳳翥鸞翔，第未知何人所書，今已散失。

楹聯 館之前院正柱，有楹聯云：千層浪起龍舒甲，五色雲開鳳展翎，今已無存。正殿正柱楹聯，按

會堂即爲祀關聖之正殿云：喜近辰居聯梓里，欣看甲第繼榴軒，郡人李肇宗，上官寅志，陳宗緒，高熙翰敬題。

後院天井正柱楹聯云：八座文星躔紫極，九天恩詔擁丹霞，郡人丁濟生，范毓桂，張書簡，謝貽鏞

同題。以上兩聯，今亦無存。按丁濟生，建寧人，清舉孝廉方正，官江西州判，范毓桂，建寧人，官江西

州判，謝貽鏞，建寧人，由廩生考職一等，用江西巡檢。

四館誌序 會館之有誌，非邵武之所獨也，然延平汀州，則已散失，泉州則別稱之，曰錄，今所存者，唯


龍巖邵武兩誌，茲將邵武館誌之丁氏寧氏兩序錄之於左。

丁梅巖序云：北京邵武館，倡建於明萬歷丙午歲，鄉先輩黃可讓先生諸君，其首事計費一千五百緡，其館舍坐落正陽門外東草廠二條胡同，前臨官路，與南北院之門並列，橫計地址拾有一丈，後達頭條胡同，圍牆限之，橫計地址九丈餘，北院與興隆街店相接，南院則黃岡會館毗連，堂後空地之北，店屋一所，臨興隆街，堂中奉武聖肖像，左右二龕，則四邑城隍主，與物故鄉先輩位，堂後及南北大小空地，三古木，五里人聚會於斯，叙鄉誼，談風月，洵勝地也。前清嗣統，順康雍乾之世，登甲第，掇巍科，棘禮闈，多得志者，設規則，敦禮讓，海濱鄒魯，良無愧色，咸同間，洪楊構亂，邵屬兵燹者數回。

邵建受害尤烈。由是文風寢衰。駐京者寥寥。經理無人。堂下左右廂。皆斷瓦頽垣。幾成廢地。光緒戊戌。余拔萃應廷試。館舍不敷。與同年裘君章鎬。邱君鴻文。移駐他所。是時堂之南院空地。與黃岡館屋毗連者。被其侵佔。經與理論。指明地址。始歸趙璧。裘君章鎬。因與饒君□□。捐資將東西廂修造。堂之內外暨南北院。損傷甚大者。概加修整。計費五十餘金。民國癸丑。余復以衆議院議員。當選入都。與丁君超五。陳君承箕同事。館之北院。勢將倒塌。估值拆卸。改造。約須白金七八百元。議以三人籌墊。免傾覆。後修費益鉅。與土木工將次成議。適國會解散。遂不果行。惟義園墳塋塌陷處。積南院與店屋租金。修理之。義園者。乾隆間。建邑鄉先輩董君書。捐資所置也。去價三百餘元。其義園記載之詳矣。昔時之守塚舍。及停厝。皆傾陷無存。惟園外之界碑。巍然屹立而已。余則於圍牆二方面。各砌邵武義園四字。使舉目即知。易於認識。是園也。光緒末年。張南皮擴充畿輔先哲祠。其地址與義園毗連。是時郡人無駐京。理館務者。交界處墻塌。未修。被侵佔。地址橫闊約四丈有奇。直與園等。古天生界石可証。雖經閩省諸同鄉。報告。與之理論。奈雕墻峻宇。既已落成。相國聲勢。又復赫奕。狗情曲讓。失其地者三之一。其古塚僅留二十七座。沉埋異地。莫正首邱。見者惻然。幸春秋例祭。尚不缺如。今科舉廢後。駐京者尤鮮。經理無人。久將失考。館屋義園。其不再被侵佔者幾希。余竊憂之。夫先輩倡之於前。我輩宜善之於後。萬歷迄今。歷朝數代。閱歲三百。幾經亂離。而保存如故。未必非鄉先

輩呵護之靈所致也。茲既處曠長莫及之勢。不得不思流傳久遠之謀。爰將正館堂與南北院前後丈尺四至。堂後左右空地。興隆街店屋。義園地址。詳繪分合圖說。即以黃董二君誌記。弁諸簡端。載歷朝鄉先輩登第仕宦朝芳名。節取新舊管理規則。統付石印。每邑百部分送鄉人。俾周知館舍與義園原委。不致久而失考。庶不負先哲倡始之功。若夫修造擴充。是所望於後賢。非余力所能及也。民國三年歲次甲寅。孟秋月。穀旦。邵屬中學校校長。丁濟生梅巖氏謹識。

寧李泰序云。河山如夢。鄉思入雲。琴劍蕭條。滄桑觸目。予之負笈燕京。得與館舍相親依者。已三稔焉。然際鏡閣舞罷。興起葦蘆。王粲登樓。愁懷誰託。遙矚白雲沙渚間。一色蒼茫。雲山隱見。心理上已構成故里之山川形勝矣。大杉關險阻。據天塹以爲雄。灘水迴環。挾石濤以鳴籟。是則邵陽之鉅觀也。然而飄蓬萬里。衣錦無期。北地胡笳。征塵載道。究不若登嘉會堂。瓠尊相屬。暫以異鄉爲故鄉也。燕京吾邵有館二所。一在纓子胡同。顏曰延邵會館。蓋延邵屬合力所同築也。管理權操諸延屬。內容與歷史。未暇調查。一在東草廠二條胡同。鄉先輩黃克謙諸先生所創。蠟廬小構。揖迓行旌。四壁翼然。晏如也。雖然館之盛衰。與邵屬文化相終始。明萬歷間。人傑地靈。簪纓煌赫。仕於燕者。每屬最少數。必占五六人。然以黃克謙先生。最負時望。由是經始工事。不遺餘力。葺荆楚之故邸。壯邵陽之廬舍。燕京之有邵武會館者。飲水思源。其先生之千秋手澤耶。滿清立鼎以還。邵人崇尚氣節。超隱



林泉者多，故仕風衰歇，在館之公產，少所擴充，雖有廷試人物，春必入都，例如燕子南來，一年一度，往往蓬門深掩，蛛網掛簾，月窺殘垣，風穿斷牖，館之厄運，未有甚於此時也。民國元年春，吾鄉丁濟生先生當選入都，僕嘗於星週之暇，執經問難，偶承先生示以館中之經過歷史，但年深代遠，文獻難徵，非借鴻雪因緣，不足表彰先君子之道德心，以喚起諸父老維持公產之觀念也。繪圖義務，力不容辭，鄙俚之詞，幸增驥尾，而彰著焉。夫是爲之序。民國三年八月某日，綏安（卽建寧）甯李泰，序於山東濟安營次，觀以上二序，則編誌之力，丁寧二子爲多。此次調查，承董事鄧頤孫出示云：據序云，每邑分送百部，今在京者，只存此一冊，內有范秋帆識語云：此冊係理臣先生名邦治，鄧武優貢哲嗣傳薪字頤孫世兄保存，現旅北平同鄉，止存此一冊，良堪寶貴。今年因考查本館事蹟，特託傳薪世兄函致瀋陽家屬，寄平，茲喜郵至，他日仍還傳薪兄保存，丙子九月范秋帆識。此距今六年前事也，今是冊，仍存鄧頤孫董事所。

五邵武寧李泰詩句 寧李泰，建寧綏安人，字魯巖，又號墨公，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生，素習韜鈴，曾從戎濟南營次。民國初年來京時，輒寓邵武會館，好吟咏，亦時爲駢體文，蓋武人而長文藝，亦晚近所罕觀者。茲從邵武會館志中錄其舊作焉。

嘉會堂秋感四絕

閩中會館志

邵武會館

八

風塵三尺劍，湖海一囊詩，寥落榆關鴈，秋歸永滯期。
古樹鷓鴣宿，荒垣鼠作家，夕陽殘照裡，涼簟臥烟霞。
血潮紅日月，兵氣白乾坤，直待頭顱骨，沙場擲敵人。
文物全師古，衣冠半換新，長安魔吉界，鬼火夜爲鄰。

都門旅懷

戰雨饜風晚色涼，戎襟一襲門身強，心驚六詔山川異，夢覺三更刻漏長，蟲語爭喧秋入古，鶴情閑近月爲鄉，天涯何事名相累，劍氣銷磨出匣光。
疏燈影亂小窻風，異縣親朋客裡逢，尺地無多常聚蟻，遠天同是阻歸鴻，漁樵事業滄桑碧，鐵血河山烽火紅，顛賴邵陽一草舍，他鄉倦作主人翁。

敬致邵屬父老書

風迴笑鬢，荷開錦浪之紋，雨滌炎腸，竹兆瓊花之夢，噫，館誌今出版矣，泰何能，顧負茲編輯重任，而忘盲目司文之誚耶，復何才又敢以著述附加，而貽佛頭著糞之哂耶，然培塿並泰岱，自諱其卑，螻蚓雜蛟螭，自昧其挫，驥有尾而可附，蛇添足以稱奇，塵飯土羹，乏文章之價值，牛溲馬勃，擅有用之聲名，邵屬宿學達者，手此三葉紙，其不厭之如糟粕，視爲無足重輕耶，噫，館誌胡爲乎發刊也，荒碑

冷榻沈沒乎山河，怪雨靈風嘯嗥乎屋宇。四朝耆舊，弔金馬之衣冠，萬里乾坤，悵秋鴻之塵夢。遺旅懷於薊朔，詩崇工麗，話物景於樵川，釣圖娛志，紀舊聞於紙上，敢云口若懸河，羅軼事於卷中，庶不珠嗟沈海，咬文嚼字，浪費詞潮，片羽吉光，永留誌念，非僅酒餘茶後，盪豪士之襟懷，抑亦藝圃墨林，補郡人之闕史者也。然邵陽古文化之藪，建安新行政之區，府界舊名，雖成陳迹，故鄉夙感，仍屬恒情，是以會館常聯桑梓之歡，斯誌更具鴻泥之跡。諸父老果觀光上國，泰當掃榻以待，擁篲以迎。嗟夫，竊因是有所感矣。邵屬僻處閩隅，交通爲梗，耕巖鑿井，尙有渾樸之風，棘地荆天，盡是荒涼之邑，士無進取，人鮮蓋藏，累卵覆巢，危可待移，移風易俗，責有攸歸，唯望諸父老鼓勵精神，啓導民庶，貫輸近代文明，剷除舊時惡習，庶幾人才輩出，氣象更新，無負區區編輯斯誌之微意歟。望風景仰，慚拙無狀，略陳大雅之前，希勿厭棄爲幸。寧李泰啟。

六丁濟生等詩文 此外尙有丁濟生、丁德高、范秀錦數詩，廖登衢一文，永春潘節文一跋，亦有足述者，分紀如左。

丁濟生賀邵武邑侯陳福謙七十壽詩六律

霖雨南閩數十春，循良不愧宰官身。案無留牘爭清訟，家有藏書足饋貧。花縣絃歌開雅化，瑟堂秦鏡靜纖塵。松源勒去思碑碣，考績應推第一人。

閩中會館誌

邵武會館

九

淵源家學有傳經，克紹箕裘慰壽星。曠典特邀膺上選，綵衣戲舞祝遐齡。東西治法師歐亞，九萬雲程舊海溟。珂里牛刀聊小試，料應推戴若神靈。

虬松蒼翠茂枝柯，垂蔭蘭芬茁秀多。繩武他年知跨竈，試周今日識提戈。留貽治譜傳家法，繼續清操比鏡波。繞膝扶筇相笑語，天倫樂事叙吟窩。

嗟余莫及繼丁寬，宦海茫茫下釣竿。章水盟心堪自問，金臺道選不知難。敢將時事書三上，豈惜冰絃指萬彈。相馬即今無伯樂，驚駘偏作白駒看。

文章乙乙若抽絲，健義嗣君卓卓姿。法學漸磨資畏友，歐風被化憶良師。僑居擇里仁爲美，道義談心夜愛遲。杖杖懸壺開壽域，敬將尊酒祝期頤。

解組全將俗累芟，名園小構勝幽巖。騷壇樹幟詩稱伯，雅韻敲金骨換凡。俚句蛙鳴慚布鼓，宦途鳥倦卸征衫。滄桑世事如棋局，文物衣冠已改銜。

丁德高和吳光藻原韻寄呈蘊華

蜚江江上遠星疎，客邸多花慰索居。唐棣昔時嗟別久，梅花今日報開初。小官我愧因家累，大器君當爲國儲。待到風雲龍虎會，呼童沽酒釣鮮魚。

范秀錦答仰山用吳光藻原韻

萬里關河交未疎，新詩遙寄野人居。故園菊放三秋後，官舍梅開十月初。舊業半隨兵燹盡，壯懷屢向酒杯儲。談心莫謂天涯遠，江水迢迢一鯉魚。

廖登衢館誌序文

吾邵遙距京師六千餘里，古禮義鄉也。明萬曆時，鄉先輩集資鳩工，建館於北京，地適居中，西山迎爽，鄉人士聚會於斯，暢叙幽情，聯絡梓誼，洵樂境也。惟自明迄今，經數百載，其間不免有物換星移之歎。清中葉後，遭洪楊變亂，境地蕭條，文風衰歇，故入都者寥若晨星，風雨飄搖，館屋遂多傾圮。後雖有人修葺，然亦限於經費，未稱完善。現今坍塌尤甚，誠有觸目傷懷之感。民國四年乙卯春，余留學京都，與鄉人士相聚於此，時寧君李泰、裘君章淦等，發議捐貲，爲重新整修計，推選董事，訂立館章，余力贊助，且慨然曰：前人費盡艱辛，慘淡經營，而後成立，獲異鄉托足地，予輩數百年後，襲先人餘蔭，得以數千里外同聚一堂者，豈非幸事也歟。

永春潘節文邵武館誌跋

奇材蔚起，瓌瓌勒石之文，濃墨淋漓，薰染生花之筆，秀氣直鍾萬里，遠近留傳，芳名定著千秋。後先輝映，則有閩江清水，鳳弋靈山，代出斯文，篤生人傑，文彩光於樵郡，自可齊霞，書香傳至燕京，無難指日，玉堂金馬，頻看學士登瀛，鴈塔龍門，更喜詞人得路，彬彬碩彥，濟濟多才，此在科舉時代，會館

閩中會館志

邵武會館

十

之盛，有如此者，迨至東西風化，漸及神州，歐美文明，行於大陸，燕趙乃興文之地，京師爲首善之區，學堂林立，藝廠雲興，有志者不甘蟄伏，惟願雄飛，於是負笈擔簦，跋山涉水，離鄉里，入都城，或志於政治，冀造福於人民，或學在陸軍，期振威於世界，休暇日也，均聚首談心於一室，設立學校後，會館之盛，有如此者，滿人不德，漢室中興，愛國奇男，熱心志士，以黑鐵之血，鑄自由之花，廢專制爲共和，競民權於帝綱，國會既經成立，議員由是誕生，而爲邵屬所最信仰之諸公，遂聯袂翩翩來京，肩監督政府之職權，盡保護人民之義務，名儒碩士，聚於一堂，光復後會館之盛，有如此者，嗟夫，雲月路遙，家鄉居慣，來舟去馬，大抵視如畏途，擊楫著鞭，誰則具斯大志，諸公乘風破浪，退日借戈，不計行路之難，直欲排雲而上，誠難能矣，可不敬耶，然金尚能銷，石猶能泐，非有記載，何以流傳，吾友寧墨公，有見及此，爰司編輯，繪爲館圖，奮吐虹臥虎之筆，綴騰蛟起鳳之文，從此姓氏長留，馨香不替，繼往古，開來今，雖地老天荒，海枯石爛，而文人姓字，會館遺聞，當永留於乾坤內矣，僕素仰邵武人才之蕃盛，又承墨公命作跋文，爰不揣謏陋，率湊數言，以爲邵武館誌之補白，按丁濟生、建寧人、清舉孝廉方正、民國當選衆議員、議員、丁德高、建寧人、閩候初級書記官、德化上洋上杭等、行政公署幫審員、范秀錦、建寧人、與丁濟生、鄒開俊、裘章淦、同舉孝廉方正、廖登衢、字蘄雲、邵武人、年二十五、畢業於清河陸軍第一豫備學校、裘章淦、光澤人、民國充臨時省議會議員、考取四屆乙等縣知事、同

與寧李泰合力同修邵武會館者也。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邵武會館匾 丁誌云門楣上有邵武會館四字筆勢蒼老骨格洒脫。

二題名版額 各會館率懸歷科題名版額查該館一額無存蓋早已被毀丁誌云館廡之額張掛科甲時代之匾額以龔文輝兄弟同甲爲最榮然今亦無存按龔文輝文炳文煥三兄弟光澤人嘉慶間先後同登進士爲時未久竟致名版淪亡但邵館雖無匾額而歷代科名俱載丁濟生邵武會館誌內由洪武爲始迄清末六百餘年按科紀載此則各館之所無而邵館所獨有丁君考古集搜可謂勤矣。

三嘉會堂匾額 丁誌云館之正院爲嘉會堂堂中初祀武聖香煙裊裊寶帳幢幢惜已無存今查嘉會堂額尙在款署黃克謙李春熙黃和立李春熙建邑人萬曆戊戌進士刑部主事黃和邵邑人萬曆甲辰進士臨洮府知府是二者皆有助於建館者也黃克謙曾誌名堂之意曰萬曆丙午新春上巳諸君子召余觴月請顏其堂余欣然曰始愚以茲館之未始得有也有之而又慮費不繼未必能落成也今軒然奐然者其堂乎俯然翼然者其堂乎登斯堂者濟濟秩秩稱觴有禮者其人乎百年偉觀於今始暢豈非嘉會也哉易曰嘉會足以合禮禮爲德斯須不去今吾輩生同里居同籍旅遊

閩中會館志

邵武會館

十一

同地適絕域者寥然見人則喜矧同鄉乎人情遠則思親急則思友今千里他鄉天涯作侶聯鑣舉袂方將倚若左右手奚得以秦越肥瘠爲耶黃公誌其名堂之意如此今睹斯額猶聆古訓也。

四神位及木主 該館本於嘉會堂中供奉武聖肖像其神牌曰忠節神武靈佑仁勇威顯關聖大帝神位案前設有蒲團及聖筭以迄占筮問疑諸器具東神堂則附祀左列各神主。

玄壇趙元帥老爺神位

增福財神老爺神位

敕封邵武縣城隍侯王神位

敕封太寧縣城隍侯王神位

敕封邵武府訓順侯王神位

敕封建寧縣城隍侯王神位

敕封光澤縣城隍侯王神位

本館土地福德正神神位

其西神堂則附祀左列各木主。

宋風雅宗匠滄浪嚴公諱羽老先生神座

宋理學名儒果齋李公諱方子老先生神位

宋理學名儒德言劉公諱剛中先生神位

國朝修闢本館諸先生神位

明始創建本館諸先生神位

建館以來凡有在館中物故諸先生之位

在館已故無祀諸公神位

本郡在京已故諸公之神位

以上各神位及木主在民國三年其鄉人丁濟生猶及見之觀其記載謂神龕深暗香塵狼籍燈日長明綠光如豆武聖龕上額曰日在天中神帳雖舊設備頗完自打倒迷信廢棄偶像之說盛行上列之神位木主俱廢夫豈非神人共憤之事哉

按嚴羽字儀卿一字丹丘自號滄浪逋客與嚴仁嚴參齊名號三嚴有滄浪詩集滄浪詩話以上見中國人類名大嚴仁字次山邵武人好古博雅吳曦叛楊巨源誅曦安丙暮而殺之仁嘗作長憤歌爲時所傳誦又有清江款乃歌行於世嚴參字少魯羽之族志則崖岸外無廉稜或勸廣交延譽則掩耳不答高臥中林隱視一世自號三休居士與丹丘次山齊名世號三嚴以上見吳興凌迪知萬姓統譜是嚴羽爲宋時人

閩中會館志

邵武會館

十一

無疑然萬姓統譜列羽於唐代位在五代之嚴可求前誠不免錯誤矣滄浪詩話係內府藏本四庫全書提要云滄浪詩話一卷宋嚴羽撰羽有詩集已著錄此書或稱滄浪吟卷蓋閩中刊本以詩話置詩集前爲第一卷故襲其詩集之名而實非其本名也首詩辨次詩體次詩法次詩評次詩證凡五門末附與吳景僊論詩書大旨取盛唐爲宗主於妙悟故以如空中音如象中色如鏡中花如水月如羚羊掛角無迹可尋爲詩家之極則明胡應麟比之達摩西來獨闢禪宗而馮班作嚴氏糾繆一卷至詆爲嚙語要其時宋代之詩競涉論宗又四靈之派方盛世皆以晚唐相高故爲此一家之言以救一時之弊後人輾轉承流漸至於浮光掠影初非羽之所及知譽者太過毀者亦太過也錢曾讀書敏求記又摘其九章不如九歌九歌哀郢尤妙之語以爲九歌之內無哀郢詆羽未讀離騷然此或一時筆誤或傳寫有譌均未可定曾遽加輕詆未免僂薄如趙宦光於六書之學固爲弁陋然說文長篇引虎兕出於柙句誤稱孟子其過當在鈔胥顧炎武作日知錄遽謂其未讀論語豈足以服其心乎自宋以來作詩話者多矣無注詩話者有之自長汀胡衡齋大令鑑之注滄浪詩話始是則胡可謂爲滄浪之功臣歟

李方子宋邵武人字公晦朱文公高弟端謹純篤天資近道自號果齋登嘉定進士累官國子錄通判辰州有禹貢解傳道精語等書以上見中國萬姓統譜稱其爲光澤人嘉定中進士第三弟文子

紹熙中進士亦以道學倡門人宗仰之宋元學案滄洲諸儒學案有李方子文子合傳稱方子性端謹純篤文公謂之曰觀君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居家竟日危坐未嘗傾倒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遊太學學官李道傳屈官位輩行具刺就謁之嘉定七年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適真西山守泉以師友禮之郡政咸咨焉暇則辨論經訓每至夜分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先生獨不肯史丞相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特選宮僚或曰此真德秀黨也諷臺臣劾罷之既歸學者畢集嘗曰吾於學問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爾起家通判辰州卒其卒也天子憫之與一子恩澤禮部尙書牟子才其門人也弟文子字公謹紹熙中進士歷知縣閩漳州亦從文公學爲學者宗仰李氏一門兄弟均及文公之門朱公晦最深故謂其爲人可以寡過陳北溪以騎牆譏之豈深知公晦者哉

劉剛中建寧人字德言少慷慨力學好爲文宋元學案載滄洲諸儒學案云劉剛中字德言光澤人嘗讀老莊荀揚之書有所得皆爲發明及游朱子之門先生以所業請質朱子曰老莊書壞人心術自是篤志於道朱子易其字曰近仁與黃勉齋爲友既歸築室講學號曰琴軒四方人士翕然從之荐於鄉登嘉定四年進士授漢陽簿調蘭溪丞卒文公子侍郎在爲狀其行邑士大夫舉祀鄉賢有師友問答西溪奇語若干卷問答俱詳學案中

閩中會館志

邵武會館

之三者一以詩名顯一以理學著邵之人奉之若神明猶之夫甫人之祀鄭漁仲林艾軒陳正獻劉后村蓋當時之風氣然也

五鐵質鼎爐 嘉會堂前有鐵質鼎爐一高三尺許係道光九年三月日光邑何長敦先生所助鑄造家本京鍾李老店

六堂前石榴 魯巖瑣談云嘉會堂前有地廣約三弓館下灌植木盆石榴一株瓊枝吸露玉骨臨風時與金鼎輕煙鬪嬋娜此爲民國三年事今詢石榴已謝即補種者亦枯則鄉之所謂蘭煙榴火寶鴨氳氳朔望添香必恭敬止者丁誌內豈可復觀哉

七歷朝科甲題名錄 各館題名版額大概自清朝爲始惟邵武會館題名錄始自洪武丁丑年茲將明清兩代甲科分列如左其餘所載舉貢及文武官員題名俱詳館誌內茲不贅焉

甲 明朝甲科

- | | | | | | | | | |
|-----|------|-----|------|-----|------|------|------|---------|
| 周文通 | 丁丑進士 | 花潤生 | 邵邑永樂 | 吳 | 禔 | 邵邑永樂 | 李紹宗 | 泰邑永樂 |
| 龔 | 丙戌進士 | 梁 | 甲申進士 | 危 | 行 | 邵邑弘治 | 朱 | 榮 |
| 李春熙 | 建邑萬曆 | 李春燁 | 泰邑萬曆 | 黃伯珪 | 光邑洪武 | 黃圖昌 | 泰邑崇禎 | |
| 劉永賢 | 光邑永樂 | 黃原昌 | 建邑永樂 | 鄒永隆 | 泰邑正統 | 朱 | 欽 | 邵邑成化 |
| | 甲申進士 | | 乙未進士 | | 壬戌進士 | | | 士山西巡撫部院 |

乙 清朝甲科

馮可參	辛巳	順治	吳震	癸酉	康熙	余敏紳	乙未	康熙	薛奕隆	甲辰	雍正
謝莘	癸卯	雍正	李應機	甲辰	雍正	徐時作	丁未	雍正	丁聲蜚	庚辰	乾隆
黃昊	庚戌	乾隆	葉為舟	乙丑	乾隆	廖淮	乙丑	乾隆	朱仕琇	庚辰	乾隆
羅均	庚辰	乾隆	黃和通	戊戌	乾隆	邱勳	丙辰	嘉慶	魏德曉	壬戌	嘉慶
龔正調	壬戌	嘉慶	魏昉	壬戌	嘉慶	邱煌	乙丑	嘉慶	楊兆橫	己巳	嘉慶
龔宗三	戊辰	嘉慶	梅樹德	辛未	嘉慶	龔文炳	甲戌	嘉慶	龔文煥	丁丑	嘉慶
龔文輝	庚辰	嘉慶	饒謙	癸未	嘉慶	張冕	丙戌	嘉慶	陳禹昌	己丑	嘉慶
吳綱	庚戌	嘉慶	李寧	己丑	嘉慶	謝濂	辛未	嘉慶	張誠	辛卯	嘉慶
李得全	己未	嘉慶	黃回祖	癸丑	嘉慶	吳晚	庚辰	嘉慶	王定	甲申	嘉慶
黃和	甲辰	嘉慶	何望海	壬戌	嘉慶	金山	甲戌	嘉慶	何廷錦	丙辰	嘉慶
徐溥	戊辰	嘉慶	孔經	己未	嘉慶	官琚	己未	嘉慶	曾真保	辛丑	嘉慶
吳言信	探花	嘉慶	黃堃	甲申	嘉慶	黃克謙	壬戌	嘉慶	陳之美	己未	嘉慶
萬英	壬戌	嘉慶	何廷鈺	庚戌	嘉慶	陳之	己未	嘉慶			

閩中會館志

邵武會館

十四

黃師度 光澤道 壬辰進士

上官懋本 光澤道 乙未進士

何秋濤

以上所述建寧之朱仕琇，即世所稱梅崖先生，以古文鳴海內，可與桐城並峙，是以乾嘉間，建邵人文特盛，而科甲聯翩，龔氏一門三兄弟，同登甲榜，尤為一郡之特色。何秋濤，光澤人，字願船，諳練西北地理，著有朔方備乘，茲將清史所載何秋濤傳，及陳恭甫東越文苑，後傳所載朱仕琇傳，附錄如左。

傳云：何秋濤，字願船，福建光澤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侍郎李嘉端，巡撫安徽，奏辟自隨。比還京師，益留心經世之務，以俄羅斯地居北徼，與我朝邊卡切近，而未有專書，以資考鏡，著北徼彙編六卷，繼加詳訂，本欽定之書，及正史為據，旁探近人纂輯，自漢晉隋唐迄明，又自國朝康熙乾隆迄於道光，代為之圖，並綴論說，增衍為八十卷。咸豐八年，尚書陳孚恩疏荐秋濤，暨郭嵩燾，通達時務，曉暢戎機，時秋濤居憂在籍，命先將所纂書籍呈進，九年服闋入京，又索覽所著北徼彙編，稱其於制度沿革山川形勢，考據詳明，足徵學有根柢，因賜名朔方備乘，召見後，復命賦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詩二章，晉官員外郎，懋勤殿行走，旋復以憂去官。同治元年卒，年三十九。所著王會篇箋釋三卷，以王氏補註為本，並取諸家於訓詁地理考證，鈎析觀者咸服其精博，又有篆隸源流一證精舍甲部稿，其刑部奉敕撰律例根源，亦秋濤在官時創稿云。

朱仕琇傳云。朱仕琇字斐瞻。邵武建寧人。年十五入縣學。舉乾隆九年鄉試第一。十三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夏津知縣。再改福寧教授。以足疾去。掌鼇峰書院。教十年。仕琇深於文。上薄周秦。二漢引之唐宋。晚求息於元明作者。雷輓雲謫。瀨瀨乎風。與水相忘。視近世魏禧。侯朝宗。汪琬。姜宸英。儲欣。邵長蘅。方苞等十數家。猶嶽俯於崑崙也。與大興翰林學士朱筠友善。筠狀其文曰。康崑渺瀰。若黨鬼神。而推而準之。平直方圓。察人倫五。以平吾氣。以寧吾心。斬斬自成名一家。集代以邇者。未之聞焉。仕琇作原法以究治道曰。意者。上與下。適於治之路也。法者。所以象上之意。導天下使不迷於路也。意者何。主也。曰。仁義忠信是也。四者之爲天下。迂久矣。然四者道行。則匹夫負重。旅山海而無憂。一日失之。則兵起於室。故雖前世暴君。于辟恣睢。而其張下郡縣詔令。未嘗不日以四者。責望天下。暴君利四者。日詔於天下。天下墮而莫應。以法壞而意不至也。修法奈何。曰。刑名之家。曰嚴家。無格虜。故明威以行法。細賞深罰。以致威。威氣中人。則賊心生。其法之行。如裹針於絮。而寢處其上。安其柔。而不知偏於刺也。息偃輾轉。未幾而身且血斃矣。商君以此亡秦。酷吏以此衰漢。法行之時。夜戶不闔。道無拾遺。境內肅清。豪猾屏息。聲震殊俗。遠塞益北。上之御此威。而過自喜也。心泰意侈。巡山告功。刻石頌德。謂天下不足爲。而子孫長治。然忠愛根莖。禍賊胎結。皮傳骨離。形強脉死。九族崩心。安問閭巷。一日乘機迸裂。遠近水釋。名號四起。城池自下。國亡之日。求一人死宗廟社稷不可得。

閩中會館志

邵武會館

十五

秦之三世是也。威極而犯。法極而靡。苟取一切不可。暨於精微。垂諸後世。是以明君不用也。故善制法者。以意。不善制法者。以威。世之說者。皆曰國之利益。不可以示人。故爲天下宜明法。而隱其意。若是則以詐令也。意倍仁義忠信。四者而舉。四者之法。挾非質。張浮具。以愚天下。天下即褻其法。而衷其意。還以愚上。上下相譎。幽險荒蕪。則人心敗。而世道憂。詩曰。爲鬼爲賊。則不可得。此之謂也。父不能恃子。夫不能恃婦。恤不能恃嫻。任不能恃友。伏刃酒食。匿讐交際。禮容正色。以相篡取。聖口獸心。則四者反爲天下市。故文忠市僞。文愛市忍。陰陽反復。泯泯焚焚。吾不意周公仲尼之訓。直爲盜跖佐姦也。舉天下如此。則君人者。何以安其位耶。一的立。而萬矢至。斯上人隱意之禍也。故諸葛忠武治蜀。賞罰亟明。與商君治秦。無以異也。一則車裂而民不憐。一則身歿。怨家出涕。舉國喪之。若考妣。不思除服。白帽成俗。宣與幽之效也。夫宣者。求人知。知之。則不逆其意。幽者。畏人知。知之。則毒其欺已。而法訖不行。此商君之所處。所以爲可危也。夫商君營戎狄。爲魯衛法。未嘗不舉四者也。而其反若此。故荀卿曰。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有。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有。上幽而下險。上明而下化。誠審於理亂之原也。故君人者。必將以四者著之意矣。則哀矜懲創之思。闐然人皆見之。吹噓百度。朝野震動。如春將雷。百蟄物皆鼓翼頓足。啓穴吐土。以俟出。則雖未下一令。未畫一謀。而民固已早正以待之矣。由是圖議大中以規無弊。綱舉目張。以持四者。源而流之。本而生之。不於其意少加損焉。則

其政事之下，浩浩乎若江河，累累乎若轉丸於壁，知之無有滯之者也。賞一而勸百，刑少而威衆，讀詔書則泣，樂政成則歌，求其自而無可疑，故視聽得一，而心志得齊也。是以朝廷清明，官吏信度，上下膠固，風俗淳美，易世之後，其教可復。夫意與四者，皆不敵之器也。兩不敵相合，明示天下，以繫之，其明不可滅，其繫不可解，此法之所恃以長固也。故偷主恃法，聖君明意，意立而法舉，則王路不塞，百世長享矣。與山陰胡天游書論古文升降曰：六經之作，聖人本諸身，垂教天地，萬物理畢備。孟軻七篇，明仁義，荀況輔之，斯非背師以售術，聃周假道德放言，管商新法，不韋呂覽，穰且孫吳，申軍制，丘明傳春秋，災異於董劉，詩變於原，史變於遷，易紹於雄，建安好靡，韓愈救其弊，此周秦漢至唐爲辭之大概也。皆馳騁聖人，末流著書，要以六經之旨，有正有僞，然學者一例存之，不欲深明而舉廢之也。其所以惜而不廢者，非謂於道有疑，徒以其辭耳。則辭之繫於立言，固不重歟。自韓愈關佛老後，千餘年道粗明，然爲辭益下，大約唐長慶後，其氣傷，宋熙寧後，其理濇，二者交譏，古文道缺不全，以迄於今，雖其間數十豪傑力，自振積廢中，然以二者追隨終始，卒不能脫也。豈非世運爲之歟。竊謂辭之要，具李翱答王載言書，辭之本，具韓愈答尉遲生李翊書，繼而議者，益文稍事藻績，擊斝則夫辭之益下，固亦從其趣也。然則專罪世，又豈明通之論與。輔韓愈相次起者，李翱而外，若柳宗元、杜牧、歐陽修、蘇洵父子、李觀、曾鞏、王安石、姚燧、虞集，歸有光、王慎中之倫，雖派有遠近，要爲斯文大

閩中會館志

邵武會館

十六

宗，學者所當依據，舍諸家而外求，固不免前二者之失矣。又其淫則公偁規矩，裂六經以逞強，欲不囿於世，而納於作僞，若前代濟南新安之類，皆廝養僕隸僭主人，曾不得比庶孽，沐猴而冠，妄自侈大，亦可哀也。年六十六卒，學者祠祀之。有梅崖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兄仕玠，字筠園，拔貢生，爲鳳山教諭，以詩鳴，有谿音集二卷，仕琇，門人，閩縣陳天文，侯官魏瑛，官崇，鄭超，皆知名，而崇最得古文法。瑛，字述臻，三十九年舉人，署浙江衢州通判，吉安知縣，超字在謙，崇字述言，有至性，能自砥厲，去華存實，乾隆四十四年，故太傅朱珪，主福建鄉試，從落卷中，拔崇置第六，由是知名，崇父業鹽筴，負官帑，獄急，崇出代繫累月，家遂破，貧甚，而善事其親，然崇守益潔克己，日益嚴，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崇以親意強就徵，行至吳中病卒，年四十九，有志齋文鈔一本。

事實 該館經民國三年，丁濟生、寧李泰整理以後，館址義園四至，均繪有細圖，可備考證，版額楹聯碑石花木，雖多散失枯朽，幸有館誌可稽，設法修補，尙無難事，唯館產欠租，及義園被圍，丁儉租外籍人，雖經法院判處圍丁四個月徒刑，滿期後，圍丁脫逃，而租權膠轕，尙未解決，該館現住四戶，共十九人，每月館租及館產收入，約僅可得二十元。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三則，分述如左。

一 該館現在之大門臨興隆街者，乃民國十一年所闢，牆上刻邵武會館四字，款書四邑同人公立，蓋

鄉人范毓桂爲學生時，以興隆街往來稱便，故將後門改爲前門，而前門則出租他人，並隔牆中斷。租住者既不給租，又屢催不徙，是已佔據會館一半矣。延邵會館汀州南館，亦有此弊。蓋侵佔之初，步均先易門之方向，而後以墻堵塞之也。願告司館者，幸念先賢創造之艱難，其慎之哉。

二該館義園，原在西城宣南橋，火道口斜街，計地三畝有餘。前臨官路，左與畿輔先哲祠爲鄰，右則與山西義塚爲界。自乾隆五十一年購地後，相安無事。迨光緒三十四年間，南皮張相國構築畿輔先哲祠時，邵武無人在京，墻亦傾塌，暗被暗侵，失地四丈有餘。旋雖經雙方交涉，而祠樓已成，乃以調停息事。此邵人所以有義園失地痛史之作也。義園古塚大小共二十七座，但有碑誌可考者十四座，餘則字跡剝落無可考。何秋濤之父，名樸菴者，以咸豐十年三月一日葬此，蓋即十四座之一也。後其姪方珠，以同治癸酉弟秋坤以光緒丁丑葬此，此外尙有龔宜人、張孺人、李夫人，三塚亦皆秋濤族人。何氏仕京數十年，祿米勞人，不能歸骸鄉里，亦可悲矣。

入館門，折而西爲正院，院廊左右有雅室各一，中爲行廊，右室洞壁，爲圓周形，左室幅面，與右室同。光緒癸丑秋，鄉人丁梅巖濟生寓此，燈雨之餘，墻忽傾圮，四座驚惶，而丁未受險，亦云幸矣。

三館之正院，爲嘉會堂，堂前有隙地，廣約三弓，館丁灌植木盆石榴一株，瓊枝吸露，玉骨臨風，時與金鼎輕煙鬪妍競勝，故昔人謂瑞榴軒之風景爲獨佳。古鼎之側，且植西域仙根，尤爲庭墀生色。

閩中會館志

邵武會館

十七

該館有店業，在興隆街，歷年賃人居住，即德順篷舖是也。經丁梅巖以界石標示店前，曰邵武館公業，蓋慮年久被人侵佔。

館之旁有房二，即北院南院，是南院與館正院毗連，以出賃關係，劃歸居住者佔有，不啻墻垣爲其界線。南院西墻，與黃崗會館爲界，南院後有空地，行列古木三株，與後院古木等，均百年以上物，蓋屬關葉樹之類，北院朽腐不堪，賃金歸館丁收用，僅抵辛工而已。

閩中會館志

汀州會館（即汀州北館）

沿革 汀州會館，坐落前門外長巷下二條胡同二十六號，因別有三十二號之汀州會館，故稱此為汀州北館。其建置在南館之前，即明萬曆十五年事。司館事者，為江大濂。江為西單報子街同安醫院醫師。據云兩館均歸委員會管理。此制施行已久。去年秋季，新舉江大濂，謝履謙、黃開平、鄭季燕、張開文五人為董事，以大濂為董事長，並規定每一年公舉一次，以防流弊，法至善也。

古蹟 是館舊為明代施以仁居宅。田斐淡泉相國應章購買建置。其始末見於斐淡泉所撰汀州會館記。記已上石。其石碑今尚砌於神殿壁龕。碑款署賜進士第嘉議大夫、太常寺卿、前侍經筵、兵科都給事中、清流裴應章撰。賜進士第、奉議大夫、刑部江西清吏司郎中、永定沈孟化書。并篆。碑文略有剝蝕。然尚可辨識。文詳文詞門。此外尚有題捐芳名銀數，石刻記猶存，錄之如左。

上下新館，坐落本巷東口路南。清宣統三年，鄉人某，私典於靳姓。光復後，議員楊君樹瓊等，控於官。卒以當局保護債權人之故，未能挽回。查原典值八百兩。本館因款項無着，遷延十年，迄未收贖。辛酉夏，始議以修館募捐，辦理此事。賴各縣踴躍贊助。壬戌二月，遂行贖回。嗣以捐款尚有贏餘，復於本年二

閩中會館志

汀州會館

月，改建慶雲巷房屋。四月重修西院敦讓堂。於是曩昔之風雨不蔽，及日虞覆壓者，亦煥然一新。之琪於督修之暇，爰述其崖略，并將義捐芳名銀數，多寡悉勒諸石，以垂永遠。後有賢者，倘繼此而擴充之，則此次義捐之舉，斯不墜先人之業矣。

中華民國十二年歲次癸亥孟夏月下浣董事鍾之琪謹誌。

題捐芳名銀數列后

連城 培元書院

各捐大洋一百五十圓

上杭 古篤材庄

永定

旅滬皮絲菸業公會

長汀 劉鴻遠公

上杭 鍾聞瑞公

永定

胡才其公

長汀 郭錦堂

以上六名各捐大洋一百圓

蘇州 汀州會館

福州

杭紙錠綱

長汀 長邑公局

上杭 李珠寶公

清流

江樂天

長汀 張選青

以上六名各捐大洋五十圓

長汀 吳樹南公

吳樹嶺公

黃耕歷

賴開能

黃冠萬

吳鳳年

吳震濤

游月川

黃煥文

寧化 劉映奎

張五一公

劉念五公

鍾以賢公

林惟茂公

邱翊華

武平 高梧月課嘗

溫氏家族自治會

劉氏家族自治會

鍾藍石公

連城 張起南

鄭朗川

郭鳳鳴

上杭 古田梧岡文社

溫良政公

鍾敬和堂諸公

高學節公

邱贈鴻公

林祿公聯捷嘗 以上兩嘗字實不解何意或為賞字之誤

練鳳墀公

王和公

童慶高

張一山

羅廷輝

古田羣業學會

廖萬一公

鍾千七公

張銑宗公

羅肇夔

馮惟欽公

李仕誠公

張邦基

閩中會館志

汀州會館

長汀 楊士賢

以上各捐大洋三十圓

武平 曾淮公

以上捐毫洋三十圓

以上捐大洋二十圓 原題五十元僅收上數

上杭 黎賢

以上捐大洋十五圓

長汀 陳子麟

林啟松

黃海初

上杭 邱月舫公

張曉正公

劉祖鐸公

武平 邱志軒

武平 童惟敬公

歸化 廖竹虛

以上各捐大洋十圓

長汀 盧新銘

林鴻標

戴靈飛

鍾銘清

蔣必昌

上杭 溫佩榮公

林島仙

武平 林青山

清流 黃澍

以上各捐大洋五圓

歸化 胡家煌

長汀 胡大松

上杭 鄧壽彭

鄧鴻盛昌

林愷君

修大章

邱宸臣

張冠英

上杭 劉則湯

以上各捐大洋三圓

連城 福昌和

張建昌

以上捐大洋三圓

永定 賴汀記

閩中會館志

汀州會館

三

以上各捐大洋一圓

規約 茲將福建汀屬八邑旅平同鄉會簡章附錄如左

第一條 本會定名為福建汀屬八邑旅平同鄉會

第二條 本會以聯絡同鄉感情增進社會福利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以福建汀屬八邑旅平同鄉組織之

第四條 本會會所設於北平長巷下二條汀州會館

第五條 本會委員分設左列二種

執行委員會分左列五股

甲 文書股委員一人

乙 庶務股委員一人

丙 會計股委員一人

丁 交際股委員一人

戊 衛生股委員一人

監察委員會設監察委員五人

上列二種委員，不得兼任，由全體會員，用記名連記法選舉之，但未達二十歲，不得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第六條 執行委員會，辦理本會，及汀州會館一切事宜，由監察委員，負監察之責。

第七條 執行委員會，每月須開會一次，但無必要時，得延期，開會時，監察委員得列席，日期由文書股酌定，通知。

第八條 委員會任期為一年，於每年春季大會改選之，連選得連任之。

第九條 執行委員選舉時，除得票最多數，為當選委員外，其次多數者，應登記為候補委員，惟當選委員離平時，所負職務，在離平前三日，須交候補委員，依次補充，如係暑期回里者，俟本人返平時，仍應交還原委員負責辦理，但不得逾三個月為限。

第十條 本會會期，分左列三種。

甲 常會 每年開會二次，於廢曆三九月召集。

乙 臨時會 遇必要由會員二人以上提議，經執監聯席委員會議決召集之。

丙 聚餐會 歡送專門以上畢業同鄉，與三月大會，同時舉行之。

第十一條 本會經費，由汀州會館收入項下撥充，如有特別用費時，得由執監聯席會議決，向同鄉

汀州會館志

汀州會館

四

募集特別捐

第十二條 會員中如有以本會名義，為不正當之行為者，得由本會議決除名。

第十三條 本簡章有未臻完備之處，經委員二人以上，或會員一人以上之提議，得開大會議決修正之。

文詞 汀州會館，文詞之可紀者，為碑記及門聯楹聯等，茲先將裴應章所撰之汀州會館記，錄之如左。文皇帝定鼎幽燕，閩為東南濱海之隅，去京師八千里而遙，然觀光詣闕下者，冠蓋雲集，而天涯桑梓，海內稱都盛而學篤者，必曰八閩八閩云，故諸郡邑，各有會館，而吾汀獨亡有，士之挾策至者，每咨咨嘆之，萬歷丙戌，余與比部觀瀛沈君謀曰，吾二人微天幸，獲侍同朝，羈旅於京，先後三十年，會館之缺也，則吾二人者，安所辭其責，迺各捐俸金若干，時適大比，後諸計偕謁選，暨各曹司掾史聚都下者，不下四五十輩，人人咸躉茲舉也，亦各助金若干，贊既具，迺卜得在京民，施以仁居室一所，坐落正陽門外，正東坊，方位四至，及費直，具載券中，初規制雅不稱，於是卜日鳩工，鼎新革故，厥隘者，高而大之，頽圯者，修而葺之，為棟宇凡三，前為堂，余名之以旅萃，取易卦義也，堂之東為門，中棟，中室，供事郡城隍神位，西為官房，東房，掌館者居之，以司灑掃，啓閉，後棟稍卑小，為從室，為廚舍，既落成，規模軒豁，煥然改觀矣，余迺訂會約若干條，進諸君而告之曰，諸君知會館之所以建乎，亦知余名堂之意乎，夫越

人去國數日，見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逃虛空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况粉楡故舊之警欵於數千里之外者乎？易之旅也，艮下離上，爲去其所止而不聚之象，不聚則渙散，而無所聯屬，故余取諸萃以繫之。萃之爲卦，坤下兌上，夫澤上於地，順而且悅，旅人得此，其聚不亦樂乎？然所聚者不正，亦不能享，故又曰利貞，利有攸往，此余所以取易名堂之義也。今館成矣，節有會，而歲有燕，青燈夜雨，促膝披襟，精神意氣之貫通浹洽，奚啻去國者之見所知，跟位空谷者，聞足音之蹙然也。顧余尤望諸君，繹旅萃之義，惟禮讓之相先，惟患難之相恤，惟德業之相勸，惟過失之相規，惟忠君愛國之相砥礪，斯萃而不失其正，旅有卽次之安矣。倘或間間然，唯錙銖之是計，悻悻然，唯小忿之是爭，泄泄然，唯佚遊宴樂之是縱，是荒則茲館之建，將爲叢惡基禍之所也。諸君幸勿以余言爲迂。

萬歷十五年歲次丁亥季夏之吉會長雷孟

會副盧士學督造

其次再分紀門聯楹聯如左

門聯 汀州會館大門前一聯云，汀州春滿，用春滿汀洲詩句洲字有水旁，館宇雲連，用春滿汀洲詩句款署中華民國九年三月永定

張超南蟹蘆實乃蟹蘆撰句，而其仲弟味鱸書隸也。

楹聯 分爲客座楹聯神楹聯如左。

閩中會館志

汀州會館

五

客座楹聯 句云，帝里衣冠聚，天涯骨肉親，此爲明代舊物，淡泉裴應章宮保撰並書，今尙由江大

濂保管，又句云，汀水獨南下，用廣興記凡水皆東行獨汀水南下語州人此壯遊，此聯爲張蟹蘆超南所撰，今已散失。

神楹聯 神殿前有一楹聯曰，酬尙義之功，北闕盍簪，風雨攸寧，歆俎豆，麗同人之澤，南天連袂，梓桑必敬集冠裳，款署乾隆丙戌春王正月，下款署青邱廖瑛敬題，又有一聯云，湄島慈雲瞻日下，鄞江福耀麗天中，款署同治甲子季夏穀旦，下款署翠華伊紹鑑敬獻，紹鑑爲立勳子，秉綬孫，蓋家傳書法者也，殿前廊上有一長聯云，渤海靖鯨鯢，萬廩千倉遵職貢，舟車馳水陸，南徼北運仗神威，款署光緒二十七年秋七月，下款署江蘇漕運京局總辦道員用候補知府，上杭鄧心茂敬獻，此年爲庚子變亂之後，運漕抵都，獲保安全，故獻此以答神庥也。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 一汀州會館匾額 無年月款識 白地黑字
- 二旅萃堂匾額 旅萃堂今爲江大濂臥室，詢其匾額，已無存矣。
- 三敦讓堂匾額 亦無存
- 四狀元匾額 蓋同治辛未科丁錦元武狀元所立也。

五神像及神牌 館之正殿祀天上聖母像其神像及長案五供俱存殿左祀左列各神牌

明賜進士廣西布政使司左參政創館觀瀛沈公神位

明賜進士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創館淡泉裴公神位

清奉直大夫江南壽州知州宣巖黎公神位

連城培元書院諸公神位

五雲書院諸公神位

其殿右又祀一神像不辨爲何神也

六神殿匾額 神殿匾額二一曰德配坤元咸豐六年冬月華定初立一曰慈恩廣被光緒壬寅沈翔清立

七鐘鼓 神龕前大鐘大鼓尙存鐘爲光緒十三年丁亥桂月鑄

事實 現在館中住人不多尙有空房故不凌雜每月收入除付長班工資及自來水費電話費外每年

三月二十三日聖母聖誕在本館行大祭一次義園則清明及中元節鄉祭兩次出入相抵尙足敷用

該館現住四戶共二十一人每月館產收入約一百數十元

軼聞遺事 前將軼聞遺事二則分述如左

閩中會館志

汀州會館

六

一門聯書隸之味鱸張姓名超南爲諸生時不樂仕進著有詩詞及橐園春燈話行世鼎革後曾至京駐汀州北館與桂林陳勉安農部福蔭江蘇顧竹侯孝廉震福廣東黎季斐觀察國廉北平射虎社諸人爲詩鐘燈虎之會其兄蟹蘆亦與焉兄名超南年十九以光緒壬辰捷南宮會榜同年有長汀康步崖內翰詠康康爲寶竹坡侍郎高足工詩詞時與蟹蘆同寓汀州北館已開吟社張康主其事社友則尙有長汀范松坡農部紹森李和甫比部英華也光緒季年蟹蘆由外吏奏調補大理院推事時尙未出爲川道江叔海瀚亦長汀人時仕學部參事亦未官豫京曹職務清簡舊調重彈北館觴詠無虛日社友固不以汀人爲限叔海隨宦生於蜀以布衣講學起家官至布政亦從來所未有也蟹蘆幼有神童稱年十二遊庠馮學使光適回京以語林歐齋布政壽圖故林以甥女妻之即梁仲毅孝廉鴻志姊馬其昶曾爲蟹蘆母李太夫人撰家傳茲附錄之以見張氏昆弟之家學淵源傳云夫人李氏諱離字佩芷福建永定縣人幼學書史工詩歌及儷體文父奇愛之慎所選婿一日遊佛寺見張氏子寺額擊窠書遂約昏焉張君諱日焜字梓欽後官湖北知府書寺額時年十二也越五年夫人來歸逮事祖姑及姑陳氏屏不任役疆自習勤庭內絜整姑嫜居善病夫人侍疾十餘年不倦聞轉側呻吟聲卽趨視呼之未嘗不在側屏息進退初若無人有所需未求也俄而已具姑病目翳治久不效夫人以舌舐之乃愈嘗赴族人宴酒未半心悸亟辭歸果途遇僕告太夫人病又

嘗囊昏禮宿姻家，忽中夜起，索輿而返。姑一見大喜，曰：吾正苦憶爾，知爾念我必歸矣。其姑婦相憐愛如此，以故知府君至孝，游客久，無內顧憂者。賴夫人也。知府君學通訓詁音韻，天算輿地兵法，旁逮劍槩金石刻印繪畫，無所不究習。酒酣賦詩，夫人亦往往廣和。及今廣濟將受事，夫人從容言曰：君固非徒爲文人者，必不以此妨民事。知府君聳然異之，偶得句索和，竟不和也。子超南起南，皆從母受學。超南十歲，夫人携登黃鶴樓，賦七言古風。超南亦傲其體爲之，時頗傳誦。未冠成進士，起南亦以童年試詩賦第一。然夫人所以教子者，問行何若，不徒重文藝也。人之稱夫人者，亦稱其行，以爲不可及。閩浙總督卞寶第奏稱其孝，又以知府君助賑，賜一品服。及子官封贈如例。初夫人在室，刲臂療母疾，深自諱。及姑病篤，復刲臂救之，血殷襟袖，終不肯言。光緒二十五年，遣嫁女，自湖湘返閩，被疾甚。知府君曰：子幸自寬，日者謂子祿命絕於酉，後今尙復十載。夫人曰：誠如日者言，天許我矣。曩者陳太夫人病，嘗禱天願自減算，益姑壽十年也。頃之果卒，春秋五十有九。願言舅姑墓皆在湘，必葬我湘中。超南四川候補道，加布政使銜，起南分部郎中，又道南知縣，選南鹽運判，俱庶出。女子五，夫人出者四。

馬其昶曰：宣統初，超南下葬母夫人善化六都曹家橋漢山坡之原，未具銘。後八年以狀授其昶銘。時方修清史，予謂夫人之行，應史法，乃敘次其事爲家傳，俾史有所據。其葬地今併入長沙，旣封樹。

閩中會館志

汀州會館

七

卽略疏名氏卒葬年月，追埋之。其子超南，年少出爲吏，夫人手寫唐書，崔元璋母訓子義，戒飭之後，令新寧不避貴勢，幾構禍。巡撫義寧陳公知其賢得免，人有恒言：父教母育，超南乃又兼母教，雖欲不爲賢，豈可得哉。

二汀州北館碑記，但敘裴尙書捐俸置館事，不知尙書在官實以名節著。與李盛春、蔡夢說有三駿之目，爲明代有數名臣繼裴而起者。明季有永定內閣中書張儔，殿試策內，彈劾嚴嵩，奉旨以草茅新進，妄彈大臣，削職爲民，歸隱不出。此卽張蟹蘆布政之族祖。又有川北巡撫詹天顏，永定人，應試時考官評其試藝有貫日呼霜，必爲國棟，語卒撫川北，爲張獻忠所殺，死事壯烈，予諡忠節。又有湖廣巡按御史熊興麟，亦永定人，其出巡駐節辰州也。清師至，執之不屈，羈留七載，始得釋歸。此四者皆明代名臣之錚錚有聲也。迄清又有永定進士孔念厚，遇寇亂，寇欲殺其父，孔乞就死，父免於難。江西按察使廖英，亦永定人，居官執法平恕，解組還鄉，德讓稱美。此外惠州太守伊墨卿，乘綬寧化人，世但知其工隸，不知政事文學，俱有聲譽。以上所述明清兩代名臣，皆曾駐汀州北館，舊志述之甚詳，今舊志已亡，張蟹蘆布政，但述其記憶所及者見告，故備書之。

汀州會館（卽汀州南館）

沿革 汀州會館，坐落前門外長巷下二條胡同三十二號，因別有二十六號之汀州會館，故稱此爲汀

州南館其購置年月據其鄉人張蟹蘆布政超南云館志曾有登載今舊志難於尋覓無從稽考然在北館之後盡人皆知北館創於明萬曆十五年乃清流裴尙書應章捐宅充之汀州府舊屬八縣長汀杭武平永定南館係價購不及北館完美同光間永定張梓欽太守日焜號遜齋來京應順天鄉試不第肄業國學即住南館謝絕交遊閉戶潛修其子蟹蘆年十九應光緒壬辰會試捷南宮初住北館後歷官中外有來京引見者亦常住南館且曾充館董現尙有一妾一女住南館其戶主署蛻公業醫者蓋蟹蘆之託名而以醫爲隱也南館大門係在長巷頭條北館大門爲長巷二條與南館後門相對司館事者爲江大濂等江住北館以近在咫尺便於照料也近年南館居人閉大門開後門以便往來全非曩時景象一切器物蕩然無存

古蹟 並無古蹟可考視北館遜色多矣意者當時因北館稍狹不敷居住故添購此館直等於北館之附庸

規約 適用汀州北館之汀州八屬旅平同鄉會章程按凡稱旅平同鄉會者歸社會局立案凡稱管理會館章程者歸警察局立案是不可不辨也

文詞 汀南南館文詞有可紀四事一曰楹聯二曰春燈謎序三曰春燈謎語四曰題橐園謎話分紀如左

閩中會館志

汀州會館

八

一楹聯 前述張梓欽太守住南館謝絕交遊曾撰室門一聯自作隸書云所志在事功豈獨文章報國爲士先名節敢云貧賤驕人蓋其時有權貴某欲致之門下不可得故有是語梓欽太守工四體書十二歲能作寺額擘窠大字尤以分隸擅名與寧化伊墨卿太守秉綬同以隸名閩人士稱曰三百年中有伊張遊鼓山記石刻卽林穎叔布政書圖所撰梓欽太守所書初南館可住京官眷屬唯遇鄉會試始遷讓民國初年專駐學生汀屬子弟來京肄業者薈萃其中張蟹蘆布政撰門聯云汀渚有芳草館舍多英才楹聯云汀浦遊春會文修藝州里選秀館士翹材此皆書以紅箋今已漸滅蓋汀俗第宅之聯多以宅名冠首故蟹蘆所撰或冠汀館或嵌汀州會館巧合天然蟹蘆尤喜爲燈謎語鎔經鑄史爲前人所未發民國三十年黎季裴觀察名國廉粵人在香港選刊名曰張黎春燈選錄蟹蘆之集爲素圃春燈錄蟹蘆弟味鱸之集爲橐園春燈錄傳誦一時稱爲佳構

二春燈謎序 張蟹蘆昆仲工燈謎乃與廣東黎觀察之作合選付刊詳其緣起者有二文一爲東莞張其淦撰一爲桐城葉玉麟撰張爲蟹蘆會榜同年葉亦數十年老友也茲附兩序如左

一張其淦撰張黎春燈合選錄序

春燈之謎事同射覆濫觴於方朔孔融之流若蔡邕之絕妙好辭尤膾炙人口兩般秋雨盪隨筆曰今人以隱語黏於燈上曰燈謎亦曰燈虎按帝京景物略云燈市有以詩映物幌於寺觀之壁

名曰商燈，則此製由來已久矣。同光年間，士大夫好爲詩鐘，爲燈謎者亦間有之。余謂爲詩鐘易，爲燈謎難。詩鐘運以巧思，善爲推敲而已。燈謎則包羅萬有，一覆一射，非聰明絕頂人，不能縋幽鑿險，詭詭稠適，撲去俗塵，以標新領異也。又非喉衿羣籍，考信六藝百家之篇，不能抽蕉剝繭，書雋言鯖，杼軸連而珠玉積也。吾友蟹蘆布政，與乃弟味鱸部郎，及吾粵季裴觀察三君，工詩古文詞，亦好爲春燈謎語。自游學仕宦，以至隱逸，撰成數萬條，藏行篋中。蟹蘆前歲避亂來滬，與余過從甚密，嘗語余曰：張黎春燈合選錄甲集，季裴將付手民，子盍序之。余維諸君皆聰穎之士，淹博之才，故其所撰，潛瑩心靈，擅鈎沈而摘冥奧，想其推襟送抱，酒酣耳熱時，撐腹笥，抉言泉，各草數行，忍俊不禁。正莊子所云：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也。余又見其經史羅胸，才語連抃，一孔之士觀之，必有瞠目結舌，而莫明其妙者。此又莊子所欲自適其適，而不必適人之適也。昔人言陰符經重一機字，諸君極深研幾，觸機而出，騁妍抽秘，日新又新，思之思之，鬼神來告之，所以深人無淺語，往往探天心而出，月窟焉。是豈方朔之諧隱語，孔融之離合詩，蔡邕之題曹娥碑，所可同日而語哉。而蟹蘆乃曰：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余笑曰：子毋疑此集如趙秋曉之覆瓿集也。子雲復生，知草玄之必傳也。庚辰四月，東莞張其淦序。時年八十二。

二葉玉麟撰張黎春燈選錄序。

閩中會館志

汀州會館

九

皮日休讀梅花賦，謂宋廣平爲相，貞姿勁質，而吐辭清麗，不類其爲人。然志潔者故稱物芳，賢者固如是也。吾友張蟹蘆，與弟味鱸、黎季裴，皆耿介士也。博聞喜隱，時好爲謎語，警敏神悟，群經子史，觸緒鈎沈，以探索百氏，巧構而回互，側睨而旁通，其來無端，其合無罅，使人失喜嗔噉，若得自天，異哉。文學緒餘，乃有是絕藝也。顧或以小道目之，初蟹蘆號神童，懷抱中識字三千，幼觀書能橫覽，一瞬竟幅，強記無遺，四齡解經，辨斐匪字，七齡作詩文，備諸體，垂髫隸學籍，未冠登高第，倚馬成篇，文采照世，味鱸出而競爽，才藻橫軼，與王湘綺諸老游，爲人夜草駢儷文，漏三下，千言立就，與兄童年擅辭賦名同，而秉性剛絜，且似之。季裴世家子，少舉於鄉，淹雅工詩詞，巡閱廈，有政聲，任事尤著風骨，在粵時，督臣議鐵路附稅，君力爭，謂紳富可自輸，民不可擾，因羈留之，終不屈。民大譁，罷市，事解，款逾月而集，粵人至今頌之。而蟹蘆之巡蜀也，單車行縣，文書盈尺，自治辦吏民，歎爲未見。其初宰湘，即以強項稱，與豪貴忤，却鉅金雪民冤，晚歲逃宦，忍貧，志節猶昔。湘人之思張，如粵之不忘黎也。味鱸以諸生官部郎，不樂吏事，居湘爲吳將軍上客，文酒時過從，然延之入幕，竟不就。三人者，僂彊駿邁之氣同，辭華又相推第也。乃有此文史嬉娛之作，甚不類其磊落爲人者何邪。士貴文行並美，今古奚殊，蓋自有不可磨滅者存耳。蟹蘆客海上，養疴息游，獨與余善，以季裴將刊春燈合選屬序，蟹蘆固好余文，而傷其不遇者，惟以蟹蘆之懷才奇偉，早有聞矣。

乃終不得抒壯志，老逢世亂無繆，追念平生宦迹，已如溟海空蒼，散煙歷落，獨此春宵燈火，未能
淡忘，亦可慨也夫。桐城葉玉麟。

三春燈謎語 春燈謎語，可分爲二，一見於素圃春燈錄者，爲張蟹蘆作，一見於橐園春燈錄者，爲蟹
蘆弟味鱸作，蟹蘆年十三，應童子試，某學使考經古場，以邵寒簾賦命題，蟹蘆一揮立就，洋洋千餘
言，擢冠其曹，是科入泮，學使入京，林穎叔布政，詢閩中有才子否，學使曰：永定張超南，真才子也，不
愧神童之稱，林布政乃以甥女妻之，即梁衆異鴻志胞姊，蟹蘆初字海樓，後改蟹蘆，蓋以生於暮秋，
取古詩紫蟹黃蘆之意，其易名原因，緣髻齡由鄂返閩，未及赴府縣試，堂兄爲補列送院，代取名曰
超南，字曰海樓，游泮後，父梓欽，挈其往謁螺洲陳太傅，太傅詢名字之取義，超南無以答，太傅曰：子
殆將挾泰山以超北海乎，是不可能也，座談間，大爲嬉笑，超南曰：後漢書云：琛寶可懷，貞期難對，早
有退潛之志，是以長者，字伯潛乎，太傅是時已退居林下，不以為忤，且夸譽之，然以此受父呵責，自
是太傅輒向人稱超南早慧，超南又輒向太傅以少時了了，大未必佳自況，自篆小章曰：少時了了，
輓太傅章，猶述此意，感其少年知遇之隆，後出宰新寧，有強項稱，歷官至布政使，其弟起南，曾佐吳
子玉將軍佩孚幕，將軍爲詩，不講音律，起南輒正告之，將軍曰：我輩秀才爲詩，能如是便佳，尙效彼
拘迂之儒，講音律，字字以沈約爲師乎，超南昆弟之情，素篤，其居汀州南館也，互爲謎語，彼此猜射

閩中會館志

汀州會館

十

爲樂，視古人聯床話雨，豈多讓哉，茲從其謎語萬千中，各選三十則，分記如左。

素圃春燈錄 永定張超南蟹蘆稿。

四子謎

吾其爲東周乎，四子一句，亦可以弗畔矣乎。

夫爲將三世者必敗，以其所殺伐多也，四子一句，離則不祥莫大焉。

二嫂使治朕棲，四子二句，繫鈴格長息，則事我者也。

攻城爲下，攻心爲上，四子一句，迴文格孟之反不伐。

仲將旣下，因敕兒孫，勿復學書，着之家令，四子三句，堂高數仞，椳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

公子愈恭，四子一句，小人而無忌憚也。

愚從容語邵曰：先時聞大人以愚爲不繼，今云何耶，四子一句，子謂公冶長。

易經謎

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易經一句，故受之以晉。

導固辭曰：太陽若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易經一句，巽在床下。

書經謎

君未喻前畫意耶。書經一句。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書經一句。五品不遜。

詩經謎

我亦無天下。詩經一句。舒天紹兮。

民之失德。詩經一句。或負其俛。

吾以卿老婦。遂出明珠。意欲為羣拜紀可乎。詩經一句。叩須我友。

入則侍內。詩經一句。或息偃在床。

奪則任汝。慎勿殺也。詩經一句。嗣武受之。勝殷過劉。

左傳謎

此張公謂我也。左傳一句。光可以鑑。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左傳二句。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

禮記謎

莫問萬春園舊事。禮記一句。大功廢業。

今迺四不及一。禮記一句。式視馬尾。

閩中會館志

汀州會館

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禮記一句。幸而至於旦。

中丞奈何卿五郎。禮記一句。請敬易之。

聊齋目謎

當以此坐還之。聊齋目一。靈官。

帝早有痿疾。嬖人參侍內寢。三美人生三男。聊齋目一。海公子。

羽日此馬嘗一日千里以賜公。聊齋目三。捲簾繫鈴格。長亭。小謝。王大。

黃河遠上白雲間。聊齋四目。長亭。畫壁。三生。賭符。

池北目謎

自覺諫書稀。池北目一。繫鈴格。朝鮮疏。

召平獨弔。池北目一。賀相國。

秋雨目謎

以位序聽政辟。秋雨目一。國書。

使君自有婦。秋雨目一。夫已氏。

橐園春燈錄。永定張起南味鱸。

四子謎

劉氏種不足復遺，四子一句，如有所立卓爾。
論其親疏何如晉文之與子圍乎，四子一句，君取於吳為同姓。
弟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四子二句，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
言幸平陽公主家，四子一句，捲簾格，夫子之云。
鼓方叔入於河，四子一句，淵淵其淵。
捷吾以女為夫人，四子一句，連得閒矣。

易經謎

南人不復反矣，易經獲明夷之心。
今茲不折詎無來春，易經二句，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赤鳳為姊來耶，易經一句，捲簾格，有他不燕。
昨日妾從橋上過，如何人不看芙蓉，易經一句，觀我朵頤。

書經謎

云是康成讀書處，書經一句不其或稽。

閩中會館志

汀州會館

不應墩姓尙隨公，書經二句，我王來既爰宅於茲。
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書經一句，厥子乃弗肯播。

詩經謎

子明勿多言，禍將及爾，詩經二句，不可說也，桑之落矣。
更張空券，詩經一句，無失我陵。
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曹咕嗶耳語耶，詩經一句，虞必從之。
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裏夢魂驚，左傳一句，起請夫環。

禮記謎

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禮記一句，畜鳥者則勿佛也。
縫而出見秦伯，禮記一句，放行以燭。
遂賓西王母，禮記一句，客自徹。

唐詩謎

教坊猶唱別離歌，唐詩一句，可憐後主還祠廟。
傾國復傾城，夫人太有情，家山纔破滅，兒女已生成，唐詩一句，自是桃花貪結子。

西廂謎

裸體參過，西廂一句，一聲聲是衣寬帶鬆。

倒是一緘書，爲了媒證，西廂一句這叫做才子佳人信有之。

祠牌謎

一騎紅塵妃子笑，祠牌一，荔支香近。

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淚垂，祠牌一，憶真妃。

四題橐園謎話。此郭文安會所題橐園謎話詩也。詩存見瓠蘆詩云：令壺老柏相爲隱，信口能翻布穀瀾。

注我六經真陸子，遜卿卅里笑曹瞞，逢場可但供游戲，嘗鸞猶堪掠賸殘，掩卷因君嗟世局，悶葫蘆

破一何難。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汀州會館匾額，尙縣大門外。

二正殿橫匾，南館正殿橫匾四字曰：樾蔭天南，款署宣統二年庚戌秋月鄞江合郡公立。

三神龕器具，蟹蘆云：初均有之，後因館舍出租，已遷移散失矣。

事實 館中住有外省人，均係借居性質，不付租金，一爲王文志，係長班內兄王之友人，羅竹亭，北京人。

汀州會館志

汀州會館

亦附在王文志戶內，丁振庭，本係易縣人，因係張蛻公親戚，人口多至六人，僅充灤縣法院警士，困苦情形，亦可概見，統計該館現住五戶，共二十四人，每月館產收入，約一百數十金，與北館收支一併統算。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二則，分述如左。

一張蟹蘆布政函云：承詢會館軼聞，此時老輩凋落殆盡，弟如碩果僅存，尙可稍悉梗概，先賢軼事，頗有所聞，不勝枚舉，代遠年湮者，無論矣。遜清一朝，如長汀黎參議士宏之治獄仁明，寧化雷副憲鉉伊光祿朝棟乘綬之父之道學躬踐，連城楊布政簣上杭鄧巡道瀛之名績卓著，永定廖檢討鴻章，巫編修宜福之隱居高蹈，於館志皆有紀述，此其昭昭在人耳目者，其他名儒循吏高士文人，指不勝屈矣。按士宏見於陳恭甫太史壽祺所撰東越儒林傳。

傳云：黎士宏，字媿曾，汀州長汀人，明季諸生，少嗜聲詩，師寧化李世熊，以文章名天下，踰冠作蘭與蘭語詩，投福州曾異撰，異撰語人曰：黎生漢魏之苗裔也，新建徐世溥云：今海內人士，惟長汀黎媿曾，及漢陽李文孫已耳，而祥符周亮工，謂黎自可單行若並漢陽，恐疑噲伍，其爲名流如此。大清順治十年，舉順天鄉試，授廣信司理，受十三郡牘，脫無辜數百人，然常鋤豪強，糾貪墨，屬邑玉山，經兵燹後，城中草深三尺，居民纔三十餘家，士宏招集流亡，墾田定賦，民復舊業，以裁缺

補永新知縣，政清獄簡，稽逃漏，整風教，舉廉卓第一，擢甘州同知，再舉廉卓，遷常州知府，會逆賊吳三桂煽亂，西秦震動，大吏奏除洮岷道副使，署甘山道事，提督王輔臣叛，河東失守，士宏以鎮兵雲集，必一事權，言於巡撫，謂恢復河東，非用河西之兵不可，用河西之兵，非責之提督張勇不可，疏奏授勇靖逆將軍，節制諸鎮，及復蘭州，士宏多贊畫焉。

以是傳觀之，士宏不僅治獄仁明，實爲長於兵略，可稱儒將風流者矣。榕城詩話載其閩酒曲云：板橋官柳拂波流，也勾春朝半月遊，數盡紅衫分隊隊，齋前齊後謝公樓。唐張九齡詩謝公樓上好醇酒五百青蚨買一斗，今樓在城南爲士女觀臨之所。長槍江米接鄰香，冬至先教辦壓房，燈子才光新月好，傳箋鍾重喚人嘗。汀俗於冬至鄉中有壓房一種，尤爲珍重，社前宿雨暗荆門，接手東鄰隔短垣，直待韓婆風力軟，一卮陽鳥各寒藏之，經時待嘉賓而後發也。溫，長汀呼冷風，爲韓婆風，鄉人鬻炭者，戶祀韓婆，蓋懼以寒爲韓也，值歲暖則倒置，新泉短水柳香浮，十斛黎香載扁舟，獨讓吳兒專價值，編蒲泥印冒蘇州。上杭酒之作者曰短水，猶縮水也，載貨那中冒名三白，然香氣甘冽，竟能亂真矣。閒分飲部酒如潮，三合東坡滿一蕉，讓却登壇銀海子，久安中戶注風消。汀人以薄酒爲見風消。會酌當墟細埔中，高帘短柳逆槽風，近無人乞雙頭賣，幾戶朱牌挂半紅。上酒爲雙頭，其次者名半紅，延邵汀三郡皆同稱。誰爲狡獪試丹砂，却令紅娘字酒家，怪得汝郎新解事，隨心亂插兩三花。釀家每當酒熟時，其色變如丹砂，俗稱爲吉祥之兆。按此詩，綺麗多姿，直可與明十子比肩，雷鉉有傳，亦陳恭甫太史所撰。

閩中會館志

汀州會館

十四

傳云：雷鉉字貫一，又字翠庭，汀州寧化人，幼篤志深思，漳浦蔡世遠，自史館假歸，主教鰲峰書院，鉉從之遊，爲都講，舉雍正元年鄉試，至京師，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孫嘉淦薦授國子學正，十年成進士，朝考冠其曹，大學士朱軾以踐履篤實，才識明通薦，選庶吉士，內閣學士方苞負天下重望，爲館師，獨心契鉉，以第一流人相許，世遠與名公卿論人材，必首及鉉，曰：是有守有爲，始終不渝者也，尋假歸，乾隆元年召入傳皇子，賜第內城，感疾未與，散館特授翰林編修，遷左諭德，同館余棟亦侍禁廷，而父喪未除，鉉奏言：皇子左右侍學之人，貴明大義，篤人倫，乃有助於學術，今棟隱忍父喪，則講書至宰我問三年章，何以措口，謂天下風氣何，棟由是罷歸，再遷至少詹事，普通政使，十一年應詔上言，上皆嘉納之，尋視學浙江，令士月試於學，學官擇經義尤粹者舉焉，又各授以朱子小學及平湖陸氏年譜，俾爲力行準，聞有名儒宿德，輒就訪之，調江蘇學政，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調浙江，二十一年，母老乞歸，甫終喪，以勞毀卒，年六十四，雍正中諸生嘗與鉉論易，其定生河圖，以明象數之學，着周易贖義二卷，冠豸山堂集三卷。

就本傳觀之，鉉實學兼漢宋，而且直言敢諫，非僅以道學躬踐見稱，宜其爲蔡文勤及孫方等所推許，而足爲館志之光也，伊朝棟雖無傳，而其子秉綬曾入循吏傳，稱其父朝棟師其鄉雷鉉爲程朱之學，官至光祿寺卿，立朝有氣節，故有賢嗣，不僅以書名馳海內，而世咸稱其循良，清史有傳。

傳云伊秉綬福建寧化人福建通志父朝棟師其鄉雷鉉爲程朱之學官至光祿寺卿秦灝光祿寺立
朝有氣節唐仲冕撰揚州府志秉綬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授刑部浙江司主事陞員外郎嘉慶元年
充湖南鄉試考官三年授廣東惠州府知府甫下車問民疾苦裁汰陋規有豪辱寡婦子予杖荷
校寡婦呼冤秉綬立拘豪鞠責民皆稱快倡修學宮趙懷玉亦有生齋文集揚州府知府伊君墓表建豐湖書院闢諸生
以小學近思錄海上人士皆知有朱子之學唐仲冕撰秉綬故練刑名總督吉慶屢以重讞委之
趙懷玉撰墓表海盜中有被脅未從盜者二十有二人律載三年減死比五年總督疑當重論秉綬以委
未行劫五年一如三年宜從實請卒得問遣陸豐巨猾肆劫勒贖遲者支解力請於大吏震以兵
威縛其渠十人戮之唐仲冕撰墓誌銘六年七月歸善陳亞本將爲亂廣東通志提督孫全謀駐同城秉綬屢
請兵往捕不允乃部役七十餘人夜擣其巢禽亞本趙懷玉撰墓表餘黨入羊矢坑廣東通志未幾博羅陳爛
履事又且起又請兵於總督提督沮之兵仍不發秉綬言於提督曰舉兵愈遲則民之傷殘愈甚
言已繼之以泣提督不得已予兵三百人秉綬復力爭曰偵虛實則三四人足矣如其用武以寡
敵衆徒債事耳提督不聽以三百人往領兵者游擊鄭文照子身歸亂遂成廣東通志而秉綬適以博
羅絞犯越獄罪議去官士民共籲奏留乃留軍營辦事當是時提督既擁兵不前其標下兵丁卓
亞五爲僞先鋒朱得貴爲僞三大王均通賊縱掠民既死賊又死兵秉綬憤懣請兵益力遂逢總

閩中會館志

汀州會館

十五

督怒復以失察教匪論戍軍臺會新總督倭什布至惠人訴秉綬冤者數千百人倭什布以入告
上以情事與劉清之於魁倫相同有旨免罪回籍僚友仗助捐復原官兩江總督鐵保奏發河南
特旨授揚州府知府時秉綬方檢高郵寶應災傷刺一小舟雖樓戶枉渚必親閱手書唐仲冕撰墓誌銘
寢食俱廢趙懷玉撰墓表及之任尤劬躬率屬賑貸紛紜錙銖必覈吏無所宏其奸倡富商巨室捐置粥
廠費以鉅萬計誅北湖盜鐵庫子輩杖詭道誑愚之聿兆和唐仲冕撰墓誌銘它奸猾擾民者皆嚴治之
趙懷玉撰墓表故民雖飢困心無惶惑唐仲冕撰墓誌銘歷署河庫道鹽運使胥稱職趙懷玉撰墓表尋以父憂去家居
八年嘉慶二十年將入京道經揚州遂卒揚州故有三賢祠宋歐陽修蘇軾及國朝王士禛道光
二年以秉綬配食爲四賢祠梁同書名尺牘少傳著有留春草堂詩七卷
謝枚如賭棊山莊詞話曾載其與汪稼門尙書倡和梅信之作一時風雅固流傳至今未艾也
詞話云汪稼門志伊尙書督吾閩時以梅信詩書扇贈吳清夫賢湘翰簿清夫裝爲冊伊墨卿太
守秉綬爲作寒味芳心四字於首且和一詩後爲吾友肖巖所得歲除前二日出以示余爲節錄
唱和諸作於此尙書原作云一番花信到春臺誰遣陽和透骨裁天地心從枝上見冰霜氣逼尊
中來鶴知消息驚幽夢月助精神護綠苔幾度衝寒山有意不煩羯鼓自先開墨卿和云扶容橋
適當平臺樓畔梅花手自栽最喜故人同鶴至况聞明月送香來橫枝欲放多臨水寒色雖嚴未

沒苔共識心情貞鐵石，青青松竹對門開。

一前述張梓欽太守日焜，來京應順天鄉試，不第，肄業國學，即住南館，此言其未仕時事，及後在翰林文忠、張惠肅幕，並爲左文襄辦糧臺，以軍功膺薦劄攝令東湖，遷直隸知州，有循吏稱，其卒也。王綉綺闈運爲之誌墓。

誌云君諱日焜，字梓欽，汀州永定縣人，南宋自寧化遷上杭，及明中葉，再遷永定，累世儒科，卜居瑤廈，遂爲縣人焉。高祖光德，旌表孝行，鄉諡恭穆，曾祖蒼，富而好施，壽登百歲，五世同堂，建坊里門，祖天錫，歲貢生，佐林文忠、張惠肅幕府，高潔不仕，詔賞四品職銜，父友儀，肄業國子監，學兼漢宋，仁孝有聞，母陳，避寇負姑，旌表節孝，君即其長子也，秉純懿之德，兼穎悟之姿，五齡授經，十歲能文，妙工分隸，號爲聖童，十四歲丁外艱，哀敬盡禮，奉母純孝，孤貧力學，自厲堅貞，弱冠赴試順天，挑國史館謄錄，祁文端君父師也，嘉君文藝，歎爲肯構，由是博交通人，相與切磋，時粵寇入閩，鄉閭焚蕩，始習技擊，專治毀鈴，閩督左文襄移鎮陝甘，招入幕府，丁承重憂，遂辭不出，湖北設官書局，延致文儒，以君尤精輿圖，俾專其事，俟官郭公方撫鄂中，及閩縣陳君濬，領典鹽道，貪君通博，辟爲幕僚，強之入仕，以前史館議叙，分發湖北縣丞，左文襄設漢口糧台，派君坐辦，回平紋勞，擢知縣，加同知銜，賞花翎，清釐湖北積穀，治廣濟江隄，至今利焉，光緒中，知廣濟縣，勤於聽訟，以

閩中會館志

汀州會館

十六

文爲政，祖母憂去官，老幼走送，服除還省，兩司交禮，委筭藩庫，坐辦讞局，善理繁劇，才智有餘，督府委治齋匪，株連百數，君坐罪會首，裁錄數人，用是失旨，親加詰責，君對不屈，徐理民冤，乃得覆勘，衆皆依阿，君固爭執，遂無以奪，坐是沈滯，三年不出，兩司歉之，俾權稅沙市，脂膏不潤，商民頌聲，旋佐鹽道，整綱釐弊，因在宜昌，攝令東湖，捕治府寮，得罪郡守，三月受代，民庶攀轅，君以剛直性生，事人宜黜，會西夷窺閩，詔立省團，歸統練軍事，平，加四品銜，遷直隸州知州，留佐船政，充水師學堂監督，奏叙知府，監造鋼甲戰船，獎三品銜，船政大臣，特保引見，母老不赴，以助賑晉從一品階，奉母從子官湖南，省墓武陵，遂留旅寓，母卒，卜葬，負土成墳，辛丑夏漲，寓館被水，旅裝盡沒，書畫文集，胥淹巨浸，悲憤沮喪，兼感濕疾，以其年九月乙亥卒，年六十，遺命葬於長沙，妻同縣李氏，先卒，年五十九，旌表孝婦，封一品夫人，葬善化六都曹家橋漢山坡，粵以宣統己酉，八月壬辰，奉葬君於善化六都中白泉甘充子之原，前鄂督張文襄聞喪悼惜，誄爲循吏，君稟賦耿介，傲兀自喜，立身訓子，必崇名節，從官二十年，僅宰二縣，晚厭俗靡，自號遜齋，懷才弗展，知交歎惋，子超南，能稱先美，仕學有聲，以進士用知縣，嘗令湘潭，多惠政，歷官大理院推事，權川東道，加布政使銜，起南，運使銜，湖北同知，升用知府，改分部郎中，道南，同知銜，分省知縣，遷南，五品銜，侯選通判，女子五人，孫男女八人，君所著文詩經史金石小學筆記二十餘卷，俱沒於水，篆書周易孝經，分

書鼓山記琴臺銘黃鶴樓記僅有傳本諸子憊慟思慕遺徵典型云亡風規不沫用是鏤文貞石寄之孤慨其銘曰

瑤廈之張龍武開祥恭穆篤孝五世逾昌矯矯太守克敬以剛爰在髫髻砥厲文章問學京國觀輿升堂出典鹽筴蜀鄂加綱都水廣濟江有大防東湖流化折獄惟良廉吏難爲直道不行歸整閩武孤拔斂兵造舟教戰厥績航航宜可大受爲國干城胡獨佗條弗用而藏天之阨我併奪其長將泯其名而遺水殃浩氣不害窀穸南衡滄海橫流身蛻彌康一坏終古萬丈光芒青松鬱鬱白泉之鄉誰招屈賈來弔芳香

陳散原主事三立又爲之表墓

表云君諱日焜字梓欽號曰遜齋閩之永定人也生平爲學通訓詁音韻天算輿地兵法旁及金石刻印繪畫復嫻劍槊技擊能詩歌度曲飲酒酣巨斗不亂爲文章辨麗恣肆尤以工分隸爲閩人士所推重稱曰三百年中有伊張蓋謂伊秉綬墨卿得君與之並也一應順天鄉試不第取國史館謄錄留京師獲契祁文端林京兆壽圖益盡交當世魁碩長者類折節下之聲譽日起尋湖北設官書局延君編校並迭贊巡撫鹽法道幕職久之用縣丞改爲屬吏助左文襄運糧有勞叙知縣委治廣濟隄工犯百難禦水竟其功民謳頌之號張公隄比還大吏以爲能俾攝廣濟縣事

閩中會館志

汀州會館

十七

拊循整齊輪獄如神有棄屍道旁莫得殺人者主名君曰必前行縣道遇貌戾而中怯之劉七也呼至一訊而服祖母憂去任服除就領武昌府獄局治齋匪君釋出株連百餘人忤總督意詰問君抗對不屈坐是三年廢不用司使終翹其賢令權稅沙市不擾而贏羨倍旋署東湖知縣治如廣濟效大著會西夷犯閩歸領練軍挫夷西孤拔不獲逞復佐船政監督水師學堂造鋼甲戰艦成累勞遷直隸州知州擢知府並加三品銜是時母老病君亦倦仕遂奉母就子超南於湖南蓋超南方舉進士用知縣官湖南也以大父遷居湖南之武陵久墳墓有在者因留居武陵不復出母卒亦於此葬焉君博雅多通究極事變性抗直堅持是非不爲上官少紉於吏才殆若天授嘗有僚吏探君治績君歎曰豈有他哉亦祇不敢廢一事不敢攫一錢耳光緒辛丑九月卒海內知者莫不悼惜前鄂督張文襄誄之愈悲目爲學人循吏越宣統己酉八月葬君善化六都中白泉甘充子之原所著有文鈔四卷詩鈔二卷羣經識小錄二卷讀史簡記六卷金石考異四卷說文檢字一卷遜齋隨筆八卷卒前數月僑廬被盛漲盡沒於水零編贖墨僅有存者曾祖萱祖天錫父友儀曾祖妣祖妣皆陳氏皆贈如君官其階序名德已列王先生闈運所爲志不復具配李夫人先卒子超南始以知縣發湖南屢宰劇縣廉能著聲績有父風後爲四川候補道起南湖北同知升用知府改郎中道南分省知縣選南候選運判女子五人孫男女八人嗚呼以君之耿介

奇偉，出其所蓄，方足裨益大計。奠元元，乃僅以試爲令，爲一隅士民所思，其術業精專，所就皆過絕流俗。又僅以擅八分流傳遐邇，幾欲奪衆長而掩其名，則君之所由自待而伸於天下後世，果爲不幸耶？抑猶爲君之幸耶？初，超南爲吏湖南，嘗列先君子巡撫幕中，與余相習也。所寓狀載君懿美甚備，獨掇一二爲學爲治之大凡，表於君墓，以諭來者。義寧陳三立撰。

日焜有子曰超南，字蟹蘆，少有神童稱。二歲在懷抱中，識三千餘字。三歲就傅，五齡能屬對賦詩。一日見漢口火災，師出句，隔岸觀火，即應聲以披沙揀金對，並詠黃鶴樓晚眺云：檻外疑無際，江天一望中。花間歸緩緩，飽看夕陽紅。蓋是日花朝也。七齡賦春日坐黃鶴樓風雷交作云：一震能教大地蘇，危樓颯撼起驚呼。泥人笑指帆飛渡，不信童心雄萬夫。至十一齡侍其母遊黃鶴樓，乃能作長歌。云：武昌居中控南陲，瀕江作城漢爲池。東聳龍蟠勢天矯，鵠磯西峙凌霄姿。一覽山川收眼底，有樓高矗江之湄。大江日夜自浩浩，跨鶴逸矣不可追。費荷遊敖偶憩此，辨訛述異徒傳疑。呂公名場夢先覺，一枕酣眠還自怡。樓後有呂祖臥像文人好事善附會，神仙佳話猶留遺。歷溯斯樓幾興廢，閒搜故實別苔碑。紅羊劫起城三陷，曾聞父老說亂離。海宇澄清復鄂始，官胡偉績長昭垂。雕梁畫棟酒重睹，香花崇祀固其宜。樓側立官文恭胡文忠二公牌位烟波亭與晴川閣，點綴景物助吟思。青蓮低首最無謂，詩腸未涸氣何衰。詠歌寄託各有取，司勳行薄文奚爲。正平懷才未聞道，賦成鸚鵡工華詞。自味先幾失明

閩中會館志

汀州會館

哲荒洲埋碧空涕洟，英雄都付浪淘盡。仲謀公瑾供談資，憑欄弔古興未已。觸目生感撤藩籬，飛濤火輪疾如矢。大編中流恣所之，天塹昔可限南北。鱉鼉今竟通華夷，益陽憂國嘔血死。吾儕焉敢安忘危，承平士夫尙風雅。放言行樂須及時，南樓韻事世所羨。流連名勝多新詩，遇客留題千百輩。姓字無傳識者誰，文章德業斬不朽。羞道庸凡慕振奇，人生豈甘草木腐。修名不立洵堪悲，奉母登樓發長嘯。子安童稚誠何知，乳臭况復論國事。自審將爲時賢嗤，洞庭波靜遙相望。岳陽一記語可師，先憂後樂儒者志。願希前哲同禁期，十二齡入泮。學使爲馮仲梓光適，江蘇陽湖人。編修官至陝臬，經古場以卻寒簾賦命題，以卻寒鳥骨所爲也爲韻。

蟹蘆賦云：帝子於歸，天工可作。盛紀辦裝，珍傳織薄。香奩畫自琛航，寶軸懸諸錦幕。流淑氣乎階除，歛巖威於院落。偶誤銜泥之燕，小隔櫻桃。儼棲在霧之鸞，淺籠芍藥。暖堪衣妓，還將明月邀來。豔姬留仙，不使勁風吹卻。昔唐同昌公主之下降也，異垣延粹。乾座承歡，華禮如李。質秀若蘭，富哉金麥。銀米，賤矣雪練。霜紈，瓊貨豐饒。飾戶庭及井臼，珊瑚燦爛。雜環佩與瓊漿，飛額當簷。曾搜翠羽，析旌窳地。待倚朱欄，豈徒發爲異光。取珠璣以章物采，惟此生有奇骨。知松柏之葆歲寒，爰有簾焉。疏牖參差，深閨窈窕。觸蝦鬚而蒜動波縈，把鵲尾而爐薰煙裊。海棠約住，弄花影兮蝶翅柔。楊柳放開，映湘紋兮蟾魄皎。噉蓬廬之結竹，色遜瑞英。陋紙閣之編蘆，聲憎吉了。昭陽殿則鏘鏘齊鳴，明光宮則

朗朗如曉，休訝斑成玳瑁，絕類靈蟻，故應價重瓊瑤，不同凡鳥，時也澗底松蟠，窓前梅發，薄怯布衾，冷驚羅襪，澤堅鮮繅繭之蠶，枝老剩居巢之鶻，掃三三徑，勝會初逢，繪九九圖，遺風未歇，縱競巧欲追蔽日，鳳節焉用細雕，必選材能備禦冬，虎皮尚須輕揭，獨麟毫罕覩，嚙敢望漢武比肩，似駿足難求，不惜效燕昭市骨，其用以卻寒也，飄靜芝房，凍融苔礎，鳥嗽臺修，蛩藏室處，凝露漿僅足解醒，澄水帛祇宜銷暑，匪明皇陳交趾之犀，殊方朔席北荒之鼠，勝注玉杯自沸，堂中如置木常春，比燠金合尤溫，夜半可憑軒私語，疑是陽回大地，不知身在墻鄉，將毋樂奏鈞天，恍遇夢之帝所，况乃排連作帳，膏傅成帷，牀具水晶火齊之美，被萃神絲靈粟之奇，紗囊亦屑逾磨搗，繡榻且器代龜楸，飲綠華之茶，蕙肴列案，餐紅虬之脯，桂醕浮卮，更有舒卷任時，辟微塵而不入，如斯暄和竟日，繫一柀以長垂，障丁字於翡翠匣邊，橫琴相對，酣午眠於鸚鵡枕上，隱几何爲，詎意好景不常，大年莫假，舞鶴塞門，化鴛墜瓦，戮醫官若獮禽，謫諫臣爲司馬，淒涼廣化里，已見蛛網胥封，寂寞平陽家，猶聞鸚呼不下，黨牛頭而冰山潰，一死空弔秦樓，攀龍髯而鼎湖昇，再傳遂遷夏社，謂等杜陽，編於述異，豈其然乎，論載咸通，事在刺奢，良有以也，馮學使批云，藻采紛披，押官韻處，具見匠心，詩亦雅切，又命賦汀州試院古柏七絕一首，限庚青韻，汀州試院古柏爲唐代物，紀文達公按臨日見朱衣人，蟹蘆即立其上，題聯云，參天黛色常如此，點首朱衣或是君。蟹蘆即援筆賦云，轆軒布化令先庚，鎖院森嚴萬籟清，有柏臨風異凡響，特標勁節式儒生，老幹經霜色更

閩中會館志

汀州會館

十九

青，撫茲嘉樹及髻齡，明公望竝河間紀，又見朱衣伴使星，是爲光緒甲申年，蟹蘆年十二，馮學使加批云，賦詩見志，卓爾不羣，賦內寒韻二語，即以移贈，勉之勉之，是科入泮，即以知寒柏軒，名其詩稿，次子起南，字味鱸，亦以博學強記稱，不樂仕進，年四十六，卒於衡陽，陳福蔭爲之撰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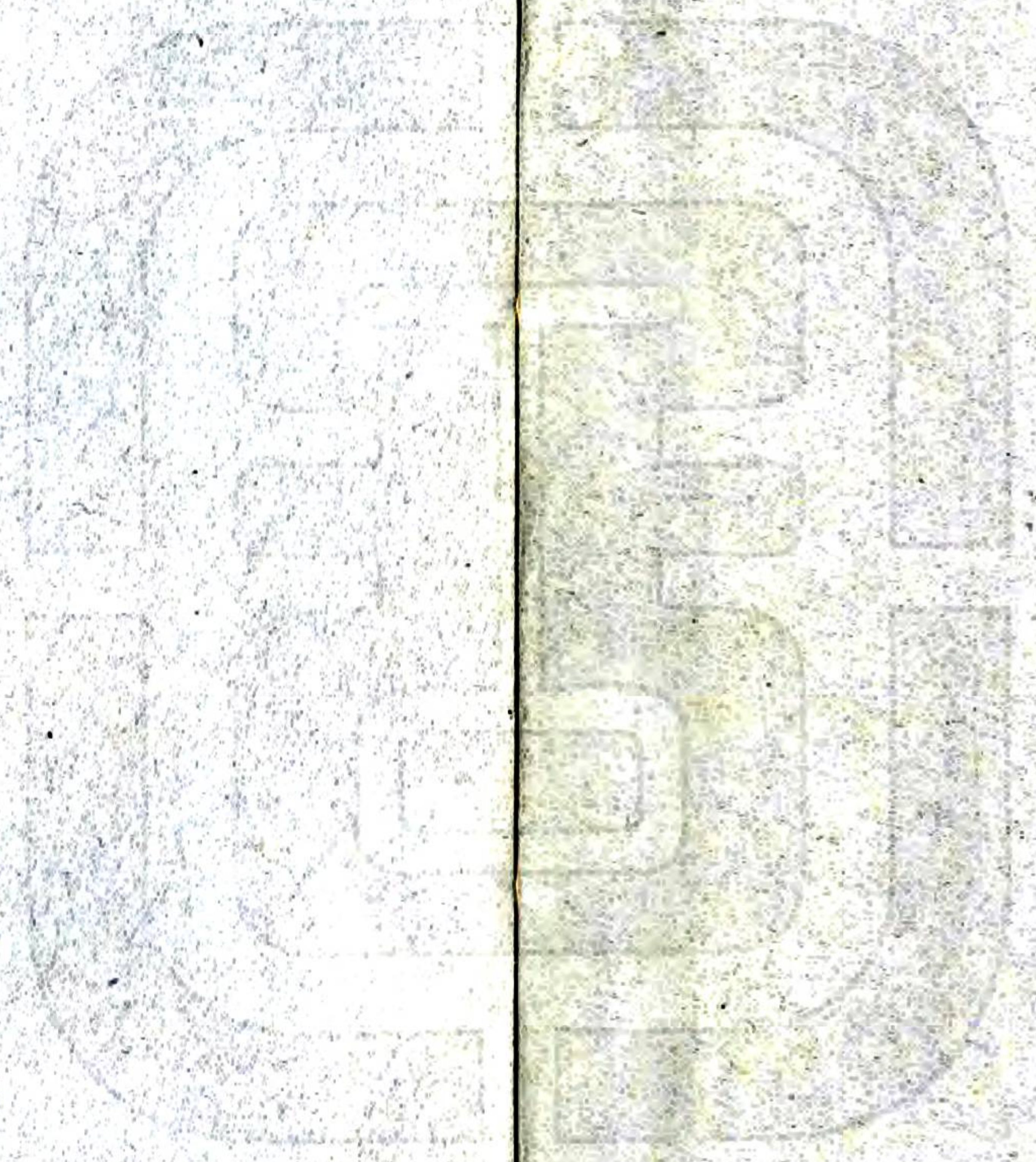
傳云，張起南，字味鱸，號橐園，福建永定人也，生有夙慧，讀書過目成誦，十齡應郡縣試，即列前茅，試詩賦，屢冠其曹，十六補學官弟子，瀏覽羣書，終日手不釋卷，博聞強記，爲文操筆立就，駢散兼工，詩歌詞曲，皆所擅長，澹於榮利，不樂仕進，胡鼎臣中丞，最器賞之，開府江右，迭召弗赴，雖以同知分湖北，晉知府，改郎中，亦未嘗一日到官也，居湘日，與王壬秋太史，夏蕙恂觀察，諸名流，結社賦詩，有疊險韻至數十首者，王壬秋太史，稱其詩戰其勇，當退避三舍，嘗爲人作駢體壽序，時方午夜，漏下三刻，成二千餘言，詰朝已張之坐上，典麗喬皇，見者驚服，尤善爲隱語，劉仲魯省長，守辰郡，延主中學，在辰日久，出謎最多，張燈大會，盛極一時，辰人士至以謎聖稱之，其後僑寓衡陽，吳子玉將軍，禮以上賓，時相唱和，延之入幕，堅辭不就，爲開蓬萊謎社，特置贈品，并自往猜謎，文采風流，至今傳爲韻事，生平所作謎，不下數萬條，遠道徵謎者，郵筒常往復不絕，如北平射虎社，即其一也，年四十六，卒於衡陽，所著橐園春燈話，已刊行，遺稿有春燈續話，春燈錄，詩文詞各種，及自書漢隸碑帖，均待梓。

閩中會館志

癸未二月
卷四

42110
942

新



閩中會館志

州館

龍巖會館



沿革 龍巖會館坐落實家胡同六十三號館長溫公頤舊址原在石頭胡同為段潭波所建段一煙商竟能慷慨為懷捐屋為館俾舉子得所駐足京員可以僑居甚盛事也沿至清季以石頭胡同介在八大胡同間其時即有他遷之說然未果行民國五年歲次丙辰始由議員連賢基等賣舊買新乃得斯館故俗稱曰龍巖新館其實舊館已出售並不存

古蹟 龍館古蹟可考者有二碑一為龍巖新館碑一為題捐姓名石刻分紀如左

一龍巖新館碑 文曰石頭胡同路東龍巖會館在焉原有建築物係吾岩段雲龍君所充其自序有云豈一州二邑無合為新館之圖觀二語而段君之意可知矣門額僅標龍岩者以平寧舊隸岩州言龍岩而平寧自在其中也民國五年國會重開旅京者麇集僉以巖館地點不良且受鄉人委託爰將該館售去即以售出之款於買家胡同購新館一所時龍巖改州為縣與平寧分立額標龍巖似為龍巖縣所獨有因公豎石碑以垂久遠夫處分物產全視所有者者意思之表示段君既有謀一

閩中會館志

龍巖會館

州二邑新館之宣言則原有建築物其為三屬所共有而非巖人所獨有也明甚以共有物售出之價金因而購得新物產則其仍為共有也更無待言矣古今人度量之相越其不甚遠乎後之來者尙體先人大公無我之心對新館所有權義共同分擔享有不分畛域而門額則仍其舊蓋取有舉莫廢之義云爾蘇壽喬撰坵書劉萬里陳閣勳陳緯連賢基章騰蛟詹調元杜紹賢於民國五年十二月吉日同立

二題捐姓名石刻 嵌在大門裏壁龕以此石刻觀之可藉見龍巖書院及家課之盛民國以後此制猶存而人士急公好義尤為難得錄其識語並名額如左

京館近因旅京者日衆不敷分住又苦乏經費勢難持久僉議募捐添建以庇多士修店增租以維常費嘉賴各界熱心捐助幸底於成謹將樂捐名額彙勒諸珉以垂不朽

計開

龍巖縣知事趙公鼎三

捐小洋二百元正

龍巖明倫堂

龍巖中學校

龍巖商會

龍巖紹經書院

龍巖東省社奇邁書院

龍巖廖開初公

龍巖杜恥庵公

漳平陳竹溪公

龍巖連襄臣公

龍巖詹藍輝公

龍巖連錫華翁

龍巖張酌清公

龍巖陳鳳亭公

龍巖郭智深公

龍巖張友賢公

龍巖詹貴昌翁

龍巖翁錦泉翁

龍巖邱篤光翁

龍巖許應陽翁

甯陽俞光華翁

甯陽賴家猷翁

甯陽賴正濃翁

甯陽廖鵬程翁

以上二十三位各捐小洋一百元正

漳平陳贊勳

齊雲 祖光 華

劉志和

琬珪

林有聲翁

合捐小洋一百元正

龍巖教育會

龍巖封山書院

龍巖廖書奎 振宗家課

漳平陳子丹翁

龍巖楊蘊山翁

漳平張善德翁

以上六位各捐小洋五十元

龍巖湯品金翁

捐小洋十五元公債票三十五元正

漳平劉斗南翁

捐大洋四十元正

龍巖孔教會

龍巖郭篤三公

閩中會館志

龍巖會館

一一

長沙龍巖堂

以上二位各捐小洋三十元正

龍巖章惠初翁

捐大洋三十元正

龍巖勸學所

龍巖松濤書院

龍巖鍾靈書院

龍巖郭文元翁

龍巖林殿金公

龍巖鄭會東翁

龍巖林壽坤公

漳平陳慎修翁

以上八位各捐小洋二十元正

龍巖龍津書院

龍巖鳳岡書院

以上二位各捐小洋十五元正

龍巖邱萬鍾戶

捐小洋十二元正

益陽蒼巖福

捐大洋十元正

龍巖蘇世錦家課

龍巖章成翹家課

龍巖章月飄公

龍巖鄒竹卿公

龍巖邵祥萬公

漳平李三三郎公

漳平呂太德公

漳平傅佛興公

龍巖傅仁富翁

龍巖鄒景輝翁

以上十位各捐小洋十元正

龍巖盧育興翁

捐小洋五元正

總計實收小洋三千三百八十三元正

大洋一百元正

公債票三十五元正

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吉日

郭讓梅

章加富

林尙賓

連壽庚

鄭邦麟

郭秉寬

蘇福疇

連壽華

同立

規約 龍巖會館規約有可稽者四分述如左

一龍巖會館規約雖無年月可稽然從舊館錄抄出當是乾隆建館時所訂

一本館每年輪流京官一位爲館主收掌簿籍銀兩經理祭祀及公用支銷並料理館中一應器皿等物每年交代清楚將支收數目開粘館中以示無私所有銀兩交接下手收管

一現在捐置館內器用俱登簿籍後人再有捐置亦當續登簿內庶不致遺失

一凡有慷慨樂捐者毋分爵秩自一兩以上悉登記簿籍倘有未交不許書入

一祭祀本館文昌帝君神位每歲神誕公備香燭牲醴致祭先期佈告至期行禮

一本館廳前後廳左右正間每房每月定租銀二錢其前廳後左右二箱房每間每月定租銀一錢

閩中會館志

龍巖會館

三

五分其餘小間每間每月定租銀一錢館值逐月將租銀收入以備香燭及修理房屋之費按月支交毋許拖欠致壞館規

一住館之例京官讓候補候選候補候選者讓鄉試會試廷試不得佔住以妨後人其餘雜事人等不許住宿

一館內只許於後落四小間並前堂右旁一小間用作廚房其餘不許垢污以妨安歇

一館中公會並應序齒以洽鄉誼若名分攸關坐於應讓者肩下至陪宴上官便堂序爵不必以年齒固遜

一館內如有滲漏坍塌毀之處館役回明館值當立刻修理毋致積小成大以糜工費館中器具凡有缺少損壞者亦當隨時修理

一喜慶事初到上舍一兩明經二兩文新鄉榜四兩解元六兩新會榜八兩會元十兩館選加十二兩廕生八兩捐請誥封一品十兩二三品八兩四五品六兩六七品四兩八九品以下二兩選補及分發州縣八兩府佐六兩連同四兩(闕字)二兩知府八兩(闕字)臬司二十兩方伯三十兩督撫四十兩學差坐糧廳十二兩試差及外國差六兩行取知縣及內陞郎中員外郎之知州同知六兩捐授八九品各衙門京官二兩捐授六七品京官三兩高陞三品京堂十兩侍郎閣學十

二兩、尙書總憲二十四兩、中堂一百兩、新武科四兩、武解元六兩、新武甲八兩、武會元十兩、侍衛加十二兩、榜探加十兩、狀元加二十二元、襲職六兩、選補及分發都守二兩、參遊五兩、副將十兩、總兵二十兩、提督將軍三十兩、其有文武薦辟者、各隨品級填捐。

一大門內、門房一間、僉派勤慎長班一人居住、司神前香燭、並供洒掃、使令啟閉送迎之役、每月給工食銀一兩、如服役怠玩、即行逐出、另換別人、平時亦不許館役、藉稱係伊親戚、牽引同腐。

一凡館內器物欠缺、館值發銀購買、不得私自創置、如不達知館值、自行購買者、雖係應用之物、亦責本人償價、不許支銷公銀、以杜冒費之弊。

一新科舉人到京、會試有謙集公會、以敦年誼、今議定上科者、首事歛各科每位銀五錢、於場後擇日啟請新科赴席、新科每位出銀三錢、爲犒賞之費、務要戲酒整治、以光盛典、演戲隨時斟酌

以上規約、係適用於石頭胡同之舊館。

二公議增立會館規約 嘉慶四年十月十八日

一議凡喜慶應交喜金、到京後務即送交館長、以便登錄、如不交出、不得列入、并不許其人住館、其從前未交者、於下次到館日、即宜補交、倘館長不催、瞻徇住館、所有未交之款、即須館長賠償。

一議本館大小間房租、務照定規按月送交館長、如有拖欠、不得住館、其從前未交者、下次到館補

閩中會館志

龍巖會館

四

交、方許住館、倘館長瞻徇、須館長賠償。

一議本館所存銀兩、原以豫備修理之費、果有充裕、即宜增置產業、從前因本館之人借用、以致拖欠、殊失前賢創館立約之心、嗣後本館人、永不許借用、以杜弊端。

一議每年二月初三祭館之日、館長將終年出入費用各項、當衆結算、以昭公正、亦不致有積年未清之弊、如逢會議之年、於文武祭館之日清算。

一議館長如有輪流更值、務宜遵照舊規、公同核算收支、以便交代、
以上議增規約、亦係適用於石頭胡同之舊館。

三龍巖會館新約 中華民國五年重訂

一議本館應推舉京官、或議員二位、爲正副董事、收掌簿籍銀兩、及公用支銷、並經理館中器具、修繕等事、每年應將收支數目、粘貼館中、以示無私、任期以三年爲限、如無京官議員、則以留學學生充任。

一議本館正房每間、每月定租銀五角、箱房每間、每月定租銀三角、小房每間、每月定租銀二角、逐月將租銀交正董事收存、以備修理房屋之費、如有拖欠、不得住館。

一議住館之例、京官讓議員、議員讓學生、學生讓考試者、其餘閒雜人等、不許住館。

本條所謂讓者，非絕對搬出之謂，但遇人數多，而無可住時，則按照本條規定，妥商辦理。

一議住館者如携有家眷，住屋以二間為限，不得多佔，以妨後人。

一議指定本館門首前進一間，許長班出租，藉充工食，此外無論有無人居住，所有房屋，一概不准出租，如長班偷租，查出驅逐，如將來公款充裕，門首前進，亦概不出租。

一議初到京住館者，每人捐二元，以備購置椅棹鋪板之需。

一議從前規約，除現時不適用者（如祭祀及科舉捐銀等）外，均繼續有效。

四龍巖會館補充條例

中華民國六年

一照章有住館之權利者，以現在籍隸本屬者為限，從前祖籍，不在此例。

一所謂京官讓議員者，指薦任職以上之京官而言，若委任及學習人員，不在此限。

一所謂初到者，指初次到京而言，但出京後滿三年，重來京者，仍以初到論。

一西河沿店稅，逐月由董事登記收存，藉充門房工食。

以上新約及補充條例，均適用於現在之龍巖新館，至條例所以補充者，因民國六年適逢文官考試，巖屬人士來京者頗多，前訂新約，尚有遺漏，故公議數條補充，此實民國六年八月事也。

閩中會館志

龍巖會館

五

文詞 龍巖會館之文詞，足供紀載者有三，一為新建龍巖會館題捐啓，足徵乾隆時龍巖鄉人陳麟曾有功於會館也，二為祭祀各神文，足徵前朝，以神道設教，而龍巖鄉人奉神尤敬也，三為館錄序文，及識語，足徵會館創始及遷地之經過也，分紀如左。

一新建龍巖會館題捐啓 龍巖舊屬漳郡，昔曾置有冰窖胡同，及煤市街東西二館，以便羈寓，巖與漳屬人士，羣居萃處，歷百有餘年於茲矣，自丙辰歲，龍巖晉為直隸州，而平寧二邑，始分屬焉，然館猶與漳共，未嘗獨有建也，壬辰春，有段君潭波先生，以計偕試部者雲集，仍漳舊館，幾無可容，遂慨然以石頭胡同，房屋一所，大小共十八間，充出為巖州會館，此誠段君之高誼，而亦吾巖人文啓發之會也，爰是在邸諸君，共歛囊金八十餘兩，繕治垣墻，整修樞甍，懸額於門，又備物置器，迎賓設饌，敬立神主，奉祀於堂，以迓鴻休，而吾巖於是亦得有會館，埒名於他郡矣，然始特為始事之倡耳，嗣是以往，歲時有祭祀之供，房宇有修葺之費，館役有工食之給，厚備取資，以圖永久，竊有志焉，而未之逮也，書曰：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又曰：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則有俟於吾鄉之諸君子云，乾隆三十七年，季春月日，陳麟等具。

二祭祀各神文 分誌如左

誕祭文昌帝君祝文

惟 神精煥奎躋。化始械樸。赫赫文光。蒼巖共沐。今茲華辰。虔祀祈福。凡我同志。雍雍穆穆。永藉 神庥。益增式穀。尙 饗。

誕祭關聖帝君祝文

惟 神。德兼文武。功參化育。赫赫威靈。蒼巖共沐。今茲華辰。虔祀祈福。凡我同志。雍雍穆穆。永藉 神庥。益增式穀。尙 饗。

誕祭城隍之神祝文

惟 神。德在庇民。功昭護國。赫赫鴻恩。蒼巖共沐。今茲華辰。虔祀祈福。凡我同志。雍雍穆穆。永藉 神庥。益增式穀。尙 饗。

如遇春祭。將華辰二字改上元。秋祭改中秋。

正月十四日致祭文昌帝 關聖帝君 城隍等神祝文

恭惟 尊神。掄才造士。分文武以司衡。護國庇民。佐帝君而布化。慶風雲於下里。澤既均霑。隆俎

閩中會館志

龍巖會館

六

豆於一堂。典宜竝祀。茲值上元佳節。爰偕梓里同人。陳清酒以薦歆。冀明神之隆鑒。筆花璀璨。何殊 耀千門。仕路宏通。直似香車馳九陌。共沐 恩施廣被。永垂福澤無疆。尙 饗。

五月十二日恭祝 關聖帝君 城隍尊神祝文

惟神。聖神文武。立亘古之綱常。正直聰明。爲闔州之保障。茲值蕤賓之月。並逢華誕之辰。敬迓 明神。同伸慶禮。嵩生嶽降。日雖隔乎後先。物薄志豐。敬無分乎彼此。霞觴並晉。萃多士而共祝 華辰。雲路齊升。佑同人而永綏多福。尙 饗。

文會試場後公會祭神祝文

惟某年。歲次干支。某月干支。越某日干支吉辰。福建龍巖州弟子某等。謹以香楮牲醴庶羞之儀。致祭於

文昌帝君。

關聖帝君。

城隍尊神。曰恭維 聖德巍巍。司文章之命脉。神功赫赫。扶氣運以興隆。茲逢籙俊之期。並值

觀光之日，某等，各竭丹誠，仰祈垂佑，操弓挾矢，咸昭貫革之能，執簡拈毫，共卜生花之夢，名題金榜，蒼巖生氣運之光，宴賜瓊林，多士壯風雲之色，某等不勝禱祝之至。

三館錄序文及識語 泉郡邵武兩館，均有館誌，龍巖館則有館錄，錄分新舊兩種，舊錄為記載創建舊館之顛末，編於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仲春，至道光乙亥仲夏重修一次，有魏茂林識語，新錄則編記建置新館事，時民國五年也，舊錄有一段序，新錄有連序一，蘇序一，館錄存館長溫公頃所，溫云僅存一本，不便借人，故筆錄三序，並附以識語焉。

段序云 蓋聞百里雕欄，樊壽庚，懸天際高翔之鑑，千間廣廈，杜工部，發寰中大庇之思，是以賓至如歸，繕垣是急，旅亨有占，即次為先，况京師猶為四方之會，而客邸可無一畝之棲，向唯龍巖，原隸漳郡，舊置冰窖胡同一館，曰東館，續增煤市街前一館，曰西館，彼此交通，互相躡厲，自龍巖特進為州，平寧二邑是屬，邇年應鄉會試，以及廷覲候選者，人更加於昔日，地未闢於今茲，雖芝蘭同臭，原容膝之可安，而肩趾相摩，恐停驂之實逼，且漳浦龍溪，有各自立館之例，豈一州二邑，無合為新館之圖，雲龍抱志有年，私心未遂，爰將石頭胡同房屋一所，大小十八間，價銀五百兩，謹先捐出，以為之倡，而尤幸我同鄉諸君子，許其衛石之誠，各有解纜之舉，鼓舞一心，共襄盛事，崇門啟宇，堪設宴而肆筵，慎鑰司關，為迎來而送往，從此規模式廓，漸睹竹苞松茂之華，行將文運聿興，伫瞻璧聚奎聯。

閩中會館志

龍巖會館

七

之盛，敬將同人姓名及捐輸銀數，並登於左，時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仲春，段雲龍謹序。

考此序知龍巖特進為州，在乾隆三十七年以前，初不過為漳州府之一屬縣，州屬兩縣，一曰漳平，一曰寧津，序稱平寧二邑是也，段雲龍未列官銜者，因其不過一菸客耳，蓋閩中以龍巖產菸最富，此館與延邵會館異性質，延邵會館為二邑紙商聯合，以供演戲供神之用，此則一商以獨力捐助，以備舉子京員之居，其度量之相越，固不侔也。

連序云 龍巖會館舊址，雜本京石頭胡同，段君潭波，創捐於前，蔣君丹峰，魏君賓門，經營於後，夷考乾嘉時，吾巖文物，蓋埒名他鄉，咸同以降，州人士留京少，鄉先生締造艱難之業，日即凋零，滿清末季，上下酣嬉，八大胡同，變為花叢，而石頭亦居其一，遷地為良，巖人士議之久矣，而卒不果行，庚子拳匪亂後，國家知貢舉，權改汴梁，基兩次公車，未越黃河一步，各省諮議局開，大眾喁喁，渴想國會，舉代表北上請願，基濫竽其間，始來都門，公餘往訪會館，頽垣敗瓦，備極蕭條，亦唯付之一嘆而已，民國元年，基當選臨時參議院員，駐京之日，較久，查悉舊管丁把持會館，產業幾非巖有，乃向法庭交涉，將舊管丁逐出，招一巖人之留滯京師者，入董其事，而館業巖人始得操縱焉，正式國會成立，巖屬當選，眾議員三人，劉君斗南，詹君贊民，基亦在列，瀕行時，巖人俱以變賣舊館，另建新館，再三囑托，基才疏性慵，籌劃經年，未成事實，後稍有頭緒，而國會擱淺，基又南下矣，歲越丙辰，國會重開，

基隨劉詹諸君後，款段北來，留學京師者，又有陳君伯奇、陳君乃武、章君履雲、杜君益菴等，計旅京者近十人，蓋自清乾嘉後數百年來，未有之盛會也。而又蘇君逸雲對於館務，力任其勞，和衷共濟，不數月間，而賣舊買新之繁重事務，得以告成。新館在買家胡同，地點適中，不亞於舊館，而屋宇壯觀，規模宏敞，則遠過之。一轉移間，今非昔比。吾巖人文日盛，當於此舉卜之。基與會館歷史關係較深，因續刊會館錄，略叙其顛末。民國五年季冬，仰山連賢基。

蘇序云：吾巖之有會館，始於清乾隆年間，距今蓋三百有餘歲矣。憶昔國運方新，人才輩出，吾巖如蔣丹峰、魏賓門諸先生，均以名甲第，馳驅皇路，蔚為國光。人文稱極盛焉。會館亦在經營慘淡中間，嘗瀏覽舊館錄，鄉先達不朽之精神，猶依稀若或見之。咸同以後，人才消歇，曹署乏人，計偕者亦不多觀。會館主權，落於商人之手，其關於國家興廢之故，人才盛衰之感，果何如耶？民國成立，議會宏開，自舊而之新，人才亦由衰而之盛，巖屬代議士，連君仰山、劉君斗南、詹君贊民，鼎峙會中，贊襄國政，不才如喬，亦濫竽議院，藉參機要，而後起之秀，留學國都大學者，復有益菴、伯奇、乃武、厲雲諸君，懿歎盛哉。誠百年來，未有之新氣象也。乃旅京者日衆，而會所日壞，蓋舊館自道光修葺後，已無人過問，兩朝風雨，惟存故釘，半圯樓臺，空對殘旭，銅駝荆棘，故宮禾黍，滄桑之感，何類是耶？同人等，凜有基勿壞之義，倡勸垣塗墜之謀，又以該館地點，逼近平康，青年子弟，濡染堪虞，因議舍舊謀新，巖

閩中會館志

龍巖會館

八

中各機關亦表贊同，郵書委託，爰將石頭胡同舊館賣去，於買家胡同置新館一所，差幸買賣雙方手續完了，又得以其餘款，從事潤色投稅等事，向之頹垣敗瓦，無從下榻者，一移轉間，而渠渠夏屋，新面別開焉。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因者因，而創者創，廢文昌祀，祛迷信也。設段公龕，示報本也。豎三石碑，亦猶夫段君之志也。訂新約以資整頓，刊館錄以垂久遠。喬雖駑鈍，豈敢告勞，噫，豈好為是紛更哉？毋亦遷地乃良，有不得不然者，則夫廢科舉而興學校，此吾國學術革新之機也。棄舊館以圖新館，此吾巖人才維新之兆也。化朽腐為神奇，此後莘莘學子聯袂北來，其將有受新教育，成新人物，展新謀猷，繼丹峯賓門諸大老之後者，亦猶樹桃李然，春吐其華，秋得其實，則同人亟亟擴充斯館之舉，為不虛矣。

民國五年仲冬，逸雲蘇壽喬謹序。觀以上三序，則龍巖會館新舊之遞嬗，可知矣。茲更將魏茂林所加重修龍巖會館錄識語，附錄於後，可知道光時岩館，曾重修一次，而館錄亦因以重修，令後人文獻足徵，魏之勤於館事，亦可想矣。

識語云：林司龍巖會館事，在嘉慶之二十年，維時丹峰蔣先生翎，由刑部郎，解官歸里，瀕行手一冊授林曰：此龍巖館簿也，其善理之，林視其出入之數，則出浮於入者若干緡，蓋館中生息，惟西河沿土房一所，歲賃直得數金，他則無有，其修葺館舍，及館丁月食，類仰給於司事，墊用之款，則視會試

年初上公車者，捐金之多寡，以爲贏絀焉。遇房垣傾圮過甚，費無所出，不得已指館後之五楹出租，以給，或並將前後館舍出賃，得直以清積逋。然屆試期，僦屋者憚於遷徙，給直甚廉，而臨時催其出屋，又動費唇舌。自林司館後，初猶以後五楹出賃取直，後遂罷不復租。道光十二年，林出守河南，量移首郡，旋觀察潞河，蒞京較近，公車回里後，仍由林督飭館丁，以時修葺，或赴京兆尹陳事，不及回署，輒信宿焉。今年春，林引疾得告，摒擋歸裝，念館錄隨時增刻，行款參差，且亦間有訛脫，必須釐歸劃一，爰捐緡付欽劄氏，重加刊補，存交後之司館者，猶記林官京師時，兼司漳郡西館事，得舊本館錄，校正舛錯，及謄漫處，不翅十之五六，叙而刊之。今所集猶曩志也。獨念龍巖爲閩省直隸州之一，自乾隆庚子後，風氣日開，鄉會試人才輩出，及今已六十年，意此後必有遊蓬萊而瞻日月，登黼幄而履星辰者，昔之葛山相國，今之勿邨殿撰，皆藉藉有聲於吾閩者也。惜林衰老歸田，不獲與吾巖諸君子，蹈東華軟紅塵，親見簪花賜宴，而猶望有人焉，繼文恭公之後，上備啟沃，下式鄉閭，爲吾閩不可少之人，即爲朝野內外，羣相矜式之人，區區司一州館事，云乎哉！刊成爰志，其始末如此。道光己亥仲夏，魏茂林識。下有兩印，一曰臣魏茂林，一曰笛生行四。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匾額 大門前有龍巖會館四字匾額。

閩中會館志

龍巖會館

九

二神牌 館中有一精緻之大神龕，內祀歷代鄉先達神位，暨關聖帝君神位，文昌帝君神位，城隍尊神位，及創館段潭波先生神位，排列整齊，司館溫公頤之力也。

夫文昌之稱夫子，及所稱五文昌之故，已詳於泉州會館內，茲獨稱文昌帝君者，其義何居？趙耘菴陔餘叢考云：今世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王弇州宛委餘編謂：即陷河神張惡子，而引其所著化書謂：本黃帝子，名揮，始造絃，張羅網，因以張爲氏。周時爲山陰張氏子，以醫術事周公卒，托生於張無忌妻黃氏，爲遺腹子。詩所謂張仲孝友者也。以直諫爲幽王所醜，魂遊雪山，治蜀有功，五丁拔山，蛇壓死，蛇即其所化也。尋爲漢帝子，曰趙王如意，爲呂氏所殺，魂散無歸，孝宣世，至卬池，其令曰呂牟，卽呂后之後身也。母戚夫人，亦生於戚，嫁張翁，老無子，相與瀝血石臼中，祝曰我無子，倘得一動物，亦遺體也。自是感生爲蛇，呂令有馬，乃呂產後身，蛇輒食之，呂令怒，繫張夫婦將殺之，蛇遂揚海水，作雨灌城邑皆陷，今所謂陷河也。以所殺多，譴爲卬池龍，受熱沙小蟲之苦，遇文殊皈誠，脫罪復生於趙國，張禹家，名勳，爲清河令，卒，又生爲張孝仲，時順帝之永和間也。西晉末復生於越雋，張氏年七十三，入石穴悟道，而化，改形入咸陽，見姚萇，後萇入蜀，至梓潼嶺，神謂之曰：君還秦，秦無主，其在君乎？請其氏曰：張惡子也。後萇即其地，立張相公廟，唐僖宗幸蜀，神又出迎，帝解佩賜之，還日賜遺無算。王中令鐸有詩云：夜雨龍拋三尺匣，春風鳳入九重城。云云。按陷河事，亦見王氏見聞及窮神

秘苑、太平廣記諸書，所載略同。北夢瑣言，亦謂梓潼張亞子，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又云雋州張生所養蛇，托生爲僞蜀王建太子，元膺有蛇眼，竟以作逆誅，誅之夕，梓潼廟祝，亟爲亞子所責言。我在川，今始歸，何以致廟宇荒穢若此。據此則所謂張惡子者，乃流轉於人與蛇間，一變幻不經之物耳。不知與文昌二字何與。又續通考云：劍州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歿，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順濟王。咸平中，王均爲亂，官軍進討，忽有人登梯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爾等悉當夷滅。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終，以聞，改封英顯王。此見於祀典者，然亦與文昌二字無涉也。明史禮志：宏治中，尙書周洪謨等議祀典云：梓潼帝君者，記云神姓張，名惡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歿，人爲立廟。唐宋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爲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祀祀者。景泰中，因京師舊廟，闢而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夫梓潼顯靈於蜀，廟食其地，爲宜。文昌六星，與之無涉。宣勅罷，又續通考：嘉靖中，倪文毅請正祀典，疏亦本周洪謨之說，謂梓潼神，景泰五年始勅賜文昌宮，今宜祀於蜀，不宜立廟京師。至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乃合而爲一，誠出附會。所有前項祀典，伏乞罷免，則亦謂梓潼之與文昌之不相涉也。然世以梓潼爲文昌，則由來已久。按葉石林崖下放言記：蜀有二舉人，行至劍門，張惡子廟，夜宿，各夢諸神，預作來歲狀元賦，甚靈異。高文虎蓼花洲閒錄，亦載此事。然則張惡子之顯靈於科日，蓋自

閩中會館志

龍巖會館

十

宋始，亦自宋之蜀地始。朱子語類所謂梓潼與灌口二郎兩個神，幾乎割據了兩川也。世人因其於科目事有靈異，元時遂以文昌帝君封之。前明又以文昌額其宮，而張惡子之爲文昌帝君，遂至今矣。明都印三餘贅筆，則謂梓潼乃四川地，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山川深厚，爲神明所宅，或又謂斗魁爲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科名之士，多事之。此二說，理雖較長，然皆從文昌二字立說，而於張惡子之所以稱文昌，則毫無干涉也。注云：蜀志秦宓傳，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都印之說，蓋本此。郭筱麓竹軒摭錄所載，與此略同，並云：明人三餘贅筆云：梓潼爲蜀地上直參宿，又斗魁爲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此所以有功科名也。其說較有所據。合二說觀之，一則謂張惡子顯靈於科目，一則謂文昌六府有功於科名，是又混天神與人鬼爲一矣。而所以封稱帝君者，自元爲始。總之元代重道教，令天下徧祀張惡子，故各館附會其說，或祀文昌夫子，或祀文昌帝君，各從其所信，而加以稱號耳。

事實 龍巖會館於宣統二年間，鄉人雖以龍巖館爲龍人所獨有，而漳州兩館仍爲龍人所共有。漳人則以龍巖人於雍正四年創置漳州西館時，未曾捐款，故不承認其共有權。以此涉訟，卒歸龍人勝利。有內城地方廳之判詞，可據。先是龍巖會館在石頭胡同，至民國五年，鄉人始委託被選議員，售舊置新，乃有今日之會館。又有龍巖各團體委託書，可據。茲將判詞及委託書附錄如左。

一京師內城地方廳之判詞 判云查此案原被兩造所爭之點係因漳州西館是否為現在漳州府屬所獨有抑與龍巖州所共有彼此意見衝突因而興訟據原告所主張之理由則建置漳州西館時龍巖尚未與漳州分離迨後乾隆至光緒年間凡七次修理漳州西館龍巖人均捐有修館銀兩以此二理由為龍巖州人與現在漳州府屬人共有漳州西館之憑證而據被告所主張之理由則謂會館錄中載雍正四年置漳州西館時所列捐贊人姓名但有現在漳州府七屬人所捐之資並無龍巖人姓名應為現在漳州府屬人獨有漳州西館之憑證彼此在庭爭執經本庭再三代為和解各不相下查原告所主張之理由本庭認為正當何也當建置西館時龍巖州與漳州尚同屬一府決無以七邑人捐贊建一會館即為七邑人所獨有之理亦無因龍巖州未曾捐贊即撥諸漳州西館以外之理蓋前人建置會館原為聯絡鄉誼使同鄉旅京之人有所假寓而設在七邑人捐贊時其用意豈不如此美意必須貫澈始終不能因後人爭執意見而渝故以後七次修理漳州西館時均在龍巖州與漳州分離之後而經管修理之人尚令龍巖州人每次出資龍巖人亦樂為捐助不分畛域此即與始建漳州西館之人用意相同故本庭不能不認原告所主張之理由為正當也至被告所主張者僅建漳州西館時龍巖州人未嘗出資不知當建館時兩屬尚未分離明明同屬一府豈有因捐贊者為七邑人遂謂龍巖人非同府之理如果當建館時即分此疆域應於會館外

閩中會館志

龍巖會館

十一

題名為七邑會館何以題為漳州西館况館經七次修理龍巖人均有出資則被告所主張龍巖人未曾出資之理不攻自破矣且凡因爭執興訟之案必有所為而使然龍巖人不力自爭執則以後對於會館之權利即不能享有若漳州府屬人之爭則殊不可解以為為私館中之財產不能據為私有以為為公明明二百餘年與龍巖州公共之館竟欲一朝破壞是為公私兩者均無所處此等無味之爭實可不必但原告主張改為龍巖會館以歷久相沿之題額忽爾變換於理亦殊未妥即如福建省名僅取福州字樣即足代表一省今以曩日隸漳之龍巖又在未分離時所建之館即以漳州西館字樣代表漳龍兩邑實無不可也本庭特為明晰宣示判令會館外額仍題漳州西館字樣為漳州龍巖兩屬人所共有之會館一切對於館中權利義務均屬平等所有算清賬目管理章程仍照會館錄中所載逐年清理以敦鄉誼而息訟端此判

右抄給

鄭豐稔

林嶽

杜履賢

蘇鵬慶

章友文

魏夢雲

宣統二年十月地方審判廳判

按庚戌年巖人提訴時對於漳州東西兩館歷史未甚明瞭故僅以同府及捐資二項為理由僅及西館而不及東館近因巖館變賣徐州郭元順號將契箱寄京得舊館錄一册清查舊館而館錄舊板亦存焉同人喜出望外披閱陳麟先生捐啓乃知東西二館確係龍巖所共有而吾巖魏

茂林先生且曾充東西二館董事同人舉以示漳人漳人亦始恍然使此冊發現於庚戌以前兩屬人士不至有涉訟之舉今附誌此嗣後庶免爭端而敦鄉誼云民國五年十二月蘇壽喬附識

又按地方審判廳對於兩造爭執之理由剖晰極爲明瞭並令題額仍舊而權利平等享受亦極公允唯所引福建省名僅取福州字樣即足代表一省之例殆法官未明當時之情形故有錯誤也宣統庚戌即宣統二年其時福建省會館爲福建全省人士讌集之所福州老館新館爲福州所屬十邑人士僑居之所二者性質本極分明宣統年間福建省會館雖劃一部分創辦京師閩學堂而福建省會館匾額仍存並非以福州會館爲福建一省之代表也恐後人誤會援法庭之判詞爲福州兩館乃福建全省所屬共有財產之憑證則益啟爭端而妨鄉誼謹誌數語以表白之

一龍巖各團體賣舊買新委託書 具委託書龍巖縣商務會會長林紹安教育會會長章友文農務會會長邱茹等緣因北京外城石頭胡同有龍巖會館一所因年久失修勢將倒塌不適於用茲經僉議委託留京議員等將此會館變出以所得代價另行置買會館一所務求適用所有收存款項訂立契約等事一由留京議員等全權主張不可遙制也特此委託

詹君調元

連君賢基

蘇君壽喬

劉君萬里

杜君紹賢

閩中會館志

龍巖會館

十二

陳君閣勳

陳君緯

章君騰蛟

民國五年十月某日

嗣經連君賢基代表同人與楊雲卿立約將石頭胡同龍巖會館賣與楊姓爲業得價六千一百二十元此民國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事也代字李澤青同年同月三日又與棣尊堂張晉記立約購得買家胡同北頭路東房屋一所大小共四十二間用費四千六百五十元即今之會館是七議員由是將賣舊買新經過報告於鄉先生略云現在館址既定擬加以修葺另造龕祀段君以示不忘所自三屬並公立石碑以免後來之爭執舊館地址閩段先生叙文實充出爲三屬人士旅居之所即會館同人援漳州西館例館舍則許二屬共有扁額平寧二屬捐喜金者亦代不乏人斗南君擬改扁額曰巖屬則仍其舊此亦至公至平之道也碑文另列寄呈並刻館錄以垂永久訂新章以資整頓買價與賣價相抵約剩一千二百元留供稅契刻館錄暨石碑置器具及一切設備搬館日擬宴請同鄉約計尙可餘二百餘元俟事竣再造細冊報告云云此售舊館買新館之經過七議員可謂不負所託矣該館內院完整除長班爲通縣人外一所住四戶共三十六人均龍巖本邑人有任教授者有任法官者只有一戶賦閑生活尙不困難據館長云每月僅有收入二十元藉供工資小修祭祀之費如有不敷再由住館人公平勻攤現在臨街有房六間全部場壞由館長獨力捐助正在修葺中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一則述之如左

一龍巖會館神龕內供奉創館人段雲龍字潭先生。不詳其官銜，但以館錄考之，知爲乾隆時人。司館者溫公頤云：據故老流傳，段之軼事云：段少不羈，佗僚無聊，求筮於神之南乎，之北乎，神曰：之北當吉。於是隻身入都，以飼鳥爲業，鳥能爲百戲舞，且善鬪。北京之飼鳥者，無能與段姓之鳥敵。於是天橋一帶，無不知段之善飼鳥。謂公冶長知鳥語，段雲龍且諳鳥性也。時有某王公，亦喜飼鳥，然鳥之技，不如段所飼者，與鬪輒敗。於是王公某欲得段之鳥，段曰：是鳥吾生命所寄託，旦夕賴以爲生者也，何可以讓人。王公某曰：不然，汝能以鳥讓，吾能生汝。於是以數千金易此鳥去。段即以此金營菸業，致鉅富。蓋龍巖菸葉，曾馳名海內外也。段喜行善事，而待士尤厚。某科會試，閩之舉子，以三試不售，家貧，困於資，不能回閩，將自經死。段聞，救之，詢故，曰：吾家徒壁立，來京川纏，均由借貸來。今三試不售，尙何面目見故鄉父老。留此，又無以爲生。故萌厭世之想。段邀住其家，厚遇之。三年，竟入春闈。後仕某省，屢招段，思有以報之。段曰：汝好爲官，吾自爲商，足矣。最後以其餘資，創此館，相傳至今。將三百餘年。龍巖縣志及順天府志，未詳此事。茲據溫公頤所述，備書之，以爲樂善好施者勸。

閩中會館志

永春會館

沿革 永春會館坐落宣武門外椿樹上三條三號。司館者爲理事制，理事四人，一曰高叔彝，一曰陳石高，一曰鄭謙三，一曰魏善徵。公推陳燕蓀爲理事長，均永春人。永春屬泉州府，是不過邑館而已。據陳燕蓀云，其父名寶鑾，住此館多年，今年老回鄉矣。相傳此永春會館創於乾隆初年，原在梁家園。嗣因失慎，由同鄉京官林陳兩姓捐俸四百兩，別購此館。契據久已遺失，至光宣間曾補一契。現此契由伊

父帶回永春。陳燕蓀移住城外椿樹上三條九號

古蹟 無碑誌可考 規約 待考 文詞 無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門額 大門前有永春會館四字，用陰文堆泥於牆上，款爲陳寶鑾書。前清郵傳部主事，但無年月。據其子燕蓀云，此民國元年事也。因永春本縣無人住京，館爲長班侵佔，後經訴諸警察局。於民國二十二年勝訴，方將長班驅逐，收回本館。因慮匾額易於藏匿棄置，易爲堆泥，或可耐久。

事實 該館經陳燕蓀整理後，後院頗齊整，前院尙有空地，可以蓋屋。除陳魏住館，不給租外，沈澤一家。

閩中會館志

永春會館

原籍永春，現業綢緞行生理，每月出租五十五元，以供長班工資八元及修理各費之用。該館現住四戶，共三十一人。

軼聞遺事 無

閩中會館志

縣館

龍谿會館

沿革 龍谿會館坐落椿樹上頭條九號。董事長爲謝子夷，卽住館中。該館建於乾隆二十六年，爲邑人黃可潤所創，並有鶴邨陳文芳記其事。至乾隆五十九年，道光二十八年，宣統二年，重修三次，均有碑誌可考。

古蹟 龍谿會館之古蹟，唯藏有邑人黃可潤、陳文芳、黃照、王春道四碑可考。其碑文俱詳文詞門。規約 龍谿會館有規約二：一爲原定規約，一爲酌定規約。蓋參稽舊約，斟酌時宜，別定新約，以便實行也。邑人林國華有記云。

龍谿會館之設舊矣。前之人拓其基，葺其敝，各書其事於石，將以爲後人勸也。嘉慶十四年，先君子謁選來館，於是修築東後進，歸以語余。且曰：爾曹他日官京師，其有裨於斯館，而承吾志也。客歲余抵都，將稅駕於館，館罅漏不可住，因別賃居，而召匠治焉。壞者以新，隘者以廓，閱月而工成，費白銀四百，自東而西，翼如煥如，匪有加於前人之規模，亦竊以繼先君子之志，而願後之厲是館者，其維持之，勿卽

閩中會館志

龍谿會館

於墜焉。爾旣勒石，因並酌其舊規於後。

原定規約

- 一本館每年輪值京官一位，主持館事，掌管簿籍，收支銀兩。如一時未有京官，以候補候選者代之，如尙虛，以應試之人代之。同爵論齒，總要上下交代明白，方無廢弛。
- 每歲上元日，虔備牲醴，致祭先賢，每位各出分金，不足則參支公項。祭畢享餼，館值卽於是日將一年收支賬目開出粘壁，以示無私。如輪值亦於是日交代。
- 住館京官，讓候補候選者，候補候選者，又當讓會試廷試鄉試，不得佔住，以妨後人。
- 館內如有滲漏坍塌之處，館役隨時回明館值，立刻修理，毋致積小成大，以糜工費。
- 會館唯候補候選入覲進表，會試廷試鄉試，得住，其餘雜事人等，不許住宿，以防生事混擾。
- 大門內門房二間，給館役居住，不議租。二堂香火，每月給館役香油銀四錢，工食銀五錢。如怠玩，逐出另換，不許藉端留戀。平時不許館役藉稱係伊親戚借廝。
- 喜金充館，初到上舍，明經一兩，文武新鄉榜二兩，新會榜三兩，及第倍之。內官小京秩二兩，庶常主事四兩，開坊科道正副郎五兩，小京堂十兩，尙書侍郎二十兩，相公百金，典試學差關差六兩，外官首領佐雜二兩，鹽庫大使三兩，知縣州佐四兩，知州府佐五兩，知府六兩，觀察使八兩，藩臬十兩，督

撫二十兩、千把二兩、都守三兩、參遊四兩、副將六兩、提鎮十兩、起補各充其半、館值務必隨時東付、館役催交、不得徇情、致誤館事。

酌定規約

一、舊規一人住館者、每間大者租銀二錢、小者一錢、別賃則大者每間三錢、小者二錢、以爲館中一切公費云云、查候補候選及應用人等、既各有喜金充館、則另出租錢、似爲未便、今公議除前項人等不出租錢外、有家眷居住者、不論本邑外邑、東邊四大進、定京錢每月二十千、西邊四小進、並西南隅房屋、定京錢每月一十六千、逐月由館役收取、以備香燭、修理、雇工諸費、毋任推延。

一、陳香仲、勒石內、載西南房七間、按月取息、除葺修費外、餘資作爲應試卷費云云、查會館收息、原以儲備大修、若逐年支銷、則小修縱可附會、至大修時、必形短絀、今公議此項、仍歸公款、卷費概從裁除。

一、香仲所置西南隅屋、本係七間、現經修葺增建、共計八間、如本館別賃、則令館丁退處西南隅四間、倘無別賃、仍着住大門內門房、以便看管門戶。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 日邑人林國華勒石

文詞 龍谿會館之文詞有可考者、一爲黃可潤碑文、一爲陳文芳碑文、一爲黃照碑文、一爲王春渲碑

閩中會館志

龍谿會館

一一

文、分述如左。

黃可潤 文云、閩始八郡士大夫之來京師者、立館以聚焉、而館之大、及所屬邑亦大、則又別立館、凡以通情愫、達音問、疾厄相扶、有無相資、爲義甚大、龍谿會館之建、始於余家弟兵部主事叶菴、乾隆甲戌夏、余北上、至吳門、遇同邑孝廉陳君愷亭、公車回、告余曰、君家叶菴、欲出廬宅爲會館、君其成之、宅在椿樹頭條胡同、舊爲桐城張太史物、叶菴購以千金、比余至京、叶菴將以憂歸、以館事相屬、余因爲定規條、置器物、葺敝廡、以成叶菴之美、以無虛陳君之意、宅面南、後訖前遞、爲堂室者凡四層、東西兩宅相毗、堂宇之軒敞、棲息之攸宜、幾與郡館埒、獨西南隅七間、尙屬他主、辛巳、余官易州、愷亭入都、謁選、復以書來曰、館西南之屋、彼欲售、值百六十金、又大門卑且闕、羣屋漏且墜、宜新之、時邑人陳君鶴村、爲刑部正郎、捐貲二百六十金、購得西南七間、並葺治焉、洪君璞霞、爲廣平司馬、捐五十金、愷亭已得鹽山縣尹、捐三十金、余捐百金、苴漏補墜、易闕爲豁、於是會館完且整、擬諸金甌、曾無一缺、載新前規、凡入居京秩、讓需次者、需次讓會試及試京兆、貢成均者、安避勞也、人僅寓一室、待後至也、寓定、月出稅、仕論階、出喜金、備修葺也、西畔新購七間、別賃爲公車、及應京兆試者、納卷資、重仕進之始也、歲時祀鄉前哲於堂、而因之飲餞、聚吾鄉人、且聚吾鄉古之人也、恭桑敬梓、鄒魯海濱也、達於京國矣、或曰、今完而後或廢、今整而後或弛、吝於財、吝於力者、或不能計長久、此

事之所以難成而易敗也。余曰不然。凡來此者，皆有當官守道之責，必知所自愛，以愛人。且吾鄉好義，其必不出於此矣。

乾隆二十有六年歲次辛巳，桂月，邑人黃可潤記。

按黃可潤字壺溪，又號澤夫，福建龍溪人，官直隸河間府知府。

陳文芳 文云吾邑會館之建，始自樞部黃君叶菴，自捐千金邸舍，共堂室二十七間，東北規正，唯西南隅夾入他屋，未爲完璧。庚辰，余備員比部，同邑諸君以事屬余，辛巳主斯屋者，適欲售值白金百六十兩，余捐貲置之。於是館四周無缺，屋前後三列，凡七間，別爲一區，余復築其中前二列，費亦百兩。因念邑人至都，下車館中，是三十七間者，已足居停，則茲七間修葺之用，贏稅金數十兩，遇文武會試鄉試，及成均肄業諸君子，試卷筆墨之費，可取資於是。聊爲斯文潤色，則余區區之意，若吾邑人文日臻，於是所出者，又將日見其少，則有望於後之君子，擴而張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又曰：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此則余所願慕焉，而有未逮也。

計開房屋七間，按月取息三金，以三十個月之息（自前會試年十一月起，至後會試四月止，共三十個月，逢閏則加一月）備修葺。七間如有試京兆、肄成均，及內外教習，効力各館者，無論甲科貢監，每平均得取資六金。鄉試時，另資卷費二金，其餘以供文會試卷費。各按人數均分現任京官會試不在此例

閩中會館志

龍谿會館

三

恩科則就現在已收之息均分，又以六個月之息。自會試年五月起至十月止，逢閏亦加一月供武會試，如文會試之例，其餘不在此例者，毋得動用支銷。

乾隆二十六年臘月 日邑人鶴邨陳文芳記。

黃照 文云京師龍溪會館，起於乾隆甲戌年秋，家樞部叶菴，出已屋而成之也。東西兩區，皆面南，東四層爲正宅，西輔小屋，西之北則有正房四間，與東配，庭宇軒然。余時教習官學生，公退，寓居於此。顧西之南隅七間，尙屬他人，猶缺而未全。歲辛巳，邑人陳鶴邨官比部，又獨力購焉。館舊有場損，及規制未善處，時先兄壺溪官畿輔，亦倡需次在京者，完治之。會館於是始均齊整無缺，皆另有記。庚寅，余謁銓部，及已亥蒙薦入覲，兩次至都，咸厲焉。晨夕起居，有至則如歸之樂。癸卯，余擢渾源牧，復詣京，則西北之庭宇，軒然者，已成平地，目擊惆悵，移舍郡東館，十載以來，念之不置。癸丑，余奉擢京職，是冬來居東宅，見向之蠶棟完整者，皆漸形減損，並有傾圮。甲寅六月，因召工匠，購瓦木，葺其罅漏，復其頽壞，且於西北隅隙地，添二小屋，十月工竣，計費白金四百三十兩，氣象一新，十載惓惓之心，始釋。而邑之士大夫數十年創立規模，亦藉以不替。因詳記始末，以示來者，冀隨時治焉。

乾隆五十九年冬月 日邑人黃照記。

王春洎 文云興廢之故，雖係於時，未始不由於人。龍溪一館，創於盛朝，乾隆間，邑前輩應時而起，經

營規畫備詳石刻。然閱時既久，風雨侵剝，亦經各次重修。爲之先者，創垂極力；爲之後者，亦復愛護備至。一興一廢之間，時爲之抑人爲之耶。今已隔二十餘年，院宇坍塌，應試仕進旅京者，無所託足。聯鄉誼，講忠愛，謂之何哉。睿以己酉至京，目擊而感然者久。謀所修葺，爰稟家嚴，肩其責任。旅京君子，各表同情，遂與陳部郎綱、函達滬上龍同海會館，得分資京足平銀六百兩。周主政殿薰，應朝考而將是款與估匠，添築遊廊，又苦窪下，增長前二進地盤尺二。蓋感陳周二君，不以隣邑而重鄉誼者如是。又得王君春瀆，諾捐銀一百五十元。由夏徂秋，炎天赤暑，親履監督，始得告竣。而缺款猶鉅，捐俸三百元，有奇，成之。楹額悉仍其舊，增四可小築一方，跋而懸諸堂上。丹青油漆，煥然一新。惟資力單薄，莫及西院荒蕪如故，引爲已咎。願同志君子，繼而修之，金甌不缺，益所未逮。是睿深所禱祝者也。及時而興，迪光前哲，吾邑大人焉。第東院落成，不可無記。不揣固陋，爰書數行，以叙緣起云。宣統二年仲秋日，里人唐睿王春瀆謹記。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 一匾額 大門前有龍谿會館一匾，白地黑字
- 二四可小築匾額 四可小築一匾，篆文，原懸正廳，匾有題跋云：己酉春，余抵都日，斯館坍塌不堪，用稟家嚴，命修葺，因告同人，得滬館匯款，遂鳩工，歷春迄秋，缺數尙鉅，捐俸以成，額之曰四可，竊斷章

閩中會館志

龍谿會館

四

夫子仕止久速之意，俾供秩赴試，客至如歸，亦無所不可。後來君子，勿替引之也。則幸甚。宣統庚戌秋唐睿跋。漳浦楊存珣書。今此額雖存，但館丁不知愛惜，舉而棄於幽僻之室，且係紙裱，恐日久必霉爛，故備載之。

三憶芝匾

館中有堂名憶芝堂，堂額白地藍字書憶芝二字。其跋語云：昔子朱子守漳郡，於郡治芝山，關

講舍，築仰止亭，時稱海濱鄒魯。馬吉六先生，久主芝山講席，今京官止吾邑館，其名斯堂以憶之，固宜。然豈獨先生當憶之哉。將翩然至止者，聞紫陽風而興起，其勉爲致知實踐之修，儒臣輩出，鼓吹休明，後之憶今，不猶今之憶古乎。辛巳夏月，涓臣楊熊飛謹跋。紫庭楊鳳來謹書。按芝山講院自宋迄清未廢，光緒壬午謝枚如山長，曾主芝山講院，後因費絀，將丹霞講院合併，改稱丹芝講舍。謝有丹芝講舍雜感詩云：孤城敗瓦與頽垣，斜日空山獨閉門。多少衣冠溷塵海，虛堂俯仰自桃源。何處臥游覓畫圖，更無啼鳥勸提壺。滋蘭樹蕙平生意，寂寞昂頭對荔奴。庭有龍眼樹琵琶聲裏養花天，官閣題詩記酒邊。滿地胭脂染烽火，蕭條華表鶴歸年。子曾於道光末游漳，主者爲之張樂開燕極一時聲伎之盛。廣文埋碧竟何方，池秋博學 羈客登城賦國殤。林子壽部 拚與填詞高竹屋，高文樞縣尉思齊皆死於同治三年之亂 驪魂夜夜泣他鄉。

四霞護棠陰匾

館之後院，有霞護棠陰匾，其跋語云：先大夫光祿公安峰先生，以進士於康熙壬午，出宰閩之龍溪，爲民所愛。去官之日，龍邑士大夫，刻有愛棠集，丹霞贈言，龍邑頌言三冊，以志別。今

崇祀名宦祠，迨五十餘年，公之子繩柱，由福建臬司，除授本省布政使，嗣是公之曾孫承祖，任政和知縣，祖循，官晉江縣丞，鏞，任龍溪典史，錫年，接署龍溪典史，而小子秀先，備員朝右，垂五十年，自叔姪弟兄，皆與龍溪士大夫相遇，若同一家，蓋龍溪風俗淳厚，最敦古處，視舊令子孫，不我遐棄，有如是者，京都龍溪會館初構時，秀先親睹其盛，秀先今年七十有七矣，常至此館，有今昔之感，今書堂額四字，楹帖一副，與諸君子落成之，並相約世世言好，似今日也，經筵講官，禮部尚書，曹秀先頓首拜書，里人大理寺正卿，藍應元，渾源州知縣黃照同立。

乾隆甲辰仲春日穀旦，今查匾額雖存，而曹文恪之楹聯，已湮落矣。

五神像 碑載歲時祀鄉前哲，而以棠陰堂考之，必兼祀曹安峯先生神主，今均無存。

事實 該館董事長謝子夷，現任實業總署漁牧局局長，即駐館中，便於照料，同住四戶，籍思明者二，籍平和者一，籍龍谿者一，皆閩之同鄉也，館產一所，在粉坊琉璃街，月租二十四元，僅供長班工資之用，該戶現住六戶，共十九人。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一則述之如左。

一同治戊辰，會試陳太傅，即於是科捷南宮膺館選，然不住福州老館及新館，獨住龍谿會館者，蓋福州兩館人多，不如龍谿館之清寂，可見同光間，凡是閩人，對於各館，均可暫寓，不如現今吟域之見

閩中會館志

龍谿會館

五

至深也。

閩中會館志

晉江邑館

沿革 晉江邑館爲晉江縣屬舉子及京員僑寓之所故命名曰晉江邑館坐落南柳巷五十五號執行委員爲許其田等據王吉丞孝廉福建泉郡會館記云南柳巷路東有晉江邑館建自何年今不可考遍查該館又無碑誌可尋唯神龕中供奉宮保提督建館中庵萬老先生祿位可知爲清初萬中庵提督創建者

古蹟 無

規約 該館適用泉郡會館旅平同鄉會章程茲並由警察局抄得該館舊章程附錄如左

- 一本館爲前清晉江縣同人組織而成仍名晉江會館
- 一旅居會館人員以有正當職業及籍隸晉江者爲限
- 一本館遵照京師警察廳管理規則第二條公舉董事一人副董事一人
- 一董事副董事均爲名譽職不支薪水
- 一凡本籍旅京同鄉須報告本館董事方得遷入居住

閩中會館志

晉江邑館

- 一旅居本館同鄉如有不正當行爲應由董事禁止之或報明該管警察區辦理
- 一本館應辦事務悉依舊時習慣辦理
- 一此項章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邀集同人修正

文詞 無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 一晉江邑館匾額 尙懸在大門外
- 二神像神牌 後殿神龕內祀神係有一玻璃匣供之似是土地神此外神龕第一層祀三神牌如左
誥授奉政大夫質庵曾老先生祿位
宮保提督建館中庵萬先生祿位
皇清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太常寺少卿加一級修亭林老先生神位
神龕第二層祀五神牌如左
例封奉政大夫恂軒曾老先生祿位
五文昌神位
- 泉州府晉江縣城隍土地尊神位

皇清誥授大中大夫兩廣鹽法道布政使司參政朗齋萬公神位。

按清初尙沿明俗對於爵齒俱高者稱之爲老先生稍次者稱先生與今俗通稱先生者不同。

三匾額 僅餘吳魯狀元匾額一方光緒庚寅立吳號肅堂。

事實 該館均由同鄉居住所有收支俱歸泉郡會館管理司館者亦由泉郡館之執行委員監理委員兼任屋宇尙屬完整唯據長班王勤云大雨時不免滲漏該館現住四戶共二十三人所有收支歸泉郡會館統算。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一則述之如左。

一舊京瑣記云 鼎甲妙選雖糊名然亦微講聲氣同光以來之殿撰如徐郟陳冕黃思永吳魯張建勳皆由拔貢小京官考充軍機章京儼直樞廷藉甚聲譽故也然則吳肅堂之能魁天下爲晉江館光者其由來久矣非偶然得之也。

閩中會館志

仙谿會館

沿革 仙谿會館坐落彰儀門內東廣安里二十二號原館在西磚胡同年久坍塌至民國十四年仙谿邑人公議售舊購新方置此館現在董事長爲劉思職住在東城多福巷門牌十九號因路途遙遠不便照料館事故由鄉人鄭國樑代理

古蹟 並無碑碣可考據館丁云在西磚胡同舊館時已無片字紀載

規約 仙谿會館即仙遊會館館章久已遺失茲由警察局覓得仙遊會館規約附錄如左

第一條 本館遵照京師警察廳公佈之管理會館規則第二條設正副董事各一人其公舉之法遵照同規則第三條暫用公推法若旅京之人數衆多擬用投票法

第二條 凡籍隸仙遊之旅京者(指官學兩界人)有公舉董事及被公舉爲董事之權但在校學生祇有公舉董事之權

第三條 本館正副董事舉出後宜遵照京師警察廳公佈之管理會館規則第四條前段辦理但該條後段之權責擬歸屬於正董事以專責成而免推諉如正董事有事故或障礙時副董事代其

閩中會館志

仙谿會館

職

第四條 凡欲在本館住宿之本籍旅京同鄉未遷入時須遵照京師警察廳公佈之管理會館規則

第七條所定已遷入後不得有同規則第十條所列各款情事之一

第五條 董事對於違背前條之已未入館人員應遵照京師警察廳公佈之管理會館規則各該條舉行如住館同鄉有同規則第八條第九條情事時亦應照各該條舉行

第六條 本館設長班一人除遵照京師警察廳公佈之管理會館規則第八條及第十條之應負責任外其兼司役務另訂規約行之

此係民國四年六月呈報警察局立案者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門額 並非匾額在大門牆上鐫仙谿會館四字無年月款識然金字尙輝煌入目

事實 該館代理董事鄭國樑住在館中便於照料本館房屋出租九十餘元足供工資修理之用該館現住十八戶共七十二人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一則述之如左

一劉思職云 仙谿會館傳係邑人徐萬安萬寶兄弟所創原址在宣武門外草廠五條胡同至清末

進士劉章天以其屋宇狹小，交通不便，遂遷至西磚兒胡同，後經京官劉錦龍林步青集貲重修，民國初年邑人來京求學者日多，覺有人滿之患，乃由黃裳元等建議，別覓館址，經邑人贊助，籌款興工，民國十四年秋，新館落成，即今宣外廣安東里之仙谿會館是也，佔地約二畝，房四十楹，事變後，住館同鄉紛紛南歸，房屋乏人照料，傾圮頗多，至三十年始集資重修，現在旅京同鄉僅思職及鄭國樑二人云。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函

閩中會館志

漳浦會館

沿革 漳浦會館坐落宣外校場二條胡同二十九號司董事者故爲許少元前四年改由張我軍管理並無碑誌不知其沿革然有契據存張我軍處張云寄存銀行保險櫃內微聞創自康熙間確否待考古蹟 或傳原館在小椿樹胡同卽漳州西館後身場壞後方購此館。

規約 該館適用北平漳州會館章程旋復覓得漳浦會館舊章程附錄如左。

- 一、本館遵照京師警察廳管理會館規則第二條設掌館董事一人副董事一人主持館事掌管簿籍收支銀兩以鄉望素孚之京官經票選或公推充之如一時未有京官以應試或入覲人員代之。
- 一、本館原爲應試入覲及奉差公幹人員下馬暫住之所凡京官寄寓者遇有上項人員應卽遷讓借住者同其餘雜事人等均不許住宿以免生事混擾。
- 一、館內如有滲漏坍塌之處館役隨時回明董事立刻修理毋致積小成大致廢工費。
- 一、本館雇用長班一人司門啓閉查察出入稟報同鄉到館出館並照管館內器物點燈洒掃。
- 一、喜金充館用應普通文官試者二元應高等文官試驗者四元應其他試驗者二元及第倍之文職

閩中會館志

漳浦會館

委任官四元荐任官八元簡任官十六元特任官二十四元武職同文官秩士四元大夫十元卿二十四元武官秩同董事務必隨時東付長班催交不得徇情致誤館事。

文詞 無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匾額 尙存但漳浦會館四字剝落過半改懸二門其大門前於中華民國十八年五月二日修館時用壁書法雕陰文漳浦會館四字今尙完好。

事實 現在全部除門房歸長班居住外其餘租與景姓爲醫院景習針灸業其人已故妻趙氏命其甥售成藥過日生計困難因議增租糾紛未已原租不過十七元二角而景姓轉租三家且欠租不付然景姓云每月房租均存郵局並無短欠現此事由張我軍董事交涉中張住手帕胡同丙二十五號並不住館中此館祇能視漳州會館之產業不能以會館論該館現住五戶共二十五人每月收支歸漳州西館統算。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一則述之如左。

黃忠端道周年譜鄒山弟子載熹宗天啓二年壬戌先生年三十有八成進士是科會試分考者爲韓公諱日得先生文異之曰此必福建黃子也比拆號益自詫不妄又起僑聞之先君先生旣授館職

乃不能別賃屋，寓於漳會館之廡下。先君諱時登壬戌武籍，每策蹇伏謁先生，通刺以手，雖旅次雜選，而門戶悠然。是時魏璫虛炤方熾，文湛持諱震，鄭峯陽諱與先生約，同盡言報國。湛持請以身先之，死而後繼之。先生疏稿已具，既而弗果。故先生後有疏云：鄭鄭者，天啓時與臣同爲庶常，鄭與震孟先後抗疏，臣以迎母，且至三疏三焚，鄭鄭常以爲怯。嗚呼！先生許友報國之盟，蓋敦踐於十餘年之後矣。按譜祇言黃石齋先生，寓於漳會館之廡下，未知指漳州會館言，抑指漳浦會館言。然據茵隣中丞歸田瑣記之所載，泉漳初合爲一館，如指漳州郡館言，卽當云寓泉漳會館之廡下。今專云漳會館者，必指漳浦會館言。且忠端漳浦人也，其寓漳浦會館宜矣。以此可證漳浦會館亦創於明代。殆卽指小椿樹胡同之舊館言。與譜所云旅次雜選，門戶悠然者，或相合也。譜又載天啓三年癸亥，先生年三十有九，迎太夫人來京就養，而孺人林氏侍太夫人，至嘉興病卒。四年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五年乙丑，先生年四十有一，引洪譜云：洪恩字浩士，號石秋子，龍子，指黃先。乙丑春，余在長安，與劉御史口忠隔一邸舍，余旣以講筵獲罪，御史用劾魏璫杜門，雖咫尺不相往來，旣逾月，御史以甘肅差去，余用侍養歸，未移時而禍發，所不見血者，劍首之縷也。蓋先生壬戌成進士，授館職時，寓漳會館廡下，逾年歸里迎養，至京，至散館授編修，後乃賃別屋而居，與劉侍御隔一邸舍，此可證明代會館祇能住舉子及京宦，不能住眷屬。先生寓漳館時，正值魏璫虛炤方張，已與文鄭約同盡

閩中會館志

漳浦會館

一一

言，早立許友報國之志，卒能敦踐，嗚呼！先生千古，漳館亦千古矣。後之漳人，慕義教忠者，當仿楊椒山吳柳堂鄉祠之例，就漳浦會館，改建黃公祠，庶足以慰忠魂，毅魂於地下歟。茲附錄清史黃道周傳，以供參考。

傳云：黃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魏忠賢目攝之，未幾內艱歸。崇禎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降調。龍錫得減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遘疾求去，瀕行，上疏曰：臣自幼學易，以天道爲準，上下載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懲小人不易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猷，動尋苛細。治朝守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爲迂味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葛藤終年，一意不調，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之以借題修隙，斂怨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拘攣守文之士，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題誑陛下者，必不在錐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覽，旁稽載籍，自古迄今，決無數米量薪，可成遠大之猷。吹毛數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見事，智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

凌園而謂凌城必不可棄不理島民而謂島衆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生於無兵餉糜於漏卮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熒聽浸淫相欺馴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創頑而威滋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捐苛細以崇惇大之時矣帝不憚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邇年諸臣所目營心計無一實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過推求報復而已自前歲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璫而翻邊疆也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也此非所謂葛藤株連乎自古外患未弭則大臣一心以憂外患小人未退則大臣一心以憂小人今獨以遺君父而大臣自處於催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舛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即緩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絕餌而去者必非鱗魚戀棧而來者必非駿馬以利祿象士則所象者必嗜利之臣以筆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驚駭之骨今諸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其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小人之焰益張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廊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健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彥曾櫻朱大典陸夢龍鄒嘉生皆卓犖駿偉使當一面必有可觀語皆刺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帝益不憚斥爲民九年用薦召復故官明年閏月久旱修省道周上

閩中會館志

漳浦會館

三

言近者中外齋宿爲百姓請命而五日內繫兩尙書未聞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戡亂除凶贊平明之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民展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稍有人心宜不至此又上疏曰陛下寬仁弘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效擁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圖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鏗駁則下樂巉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訐奈何與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睚眦之隙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構東林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已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行高峻卓絕倫表不如劉宗周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元璐湛深大慮遠見深計不如魏呈潤犯言敢諫清裁絕俗不如詹爾選吳執御志尙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亭布衣陳繼儒龍溪舉人張燮至園土壘係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汝璩傳胡佑文章意氣坎坷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鄭方被杖母大訴帝得疏駭異責以顛倒是非道周疏辯語復營護鄭帝怒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藉不如鄭語爲口實其冬擇東宮講官體仁已罷張至發當國擯道周不與其同官項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道周至發言鄭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爲元良輔導道周遂移疾乞休不許十一年二月帝御經筵刑部尙書鄭三俊方下吏講官黃景昉救之帝未許而帝適追論舊講官姚希孟嘗請漕儲全折以爲非道周聽未

審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輔臣文震孟，一生蹇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歿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再奏再詰，至三奏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道周願言不已，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遷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遼撫方一藻。同日上之。其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子。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穉狗，李定不喪繼母，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宣大督臣盧象昇，以父殯在途，植心飲血，請就近推補，乃忽有並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聞喪者可不去，聞喪者可不去，則爲子者可不父，爲臣者可不君。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苞引蘖，種其不祥，以穢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張網溢地之談，款市樂天之說，才智亦可睹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陛下孝治天下，縉紳家庭，小小勃谿，猶以法治之，而冒喪戮倫，獨謂無禁。臣竊以爲不可也。其論新甲言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捷足，天下即甚無才，未宜假借及此。古有忠臣孝子，無濟於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削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屣履。今雖踰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華，出管鎖鑰，何必使被棘負塗者，祿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一藻，則力詆和議之非，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縉紳勃谿語，欲爲鄭鄞脫罪。下吏部

行譴，嗣昌因上言，鄭杖母禽獸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鄭，且其意徒欲庇凶徒飾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自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並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爲而爲者，謂之天理，有所爲而爲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爲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爲。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固美德，但不可傲物，遂非，且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指，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無，安有枝葉。嗣昌出奏曰：臣不生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況古爲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適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且仁不遺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如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爲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問道周人品學術，爲人宗師，乃不如鄭鄞。帝曰：然，朕正擬問之，乃問道周曰：古人心無所爲，今則各有所主，故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爲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係世道人心更大，且爾言不如鄭鄞，何也。對曰：匡章見棄，通國，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鄭鄞。帝曰：章子不得於父，豈鄭杖母者比，爾言不如，豈非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帝曰：陳新甲何以走邪徑，託捷足，且爾言軟美容悅，叩首折枝者誰耶。道周不能對，但曰：人心邪，則行徑皆邪。帝曰：喪固凶禮，豈遭凶者，即凶人，盡不

祥之人。道周曰：古三年喪，君命不過其門，自謂凶與不祥，故軍禮鑿凶門而出，奪情在疆外則可，朝中則不可。帝曰：人既可用，何分內外？道周曰：我朝自羅倫論奪情，前後五十餘人，多在邊疆，故嗣昌在邊疆則可，在中樞則不可。在中樞猶可在政府則不可，止嗣昌一人猶可，又呼朋引類，竟成一奪情世界，益不可。帝又詰問久之，帝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聖人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曰：少正卯心術不正，臣心正，無一毫私，帝怒有間，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前讒諂而諛爲忠耶？忠佞不別，邪正淆矣，何以致治？帝曰：固也，非朕漫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顧嗣昌曰：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如此，其能無正乎？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帝憂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遜，帝怒甚，欲加以重罪，憚其名高，未敢決。會劉同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予重譴，而部擬道周譴顧輕，嗣昌懼道周輕，則論已者將無已時也，亟購人劾道周者。有刑部主事張若麒，謀改兵部，遂阿嗣昌意，上疏曰：臣聞人主之尊，尊無二上，人臣無將，將而必誅。今黃道周及其徒黨，造作語言，虧損聖德，舉古今未有之好語，盡出道周無不可，歸過於君父，不頒示，前日召對始末，背公死黨之徒，鼓煽以惑

四方，私記以疑後世，揜聖天子正人心息邪說至意，大不便。帝即傳諭廷臣，毋爲道周劫持朋黨，凡數百言，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獎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不覆閱，而大學士魏照乘惡道周甚，則擬旨責學龍濫薦，帝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杖八十。究黨與，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天定，工部司務董養河，中書舍人文震亨，並繫獄。戶部主事葉廷秀，監生涂仲吉，救之，亦繫獄。尙書李覺斯，獻輕嚴旨切責，再擬謫戍煙瘴，帝猶以爲失出，除覺斯名，移獄鎮撫司掠治，乃還刑部獄。逾年，尙書劉澤深等言：二人罪至永戍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蒙戮之名，於道周得矣，非我聖主覆載之量也。陛下所疑者黨耳，黨者見諸行事，道周抗疏，祇託空言，一二知交，相從罷斥，烏覩所謂黨，而煩朝廷大法乎？且陛下豈有積恨道周，萬一聖意轉圜，而臣已論定，悔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永戍廣西。十五年八月，道周戍已經年，一日帝召五輔臣入文華後殿，手一編，從容問曰：張溥張采，何如人也？皆對曰：讀書好學人也。帝曰：張溥已死，張采小臣，科道官何亟稱之？對曰：其胸中自有書，科道官以其用未竟，而惜之。帝曰：亦不免偏，時延儒自以嗣昌旣已前死矣，而已方再入相，欲參用公議，爲道周地也。即對曰：張溥黃道周，皆未免偏，徒以其善學，故人人惜之。帝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戍，上恩寬大，獨其家貧子幼，其實可憫。

帝微笑。演曰：其事親亦極孝。姓曰：道周學無不通，且極清苦。帝不答，但微笑而已。明日傳旨，復故官。道周在途，疏謝，稱學龍廷秀賢，既還，帝召見道周，道周見帝而泣，臣不自意，今復得見陛下，臣故有大馬之疾，請假許之，居久之，福王監國，用道周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諷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潞王耶？乃不得已趨朝，陳進取九策，拜禮部尙書，協理詹事府事，而朝政日非，大臣相繼去國，識者知其將亡矣。明年三月，遣祭告禹陵，瀕行，陳進取策，時不能用，甫竣事，南都亡，見唐王聿鍵於衢州，奉表勸進，王以道周爲武英殿大學士，道周學行高，王敬禮之，特甚。賜宴鄭芝龍，爵通侯，位道周上，衆議抑芝龍，文武由是不和，一諸生上書，詆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龍意，下督學御史撻之，當是時國勢衰，政歸鄭氏，大帥恃恩，觀望不肯一出關募兵，道周請自往江西，圖恢復，以七月啓行，所至遠近響應，得義旅九千餘人，由廣信出衢州，十二月進至婺源，遇大清兵，戰敗被執，至江寧幽別室中，囚服著書，臨刑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中書顧雍、蔡紹謹、兵部主事趙士超等皆死。道周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臥其中，故學者稱爲石齋先生，精天文曆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及太函經，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歿後家人得其小冊，自謂終於丙戌年六十二，始信其能知未來也。

贊曰：劉宗周、黃道周所指陳深中時弊，其論才守、別忠佞，足爲萬世龜鑑，而聽者迂而遠之，則救時濟變之說，惑之也。傳曰：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二臣有焉，殺身成仁，不違其素所守，豈不卓哉。

閩中會館志

同安會館

沿革 同安會館坐落板章胡同五號司館事者爲委員制由值年委員陳天錫任之該館創於乾隆二十五年陳舍人臚聲捨宅以供邑人之用先是館在內城久不可考至清初總戎許公盛始移建崇文門外亦被人侵佔乾隆九年議建未果至二十五年始有此館同治六年重修一次保守至今非易事也。

古蹟 同安會館大門內壁龕上有同安會館記石刻前院廊廡嵌有陳中翰記石刻及陳中翰重記石刻又范熙溥重修記石刻可資稽討此外並有京師同安會館題捐姓氏石刻附錄如左。

道銜浙江補用知府蘇瑞書捐銀一百六十兩。

四品銜刑部員外郎陳遵泰捐銀一百兩。

候選同知陳宗祺捐銀七十四兩。

世襲男爵邵炳忠廣東補用縣丞趙斌各捐銀四十兩。

南澳鎮總兵顏青雲捐銀三十五兩。

閩中會館志

同安會館

廣東候補知府柯象珪捐銀三十二兩。

內閣中書陳維英捐銀三十二兩。

廣東候補道吳定安捐銀三十兩。

署水師提督吳鴻源捐銀二十七兩。

四品銜建寧縣教諭陳駿捐銀二十四兩。

閩安協副將劉興邦捐銀二十四兩。

署水提參將陳允彩捐銀二十四兩。

署水提參將陳登三捐銀二十四兩。

舉人陳澄清捐銀二十四兩。

文園書院捐銀二十四兩。

道銜蘇瑞植捐銀二十二兩。

華園書院捐銀二十兩。

廣東補用知府黃景星捐銀十六兩。

學習主事黃景深捐銀十六兩。

候選同知曾步登，捐銀十六兩。

工部員外郎陳遵芸，捐銀十二兩。

候選道吳保瀾，捐銀十二兩。

候補同知林邦昌，捐銀十二兩。

廣東候補府經李試勳，捐銀十二兩。

候補縣丞吳家駒，捐銀十二兩。

華文書院，捐銀十二兩。

職員李元玉，捐銀十兩。

貢生李振瑞，捐銀十兩。

內閣中書陳霞林，捐銀八兩。

廣東黃岡同知劉朝華，捐銀八兩。

生員方兆福，捐銀八兩。

職員王文祥，捐銀八兩。

前水提叅將薛師儀，捐銀七兩。

同安會館志

同安會館

一一

候選訓導汪西之，捐銀六兩。

舉人陳采周嘉霖、周嘉樹、林亨、鹽大使余景鑾、訓導吳學澄、職員曾調梅，各捐銀四兩。

職員劉柏齡，捐銀二兩。

規約 適用泉屬各會館章程及住館細則。

文詞 同安會館之文詞，有可考者一為陳浩碑文，一為陳中翰自撰同安會館記文，一為同安會館續

記文，一為范熙溥重修京師同安會館記文，一為御製李長庚碑文，一為諭祭李長庚文，分錄如左。

陳浩碑文，京師舊有同安會館，為北京寓宿之地，前明之在內城者，不可考矣。我朝康熙間，總戎許

公盛嘗創置於崇文門外地稍僻，吾邑來者多僦屋西城，守館人遂私拆賣，雖訟清於官，隨亦毀於

風雨。乾隆九年，中翰鴻亭陳公之從父淑齋兄耻園，捐三百金，與鄉先生公置泉郡會館於後孫公

園，闔郡之公車，需次朝覲者，得於六千里外，聚處以聯桑梓之歡，甚盛事也。惟是吾泉文物，甲閩中，

今歲計借者衆，又苦不能容，鴻亭乃與從弟不亭中翰，復捐其自置所居之宅，為一邑之館，去郡館

不遠，而門堂房屋，尤堅緻開明，自是而觀光至止者，有即次之安，無問舍之勞，則二公之世篤鄉誼，

有造吾邑人者，何如哉，是不可以無記，因勒諸石，以垂永久。

乾隆二十二年歲次丁丑夏四月同邑公立石。

又陳中翰自撰同安會館記文云。

吾閩去京師七千里，公車選人，絡繹來集，府州縣各有館舍，以居鄉人。同安舊有館在內城，今不可考。國朝總戎許公盛，移建崇文門外，亦久爲居民所侵。乾隆九年，吾泉人公建郡館於後孫公園，闔郡北來者，始有棲息之所。世際盛明，人文蔚起，每會試常多至不能容。歲丙寅，余與從弟奇烈來謁，補於正陽門外大街西板章胡同，典屋以居，屋凡三重，南面合三十二椽，頗寬敞，可下數十榻。因顧而思曰：吾儕爲京官僕馬所占，有幾，盍以公諸邑人乎？爰稍加修葺，顏其門曰同安會館。既又慮業非買者，不可久，復於典價外，增其值而易印券焉。於是邑人之至京師者，皆得歡然相聚於此，無虞乎旅次之湫隘矣。賣屋者顧氏，先後得價銀六百四十兩，皆余兄弟所捐。適公車諸君子齊集，共議規約，因書其緣起以記之。乾隆二十五年秋七月，陳臚聲重記，昌平陳浩書。

又有一同安會館續記文云。

事艱創始，尤貴謀諸久而有終。我同會館前明在內城，國初在崇文門外，非無創始，要諸久之難也。余鑒於前，從新購置，既與諸同人立規定約，苟完苟美，凡觀光日下者，有如歸之樂。余自洩館事，歲時修葺，待遇陰雨桑土，費用難繼，保無飄搖之虞乎。農部紫堂李君，購屋在煤市街南頭，坐西朝東。

同安會館志

同安會館

三

凡三進，計十間，費白金三百六十兩，俱有契載，於其假歸也，充爲館中收稅，以備修理之資。吾黨義之，夫義事共成，孚乎衆志，而善終有賴，是可久之規也。凡我同人接踵至止，倘皆有此志，相觀而善，則館中將富有日新，又豈特苟完苟美已哉。因勒諸石，以誌不忘。乾隆三十二年春二月，鴻亭陳臚聲又記，錢塘陳兆崙書。

又一重修京師同安會館記文云。

皇帝踐祚之四年，寰海澄清，東南蕩平，珥蟬冕而鋪鴻藻之士，相慶中興，輻輳京師，屋無隙宇。維時吾鄉比部陳公菴塘，偕弟水部苜塘，以重修同安邑館告成，囑余爲記。竊維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同安會館自明至今，興廢數矣。乾隆二十二年，中翰陳公鴻亭與其從弟丕亭，捨宅於板章胡同，爲同人公所，而館之廢者復興，時則有農部李公紫堂踵成義舉，捐業十餘間於煤市街，以爲歷年館中祭祀修葺之用，相沿不輟。泊民部李春園司館後，業契無存，春園亦歸道山。嗣林晴皋太史前輩查贖，只得小屋二間，月租無幾，僅給館人之資，不足以供修館之費。咸豐初年，粵逆蔓延，直北都人士率多南旋，而館亦以歲久漸就傾圮。庚申恩科禮闈，苜塘邀廣文陳君良田、中翰陳公迂谷、陳公洞漁，目睹情形，僉謂及今不修，後將鞠爲茂草。爰召工先理其破損最甚者，共集腋捐紋銀一百兩，厥後苜塘乞假旋里，募捐復得銀二百餘兩，事甫剏始。苜塘昆仲以春闈期迫，計

偕入都，賴蘇少伊觀察極力贊成，復得銀六百餘兩，兌京師，計前後共捐銀九百六十八兩。其時館中第三層久已坍塌，僅存瓦礫矣。葺塘以舊址低濕，命匠培基五尺，令折起蓋，計鳩工一年，費銀一千五十餘兩，美輪美奐，燦然一新。其規模之宏壯，遠勝於鴻亭創設之年。信如古人云：厥土燥剛，厥位而陽，厥材孔良者，兼而有之。館既成，適少伊良田，均以書來，欲推廣館規例，爲善後計。凡應舉及守選者，皆量資捐助，其貴盛者，則必重有所出，以付修治恢拓之用。公立條例，筆之書，而出入則士大夫共稽之。余既喜葺塘兄弟以忠愍諸嗣，能讀父書，力肩善事，而彌嘉少伊克繩祖武，誼篤梓桑。良田諸公亦皆謀始圖終，計垂久遠。吾鄉果能人同此心，則斯館富有日新，將見有爲之前，而美者彰，更有爲之後，而盛者傳也。是爲記。

同治六年歲次丁卯正月穀旦，後官范熙溥記連江蔡慶良書。

御製原任浙江提督追封三等壯烈伯李長庚碑文

朕維威揚海徼，必資致果之才。功著巖疆，用勵成仁之節。矢雄心於馬革，俾彼英風。錫茂典於龍章，壽之貞石。爾原任浙江提督追封三等壯烈伯李長庚，質原驍健，性最沈雄。始宿衛於期門，旋副營於浙水。荷三遷而洊陟，簡命疊沛於先朝。宿一嘗以宣勤，顯秩仍躋於閫府。屬以么虜作慝，昇乘鉞於樓船。因之感激誓師，期肅功於嶼島。廢十年之寢蓐，號一軍爲淩波。鷓尾鵝頭，駕風焱而轉戰。鮫

同安會館志

同安會館

四

宮鼉窟，涉溟滓以窮搜。屢揮王濬之鱸，常斷孫恩之笮。已枯魚之遊釜，功屆垂成。詎妖賊之衝沙，困猶能鬪。策勳未遂，嗟飲至以何期。齋志云殂，覽封章而墜淚。崇加爵秩，優予賻資。遣疆吏以薦馨，飾葆祠而報享。銘功表碣，稽古易名。覈厥生平，諡爲忠毅。於戲淒涼宰樹，猶緬懷下瀨之勞。髣髴靈旗，當默佐纖魁之烈。庶垂光於不朽，益垂譽於方來。論祭李長庚文。伏波氣壯，殉軍誓馬革之尸。枸邑勳高，作廟誌鸞旗之賜。聽鼓聲而慘怛，報俎豆以歎歎。爾原任浙江提督追封三等壯烈伯李長庚，虎鬪抗鷗，龍驤飛駛。始宣勤於宿衛，繼奮績於偏裨。屬因閩浙之間，屢有潢池之擾。命統樓船而建節，遂斟海水以澆熒。暑寒十年，南北百戰。身先鵝鶴，志掃鯨鯢。衛恩則矢以捐生，討賊則窮夫躡竄。魚已危於游釜，賊豈料其含沙。乃黑水風狂，事同鈎艦。而鑊星火散，傷竟伏殺。哭來歎而心驚，悼祭遵而涕實。是用渥頒賻布，追錫彤圭。延及來初，酬茲果毅。就閭門以營松楸，遣疆吏而賜椒漿。將使突鬢之徒，感九原而慕義。衝鬚之節，垂百世以流聲。於戲，忠切同仇，嗟前席無由識面。魂能殺賊，位擒渠尙克昭靈。安以苾芬，庶其歆享。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匾額 門前同安會館四字，爲宣統元年五月陳文忠寶琛書

二集雅堂匾額 亦爲陳文忠書

三神位 館內供左列各神牌

文昌帝君神位。

同安城隍神位。

敕授承德郎中書科堂印中書舍人加三級鴻亭陳先生長生祿位。

九天增福財神之位。

事實 該館值年委員陳天錫律師即住館中同住者除長班外尚有陳林兩家均同安人一充牙醫一任教授生活均無問題至該館收支統歸泉郡會館計算自虎坊橋義地圍墻經陳天錫籌款八千元加以修理後所有餘地十八畝共二十五畝以七畝為義塚餘出租出租月可得租金一百四十四元加以泉郡館產之收入足供開銷各項之用該館現住四戶共二十五人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一則述之如左

一相傳李長庚善戰平林爽文之亂有功乾隆六十年平安南艇盜桑梓尤賴其保全故鄉人敬慕其忠烈勒碣同安會館為誌長庚功在國家清史有傳

傳云李長庚福建同安人乾隆三十六年武進士授藍翎侍衛四十一年補浙江衢州營都司四十六年升提標左營遊擊四十九年遷太平營參將五十年升樂清協副將五十二年署福州海壇鎮

同安會館

同安會館

五

總兵五十二年六月以所轄洋面盜案多未捕獲革職留緝隨於外洋各處叠獲洋盜林權等及首夥各犯並船隻槍礮刀械等物五十四年十一月奉上諭李長庚准其留於福建遇有遊擊缺出該督酌量奏補五十九年二月補海壇鎮標右營遊擊署銅山營參將叠年在洋捕獲盜犯林瓢等嘉慶元年二月遷銅山營參將會合浙省兵船圍捕粵匪獲吳興信等三十七名二年四月升署澎湖水師副將獲盜犯鄭翁周叠等三年二月擢浙江定海鎮總兵六月長庚帶領兵船於黑水洋面攻擊蘇柳等斬賊二十名八月攻盜於普陀外洋獲其船殲斃無數四年七月於潭頭外洋生擒盜首侯納等旋以土盜鳳尾幫勾結夷艇百餘人踞浙界島畧長庚率舟師出擊追至温州三盤畧沈其一艇時守備許松年等三船皆為賊困長庚返蓬衝入夾攻三船皆得出賊遁有旨嘉獎旋諜知艇匪竄過泉州而閩盜蔡牽船三十餘隻泊海壇境內之沙鄒南盤一帶遂由南日洋面駛往沈其船一殲賊三生擒三十餘人復追艇匪至閩粵交界之甲子洋嗣聞蔡牽潛伏於白犬洋長庚率兵往擊生擒許老等三十餘人奉旨賞戴花翎五年閏四月過温州鳳凰洋救護商船獲盜林青等並鐵礮二巡撫阮元奏以長庚統率水師得旨三鎮會剿自應有一人統其號令李長庚素有威望應令温州黃巖兩鎮聽其關會協同策應六月艇匪自温州北來長庚率師會同黃巖鎮浞泊海門與松門盜隔港相持適颶風起盜船覆溺甚多賊有泅水匿島登岸者官兵水陸並擒之旬日間獻俘千

數獲安南僞爵侯倫貴利事聞得旨褒嘉又殲賊於調班洋獲李出等二十二入於深水洋外洋沈其船一擒丁郭等十九入於潭頭外洋六年獲林俊新等十五入於六橫洋獲楊烏等十九入於徐公洋至福建等塘外洋獲林俊興等十人燒其船一至旗頭獲蔡牽幫盜首陳帖等二十二入奪其船一至東崔山獲李廣及女犯等二十一入至盡山獲盜首陳火燒等二十二入至三盤獲高英等七人十月擢福建水師提督奉旨李長庚於緝盜事務尙屬奮勉是以加恩簡用此時蔡牽等逃竄閩洋李長庚即往新任儻盜船折回浙洋當不分畛域以副委任尋以籍隸福建例應迴避調任浙江七年至象山潭頭獲張如茂等十四入至閩南日東滬洋獲徐逆等三十五入八年蔡牽竄魚山長庚率舟師掩至晝夜窮追蔡牽僅以身免復與黃巖鎮總兵張成合兵擊盜尤升等生擒五十六入獲其船二又獲石塘釣艇盜二十餘入進擊蔡牽於三沙沈其船一斃數十人賊北竄復追及南甌外洋奪其船一燒其船一生擒八十七入九年六月閩浙總督玉德等會奏請以長庚總統閩浙兩省水師得旨俞允先是三月蔡牽泊於閩浙之浮鷹長庚率兵擊之擒其男女四十餘入殲斃十三名燒其船一奪其船二並獲紅衣礮刀械百餘八月遇馬蹟盜船六十餘長庚督兵衝入賊分兩股東西竄長庚分兵擊之沈其船二殲斃無數蔡牽所坐船蓬索爲官兵所斷及過盡山風雨驟起收兵入衢港俘五十二駢首五級得旨嘉獎十年四月兼署福建水師提督奉旨長庚調福建水師

提督鎮將皆其統轄著將擒捕蔡牽一事責成專辦一切機宜悉聽調度閩六月蔡牽聞長庚至遂由臺灣北竄入浙長庚追擊之青龍港獲其船一沈其船二擒彭求等二十八入得旨李長庚自統舟師以來具報勦賊均無虛飾俟閩浙洋面一律清平必加懋賞又奉上諭李長庚總統水師温州海壇二鎮總兵爲左右翼聽李長庚調遣俾事權歸一八月長庚追蔡牽於台州大陳斗洋攻擊三晝夜燒其船一沈其船一生擒七十三入尋以浙江提督孫廷璧不諳水師奉旨浙江提督仍著李長庚調補十二月蔡牽大小盜船百餘肆擾臺灣長庚率師會勦殲斃無數親駕杉板往勘鹿耳門外港口同護温州鎮總兵李景曾分幫把守長庚截守新港於水深處鑿沈同安船以防竄逸時東風甚急同安船爲巨浪所衝蔡逆乘潮竄去詔摘去翎頂立功十一年四月蔡牽與朱潰俱竄福寧外洋長庚會兵往勦賊東竄張坑洋復追擊之沈其船一奪其船三生擒盜首李阿七等七十餘人斃百七十餘入獲刀砲僞印旗幟救出商船及被劫難民蔡逆北竄又折回南復追至台州之調班洋生擒李按等五十一入殲一百五十餘入獲銅鐵砲十七門時新任閩浙總督阿林保密參李長庚因循怠玩並鈔李長庚致署總督溫承惠書請旨革職治罪上諭阿林保密參李長庚因循怠玩一摺覽奏均悉但如摺內所云李長庚藉燻洗船隻爲名收船進港恐其私回衙署亦未可定等語當保該督揣度之詞又稱李長庚於七月初間在盡山等處洋面追勦賊船扼住上風旋又探聽無

蹤其跟勦，竟屬空虛等語。但昨據李長庚奏稱，七月二十一日，在大陳等處洋面，擊沈盜船一隻，獲盜犯一百五十餘名，起獲槍刀鐵砲等件，並拿獲其船盜首李按等語。阿林保發摺時，尙未得其咨報。如果屬實，是李長庚兵船七月初間在盡山外洋，一時未能瞭見賊蹤，旋又追獲得勝，尙非始終株守可比。又李長庚所稱兵船缺乏口糧之處，是否實情，抑係藉口引避，均須詳查明確，方可治以應得之罪。該督遠在閩省，僅據李長庚致溫承惠信內之言，恐尙未確實。當勦賊吃緊之時，水師統領責任綦重，一時亦無可代之人。況臨敵易將，亦不可草率。此時且毋庸革職逮問。同日又諭清安泰，現在溫台一帶，所有李長庚追賊情形，知之必悉，著即詳細密查，據實回奏。八月李長庚率各鎮舟師，擊賊漁山，身受多傷，事聞得旨，此次李長庚督兵圍捕蔡逆，殲擒盜匪多名，身受多傷，實爲奮勉，著加恩賞還頂帶，旋據浙江巡撫清安泰覆奏李長庚帶領兵船經過海口，並未回署，至於海船若不勤加燻洗，則船底苔草蠶蟲膠黏纏結，輒致駕駛不前，其生擒盜犯李按，委係蘇逆爲船頭目，餘係李按同船夥犯，並無捏報。又兵船口糧有暫時缺乏，應採購之處，亦無藉詞耽延情弊。復遵旨將李長庚在洋勦捕情形密詢黃飛鵬，何定江二人，據稱黃飛鵬爲守備時，即同李長庚在洋捕盜，無不勇往向前，自蔡逆滋擾臺灣，倍加感奮，誓不與賊俱生，實無鬆玩情事。何定江居官閩省時，即知李長庚身先士卒，奮勇直前，茲與連帮出洋，總以剋除首逆爲急務，實無怠玩。奏到，奉上諭阿

閩中會館志

同安會館

七

林保前此密奏李長庚，因循怠玩，種種貽誤，請將伊革職治罪，朕披覽該督所奏，卽覺愜，不阿林保到任不過旬日，地方公事一切未辦，海洋情形，素未熟悉，而於李長庚從未謀面，輒行連次奏參，殊屬冒昧，是以降旨令清安泰秉公詳查。本日據清安泰覆奏，則稱李長庚帶領兵船經過海口，並未回署，又稱海船若不勤加燻洗，輒致駕駛不前，又所獲李按實係蔡牽夥黨，並無捏報斬獲情弊。又轉詢黃飛鵬，何定江二人，亦均稱李長庚實在奮勇等語。是阿林保奏參同屬子虛。今兵船正當勦捕吃緊之際，若阿林保尙不知以國事爲重，猶復輕聽人言，甚至因此次奏參李長庚，不能遂意，遇事掣肘，使其不能成功，則阿林保之罪甚大。阿林保著傳旨嚴行申飭。九月長庚於竿塘外洋，擊斃蔡牽之姪蔡添來，沈其船二，計擒獲及落海者約數百人，駢首五級，得旨此次李長庚督兵攻勦，不遺餘力，奮勇可嘉，俟擊獲蔡牽再賞世職，酬勳。十月長庚全師擊蔡牽於二盤，沈其船一，生擒盜首李添來等七十人，斃其股首周添秀等七十餘人。十二年正月，追勦蔡牽入粵洋，沈其船一，獲十一人。二月追至大星嶼，奪其船一，又擊蔡逆坐船，時風浪大作，兵船不能聯絡，收軍還抵肇慶，賊船澳。四月會同廣東提督錢夢虎擊匪鄭一帮船於佛堂外洋，生擒盜首羅二十及男婦四十八人。七月由閩還浙，奏請辦理軍政，奉旨李長庚統領水師勦捕蔡逆，正在吃緊之時，卽因軍政屆期，亦當權其緩急，或請令清安泰代爲考驗，候旨遵行，乃並未具奏請旨，輒順道往甯波，竟置海洋盜首於不

問實出意料之外。著傳旨嚴行申飭。八月仍具奏出洋。十一月與金門福寧兩鎮合追蔡逆於浮鷹洋面。獲其船二。擒九十五人。駢首十五級。賊竄東南外洋。十二月二十四。長庚會同水師提督張見陞。聯隊入粵。二十五日。至黑水外洋。蔡逆僅存三舟。長庚率師專取逆船。槍砲並發。逆船兩旁。並巾頂插花。皆被轟破。賊蒼黃落水者。不可勝數。長庚又別用火攻船。乘風掛其後。時烈風大作。波浪洶涌。火砲亂發。互擊。長庚猝被賊砲子中傷咽喉。頰角。遂於是日未刻卒。事聞。上震悼。下部議。卹。諭曰。浙江提督李長庚。宣力海洋。忠勤勇幹。不辭勞瘁。懋著威聲。數年以來。因閩浙一帶洋盜滋事。經朕特命爲總統大員。督率各鎮弁舟師。在洋勦捕。李長庚身先士卒。銳意擒渠。統兵在閩浙台灣。及粵省洋面。往來跟勦。艱苦備嘗。破浪衝風。實已歷數寒暑。每次趕上賊船。無不痛加勦殺。前後殲斃無數。擒擊盜般多隻。蔡逆亡魂喪膽。畏懼已極。聞李長庚兵船所至。四處奔逃。正在盼望大捷之際。乃昨據阿林保奏到。李長庚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南粵洋面。駛入粵洋。追捕蔡逆。望見賊船。只賸三隻。窮蹙已甚。官兵專注蔡逆。窮其所向。追至黑水洋面。已將蔡逆本船擊壞。李長庚又用火攻船。一隻乘風駛進。挂住賊船後艙。正可上前擒獲。乃暴風陡起。兵船上下顛播。李長庚奮勇攻捕。被賊砲中傷咽喉頰角。竟於二十五日未時身故。覽奏爲之心搖手戰。震悼之至。朕於李長庚。素未識面。疊經降旨褒嘉。並許以奏報擒獲巨魁之時。優予世職。李長庚感激朕恩。倍矢忠盡。不意其功

屆垂成之際。臨陣捐軀。朕披覽奏章。不禁爲之墮淚。李長庚辦賊有年。所向克捷。必能擒獲巨魁。朕原欲俟捷音奏到。將伊封授伯爵。此時李長庚雖已身故。而賊匪經伊連年痛剿之後。殘敗已極。勢不能再延殘喘。指日舟師緊捕。自當縛致巨魁。況李長庚以提督大員。總統各路舟師。今歿於王事。必當優加懋賞。用示酬庸。李長庚著加恩追封伯爵。賞銀一千兩。經理喪事。並著於伊原籍同安縣地方。官爲建立祠宇。春秋祭祠。其靈柩護送到日。著派巡撫張師誠。親往同安代朕賜奠。並查明伊子。見有幾人。其應襲伯爵。俟伊子服闋之日。交該督撫照例送部引見。承襲。其李長庚任內各處分著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以示朕篤念勞臣。恩施無已至意。十三年二月。奉上諭。李長庚爲國捐軀。凡水師大小將弁兵丁。皆當爲李長庚復仇。方不愧同心敵愾之義。見在蔡逆不過賸船數隻。閩粵兩省。大幫兵船。總先專注蔡逆。上緊擒擊。上以張國威。下以洩衆忿。亦可慰忠魂於地下也。是月又奉上諭。水師提督鎮將弁等。如能將蔡逆擒獲。卽遵旨將該逆解京。如能擒獲賊犯。必究出放砲中傷。李長庚之人。解赴同安。於李長庚靈前禱祭。以慰忠魂。儘不能究出放砲之賊。亦當將賊案內。罪應凌遲者。解往一二人。禱割致祭。俾伊家附近居民。皆得同伸憤恨。嗣部臣以伯爵等次請欽定。得旨。李長庚著封三等伯。承襲十六次。襲次完時。給予恩騎尉。世襲罔替。其卹賞銀。著再賞給四百兩。予專祠。賜諡忠毅。子廷鈺。承襲封爵。

陳恭甫太史壽祺亦爲之撰神道碑文茲附錄之以資參考文云

嘉慶十二年冬十二月二十有五日浙江提督李公帥師剿海盜死之事聞上震悼詔追封三等壯烈伯予世襲諡忠毅給喪事命福建巡撫往迎其喪攝奠建祠其縣數勅水師將士爲公復仇恩禮篤異動天下越明年九月葬公同安坪邊山之原公女夫寧波同知陳大琮來京師請文於碑壽祺公鄉人且史官也謹次功狀之實以昭示來世叙曰

公諱長庚字超人一字西巖泉州同安人曾祖思拔祖宗德父希舉寄籍彰化縣學生三世贈皆如公官公於兄弟次三幼儻異常稍長習騎射慨然有當世志弱冠以武學生舉乾隆三十五年鄉試明年成進士授藍翎侍衛四十一年出爲浙江衢州都司擢提標左營遊擊遷太平參將再遷樂清副將林爽文之亂檄入閩權海壇鎮總兵所轄南日湄洲故盜藪公至捕除之會隣民被劫誤指海壇坐削職遽歸散家財募鄉勇率子弟操舟入海擒盜首從數十復擒盜大咋公自是有致命之志矣頃之郡王福文囊定臺灣還訪水師將才禮異公公慷慨請曰長庚破家爲國舟及軍食軍械一不資官惟火藥非私家物願便宜得調文囊許之初閩盜林明灼等入浙海戕一參將吏莫能捕以屬公不三月皆獲奏起遊擊五十五年權銅山營參將後四歲補海壇右營遊擊仍權銅山事六十年安南艇盜闖入閩傍近驟駭公率戰艦八擊之象嶼追北及三澎賊來撲舟師未集麾兵士急

閩中會館志

同安會館

九

伏艇艦中候賊砲盡突過其東發一砲殲之日暮望數艇踵至令列艦衝艦迤若長蛇比曉東西迭轉門大挫之今上即位之二年由銅山參將擢守澎湖副將未行遷浙江定海鎮總兵定海更盜患嬰城守公條上緝捕事於總督故大學士麟多施行於是攻盜衢港北越山東登萊又攻盜普陀洋又攻盜潭頭斬獲多當是時鳳尾羣盜誘夷艇百餘踞浙江島澳而巨盜蔡牽林阿全等名號以數十舶交海中當事者特急艇患日夜程督公乃擊之温州三盤澳還拔他將之被圍者鋒銳甚賊宵遁南追至竹嶼過粵閩之交甲子洋乃返上聞慰諭曰李長庚素勇追剿力然風濤險阻稍持重不可輕進又誠總督玉德曰李長庚爲水師傑出宜用於要處莫令往返奔波徒勞無益也公致書提督蒼保大略謂定海黃巖温州三鎮宜更抽戰船專督帥假便宜勵賞罰加口糧足薪米稽要隘斷火藥遏羅汲益募丁壯增調水兵稍變通成例權利害而勿惜小費其言皆中機要五年擊賊功最賜花翎夷艇大入浙江巡撫阮元奏以公總領水師遂申軍約別徵職嚴號令明進退疾徐之節曰吾熟水戰不如法不可欺也夏扼夷盜於松門颶風作覆其艇幾盡獻俘千磔僞侯倫貴利自是夷盜不復踐浙海他土盜亦寢蹙而蔡牽擾閩海劇張其冬南下翦水澳盜及牽黨六年冬授福建水師提督尋調浙江九年秋命公爲閩浙水師總統温州海壇二鎮爲左右翼專捕牽公議賊略船於商船高大仰攻不便當禁海商毋擅造巨舶巨舶毋出口賊所掠止干斛之舟乃無能爲矣又自剏

火攻船，頗仿明人子母連環船法。十年夷艇，挾羣盜朱潰窺金廈，漳泉戒嚴。牽因入淡水，迫臺灣。復授公福建水師提督，出廈門，牽引去，仍調浙江。其秋詒書巡撫清安泰，曰：蔡牽有船八九十，而長庚所統兵船僅相抵。浙江尚有邱搭、小肥賓等盜船三四十，而三鎮兵船亦僅相抵。自揣兵力猶未足勝賊，用兵之道，知彼知己，謀出萬全。長庚自督府奏定，勒限一年以來，趨蹈艱險，橫戈直前，出入死生，徒勞無成者，緣閩浙洋面三千餘里，所在兵力單寡，祇恃長庚一軍往來逐捕，顧肩失股，賊反以逸待勞。前奉中旨，勿事尾追。今日之病，實在於此。竊謂兩省宜各厚集鷄鶴，隸之兩提督，不分畛域，首尾策應，勿予賊暇。庶少有豸，公自以總兵討牽歲餘，東擊之南盤，掩之白犬洋，敗之旗頭，至東霍山，乘勝至盡山，以提督二歲乘之象山，東薄之東滬，蹙之三沙，北躡之南麂，手鏖之浮鷹，以總統踰三歲，邀於馬蹟東，及於黃壠，轟之賊，復自淡水北覆之青龍港，擣之斗米洋，戰三晝夜，東燿之臺灣，洲尾，焚其舟數十，北走而東，蹙之張坑，掀商艘出虜者，復北折而南，克之調班洋，合諸鎮兵圍之漁山，再踏之竿塘，破之三盤，賊東走，逐之東湧，反而北，又竄而南，蹙之廣東大星嶼，凡斬首八十餘級，殪禽數千人，得賊從子一人，頭目十餘人，俘器械砲火萬計。上知公不遺餘力，且功簿無虛飾，累詔嘉之。公追牽三沙也，賊食盡，篷纜戰具皆敗，乃遣黨詐乞降督府，督府不虞也，輒遣吏招撫，而飛檄趣舟師入，搗公勿動，賊以間繕備揚颿去，牽之圍臺灣也，陷鳳山，據洲尾，鑿巨舟塞鹿耳門，阻外援。

結奸民萬餘人大掠，公今扼隘口，遣將遠出其腹背，夾攻連破之，已而賊乘潮從北汕逸，事聞，奪翎頂，而公固逆知港道遼闊，賊衆我寡，嘗從督府乞濟師，不時應，故失牽。漁山之役，賊瓦石火箭如雨，公力戰被數創，當是時，總督玉德以罪謫戍邊，代者因銜公，搆蜚語，遽劾公，而巡撫清安泰訟公戰功，章尋至，詔復公冠頂，而切責劾者。大星嶼之役，斷賊舟大桅，燬其篷，圍急而公舟亦摧於浪，粵援絕故止，上聞切責粵帥，叙公功，其歲與粵帥剿他盜，竣還浙江，請暫理軍政，上不許遽行，與家人訣曰：吾不滅賊，誓不返矣。於是合金門福寧二鎮兵，南擊牽，及之廣東黑水洋，賊才三舟矣。火攻船，乘風繼其艖，公奪欲登者三，幾獲牽，俄風大起，水立，舟中皆傾眩，飛砲中咽及額，是日，日昃殞，垂絕，猶左手持刀，右執盾，目怒視如生時。公天性知兵，尤長水軍，衽屨濤，賴霜雪，袒鋒鏑，身大小百餘戰，所向風靡，賊私相戒曰：不畏千萬兵，但畏李長庚。其警服如此。天下知與不知，皆以爲今之頗牧。然所與同心者，阮公清公而已。它督部多不相中，驟之，掣之，齟齬之，提孤軍奔命四沙萬里，往往客主不相接，髮凋齒豁，卒罹鱸鱖，悲已。然而公將兵在外十數年，上未嘗識公面，獨排箕舌洗篋書，始終倚公如長城，其生也愛之，其死也哀之。蓋古名將不易得之於其君，天下又以感公之遭也。或謂以公之勇，功隳旦夕，賊罪巨於海而網數漏何也。豈天欲俾公盡瘁以彰忠烈而後已耶。公卒踰年，提督王得祿印良功，竟以閩浙舟師，斃牽海上，總兵許松年亦已斃賊朱潰，潰弟渥，牽義子小仁，先後舉

黨降，然則天子之威德，公之英靈，與文武吏士之所以爲公雪憤者，皆可知矣。昔漢滅蜀，追念來歙，越嶲夷降，賜岑彭家。晉平吳，策告羊祜廟。唐掃蕩河洛，原功張許，繪形凌烟。今公功方百世祀，天下無一日不思公，公何恨哉！公所至，嘗修學校，賑飢施棺，置義塚，善拊吏士。今大帥得祿松年之屬，皆公所薦拔。蓋又仁智儒將也。生乾隆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春秋五十八，無子。養子廷駒，武舉人，早卒。聞於朝，以所撫同姓子廷鈺嗣襲爵。銘曰：

茫茫大瀛，實生蛟鼉。去來閃屍，血人於波。天子命我，樓船義我。翦此朝夕，齒我天戈。雷砰霆激，奔駭妖魄。乘風簸濤，困而反辭。黃頭之軍，南北寡援。蒼兕蒼兕，觸涉險難。冑蝨十霜，飢不暇餐。志業求竟，先摧師干。隴西確虜，昆邪恐亡。新息介介，壺頭卒僵。公知國恩，安知福禍。惟帝念忠，報勳優大。鼓鞀琴瑟，聽之立懦。登於明堂，功宗曰可。

閩中會館志

安溪會館

沿革 安溪會館，坐落板章胡同七號。司館事者，採委員制，執行委員，自王大亨故後，由陳天錫主之。據云該館創自康熙年間，爲李文貞公賜宅之一隅。李文貞諱光地，安溪人，康熙庚戌翰林，四十四年，以吏部尙書授文淵閣大學士五十四年，予假二年，仍懸缺以待。五十七年卒，雍正元年贈太子太傅，爲有清一代名臣，世傳其捨宅爲館。大抵在康熙五十四年以後事，館不甚大，院內有樓五楹，楊柳垂青，庭院蕭灑，路過者，蓋不知爲相國故居也。間爲館丁佔據，至民國六年，始由鄉人起訴，判決歸還。現統歸泉州會館管理，尙無流弊。

古蹟 大門內壁龕，嵌有小碑，紀載館之始末頗詳，文見文詞門。

規約 適用泉州會館旅平同鄉會章程。

文詞 安溪會館，有林榕存重葺記一文，茲錄如左。

歲戊戌侍先君入都，余嫻楊君廷璣，適董泉州會館事，導覽安溪會館，先君詔余曰：斯爲李文貞賜宅之一小隅，文貞予告時，讓爲邑人充館舍，公車往還，藉以棲止，今之北京前門外板章胡同路北門牌

閩中會館志

安溪會館

第六號是也。館中奉詹咫亭、李文貞、官石谿諸先生牌位，門額懸安溪會館四字，牆旁立安溪會館石界，其鄰有馬廐，亦安溪會館舊址。年久就圯，楊君倡議集貲築屋，爲泉州安溪兩郡作公產，館後有兩屋，面臨虎坊橋大街，頗宏敞，卽文貞賜宅，現賃爲商號，租摺用李宅名義，蓋文貞私產也。壬寅余主講安溪考亭書院，文貞裔孫名垂紳，挈其二子來謁，向余執弟子禮，殷殷而告曰：先德有賜宅在京，數世未獲一省，現願將所有產，悉充安溪會館，乞一言爲介。余頷之，邑宰謝君金元，聞其義，題額爲贈，癸丑余被選衆議院議員，重蒞京師，聞館丁張升，卽張德林，乘庚子之亂，毀匾拔界，造僞契券，佔館業爲私有，館董楊君廷璣、吳君魯、王君大亨，先後訴諸北京外城警察廳，輒拘未獲，邑人王經邦，又訴於北京地方檢察廳，下張升於獄，未幾鼎革被釋，佔用如前，適輅存蒞京，與王經邦、李敬仲，以安溪代表名義，同赴警察廳，地方檢察廳，審判廳，分別起訴，得同鄉京官王大亨、鄭兆璜、陳熙亮、黃照書，爲之證，北京第四初級審判廳，判決此業，確係安溪會館，着張升將屋交還，張升避匿，其妻張楊氏，不服，赴地方審判廳控告，廳判依原判判決，又不服，赴北京高等審判廳控告，高等廳發還原地方審判廳，更爲審理，地方廳移交安溪縣署調查證據得實，案遂定，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三十日，終結判決，其主文曰：認定張升所住板章胡同房屋一所，爲安溪會館所有等語，張升抗不遵，復訴大理院，被卻，王經邦等，爭甚力，嗣得律師朱兆莘，爲之助，中華民國六年一月十七日，地方審判廳，實施強制執行，始將張升夫

妻驅逐而去。復懸通告，將此業交王經邦等執管，仍作安溪會館。此十數年訴訟，及收回之梗概也。邑宰解君利民、邑紳胡君諸清、林君邦植，邀集十八里紳耆，海外鉅商，鳩資招工，爲之修葺，舉輅存爲幹事長。又舉王經邦、葉淵、李敬仲、白養浩爲幹事，輅存先出京，委託族姪孫慶年爲之代表，衆力圖始，幸告厥成。乃顏曰安溪會館，其捐款姓名數目、管理規則，另篇詳載。惟斯館洊經變亂，既失復得，願邦人君子，世世共保守之。中華民國六年八月安溪林輅存記。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 門額 門前有安溪會館四字，雕在牆上，並非木匾。

(二) 神位 該館原祀創館人李文貞公及詹咫亭、官石谿二先生神位，然今樓上均已住人，神位全撤矣。

事實 該館有樓房，風景頗佳，泉郡會館志內附有照片爲念。且該館收支均由泉館統算，司館陳天錫，另有一眷住在館中，便於照料。而住館者，盡同安安溪之鄉人，並無凌亂囂雜之弊。該館現住六戶，共二十四人。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一則，述之如左。

李文貞公，捨館爲宅，事隔二百餘年，乃有被人盜賣情事，幸賴林輅存與王經邦、李敬仲等，以安溪代

閩中會館志

安溪會館

二

表名義，向法院涉訟，方得收回。邑宰解利民、邑紳胡諸清均與有力，而文貞裔孫名垂紳耆者，自請以賜第充安溪會館，尤爲亟義好公，能仰先人之遺意，尤爲難得。文貞一代名臣，非僅閩人之光，實爲天下所共仰也。茲將清史列傳附錄，以供參考。

傳云：李光地，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二年充會試同考官，尋以省親乞假歸。十三年，逆藩耿精忠叛，海賊鄭錦乘虛入泉州，魯耿精忠修好，覬久踞其地。光地奉親避匿山谷間，錦與精忠並遣人誘之降，光地以死固拒。十四年五月，密疏陳破賊機宜，言臣自二賊構亂以來，遞逃山谷中，賊遣人延致再三，臣以死固拒，幸未污清節，以辱朝廷。然蹤迹屢危，尙未知草莽孤臣，能再瞻天日與否。蟲蟻微命，不敢自惜，惟事機緩急，安危所繫，未嘗不魂飛情切，謹冒險求徹天聽，伏唯八閩疆宇褊小，糧稅稀薄，自二賊割據，誅求鞭撻，民間之骨髓無復存者，糧盡兵疲，而賊之勢已窮矣。南來大兵，誠宜以急攻爲主，不可假以歲月，恐生他變。然所謂攻之急者，不可不審也。耿逆方悉力於仙霞、杉關，鄭賊亦並命於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州接壤，賊所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大兵分道南來，皆於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搗其虛，此計之失也。臣度仙霞連浙江，杉關連江西，漳潮連廣東，此三方者，本地守土之兵，自足以控制之，其汀州一路，宜因賊防之疏，選精兵萬人，或五六千人，詐爲入廣之兵，道經贛州，遂轉而向汀州，爲程七八日耳。二賊聞急趨

救非月餘不至，則大軍入閩久矣。此所謂避實擊虛，迅雷不及掩耳也。賊方悉兵外拒，內地府州縣盡致空虛。大軍果從汀州小路橫貫其腹，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且漳州守臣黃芳度嬰城固守，以待大軍，此不可以不急救。而汀漳相近，接應尤極便易。伏乞密飭領兵官偵諜虛實，隨機取效。仍恐小路崎嶇，更須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惟皇上裁決施行。時路道梗阻，置疏蠟丸中，遣家僮夏澤間道出杉關赴京。因同里內閣學士高鴻基奏入，聖祖仁皇帝諭大學士等曰：編修李光地不肯從逆，避入山中，具疏遣人前來密陳地方機宜，具見矢志忠貞，深爲可嘉。兵部錄其疏，令領兵大臣等知之。時廣東叛亂，大兵在江西者，阻守贛州、南安，未能入閩。惟在浙江者，屢敗賊兵。由衢州進克仙霞關，遂復建寧、延安。耿精忠乞降，康親王傑書駐師福州，令都統拉哈達、賚塔等進剿海賊，並訪問光地。十六年正月，拉哈達復泉州。知光地離安溪縣七十里結寨而居。遣人以所奉上諭宣示之。光地往見拉哈達於漳州軍營，拉哈達白之康親王。王以光地塞遭賊亂，顛沛不渝，矢志爲國，始終不肯從逆，以全名義，應予表揚。疏聞，下部從優議敘。部議於額外陞爲侍講。李士來京任事，遇額缺扣抵，得旨：李光地著於額外陞爲侍讀學士。九月，光地行至福州，丁父憂歸。十七年閏三月，同安賊蔡寅詭擁明裔，以白布纏頭爲號，結衆萬餘掠安溪。光地募鄉勇百餘人，扼險防禦，戒諸鄉人毋資賊糧。賊飢困辭去。六月，鄭錦之僞總統劉國軒等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等

閩中會館志

安溪會館

三

縣復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泉州幾不守。光地使善泅者從水關入，勉慰以堅守無恐。援兵卽至，分遣兄弟親戚迎寧海將軍拉哈達，巡撫吳興祚兩路兵。時拉哈達駐師漳州，值江水泛漲，長泰大路阻隔，導之由漳平安溪小路。光地之叔李日煌率鄉勇百餘，芟關荆棘，以木接護衝圮窄岸。其溜深馬難涉者，築浮橋以待。光地自出迎十里外，具牛羊雞豚等物饋勞大軍。又倡率里人輸送米糧，大軍進行無阻，直達泉州。賊驚駭竄入海。拉哈達具疏詳述光地志切滅賊，接濟軍需狀，得旨：李光地當閩省交亂之初，殫竭忠貞，今又遣人迎接大兵，指引道路，修平險隘，搭造浮橋，饋送食物，率領民兵，備辦糧米，供給兵丁口糧，矢志滅賊，實心爲國，深爲可嘉。著從優議敘，尋允部議，授爲學士。服滿赴京，遇缺卽補。十二月，光地疏言：前者蒙皇上念孤臣三載蒙難之艱，及萬里獻書之悃，閩疆甫定，遞錄微臣。臣行至途中而聞訃，啣哀守制，更遭賊亂。臣自知與賊義不俱生，鼓勵宗親，毀家紓難，幸而封疆元戎赴援之速，臣親叔日煌率鄉兵百餘人，度石珠嶺，迎將軍拉哈達之兵於漳平。親弟光埏、光垠等以鄉兵千人，度白鶴嶺，迎巡撫吳興祚之兵於永春。乃將帥仰奉威靈，極百萬垂危之命，延及臣家。微臣其何功之有哉！伏讀旨意，據將軍拉哈達題敘之疏，授臣學士，俯伏之餘，震懼隕越。以將軍拉哈達率滿漢萬餘之兵，行朝天石珠嶺鳥道之險，馬瘡僕補，千里赴難，推美於臣，而臣儼然遂蒙優敘，典雖至渥，心則何安。又念臣資質蠢愚，了無才藻，獨從少爲六經性理章

句之學粗有倫緒。自壬子癸丑間，以翰林編修，管筆侍從，爾時固已仰承聖訓，每自念此生得以章句末學，執經敷義，少佐高深，此臣之願也。至於館閣學士之職，主於贊畫樞機，分裁文獻，自非老成知軍國大體，及有文章聲望者，不能稱也。臣年纔三十餘，筮仕日淺，典故未諳，文采不贍，豈宜冒昧而服大僚。近年以來，未有具疏辭官之例，然離職家居，而再次超擢，亦當代僅行之曠典。臣豈敢拘於成格，受爵不讓。況臣在制未終，身猶凶人，不敢服其命服，以拜朝命，伏乞俯允所請，先錄戰守文武紳士之勳，使微臣終制赴闕，仍以講讀之官，仰侍清光，披衍經義，庶微臣無不度德之譏。朝廷有不僭賞之美，疏人奉諭已有成命，著即祇遵，不必辭。十九年八月，至京，論不必候缺，即任內閣學士。光地奏鄭錦已死，子克壤幼，部下爭權，宜急取之，且言素習海上情形之內大臣施琅，可任。上從其言，詳見施琅傳。光地又疏言，耿精忠罪狀顯著，諸王大臣等正在會議，渠魁當治，脅從當寬。皇上自有睿裁，無俟微臣置喙。惟是臣舊同官原任編修陳夢雷者，當耿逆之變，家居省會，有七旬父母，不能脫逃，及賊以令箭白刃逼脅伊父，夢雷遂爲所折，勒授編修，固辭觸怒，改降戶曹員外，託病支吾，律以抗節捐軀之義，其罪固不能辭矣。獨其不忘君父之苦心，經臣兩次遣人到省密約，真知確見，有不敢不言者。當耿逆初變，臣遯迹深山，欲得賊中虛實，密報消息。臣叔日煜潛到其家探聽，夢雷涕泣言隱忍偷生，罪當萬死，然一息尙存，當布散流言，離其將帥，散其人心，庶幾報國家萬一。臣叔

回述此語，臣知其心之未喪也。至十四年正月，耿鄭二賊連和，臣聞國家方行招撫之令，因遣人往約其或勸諭耿逆歸誠，或播流言離間二賊之好，使大兵得乘機進取。夢雷言賊勢空虛，屢欲差人抵江浙軍前，迎請大兵，奈關口盤詰難往，因詳語各路虛實，令歸報臣。此臣密約兩次，知其心實有可原者也。比臣入京，始聞因變亂阻隔，訛傳不一，有逆黨希圖卸擔，信口誣捏者，甚有因藩下僞學士陳昉姓名，誤指爲陳夢雷者。今皇上削平叛亂，明正是非，使陳夢雷果爲僞學士，甘心從逆，是狗彘之流。臣雖手刃之市朝，尙有餘恨。今大兵凱旋在即，陳夢雷託病被降情節，親王將軍一一可問。至兩次受臣密約，皆在患難之中，冒死往來之迹，非容旁人質證。臣若緘密不言，其誰能知之。臣斷不敢爲朋友而欺君父，伏惟睿鑒。疏下，吏部以陳夢雷歸正後，不即赴京，業經革職，寢議。尋法司議磔耿精忠，擬陳夢雷從逆應斬，得旨從寬免死。二十一年五月，光地乞假送母回里。二十五年七月，赴京，仍命不必候缺，即任原官。十月，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兼充經筵講官。二十六年正月，教習庶吉士。三月，以母病乞歸省，命懸缺以待。二十七年四月，至京，禮部劾奏光地在途遷延，以三品卿員，弗及叩謁孝莊文皇后梓宮，請交吏部議處。吏部議降五級調用，得旨寬免。初，光地陛辭奏對，謂侍讀學士德格勒學博文優，踰月德格勒同尙書陳廷敬、湯斌侍郎徐乾學等，召試乾清宮。上閱卷畢，諭曰：評論古人易，評論時人難。如德格勒，每評論時人學問，朕心不以爲然。故召爾

等面試，妍媸優劣，今已判然。人之學問，原有一定分量，真偽易明。若徒肆議論，則不自量矣。未幾德格勒爲學院學士，庫爾訥以私抹記注事，劾罷論罪。至是命廷臣詰問光地，光地自咎愚迷妄奏，乞賜處分。上曰：李光地前奏德格勒所學甚博，文章甚優，善占易卦。德格勒又稱李光地若以總督提督任用，令同伊母赴任，則來若於別處任用，必不肯來。因伊等互相奏陳，欲辨其真偽優劣，特加考試。迨將德格勒治罪，又有稱德格勒被朕左右之人，誣陷冤枉坐罪者。今李光地至，朕欲明白此事，故令詢問。據稱德格勒所作之文，全無文氣，甚屬陋劣，應治李光地妄奏之罪。但李光地前爲學士時，凡議事不委曲從人，台灣之役，衆人皆言不可取，獨李光地以爲必可取。此其所長。除妄奏德格勒外，別無妄奏之處。姑從寬免罪，令仍爲學士。嗣後勿再妄冀外任，並希圖回籍，宜痛加省改，勉力盡職。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二十八年五月，改通政使。十二月擢兵部右侍郎。三十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九月同侍郎博壽、徐廷璽奉命與原任河道總督靳輔往視黃河應修險工。三十一年正月，繪圖還奏，詳見靳輔傳。三十三年正月，提督順天學政。四月聞母喪，得旨提督順天學政，關係緊要，李光地特行簡用。著在任守制。光地疏言苦塊餘生，重荷聖恩之厚，聖知之深，敢不以殘喘自効。願蟲蟻微情，乞給假治喪。往返九月，於本年十二月抵任，並日夜之力。歲科兩試，可以看閱周詳，報竣無誤。御史沈愷曾、楊敬儒交章論劾，一言光地誠以君命爲重，當於三年考畢之後，回籍終制，乃聞

其請假九月，即使星夜奔馳，將來歲科兩試，勢必潦草塞責。况九月以後，親喪未遠，遂忍絳帳錦衣，談笑論文乎。一言皇上作人念殷，故暫爲行權計。然在皇上不妨行權，在大臣必當守經。爲光地者，哀籲再三，聖意未有不俯允者。乃竟以治喪九月爲請，方今王道蕩平，屬在武臣，尙許回籍守制，况敦詩說禮之大臣，豈可覲顏充位。是日命光地仍遵前旨，翼日給事中彭鵬劾之曰：光地閔罹母喪，宜哀痛瀝情，得請乃已。然後聖主擇人取士之心，以光地固辭而彌見。光地爲子奔喪之孝，得聖主俞允而益彰。忽以三年之通喪，請爲九月之給假。於禮則悖，於情則乖。於詞則不順。聖德含容，不忍明斥，其罪臣以爲宜留者一。不可留者十。光地由翰林驟躋學士侍郎，原因蠟丸封表，上達宸聰，完節常經，獨蒙異數。正當借此教育士類，使真才輩出，仰答主恩。而有母訃至，奉旨留任。蓋報稱之心切，而哀痛之情微。其宜留者此耳。臣以爲不可留者何。伏讀上諭十六章，首曰敦孝弟以重人倫。督學風化之表也。不乞守制，而請給假，非所以體上諭教孝意也。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一也。臣前任三河知縣，恭逢太皇太后梓宮，經臨伏見，校尉換班，聖躬護視，天顏哀瘠。至今追慕真誠，亙古仁孝。臣民皆當則效。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二也。光地與臣同鄉，臣踽踽涼涼，歲一二至，獨聞其母訃，即刻趨弔，聽其號泣，慘若嬰兒。想彼肝腸寸寸斷矣。勉強衡文，必多恍惚。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三也。先遭閔變，頗矢忠貞，未聞不孝而能忠者也。請假九月之疏出，天下皆議其後，並歎其先。此光地之不可

留者四也。弗請守制，清議沸騰，有絕不赴弔者，以談理講道如光地，爲珪爲璋，倏忽瓦裂，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五也。光地疏稱荷聖知之深，殘喘自效，請假九個月，不誤學差，僉謂九月大功服，談言微刺，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六也。定例生童匿喪應試，褫革嚴處，萬一犯者起而詰曰：侍郎衰經，何至此？光地何辭以對？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七也。學校所以教天下之爲臣思忠，爲子思孝，故登其堂曰明倫，光地以不祥之身，儼然而登，奈橋門環視，何？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八也。本年正月，皇上面議諸臣於禮義廉恥，難進易退，三申意焉，試問光地今日禮乎義乎？進退難易之謂何？悖聖訓而失本心，此光地之不可留者九也。度光地之心，必曰君命也，誼何敢辭？臣聞宋臣富弼，母喪五起之固辭，且曰：起復，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仁宗許之。綱目大書，以垂訓後世。又宋孝宗起復劉琪，六疏固辭，發明曰：綱目書固辭，予之也。我皇上堯舜比隆，教孝教忠，必無有辭之而弗允者矣。此光地之不可留者十也。數日之內，長安道上，無不指光地爲貪位而忘親，司文而喪行，大損其生平，是在皇上神其用，重其罰，加之意而已。疏入，傳旨詢問，鵬又疏言：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試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義，言忠言孝，一式諸此，而生平心術品行，若犀燃鏡照，而無遁形。皇上所以留之意，臣鵬愚戇，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貪戀苟且，而姑爲此給假九月之請，外以欺人，則爲喪心。若光地而早已自知，詭隨狡詐，而姑爲此給假九月之請，內以欺己，則爲挾術。夫爲人子而甘於喪

心，爲人臣而敢於挾術，兩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蓋回籍則母死有知，恨其不誠，當必陰阨，而赴任則士生至性，憤其銜恤，誰甘而從？嗟乎！光地當聞命而絕不一辭，則忍於留矣。皇上即罰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動其市朝若撻之羞，光地忘通喪而假易以暫，則安於久矣。皇上即罰其安，使之離任終喪，以爲道學敗露之恥。臣與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閩產也。今若此，人人切齒，桑梓汗顏，伏乞皇上察光地愚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許赴任，不許回籍。春秋誅心，如臣所請，萬一光地依然督學，則光地得售其術，故哀其辭曰：九月且弗獲命，况三年乎？而蚩蚩者亦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下售其術，上受其名，臣鵬實拊膺疾首，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責光地以不孝，而先自蹈於不忠，所以跪聽傳旨，一一瀝鳴，以頭搶地，嗚咽而不能自己也。疏入，與前疏並下九卿議，令光地解任，不准回籍。在京守制，三十五年，服闋，仍命任順天學政。三十六年，授工部左侍郎，留任學政。三十七年十二月，授直隸巡撫。三十八年二月，奉諭曰：漳河與滹沱河故道，原各自入海，今兩水合流，所以其勢汎濫，可否開通漳河故道，引入運河，於運河之東，別挑一河，使之赴海。著李光地閱視，再奏。四月，光地疏言：閱視漳河，現分爲三，一支自廣平縣經魏縣元城縣，至山東館陶縣，入衛水歸運；一支俗名老漳河，自山東邱縣，東北經南宮等縣，與完固口合流，至鮑家嘴而歸運；一支俗名小漳河，自邱縣西北，經廣宗鉅鹿二縣，合於潞河，又經東鹿

縣、冀州、合於滹沱河，由衡水至獻縣完固口，復分爲兩支，小支與老漳河合流，至鮑家嘴，大支復經河間大城靜海三縣，入子牙河，而歸淀，皆分流入運，其入衛之河，與老漳河各有散漫淺平之處，應酌量挑濬，其完固口小支河，應築鷄嘴壩，及攔河壩，逼水入河，至靜海縣田地淹沒，因向年開廣福樓及閘留二莊之故，若竟堵諸口，又有礙西隄，應俟水退後，暫堵來春水涸，於閘留二莊水出處，挑河築隄，束水歸淀，則靜海縣田地，不致淹沒，而大城等州縣隄岸，均無妨礙矣，詔如所請行，光地尋疏報大名廣平真定河間四府屬州縣，凡滹沱河漳河經流之處，開濬疏通，由館陶入老漳河，與單家橋支流合，以分子牙河之勢，至鮑家嘴歸運，又言霸州永清宛平良鄉固安高陽獻縣，因疏濬新河，挑挖堆土，共占去民地一百三十九頃有奇，請開除此後錢糧，下部議，覆從其言，六月疏言通州附近六州縣，額設紅剝船六百隻，每船給地十頃，以爲運丁贍養之費，倘遇水旱，收入既寡，豈能常令其修船雇夫，與民地同一被災，而未得蠲免，請嗣後視民地一體沾恩蠲免，下部議，不准，得旨此紅剝船地畝，若遇災傷，著與民地一例蠲免，三十九年二月，疏言積弊因循，未有甚於虧空者，不可不立法清釐，凡雜項不入奏銷案內錢糧，責成盤查，上司與正項一例盤查，向例以年終爲限，嗣後應自十一月起，至次年奏銷以前止，果無虧缺，逐項出具保結，否即立行結報，如挪移銀至五千兩以上，或糧米至六千石以上者，擬流，不准折贖，及援赦減免，庶知畏威法，而倉庫加謹，疏下部議行。

七月上以大臣子弟，遇科場考試，取中者多，詔另編字號，不致妨孤寒進身之路，時給事中滿普、御史鄭維孜，各條陳科場積弊，總督郭琇，條陳學校弊端，並下九卿等詳議，既定議，命錄示光地，及總督張鵬翮、郭琇、巡撫彭鵬，諭曰：四臣皆持行清廉，李光地爲學院時，官聲最好，令閱九卿等所議，果否得當，如何方能除去弊端，永遠可守，各抒己見，具奏，光地疏言：皇上垂念大臣官員子弟，貴緣倖進，恐妨貧寒之路，特諭另編字號，均數額收，仰見天地無私，不遺側陋，洵足永遠遵守，至點名授卷後，卽入號房，不許出號行走，及踰牆混亂，俱應如所議，以塞弊端者也，臣又推廣三條：一、勢要勒收關節，許考官據實出首，卽與優陞，則不惟無所懼，而且有所勸，可懾營競者之心，一、貢院墻垣卑矮，巡綽及瞭望守門軍役，無一非受賂傳遞之人，若漫無防檢，勢必收受之卷，半屬假偽，乞敕外簾監試，嗣後務精密嚴肅，盡絕弊竇，一、敷科以來，鄉會試場中，用儒士八人，以充分卷扣數，填名書榜之役，某卷入某房，既可暗行其奸，而考官聲氣不接者，亦皆此輩往來聯絡之，近經言官論列，裁去，部覆未准，臣深知此輩積慣作弊，宜永行革逐，臨期行文各衙門，保送繕寫書手應用，此三者科場之事，臣管見所及也，至於學校弊端，九卿議如督臣郭琇所奏，嚴定處分矣，臣亦推廣四條：一、學臣職司文教，遇點差之時，宜經御試，擇其議論有本者，差遣一教官未選之前，宜令督撫會同學臣考驗，若歲貢之年老目昏，及捐納人員之文理不順者，均給銜休致，年未壯者，令至三十歲以外，再行考

驗其現任人員亦按此會同澄汰。一生員雖有干己之事止許子弟家人代告自賄賣者多專以爲護身之具不讀書無行義保官告官抗糧包糧與減詞狀武斷鄉曲甚至窩盜藏奸故賄賣生員之弊不但孤寒爲之不伸而風俗因以潛壞也。今學臣納賄處分已定嚴例而生員惡習亦宜懲禁乞敕禮部推廣舊時臥碑詳明割切作爲誡條令學校師生恪謹遵守一邇來學臣率多苟且從事致士子荒經蔑古雖四書本經不能記憶成誦僅讀時文百十篇剿襲雷同僥倖終身殊非國家作養成就之道前歲旨下學臣使童子入學兼用小學論一篇其時幼穉見聞一新胸中頓明古義此以正學誘人之明驗也。然書不熟記終非己得宜令學臣於考校之日有能熟誦經書小學講解四書者文理粗成便與錄取如更能成誦三經以至五經者更與補廩以示鼓勵應幾人崇經學稍助聖世文明之化又童生既令熟習小學以端幼志生員及科場論題專出孝經每重複雷同似當兼命性理綱目以勵宏通者也。疏入仍下九卿等與張鵬翮郭琇彭鵬三疏參合定議鄉試另編官字號以民卷九官卷一爲額論題以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一併命題餘詳張鵬翮郭琇彭鵬傳四十二年四月諭大學士等曰李光地自任直隸巡撫以來每年雨水調順五穀豐登官吏兵民無不心服今吏部尙書缺出即令補授仍管直隸巡撫事四十三年三月給事中黃鼎楫湯右曾許志進宋駿業王原等合疏劾之曰去歲直隸報災州縣二十餘處據巡撫李光地疏內或稱開倉賑濟或稱

閩中會館志

安溪會館

八

減價平糶務使民沾實惠臣等竊計直屬百姓自必安撫有方不致流移失所乃近見河間飢民散入京畿者甚多我皇上曲軫民依特令八旗王貝勒滿漢大臣設廠數十處分行賑濟光地身爲撫臣漫無經理疏內所稱民沾實惠俱屬空言尤可異者寧津縣被災更重流亡更多荷蒙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至特敕撫臣前往察勘而光地去歲竟不報災僅於題參知縣陳大經疏內稱寧津頗有水災匿重爲輕並不將被災人民逃散情形據實陳奏聖恩高厚不加譴責復諭光地選賢能官員將河間飢民領還原籍仍給籽糧不致化離失所而光地日擊流亡不聞出一籌畫碌碌素餐虛文巧飾若非皇上宵旰憂勤多方拯救止恃光地之撫綏則流散之民不將盡填溝壑乎光地身膺重任上荷聖主之殊恩不能報稱下視生民之疾苦罔知拊循臣等合詞糾參請嚴加處分以爲大吏膜視民生之戒疏下光地回奏去歲河間等府屬被水勘明成災州縣三十餘處陸續照例題請蠲免錢糧分別災傷輕重將倉糧散賑出借又設立粥廠二十餘處自去歲十一月起至今未停無論遠近飢民貧民皆許就食其流散者飭地方官分道招令還鄉臣安敢稍涉懈怠以負皇上委任然安集無術猶有貧民如許散入京城此臣及地方官之罪無可辯者也至寧津地方先經知縣陳大經以去年大半豐收僅有低窪一面鄉村被淹不照例申詳被水輕重乃以合縣田禾通算謂不及成災竟不通報及十月中臣扈駕西巡由真定回署路遇天津縣民人詢知情形即劾罷陳大經

疏中聲明寧津頗有水災而老病廢職申報不時撫恤無實是臣劾陳大經原因其報災不時撫恤無實非專劾其老病所云頗有水災者亦是臣詢訪所得情形非敢匿重爲輕也其時即飭知府及署知縣煮粥賑濟加意招徠然人民既不能悉歸本業致有流移臣與地方官之罪又無可辭者也臣上荷殊恩不能報稱誠如科臣所云乞嚴賜處分以儆庸碌以重畿疆臣不勝悚惶待罪疏入得旨不必引咎光地又奏臣謬膺直撫重任五年之內恭荷皇上指誨幸免過愆並無功績去年四月仰荷特恩補授吏部尙書仍管直撫事臣自知非分夙夜戰兢果然福極禍生遂逢災眚去秋所屬河間等處遭罹水淹實臣政無善狀躬蹈非幾之所致臣雖極力拯救而安插無術以致貧民流移入京上廛聖懷不即治臣之罪諭令委官召回原籍無廢農務臣跪讀之下恭釋聖言寬大和平而微臣循省思咎終宵達旦愧恨不復欲生臣本庸才遭逢恩盼賜賚迥出尋常一有罪戾亦宜從重處分以爲叨蒙尸位者戒况六官首職難以久虛九列崇班從無兼領臣今若懼罪隱忍不言則厚顏覲面不獨外無以示吏民且內無以對妻子伏乞天恩另簡賢能補授吏部尙書使臣落職待罪效力郊圻窮思畢精以贖愆過庶心稍安而分可盡疏入得旨如前尋諭大學士等曰李光地居官有何可議惟常爲門生所誑或其人口講道學彼即信之夫道學豈易言哉若徒託之空言而無實事則何益之有八月御史呂履恒劾奏光地於秋審之事任意斷決上以光地依律審擬非任意斷

決命發還呂履恒奏時給事中王原又劾奏文選司郎中陳汝弼因光地舉薦由刑部調吏部初猶矯飾顧名近則專擅恣縱有婪贓情弊下都察院察議革汝弼職交刑部鞠訊刑部定讞計贓論絞上曰人有薦陳汝弼之賢能者故朕簡於衆郎中內特授選司郎中如受賄是實即置之於法以爲衆戒若未經受賄則應寬之令再審尋覆奏受賄有據應立絞上察知供證非實下議政大臣九卿確核得刑訊選人逼供行賄狀命免陳汝弼罪原審諸臣革降有差王原以有屬託私書爲汝弼舉首革職四十四年六月光地疏劾革職雲南布政司張霖假稱奉旨販賣私鹽得銀百六十餘萬兩得旨即令光地審擬霖論斬家產入官十一月諭吏部曰李光地居官甚好才品俱優授尙書年久著陞爲文淵閣大學士調河南巡撫趙宏燮爲直隸巡撫四十七年十一月上以廢皇太子允礽狂疾漸愈欲復立之命諸大臣集議保奏尙書王鴻緒附和內大臣阿靈阿等保奏皇八子允禩上切責之諭詢李光地曰前召爾入內曾有陳奏今日何無一言光地奏前者皇上問臣廢皇太子病如何醫治方可全好臣曾奏言徐徐調治天下之福臣未嘗告諸臣也四十八年充會試正考官四十九年九月太原總兵馬見伯請御選武經七書頒行上曰武經七書朕俱閱過其書甚難所言火攻水戰皆是虛文若依其言行之斷無勝理且有符咒占驗風雲等說適足敗小人邪心今日若欲另纂一書而此時又非修武書之時光地奏云今習武者讀左傳卽佳上曰左傳浮誇昔人曾議之不

若於武經七書內，分別出題，並以論語孟子，一并出題也。九十二年三月，賜千叟宴於暢春園，光地得優賚。五十四年六月，疏言：臣前以瘡毒發體，乞休奉諭，以內閣老臣彫零，令臣勉加調攝，藥餌食物，賜賚頻仍，枯株敗枿，復得更生。萬壽節後，臣復申前請，又因垂念理學緒微，經書說雜，特加刪輯，以惠萬世。御纂朱子全書，繼以羣經性理諸編，皆煩聖心裁定，臣所承修，係易經性理，猥以淺劣末學，二三年間，荷皇上殷勤指誨，字酌句議，縷析毫分，每一經校正，能使愚蒙頓開，臣上幸先聖前賢之復光，下喜暮年餘生之有覺，是以黽勉從事，忘疾病之在身，知其有重於區區之軀命者，而不敢自愛也。今稟承筆削二書，將次告成，俯念臣年七十有四，古人懸車於數已過，而且痼疾纏綿，每奏對多失儀節，聖主哀矜，往往令人扶掖，而臣何敢自安乎？又臣父歿於閩亂之時，窆封淺土，臣母之歿，因臣在京守制，久未合祔，十餘年來，臣長子臣妻，臣媳，相繼淪喪，臣孫幼小，未能事，臣以草霜風燭之齡，前期不能自料，誠恐臣身已極於寵耀，而泉下未逮乎哀榮，烏犢私情，難免悽惻，故敢瀆懇，允臣休致，庶微臣得遵止足之戒，而稍盡骨肉之恩，伏念人生所難值者，太平之世，所難逢者，堯舜之君，臣身受特達之知，心迹無間，日聆至精之論，道法親承，則千百年來，未有如臣之幸者。臣聞父老扶杖以觀化，葵藿傾葉以向陽，臣之遭時如此，受恩如此，其樂觀熙皞，而傾心聖明，曾是野人園花之不如乎？抱誠結戀，雖夢寐不敢忘君，實不獲已，而引年求退，伏乞聖主哀而諒之，疏入，得旨

卿才品優長，文學素裕，寬宏休容，得大臣之體，自簡任機務以來，恪共清慎，益著勤勞，今雖以老病乞休，朕眷注方殷，何忍允其所請，正資倚毗，共樂昇平，奈泉壤骨肉之分，亦係一生之要事，暫給假二年，事完即來京辦事，以副朕篤念老臣至意，又賜以詩，有協恭惟得老成儒，味道經書翊廟謨之句。五十四年四月，至京，奉命勘閱大學士王揆等所纂春秋傳說，及檢討張照等所輯篆字經文。五十七年正月，內閣議上孝惠章皇后尊諡，疏中未書章皇后，部議降三級調用，得旨寬免。五月，卒於官，年七十有七。是時上駐蹕熱河，諭閣臣曰：李光地屢經求退，其奏摺已呈覽數次，因大學士王揆患病，告假，故暫止其奏。俟王揆到閣時，令其具本奏請，並非李光地貪戀官職，而借以爲名也。前摺衷心畢露，甚是詳明，今覽遺本，因陡染重疾，辭不達意，深可憫悼。遣恒親王允祺，率內大臣侍衛，往奠茶酒，給銀一千兩，令工部尙書徐元夢，護其喪。諭部臣曰：李光地久任講幄，簡任綸扉，謹慎清勤，始終如一，且學問淵博，研究經籍，講求象數，虛心請益，知之最真，無有如朕者。知朕亦無有過於李光地者。倚任方殷，忽聞患病，溘逝，朕心深爲軫惻，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賜祭葬如典禮。諡曰文貞。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追卹聖祖朝宣力效忠大臣，贈光地太子太傅，十年入祀賢良祠。

閩中會館志

福清會館

沿革 福清會館坐落南下窪，與福州會館毗鄰，今稱福州館街，一號爲福州會館，二號即福清會館，館爲葉文忠向高所建，故知是館創於明代，有悠久之歷史，似在福州會館之前，然福州會館楹帖多爲葉文忠所撰，意者同時創館，亦未可知，但館舍較狹於福州會館，不過居十分之一而已，今有住人修整一新，館之大門亦較福州會館爲清潔。

古蹟 館前空地原係義園，前十餘年被湖廣會館侵佔，嗣其邑人鄭凱臣入都，與之涉訟，以無契據，四至可憑，案懸不決，嗣因福州會館修理垣墻，掘地，在墻基下得一石版，係乾隆五年六月邑人游紹安太守所記，後卽以此爲憑，謂空地應歸館有，法庭雖無判決明文，而湖廣會館自知讓步，故空地得以收回，現此石版嵌在大門墻上，閱此可知創館之經過焉，文詳文詞中。

規約 待考

文詞 福清會館藏有邑人游紹安記文一篇，茲錄如左。

庚申夏，予奉命入覲，停車會館，見墻屋聿新，新舊兩塋，周砌圍垣，詫而喜，知爲吾邑何公叙昆所鳩庇。

閩中會館志

福清會館

也。溯福清會館創自明代，葉文忠公建置內城，予曾王父中憲公與文忠公同譜同朝，與有力焉。迨鼎革後，移遷今處，數經邑先達暨銓選計偕諸君子，後先修葺，增廓規模，歷歷有記，然補葺作輟，仍不免漂搖興歎也。雍正九年，予備員西曹，偕宦京同里諸君，捐俸釀金，新成一棟，以祀關帝，並闢向陽大門，盧滙屏閱，悉稱予隨一麾出守矣。嶺表十年，長安日遠，每念斯館，□□□□風雨綢繆，塋墳□□□□□叙昆謁選入都，承其封君命，一力獨支，煥然改觀，洵有不朽矣。夫輕財慷慨，代有其人，叙昆義舉，迫越尋常，焉可不□厥鉅功，以爲後勸。若福州郡館，同時修整，其費錢數百千，御史陳公百泉已買石記事，不贅叙。昆名際速，邑之龍田人，現佐山東東平州事。時乾隆五年六月穀日，賜進士出身，誥授中憲大夫，江西南安府知府，邑人游紹安記。按游紹安爲雍正癸卯科進士，官至南安知府，曾與福州內閣學士謝道承、高要知縣黃任、順天府丞余甸、周紹龍、奉天府丞陳治滋、御史吳文煥、行人劉敬興同知郭起元、通判林正青、舉人郭雍等，數倡和，極一時之盛。（見陳恭甫太史東越文苑後傳黃莘田傳內）以此記文考之，知福清會館與福州會館之名，均始於明代，爲葉文忠公所創建，二者俱在城內，在清初始自城內同時遷至南下窪，爲今兩館之地址，其重修兩館，均爲乾隆五年事，幸此碑記，隱而復見，尙可詳其顛末焉。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福清會館匾額懸大門外。

二神龕神座 該館祀文聖武聖及本邑城隍暨本地福德星君神位並葉文忠像尙存館之正殿（據長班所述）但正殿現爲董事林朝暉住眷之所殿中隔以竹屏密糊厚紙一切神龕五供俱不得見而所祀各神爲塑像爲神牌抑果祀創館人葉文忠與否俱不得知將來整理當詳考之。

事實 該館每月收入二十九元爲數雖屬無多而合計全年亦有三百餘元足供修繕之用故屋宇極爲整飭館丁云每月未領薪金唯年節給數金賞犒而已且每年租金均交存郵局作爲儲金董事林朝暉伉儷俱不經手收支分明亦爲各館罕觀者林董事雖不在京但眷屬仍住館中該館現住三戶共二十四人。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一則述之如左。

一福清會館既相傳爲葉文忠向高所建或係捨宅爲館或係購地捐館未得其詳茲將清史葉向高傳附錄以資參考。

傳云葉向高字進卿福清人父朝榮養利知州向高甫妊母避倭難生道旁敗廁中數瀕死輒有神相之舉萬歷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遷南京國子司業改左中允仍視司業事二十六年召爲左庶子充皇長子侍班官礦稅橫行向高上疏引東漢西邸聚錢事爲鑑不報尋擢南京禮部右

閩中會館志

福清會館

二

侍郎久之改吏部再陳礦稅之害又請罷遼東稅監高淮語皆切至妖書獄典移書沈一貫力諫一貫不悅以故滯南京九年後一貫罷沈麟亦去朱廣獨當國帝命增閣臣三十五年五月擢向高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與王錫爵于慎行李廷機並命十一月向高入朝慎行已先卒錫爵堅辭不出明年首輔賡亦卒次輔次機以人言久杜門向高遂獨相當是時帝在位日久倦勤朝事多廢弛大寮或空署士大夫推擇遷轉之命往往不下上下乖隔甚廷臣部黨勢漸成而中官權稅開礦大爲民害帝又寵鄭貴妃福王不肯之國向高用宿望居相位憂國奉公每事執爭效忠盡帝心重向高禮貌優厚然其言大抵格不用取救正十二三而已東宮轍講者五年廷臣屢請不得命三十七年二月向高擇吉以請亦不報自是歲春秋必懇請帝皆不納貴妃王氏太子生母也薨四日不發喪向高以爲言乃發喪而禮官上其儀注稽五日不行向高復爭之疏乃下福王府第成工部以之國請向高擬旨上帝不發改明春及期迫向高請先飭儀衛舟車帝不納四十一年春廷臣交章請復諭改明春已忽傳旨莊田非四萬頃不行廷臣大駭向高因進曰田四萬頃必不能足之國且無日明旨又不信於天下矣且王疏引祖制而祖制無有是事曩惟世宗時景王有之景王久不之國皇考在裕邸危疑不安此何可效也帝報曰莊田自有成例且今大分已定何猜向高因疏謝言皇考時名位雖未正然講讀不輟情意通今東宮轍講八年且不奉天顏久而福王一日兩見以故不

能無疑。惟堅守明春期，而無以莊田藉口。天下疑自釋。帝報福王無一日兩見事。向高有裁斷善處大事。錦衣百戶王日乾者，京師奸人也。與孔學、趙宗舜、趙聖等相訐告。刑官讞未竟。日乾乃入皇城放礮。上疏。刑官大驚。將擬日乾死罪。日乾遂訐奏鄭妃內侍姜巖山與學等及妖人王三詔。用厭勝術。詛咒皇太后。皇太子死。擁立福王。帝震怒。遷殿行半日。曰：此大變事。宰相何無言。內侍叩跪。上向高奏。奏言此事大類往年妖書。然妖書匿名難詰。今兩造具在。一訊卽情得。陛下當靜處之。稍張皇則中外大擾。至其詞牽引貴妃福王。尤可痛恨。臣與九卿所見皆同。敢以聞。帝讀竟太息曰：吾父子兄弟全矣。明日向高又言。日乾疏不宜發。發則上驚聖母。下驚東宮。貴妃福王皆不安。宜留中而別諭法司。治諸奸人罪。且速定明春之國期。以息羣喙。則天下怡然無事。帝盡用其言。太子福王得相安。貴妃終不欲福王之國。言明年冬。太后七十壽。王宜留慶賀。帝令內閣宣諭。向高留上諭弗宣。請今冬預行慶壽禮。如期之國。帝遣中使至高私邸。必欲下前諭。向高言外廷喧傳。陛下欲假賀壽名。留福王約千人伏闕請。今果有此論。人情益疑。將信王日乾妖言。朝端必不靜。聖母聞之。亦必不樂。且潞王聖母愛子。亦居外藩。何惓惓福王爲。因封還手諭。帝不得已從之。福王乃之國。向高嘗上疏言。今天下必亂必危之道。蓋有數端。而災傷寇盜物怪人妖不與焉。廊廟空虛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勝喜事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非

陛下奮然振作。簡任老成。布列朝署。取積年廢弛政事。一舉新之。恐宗社之憂。不在敵國外患。而卽在廟堂之上也。其言絕痛切。帝知其忠愛。不能行。初向高入閣。未幾陳用人理財策。力請補缺官。罷鑛稅。見帝不能從。乃陳上下乖離之病。兩疏乞罷。帝不允。向高自獨相。卽請增閣臣。帝不聽。及吏部尙書孫丕揚。以薦賢不用求去。向高特疏請留。亦不報。遂引疾。屢諭乃出視事。已又言。臣屢求去。輒蒙恩諭留。願臣不在一身去留。而在國家治亂。今天下所在災傷死亡。畿輔中州齊魯。流移載道。加中外空虛。人才俱盡。罪不在他。人臣何可不去。且陛下用臣。則當行其言。今章奏不發。大僚不補。起廢不行。臣微誠不能上達。留何益。誠用臣言。不徒糜臣身。臣溢先朝露。有餘幸矣。帝不省。京師大水。四方多奏水旱。向高又言。自閣臣至九卿。臺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止存其二。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嘗用一人。陛下萬事不理。以爲天下長如此。臣恐禍端一發。不可收也。帝亦不省。四十年春。向高以歷代帝王。享國四十年以上者。自三代迄今。止十君。勸帝力行新政。因復以用人行請。亦不報。向高志不行。無月不求去。帝輒優旨勉留。向高復言。臣進退可置不問。而百寮必不可盡空。臺諫必不可盡廢。諸方巡按。必不可不代。中外離心。輦轂肘腋間。怨聲憤盈。禍機不測。而陛下務與臣下隔絕。帷幄不得關其忠。六曹不得舉其職。舉天下無一可信之人。而自以爲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聖帝明王。無此法也。先是向高疾。閣中無人。章奏就其家擬旨者一月。及是向高堅臥益久。卽家

擬旨如前。論者以爲非體。向高亦自言其非。堅乞去。帝卒不命他相。遣鴻臚官慰留。至帝萬壽節。始起視事。其後向高主癸丑會試。章奏皆送闕中。尤異事云。帝考選科道。七十餘人。命久不下。向高懇請數十疏。越二年乃下。言官既多攻擊。紛起。帝心厭之。章悉留中。向高請盡付所司。定其去留。因言大臣者。小臣之綱。今六卿止趙煥一人。而都御史十年不補。彈壓無人。人心何由戢。帝但責言官妄言。而大僚迄不補。向高請增置閣臣。章至百餘上。帝始用方從哲。吳道南。向高疏謝。因近退優詔不允。四十二年二月。皇太后崩。三月。福王之國。向高乞歸。益封章十餘上。至八月。允其去。向高以三載考績。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叙延綏戰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一品。三載滿。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書。建極殿。至是命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賜白金百。彩幣四。表裏大紅。坐蟒一襲。遣行人護歸。向高在相位。務調劑羣情。輯和異同。然其時黨論已大起。御史鄭繼芳。力攻給事中王元翰。左右兩人者相角。向高請盡下諸疏。敕院院評曲直。罪其論議顛倒者一二人。以警其餘。帝不報。諸臣既無所見得失。益樹黨相攻。未幾又爭李三才之事。黨勢乃成。無錫顧憲成家。居講學。東林書林朝士。爭慕與游。三才被攻。成憲貽書向高。暨尙書孫丕揚。訟其賢。會辛亥京察。攻三才者劉國縉。以他過掛察典。喬應甲亦用年例出外。其黨大譁。向高以大體持之。察典得無撓。而兩黨之爭。遂不可解。及後齊楚浙黨人。攻東林殆盡。浸尋至天啟時。王紹徽等。撰所爲東林點將錄。

閩中會館志

福清會館

四

令魏忠賢按氏名。逐朝士。以向高嘗右東林。指目爲黨魁云。向高歸六年。光宗立。特詔召還。未幾熹宗立。復賜敕趣之。屢辭不得命。天啟元年十月還朝。復爲首輔。言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發臣擬。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傳諭。事有不可。臣力爭。皇祖多曲聽。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虛懷恭己。信任輔臣。然間有宣傳滋疑議。宜慎重綸音。凡事令臣等擬上。帝復旨報聞。旋納向高請。發帑金二百萬。爲東西用兵之需。熹宗初政。羣賢滿朝。天下欣欣望治。然帝本冲年。不能辨忠佞。魏忠賢客氏。漸竊威福。搆殺太監王安。以次逐吏部尙書周嘉謨。及言官倪思輝等。大學士劉一燝。亦力求去。向高言客氏出復入。而一燝顧命大臣。不得比姆保。致使人揣摩於奧窔。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忠賢見向高疏刺己。恨甚。已而刑部尙書王紀削籍。禮部尙書孫慎行。都御史鄒元標。先後被攻致仕去。向高爭不得。因請與元標同罷。帝不聽。而忠賢益恨向高。向高爲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類。再入相。事冲主。不能謇直如神宗時。然猶數有匡救。給事中章允儒請減上供袍服。奄人激帝怒。命廷杖。向高論救者再。乃奪俸一年。御史帥衆。指斥宮禁。奄人請帝出之外。以向高敦免。給事中傅櫬救王紀。將貶謫。亦以向高言。僅奪俸。紀既罷去。御史吳姓。王祚昌薦之。部議以故官召。忠賢怒。將重譴文選郎。向高亦救免。給事中陳良訓。疏譏權閹。忠賢摘其疏中。國運將終語。命下詔獄窮治主使。向高以去就爭。乃奪俸而止。熊廷弼王化貞論死。言官勸帝速決。向高請俟法。司覆奏。帝從之。有請括天下

布政司府州縣庫藏查輸京師者。向高言郡邑庫藏已竭。藩庫稍餘。倘盡括之。猝有如山東白蓮教之亂。何以應之。帝皆不納。忠賢既默恨向高。而其時朝士與忠賢抗者。卒倚向高。忠賢乃時毛舉細故。責向高以困之。向高數求去。四年四月。給事中傅櫬劾左光斗魏大中。交通汪文言。招權納賄。命下文言詔獄。向高言文言內閣辦事。實臣具題。光斗等交文言事曖昧。臣用文言顯然。乞陛下止罪臣。而稍寬其他。以消縉紳之禍。因力求速罷。當是時。忠賢欲大逞。憚衆正盈朝。伺隙動。得櫬疏喜甚。欲藉是羅織東林。終憚向高舊臣。並光斗等不罪。止罪文言。然東林禍自此起。至六月。楊漣上疏劾忠賢二十四大罪。向高謂事且決裂。深以爲非。廷臣相繼抗章。至數十上。或勸向高下其事。可決勝也。向高念忠賢未易除。閣臣從中挽回。猶冀無大禍。乃具奏稱忠賢勤勞。朝廷寵待厚。盛滿難居。宜解事權。聽歸私第。保全終始。忠賢不悅。矯帝旨。叙已功勤。累百餘言。向高駭曰。此非奄人所能。必有代爲草者。探之則徐大化也。忠賢雖憤。猶以外廷勢盛。未敢加害。其黨有導以興大獄者。忠賢意遂決。於是工部郎中萬璟。以劾忠賢廷杖。向高力救不從。死杖下。無何御史林汝嘉亦以忤奄命廷杖。汝嘉懼。投遵化巡撫所。或言汝嘉向高甥也。羣奄圍其邸大譟。向高以時事不可爲。乞歸。已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乃命加太傅。遣行人護歸。所給賜視。尋典有加。尋聽辭太傅。有司月給米五石。輿夫八。向高既罷去。韓爌朱國禎相繼爲首輔。未久皆罷。居政府者皆小人。清流無所依倚。忠賢首誣殺

漣光斗等。次第戮辱。貶削朝士之異己者。善類爲一空云。熹宗崩。向高亦以是月卒。年六十有九。崇禎初。贈太師。謚文忠。

閩中會館志

莆陽會館

沿革 莆陽會館坐落實家胡同十九號。司館事者稱館長。黃子敬充之。別有會計一人。名梁季平。住大柵欄二十五號。該館原在高家寨。係創自明代。至光緒年間。全部塌壞。只剩空地。出租他人。光緒十六年。江春霖杏邨侍御。及宋眞通三。吳台等。合力募捐。創置斯館。故高家寨名爲舊館。而買家胡同。名爲新館。兩創均無碑誌可考。但據司館者口述而已。

古蹟 該館並無古蹟。其可考者。僅景賢堂一匾。匾有涂慶瀾題識。見文詞門。

規約 待考

文詞 莆陽會館之文詞。稍有價值者。即涂慶瀾題識景賢堂額語。茲錄如左。

壺蘭山水之秀。代產名賢。而宋尤盛。鄭漁仲通志二十略。至今行世。林艾軒倡正學。爲朱子所稱。陳正獻公。相業炳於史冊。劉后村詩。卓越成家。眞西山以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薦之。四公者。天下共識。豈第一邑光哉。莆館新建。宜先崇祀。以志景仰。爰以景賢顏斯堂。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二月後學涂慶瀾識並書。

閩中會館志

莆陽會館

按此匾用木製。題識用淡墨書。字已模糊難辨。此次登高秉燭。手自抄錄。再逾數年。恐舊蹟湮滅矣。按上述之鄭漁仲名樵宋史有傳。

傳云。鄭樵字漁仲。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遊名山大川。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樵歸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以待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派。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改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註修金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秘書省。譚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金人之犯邊也。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林艾軒名光朝。宋史亦有傳。

傳云。林光朝字謙之。興化軍莆田人。再試禮部不第。聞吳中陸子正。嘗從尹焯學。因往從之游。自是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百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唯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本體。全乎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孝宗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調袁州司戶。

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會觀，以潛邸恩倖，進臺諫，給舍論駁不行，張闡自外召爲執政，銳欲去之，覺其不可控，遂以老疾力辭不拜，而光朝及劉朔方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官，歷著作佐郎，兼禮部郎官，八年進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是時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光朝自將郡兵，檄摧鋒，統制路海，本路鈐轄黃進，各以軍分控要害，會有詔徙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驚懼，宵遁，帝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而賜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覲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差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

就本傳觀之，林固躬踐正學，且有儒生知兵之名，而繳駁廓然詞頭一事，尤見立朝蹇直，不屈不撓，然尚有逸事二則，一可資談經之助，一可爲引典之戒，俱見於王文簡池北偶談中，其一則曰：林艾軒駁詩本義云：宋林艾軒與朱子同時同里，說詩最不喜歐陽本義，與趙子直書云：詩本義初得之，

閩中會館志

蒲陽會館

一一

如洗腸胃，讀之三歲，竟得有未穩處，大率歐陽二蘇及劉貢父談經多如此，又一書駁本義關雎，穆木免宜麟趾等解甚悉，大抵歐陽本義雖未必盡功，然較考寧盡去小序，而以臆斷不啻勝之，未可厚非，其一則曰：艾軒用法語云：吳子經臨川人，與歐陽文忠游，著法語有云：稚子夜啼，拊背以烏之而不止，取果餌與之而不止，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爲鬼嘯，爲狐鳴，則其口如室，此事所以貴乎權也，韓子蒼謂其絕似莊子，孝宗時林艾軒光朝在太學日試兵勢策云：譬如嬰兒夜啼，拊之不止，啖之不止，卒然滅燭，伏戶下如虎嘯，狐鳴，則其喙如室，全用吳語，校文者傳以爲笑，少司成陳少南見之大驚嘆曰：此筆當與太史公爭衡，必寅首選，林希逸作艾軒文集序載其事，蓋當時艾軒實竊吳詞訕笑與嘗嘆者，皆不知其本法語，傳言其不著書，然彼固通五經，而貫百氏者也。

陳正獻名俊卿，宋史有傳。

傳云：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父死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椽屬方飲某所，俊卿與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稱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安得爲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歎服，以爲不可及，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爲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爲普安郡王，高宗

命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殿中侍御。劾韓仲通附檜。劉寶搢。二人遂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又疏言張浚忠盡。白首不渝。上悟。以浚守建康。又劾內侍張去爲。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敗死。廷臣多附和議。俊卿言宜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彊。歲幣可損。孝宗受禪。言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旋授吏部尙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爲戒。上喜曰。備忠見讜。朕決意用卿矣。俊卿在藩邸。知卿爲忠臣。俊卿拜謝。受詔館金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隆興四年十月。制授尙書太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虞允文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行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俊卿既至福州。政尙寬厚。嚴於治盜。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弊屋數椽。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復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競。曾抹王之門。十纒一二。尙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抹則不敢。覲雖時或

閩中會館志

清陽會館

三

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爲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旋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謚正獻。揆其建言爲國要旨。在用人賞功罰罪。及爲吏部尙書。諫止游獵。誠有古大臣之風。且其持家勤儉。訓子有方。亦有足以勵俗者。褚石農堅瓠補集載其逸事云。陳正獻。俊卿道德風烈。爲阜陵名相第一。築第既成。或訝其門太庫。正獻曰。異時使宦婢乳媪。可開乃佳耳。爲時傳誦。其示二子詩曰。興來文字三杯酒。老去生涯萬卷書。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厦屋太渠渠。如正獻者。於國於家。可以無愧矣。三者皆有傳。唯劉后村獨無。然福建福志具其傳。陸心源。宋史翼。文苑門備載之。蓋以補宋史之不及也。后村名克莊。通志劉克莊傳云。劉克莊。字潛夫。福建莆田人。朔兒夙之孫也。克莊初名灼。嘉定二年。郊恩補將仕郎。易今名。調洪州。靖安主簿。丁父憂。服闋。注福州司理。改差眞州錄事。江淮制置使李珣。開闢建康。辟沿江制置司準遣。先是朝野盛言金衰。及泗上兵敗。始息進取之謀。以守易戰。克莊至淮東。見維揚兵不滿數千。意欲抽減極邊戍兵。使屯次邊。以壯根本。說不行。已而金人果乘虛犯安濠。攻滁州。建康大震。時嘉定十二年二月也。滁州圍解。克莊自請南嶽祠去。越五年。始改宣教郎。知建陽縣。眞德秀還里。克莊師事之。學益進。言官宇知孝梁成。大箋克莊落梅詩。激怒史彌

遠，幾得證，鄭清之力辨，乃改通判潮州，真德秀帥閩，以機幕辟除將作監主簿，帥司參議官，德秀尋以戶部尚書召克莊，援例乞解，隨司入京供職，次年六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右侍郎官，輪對，言服天下莫若公，今失之私，鎮天下莫若重，今失之輕，楊謝貴胄，聯翩華途，沂榮魚軒，融洩廣內，南陽侵奪貧細，郡國不敢問，北司憑恃恩寵，風憲不敢劾，非私與，大臣憂讒畏譏，有狼跋之嗟，厭事避權，動魚羹之興，依違肺腑之間，道有所屈，浮沈官寺之際，志不得行，以匹夫橫議而變政，以走卒偶語而易令，非輕與，次言，柄臣反易綱常，變亂邪正，與其徒攫取陛下之富貴而去，獨留大敵極壞之朝綱，已開難合之邊釁，驕冗不可簡稽之兵，窮極不可變通之楮，陷溺不可挽回之風俗，以遺陛下，陛下不幸而當之，諸賢不量力而就之，遂使陛下疑君子之無效，意小人之有才，宣和靖康之禍，此陛下商監也，疏出，魏了翁游似見而擊節曰，二劉後有此佳兒，二劉謂克莊祖，夙與弟朔也，未幾以吳昌裔疏罷，主管玉局觀，淳祐四年，以右丞相游似薦，召赴行在，道除太府少卿，入對三劄，最後言陛下待羣臣至厚，使善類常合，言路常通，讀未畢，理宗問未召者爲誰，克莊舉從臣王遂等，以對，理宗皆嘉納之，六年命兼中書舍人，初詔嵩之起復，屢爲臺諫所論，遂豫乞致仕，御批服闋除職，予祠，閱月嵩之祥禫得旨，守本官職致仕，克莊奏嵩之有無父之罪四，無君之罪七，已而有旨嵩之除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殿中侍御史章炎，因攻嵩之，並劾克莊不合，遂罷歸，尋復起，遷起居舍人，時有傳嵩

閩中會館志

清陽會館

四

之將復相者，克莊進言，嵩之謬爲恭順，豈可假以寸權，景定元年，賈似道爲相，克莊除秘書監，入對，言士大夫毋以清談誤務，理宗慰勞之，曰知卿愛君憂國，至老不衰，後以年老求退，除寶章閣學士，知建寧府，五年目眚致仕，咸淳五年卒，年八十三。

時論謂其長於吏事，而爲文名所勝，公蓋以詩賦有聲海內也，癸辛雜志載公爲吳恕齋，作文集序云，近世貴理學而賤詩賦，間有篇詠，率是語錄講義之押韻者耳，公非薄理學也，但惜時人之不講詩賦，公有全集，並有後村詩話傳世，且擅填詞，西湖志載其和西外判宗湖樓韻，用水調歌頭云，君看城西景，渾不減孤山，飛樓突兀百尺，輪奐侈前觀，絕唱新詞寡和，墮淚舊碑無恙，往事付驚瀾，不見遼鶴返，惟對水鷗閒，又何必珠翠盛，管絃歡，唾壺塵尾瀟灑，領客上高寒，丞相功存宗廟，祭酒義兼家國，世事尙相關，風月寓意耳，莫作晉人看，個儻不羣，獨彈古調，晨風閣叢書並刻有後村別調，宋周密公弁陽詩話云，劉克莊潛夫嘗賦梅花百詠，其間有云，春風謬掌花權柄，卻忘孤高不主張，當國者以爲譏已，遂以煩言去國，其後又作訪梅詩云，夢得因桃數左遷，長源爲柳忤當權，幸然不識桃並柳，卻被梅花累十年，原注鄴侯咏柳云青東門柳歲晏必憔悴楊國忠以爲譏已明皇曰咏李者當爲識朕乎後村間情逸韻，復絕千古，在朝去國，毫不芥蒂胸中，蓋其涵養已涵，襟懷瀟灑，眞文忠稱其學貫古今，文追騷雅，良無媿色，莆人以之爲鄭林陳三公之殿，顏堂以誌景仰，其用意深矣。

前述林艾軒有傳，見於宋史，已詳其大概矣。然艾軒尙有遺事頗多，見於南豐劉起潛所著之隱居通議，是書作於宋亡之後，劉有歸閩意，故言閩事甚詳，而於山陽老艾及艾軒、網山、樂軒、三賢序派並林竹谿，希逸所論之師傳，尤三致意焉。茲附載如左。

莆陽老艾 予少時熟觀劉後邨集，見其推重艾軒、林公甚至，且併及其傳者，網山、樂軒之屬，其稱林公，或曰老艾，予極慨慕其人，恨不見其著述也。皇慶壬子冬，由劍庠捧檄行縣至順昌，有教諭林兄玉孫，莆人，疑是艾族，出示艾軒文集八帙，予因借觀而摘取焉。

公諱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年五十始登第，仕至中書舍人，坐激奏謝罪，然賜出身，除御史，忤旨失眷，改工部侍郎，外以朝散郎，集英殿修撰，知婺州，尋與祠，明年卒，年六十五。丞相周益公銘其墓，公學造深醇，所爲文，奧雅篤厚，刊落華腹，而宿於理，後邨謂其高處逼檀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此則唯知尊敬鄉賢，而不自覺其諛之過也。檀弓固三代文章，未易輕言，而韓亦豈易及，誠與韓並驅，則何爲不與韓並行於世耶。大概真是一博洽之儒，醇正之作，尤深於經者，其蒼勁處，非淺學能及。公與龜山之孫楊次山書，有聞某幼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爲人，即踊躍道其事，又讀晉書，見一樣人物，如寒蟬孤潔，不入俗調，心甚樂之。一日對方次雲及六兄談，六兄乃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云此數人來孔子之門，恐一日著脚不定，某乃悟夫子之門，爲人物準的，千歲人物，要得入此窠樣中。

閩中會館志

莆陽會館

五

乃無媿，千歲而上，有多少豪傑，可以共學入道，恨不令聞此語，陳實管寧、元德秀、姿稟如許，數百年中，乃一見，又卻不聞道，此大可惜。

又曰：不亦說乎，說不餒也。時習如車輪運轉時，此尙未見得如何，纔頃刻推不去，便覺得前者爲說之義，起居語默運轉不停，此爲時習，纔一失節，則餒矣。乃知不餒卽爲說。又曰：忠恕者，謂夫子之道，乃如是，忠恕有足者，皆可至也，非是以忠恕說一貫，忠恕違道不遠，要當如是發語耳。

又曰：有才藻之人，纔有一分簡忽氣象，要做甚，吾夫子謂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即不足觀。此語久之，乃如一泓秋水，須眉自見。

答人問忠恕而已矣。曰：南人偏識荔枝奇，滋味難言，只自知，剛被北人來借問，香甜兩字且酬伊。

答仁者安仁。曰：千年古道，萬年堤，老牯循循不解迷，牧子不知何處在，亂山荒草鷓鴣啼。

自諭有曰：修水佳人白玉蘭，花前何似妾容顏，從來未省傷春意，猶自樓頭畫遠山。又曰：莫怪騷人大韻頑，曾聞阿女語劉郎，神仙本自無言說，尸解由來最下方。

又云：世間唯有榮辱毀譽所不到者，爲建德之國。

艾軒、網山、樂軒、三賢序派。艾軒歿，網山嗣業，網山卒，樂軒嗣焉。竹谿又學於樂軒者也。後邨作三先生祠堂記有曰：里中前一輩及老艾之門者衆矣，然數十年間，更相推讓，卒以傍邑二士，接艾單。

傳所謂公論在人心者邪。網山者，月魚林氏，名亦之，字學可，樂軒者，橫唐陳氏，名藻，字元潔，俱福清人。竹谿姓林氏，名希逸，字肅翁，亦福清人。艾軒仕至法從，網山樂軒俱死布衣。竹谿仕至左史直舍人院，出知饒州。

竹谿論師傳 竹谿公之師曰樂軒先生，陳元潔藻，所著有詩筌，公爲序之，而首及於當時之師傳次第，曰在昔乾隆間，士之師道立，浙有東萊呂氏，建有晦菴朱氏，湘有南軒張氏，江西有象山陸氏，莆有艾軒林氏，皆以道師授，並世而立名者也。艾軒於時猶爲前輩，號南夫子，獨不喜著書，門人又益徵黃懷安芻，最高第，最先夭。二劉著作正字，雖暫顯，亦蚤卒。世其學者網山一人，再傳樂軒，又皆以布衣死。艾軒在網山，以艾軒名，網山在樂軒，以網山名，近二十年，鄉井聞見日陋，張呂諸儒，以其書在可磔裂欺世，故人能言之，言象山者疑信已半，至若艾軒姓氏，則問之晚少年，漫不省。樂軒雖得壽，後網山死四十年，衰白窮槁人，以爲常人矣，且面背譏笑不小，其文旣不適時，間出語又驚世駭俗，至於今譏笑未已也。樂軒卒十年，予請於宗伯而祠之，或訾或排，幾不就役。昨日，猶有難予者曰：子之師何如人也？笑而應之曰：人矣乎？鳥乎？長曰：奚短哉？鳥乎？學曰：奚遺哉？以文名乎？曰：玉質金相，春明秋潔，絕出羣言，探入微頤，先生之文，若是已，名則吾不知，以詩名乎？曰：洗削穠華，完復素樸，羣諛鄙里，自謂奇崛，先生之詩，若是已，知則吾不知，然則至道矣乎？曰：玩神遺形，甘約保獨，傲睨

乎鬼神，兄已而弟佛，撓挑浮游，至死不厭，道邪非邪，予亦不知也。客輒然而去，予方追歎未已，躔甫適以詩筌來，覽之泣下，遂志諸卷首，而系之曰：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傳，學則誰知？後千年無人，已而已，而後千年有人，留以埃之，奈何乎？噫，門人竹谿林希逸序竹谿此作，序次有統紀有樞紐，布置有間架，清潤潔整，自是作手，其述諸儒師授，尤有眼目，閩中一種議論，各尊所聞，罕及呂陸，而竹谿於此，包羅不遺，已是特見過於俗學。又曰：言象山者，疑信已半，則其見逾卓，得非師友平日講貫及是歟？惜予生晚，不及一見，此先生，求是正，又恨未及其他文，劉起潛生在元代，去宋未遠，其景慕艾軒先生，及其師傳諸弟子，已恨未見其人，求是正，又恨不獲讀其他文，清末去宋尤遠，莆之人，既慕鄭漁仲，陳正獻，劉後邨，又慕艾軒，則先生之道學文章，印人心目深矣。艾軒文集，罕有其本，故因志莆陽會館，於宋史外，又摭隱居通志所載數則，而並書之，俾後之人，言吾閩道學者，有所考焉。前述鄭漁仲有傳，見於宋史，已詳其大概矣。漁仲以通志名，世所皆知，而志略之辨，見於劉起潛所著隱居通議者，尤爲詳晰，茲附錄之。通議有夾漈通志一則云：余自少聞閩中有大書一部，名曰通志，知其爲名儒鄭先生所著也。先生諱樵，字漁仲，興化人，自號夾漈，予思見其書，而無由。近大德歲間，東宮有令下福州刊通志，於是益思見，終無由也。游宦劍津，始獲見通志二十略，乃興化舊刊本，或曰此通志之節略者爾，或曰此說非也。通志凡二百卷爲全書，而二十略者，特全志中之一，所謂

略者非節略之謂夾潔序曰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由是而推則二十略自二十略通志全書自全書而略在全書之內也今福州所刊通志凡萬幾千板裝背成凡百十册視興化之三十册則福爲全志明矣大抵通志之作乃鄭先生欲破班固斷代爲史之非而律以司馬遷通歷代爲史之法故趙必舉之跋直指爲全史而不以爲類書其說謂通志以紀傳表志爲例大意法司馬子長史記以全書名志故以略名天官等書又曰莆陽刻本二十略然全史未之見則志自志略自略也予今僅見二十略而其全志未睹故未敢輕於論議謹按二十略之次序曰生民之本在姓氏故作氏族略書契之本見於文字故作六書略明七音之本達六合之情使裔夷之俘皆知禮義故作七音略天文在於圖象有義無象莫能知天故作天文略地理之家在封圻封圻之要在山川今準禹貢之書而理川原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理略梁汴者四朝舊都足爲痛定之戒南陽者中原新宅宜爲無疆之基故作都邑略諡法一家國之大典今所纂削去引辭而除其曲說故作諡法略祭器者古人飲食之器今之祭出器於禮圖徒務說義不思適用故作器服略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齊魯韓毛四家博士各以義言詩遂使聲歌之道廢故作樂略學術苟且由原流之不分書籍散亡由編次之無紀故作藝文略册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讐之司未聞其法故作校讐略圖成經書成緯古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即圖

閩中會館志

莆陽會館

七

以求者易即書而求者難故作圖譜略款識者古人之面貌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故作金石略洪範五行傳者巫瞽之學也天地之間災祥萬種人間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臣故削去而作災祥略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故作昆蟲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禮略序五禮職官略秩百官選舉略言略才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術食貨略言財貨之原流凡茲五略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先生自序二十略之大旨如此其編摩之勤意度之新誠爲苦心千載獨步然披覽究竟似是止是類書故庸齋之序以爲博不如約特其該洽精審則勝於通典事文類聚翰苑新書之類至於通志全書世以爲史尙未及見又不知先生所以用意者何如也觀此則通志通略爲二物先生書未及上而遽卒天之阨文人者何其酷莆人以之冠有宋四賢之首所謂發潛德之幽德者非耶

古物 茲將古物紀之如左

一匾額 莆陽會館一匾未懸門前事變時放下尙存館中
二神像 樓龕上供文昌帝君神像並祀鄭漁仲林艾軒陳正獻劉后村四先生神牌至今祭典無關事實 該館房舍無多連長班僅住四戶盡是同鄉而館長黃子敬號文欽亦住其中黃供職治安總署

別有同鄉梁季平司會計，每月收入七十元，足供工資修理祭祀之用。該館現住四戶共二十人。
軼聞遺事 茲將軼聞遺事一則述之如左。

一 甯陽會館，初在高家寨。至光緒十六年庚寅，由江杏邨侍御春霖倡議，售舊購新，江亦曾駐是館。江即三菱公司之一也。友邦有三菱公司，而當時任臺諫有聲者，有趙啟霖、趙炳麟、江春霖、霖麟與菱音相近。江連疏劾贛撫馮汝駁，皖撫朱家寶，直隸總督端方，東三省總督徐世昌，並劾親貴洵濤二貝勒。慶親王奕劻，而其洞燭機先，謂權奸竊國者，無如劾軍機大臣袁世凱，權勢太重一疏。鄉人陳石遺孝廉衍序其奏議云：甯陽自宋迄明，數百年間，奏議刊行經著錄者，無慮四十餘家，蓋全省數十邑所未有。其直言敢諫之尤者，若林尙書俊、鄭侍郎岳、林副憲大輅、鄭給事一鵬、林僉都潤，遇暴君奸相，權璫殺人如螻蟻而不懼，則天下所希有矣。及清而稍衰，康熙朝有彭君古愚，光緒朝有吾友江君杏邨，赫赫在人耳目。至以前彭後江並稱。林琴南孝廉紆志其墓云：公以辛卯舉人，中甲午進士，甲辰補江南道監察御史，時項城權傾天下，公論列十二事，雖不蒙鄉納，項城頗嚴憚之。公恒歎息，擬之魏武，宣統紀元公告監國，以項城與慶邸朋比，不宜處樞近，防禍發肘腋，直廬中值項城相見，問姓知爲公也，避去。然公言已先入矣。宣統二年疏論慶邸，有老奸誤國語，得旨斥還詞館。公知事不可爲，遂告歸養。余寫梅陽歸隱圖，並作序送之。歸一年，辛亥禍作，公登梅陽山巔望闕，涕下如綆，謂早知今日矣。公以忠

閩中會館志

甯陽會館

八

直立朝，見重於鄉人如此。其奏議已傳世，視宋之四賢無愧色。則甯之人，駐斯館者，旣景宋賢，其可忘公創館之功，及其立朝之忠讜乎？公之淹博如漁仲，正學如艾軒，忠正如正獻，而文采風流亦如後村。趙柏巖啓霖集載有二事云：一江杏邨，自號梅陽山人，種梅數百株，自題聯云：園小庾子山，栽花猶幸多餘地，世無曹孟德，種菜何須更閉門。又一則云：江杏邨愛京伶孟小如，有詩云：淪落天涯客，長安汗漫行，看花春二月，秉燭夜三更。老性逾薑桂，閒情寄燕鶯。英雄亦兒女，惆悵話平生。孟小如本唱花旦，杏邨曰：花旦不能耐久，欲謀終身衣食，非唱鬚生不可。爲置袍帶，延師教以生脚，其痴情如此。惟忠愛之心，無一時或去。其題聯所謂曹孟德者，即暗指袁項城言，而自喻薑桂之性者，亦謂屢劾權奸，毫無所懼，及其既隱，林琴南孝廉紆繪梅陽歸隱圖贈之。郭文安題云：軒詩草樽酒連宵縱劇談，浩然安得挽歸驂。聖朝有道當容直，我輩迴看自抱慚。白日浮雲蔽城闕，綠波春水滿江潭。故鄉先正從人說，前有無山後頌南。親舍頻年感望雲，本來移孝爲忠君。初衣有賦今真遂，諫草何私那用焚。薑桂性成生自辣，鼎鑪耳在詎無聞。延英夢想中興業，握髮親勞下問勤。蓋杏邨侍御乞退時，太夫人尙在堂，故云隱養。薑桂性成之句，侍御已自道之矣。及卒，琴南哭以詩云：直諫何曾愧昔賢，偏當危局放歸田。早知破碎難爲國，自咽酸辛敢問天。回首翰林官舍在，公由臺歸院傷心觀德殿門前。崇陵奉移觀德殿將以布衣入臨與公泣於殿門之外可憐四世三公語，竟驗君歸後數年。咽理吞言摠失真，先生到死是完人。一心豈願歸骸骨，七疏眞

能動鬼神、既毀倫常、憑作賊、幸存松菊、並娛親、梅陽高隱圖、應在端恐溪山、慘不春、嗚呼、公高風直節、
亘古獨絕、以之媲美四賢、殆無愧色歟、

自序

銘素忝潛郎之職，不忘稽古之情。曩以汗漫瀛寰，曾有太平洋日記之作。旋因遨遊禁苑，復著三海見聞志之編。茲奉 署令，遍查閩館，意在鈎稽版籍，梳剔錢緡。然身所親經，目所熟睹，覺一木一草，每難忘種植之人。一碣一碑，俱有關盛衰之史。綜其要旨，約有四端。大抵初建館基，肇自明代，或則居鄰北闕，福州館原在內城，或則僻處南窪，建寧館在內城。地不適中，事因初始。但求一榻之容膝，敢冀廣廈之歡顏。泊清室龍興，人文鶻起，公車旅萃，汀館有善宿旅萃堂。延禧，漳館有延禧堂。旅舍不敷，擇地尤亟。建館遷鄰柳巷，建寧館由下窪遷南柳巷。便待漏於朝班，碑謂入福朝較近。館移近江亭，福州館由內窪移南山下窪。讓舊居於旗籍，內城舊館為八旗沒收。汀分南北，衡宇之瞻望靡遙，汀州有南館北館相去不過數武。漳別東西，冠蓋之往來稱快，漳州有東館西館往來甚便。即此鴻圖展拓，想見景運昇平。此閩中會館之建置有可紀者一。全閩原奉財神，全閩會館原為財神館。延邵合祀天后，延邵會館為重明禮之典。各有演劇之臺，今過祭酒故園，全閩會館舊為盛伯照別墅。已易誦絃之校，改為閩學堂即今春明女中。訪纓子遺址，猶存歌舞之場，延邵館戲臺尚存。此外殿堂，各奉神位，追崇創館，裴澹泉相業猶新，汀州館建於明祀明吏部尚書裴應章。景仰宋賢，清館有景賢堂。鄭漁仲通才獨出，堂祀宋鄭漁仲林艾軒。關聖傾

閩中會館志

自序

心漢室，奉醴牲者，所以教忠，各館多祀關聖。文昌累葉士夫，敬馨香者，所以勸善，各館多祀文昌帝君。此閩中會館之祀典有可紀者二。生者既連牀話舊，共賭酒而枕吟，死者宜叢塚長眠，同餐風而嘯月，節逢寒食，梨雲與墓木俱深，各館皆祭義塚。時屆中元，榴火和爐煙共熱，邵武館志有榴火蘭烟之語。一盂麥飯，故鄉之情誼猶敦，滿目蓬蒿，孤客之淚痕猶濕，葉臺山撰福州館麥飯亭聯云滿目蓬蒿孤客淚一盂麥飯。故鄉今雖僅衰草白楊之可睹，實猶是秋霜春露之堪懷。此閩中會館之義園有可紀者三。養館必有所需，看館亦不容苟，是以殷勤問舍，聊供牽蘿補屋之資，慎重選丁，藉供掃徑迎賓之役，百年印券，堂室俱勒於貞珉，三代奚奴，子孫幾同於襲職，間生藤葛，經訟斷而完璧歸還，永春館福清館偶或蓬飄迨亂定而故巢仍戀各館長班因有。此閩中會館之產業及館丁有可紀者四。凡茲要旨，畧舉大端，溯厥源流，頗饒興趣。京師大震，爰稽雍正已酉之年，建寧館因震坍塌。龍巖升州，正值乾隆丙辰之歲，龍巖館志云然。甲科全盛，邵有三才，邵武於嘉慶甲均登。小築易安，龍稱四可，龍溪館有四可小築軒。迨科舉停而雅集星散，同安館有京。宦減而嘉會烟銷，邵武館有。遂令燕譽堂空，福州老館有燕譽堂。魁星樓冷，建館有魁星樓。宮庭怨府，鄭海藏寄咏夫病槐，鄭太夷住新館詩云然。京畿聯軍，葉侍御傷心乎清紫，泉郡會館舊有楹聯云清紫

書庚子年遺失葉侍御秋汀等重鐫一聯補之宣南烟火郭侍郎寄慨悠深郭春榆廬日記載福州老館龍邑

棠陰曹文恪舊題黯淡曹秀先累世有為龍溪令者有仕閩官至布政使者龍之人德所

惜集傳漳浦等論語之燒薪黃道周全集版舊藏忍看圖繪激懷比立文之覆瓿蔡萬山

懷八友圖題咏刻石尙存漳州西館住館者舉以度物矣遙望三山遼遠徒興海天萬里之思福州老館葉文忠有句

桑梓可憐一館悽清誰詠几杖中興之句陳毅庵太傅集會館作嵌十字為對句以几甚而安

溪賜第斥作肆廩李文貞光地以賜第一隅為文忠故龕障以屏紙福清館祀葉文忠住

龍龍丹霄捧日不免塵埋漳州西館有丹霄捧日匾五雲連城汀州館供五雲書院盡成蛛

網倫彝攸斃後生誰憶芝山龍溪館有憶芝堂匾蓋謂朱文文采消沈陳迹忍過榕蔭福州

新館為陳望坡尙書舊宅舊有榕蔭堂額凡茲感慨足補日下之舊聞倘獲流傳庶續春明之餘夢閩縣石芝

李景銘民國十一年

安得每一省均有一通人且熱心辦事如君者乎敬佩敬佩捐唐五月三日

勘誤表

延	漳	同	同	福	同	福	程
邵	州			州		州	
會	會			新		會	
館	館	上	上	館	上	館	序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第
十	二	二	二	二	二	二	十
一	十	十	十	十	十	十	一
行	五	七	四	六	八	九	行
頁	六	七	六	六	九	十	頁
第	三	三	三	八	三	三	二
一	十	十	十	字	十	十	十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字
一	第	後	學	感	園	園	讀
多	誤	誤	誤	誤	誤	誤	誤
字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作
一	弟	復	布	惑	圖	圖	續
	文	後	江	文	雙	雙	讀
都	襄	任	西	宗	驂	驂	明
門	第	陸	學	感	園	園	史
之			政				
東							